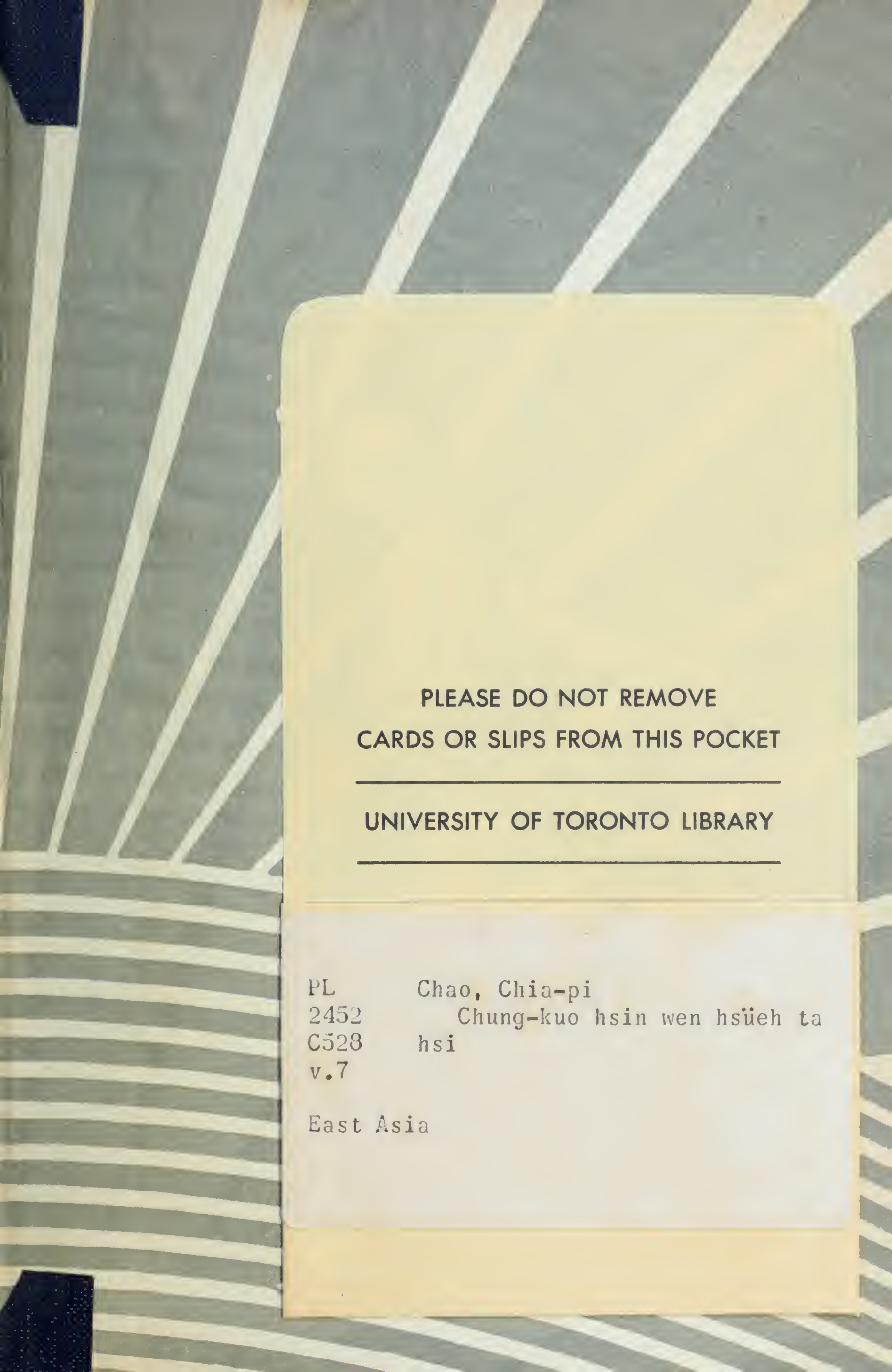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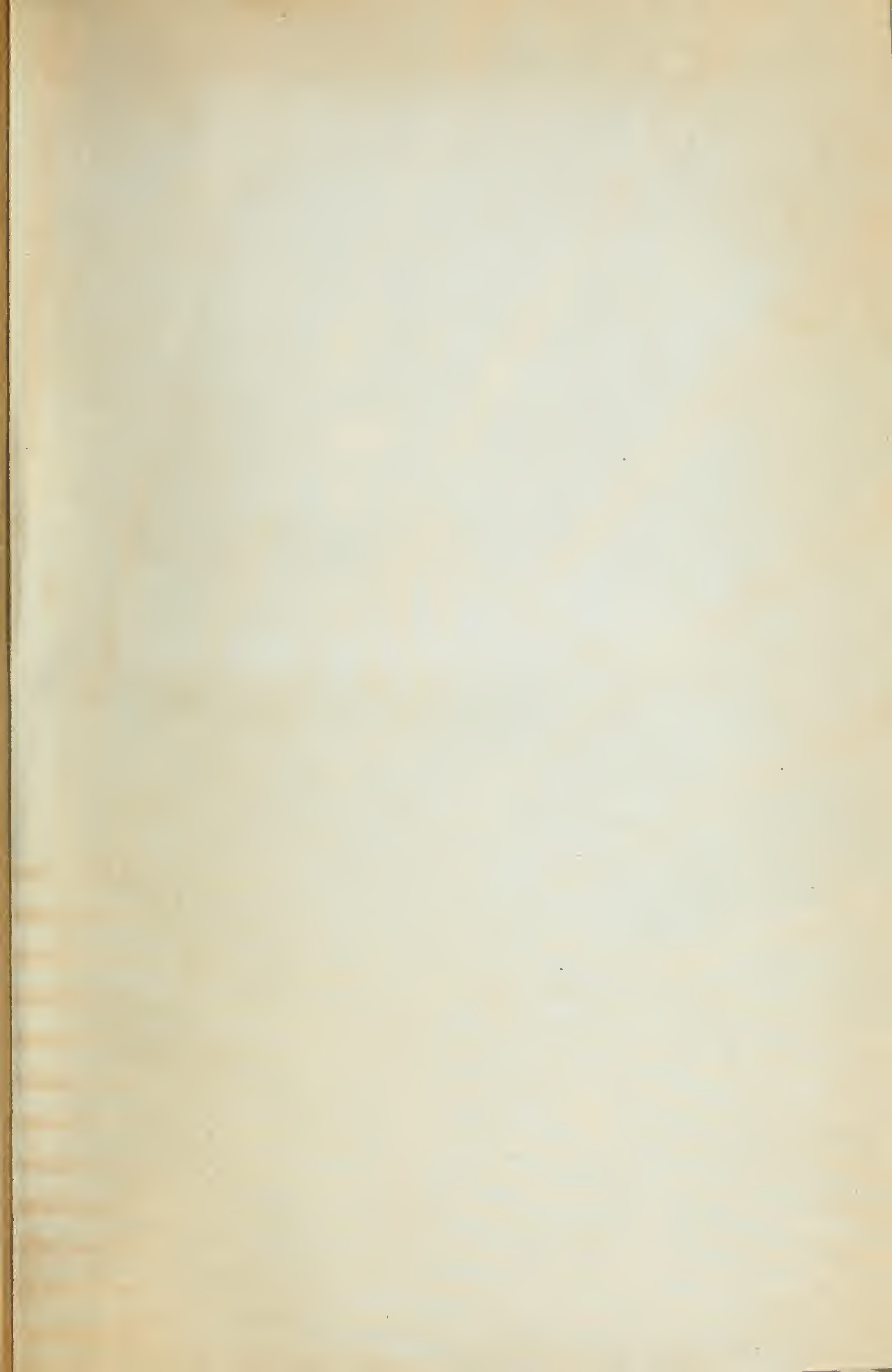


郁達夫編選

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


PLEASE DO NOT REMOVE
CARDS OR SLIPS FROM THIS POCKET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PL 2452 C528 v.7
Chao, Chia-pi
Chung-kuo hsin wen hsüeh ta hsi
East Asia





中國新文學大系

趙家璧主編

第七集

良友總公司

上海北四川路

北平良友公司
南京良友公司
廈門良友公司
漢口良友公司
重慶良友公司
廣州良友公司
梧州良友公司
紐約良友公司

散文二集

郁達夫編選



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印行

一九三五，六，十五付排
一九三五，八，三十初版
一九三五，九，十日再版
一九三六，五，二日三版

No. 387

普及版每本大洋一元

目次

周作人

冰心

導言



導言

郁達夫

一　散文這一個名字

中國向來只說蒼頡造文字，然後書契易結繩而治，所以文字的根本意義，還在記事。到了春秋戰國，孔子說『煥乎其有文章』，於是『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了；在這裏，於文字之上，顯然又加上了些文彩。至於文章的內容，大抵總是或『妙發性靈，獨拔懷抱』（梁書文學傳），或『達幽顯之情，明天人之際』（北齊書文苑傳序），或以爲『六經者道之所在，文則所以載夫道者也』（元史儒學傳），程子亦說：『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而六經之中，除詩經外，全係散文；易經書經與春秋，其間雖則也有韻語，但都係偶然的流露，不是作者的本意。從此可以知道，中國古來的文章，一向就以散文爲主要的文體，韻文係情感滿溢時之偶一發揮，不可多得，不能強求的東西。

正因爲說到文章，就指散文，所以中國向來沒有『散文』這一個名字。若我的臆斷不錯的話，則我們現在所用的『散文』兩字，還是西方文化東漸後的產品，或者簡直是翻譯也說不定。

自六朝駢儷有韻之文盛行以後，唐宋以來，各人的文集中，當然會有散體或散文等成語，用以與駢體駢文等對立的；但牠的含義，牠的輪廓，決沒有現在那麼的確立，亦決沒有現代人對這兩字那麼的認識得明白而淺顯。所以，當現代而說散文，我們還是把牠當作外國字 Prose 的譯語，用以與韻文 Verse 對立的，較爲

簡單，較爲適當。

古人對於詩與散文，亦有對稱的名字，像小杜的『杜詩韓筆愁來讀，似遣麻姑癢處搔』，袁子才的『一代正宗才力薄，望溪文學阮庭詩』之類；不過這種稱法，既不明確，又不普遍；并且原作大抵限於音韻字數，不免有些牽強之處，拿來作我們有科學智識的現代人的界說或引證，當然有些不對。

二　散文的外形

散文既經由我們決定是與韻文對立的文體，那麼第一箇消極的條件，當然是沒有韻的文章。所謂韻者，係文字音韻上的性質與規約，在中國極普通的說法，有平上去入或平仄之分，在外國極普通的有長音短音或高低抑揚之別。照這些平仄與抑揚排列起來，對偶起來，自然又有許多韻文的繁瑣方式與體裁，但在散文裏，這些就都可以不管了，尤其是頭韻脚韻和那些所謂洽韻的玩意兒。所以在散文裏，音韻可以不管，對偶也可以不問，只教辭能達意，言之成文就好了，一切字數，駢對，出韻，失粘，蜂腰，鶴膝，疊韻，雙聲之類的人工限制與規約，是完全沒有的。

不過在散文裏，那一種王漁洋所說的神韻，若不依音調死律而講，專指廣義的自然的韻律，就是西洋人所說的 Rhythm 的回味，却也可以有；因爲四季的來復，陰陽的配合，晝夜的循環，甚至於走路時兩脚的一進一出，無一不合於自然的韻律的；散文於音韻之外，暗暗把這意味透露於文字之間，也是當然可以有的事情；但漁洋所說的神韻及趙秋谷所說的聲調，還有語病，在散文裏似以情韻或情調兩字來說，較爲妥當。這一種要素，尤其是寫抒情或寫景的散文時，包含得特別的多。

散文的第一消極條件，既是無韻不駢的文字排列，那麼自然散文小說，對白戲劇（除詩劇以外的劇本）以及無韻的散文詩之類，都是散文了啦；所以英國文學論裏有 Prose Fiction, prose Poem 等名目。可是我們一

般在現代中國平常所用的散文兩字，却又不是這麼廣義的，似乎是專指那一種既不是小說，又不是戲劇的散文而言。近來有許多人說，中國現代的散文，就是指法國蒙泰紐 Montaigne 的 Essais，英國培根 Bacon 的 Essays之類的文體在說，是新文學發達之後纔興起來的一種文體，於是乎一譯再譯，反轉來又把像英國Essays之類的文字，稱作了小品。有時候含糊一點的人，更把小品散文或散文小品的四箇字連接在一氣，以祈這一箇名字的顚撲不破，左右逢源；有幾箇喜歡分析，自立門戶的人，就把長一點的文字稱作了散文，而把短一點的叫作了小品。其實這一種說法，這一種翻譯名義的苦心，都是白費的心思，中國所有的東西，又何必完全和西洋一樣？西洋所獨有的氣質文化，又那裏能完全翻譯到中國來？所以我們的散文，只能約略的說，是 Prose 的譯名，和 Essays 有些相像，係除小說，戲劇之外的一種文體；至於要想以一語來道破內容，或以一箇名字來說盡特點，却是萬萬辦不到的事情。

三　散文的內容

在四千餘年古國古的中國，又被日本人鄙視爲文字之國的中國，散文的內容，自然早已發達到了五花八門，無以復加。我們只須一翻開桐城派正宗的古文辭類纂來看，曰論辨，曰序跋，曰奏議……一直到辭賦哀祭之類，牠的內容眞富麗錯綜，活像一部二十四史零售的百貨商店。這一部古文辭類纂的所以風行二百餘年，到現在還有人在那裏感激涕零的理由，一半雖在牠的材料的豐富但一半也在牠的分門別類，能以一箇類名來決定內容。但言爲心聲，人心不同又各如其面，想以外形的類似而來斷定內容的全同，是等於醫生以穿在外面的衣服而來推論人體的組織；我們不必引用近代修辭學的分類來與牠對比，就有點覺得靠不住了。所以近代的選家，就更進了一步，想依文章本體的內容，來分類而辨體。於是乎近世論文章的內容者，就又把散文分成了描寫（Description）敍事（Narration）說明（Exposition）論理（Persuasion including Argumentation）

的四大部類；還有人想以實寫，抒情，說理的三項來包括的。

從文章的本體來看，當然是以後人分類方法爲合理而簡明；但有些散文，是既說理而又抒情，或再兼以描寫記敍的，到這時候，你若想把牠們來分類合併，當然又覺得困難百出了，所以我們來論散文的內容，就打算先避掉這分類細叙的辦法。

我以爲一篇散文的最重要的內容，第一要尋這『散文的心』；照中國舊式的說法，就是一篇的作意，在外國修辭學裏，或稱作主題（Subject）或叫牠要旨（Theme）的，大約就是這『散文的心』了。有了這『散文的心』後，然後方能求散文的體，就是如何能把這心盡情地表現出來的最適當的排列與方法。到了這裏，文字的新舊等工具問題，方始出現。

中國古代的國體組織，社會因襲，以及宗族思想等等，都是先我們之生而存在的一層固定的硬殼；有些人雖則想破殼而出，但因爲麻煩不過，終於只能同蝸牛一樣，把觸角向外面一探就縮了進去。有些人簡直連破殼的想頭都不敢有，更不必說探頭出來的勇氣了。這一層硬殼上的三大厚柱，叫作尊君，衞道，與孝親；經書所教的是如此，社會所重的亦如此，我們不說話不行事則已，若欲說話行事，就不能離反這三種教條，做文章的時候，自然更加要嚴守着這些古聖昔賢的明訓了；這些就是從秦漢以來的中國散文的內容，就是我所說的從前的『散文的心』。當然這中間也有異端者，也有叛逆兒，但是他們的言行思想，因爲要遺毒社會，危害君國之故，不是全遭殺戮，就是一筆抹殺（禁滅），終不能爲當時所推重，或後世所接受的。

從前的散文的心是如此，從前的散文的體也是一樣。行文必崇尙古雅，模範須取諸六經；不是前人用過的字，用過的句，絕對不能任意造作，甚至於之乎也者等一箇虛字，也要用得確有出典，嗚呼嗟夫等一聲浩歎，也須古人歎過纔能啓口。此外的起承轉合，伏句提句結句等種種法規，更加可以不必說了，一行違反，就不成文；你想，在這兩重械梏之下，我們還寫得出好的散文來麼？

四 現代的散文

自從五四運動起後，破壞的工作就開始了。最顯而易見的，就是文字的械梏打破運動，這一層工作，直到現在還在繼續進行，可以說是已經做到了百分之六七十。第二步運動，是那一層硬殼的打破工作，可是慚愧之至，弄到今天，那硬殼上的三大厚柱總算動搖了一點，但那一層硬殼還依然蒙被在大多數人的身上。

五四運動的最大的成功，第一要算『個人』的發見。從前的人，是為君而存在，為道而存在，為父母而存在的，現在的人纔曉得為自我而存在了。我若無何有乎君，道之不適於我者還算什麼道，父母是我的父母；若沒有我，則社會，國家，宗族等那裏會有？以這一種覺醒的思想為中心，更以打破了械梏之後的文字為體用，現代的散文，就滋長起來了。

現代的散文之最大特徵，是每一個作家的每一篇散文裏所表現的箇性，比從前的任何散文都來得強。古人說，小說都帶些自敍傳的色彩的，因為從小說的作風裏人物裏可以見到作者自己的寫照；但現代的散文，却更是帶有自敍傳的色彩了，我們只消把現代作家的散文集一翻，則這作家的世系，性格，嗜好，思想，信仰，以及生活習慣等等，無不活潑潑地顯現在我們的眼前。這一種自敍傳的色彩是什麼呢，就是文學裏所最可寶貴的箇性的表現。

文極司泰（C. T. Winchester）在一本評論英國散文作家的文集（A group of English Essayists）的頭上，有一段短短的序言說：

『………………（上略）

若有人嫌這書的大部分的注意，都傾注入了各人的傳記，而真正的批評，却祗占了一小部分的話，那請你們要記着，像海士立脫（Hazlitt）像蘭姆（Lamb）像特・昆西（De Quincey）像威爾遜（Wilson）像漢

脫（Hunt）諸人所寫的主題，都係取從他們自己的箇人經驗之內的。恐怕在其他一樣豐富一樣重要的另外許多英國散文之中，像這樣地絕對帶有自敍傳色彩的東西，也是很少罷。以常常是很有用的傳記的方法來詳論他們，在這裏是對於評論家的唯一大道。他在能夠評量那一册著作之先，必須要熟悉那作者的『人』纔行。』（序文VII頁）

這一段話雖則不能直接拿過來適用在我們現代的散文作家的身上，但至少散文的重要之點是在箇性的表現這一句話，總可以說是中外一例的了。周作人先生在序沈啓无編的冰雪小品選的一文中說：『我鹵莽地說一句，小品文是文學發達的極致，牠的興盛必須在王綱解紐的時代。』（看雲集一八九頁）若我的猜測是不錯的話，豈不是因王綱解紐的時候，箇性比平時一定發展得更活潑的意思麼？兩晉的時候是如此，宋末明末是如此，我們在古代的散文中間，也只在那些時候纔能見到些稍稍富於箇性的文字；當太平的盛世，當王權鞏固的時候，我前面所說的那兩重械梏，尤其是綱常名教的那一層硬殼，是決不容許你個人的箇性，有略一抬頭的機會的。

所以，自五四以來，現代的散文是因箇性的解放而滋長了，正如胡適之先生在一九二二年申報五十年的紀念特刊上『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中的所說：

『白話散文很進步了。長篇議論文的進步，那是顯而易見的，可以不論。這幾年來，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發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這一類的小品，用平淡的談話，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時很像笨拙，其實却是滑稽。這一類作品的成功，就可徹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話」的迷信了。』

胡先生在這裏可惜還留下了一點語病，彷彿教人要把想起文言文就是美的這一箇舊觀念拋棄似的；其實一篇沒有作意沒有箇性的散文，卽使文言到了不可以再文，也決不能算是一篇文字的，美不美更加談不上了。

因爲說到了散文中的箇性（我的所謂箇性，原是指 Individuality（個人性）與 Personality（人格）的

兩者合一性而言），所以也想起了近來由林語堂先生等所提出的所謂個人文體 Personal Style 那一箇的名詞。文體當然是箇人的；卽使所寫的是社會及他人的事情，只教是通過作者的一番翻譯介紹說明或寫出之後，作者的箇性當然要滲入到作品裏去的。左拉有左拉的作風，弗老貝爾有弗老貝爾的寫法，在尤重箇性的散文裏，所寫的文字更是與作者的箇人經驗不能離開了；我們難道因爲若寫身邊雜事，不免要受人駡，反而故意去寫些完全爲我們所不知道不經驗過的慌話倒算眞實麼？這我想無論是如何客觀的寫實論家，也不會如此立論的。

至於箇人文體的另一面的說法，就是英國各散文大家所慣用的那一種不拘形式家常閑話似的體裁「Informal or Familiar essays」的話，看來却似很容易，像是一種不正經的偸懶的寫法，其實在這容易的表面下的作者的努力與苦心，批評家又那裏能夠理會？十九世紀的批評家們，老有挖苦海士立脫的散文作風者說：『在一天春風和煦的星期幾的早晨，我喝着熱騰騰的咖啡，坐在向陽的囘廊上的安樂椅裏讀×××的書，等等，又是那麼的一套！』這挖苦雖然很有點兒幽默，可是若不照這樣的寫法，那海士立脫就不成其爲海士立脫了。你須知道有一位內庭供奉，曾對蒙泰紐說：『皇帝陛下曾經讀過你的書，很想認識認識你這一個人』。你知道他是怎麼囘答的呢？『假使皇帝陛下已經認識了我的書的話，』他囘答說，『那他就認識我的人了』。箇人文體在這一方面的好處，就在這裏。

幾年前梁實秋先生曾在新月上發表過一篇論散文的文章，在末了的一段裏，他說：『近來寫散文的人，不知是過分的要求自然，抑過分的忽略藝術，常常的淪於粗陋之一途。無論寫的是什麼樣的題目，類皆出之以嘻笑怒駡；引車賣漿之流的語氣，和村婦駡街的口吻，都成爲散文的正則。像這樣恣肆的文字，裏面有的是感情，但是文調，沒有！』難道寫散文的時候，一定要穿上大禮服，帶上高帽子，套着白皮手帶，去翻出文選錦字上的字面來寫作不成？掃煙突的黑臉小孩，旣可以寫入散文，則引車賣漿之流，何嘗不也是人？人家旣然可以用了火燒猪玀的話來笑駡我們中國人之愚笨，那我們囘駡他一聲直脚鬼子，也不算爲過。況且梁先生所贊成

的『高超的郎占諾斯』(The Sublime Longinus)，在他那篇不朽的『崇高美論』(On the Sublime: Translated by A. O. Prickard)裏，對於論敵的該雪留斯(Caecilius)也是毫不客氣地在那裏肆行反駁的，嬉笑怒駡，又何嘗不可以成文章？

由梁先生的這一段論斷出發，我們又可以曉得現代散文的第二特徵，是在牠的範圍的擴大。這散文內容範圍的擴大，雖然不就是偉大，但至少至少，也是近代散文超越過古代散文的一箇長足的進步。

從前的人，是非禮弗聽，非禮弗視，非禮弗……的，現在可不同了。一樣的是人體的一部分，為什麼肚臍以下，尾閭骨周圍的一圈，就要隱藏抹殺，勿談勿寫呢？(這是靄理斯的意見)。蒼蠅蚊子，也一樣是宇宙間的生物，和紳士學者，又有什麼不同，而不可以做散文的對象呢？所以講堂上的高議宏論，原可以做散文的材料，但同時『引車賣漿之流的語氣，和村婦罵街的口吻』也一樣的可以上散文的寶座。若說散文只許板起道學面孔，滿口大學之道，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地沒有感情的人去做的話，那中國的散文，豈不也將和宗教改革以前的聖經一樣，變成幾個特權階級的私產了麼？

當人間世發刊的時候，發刊詞裏曾有過『宇宙之大，蒼蠅之微，無不可談』的一句話；後來許多攻擊人間世的人，每每引這一句話來挖苦人間世編者的林語堂先生，說：『只見蒼蠅，不見宇宙』。其實林先生的這一句話，並不曾說錯，不過文中若只見蒼蠅的時候，那只是那一篇文字的作者之故，與散文的範圍之可以擴大到無窮盡的一點，卻是無關無礙的。美國有一位名尼姊 Nitchie 的文藝理論家，在她編的一冊文藝批評論裏說：

『在各種形式的散文(按此地的散文兩字，係指廣義的散文而言)之中，我們簡直可以說 Essay 是種類變化最多最複雜的一種。自從蒙泰紐最初把他對於人和物的種種觀察名作 Essais 或試驗以來，關於這一種有趣的試作的寫法及題材，並不曾有過什麼特定的限制。尤其是在那些不拘形式的家常閑話似的散文裏，宇宙萬有，無一不可以取來作題材，可以幽默，可以感傷，也可以辛辣，可以柔和，只教是親切的家

常閑話式的就對了。在正式的散文（The formal Essay）項下也可以有種種的典型，數目也很多，種類也很雜，這又是散文的範圍極大的另一左證。像馬可來（Macaulay）的有些散文，性質就是歷史式的傳記式的，正夠得上稱作史筆與傳記而無愧。也有宗教的或哲學的散文，德義的散文，批評的散文，或教訓的散文。這些散文中的任何一種，牠的主要目的，都是在訴之於我們的智性的。…………………………

可是比正式的散文更富於藝術性，由技巧家的觀點說來，覺得更不容易寫好的那種散文，却是平常或叫作 Informal（不拘形式的）或叫作 Familiar（家常閑話式的）或叫作 Personal（個人文體式的）Essays 這種種散文的名稱，就在暗示着牠的性質與內容。牠是沒有一定的目的與一定的結構的。牠的目的並不是在教我們變得更聰明一點，却是在使我們覺得更快樂一點。……』(Nitchie: The Criticism of Literature Pp. 270, 271—2.)

所以現代的散文之內容範圍，竟能擴大到如此者，正因為那種不拘形式的散文的流行，正因為引車賣漿者流的語氣，和村婦罵街的口吻，都被收入到了散文裏去的緣故。

現代散文的第三箇特徵，是人性，社會性，與大自然的調和。

從前的散文，寫自然就專寫自然，寫個人便專寫個人，一議論到天下國家，就只說古今治亂，國計民生，散文裏很少人性，及社會性與自然融合在一處的，最多也不過加上一句痛哭流涕長太息，以示作者的感憤而已；現代的散文就不同了，作者處處不忘自我，也處處不忘自然與社會。就是最純粹的詩人的抒情散文裏，寫到了風花雪月，也總要點出人與人的關係，或人與社會的關係來，以抒懷抱；一粒沙裏見世界，半瓣花上說人情，就是現代的散文的特徵之一。從哲理的說來，這原是智與情的合致，但時代的潮流與社會的影響，却是使現代散文不得不趨向到此的兩重客觀的條件。這一種傾向，尤其是在五卅事件以後的中國散文上，表現得最為顯著。

統觀中國新文學內容變革的歷程，最初是沿舊文學傳統而下，不過從一角新的角度而發見了自然，同時也就發見了個人；接着便是世界潮流的盡量的吸收，結果又發見了社會。而個人終不能遺世而獨立，不能餐露以養生，人與社會，原有連帶的關係，人與人類，也有休戚的因依的；將這社會的責任，明白剴切地指示給中國人看的，却是五卅的當時流在帝國主義槍砲下的幾位上海志士的鮮血。

藝術家是善感的動物，凡世上將到而未到的變動，或已發而未至極頂的趨勢，總會先在藝術家的心靈裏投下一箇淡淡的影子；五卅的慘案，早就在五四時代的藝術品裏暗示過了，將來的大難，也不難於今日的作品裏去求得線索的。這一種預言者的使命，在小說裏原負得獨多，但散文的作者，却要比小說家更普遍更容易來挑起這一肩重担。近年來散文小品的流行，大鑼大鼓的小說戲劇的少作，以及散文中間帶着社會性的言辭的增加等等，就是這一種傾向的指示。

最後要說到近來纔濃厚起來的那種散文上的幽默味了，這當然也是現代散文的特徵之一，而且又是極重要的一點。幽默似乎是根於天性的一種趣味，大英帝國的國民，在政治上商業上倒也並不幽默，而在文學上却箇箇作家，多少總含有些幽默的味兒：上自喬叟，莎士比亞起，下迄現代的Robert Lynd, Bernard Shaw,以及A. A. Milne, Aldons Huxley等輩，不管是在嚴重的長篇大著之中，或輕鬆的另章斷句之內，正到逸興遄飛的時候，總板着面孔忽而來牠一下幽默：會使論敵也可以倒在地下而破顏，愁人也得停着眼淚而發一笑。北國的幽默，像契訶夫的作品之類，是幽鬱的，南國的幽默，像西班牙的塞范底斯之類，是光明的；這與其說是地理風土的關係，還不如說因人種（民族）時代的互異而使然；我們的中華民族，一向就是不懂幽默的民族，但近來經林語堂先生等一提倡，在一般人的腦裏，也懂得點什麼是幽默的概念來了，這當然不得不說是一大進步。

有人說，近來的散文中幽默分子的加多，是因為政治上的高壓的結果：中華民族要想在苦中作一點樂，但各處都無法可想，所以只能在幽默上找一條出路，現在的幽默會這樣興盛的原因，此其一：還有其次的原因，

是不許你正說，所以只能反說了，人掩住了你的口，不容你嘆息一聲的時候，末了自然只好泄下氣以舒腸，作長歌而當哭。這一種觀察，的確是不錯；不過這兩層也須是幽默興盛的近因，至於遠因，恐怕還在歷來中國國民生活的枯燥，與夫中國散文的受了英國 Essay 的影響。

中國的國民生活的枯燥，是在世界的無論那一國都沒有牠的比類的。上自上層階級起，他們的趣味，就只有吃鴉片，打牌，與蓄妾；足跡不出戶牖，享樂只在四壁之內舉行，因此倒也養成了一種像羅馬頹廢時代似的美食的習慣。其次的中產階級，生活是竭力在模仿上層階級的，雖然多了幾處像大世界以及城隍廟說書場之類的地方可以跑跑，但是他們的生活的沒有規則與沒有變化，却更比農村下層階級都不如。至於都市的下層階級呢，工資的低薄，與工作時間的延長，使他們雖有去處，也無錢無閑去調劑他們的生活。農村的下層階級，比起都市的勞動者來，自然是閑空得多；歲時伏臘，也有些特殊的行樂，如農事完後的社戲，新春期內的迎神賽會之類，都是大衆娛樂的最大機會，可是以一年之長，而又兼以這種大事的不容易舉行，歸根結蒂，他們的生活仍舊還是枯燥的。這上下一例的枯燥的國民生活，從前是如此，現在因爲國民經濟破產的結果，反更不如前了，那裏可以沒有一箇輕便的發泄之處的呢？所以散文的中間，來一點幽默的加味，當然是中國上下層民衆所一致歡迎的事情。

英國散文的影響於中國，係有兩件歷史上的事情，做牠的根據的；第一，中國所最發達也最有成績的筆記之類，在性質和趣味上，與英國的 Essay 很有氣脈相通的地方，不過少一點在英國散文裏是極普遍的幽默味而已：第二，中國人的吸收西洋文化，與日本的最初由荷蘭文爲媒介者不同，大抵是借用英文的力量的，但看歐洲人的來我國者，都以第三國語的英文爲普通語，與中國人的翻外國人名地名，大半以英語爲據的兩點，就可以明白；故而英國散文的影響，在我們的智識階級中間，是再過十年二十年也決不會消滅的一種根深底固的潛勢力。像已故的散文作家梁遇春先生等，且已有人稱之爲中國的愛利亞了，即此一端，也可以想見得英國散

文對我們的影響之大且深。至如魯迅先生所翻的廚川白村氏在「出了象牙之塔」裏介紹英國 Essay 的一段文章，更爲弄弄文墨的人，大家所讀過的妙文，在此地也可以不必再說。

總之，在現代的中國散文裏，加上一點幽默味，使散文可以免去板滯的毛病，使讀者可以得一箇發泄的機會，原是很可欣喜的事情。不過這幽默要使牠同時含有破壞而兼建設的意味，要使牠有左右社會的力量，纔有將來的希望；否則空空洞洞，毫無目的，同小丑的登臺，結果使觀衆於一笑之後，難免得不感到一種無聊（Nonsense）的回味，那纔是絕路。

五　關於這一次的選集

這一次，良友圖書公司發了大願，想把五四以來的中國新文學作一次總結算；凡自一九一七年起至一九二七年止的十年間的論文小說詩歌戲劇散文等，都分頭請人選擇，彙成一帙，使讀者可以收事半功倍之効：其中的散文部分，就委託了我和周作人先生，分選兩册。我於接到這委託書函之後，就和周作人先生往返商量了好幾次，兩人間的選集，將以什麽爲標準，庶幾可以免去重複？他在北平，我在杭州，相隔幾千里，晨夕聚首的機會是沒有的。

先想以文學團體來分，譬如我和創造社等，比較熟悉，就選這一批人的散文：他與語絲社文學研究會都有過關係，就選那一批人的。但後來一想，自己選自己的東西，生怕割愛爲難，就是選比較親近的友人的作品，也難免不懷偏見。於是就想依近來流行的派別爲標準，兩人來分頭選擇，就是言志派與載道派。

談到了這一箇派別問題，我們又各起了懷疑。原來文學上的派別，是事過之後，旁人（文學批評家們）替加上去的名目，並不是先有了派，以後大家去參加，當派員，領薪水，做文章，像當職員那麽的。況且就是在一人一派之中，文字也時有變化：雖則說朝秦暮楚，跨黨騎牆等現象是不會有，可是一個人的思想，文章，感

觸之類，決沒有十年如一日，固守而不變的道理。還有言志與載道的類別，也頗不容易斷定，這兩名詞含義的模糊，正如客觀和主觀等抽象名詞一樣的難以捉摸。古人說：『文以載道』，原是不錯，但『盍各言爾志』的志，『詩言志』的志，又何嘗不一樣的是『道』？『道其道，非吾之所謂道』，那這一位先生所說的話，究竟是當牠作『志』呢還是作『道』？

細想了好幾日，覺得以派別爲標準的事情，還是不可通的；最後纔決定了以人爲標準，譬如我選周先生的散文，周先生選我的東西，著手比較得簡單，而材料又不至於衝突。於是就和周先生商定，凡魯迅，周作人，冰心，林語堂，豐子愷，鍾敬文，川島，羅黑芷，朱大枬，葉永蓁，朱自淸，王統照，許地山，鄭振鐸，葉紹鈞，茅盾的幾家，歸我來選，其他的則歸之於周先生。

人選問題決定之後，其次的問題，是選材的時間限制問題了。原定的體例，是只選自一九一七年至一九二七年之間的作品。但被選的諸家，大抵還是現在正在寫作的現代作家（除兩位已故者外），思想與文章，同科學實驗不同，截去了尾巴，有時候前半截要分析不淸的。對這問題，我和周先生所抱的，是同一箇意見，所以明知有背體例，但一九二七年以後的作品，也擇尤採入了一小點，以便參證；不過選集的主體，還是以一九一七到一九二七的十年間的作品爲重心而已。

六　妄評一二

在這一集裏所選的，都是我所佩服的人，而他們的文字，當然又都是我所喜歡的文字，——不喜歡的就不選了——本來是可以不必再有所評述，來攪亂視聽的，因爲文字具在，讀者讀了自然會知道牠們的好壞。但是向來的選家習慣，似乎都要有些眉批和脚註，纔算稱職，我在這裏，也只能加上些蛇足，以符舊例。我不是批評家，所見所談也許荒謬絕倫，讀者若拿來作脚註看，或者還能識破愚者之一得！名曰妄評，實在不是自謙之

語。

魯迅，周作人在五十幾年前，同生在浙江紹興的一家破落的舊家，同是在窮苦裏受了他們的私塾啓蒙的教育。二十歲以前，同到南京去進水師學堂學習海軍，後來同到日本去留學。到這裏爲止，兩人的經歷完全是相同的，而他們的文章傾向，却又何等的不同！

魯迅的文體簡煉得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鐵殺人，一刀見血。重要之點，抓住了之後，只消三言兩語就可以把主題道破——這是魯迅作文的祕訣，詳細見兩地書中批評景宋女士駁覆校中當局一文的語中——次要之點，或者也一樣的重要．但不能使敵人致命之點，他是一概輕輕放過，由牠去而不問的。與此相反，周作人的文體，又來得舒徐自在，信筆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離，過於繁瑣！但仔細一讀，却覺得他的漫談，句句含有分量，一篇之中，少一句就不對，一句之中，易一字也不可，讀完之後，還想翻轉來從頭再讀的。當然這是指他從前的散文而說，近幾年來，一變而爲枯澀蒼老，爐火純青，歸入古雅遒勁的一途了。

兩人文章裏的幽默味，也各有不同的色彩：魯迅的是辛辣乾脆，全近諷刺，周作人的是湛然和藹，出諸反語。從前在語絲上登的有一篇周作人的「碰傷」，記得當時還有一位青年把牠正看了，寫了信去非難過。

其次是兩人的思想了；他們因爲所處的時代和所學的初基，都是一樣，故而在思想的大體上根本上，原也有許多類似之點：不過後來的趨向，終因性格環境的不同，分作了兩歧。

魯迅在日本學的是醫學，周作人在日本由海軍而改習了外國語。他們的篤信科學，贊成進化論，熱愛人類，有志改革社會，是弟兄一致的；而所主張的手段，却又各不相同。魯迅是一味急進，寧爲玉碎的，周作人則酷愛和平，想以人類愛來推進社會，用不流血的革命來實現他的理想（見新村的理想與實際等數篇）。

周作人頭腦比魯迅冷靜，行動比魯迅夷猶，遭了三一八的打擊以後，他知道空喊革命，多負犧牲，是無益的，所以就走進了十字街頭的塔，在那裏放散紅綠的燈光，悠閑地，但也不息地負起了他的使命；他以爲思想

上的改革，基本的工作當然還是要做的，紅的綠的燈光的放送，便是給路人的指示；可是到了夜半清閑，行人稀少的當兒，自己賞玩賞玩這燈光的色彩，玄想玄想那天上的星辰，裝聾做啞，喝一口苦茶以潤潤喉舌，倒也是於世無損，於己有益的玩意兒。這一種態度，廢名說他有點像陶淵明。可是『陶潛詩喜說荊軻』，他在東籬下採菊的時候，當然也忘不了社會的大事，『少時壯且厲，撫劍獨行遊』的氣概，還可以在他的作反語用的平淡中想見得到。

魯迅的性喜疑人——這是他自己說的話——所看到的都是社會或人性的黑暗面，故而語多刻薄，發出來的盡是誅心之論：這與其說他的天性使然，還不如說是環境造成的來得恰對，因爲他受青年受學者受社會的暗箭，實在受得太多了，傷弓之鳥驚曲木，豈不是當然的事情麼？在魯迅的刻薄的表皮上，人只見到他的一張冷冰冰的青臉，可是皮下一層，在那裏潮湧發酵的，却正是一腔沸血，一股熱情；這一種弦外之音，可以在他的小說，尤其是兩地書裏面，看得出來。我在前面說周作人比他冷靜，這話由不十分深知魯迅和周作人的人看來，或者要起疑問：但實際上魯迅却是一個富於感情的人，只是勉強壓住，不使透露出來而已：而周作人的理智的固守，對事物社會見解的明確，却是誰也知道的事情。

周作人的理智既經發達，又時時加以灌溉，所以便造成了他的博識；但他的態度却不是賣智與衒學的，謙虛和眞誠的二重內美，終於使他的理智放了光，博識致了用。他口口聲聲在說自己是一個中庸的人，若把中庸當作智慧感情的平衡，立身處世的不苟來解，那或者還可以說得過去；若把中庸當作了普通的說法，以爲他是一個善於迎合，庸庸碌碌的人，那我們可就受了他的騙了。

中國現代散文的成績，以魯迅周作人兩人的爲最豐富最偉大，我平時的偏嗜，亦以此二人的散文爲最所溺愛。一經開選，如竊賊入了阿拉伯的寶庫，東張西望，簡直迷了我取去的判斷；忍心割愛，痛加删削，結果還把他們兩人的作品選成了這一本集子的中心，從分量上說，他們的散文恐怕要占得全書的十分之六七。

冰心女士散文的清麗，文字的典雅，思想的純潔，在中國好算是獨一無二的作家了；記得雪萊的咏雲雀的詩裏，彷彿曾說過雲雀是初生的歡喜的化身，是光天化日之下的星辰，是同月光一樣來把歌聲散溢於宇宙之中的使者，是虹霓的彩滴要自愧不如的妙音的雨師，是……，這一首千古的傑作，我現在記也記不清了，總而言之，把這一首詩全部拿來，以詩人讚美雲雀的清詞妙句，一字不易地用在冰心女士的散文批評之上，我想是最適當也沒有的事情。

女士的故鄉是福建，福建的秀麗的山水，自然也影響到了她的作風，雖然她並不是在福建長大的。十餘年前，當她二十幾歲的時候孤身留學在美國，慰冰湖，青山，沙穰，大西洋海濱，白嶺，戚叩落亞，銀湖，潔湖等佳山水處，都助長了她的詩思，美化了她的文體。

對父母之愛，對小弟兄小朋友之愛，以及對異國的弱小兒女，同病者之愛，使她的筆底有了像溫泉水似的柔情。她的寫異姓愛的文字不多，寫自己的兩性間的苦悶的地方獨少的原因，一半原是因爲中國傳統的思想在那裏束縛她，但一半也因爲她的思想純潔，把她的愛宇宙化了祕密化了的緣故。

我以爲讀了冰心女士的作品，就能夠瞭解中國一切歷史上的才女的心情；意在言外，文必己出，哀而不傷，動中法度，是女士的生平，亦卽是女士的文章之極致。

林語堂生性戇直，渾樸天眞，假令生在美國，不但在文學上可以成功，就是從事事業，也可以睥睨一世，氣吞小羅斯福之流。翦拂集時代的眞誠勇猛，的是書生本色，至於近來的耽溺風雅，提倡性靈，亦是時勢使然，或可視爲消極的反抗，有意的孤行。周作人常喜引外國人所說的隱士和叛逆者混處在一道的話，來作解嘲；這話在周作人身上原用得着，在林語堂身上，尤其是用得着。

「他是一個生長在牧師家庭裏的宗教革命家，是一個受外國教育過度的中國主義者，反對道德因襲以及一切傳統的拘謹自由人；他的性格上的矛盾，思想上的前進，行爲上的合理，混和起來，就造成了他的幽默的文

章。

他的幽默，是有牛油氣的，並不是中國向來所固有的笑林廣記。他的文章，雖說是模仿語錄的體裁，但奔放處，也趕得上那位瘋狂致死的超人尼采。唯其戇直，唯其渾樸，所以容易上人家的當；我只希望他勇往直前，勉爲中國二十世紀的拉勃來，不要因爲受了人家的暗算，就矯枉過正，走上了斜途。

人生到了四十，可以不惑了；林語堂今年四十，且讓我們刮目來看他的後文罷！

豐子愷今年三十九歲，是生長在嘉興石門灣的人，所以浙西人的細膩深沈的風致，在他的散文裏處處可以體會得出。

少時入浙江師範，以李叔同（現在的弘一法師）爲師；弘一剃度之後，那一種佛學的思想，自然也影響到了他的作品。人家只曉得他的漫畫入神，殊不知他的散文，清幽玄妙，靈達處反遠出在他的畫筆之上。對於小孩子的愛，與冰心女士不同的一種體貼入微的對於小孩子的愛，尤其是他的散文裏的特色。

他是一個苦學力行的人，從師範學校出來之後，在上海半工半讀，自己努力學畫，自己想法子到日本去留學，自己苦修外國文字，終久得到了現在的地位。我想從這一方面講來，他的富有哲學味的散文，姑且不去管牠，就單論他的志趣，也是可以爲我們年青的人做模範的。

鍾敬文出身於廣東汕頭的嶺南大學，本爲文風極盛的梅縣人，所以散文清朗絕俗，可以繼周作人冰心的後武。可惜近來改變方針，去日本研究民族傳說等專門學問去了，我希望他以後仍能夠恢復舊業，多做些像蕩枝小品，西湖漫拾裏所曾露過頭角的小品文。

川島人本幽默，性尤冲淡，寫寫散文，是最適宜也沒有的人；但不知爲了什麼，自戀愛成功以後，却不常做東西了。薄薄的一册月夜，是正當他在熱愛時期蒸發出來的昇華，窺豹一斑，可以知其大概。

羅黑芷，朱大枏兩人，幽鬱的性格相同，文字的玄妙亦互相類似；可惜憂能傷人，這兩位都不到中年就去

世了。略錄數篇，以誌哀悼，并以痛我們散文界的損失。

葉永蓁比較得後起，但他的那種樸實的作風，穩厚的文體，是可以代表一部分青年的堅實分子的，摘錄一篇，以備一格。

朱自清雖則是一個詩人，可是他的散文，仍能夠滿貯着那一種詩意，文學研究會的散文作家中，除冰心女士外，文字之美，要算他了。以江北人的堅忍的頭腦，能寫出江南風景似的秀麗的文章來者，大約是因爲他在浙江各地住久了的緣故。

王統照，許地山的兩人，文字同屬緻密，但一南一北，地理風土感化上的不同，可以在兩人的散文裏看得出來。許地山久居極南，研究印度哲學，玄想自然潛入了他的作品。王統照生長山東，土重水深，因而詞氣亦厚。這一次歐遊的結果，雖還不能夠從他的文字裏，探得些究竟，但擴大了眼界，增進了學殖，古人所說的『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成績，當然是不會毫無的。

鄭振鐸本來是個最好的雜誌編輯者，轉入考古，就成了中國古文學鑑定剔別的人。按理而論，學者是該不會寫文章的，但他的散文，却也富有着細膩的風光。且取他的敍別離之苦的文字，來和冰心的一比，就可以見得一個是男性的，一個是女性的了。大約此後，他在這一方面總還有着驚人的長進，因爲他的素養，他的經驗，都已經積到了百分之百的緣故。

葉紹鈞風格謹嚴，思想每把握得住現實，所以他所寫的，不問是小說，是散文，都令人有腳踏實地，造次不苟的感觸。所作的散文雖則不多，而他所特有的風致，却早在短短的幾篇文字裏具備了：我以爲一般的高中學生，要取作散文的模範，當以葉紹鈞氏的作品最爲適當。

茅盾是早就在從事寫作的人，唯其閱世深了，所以行文每不忘社會。他的觀察的周到，分析的清楚，是現代散文中最有實用的一種寫法，然而抒情練句，妙語談玄，不是他的所長。試把他前期所作的小品，和最近所

作的切實的記載一比，就可以曉得他如何的在利用他的所長而遺棄他的所短。中國若要社會進步，若要使文章和實生活發生關係，則像茅盾那樣的散文作家，多一個好一個；否則清談誤國，辭章極盛，國勢未免要趨於衰頹。

胡言亂道，一氣寫來，自己也覺得談得太多了，妄評多罪，願作者與讀者諸君共諒宥之。

——一九三五年四月

散文二集



一九一八年隨感錄

魯迅

二十五

我一直從前曾見嚴又陵在一本什麼書上發過議論，書名和原文都忘記了。大意是：「在北京道上，看見許多孩子，輾轉於車輪馬足之間，很怕把他們碰死了，又想起他們將來怎樣得了，很是害怕。」其實別的地方，也都如此，不過車馬多少不同罷了。現在到了北京，這情形還未改變，我也時時發起這樣的憂慮；一面又佩服嚴又陵究竟是「做」過赫胥黎天演論的，的確與衆不同：是一個十九世紀末年中國感覺銳敏的人。

窮人的孩子蓬頭垢面的在街上轉，闊人的孩子妖形妖勢嬌聲嬌氣的在家裏轉。轉得大了，都昏天黑地的在社會上轉，同他們的父親一樣，或者還不如。

所以看十來歲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後中國的情形；看二十多歲的青年，——他們大抵有了孩子，尊爲爹爹了，——便可以推測他兒子孫子，曉得五十年後七十年後中國的情形。

中國的孩子，只要生，不管他好不好，只要多，不管他才不才。生他的人，不負教他的責任。雖然「人口衆多」這一句話，很可以閉了眼睛自負，然而這許多人口，便只在塵土中輾轉，小的時候，不把他當人，大了以後，也做不了人。

中國娶妻早是福氣，兒子多也是福氣。所有小孩，只是他父母福氣的材料，並非將來的人的萌芽，所以隨

便輾轉，沒人管他，因爲無論如何，數目和材料的資格，總還存在。卽使偶爾送進學堂，然而社會和家庭的習慣，尊長和伴侶的脾氣，却多與教育反背，仍然使他與新時代不合。大了以後，幸而生存，也不過「仍舊貫如之何」，照例是製造孩子的傢伙，不是「人」的父親，他生了孩子，便仍然不是「人」的萌芽。

最看不起女人的奧國人華寧該爾(OttoWeininger)曾把女人分成兩大類；一是「母婦」，一是「娼婦」。照這分法，男人便也可以分作「父男」和「嫖男」兩類了。但這父男一類，却又可以分成兩種：其一是孩子之父，其一是「人」之父，第一種只會生，不會教，還帶點嫖男的氣息。第二種是生了孩子，還要想怎樣教育，纔能使這生下來的孩子，將來成一個完全的人。

前清末年，某省初開師範學堂的時候，有一位老先生聽了，很爲詫異，便發憤說：「師何以還須受教，如此看來，還該有父範學堂了！」這位老先生，便以爲父的資格，只要能生。能生這件事，自然便會，何須受教呢。却不知中國現在，正須父範學堂；這位先生便須編入初等第一年級。

因爲我們中國所多的是孩子之父；所以以後是只要「人」之父！

三十三

現在有一班好講鬼話的人，最恨科學，因爲科學能教人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淸楚，不許鬼混，所以自然而然的成了講鬼話的人的對頭。於是講鬼話的人，便須想一個方法排除他。

其中最巧妙的是搗亂。先把科學東扯西拉，羼進鬼話，弄得是非不明，連科學也帶了妖氣：例如一位大官做的衞生哲學，裏面說——

吾人初生之一點，實自臍始，故人之根本在臍。……故臍下腹部最爲重要，道書所以稱之曰丹田。

用植物來比人，根須是胃，臍卻只是一個蒂，離了便罷，有什麼重要。但這還不過比喻奇怪罷了，尤其可

怕的是——

精神能影響於血液，昔日德國科布博士發明霍亂（虎力拉）病菌，有某某二博士反對之，取其所培養之病菌，一口吞入，而竟不病。

據我所曉得的，是Koch博士發見（查出了前人未知的事物叫發見，創出了前人未知的器具和方法纔叫發明）了眞虎力拉菌；別人也發見了一種，Koch說他不是，把他的菌吞了，後來沒有病，便證明了那人所發見的，的確不是病菌。如今顚倒轉來，當作「精神能改造肉體」的例證，豈不危險已極麽？

搗亂得更凶的，是一位神童做的三千大千世界圖說。他拿了儒，道士，和尙，耶教的糟粕，亂作一團，又密密的插入鬼話。他說能看見天上地下的情形，他看見的「地球星」，雖與我們所曉得的無甚出入，一到別的星系，可是五花八門了。因爲他有天眼通，所以本領在科學家之上。他先說道，——

今科學家之發明，欲觀天文則用天文鏡……然猶不能持此以觀天堂地獄也。究之學問之道如大海然，萬不可入海飮一滴水，卽自足也。

他雖然也分不出發見和發明的不同，論學問卻頗有理。但學問的大海，究竟怎樣情形呢？他說，——

赤精天……有毒火坑，以水晶蓋壓之。若與某星球將壞之時，卽去某星球之水晶蓋，則毒火大發，焚燬民物。

衆星……大約分爲三種，曰恆星，行星，流星。……據西學家言，恆星有三十五萬，以小子視之，不下七千萬也。……行星共計一百千萬大系。……流星之多，倍於行星。……其繞日者，約三十三年一週，每秒能行六十五里。日面純爲大火。……因其熱力極大，人不能生，故太陽星君居焉。

其餘怪話還多；但講天堂的遠不及六朝方士的十洲記，講地獄的也不過鈔襲玉歷鈔傳。這神童算是糟了！另外還有感慨的話，說科學害了人。上面一編「嗣漢六十二代天師正一眞人張元旭」的序文，尤爲單刀直入，明明

白白道出。——

自拳匪假託鬼神，致招聯軍之禍，幾至國亡種滅，識者痛心疾首，固已極矣。又適值歐化東漸，專講物質文明之秋，遂本科學家世界無帝神管轄，人身無魂魄輪迴之說，奉爲國是，俾播印於人人腦髓中，自是而人心之敬畏絕，而道德無根柢以發生矣！放僻邪侈，肆無忌憚，爭權奪利，日相戰殺，其禍將有甚於拳匪者！……

這簡直說是萬惡都由科學，道德全靠鬼話；而且與其科學，不如拳匪了。從前的排斥外來學術和思想，大抵專靠皇帝；自六朝至唐宋，凡攻擊佛教的人，往往說他不拜君父，近乎造反。現在沒有皇帝了，卻尋出一個「道德」的大帽子，看他何等利害。不提防想不到的一本紹興教育雜誌裏面，也有一篇仿古先生的教育偏重科學無甯偏重道德（甯字原文如此疑是避諱）的論文，他說。——

西人以數百年科學之心力，僅釀成此次之大戰爭。……科學云乎哉？多見其爲殘賊人道矣！

偏重於科學，則相尙於知能；偏重於道德，則相尙於欺僞。相尙於欺僞，則禍止於欺僞，相尙於知能，則欺僞莫由得而明矣！

雖然不說鬼神爲道德根本，至於向科學宣告死刑，卻居然兩教同心了。所以拳匪的傳單上，明白寫着，——

孔聖人
張天師 傳言由山東來，趕緊急傳，並無虛言！（傳字原文如此，疑傳字之誤）

照他們看來，這般可恨可惡的科學世界，怎樣挽救呢？靈學雜誌內俞復先生答吳稚暉先生書裏說過：「鬼神之說不張，國家之命遂促！」可知最好是張鬼神之說了。鬼神爲道德根本，也與張天師和仿古先生的意見毫不衝突。可惜近來北京乩壇，又印出一本感顯利冥錄，內有前任北京城隍白知和諦閑法師的問答：——

師云：發願一事，的確要緊。……此次由南方來，聞某處有濟公臨壇，所說之話，殊難相信。濟祖是阿羅漢，見思惑已盡，斷不爲此。……不知某會臨壇者，是濟祖否？請示。

乩云：承諭發願，……謹記斯言。某處壇，靈鬼附之耳。須知靈鬼，即魔道也。知此後當發願驅除此等之鬼。

「師云」的發願，城隍竟不能懂，卻先與某會力爭正統。照此看來，國家之命未延，鬼兵先要打仗；道德仍無根柢，科學也還該活命了。

其實中國自所謂維新以來，何嘗眞有科學。現在儒道諸公，卻徑把歷史上一味搗鬼不治人事的惡果，都移到科學身上，也不問什麼叫道德，怎樣是科學，只是信口開河，造謠生事；使國人格外惑亂，社會上罩滿了妖氣。以上所引的話，不過隨手拈出的幾點黑影；此外自大埠以至僻地，還不知有多少奇談。但即此幾條，已足可推測我們周圍的空氣，以及將來的情形，如何黑暗可怕了。

據我看來，要救治這「幾至國亡種滅」的中國，那種「孔聖人張天師傳言由山東來」的方法，是全不對症的，只有這鬼話的對頭的科學！——不是皮毛的眞正科學！——這是什麼緣故呢？陳正敏遯齋閑覽有一段故事（未見原書，據本草綱目所引寫出，但這也全是道士所編造的謠言，並非事實，現在只當他比喻用）說得好：——

楊勔中年得異疾；每發語，腹中有小聲應之，久漸聲大。有道士見之，曰：此應聲蟲也！但讀本草取不應者治之。讀至雷丸，不應，遂頓服數粒而愈。

關於吞食病菌的事，我上文所說的大概也是錯的，但現在手頭無書可查。也許是 Koch 博士發見了虎列拉菌時，Pfeffer 博士以為不是眞病菌，當面吞下去了，後來病得幾乎要死。總之，無論如何，這一案決不能作「精神能改造肉體」的例證。一九二五年九月二十四日補記。

三十五

從清朝末年，直到現在，常常聽人說「保存國粹」這一句話。

前淸末年說這話的人，大約有兩種：一是愛國志士，一是出洋游歷的大官。他們在這題目的背後，各各藏着別的意思。志士說保存國粹，是光復舊物的意思；大官說保存國粹，是教留學生不要去剪辮子的意思。現在成了民國了。以上所說的兩個問題，已經完全消滅。所以我不能知道現在說這話的是那一流人，這話的背後藏着什麼意思了。

可是保存國粹的正面意思，我也不懂。

什麼叫「國粹」？照字面看來，必是一國獨有，他國所無的事物了。換一句話，便是特別的東西。但特別未必定是好，何以應該保存？

譬如一個人，臉上長了一個瘤，額上腫出一顆瘡，的確是與衆不同，顯出他特別的樣子，可以算他的「粹」。然而據我看來，還不如將這「粹」割去了，同別人一樣的好。

倘說：中國的國粹，特別而且好；又何以現在糟到如此情形，新派搖頭，舊派也歎氣。

倘說：這便是不能保存國粹的緣故，開了海禁的緣故，所以必須保存。但海禁未開以前，全國都是「國粹」，理應好了；何以春秋戰國五胡十六國鬧個不休，古人也都歎氣，

倘說：這是不學成湯文武周公的緣故；何以眞正成湯文武周公時代，也先有桀紂暴虐，後有殷頑作亂；後來仍舊弄出春秋戰國五胡十六國鬧個不休，古人也都歎氣。

我有一位朋友說得好：「要我們保存國粹，也須國粹能保存我們。」保存我們，的確是第一義。只要問他有無保存我們的力量，不管他是否國粹。

三十八

中國人向來有點自大。——祇可惜沒有「個人的自大」，都是「合羣的愛國的自大」。這便是文化競爭失

敗之後，不能再見振拔改進的原因。

「個人的自大」，就是獨異，是對庸衆宣戰。除精神病學上的誇大狂外，這種自大的人，大抵有幾分天才，——照 Nordau 等說，也可說就是幾分狂氣。他們必定自己覺得思想見識高出庸衆之上，又爲庸衆所不懂，所以憤世疾俗，漸漸變成厭世家，或「國民之敵」。但一切新思想，多從他們出來，政治上宗教上道德上的改革，也從他們發端。所以多有這「個人的自大」的國民，眞是多福氣！多幸運！

「合羣的自大」，「愛國的自大」，是黨同伐異，是對少數的天才宣戰；——至於對別國文明宣戰，卻尚在其次。他們自己毫無特別才能，可以誇示於人，所以把這國拿來做個影子；他們把國裏的習慣制度抬得很高，贊美的了不得；他們的國粹，既然這樣有榮光，他們自然也有榮光了！倘若遇見攻擊，他們也不必自去應戰，因爲這種蹲在影子裏張目搖舌的人，數目極多，祗須用 mob 的長技，一陣亂譟，便可制勝。勝了，我是一羣中的人，自然也勝了；若敗了時，一羣中有許多人，未必是我受虧：大凡聚衆滋事時，多具這種心理，也就是他們的心理。他們舉動，看似猛烈，其實却很卑怯。至於所生結果，則復古，尊王，扶清滅洋等等，已領教得多了。所以多有這「合羣的愛國的自大」的國民，眞是可哀，眞是不幸！

不幸中國偏祗多這一種自大：古人所作所說的事，沒一件不好，遵行還怕不及，怎敢說到改革？這種愛國的自大家的意見，雖各派略有不同，根柢總是一致，計算起來，可分作下列四種：——

甲云：「中國地大物博，開化最早；道德天下第一。」這是完全自負。

乙云：「外國物質文明雖高，中國精神文明更好。」

丙云：「外國的東西，中國都已有過；某種科學，卽某子所說的云云」，這兩種都是「古今中外」派的支流；依據張之洞的格言，以「中學爲體西學爲用」的人物。

丁云：「外國也有叫化子，——（或云）也有草舍，——娼妓，——臭蟲。」這是消極的反抗。

戊云「中國便是野蠻的好。」又云，「你說中國思想昏亂，那正是我民族所造成的事業的結晶。從祖先昏亂起，直要昏亂到子孫；從過去昏亂起，直要昏亂到未來。……（我們是四萬萬人，）你能把我們滅絕麼？」這比「丁」更進一層，不去拖人下水，反以自己的醜惡驕人；至於口氣的強硬，卻很有水滸傳中牛二的態度。

五種之中，甲乙丙丁的話，雖然已很荒謬，但同戊比較，尚覺情有可原，因為他們還有一點好勝心存在。譬如衰敗人家的子弟，看見別家興旺，多說大話，擺出大家架子；或尋求人家一點破綻，聊給自己解嘲。這雖然極是可笑，但比那一種掉了鼻子，還說是祖傳老病，誇示於衆的人，總要算略高一步了。

戊派的愛國論最晚出，我聽了也最寒心；這不但因其居心可怕，實因他說的更為實在的緣故。昏亂的祖先，養出昏亂的子孫，正是遺傳的定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後，無論好壞，改變都不容易的。法國G. le Bon著民族進化的心理中，說及此事道，（原文已忘今但舉其大意）——「我們一舉一動，雖似自主，其實多受死鬼的牽制。將我們一代的人，和先前幾百代的鬼比較起來，數目上就萬不能敵了。」我們幾百代祖先裏面，昏亂的人，定然不少：有講道學的儒生，也有講陰陽五行的道士，有靜坐煉丹的仙人，也有打臉打把子的戲子。所以我們現在雖想好好做「人」，難保血管裏的昏亂分子不來作怪，我們也不由自主，一變而為研究丹田臉譜的人物：這真是大可寒心的事。但我總希望這昏亂思想遺傳的禍害，不至於有梅毒那樣猛烈，竟至百無一免。即使同梅毒一樣，現在發明了六百零六，肉體上的病，既可醫治；我希望也有一種七百零七的藥，可以醫治思想上的病。這藥原來也已發明，就是「科學」一味。祇希望那班精神上掉了鼻子的朋友，不要又打着「祖傳老病」的旗號來反對喫藥，中國的昏亂病，便也總有全愈的一天。祖先的勢力雖大，但如從現代起，立意改變：掃除了昏亂的心思，和助成昏亂的物事（儒道兩派的文書），再用了對症的藥，即使不能立刻奏效，也可把那病毒略略羼淡。如此幾代之後待我們成了祖先的時候，就可以分得昏亂祖先的若干勢力，那時便有轉機，le Bon所說的事，也不足怕了。

以上是我對於「不長進的民族」的療救方法；至於「滅絕」一條，那是全不成話，可不必說。「滅絕」這兩個可怕的字，豈是我們人類應說的？只有張獻忠這等人曾有如此主張，至今爲人類唾罵；而且於實際上發生出什麼效驗呢？但我有一句話，要勸戊派諸公。「滅絕」這句話，只能嚇人，却不能嚇倒自然。他是毫無情面：他看見有自向滅絕這條路走的民族便請他們滅絕，毫不客氣。我們自己想活，也希望別人都活，不忍說他人的滅絕，又怕他自己走到滅絕的路上。把我們帶累了也滅絕，所以在此着急。倘使不改現狀，反能興旺，能得眞實自由的幸福生活，那就是做野蠻也很好。——但可有人敢答應說「是」麼？

三十九

新青年的五卷四號，隱然是一本戲劇改良號，我是門外漢，開口不得；但見再論戲劇改良這一篇中，有「中國人說到理想，便含着輕薄的意味，覺得理想卽是妄想，理想家卽是妄人」一段話，卻令我發生了追憶，不免又要說幾句空談。

據我的經驗，這理想價値的跌落，只是近五年以來的事。民國以前，還未如此，許多國民，也肯認理想家是引路的人。到了民國元年前後，理論上的事情，著著實現，於是理想派——深淺眞僞現在姑且弗論——也格外舉起頭來。一方面却有舊官僚的攘奪政權，以及遺老受冷不過，豫備下山，都痛恨這一類理想派，說什麼聞所未聞的學理法理，橫亙在前，不能大踏步搖擺。于是沈思三日三夜，竟想出了一種兵器，有了這利器，纔將「理」字排行的元惡大憝，一律肅淸。這利器的大名，便叫「經驗」。現在又添上一個雅號，便是高雅之至的「事實」。

經驗從那里得來，便是從淸朝得來的。經驗提高了他的喉嚨含含糊糊說，「狗有狗道理，鬼有鬼道理，中國與衆不同，也自有中國道理。道理各各不同，一味理想，殊堪痛恨。」這時候，正是上下一心理財強種的時候，而且帶着理字的，又大半是洋貨，愛國之士，義當排斥。所以一轉眼便跌了價値；一轉眼便遭了嘲罵；

又一轉眼，便連他的影子，也同拳民時代的教民一般，竟犯了與衆共棄的大罪了。

但我們應該明白，人格的平等，也是一種外來的舊理想；現在「經驗」既已登壇，自然株連着化爲妄想，合不分首從，全踏在朝靴底下，以符列祖宗的成規。這一踏不覺過了四五年，經驗家雖然也增加了四五歲，與素未經驗的生物學學理——死——漸漸接近，但這與衆不同的中國，却依然不是理想的住家。一大批踏在朝靴底下的學習諸公，早經竭力大叫，說他也得了經驗了。

但我們應該明白，從前的經驗，是從皇帝脚底下學得；現在與將來的經驗，是從皇帝的奴才脚底下學得。奴才的數目多，心傳的經驗家也愈多。待到經驗家二世的全盛時代；那便是理想單被輕薄，理想家單當妄人，還要算是幸福僥幸了。

現在的社會，分不清理想與妄想的區別。再過幾時，還要分不清「做不到」與「不肯做到」的區別，要將掃除庭園與劈開地球混作一談。理想家說，這花園有穢氣，須得掃除，——到那時候，說這宗話的人，也要算在理想黨裏，——他却說道，他們從來在此小便，如何掃除？萬萬不能，也斷乎不可！

那時候，只要從來如此，便是寶貝。卽使無名腫毒，倘若生在中國人身上，也便「紅腫之處，豔若桃花；潰爛之時，美如乳酪」。國粹所在，妙不可言。那些理想學理法理，既是洋貨，自然完全不在話下了。

但最奇怪的，是七年十月下半，忽有許多經驗家，理想經驗雙全家，經驗理想未定家，都說公理戰勝了強權；還向公理頌揚了一番，客氣了一頓。這事不但溢出了經驗的範圍，而且又添上一個理字排行的厭物。將來如何收場，我是毫無經驗，不敢妄談。經驗諸公，想也未曾經驗，開口不得。

沒有法，只好在此提出，請教受人輕薄的理想家了。

四十七

有人做了一塊象牙片，半寸方，看去也沒有什麼：用顯微鏡一照，却看見刻着一篇行書的蘭亭序。我想：顯微鏡的所以製造，本爲看那些極細微的自然物的；現在既用人工，何妨便刻在一塊半尺方的象牙板上，一目了然，省却用顯微鏡的工夫呢？

張三李四是同時人。張三記了古典來做古文；李四又記了古典，去讀張三做的古文。我想：古典是古人的時事，要曉得那時的事，所以免不了翻着古典；現在兩位既然同時，何妨老實說出，一目了然，省却你也記古典，我也記古典的功夫呢？

內行的人說：什麼話！這是本領，是學問！

我想；幸而中國人中，有這一類本領學問的人還不多。倘若誰也弄這玄虛：農夫送來了一粒粉，用顯微鏡照了，却是一碗飯；水夫挑來用水溼過的土，想喝茶的又須擠出溼土裏的水：那可眞要支撐不住了。

不懂的音譯

魯迅

一

凡有一件事，總是永遠纏夾不清的，大約莫過於在我們中國了。

翻外國人的姓名用音譯，原是一件極正當，極平常的事，倘不是毫無常識的人們，似乎決不至於還會說費話。然而在上海報（我記不清楚什麼報了，總之不是新申報便是時報）上，却又有伏在暗地裏擲石子的人來嘲笑了。他說，做新文學家的祕訣，其一是要用些「屠介納夫」「郭歌里」之類使人不懂的字樣的。

凡有舊來音譯的名目：韓，獅子，葡萄，蘿蔔，佛，伊犁等……都毫不爲奇的使用，而獨獨對於幾個新譯字來作怪；若是明知的，便可笑；倘不，更可憐。

其實是，現在的許多翻譯者，比起往古的翻譯家來，已經含有加倍的頑固性的了。例如南北朝人譯印度的人名：阿難陀，實叉難陀，鳩摩羅什婆……決不肯附會成中國的人名模樣，所以我們到了現在，還可以依了他國的譯例推出原音來。不料直到光緒末年，在留學生的書報上，說是外國出了一個「柯伯堅」，倘使粗粗一看，大約總不免要疑心他是柯府上的老爺柯仲軟的令兄的罷，但幸而還有照相在，可知道並不如此，其實是俄國的 Kropotkin。那書上又有一個「陶斯道」，我已經記不清是 Dostojevski 呢，還是 Tolstoi 了。

這「屠介納夫」和「郭歌里」，雖然古雅趕不上「柯伯堅」，但於外國人的氏姓上定要加一個「百家姓」裏所有的字，却幾乎成了現在譯界的常習，比起六朝和尙來，已可謂很「安本分」的了。然而竟還有人從暗中來擲石子，裝鬼臉，難道眞所謂「人心不古」麼？

我想，現在的翻譯家倒大可以學學「古之和尙」，凡有人名地名，什麼音便怎麼譯，不但用不着白費心思去嵌鑲，而且還須去改正。即如「柯伯堅」，現在雖然改譯「苦魯巴金」了，但第一音既然是 K 不是 Ku，我們便該將「苦」改作「克」，因爲K和 Ku 的分別，在中國字音上是辨得到的。

而中國却是更沒有注意到，所以去年 Kropotkin 死去的消息傳來的時候，上海時報便用日俄戰爭時旅順敗將 Kuropatkin 的照相，把這位無治主義老英雄的面目來頂替了。

（十一月四日。）

二

自命爲「國學家」的對於譯音也加以嘲笑，確可以算得一種古今的奇聞；但這不特顯示他的昏愚，實在也足以看出他的悲慘。

倘如他的尊意，則怎麼辦呢？我想，這只有三條計。上策是凡有外國的事物都不談；中策是凡有外國人都稱之爲洋鬼子，例如屠介納夫的獵人日記，郭歌里的巡按使，都題爲「洋鬼子著」；下策是，只好將外國人名改爲王羲之唐伯虎黃三太之類，例如進化論是唐伯虎提倡的，相對論是王羲之發明的，而發見美洲的則爲黃三太。

倘不能，則爲自命爲國學家所不懂的新的音譯語，可是要侵入眞的國學的地域裏來了。中國有一部流沙墜簡，印了將有十年了。要談國學，那纔可以算一種研究國學的書。開首有一篇長序，是王國維先生做的，要談國學，他纔可以算一個研究國學的人物。而他的序文中有一段說，「案古簡所出爲地凡三（中略）其三則和闐東北之尼雅城及馬咱託拉拔拉滑史德三地也」。

這些譯音，並不比「屠介納夫」之類更古雅，更易懂。然而何以非用不可呢？就因爲有三處地方，是這樣的稱呼；卽使上海的國學家怎樣冷笑，他們也仍然是這樣的稱呼。當假的國學家正在打牌喝酒，眞的國學家正在穩坐高齋讀古書的時候，沙士比亞的同鄉斯坦因博士却已經在甘肅新疆這些地方的沙磧裏，將漢晉簡牘掘去了；不但掘去，而且做出書來了。所以眞要硏究國學，更不能不翻回來；因爲眞要研究，所以也就不能行我的三策：或絕口不提，或但云「得於華夏」，或改爲「獲之於春申浦畔」了。

而且不特這一事。此外如眞要研究元朝的歷史，便不能不懂「屠介納夫」的國文，因爲單用些「鴛鴦」「蝴蝶」這些字樣，實在是不夠敷衍的。所以中國的國學不發達則已，萬一發達起來，則敢請恕我直言，可是斷不是洋場上的自命爲國學家「所能厠足其間者也」的了。

但我於序文裏所謂三處中的「馬咱託拉拔拉滑史德」，起初却實在不知道怎樣斷句，讀下去纔明白二是「馬咱託拉」，三是「拔拉滑史德」。

所以要淸淸楚楚的講國學，也仍然須嵌外國字，須用新式的標點的。

（十一月六日。）

對於批評家的希望

魯　迅

前兩三年的書報上，關於文藝的大抵只有幾篇翔作（姑且這樣說）和翻譯，於是讀者頗有批評家出現的要求，現在批評家已經出現了，而且日見其多了。

以文藝如此幼稚的時候，而批評家還要發掘美點，想扇起文藝的火焰來，那好意實在很可感。卽不然，或則歎息現代作品的淺薄，那是望著作家更其深，或則歎息現代作品之沒有血淚，那是怕著作界復歸於輕佻。雖然似乎微辭過多，其實却是對於文藝的熱烈的好意，那也實在是很可感謝的。

獨有靠了一兩本「西方」的舊批評論，或則撈一點頭腦板滯的先生們的唾餘，或則仗着中國固有的什麽天經地義之類的，也到文壇上來踐踏，則我以爲委實太濫用了批評的權威。試將粗淺的事來比罷：譬如廚子做菜，有人品評他壞，他固不應該將廚刀鐵釜交給批評者，說道你試來做一碗好的看：但他卻可以有幾條希望，就是望喫菜的沒有「嗜痂之癖」，沒有喝醉了酒，沒有害着熱病，舌苔厚到二三分。

我對於文藝批評家的希望却還要小。我不敢希望他們於解剖裁判別人的作品之前，先將自己的精神來解剖裁判一回，看本身有無淺薄卑劣荒謬之處，因爲這事情是頗不容易的。我所希望的不過願其有一點常識，例如知道裸體畫和春畫的區別，接吻和性交的區別，屍體解剖和戮屍的區別，出洋留學和「放諸四夷」的區別，筍和竹的區別，猫和老鼠的區別，老虎和番菜館的區別……。更進一步，則批評以英美的老先生學說爲主；自然是悉聽尊便的，但猶希望知道世界上不止英美兩國，看不起託爾斯泰，自然也自由的，但尤希望先調查一點他的行實，眞看過幾本他所做的書。

還有幾位批評家，當批評譯本的時候，往往誣爲不足齒數的勞力，而怪他何不去刱作。創作之可尊，想來翻譯家該是知道的，然而他竟止於翻譯者，一定因爲他只能翻譯，或者偏愛翻譯的緣故。所以批評家若不就事論事，而說些應當去如此如彼，是溢出於事權以外的事，因爲這類言語，是商量教訓而不是批評，現在還將廚子來比，則喫菜的只要說出品味如何就儘夠，若於此之外，又怪他何以不去做裁縫或造房子，那是無論怎樣的獃廚子，也難免要說這位客官是痰迷心竅的了。

（十一月九日。）

（以上熱風，北新版。）

論照相之類

魯　迅

一　材料之類

我幼小時候，在S城——所謂幼小時候者，是三十年前，但從進步神速的英才看來，就是一世紀；所謂S城者，我不說他的眞名字，何以不說之故，也不說。總之，是在S城，常常旁聽大大小小男男女女談論洋鬼子挖眼睛。曾有一個女人，原在洋鬼子家裏傭工，後來出來了，據說她所以出來的原因，就因爲親見一罎鹽漬的眼睛，小鯽魚似的一層一層積疊着，快要和罎沿齊平了。她爲遠避危險起見，所以趕緊走。

S城有一種習慣，就是凡是小康之家，到冬天一定用鹽來醃一缸白菜，以供一年之需，其用意是否和四川的榨菜相同，我不知道。但洋鬼子之醃眼睛，則用意當然別有所在，惟獨方法卻大受了S城醃白菜法的影響，相傳中國對外富于同化力，這也就是一個證據罷。然而狀如小鯽魚者何？答曰：此確爲S城人之眼睛也。S城廟宇中常有一種菩薩，號曰眼光娘娘。有眼病的，可以去求禱；愈，則用布或綢做眼睛一對，掛神龕上或左

右，以答神庥。所以只要看所掛眼睛的多少，就知道這菩薩的靈不靈。而所掛的眼睛，則正是兩頭尖尖，如小鯽魚，要尋一對和洋鬼子生理圖上所畫似的圓球形者，决不可得。黃帝岐伯尙矣；王莽誅翟義黨，分解肢體，令醫生們察看，曾否繪圖不可知，縱使繪過，現在已佚，徒令『古已有之』而已。宋的析骨分經，相傳也據目驗，說郛中有之，我曾看過牠，多是胡說，大約是假的。否則，目驗尙且如此胡塗，則S城人之將眼睛理想化爲小鯽魚，實也無足深怪了。

然而洋鬼子是喫醃眼睛來代醃菜的麽？是不然，據說是應用的。一，用于電線，這是根據別一個鄉下人的話，如何用法，他沒有談，但云用于電線罷了；至于電線的用意，他卻說道，就是每年加添鐵絲，將來鬼兵到時，使中國人無處逃走。二，用于照相，則道理分明，不必多贅，因爲我們只要和別人對立，他的瞳子裏一定有我的一個小照相的。

而且洋鬼子又挖心肝，那用意，也是應用，我曾旁聽過一位念佛的老太太說明理由：他們挖了去，熬成油，點了燈，向地下各處去照去。人心總是貪財的，所以照到埋着寶貝的地方，火頭便彎下去了。他們當卽掘開來，取了寶貝去，所以洋鬼子都這樣的有錢。

道學先生之所謂『萬物皆備于我』的事，其實是全國，至少是S城的『目不識丁』的人們都知道，所以人爲『萬物之靈』。所以月經精液可以延年，毛髮爪甲可以補血，大小便可以醫許多病，臂膊上的肉可以養親。然而這並非本論的範圍，現在姑且不說。况且S城人極重體面，有許多事不許說；否則，就要用陰謀來懲治的。

二 形式之類

要之，照相似乎是妖術。咸豐年間，或一省裏，還有因爲能照相而家產被鄉下人搗毀的事情。但當我幼小

的時候，——即三十年前，S城卻已有照相館了，大家也不甚疑懼。雖然當鬧義和拳民時——即二十五年前，或一省裏，還以罐頭牛肉當作洋鬼子所殺的中國孩子的肉看。然而這是例外，萬事萬物，總不免有例外的。

要之，S城早有照相館了，這是我每一經過，總須流連賞玩的地方，但一年中也不過經過四五回。大小長短不同顏色不同的玻璃瓶，又光滑又有刺的仙人掌，在我都是珍奇的物事；還有掛在壁上的框子裏的照片：曾大人，李大人，左中堂，鮑軍門，一個族中的好心的長輩，曾經藉此來教育我，說這許多都是當今的大官，平『長毛』的功臣，你應該學學他們。我那時也很願意學，然而想，也須趕快仍復有『長毛』。

但是S城人却似乎不甚愛照相，因為精神要被照去的，所以運氣正好的時候，尤不宜照，而精神則一名『威光』：我當時所知道的只有這一點。直到近年來，纔又聽到世上有因為怕失了元氣而永不洗澡的名士，元氣大約就是威光罷，那麼，我所知道的就更多了：中國人的精神一名威光即元氣，是照得去，洗得下的。

然而雖然不多，那時卻又確有光顧照相的人們，我也不明白是什麼人物，或者運氣不好之徒，或者是新黨罷。只是半身像是大抵避忌的，因為像腰斬。自然，清朝是已經廢去腰斬的了，但我們還能在戲文上看見包爺爺的鍘包勉，一刀兩段，何等可怕，則即使是國粹乎，而亦不欲人之加諸我也，誠然也以不照為宜。所以他們所照的多是全身，旁邊一張大茶几，上有帽架，茶碗，水煙袋，花盆，几下一個痰盂，以表明這人的氣管枝中有許多痰，總須陸續吐出。人呢，或立或坐，或者手執書卷，或者大襟上掛一個很大的時錶，我們倘用放大鏡一照，至今還可以知道他當時拍照的時辰，而且那時還不會用鎂光，所以不必疑心是夜裏。

然而名士風流，又何代蔑有呢？雅人早不滿于這樣千篇一律的呆鳥了，于是也有赤身露體裝作晉人的，也有斜領絲絛裝作X人的，但不多。較為通行的是先將自己照下兩張，服飾態度各不同，然後合照為一張，兩個自己即或如賓主，或如主僕，名曰『二我圖』。但設若一個自己傲然地坐着，一個自己卑劣可憐地，向了坐着的那一個自己跪着的時候，名色便又兩樣了：『求己圖』。這類『圖』曬出之後，總須題些詩，或者詞如『調

寄滿庭芳』『摸魚兒』之類，然後在書房裏掛起。至于貴人富戶，則因為屬于呆鳥一類，所以決計想不出如此雅致的花樣來，即有特別舉動，至多也不過自己坐在中間，膝下排列着他的一百個兒子，一千個孫子和一萬個曾孫（下略）照一張『全家福』。

Th. Lippe 在他那倫理學的根本問題中，說過這樣意思的話。就是凡是人主，也容易變成奴隸，因為他一面既承認可做主人，一面就當然承認可做奴隸，所以威力一墜，就死心塌地，俯首帖耳于新主人之前了。那書可惜我不在手頭，只記得一個大意，好在中國已經有了譯本，雖然是節譯，這些話應該存在的罷。用事實來證明這理論的最顯著的例是孫皓，治吳時候，如此驕縱酷虐的暴主，一降晉，却是如此卑劣無恥的奴才。中國常語說，臨下驕者事上必諂，也就是看穿了這把戲的話。但表現得最透澈的卻莫如『求己圖』，將來中國如要印繪圖倫理學的根本問題，這實在是一張極好的插畫，就是世界上最偉大的諷刺畫家也萬萬想不到，畫不出的。

但現在我們所看見的，已沒有卑劣可憐地跪着的照相了，不是什麼會紀念的一羣，即是什麼人放大的半個，都很凜凜地。我願意我之常常將這些當作半張『求己圖』看，乃是我的杞憂。

三　無題之類

照相館選定一個或數個闊人的照相，放大了掛在門口，似乎是北京特有，或近來流行的。我在S城所見的曾大人之流，都不過六寸或八寸，而且掛着的永遠是曾大人之流，也不像北京的時時掉換，年年不同。但革命以後，也許撤去了罷，我知道得不眞確。

至于近十年北京的事，可是略有所知了。無非其人闊，則其像放大，其人『下野』，則其像不見，比電光自然永久得多。倘若白晝明燭，要在北京城內尋求一張不像那些闊人似的縮小放大掛起掛倒的照相，則據鄙陋所知，實在只有一位梅蘭芳君。而該君的麻姑一般的『天女散花』『黛玉葬花』像，也確乎比那些縮小放大掛起

掛倒的東西標緻，即此就足以證明中國人實有審美的眼睛，其一面又放大挺胸凸肚的照相者，蓋出于不得已。

我在先只讀紅樓夢，沒有看見『黛玉葬花』的照片的時候，是萬料不到黛玉的眼睛如此之凸，嘴唇如此之厚的。我以爲她該是一副瘦削的癆病臉，現在纔知道她有些福相，也像一個麻姑。然而只要一看那些繼起的模倣者們的擬天女照相，都像小孩子穿了新衣服，拘束得怪可憐的苦相，也就會立刻悟出梅蘭芳君之所以永久之故了，其眼睛和嘴唇，蓋出于不得已，即此也就足以證明中國人實有審美的眼睛。

印度的詩聖泰戈爾先生光臨中國之際，像一大瓶好香水似地很薰上了幾位先生們以文氣和玄氣，然而夠到陪坐祝壽的程度的却只有一位梅蘭芳君：兩國的藝術家的握手。待到這位老詩人改姓換名，化爲『竺震旦』，離開了近于他的理想境的這震旦之後，震旦詩賢頭上的印度帽也不大看見了，報章上也很少記他的消息，而裝飾這近于理想境的震旦者，也仍舊只有那巍然地掛在照相館玻璃窗裏的一張『天女散花圖』或『黛玉葬花圖』。

惟有這一位『藝術家』的技術，在中國是永久的。

我所見的外國名伶美人的照相並不多，男扮女的照相沒有見過，別的名人的照相見過幾十張。託爾斯泰，伊孛生，羅丹都老了，尼采一臉兇相，勖本華爾一臉苦相，淮爾特穿上他那審美的衣裝的時候，已經有點獃相了，而羅曼羅蘭似乎帶點怪氣，戈爾基又簡直像一個流氓。雖說都可以看出悲哀和苦鬬的痕迹來罷，但總不如天女的『好』得明明白白。假使吳昌碩翁的刻印章也算雕刻家，加以作畫的潤格如是之貴，則在中國確是一位藝術家了，但他的照相我們看不見。林琴南翁負了那麼大的文名，而天下也似乎不甚有熱心于『識荊』的人，我雖然曾在一個藥房的仿單上見過他的玉照，但那是代表了他的『如夫人』函謝丸藥的功效，所以印上的，並不因爲他的文章。更就用了『引車賣漿者流』的文字來做文章的諸君而言，南亭亭長我佛山人往矣，且從略；近來則雖是奮戰忿鬬，做了這許多作品的如創造社諸君子，也不過印過很小的一張三人的合照，而且是銅板而

已。

我們中國的最偉大最永久的藝術是男人扮女人。

異性大抵相愛。太監只能使別人放心，決沒有人愛他，因爲他是無性了，——假使我用了這『無』字還不算什麼語病。然而也就可見雖然最難放心，但是最可貴的是男人扮女人了，因爲從兩性看來，都近于異性，男人看見『扮女人』，女人看見『男人扮』，所以這就永遠掛在照相館的玻璃窗裏，掛在國民的心中。外國沒有這樣的完全的藝術家，所以只好任憑那些捏鎚鑿，調采色，弄墨水的人們跋扈。

我們中國的最偉大最永久，而且最普遍的藝術也就是男人扮女人。

（十一月十一日。）

再論雷峯塔的倒掉

魯迅

從崇軒先生的通信（二月分京報副刊）裏，知道他在輪船上聽到兩個旅客談話，說是杭州雷峯塔之所以倒掉，是因爲鄉下人迷信那塔磚放在自己的家中，凡事都必平安，如意，逢凶化吉，于是這個也挖，那個也挖，挖之久久，便倒了。一個旅客並且再三歎息道：西湖十景這可缺了呵！

這消息，可又使我有點暢快了，雖然明知道幸災樂禍，不像一個紳士，但本來不是紳士的，也沒有法子來裝璜。

我們中國的許多人，——我在此特別鄭重聲明：並不包括四萬萬同胞全部！——大抵患有一種『十景病』，至少是『八景病』，沈重起來的時候大概在清朝。凡看一部縣志，這一縣往往有十景或八景，如『遠村明月』『蕭寺淸鐘』『古池好水』之類。而且，『十』字形的病菌，似乎已經侵入血管，流布全身，其勢力早

不在『！』形驚嘆亡國病菌之下了。點心有十樣錦，菜有十碗，音樂有十番，閻羅有十殿，藥有十全大補，猜拳有全福手福手全，連人的劣迹或罪狀，宣布起來也大抵是十條，仿佛犯了九條的時候總不肯歇手。現在西湖十景可缺了呵！『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九經固古已有之；而九景却頗不習見，所以正是對于十景病的一個針砭，至少也可以使患者感到一種不平常，知道自己的可愛的老病，忽而跑掉了十分之一了。

但仍有悲哀在裏面。

其實，這一種勢所必至的破壞，也還是徒然的。暢快不過是無聊的自欺。雅人和信士和傳統大家，定要苦心孤詣巧語花言地再來補足了十景而後已。

無破壞即無新建設，大致是的；但有破壞却未必即有新建設。盧梭，斯諦納爾，尼采，託爾斯泰，伊孛生等輩，若用勃蘭兌斯的話來說，乃是『軌道破壞者』。其實他們不單是破壞，而且是掃除，是大呼猛進，將礙脚的舊軌道不論整條或碎片，一掃而空，並非想挖一塊廢鐵古磚挾回家去，預備賣給舊貨店。中國很少這一類人，即使有之，也會被大衆的唾沫淹死。孔丘先生確是偉大，生在巫鬼勢力如此旺盛的時代，偏不肯隨俗談鬼神；但可惜太聰明了，『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只用他修春秋的照例手段以兩個『如』字略寓『俏皮刻薄』之意，使人一時莫明其妙，看不出他肚皮裏的反對來。他肯對子路賭咒，却不肯對鬼神宣戰，因爲一宣戰就不和平，易犯罵人——雖然不過罵鬼——之罪，即不免有衡論（見一月份晨報副鐫）作家T. Y.先生似的好人，會替鬼神來奚落他道；爲名乎？罵人不能得名。爲利乎？罵人不能得利。想引誘女人乎？又不能將蚩尤的臉子印在文章上。何樂而爲之也歟？

孔丘先生是深通世故的老先生，大約除臉子付印問題以外，還有深心，犯不上來做明目張膽的破壞者，所以只是不談，而決不罵，于是乎儼然成爲中國的聖人，道大，無所不包故也。否則，現在供在聖廟裏的，也許不姓孔。

不過在戲臺上罷了，悲劇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喜劇將那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譏諷又不過是喜劇的變簡的一支流。但悲壯滑稽，却都是十景病的讎敵，因爲都有破壞性，雖然所破壞的方面各不同。中國如十景病尙存，則不但盧梭他們似的瘋子决不產生，並且也决不產生一個悲劇作家或喜劇作家或諷刺詩人。所有的，只是喜劇底人物或非喜劇非悲劇底人物，在互相模造的十景中生存，一面各各帶了十景病。

然而十全停滯的生活，世界上是很不多見的事，于是破壞者到了，但並非自己的先覺的破壞者，却是狂暴的強盜，或外來的蠻夷。玁狁早到過中原，五胡來過了，蒙古也來過了；同胞張獻忠殺人如草，而滿洲兵的一箭，就鑽進樹叢中死掉了。有人論中國說，倘使沒有帶着新鮮的血液的野蠻的侵入，眞不知自身會腐敗到如何！這當然是極刻毒的惡謔，但我們一翻歷史，怕不免要有汗流浹背的時候罷。外寇來了，暫一震動，終于請他做主子，在他的刀斧下修補老例；內寇來了，也暫一震動，終于請他做主子，或者別拜一個主子，在自己的瓦礫中修補老例。再來翻縣志，就看見每一次兵燹之後，所添上的是許多烈婦烈女的氏名。看近來的兵禍，怕又要大舉表揚節烈了罷。許多男人們都那里去了？

凡這一種寇盜式的破壞，結果只能留下一片瓦礫，與建設無關。

但當太平時候，就是正在修補老例，並無寇盜時候，卽國中暫時沒有破壞麽？也不然的，其時有奴才式的破壞作用常川活動着。

雷峯塔磚的挖去，不過是極近的一條小小的例。龍門的石佛，大半肢體不全，圖書館中的書籍，插圖須謹防撕去，凡公物或無主的東西，倘難于移動，能夠完全的卽很不多。但其毀壞的原因，則非如革除者的志在掃除，也非如寇盜的志在掠奪或單是破壞，僅因目前極小的自利，也肯對於完整的大物暗暗的加一個創傷。人數旣多，創傷自然極大，而倒敗之後，却難于知道加害的究竟是誰。正如雷峯塔倒掉以後，我們單知道由于鄉下人的迷信。共有的塔失去了，鄉下人所得，却不過一塊磚，這磚，將來又將爲別一自利者所藏，終究至於滅

盡。倘在民康物阜時候，因爲十景病的發作，新的雷峯塔也會再造的罷。但將來的運命，不也就可以推想而知麼？如果鄉下人還是這樣的鄉下人，老例還是這樣的老例。

這一種奴才式的破壞，結果也只能留下一片瓦礫，與建設無關。

豈但鄉下人之于雷峯塔，日日偷挖中華民國的柱石的奴才們，現在正不知有多少！

瓦礫場上還不足悲，在瓦礫場上修補老例是可悲的。我們要革新的破壞者，因爲他內心有理想的光。我們應該知道他和寇盜奴才的分別；應該留心自己墮入後兩種。這區別並不煩難，只要觀人，省己，凡言動中，思想中，含有藉此據爲己有的朕兆者是寇盜，含有藉此佔些目前的小便宜的朕兆者是奴才，無論在前面打着的是怎樣鮮明好看的旗子。

（二月六日。）

燈下漫筆

魯　迅

一

有一時，就是民國二三年時候，北京的幾個國家銀行的鈔票，信用日見其好了，眞所謂蒸蒸日上。聽說連一向執迷于現銀的鄉下人，也知道這既便當，又可靠，很樂意收受，行使了。至于稍明事理的人，則不必是『特殊知識階級』，也早不將沉重累墜的銀元裝在懷中，來自討無謂的苦喫。想來，除了多少對于銀子有特別嗜好和愛情的人物之外，所有的怕大都是鈔票了罷，而且多是本國的。但可惜後來忽然受了一個不小的打擊。

就是袁世凱想做皇帝的那一年，蔡松坡先生溜出北京，到雲南去起義。這邊所受的影響之一，是中國和交通銀行的停止兌現。雖然停止兌現，政府勒令商民照舊行用的威力却還有的；商民也自有商民的老本領，不說

不要，却道找不出零錢。假如拿幾十幾百的鈔票去買東西，我不知道怎樣，但倘使只要買一枝筆，一盒煙捲呢，難道就付給一元鈔票麼？不但不甘心，也沒有這許多票。那麼，換銅元，少換幾個罷，又都說沒有銅元，那麼，到親戚朋友那裏借現錢去罷，怎麼會有？于是降格以求，不講愛國了，要外國銀行的鈔票。但外國銀行的鈔票這時就等於現銀，他如果借給你這鈔票，也就借給你眞的銀元了。

我還記得那時我懷中還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變了一個窮人，幾乎要絕食，很有些恐慌。俄國革命以後的藏着紙盧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這樣的罷；至多，不過更深更大罷了。我只得探聽，鈔票可能折價換到現銀呢？說是沒有行市。幸而終于，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幾。我非常高興，趕緊去賣了一半。後來又漲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興，全去換了現銀，沉墊墊地墜在懷中，似乎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兩。倘在平時，錢鋪子如果少給我一個銅元，我是決不答應的。

但我當一包現銀塞在懷中，沉墊墊地覺得安心，喜歡的時候，却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了之後，還萬分喜歡。

假如有一種暴力，『將人不當人』，不但不當人，還不及牛馬，不算什麼東西；待到人們羨慕牛馬，發生『亂離人，不及太平犬』的歎息的時候，然後給與他略等于牛馬的價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別人的奴隸，賠一頭牛，則人們便要心悅誠服，恭頌太平的盛世。爲什麼呢？因爲他雖不算人，究竟已等于牛馬了。

我們不必恭讀欽定二十四史，或者入研究室，審察精神文明的高超。只要一翻孩子所讀的鑑略——還嫌煩重，則看歷代紀元編，就知道『三千餘年古國古』的中華，歷來所鬧的就不過是這一個小玩藝。但在新近編纂的所謂『歷史教科書』一流東西裏，却不大看得明白了，只彷彿說：咱們嚮來就很好的。

但實際上，中國人嚮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然而下于奴隸的時候，却是數見不鮮的。中國的百姓是中立的，戰時連自己也不知道屬于那一面，但又屬于無論那一面。強盜來

了，就屬于官，當然該被殺掠；官兵既到，該是自家人了罷，但仍然要被殺掠，彷彿又屬于強盜似的。這時候，百姓就希望有一個一定的主子，拿他們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們去做牛馬，情願自己尋草喫，只求他決定他們怎樣跑。

假使眞有誰能夠替他們決定，定下什麼奴隸規則來，自然就『皇恩浩蕩』了。可惜的是往往暫時沒有誰能定。舉其大者，則如五胡十六國的時候，黃巢的時候，五代時候，宋末元末時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納糧以外，都還要受意外的災殃。張獻忠的脾氣更古怪了，不服役納糧的要殺，服役納糧的也要殺，敵他的要殺，降他的也要殺：將奴隸規則毀得粉碎。這時候，百姓就希望來一個另外的主子，較爲顧及他們的奴隸規則的，無論仍舊，或者新頒，總之是有一種規則，使他們可上奴隸的軌道。

『時日曷喪，余及汝偕亡！』憤言而已，决心實行的不多見。實際上大概是羣盜如麻，紛亂至極之後，就是一個較強，或較聰明，或較狡猾，或是外族的人物出來，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釐定規則：怎樣服役，怎樣納糧，怎樣磕頭，怎樣頌聖。而且這規則是不像現在那樣朝三暮四的。于是便『萬姓臚歡』了；用成語來說，就叫作『天下太平』。

任憑你愛排場的學者們怎樣鋪張，修史時候設些什麼『漢族發祥時代』『漢族發達時代』『漢族中興時代』的好題目，好意誠然是可感的，但措辭太繞彎子了。有更其直捷了當的說法在這裏——

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

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這一種循環，也就是『先儒』之所謂『一治一亂』；那些作亂人物，從後日的『臣民』看來，是給『主子』淸道闢路的，所以說：『爲聖天子驅除云爾』。

現在入了那一種時代，我也不了然。但看國學家的崇奉國粹，文學家的讚歎固有文明，道學家的熱心復

古，可見于現狀都已不滿了。然而我們究竟正向着那一條路走呢？百姓是一遇到莫名其妙的戰爭，稍富的遷進租界，婦孺則避入教堂裏去了，因爲那些地方都比較的『穩』，暫不至于想做奴隸而不得。總而言之，復古的，避難的，無智愚賢不肖，似乎都已神往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就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了。

但我們也就都像古人一樣，永久滿足于『古已有之』的時代麼？都像復古家一樣，不滿于現在，就神往于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麼？

自然，也不滿于現在的，但是，無須反顧，因爲前面還有道路在。而創造這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

二

但是讚頌中國固有文明的人們多起來了，加之以外國人。我常常想，凡有來到中國的，倘能疾首蹙額而憎惡中國，我敢誠意地捧獻我的感謝，因爲他一定是不願意喫中國人的肉的！

鶴見祐輔氏在北京的魅力中，記一個白人將到中國，預定的暫住時候是一年，但五年之後，還在北京，而且不想回去了。有一天，他們兩人一同喫晚飯——

『在圓的桃花心木的食桌前坐定，川流不息地獻着山海的珍味，談話就從古董，畫，政治這些開頭。電燈上罩着支那式的燈罩，淡淡的光洋溢于古物羅列的屋子中。什麼無產階級呀，Proletariat呀那些事，就像不過在什麼地方刮風。

『我一面陶醉在支那生活的空氣中，一面深思着對于外人有着『魅力』的這東西。元人也曾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漢人種的生活美了。滿人也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漢人種的生活美了。現在西洋人也一樣，嘴裏雖然說着 democracy 呀，什麼什麼呀，而却被魅于支那人費六千年而建築起來的生活的

美。一經住過北京，就忘不掉那生活的味道。大風時候的萬丈的沙塵，每三月一回的督軍們的開戰游戲，都不能抹去這支那生活的魅力。』

這些話我現在還無力否認他。我們的古聖先賢既給與我們保古守舊的格言，但同時也排好了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獻于征服者的大饗。中國人的耐勞，中國人的多子，都就是辦酒的材料，到現在還爲我們的愛國者所自詡的。西洋人初入中國時，被稱爲蠻夷，自不免個個蹙額，但是，現在則時機已至，到了我們將曾經獻于北魏，獻于金，獻于元，獻于清的盛饗，來獻給他們的時候了。出則汽車，行則保護；雖遇清道，然而通行自由的；雖或被刦，然而必得賠償的；孫美瑤擄去他們站在軍前，還使官兵不敢開火。何況在華屋中享用盛饗呢？待到享受盛饗的時候，自然也就是讚頌中國固有文明的時候。但是我們的有些樂觀的愛國者，也許反而欣然色喜，以爲他們將要開始被中國同化了罷。古人曾以女人作苟安的城堡，美其名以自欺曰『和親』，今人還用子女玉帛爲作奴隸的贄敬，又美其名曰『同化』。所以倘有外國的誰，到了已有赴饗的資格的現在，而還替我們詛咒中國的現狀者，這纔是眞有良心的眞可佩服的人！

但我們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貴賤，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別人；自己被人喫，但也可以喫別人。一級一級的制馭着，不能動彈，也不想動彈了。因爲倘一動彈，雖或有利，然而也有弊。我們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罷——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左傳昭公七年。）

但是『臺』沒有臣，不是太苦了麼？無須擔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長大，陞而爲『臺』，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驅使了。如此連環，各得其所，有敢非議者，其罪名曰不安分！

雖然那是古事，昭公七年離現在也太遼遠了。但『復古家』儘可不必悲觀的。太平的景象還在：常有兵燹，常有水旱，可有誰聽到大叫喚麼？打的打，革的革，可有處士來橫議麼？對國民如何專橫，向外人如何柔媚，不猶是差等的遺風麼？中國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實並未爲共和二字所埋沒，只有滿人已經退席，和先前稍爲不同。

因此我們在目前，還可以親見各式各樣的筵宴，有燒烤，有翅席，有便飯，有西餐。但茅簷下也有淡飯，路旁也有殘羹，野上也有餓莩，有喫燒烤的身價不貲的闊人，也有餓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見現代評論二十一期）。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謂中國者，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的筵宴的廚房。不知道而讚頌者是可恕的，否則，此輩當得永遠的詛咒！

外國人中，不知道而讚頌者，是可恕的；佔了高位，養尊處優，因此受了蠱惑，昧却靈性而讚歎者，也還可恕的。可是還有兩種，其一是以中國人爲劣種，只配悉照原來模樣，因而故意稱讚中國的舊物。其一是願世間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興趣，到中國看辮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麗看笠子，倘若服飾一樣，便索然無味了，因而來反對亞洲的歐化。這些都可憎惡。至于羅素在西湖見轎夫含笑，便讚美中國人，則也許別有意思罷。但是，轎夫如果能對坐轎的人不含笑，中國也早不是現在似的中國了。

這文明，不但使外國人陶醉，也早使中國一切人們無不陶醉而且至于含笑。因爲古代傳來而至今還在的許多差別，使人們各各分離，遂不能再感到別人的痛苦；並且因爲自己各有奴使別人，喫掉別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却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喫掉的將來。于是大小無數的人肉的筵宴，卽從有文明以來一直排到現在，人們就在這會場中喫人，被喫，以凶人的愚妄的歡呼，將悲慘的弱者的呼號遮掩，更不消說女人和小兒。

這人肉的筵宴現在還排着，有許多人還想一直排下去。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毁壞這廚房，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

（四月二十九日。）

論『他媽的！』

魯　迅

無論是誰，只要在中國過活，便總得常聽到『他媽的』或其他相類的口頭禪。我想：這話的分布，大概就跟着中國人足跡之所至罷；使用的遍數，怕也未必比客氣的『您好呀』會更少。假使依或人所說，牡丹是中國的『國花』，那麼，這就可以算是中國的『國罵』了。

我生長于浙江之東，就是西瀅先生之所謂『某籍』。那地方通行的『國罵』却頗簡單：專一以『媽』爲限，決不牽涉餘人。後來稍游各地，纔始驚異于國罵之博大而精微：上溯祖宗，旁連姊妹，下遞子孫，普及同性，眞是『猶河漢而無極也』。而且，不特用于人，也以施之獸。前年，曾見一輛煤車的隻輪陷入很深的轍迹裏，車夫便憤然跳下，出死力打那拉車的騾子道：『你姊姊的！你姊姊的！』

別的國度裏怎樣，我不知道。單知道諾威人 Hamsun 有一本小說叫飢餓，粗野的口吻是很多的，但我並不見這一類話。Gorky 所寫的小說中多無賴漢，就我所看過的而言，也沒有這罵法。惟獨 Artzybashev 在工人綏惠略夫裏，却使無抵抗主義者亞拉藉夫罵了一句『你媽的』。但其時他已經決計爲愛而犧牲了，使我們也失却笑他自相矛盾的勇氣。這罵的翻譯，在中國原極容易的，別國却似乎爲難，德文譯本作『我使用過你的媽』，日本譯本作『你的媽是我的母狗』。這實在太費解，——由我的眼光看起來。

那麼，俄國也有這類罵法的了，但因爲究竟沒有中國似的精博，所以光榮還得歸到這邊來。好在這究竟又並非什麼大光榮，所以他們大約未必抗議；也不如『赤化』之可怕，中國的闊人，名人，高人，也不至于駭死的。但是，雖在中國，說的也獨有所謂『下等人』，例如『車夫』之類，至于有身分的上等人，例如『士大夫』

之類，則決不出之于口，更何況筆之于書。『予生也晚』，趕不上周朝，未為大夫，也沒有做士，本可以放筆直幹的，然而終于改頭換面，從『國罵』上削去一個動詞和一個名詞，又改對稱為第三人稱者，恐怕還因為到底未曾拉車，因而也就不免『有點貴族氣味』之故。那用途，既然只限于一部分，似乎又有些不能算作『國罵』了；但也不然，闊人所賞識的牡丹，下等人又何嘗以為『花之富貴者也？』

這『他媽的』的由來以及始于何代，我也不明白。經史上所見罵人的話，無非是『役夫』，『奴』，『死公』，較厲害的，有『老狗』，『貉子』；更厲害，涉及先代的，也不外乎『而母婢也』，『贅閹遺醜』罷了；還沒見過什麼『媽的』怎樣，雖然也許是士大夫諱而不錄。但廣弘明集(七)記北魏邢子才以為婦人不可保，謂元景曰，『卿何必姓王』，元景變色。子才曰，『我亦何必姓邢；能保五世耶！』，則頗有可以推見消息的地方。

晉朝已經是大重門第，重到過度了；華胄世業，子弟便易于得官；即使是一個酒囊飯袋，也還是不失為清品。北方疆士雖失于拓跋氏，士人却更其發狂似的講究閥閱，區別等第，守護極嚴。庶民中縱有俊才，也不能大姓比並。至于大姓，實不過承祖宗餘蔭，以舊業驕人，空腹高心，當然使人不耐。但士流既然用祖宗做護符，被壓迫的庶民自然也就將他們的祖宗當作讎敵。邢子才的話雖然說不定是否出于憤激，但對于躲在門第下的男女，却確是一個致命的重傷。勢位聲氣，本來僅靠下『祖宗』這惟一的護符而存，『祖宗』倘一被毀，便什麼都倒敗了。這是倚賴『餘蔭』的必得的果報。

同一的意思，但沒有邢子才的文才，而直出于『下等人』之口的，就是：『他媽的！』

要攻擊高門大族的堅固的舊堡壘，却去瞄準他的血統，在戰略上，眞可謂奇譎的了。最先發明這一句『他媽的』的人物，確要算一個天才，——然而是一個卑劣的天才。

唐以後，自誇族望的風氣漸漸消除；到了金元，已奉夷狄為帝王，自不妨拜屠沽作卿士，『等』的上下

本該從此有些難定了，但偏還有人想辛辛苦苦地爬進『上等』去。劉時中的曲子裏說：『堪笑這沒見識街市匹夫，好打那好頑劣。江湖伴侶，旋將表德官名相體呼，聲音多厮稱，字樣不尋俗。聽我一個個細數：糶米的喚子良；賣肉的呼仲甫……開張賣飯的呼君寶；磨麵登羅底叫德夫；何足云乎？』（樂府新編陽春白雪三）這就是那時的暴發戶的醜態。

『下等人』還未暴發之先，自然大抵有許多『他媽的』在嘴上，但一遇機會，偶竊一位，略識幾字，便卽文雅起來：雅號也有了；身分也高了；家譜也修了，還要尋一個始祖，不是名儒便是名臣。從此化爲『上等人』，也如上等前輩一樣，言行都很溫文爾雅。然而愚民究竟也有聰明的，早已看穿了這鬼把戲，所以又有俗諺，說：『口上仁義禮智，心裏男盜女娼！』他們是很明白的。

于是他們反抗了，曰：『他媽的！』

但人們不能蔑棄掃蕩人我的餘澤和舊蔭，而硬要去做別人的祖宗，無論如何，總是卑劣的事。有時，也或加暴力于所謂『他媽的』的生命上，但大概是乘機，而不是造運會，所以無論如何，也還是卑劣的事。

中國人至今還有無數『等』，還有依賴門第，還有倚仗祖宗。倘不改造，卽永遠有無聲的或有聲的『國罵』。就是『他媽的』圍繞在上下和四旁，而且這還須在太平的時候。

但偶爾也有例外的用法：或表驚異，或表感服，我曾在家鄉看見鄉農父子一同午飯，兒子指一碗菜向他父親說：『這不壞，媽的你嘗嘗看！』那父親回答道：『我不要喫。媽的你喫去罷！』則簡直已經醇化爲現在時行的『我的親愛的』的意思了。

（七月十九日）

（以上墳，北新版。）

咬文嚼字

魯迅

一

以擺脫傳統思想的束縛而來主張男女平等的男人，却偏喜歡用輕靚豔麗字樣來譯外國女人的姓氏：加些草頭，女旁，絲旁。不是「思黛兒」，就是「雪琳娜」。西洋和我們雖然遠哉遙遙，但姓氏並無男女之別，却和中國一樣的，——除掉斯拉夫民族在語尾上略有區別之外。所以如果我們周家的姑娘不另姓綢，陳府上的太太也不另姓蔯，則歐文的小姐正無須改作嫗紋，對於託爾斯泰夫人也不必格外費心，特別寫成妥嬭絲苔也。

以擺脫傳統思想的束縛而來介紹世界文學的文人，却偏喜歡使外國人姓中國姓：Gogol 姓郭；Wilde 姓王；D'Annunzio 姓段，一姓唐；Holz 姓何；Gorky 姓高；Galsworthy 也姓高，假使他談到 Gorky，大概是稱他「吾家 rky」的了。我眞萬料不到一本百家姓，到現在還有這般偉力。

（一月八日。）

二

古時候，咱們學化學，在書上很看見許多「金」旁和非「金」旁的古怪字，據說是原質名目，偏旁是表明「金屬」或「非金屬」的，那一邊大概是譯音。但是，鐳，鎴，錫，錯，矽，連化學先生也講得很費力，總須附加道：「這回是熟悉的悉。這回是休息的息了。這回是常見的錫。」而學生們爲要記得符號，仍須另外記住臘丁字。現在漸漸譯起有機化學來，因此這類怪字就更多了，也更難了，幾個字拚合起來，像貼在商人賬桌面前的將「黃金萬兩」拚成一個的怪字一樣。中國的化學家多能兼做新倉頡。我想，倘若就用原文，省下造字的

功夫來，一定於本職的化學上更其大有成績，因爲中國人的聰明是決不在白種人之下的。

在北京常看見各樣地名：關才胡同，洒玆府，丞相胡同，協資廟，高義伯胡同，貴人關。但探起底細來，據說原是劈柴胡同，奶子府，繩匠胡同，蠍子廟，狗尾巴胡同，鬼門關。字面雖然改了，涵義還依舊。這很使我失望；否則，我將鼓吹改奴隸二字爲「弩理」，或是「努禮」，使大家可以永遠放心打盹兒，不必再愁什麼了。但好在似乎也並沒有什麼人愁着，爆竹畢畢剝剝地都祀過財神了。

（二月十日。）

忽然想到

魯　迅

一

做內經的不知道究竟是誰。對於人的肌肉，他確是看過，但似乎單是剝了皮略略一觀，沒有細考校，所以亂成一片，說是凡有肌肉都發源於手指和足趾。宋的洗寃錄說人骨，竟至於謂男女骨數不同；老仵作之談，也有不少胡說。然而直到現在，前者還是醫家的寶典，後者還是檢驗的南針：這可以算得天下奇事之一。

牙痛在中國不知發端於何人？相傳古人壯健，堯舜時代蓋未必有；現在假定爲起於二千年前罷。我幼時曾經牙痛，歷試諸方，只有用細辛者稍有效，但也不過麻痺片刻，不是對症藥。至於拔牙的所謂「離骨散」，乃是理想之談，實際上並沒有。西法的牙醫一到，這纔根本解決了；但在中國人手裏一再傳，又每每只學得鑲補而忘了去腐殺菌，仍復漸漸地靠不住起來。牙痛了二千年，敷敷衍衍的不想一個好方法，別人想出來了，却又不肯好好地學：這大約也可以算得天下奇事之二罷。

康聖人主張跪拜，以爲「否則要此膝何用」。走時的腿的動作，固然不易於看得分明，但忘記了坐在椅上時候的膝的曲直，則不可謂非聖人之疎於格物也。身中間頸頸最細，古人則於此斫之，臀肉最肥，古人則於此打之，其格物都比康聖人精到，後人之愛不忍釋，實非無因。所以僻縣尙打小板子，去年北京戒嚴時亦嘗恢復殺頭，雖延國粹於一脈乎，而亦不可謂非天下奇事之三也！

（一月十五日。）

二

校着苦悶的象徵的排印樣本時，想到一些瑣事——

我於書的形式上有一種偏見，就是在書的開頭和每個題目前後，總喜歡留些空白，所以付印的時候，一定明白地註明。但待排出寄來，却大抵一篇一篇擠得很緊，並不依所註的辦。查看別的書，也一樣，多是行行擠得極緊的。

較好的中國書和西洋書，每本前後總有一兩張空白的副頁，上下的天地頭也很寬。而近來中國的排印的新書則大抵沒有副頁，天地頭又都很短，想要寫上一點意見或別的什麼，也無地可容，翻開書來，滿本是密密層層的黑字；加以油臭撲鼻，使人發生一種壓迫和窘促之感，不特很少「讀書之樂」，且覺得彷彿人生已沒有「餘裕」，「不留餘地」了。

或者也許以這樣的爲質朴罷。但質朴是開始的「陋」，精力瀰滿，不惜物力的。現在的却是復歸於陋，而質朴的精神已失，所以只能算窳敗，算墮落，也就是常談之所謂「因陋就簡」。在這樣「不留餘地」空氣的圍繞裏，人們的精神大抵要被擠小的。

外國的平易地講述學術文藝的書，往往夾雜些閒話或笑談，使文章增添活氣，讀者感到格外的興趣，不易於疲倦。但中國的有些譯本，却將這些删去，單留下艱難的講學語，使他復近於教科書。這正如折花者，除盡

枝葉，單留花朵，折花固然是折花，然而花枝的活氣却滅盡了。人們到了失去餘裕心，或不自覺地滿抱了不留餘地心時，這民族的將來恐怕就可慮。上述的那兩樣，固然是比牛毛還細小的事，但究竟是時代精神表現之一端，所以也可以類推到別樣。例如現在器具之輕薄草率（世間誤以爲靈便），建築之偸工減料，辦事之敷衍一時，不要「好看」，不想「持久」，就都是出於同一病源的。卽再用這來類推更大的事，我以爲也行。

（一月十七日。）

三

我想，我的神經也許有些瞀亂了。否則，那就可怕。

我覺得彷彿久沒有所謂中華民國。

我覺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隸；革命以後不多久，就受了奴隸的騙，變成他們的奴隸了。

我覺得有許多民國國民而是民國的敵人。

我覺得有許多民國國民很像住在德法等國裏的猶太人，他們的意中別有一個國度。

我覺得許多烈士的血都被人們踏滅了，然而又不是故意的。

我覺得什麼都要從新做過。

退一萬步說罷，我希望有人好好地做一部民國的建國史給少年看，因爲我覺得民國的來源，實在已經失傳了，雖然還只有十四年！

（二月十二日。）

四

先前，聽到二十四史不過是「相斫書」，是「獨夫的家譜」一類的話，便以爲誠然。後來自己看起來，明

白了：何嘗如此。

歷史上都寫着中國的靈魂，指示着將來的命運，只因爲塗飾太厚，廢話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細來。正如通過密葉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見點點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雜記，可更容易了然了，因爲他們究竟不必太擺史官的架子。

秦漢遠了，和現在的情形相差已多，且不道。元人著作寥寥。至於唐宋明的雜史之類，則現在多有。試將記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現今的狀況一比較，就當驚心動魄於何其相似之甚，彷彿時間的流駛，獨與我們中國無關。

難道所謂國民性者，眞是這麼地難於改變的麼？倘如此，將來的命運便大略可想了，也還是一句爛熟的話：古已有之。

伶俐人實在伶俐，所以，決不攻難古人，搖動古例的。古人做過的事，無論什麼，今人也都會做出來。而辯護古人，也就是辯護自己。况且我們神州華胄，敢不「繩其祖武」麼？

幸而誰也不敢十分決定說：國民性是決不會改變的。在這「不可知」中，雖可有破例——卽其情形爲從來所未有——的滅亡的恐怖，也可以有破例的復生的希望，這或者可作改革者的一點慰藉罷。

但這一點慰藉，也會勾消在許多自詡古文明者流的筆上，淹死在許多誣告新文明者流的嘴上，撲滅在許多假冒新文明者流的言動上，因爲相似的老例，也是「古已有之」的。

其實這些人是一類，都是伶俐人，也都明白，中國雖完，自己的精神是不會苦的，——因爲都能變出合式的態度來。倘有不信，請看淸朝的漢人所做的頌揚武功的文章去，開口「大兵」，閉口「我軍」，你能料得到被這「大兵」「我軍」所敗的就是漢人的麼？你將以爲漢人帶了兵將別的一種什麼野蠻腐敗民族殲滅了。

然而這一流人是永遠勝利的，大約也將永久存在。在中國，惟他們最適於生存，而他們生存着的時候，中

國便永遠免掉反覆着先前的運命。

「地大物博，人口衆多，」用了這許多好材料，難道竟不過老是演一齣輪廻把戲而已麼？

（二月十六日。）

五

我生得太早一點，連康有爲們「公車上書」的時候，已經頗有些年紀了。政變之後，有族中的所謂長輩也者教誨我，說：康有爲是想篡位，所以他的名字叫有爲；有者，「富有天下」，爲者，「貴爲天子」也。非圖謀不軌而何？我想：誠然。可惡得很！

長輩的訓誨於我是這樣的有力，所以我也很遵從讀書人家的家教。屏息低頭，毫不敢輕舉妄動。兩眼下視黃泉，看天就是傲慢，滿臉裝出死相，說笑就是放肆。我自然以爲極應該的，但有時心裏也發生一點反抗。心的反抗，那時還不算什麼犯罪，似乎誅心之律，倒不及現在之嚴。

但這心的反抗，也還是大人們引壞的，因爲他們自己就常常隨便大說大笑，而單是禁止孩子。黔首們看見秦始皇那麼闊氣，搗亂的項羽道：「彼可取而代也！」沒出息的劉邦却說：「大丈夫不當如是耶？」我是沒出息的一流，因爲羨慕他們隨意說笑，就很希望趕忙變成大人，——雖然此外也還有別種的原因。

大丈夫不當如是耶，在我，無非只想不再裝死而已，慾望也並不甚奢。

現在，可喜我已經大了，這大概是誰也不能否認的罷，無論用了怎樣古怪的「邏輯」。

我於是就抛了死相，放心說笑起來，而不意立刻又碰了正經人的釘子：說是使他們「失望」了。我自然是知道的，先前是老人們的世界，現在是少年們的世界了；但竟不料治世的人們雖異，而其禁止說笑也則同。那麼，我的死相也還得裝下去，裝下去，「死而後已」，豈不痛哉！

我於是又恨我生得太遲一點。何不早二十年，趕上那大人還准說笑的時候？眞是「我生不辰」，正當可詛咒的時候，活在可詛咒的地方了。

約翰彌耳說：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我們却天下太平，連冷嘲也沒有。我想：暴君的專制使人們變成冷嘲，愚民的專制使人們變成死相。大家漸漸死下去，而自己反以爲衛道有效，這纔漸近於正經的活人。

世上如果還有眞要活下去的人們，就先該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在這可詛咒的地方擊退了可詛咒的時代！

（四月十四日。）

戰士和蒼蠅

魯迅

Schopenhauer 說過這樣的話：要估定人的偉大，則精神上的大和體格上的大，那法則完全相反。後者距離愈遠卽愈小，前者却見得愈大。

正因爲近則愈小，而且愈看見缺點和創傷，所以他就和我們一樣，不是神道，不是妖怪，不是異獸。他仍然是人，不過如此。但也惟其如此，所以他是偉大的人。

戰士戰死了的時候，蒼蠅們所首先發見的是他的缺點和傷痕，嘬着，營營地叫着，以爲得意，以爲比死了的戰士更英雄。但是戰士已經戰死了，不再來揮去他們。於是乎蒼蠅們卽更其營營地叫，自以爲倒是不朽的聲音，因爲牠們的完全，遠在戰士之上。

的確的，誰也沒有發見過蒼蠅們的缺點和創傷。

然而，有缺點的戰士終竟是戰士，完美的蒼蠅也終竟不過是蒼蠅。

去罷，蒼蠅們！雖然生着翅子，還能營營，總不會超過戰士的。你們這些蟲豸們！

（三月二十一日。）

雜感

魯迅

人們有淚，比動物進化，但即此有淚，也就是不進化，正如已經只有盲腸，比鳥類進化，而究竟還有盲腸，終不能很算進化一樣。凡這些，不但是無用的贅物，還要使其人達到無謂的滅亡。

現今的人們還以眼淚贈答，並且以這爲最上的贈品，因爲他此外一無所有。無淚的人則以血贈答，但又各各拒絕別人的血。

人大抵不願意愛人下淚。但臨死之際，可能也不願意愛人爲你下淚麽？無淚的人無論何時，都不願意愛人下淚，並且連血也不要：他拒絕一切爲他的哭泣和滅亡。

人被殺於萬衆聚觀之中，比被殺在「人不知鬼不覺」的地方快活，因爲他可以妄想，博得觀衆中的或人的眼淚。但是！無淚的人無論被殺在什麽所在，於他並無不同。

殺了無淚的人，一定連血也不見。愛人不覺他被殺之慘，讎人也終於得不到殺他之樂：這是他的報恩和復讎。

× × × × ×

死於敵手的鋒刃，不足悲苦；死於不知何來的暗器，卻是悲苦。但最悲苦的是死於慈母或愛人誤進的毒藥，戰友亂發的流彈，病菌的並無惡意的侵入，不是我自己制定的死刑。

×　×　×　×　×

仰慕往古的，回往古去罷！想出世的，快出世罷！想上天的，快上天罷！靈魂要離開肉體的，趕快離開罷！現在的地上，應該是執着現在，執着地上的人們居住的。

但厭惡現世的人們還住着。這都是現世的仇讎，他們一日存在，現世卽一日不能得救。

先前，也曾有些願意活在現世而不得的人們，沈默過了，呻吟過了，歎息過了，哭泣過了，哀求過了，但仍然願意活在現世而不得，因爲他們忘却了憤怒。

勇者憤怒，抽刃向更強者；怯者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不可救藥的民族中，一定有許多英雄，專向孩子們瞪眼。這些孱頭們！

孩子們在瞪眼中長大了，又向別的孩子們瞪眼，並且想：他們一生都過在憤怒中。因爲憤怒只是如此，所以他們要憤怒一生，——而且還要憤怒二世，三世，四世，以至末世。

×　×　×　×　×

無論愛什麼，——飯，異性，國，民族，人類等等，——只有糾纏如毒蛇，執著如怨鬼，二六時中，沒有已時者有望。但太覺疲勞時，也無妨休息一會罷；但休息之後，就再來一回罷，而且兩回，三回……。血書，章程，請願，講學，哭，電報，開會，輓聯，演說，神經衰弱，則一切無用。

血書所能掙來的是什麼？不過就是你的一張血書，況且並不好看。至於神經衰弱，其實倒是自己生了病，你不要再當作寶貝了，我的可敬愛而討厭的朋友呀！

我們聽到呻吟，歎息，哭泣，哀求，無須吃驚。見了酷烈的沈默，就應該留心了；見有什麼像毒蛇似的在屍林中蜿蜒，怨鬼似的在黑暗中奔馳，就更應該留心了：這在豫告「眞的憤怒」將要到來。那時候，仰慕往古的就要回往古去了，想出世的要出世去了，想上天的要上天了，靈魂要離開肉體的就要離開了！……

這個與那個

魯　迅

一　讀經與讀史

一個闊人說要讀經，嗡的一陣一羣狹人也說要讀經。豈但「讀」而已矣哉，據說還可以「救國」哩。「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那也許是確鑿的罷，然而甲午戰敗了，——為什麼獨獨要說「甲午」呢，是因為其時還在開學校，廢讀經以前。

我以為伏案還未功深的朋友，現在正不必埋頭來哼線裝書。倘其咿唔日久，對於舊書有些上癮了，那麼，倒不如去讀史，尤其是宋朝明朝史，而且尤須是野史；或者看雜說。

現在中西的學者們，幾乎一聽到「欽定四庫全書」這名目就魂不附體，膝彎總要軟下來似的。其實呢，書的原式是改變了，錯字是加添了，甚至於連文章都删改了，最便當的是琳瑯祕室叢書中的兩種茅亭客話，一是宋本，一是四庫本，一比較就知道。「官修」而加以「欽定」的正史也一樣，不但本紀咧，列傳咧，要擺「史架子」；裏面也不敢說什麼。據說，字裏行間是也含着什麼褒貶的，但誰有這麼多的心眼兒來猜悶壺盧。至今還道「將平生事迹宣付國史館立傳」，還是算了罷。

野史和雜說自然也免不了有訛傳，挾恩怨，但看往事却可以較分明，因為牠究竟不像正史那樣地裝腔作勢。看宋事，三朝北盟彙編已經變成古董，太貴了，新排印的宋人說部叢書却還便宜。明事呢；野獲編原也

好，但也化爲古董了，每部數十元；易於入手的是明季南北略，明季稗史彙編，以及新近集印的痛史。

史書本來是過去的陳賬簿，和急進的猛士不相干。但先前說過，倘若還不能忘情於咿唔，倒也可以翻翻，知道我們現在的情形，和那時的何其神似，而現在的昏妄舉動，胡塗思想，那時也早已有過，並且都鬧糟了。

試到中央公園去，大概總可以遇見祖母帶着她孫女兒在玩的。這位祖母的模樣，就預示着那娃兒的將來。所以倘有誰要預知令夫人後日的豐姿，也只要看丈母。不同是當然要有些不同的，但總歸相去不遠。我們查賬的用處就在此。

但我並不說古來如此，現在遂無可爲，勸人們對於「過去」生敬畏心，以爲牠已經鑄定了我們的運命。Le Bon 先生說，死人之力比生人大，誠然也有一理的，然而人類究竟進化着。又據章士釗總長說，則美國的什麼地方已在禁講進化論了，這實在是嚇死我也，然而禁只管禁，進却總要進的。

總之：讀史，就愈可以覺悟中國改革之不可緩了。雖是國民性，要改革也得改革，否則，雜史雜說上所寫的就是前車。一改革，就無須怕孫女兒總要像點祖母那些事，譬如祖母的脚是三角形，步履維艱的，小姑娘的却是天足，能飛跑；丈母老太太出過天花，臉上有些缺點的，令夫人却種的是牛痘，所以細皮白肉；這也就大差其遠了。

（十二月八日。）

二　捧與挖

中國的人們，遇見帶有會使自己不安的朕兆的人物，向來就用兩樣法：將他壓下去，或者將他捧起來。

壓下去就用舊習慣和舊道德，或者憑官力，所以孤獨的精神的戰士，雖然爲民衆戰鬬，却往往反爲這「所爲」而滅亡。到這樣，他們這纔安心了。壓不下時，則於是乎捧，以爲擡之使高，饜之使足，便可以於己稍稍無害，得以安心。

佮俐的人們。自然也有謀利而捧的，如捧闊老，捧戲子，捧總長之類；但在一般粗人，——就是未嘗「讀經」的，則凡有捧的行爲的「動機」，大概是不過想免害。卽以所奉祀的神道而論，也大抵是凶惡的，火神瘟神不待言，連財神也是蛇呀刺蝟呀似的駭人的畜類；觀音菩薩倒還可愛，然而那是從印度輸入的，並非我們的「國粹」。要而言之：凡有被捧者，十之九不是好東西。

既然十之九不是好東西，則被捧而後，那結果便自然和捧者的希望適得其反了。不但能使不安，還能使他們很不安，因爲人心本來不易饜足。然而人們終於至今沒有悟，還以捧爲苟安之一道。

記得有一部講笑話的書，名目忘記了，也許是笑林廣記罷，說，當一個知縣的壽辰，因爲他是子年生，屬鼠的，屬員們便集資鑄了一個金老鼠去作賀禮。知縣收受之後，另尋了機會對大衆說道：明年又恰巧是賤內的整壽；她比我小一歲，是屬牛的。其實，如果大家先不送金老鼠，他決不敢想金牛。一送開手，可就難於收拾了，無論金牛無力致送，卽使送了，怕他的姨太太也會屬象。象不在十二生肖之內，似乎不近情理罷，但這是我替他設想的法子罷了，知縣當然別有我們所莫測高深的妙法在。

民元革命時候，我在S城，來了一個都督。他雖然也出身綠林大學，未嘗「讀經」（？），但倒是還算顧大局，聽輿論的，可是自紳士以至於庶民，又用了祖傳的捧法羣起而捧之了。這個拜會，那個恭維，今天送衣料，明天送翅席，捧得他連自己也忘其所以，結果是漸漸變成老官僚一樣，動手刮地皮。

最奇怪的是北幾省的河道，竟捧得河身比屋頂高得多了。當初自然是防其潰決，所以壅上一點土；殊不料愈壅愈高，一旦潰決，那禍害就更大。於是就「搶堤」咧，「護堤」咧，「嚴防决堤」咧，花色繁多，大家噢苦。如果當初見河水泛濫，不去增堤，却去挖底，我以爲決不至於這樣。

有貪圖金牛者，不但金老鼠，便是死老鼠也不給。那麼，此輩也就連生日都未必做了。單是省却拜壽，已經是一件大快事。

中國人的自討苦喫的根苗在於捧，「自求多福」之道却在於挖。其實，勞力之量是差不多的，但從惰性太多的人們看來，却以爲還是捧省力。

（十二月十日。）

三 最先與最後

韓非子說賽馬的妙法，在於「不爲最先，不恥最後。」這雖是從我們這樣外行的人看起來，也覺得很有理。因爲假若一開首便拚命奔馳，則馬力易竭。但那第一句是只適用於賽馬的，不幸中國人却奉爲人的處世金鍼了。

中國人不但「不爲戎首」，「不爲禍始」，甚至於「不爲福先」。所以凡事都不容易有改革；前驅和闖將，大抵是誰也怕得做。然而人性豈眞能如道家所說的那樣恬淡；欲得的却多。既然不敢徑取，就只好用陰謀和手段。以此，人們也就日見其怯了，既是「不爲最先」，自然也不敢「不恥最後」，所以雖是一大堆羣衆，略見危機，便「紛紛作鳥獸散」了。如果偶有幾個不肯退轉，因而受害的，公論家便異口同聲，稱之曰傻子。對於「鍥而不舍」的人們也一樣。

我有時也偶爾去看看學校的運動會。這種競爭，本來不像兩敵國的開戰，挾有讎隙的，然而也會因了競爭而駡，或者竟打起來。但這些事又作別論。競走的時候，大抵是最快的三四個人一到決勝點，其餘的便鬆懈了，有幾個還至於失了跑完豫定的圈數的勇氣，中途擠入看客的羣集中；或者佯爲跌倒，使紅十字隊用担架將他擡走。假若偶有雖然落後，却儘跑，儘跑的人，大家就嗤笑他。大概是因爲他太不聰明，「不恥最後」的緣故罷。

所以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弔客；見勝兆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亡。戰具比我們精利的歐美人，戰具未必比我們精利的匈奴蒙古滿洲人，都

如入無人之境。「土崩瓦解」這四個字，眞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

多有「不恥最後」的人的民族，無論什麼事，怕總不會一下子就「土崩瓦解」的，我每看運動會時，常常這樣想：優勝者固然可敬，但那雖然落後而仍非跑至終點不止的競技者，和見了這樣競技者而肅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國將來的脊梁。

四　流產與斷種

近來對於青年的創作，忽然降下一個「流產」的惡謚，哄然應和的就有一大羣。我現在相信，發明這話的是沒有什麼惡意的，不過偶爾說一說；應和的也是情有可原的，因爲世事本來大概就這樣。

我獨不解中國人何以於舊狀況那麼心平氣和，於較新的機運就這麼疾首蹙額；於已成之局那麼委曲求全，於初興之事就這麼求全責備？

智識高超而眼光遠大的先生們開導我們；生下來的倘不是聖賢，豪傑，天才，就不要生；寫出來的倘不是不朽之作，就不要寫；改革的事倘不是一下子就變成極樂世界，或者，至少能給我（！）有更多的好處，就萬萬不要動！……

那麼，他是保守派麼？據說：並不然的。他正是革命家。惟獨他有公平，正當，穩健，圓滿，平和，毫無流弊的改革法；現下正在研究室裏研究着哩，——只是還沒有研究好。

什麼時候研究好呢？答曰：沒有準兒。

孩子初學步的第一步，在成人看來，的確是幼稚，危險，不成樣子。或者簡直是可笑的。但無論怎樣的愚婦人，却總以懇切的希望的心，看他跨出這第一步去，決不會因爲他的走法幼稚，怕要阻礙闊人的路線而「逼死」他；也決不至於將他禁在牀上，使他躺着研究到能夠飛跑時再下地。因爲她知道：假如這麼辦，即使長到

一百歲也還是不會走路的。

古來就這樣，所謂讀書人，對於後起者却反而專用彰明較著的或改頭換面的禁錮。近來自然客氣些，有誰出來，大抵會遇見學士文人們擋駕：且住，請坐。接着是談道理了：調查，研究，推敲，修養，……結果是老死在原地方。否則，便得到「搗亂」的稱號。我也曾有如現在的青年一樣，向已死和未死的導師們問過應走的路。他們都說：不可向東，或西，或南，或北。但不說應該向東，或西，或南，或北。我終於發見他們心底裏的蘊蓄了：不過是一個「不走」而已。

坐着而等待平安，等待前進，倘能，那自然是很好的，但可慮的是老死而所等待的却終於不至；不生育，不流產而等待一個英偉的寧馨兒，那自然也很可喜的，但可慮的是終於什麼也沒有。

倘以爲與其所得的不是出類拔萃的嬰兒，不如斷種，那就無話可說。但如果我們永遠要聽見人類的足音，則我以爲流產究竟比不生產還有望，因爲這已經明明白白地證明着能夠生產的了。

（十二月二十日。）

（以上華蓋集，北新版。）

一點比喻

魯迅

在我的故鄉不大通行喫羊肉，闔城裏，每天大約不過殺幾匹山羊，北京眞是人海，情形可大不相同了，單是羊肉鋪就觸目皆是。雪白的羣羊也常常滿街走，但都是胡羊，在我們那裏稱綿羊的。山羊很少見；聽說這在北京却頗名貴了，因爲比胡羊聰明，能夠率領羊羣，悉依牠的進止，所以畜牧家雖然偶而養幾匹，却只用作胡羊們的領導，並不殺掉牠。

這樣的山羊我只見過一回，確是走在一羣胡羊的前面，頸子上還掛着一個小鈴鐸，作爲智識階級的徽章。通常，領的趕的却多是牧人，胡羊們便成了一長串，挨挨擠擠，浩浩蕩蕩，凝着柔順有餘的眼色，跟定他匆匆地競奔牠們的前程。我看見這種認眞的忙迫的情形時，心裏總想開口向牠們發一句愚不可及的疑問——

「往那裏去?!」

人羣中也很有這樣的山羊，能領了羣衆穩妥平靜地走去，直到他們應該走到的所在。袁世凱明白一點這種事，可惜用得不大巧，大概因爲他是不很讀書的，所以也就難于熟悉運用那些的奧妙。後來的武人可更蠢了，只會自己亂打亂割，亂得哀號之聲，洋洋盈耳，結果是除了殘虐百姓之外，還加上輕視學問，荒廢教育的惡名。然而「經一事，長一智」，二十世紀已過了四分之一，頸子上掛着小鈴鐸的聰明人是總要交到紅運的，雖然現在表面上還不免有些小挫折。

那時候，人們，尤其是青年，就都循規蹈矩，既不囂張，也不浮動，一心向着「正路」前進了，只要沒有人問——

「往那裏去?!」

× × × × ×

君子若曰：「羊總是羊，不成了一長串順從地走，還有什麼別的法子呢？君不見夫猪乎？拖延着，逃着，喊着，奔突着，終于也還是被捉到非去不可的地方去，那些暴動，不過是空費力氣而已矣。」

這是說：雖死也應該如羊，使天下太平，彼此省力。

這計劃當然是很妥帖，大可佩服的。然而，君不見夫野猪乎？牠以兩個牙，使老獵人也不免於退避。這牙，只要猪脫出了牧豕奴所造的豬圈，走入山野，不久就會長出來。

× × × × ×

Schopenhauer先生曾將紳士們比作豪猪，我想，這實在有些失體統。但在他，自然是並沒有什麽別的惡意的，不過拉扯來作一個比喻。Parerga und Paralipomena 裏有着這樣意思的話：有一羣豪猪，在冬天想用了大家的體溫來禦寒冷，緊靠起來了，但牠們彼此即刻又覺得刺的疼痛，于是乎又離開。然而温暖的必要，再使牠們靠近時，却又喫了照樣的苦。但牠們在這兩種困難中，終于發見了彼此之間的適宜的間隔，以這距離，牠們能夠過得最平安。人們因爲社交的要求，聚在一處，又因爲各有可厭的許多性質和難堪的缺陷，再使他們分離。他們最後所發見的距離，——使他們得以聚在一處的中庸的距離，就是「禮讓」和「上流的風習」。有不守這距離的，在英國就這樣叫，"Keep your distance!"

但即使這樣叫，恐怕也只能在豪猪和豪猪之間纔有效力罷，因爲牠們彼此的守着距離，原因是在于痛而不在于叫的。假使豪猪們中夾着一個別的，並沒有刺，則無論怎麽叫，牠們總還是擠過來。孔子說：禮不下庶人。照現在的情形看，該是並非庶人不得接近豪猪，却是豪猪可以任意刺着庶人而取得溫暖，受傷是當然要受傷的，但這也只能怪你自己獨獨沒有刺，不足以讓他守定適當的距離。孔子又說：刑不上大夫。這就又難怪人們的要做紳士。

這些豪猪們，自然也可以用牙角或棍棒來抵禦的，但至少必須拚出背一條豪猪社會所製定的罪名：「下流」或「無禮」。

（一月二十五日。）

馬上日記

魯迅

豫序

在日記還未寫上一字之前，先做序文，謂之豫序。

我本來每天寫日記，是寫給自己看的；大約天地間寫着這樣日記的人們很不少。假使寫的人成了名人，死了之後便也會印出；看的人也格外有趣味，因爲他寫的時候不像做內感篇外冒篇似的須擺空架子，所以反而可以看出眞的面目來。我想，這是日記的正宗嫡派。

我的日記却不是那樣。寫的是信札往來，銀錢收付，無所謂面目，更無所謂眞假。例如：二月二日晴，得A信；B來。三月三日雨，收C校薪水X元，覆D信。一行滿了，然而還有事，因爲紙張也頗可惜，便將後來的事寫入前一天的空白中。總而言之：是不很可靠的。但我以爲B來是在二月一，或者二月二，其實不甚有關係，卽便不寫也無妨；而實際上，不寫的時候也常有。我的目的，只在記上誰有來信，以便答覆，或者何時答覆過，尤其是學校的薪水，收到何年何月的幾成幾了，零零星星，總是記不清楚，必須有一筆帳，以便檢查，庶幾乎兩不含胡，我也知道自己多少債放在外面，萬一將來收淸之後，要成爲怎樣的一個小富翁。此外呢，什麼野心也沒有了。

吾鄉的李慈銘先生，是就以日記爲著述的，上自朝章，中至學問，下迄相罵，都記錄在那裏面。果然，現在已有人將那手迹用石印印出了，每部五十元，在這樣的年頭，不必說學生，就是先生也無從買起。那日記上就記着，當他每裝成一函的時候，早就有人借來借去的傳鈔了，正不必老遠的等待「身後」。這雖然不像日記的正脈，但若有志在立言，意存褒貶，欲人知而又畏人知的，却不妨模仿着試試。什麼做了一點白話，便說是要在一百年後發表的書裏面的一篇，眞是其蠢臭爲不可及也。

我這回的日記，却不是那樣的「有厚望焉」的，也不是原先的很簡單的，現在還沒有，想要寫起來。四五天以前看見半農，說是要編世界日報的副刊去，你得寄一點稿。那自然是可以的嘍。然而稿子呢？這可着實爲難。看副刊的大抵是學生，都是過來人，做過什麼「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論」或「人心不古議」的，一定知道

做文章是怎樣的味道。有人說我是「文學家」，其實並不是的，不要相信他們的話，那證據，就是我也最怕做文章。

然而既然答應了，總得想點法。想來想去，覺得感想倒偶爾也有一點的，平時接着一擱，便擱下，忘掉了。如果馬上寫出，恐怕倒也是雜感一類的東西。於是乎我就決計：一想到，就馬上寫下來，馬上寄出去，算作我的畫到簿。因爲這是開首就準備給第三者看的，所以恐怕也未必很有眞面目，至少，不利於己的事，現在總還要藏起來。願讀者先明白這一點。

如果寫不出，或者不能寫了，馬上就收場。所以這日記要有多麼長，現在一點不知道。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五日，記於東壁下。

六月二十五日

晴。

生病。——今天還寫這個，彷彿有點多事似的。因爲這是十天以前的事，現在倒已經可以算得好起來了。不過餘波還沒有完，所以也只好將這作爲開宗明義章第一。謹案才子立言，總須大嚷三大苦難：一曰窮，二曰病，三曰社會迫害我。那結果，便是失掉了愛人；若用專門名詞，則謂之失戀。我的開宗明義雖然近似第二大苦難，實際上却不然，倒是因爲端午節前收了幾文稿費，喫東西喫壞了，從此就不消化，胃痛。我的胃的八字不見佳，向來就擔不起福澤的。也很想看醫生。中醫，雖然有人說是玄妙無窮，內科尤爲獨步，我可總是不相信。西醫呢，有名的看資貴，事情忙，診視也潦草，無名的自然便宜些，然而我總還有些躊躕。事情既然到了這樣，當然只好聽憑敝胃隱隱地痛着了。

自從西醫割掉了梁啓超的一個腰子以後，責難之聲就風起雲湧了，連對於腰子不很有研究的文學家也都「仗義執言」。同時，「中醫了不得論」也就應運而起；腰子有病，何不服黃蓍歟？什麼有病，何不喫鹿茸

歟？但西醫的病院裏確也常有死屍擡出。我曾經忠告過G先生：你要開醫院，萬不可收留些看來無法挽回的病人；治好了走出，沒有人知道，死掉了擡出，就哄動一時了，尤其是死掉的如果是「名流」。我的本意是在設法推行新醫學，但G先生卻似乎以為我良心壞。這也未始不可以那麼想，——由他去罷。

但據我看來，實行我所說的方法的醫院可很有，只是他們的本意卻並不在要使新醫學通行。新的中國的西醫又大抵模模胡胡，一出手便先學了中醫一樣的江湖訣，和水的龍膽丁幾兩日份八角；漱口的淡硼酸水每瓶一元。至於診斷學呢，我似的門外漢可不得而知。總之，西方的醫學在中國還未萌芽，便已近於腐敗。我雖然只相信西醫，近來也頗有些望而卻步了。

前幾天和季茀談起這些事，並且說，我的病，只要有熟人開一個方就好，用不着向什麼博士化冤錢。第二天，他就給我請了正在繼續研究的Dr. H.來了。開了一個方，自然要用稀鹽酸，還有兩樣這里無須說；我所最感謝的是又加些Sirup Simpl使我喝得甜甜的，不為難。向藥房去配藥，可又成為問題了，因為藥房也不免有模模胡胡的，他所沒有的藥品，也許就替換，或者竟刪除。結果是託 Fraeulein H 遠遠地跑到較大的藥房去。這樣一辦，加上車錢，也還要比醫院的藥價便宜到四分之三。

胃酸得了外來的生力軍，強盛起來，一瓶藥還未喝完，痛就停止了。我決定多喝牠幾天。但是，第二瓶卻奇怪，同一的藥房，同一的藥方，藥味可是不同一了；不像前一回的甜，也不酸。我檢查我自己，並不發熱，舌苔也不厚，這分明是藥水有些蹊蹺。喝了兩回，壞處倒也沒有；幸而不是急病，不大要緊，便照例將牠喝完。去買第三瓶時，卻附帶了嚴重的質問，那回答是：也許糖分少了一點罷。這意思就是說緊要的藥品沒有錯。中國的事情眞是稀奇，糖分少一點，不但不甜，連酸也不酸了，的確是「特別國情」。

現在多攻擊大醫院對於病人的冷漠，我想，這些醫院，將病人當作研究品，大概是有的，還有在院裏的「高等華人」，將病人看作下等研究品，大概也是有的。不願意的，只好上私人所開的醫院去，可是診金藥價

都很貴。請熟人開了方去買藥呢，藥水也會先後不同起來。

這是人的問題。做事不切實，便什麽都可疑。呂端大事不胡塗，猶言小事不妨胡塗點，這自然很足以顯示我們中國人的雅量，然而我的胃痛却因此延長了。在宇宙的森羅萬象中，我的胃痛當然不過是小事，或者簡直不算事。

質問之後的第三瓶藥水，藥味就同第一瓶一樣了。先前的悶葫蘆，到此就很容易打破，就是那第二瓶裏，是只有一日分的藥，却加了兩日分的水的，所以藥味比正當的要薄一半。

雖然連喫藥也那麽蹭蹬，病却也居然好起來了。病略見好，H就攻擊我頭髮長，說爲什麽不趕快去剪髮。

這種攻擊是聽慣的，照例「着毋庸議」。但也不想用功，只是清理抽屜。翻翻廢紙，其中有一束紙條，是前幾年鈔寫的；這很使我覺得自己也日懈一日了，現在早不想做這類事。那時大概是想要做一篇攻擊近時印書，胡亂標點之謬的文章的，廢紙中就鈔有很奇妙的例子。要塞進字紙簍裏時，覺得有幾條總還是愛不忍釋，現在鈔幾條在這里，馬上印出，以便「有目共賞」罷。其餘的便作爲換取火柴之助——

「國朝陳錫路黃嬭餘話云。唐傅弈考覈道經衆本。有項羽妾。本齊武平五年彭城人。開項羽妾冢。得之。」（上海進步書局石印本茶香室叢鈔卷四第二葉。）

「國朝歐陽泉點勘記云。歐陽修醉翁亭。記讓泉也。本集及滁州石刻，並同諸選本。作釀泉。誤也。」（同上卷八第七葉。）

「袁石公典試秦中。後頗自悔。其少作詩文。皆粹然一出於正。」（上海士林精舍石印本書影卷一第四葉。）

「考……順治中，秀水又有一陳忱，……著誠齋詩集，不出戶庭，錄讀史隨筆，同姓名錄諸書。」（上海亞東圖書館排印本水滸續集兩種序第七葉。）

標點古文，確是一種小小的難事，往往無從下筆；有許多處，我常疑心卽使請作者自己來標點，怕也不免於遲疑。但上列的幾條，卻還不至於那麼無從索解。末兩條的意義尤顯豁，而標點也弄得更聰明。

六月二十六日

晴。

上午，得霽野從他家鄉寄來的信，話並不多，說家裏有病人，別的一切人也都在毫無防備的將被疾病襲擊的恐怖中；末尾還有幾句感慨。

午後，織芳從河南來，談了幾句，怱怱忙忙地就走了，放下兩個包，說這是「方糖」，送你喫的，怕不見得好。織芳這一回有點發胖，又這麼忙，又穿着方馬褂，我恐怕他將要做官了。

打開包來看時，何嘗是「方」的，卻是圓圓的小薄片，黃棕色。喫起來又涼又細膩，確是好東西。但我不明白織芳爲什麼叫牠「方糖」？但這也就可以作爲他將要做官的一證。

景宋說這是河南一處什麼地方的名產，是用柿霜做成的；性涼，如果嘴角上生些小瘡之類，用這一搽，便會好。怪不得有這麼細膩，原來是憑了造化的妙手，用柿皮來濾過的。可惜到他說明的時候，我已經喫了一大半了。連忙將所餘的收起，豫備將來嘴角上生瘡的時候，好用這來搽。

夜間，又將藏着的柿霜糖喫了一大半，因爲我忽而又以爲嘴角上生瘡的時候究竟不很多，還不如現在趁新鮮喫一點。不料一喫，就又喫了一大半了。

六月二十八日

晴，大風。

上午出門，主意是在買藥，看見滿街掛着五色國旗；軍警林立。走到豐盛胡同中段，被軍警驅入一條小胡同中。少頃，看見大路上黃塵滾滾，一輛摩托車馳過；少頃，又是一輛；少頃，又是一輛；又是一輛；又是一

輛……。車中人看不分明，但見金邊帽。車邊上掛着兵，有的背着紮紅綢的板刀；小胡同中人都肅然有敬畏之意。又少頃，摩托車沒有了，我們漸漸溜出，軍警也不作聲。

溜到西單牌樓大街，也是滿街掛着五色國旗，軍警林立。一羣破衣孩子，各各拿着一把小紙片，叫道：歡迎吳玉帥號外呀！一個來叫我買，我沒有買。

將近宣武門口，一個黃色制服，汗流滿面的漢子從外面走進來，忽而大聲道：草你媽！許多人都對他看，但他走過去了，許多人也就不看了。走進宣武門城洞下，又是一個破衣孩子拿着一把小紙片，但却默默地將一張塞給我，接來一看，是石印的李國恆先生的傳單，內中大意，是說他的多年痔瘡，已蒙一個國手叫作什麼先生的醫好了。

到了目的地的藥房時，外面正有一羣人圍着看兩個人的口角；一柄淺藍色的舊洋傘正擋住藥房門。我推那洋傘時，斤量很不輕；終於底下回過一個頭來，問我「幹什麼？」我答說進去買藥。他不作聲，又回頭去看口角去了，洋傘的位置依舊。我只好下了十二分的決心，猛力衝鋒；一衝，可就衝進去了。

藥房裏只有帳桌上坐着一個外國人，其餘的店夥都是年青的同胞，服飾乾淨漂亮。不知怎地，我忽而覺得十年以後，他們便都要變爲高等華人，而自己却現在就有下等人之感。於是乎恭恭敬敬地將藥方和瓶子捧呈給一位分開頭髮的同胞。

「八毛五分。」他接了，一面走，一面說。

「喂！」我實在耐不住，下等脾氣又發作了。藥價八毛，瓶子錢照例五分，我是知道的。現在自己帶了瓶子，怎麽還要付五分錢呢？這一個「喂」字的功用就和國罵的「他媽的」相同，其中有這麽多的意義。

「八毛！」他也立刻懂得，將五分錢讓去，眞是「從善如流」，有正人君子的風度。

我付了八毛錢，等候一會，藥就拿出來了。我想，對付這一種同胞，有時是不宜於太客氣的。於是打開瓶

塞，當面嘗了一嘗。

「沒有錯的。」他很聰明，知道我不信任他。

「唔。」我點頭表示贊成。其實是，還是不對，我的味覺不至於很麻木，這回覺得太酸了一點了，他連量杯也懶得用，那稀鹽酸分明已經過量。然而這於我倒毫無妨礙的，我可以每回少喝些，或者對上水，多喝牠幾回。所以說「唔」；「唔」者，介乎兩可之間，莫明其眞意之所在之答話也。

「回見回見！」我取了瓶子，走着說。

「回見。不喝水麼？」

「不喝了。回見。」

我們究竟是禮教之邦的國民，歸根結蒂，還是禮讓。讓出了玻璃門之後，在大毒日頭底下的塵土中趲行，行到東長安街左近，又是軍警林立。我正想橫穿過去。一個巡警伸手攔住道：不成！我說只要走十幾步，到對面就好了。他的回答仍然是：不成！那結果，是從別的道路繞。

繞到L君的寓所前，便打門，打出一個小使來，說L君出去了，須得午飯時候纔回家。我說，也快到這個時候了，我在這里等一等罷。他說：不成！你貴姓呀？這使我很狼狽，路旣這麼遠，走路又這麼難，白走一遭，實在有些可惜。我想了十秒鐘，便從衣袋裏挖出一張名片來，叫他進去稟告太太，說有這麼一個人，要在這里等一等，可以不？約有半刻鐘，他出來了，結果是：也不成！先生要三點鐘纔回來哩，你三點鐘再來罷。

又想了十秒鐘，只好決計去訪C君，仍在大毒日頭底下的塵土中趲行，這回總算一路無阻，到了。打門一問，來開門的答道：去看一看可在家。我想：這一次是大有希望了。果然，卽刻領我進客廳，C君也跑出來。我首先就要求他請我喫午飯。於是請我喫麵包，還有葡萄酒；主人自己却喫麵。那結果是一盤麵包被我喫得精光，雖然另有奶油，可是四碟菜也所餘無幾了。

喫飽了就講閒話，直到五點鐘。

客廳外是很大的一塊空地方，種着許多樹。一株蘋果樹下常有孩子們徘徊；C君說，那是在等候蘋果落下來的；因爲有定律：誰拾得就歸誰所有。我很笑孩子們耐心，肯做這樣的迂遠事。然而奇怪，到我辭別出去時，我看見三個孩子手裏已經各有一個蘋果了。

回家看日報，上面說：「……吳在長辛店留宿一宵。除上述原因外，尚有一事，係吳由保定啓程後，張其鍠曾爲吳卜一課，謂二十八日入京大利，必可平定西北。二十七日入京欠佳。吳頗以爲然。此亦吳氏遲一日入京之由來也。」因此又想起我今天「不成」了大半天，運氣殊屬欠佳，不如也卜一課，以覘晚上的休咎罷。但我不明卜法，又無筮龜，實在無從措手。後來發明了一種新法，就是隨便拉過一本書來，閉了眼睛，翻開，用手指指下去，然後張開眼，看指着的兩句，就算是卜辭。

用的是陶淵明集，如法泡製，那兩句是：「寄意一言外，茲契誰能別。」詳了一會，竟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

馬上支日記

魯迅

前幾天會見小峯，談到自己要在半農所編的副刊上投點稿，那名目是馬上日記。小峯憮然曰，回憶歸在「舊事重提」中，目下的雜感就寫進這日記裏面去……。意思之間，似乎是說：你在語絲上做什麼呢？——但這也許是我自己的疑心病。我那時可暗暗地想：生長在敢于喫河豚的地方的人，怎麼也會這樣拘泥？政黨會支部，銀行會開支店，我就不會寫支日記的麼？因爲語絲上須投稿，而這暗想馬上

就實行了，于是乎作支日記。

六月二十九日

晴。

早晨被一個小蠅子在臉上爬來爬去爬醒，趕開，又來；趕開，又來；而且一定要在臉上的一定的地方爬。打了一囘，打牠不死，只得改變方針：自己起來。

記得前年夏天路過S州，那客店裏的蠅羣却着實使人驚心動魄。飯菜搬來時，牠們先追逐着賞鑒；夜間就停得滿屋，我們就枕，必須慢慢地，小心地放下頭去，倘若猛然一躺，驚動了牠們，便轟的一聲，飛得你頭昏眼花，一敗塗地。到黎明，青年們所希望的黎明，那自然就照例地到你臉上來爬去了。但我經過街上，看見一個孩子睡着，五六個蠅子在他臉上爬，他却睡得甜甜的，連皮膚也不牽動一下。在中國過活，這樣的訓練和涵養工夫是萬不可少的，與其鼓吹什麽「捕蠅」，倒不如練習這一種本領來得切實。

什麽事都不想做。不知道是胃病沒有全好呢，還是缺少了睡眠時間。仍舊懶懶地翻翻廢紙，又覺看見幾條茶香室叢鈔式的東西。已經團入字紙簍裏的了，又覺得「棄之不甘」，挑一點關于水滸傳的，移錄在這里罷——

宋洪邁夷堅甲志十四云：「紹興二十五年，吳傅朋說除守安豐軍，自番陽遣一卒往呼吏士，行至舒州境，見村民穰穰，十百相聚，，因弛擔觀之。其人曰，吾村有婦人爲虎銜去，其夫不勝憤，獨擕刀往探虎穴，移時不反，今謀往救也。久之，民負死妻歸，云，初尋跡至穴，虎牝牡皆不在，有二子戲巖竇下，即殺之，而隱其中以俟。少頃，望牝者銜一人至，倒身入穴，不知人藏其中也。吾急持尾，斷其一足。虎棄所銜人，踉蹡而竄；徐出視之，果吾妻也，死矣。虎曳足行數十步，墮澗中。吾復入竇伺，牡者俄咆躍而至，亦以尾先入，又如前法殺之。妻冤已報，無憾矣。乃邀鄰里往視，與四虎以歸，分烹之。」案水滸傳敍李逵沂嶺殺四虎事，情狀極相類，疑即本如此等傳說作之。夷堅甲志成于乾道初（一

(35)，此條題云舒民殺四虎。宋莊季裕雞肋編中云，「浙人以鴨兒爲大諱。北人但知鴨羹雖甚熱，亦無氣。後至南方，乃始知鴨若只一雄，則雖合而無卵，須二三始有子。其以爲諱者，蓋爲是耳，不在于無氣也。」案水滸傳敍鄆哥向武大索麥稃，「武大道：『我屋裏又不養鵝鴨，那裏有這麥稃？』鄆哥道：『你說沒麥稃，怎地棧得肥䐛䐛地，便顛倒提起你來也不妨，煑你在鍋裏也沒氣？』武大道：『含鳥猢猻！倒罵得我好。我的老婆又不偸漢子，我如何是鴨？』……」鴨必多雄始孕，蓋宋時浙中俗說，今已不知。然由此可知水滸傳確爲舊本，其著者則浙人；雖莊季裕，亦僅知鴨羹無氣而已。雞肋編有紹興三年（1133）序，去今已將八百年。

元陳泰所安遺集江南曲序云：「余童丱時，聞長老言宋江事，未究其詳。至治癸亥秋九月十六日，過梁山泊，舟遙見一峯，蝶嵲雄跨，問之篙師，曰此安山也，昔宋江事處，絕湖爲池，闊九十里，皆蕖荷菱芡，相傳以爲宋妻所植，宋之爲人，勇悍狂俠，其黨如宋者三十六人。至今山下有分贓台，置石座三十六所，俗所謂『去時三十六，歸時十八雙』，意者其自誓之辭也。始予過此，荷花彌望，今無復存者，惟殘香相送耳。因記王荊公詩云：『三十六陂春水，白頭想見江南』。味其詞，作江南曲以敍游歷，且以慰宋妻種荷之意云。（原注：曲因蠹損無存。）」案宋江有妻在梁山濼中，且植芰荷，僅見于此；而謂江勇悍狂俠，亦與今所傳性格絕殊，知水滸故事，宋元來異說多矣。泰字志同，號所安，茶陵人，延祐甲寅（1314），以天馬賦中省試第十二名，會試賜乙卯科張起巖榜進士第，由翰林庶吉士改授龍南令，卒官。至曾孫朴，始集其遺文爲一卷。成化丁未，來孫銓等又并補遺重刊之。江南曲卽在補遺中，而失其詩。近涵芬樓祕笈第十集收金侃手寫本，則并序失之矣。「舟遙見一峯」及「昔宋江事處」二句，當有脫誤，未見別本，無以正之。

七月一日

晴。

上午，空六來談；全談些報紙上所載的事，眞僞莫辨。許多工夫之後，他走了，他所談的我幾乎都忘記了，等于不談。只記得一件：據說吳佩孚大帥在一處宴會的席上發表，查得赤化的始祖乃是蚩尤：因爲「蚩」「赤」同音，所以蚩尤即「赤尤」，「赤尤」者，就是「赤化之尤」的意思；說畢，合座爲之「歎然」云。

太陽很烈，幾盆小草花的葉子有些垂下來了，澆了一點水。田媽忠告我：澆花的時候是每天必須一定的，不能亂；一亂，就有害。我覺得有理，便躊躕起來；但又想，沒有人在一定的時候來澆花，我又沒有一定的澆花的時候，如果遵照她的學說，那些小花可只好曬死罷了。卽使亂澆，總勝于不澆；卽使有害，總勝于曬死罷。便繼續澆下去，但心裏自然也不大踴躍。下午，葉子都直起來了，似乎不甚有害，這纔放了心。

燈下太熱，夜間便在暗中默坐着，涼風微動，不覺也有些「歎然」。人倘能夠，「超然象外」，看看報章，倒也是一種淸福。我對于報章，向來就不是博覽家，然而這半年來，已經很遇見了些銘心絕品。遠之，則如段祺瑞執政的二感篇，張之江督辦的整頓學風電，陳源教授的閒話；近之，則如丁文江督辦(?)的自稱「書獃子」演說，胡適之博士的英國庚款答問，牛榮聲先生的「開倒車」論（見現代評論七十八期，）孫傳芳督軍的與劉海粟先生論美術書。但這些比起赤化源流考來，却又相去不可以道里計。今年春天，張之江督辦明明有電報來贊成鎗斃赤化嫌疑的學生，而弄到底自己還是逃不出赤化。這很使我莫明其妙；現在既知道蚩尤是赤化的祖師，那疑團可就冰釋了。蚩尤曾打炎帝，炎帝並是「赤魁」。炎者，火德也，火色赤；帝不就是首領麼？所以三一八慘案，卽等于以赤討赤，無論那一面，都還是逃不脫赤化的名稱。

這樣巧妙的考證天地間委實不很多，只記得先前在日本東京時，看見讀賣新聞上逐日登載着一種大著作，其中有黃帝卽亞伯拉罕的考據。大意是日本稱油爲「阿蒲拉」（Abura），油的顏色大概是黃的，所以「亞伯拉」就是「黃」。至于「帝」，是與「罕」形近，還是與「可汗」音近呢，我現在可記不眞確了，總之：阿伯

拉罕即油帝，油帝就是黃帝而已。篇名和作者，現在也都忘却，只記得後來還印成一本書，而且還只是上卷。但這考據究竟還過於彎曲，不深究也好。

七月二日

晴。

午後，在前門外買藥後，繞到東單牌樓的東亞公司閒看。這雖然不過是帶便販賣一點日本書，可是關於研究中國的就已經很不少。因爲或種限制，只買了一本安岡秀夫所作的從小說看來的支那民族性就走了，是薄薄的一本書，用大紅深黃做裝飾的，價一元二角。

傍晚坐在燈下，就看看那本書，他所引用的小說有三十四種，但其中也有其實並非和小說和分一部爲幾種的。蚊子來叮了好幾口，雖然似乎不過一兩個，但是坐不住了，點起蚊烟香來，這纔總算漸漸太平下去。

安岡氏雖然很客氣，在緒言上說，「這樣的也不僅只支那人，便是在日本，怕也有難於漏網的。」但是，「一測那程度的高下和範圍的廣狹，則即使誇稱爲支那的民族性，也毫無應該顧忌的處所，」所以從支那人的我看來，的確不免汗流浹背。只要看目錄就明白了：一，總說；二，過度置重於體面和儀容；三，安運命而肯能休；四，能耐能忍；五，乏同情心多殘忍性；六，個人主義和事大主義；七，過度的儉省和不正的貪財；八，泥虛禮而尙虛文；九，迷信深；十，耽享樂而淫風熾盛。

他似乎很相信Smith的 Chinese Characteristics，常常引爲典據。這書在他們，二十年前就有譯本，叫作支那人氣質；但是支那人的我們却不大有人留心牠。第一章就是 Smith 說，以爲支那人是頗有點做戲氣味的民族，精神略有亢奮，就成了戲子樣，一字一句，一舉手一投足，都裝模裝樣，出於本心的分量，倒還是撐場面的分量多。這就是因爲太重體面了，總想將自己的體面弄得十足，所以敢于做出這樣的言語動作來。總而言之，支那人的重要的國民性所成的複合關鍵，便是這「體面」。

我們試來博觀和內省，便可以知道這話並不過於刻毒。相傳爲戲臺上的好對聯，是「戲場小天地，天地大戲場」。大家本來看得一切事不過是一齣戲，有誰認眞的，就是蠢物。但這也並非專由積極的體面，心有不平而怯於報復，也便以萬事是戲的思想了之。萬事既然是戲，則不平也非眞，而不報也非怯了。所以卽使路見不平，不能拔刀相助，也還不失其爲一個老牌的正人君子。

我所遇見的外國人，不知道可是受了 Smith 的影響，還是自己實驗出來的，就很有幾個留心研究着中國人之所謂「體面」或「面子」。但我覺得，他們實在是已經早有心得，而且應用了，倘若更加精深圓熟起來，則不但外交上一定勝利，還要取得上等「支那人」的好感情。這時須連「支那人」三個字也不說，代以「華人」，因爲這也是關于「華人」的體面的。

我還記得民國初年到北京時，郵局門口的扁額是寫着「郵政局」的，後來外人不干涉中國內政的叫聲高起來，不知道是偶然還是什麼，不幾天，都一律改了「郵務局」了。外國人管理一點郵「務」，實在和內「政」不相干，這一齣戲就一直唱到現在。

向來，我總不相信國粹家道德家之類的痛哭流涕是眞心，卽使眼角上確有珠淚橫流，也須檢查他手巾上可浸着辣椒水或生薑汁。什麼保存國故，什麼振興道德，什麼維持公理，什麼整頓學風……心裏可眞是這樣想？一做戲，則前臺的架子，總與在後臺的面目不相同。但看客雖然明知是戲，只要做得像，也仍然能夠爲牠悲喜，于是這齣戲就做下去了；有誰來揭穿的，他們反以爲掃興。

中國人先前聽到俄國的「虛無黨」三個字，便嚇得屁滾尿流，不下于現在之所謂「赤化」。其實是何嘗有這麼一個「黨」；只是「虛無主義者」「或虛無思想者」却是有的，是都介涅夫（I. Turgeniev）給創立出來的名目，指不信神，不信宗教，否定一切傳統和權威，要復歸那出於自由意志的生活的人物而言。但是，這樣的人物，從中國人看來也就已經可惡了。然而看看中國的一些人，至少是上等人，他們的對於神，宗教，傳統

的權威，是「信」和「從」呢，還是「怕」和「利用」？只要看他們的善於變化，毫無特操，是什麼也不信從的，但總要擺出和內心兩樣的架子來。要尋虛無黨，在中國實在很不少；和俄國的不同的處所，只在他們這麼想，便這麼說，這麼做，我們的却雖然這麼想，却是那麼說，在後臺這麼做，到前臺又那麼做……。將這種特別人物，另稱爲「做戲的虛無黨」或「體面的虛無黨」以示區別罷，雖然這個形容詞和下面的名詞萬萬聯不起來。

夜，寄品青信，託他向孔德學校去代借閻邱辨囿。

夜半，在決計睡覺之前，從日曆上將今天的一張撕去，下面這一張是紅印的。我想，明天還是星期六，怎麼便用紅字了呢？仔細看時，有兩行小字道：「馬廠誓師再造共和紀念」。我又想，明天可掛國旗呢？……於是，不想什麼，睡下了。

七月三日

晴。

熱極，上半天玩，下半天睡覺。

晚飯後在院子裏乘涼，忽而記起萬牲園，因此說：那地方在夏天倒也很可看，可惜現在進不去了。田媽就談到那管門的兩個長人，說最長的一個是她的鄰居，現在已經被美國人僱去，往美國了，薪水每月有一千元。

這話給了我一個很大的啓示。我先前看見現代評論上保舉十一種好著作，楊振聲先生的小說玉君即是其中的一種，理由之一是因爲做得「長」。我於這理由一向總有些隔膜，到七月三日即「馬廠誓師再造共和紀念」的晚上這纔明白了：「長」，是確有價値的。現代評論的以「學理和事實」並重自許，確也說得出，做得到。

今天到我的睡覺時爲止，似乎並沒有掛國旗，後半夜補掛與否，我不知道。

七月四日

晴。

早晨，仍然被一個蠅子在臉上爬來爬去爬醒，仍然趕不走，仍然只得自己起來。品青的回信來了，說孔德學校沒有閭邱辨囿。

也還是因為那一本從小說看來的支那民族性。因為那裏面講到中國的肴饌。所以也就想查一查中國的肴饌。我於此道向來不留心，所見過的舊記，只有禮記裏的所謂「八珍」，酉陽雜俎裏的一張御賜菜帳和袁枚名士的隨園食單。元朝有和斯輝的飲饌正要，只站在舊書店頭翻了一翻，大概是元版的，所以買不起。唐朝的呢，有楊煜的膳夫經手錄，就收在閭邱辨囿中。現在這書既然借不到，只好拉倒了。

近年嘗聽到本國人和外國人頌揚中國菜，說是怎樣可口，怎樣衞生，世界上第一，宇宙間第n。但我實在不知道怎樣的是中國菜。我們有幾處是嚼葱蒜和雜合麵餅，有幾處是用醋，辣椒，醃菜下飯；還有許多人是只能舐黑鹽，還有許多人是連黑鹽也沒得舐。中外人士以為可口，衞生，第一而第n的，當然不是這些；應該是闊人，上等人所喫的肴饌。但我總覺得不能因為他們這麼喫，便將中國菜考列一等，正如去年雖然出了兩三位「高等華人」，而別的人們也還是「下等」的一般。

安岡氏的論中國菜，所引據的是威廉士的中國（Middle Kingdom by Williams），在最末「就享樂而淫風熾盛」這一篇中。其中有這麼一段——

「這好色的國民，便在尋求食物的原料時，也大概以所想像的性慾底效能為目的。從國外輸入的特殊產物的最多數，就是認為含有這種效能的東西。……在大宴會中，許多菜單的最大部分，即是想像為含有或種特殊的強壯劑底性質的奇妙的原料所做。……」

我自己想，我對於外國人的指摘本國的缺失，是不很發生反感的，但看到這里卻不能不失笑。筵席上的中國菜誠然大抵濃厚，然而並非國民的常食；中國的闊人誠然很多淫昏，但還不至於將肴饌和壯陽藥併合。「紂

雖不善，不如是之甚也。」研究中國的外國人，想得太深，感得太敏，便常常得到這樣——比「支那人」更有性底敏感——的結果。

安岡氏又自己說——

「筍和支那人的關係，也與蝦正相同。彼國人的嗜筍，可謂在日本人以上。雖然是可笑的話，也許是因爲那挺然翹然的姿勢，引起想像來的罷。」

會稽至今多竹。竹，古人是很寶貴的，所以曾有「會稽竹箭」的話。然而寶貴牠的原因是在可以做箭，用於戰鬬，並非因爲牠「挺然翹然」像男根。多竹，卽多筍，因爲多，那價錢就和北京的白菜差不多。我在故鄉，就喫了十多年筍，現在囘想，自省，無論如何，總是絲毫也尋不出喫筍時，愛牠「挺然翹然」的思想的影子來。因爲姿勢而想像牠的效能的東西是有一種的，就是肉蓯蓉，然而那是藥，不是菜。總之，筍雖然常見於南邊的竹林中和食桌上，正如街頭的電幹和屋裏的柱子一般，雖「挺然翹然」，和色慾的大小大概是沒有什麼關係的。

然而洗刷了這一點，並不足證明中國人是正經的國民。要得結論，還很費周折罷。可是中國人偏不肯研究自己。安岡氏又說，「去今十餘年前，有……稱爲留東外史這一種不知作者的小說，似乎是記事實，大概是以惡意地描寫日本的性底不道德爲目的的。然而通讀全篇，較之攻擊日本人，倒是不識不知地將支那留學生的不品行，特地費了力招供出來的地方更其多，是滑稽的事。」這是眞的，要證明中國人的不正經，倒在自以爲正經地禁止男女同學，禁止模特兒這些事件上。

我沒有恭逢過奉陪「大宴會」的光榮，只是經歷了幾囘中宴會喫些燕窩魚翅。現在囘想，宴中宴後，倒也並不特別發生好色之心。但至今覺得奇怪的，是在燉，蒸，煨的爛熟的肴饌中間，夾着一盤活活的醉蝦。據安岡氏說，蝦也是與性慾有關係的；不但從他；我在中國也聽到過這類話。然而我所以爲奇怪的，是在這兩極端

的錯雜，宛如文明爛熟的社會裏，忽然分明現出茹毛飲血的蠻風來。而這蠻風，又並非將由蠻野進向文明，乃是已由文明落向蠻野，假如比前者爲白紙，將由此開始寫字，則後者便是塗滿了字的黑紙罷。一面制禮作樂，尊孔讀經，「四千年聲明文物之邦」，眞是火候恰到好處了，而一面又坦然地放火殺人，姦淫擄掠，做着雖蠻人對於同族也還不肯做的事……全個中國，就是這樣的一席大宴會！

我以爲中國人的食物，應該去掉煮得爛熟，萎靡不振的；也去掉全生，或全活的。應該喫些雖然熟，然而還有些生的帶着鮮血的肉類……。

正午，照例要喫午飯了，討論中止。菜是：乾菜，已不「挺然翹然」的筍乾，粉絲，醃菜。對於紹興，陳源教授所憎惡的是「師爺」和「刀筆吏的筆尖」，我所憎惡的是飯菜。嘉泰會稽志已在石印了，但還未出版，我將來很想查一查，究竟紹興遇着過多少回大饑饉，竟這樣地嚇怕了居民，彷彿明天便要到世界末日似的，專喜歡儲藏乾物品。有菜，就曬乾；有魚，也曬乾；有豆，又曬乾；有筍，又曬得牠不像樣；菱角是以富于水分，肉嫩而脆爲特色的，也還要將牠風乾……。聽說探險北極的人，因爲只喫罐頭食物，得不到新東西，常常要生壞血病；倘若紹興人肯帶了乾菜之類去探險，恐怕可以走得更遠一點罷。

晚，得喬峯信幷叢蕪所譯的布寧的短篇輕微的欷歔稿，在上海的一個書店裏默默地躺了半年，這回總算設法討回來了。

中國人總不肯研究自己。從小說來看民族性，也就是一個好題目。此外，則道士思想（不是道教，是方士）與歷史上大事件的關係，在現今社會上的勢力；孔教徒怎樣使「聖道」變得和自己的無所不爲相宜；戰國游士說動人主的所謂「利」「害」是怎樣的，和現今的政客有無不同；中國從古到今有多少文字獄；歷來「流言」的製造散佈法和效驗等等……可以研究的新方面實在多。

七月五日

晴。

晨，景宋將小說舊聞鈔的一部分理淸送來。自己再看了一遍，到下午纔畢，寄給小峯付印。天氣實在熱得可以。

覺得疲勞。晚上，眼睛怕見燈光，熄了燈躺着，彷彿在享福。聽得有人打門，連忙出去開，却是誰也沒有，跨出門去根究，一個小孩子已在暗中逃遠了。

關了門，回來，又躺下，又彷彿在享福。一個行人唱着戲文走過去，餘音裊裊，道，「咿，咿，咿！」不知怎地忽然想起今天校過的小說舊聞鈔裏的強汝詢老先生的議論來。這位先生的書齋就叫作求有益齋，則在那齋中寫出來的文章的內容，他就可想而知。他自己說，誠不解一個人何以無聊到要做小說，看小說。但于古小說的判決却從寬，因爲他古，而且昔人已經著錄了。

憎惡小說的也不是這位強先生，諸如此類的高論，隨在可以聞見。但我們國民的學問，大多數却實在靠着小說，甚至于還靠着從小說編出來的戲文。雖是崇奉關岳的大人先生們，倘問他心目中的這兩位「武聖」的儀表，怕總不免是細着眼睛的紅臉大漢和五綹長鬚的白面書生，或者還穿着繡金的緞甲，脊梁上還插着四張尖角旗。

近來確是上下同心，提倡爲忠孝節義了，新年到廟市上去看年畫，便可以看見許多新製的關于這類美德的圖。然而所畫的古人，却沒有一個不是老生，小生，老旦，末，外，花旦……。

七月六日

晴。

午後，到前門外去買藥。配好之後，付過錢，我站在櫃臺前喝了一回份。其理由有三：一，已經停了一天了，應該早喝；二，嘗嘗味道，是否不錯的；三，天氣太熱，實在有點口渴了。

不料有一個買客却看得奇怪起來。我不解這有什麼可以奇怪的；然而他竟奇怪起來了，悄悄地向店伙道：

「那是戒烟藥水罷？」

「不是的！」店伙替我維持名譽。

「這是戒大烟的罷？」他于是直接地問我了。

我覺得倘不將這藥認作「戒烟藥水」，他大概是死不瞑目的。人生幾何，何必固執，我便似點非點的將頭一動，同時請出我那「介乎兩可之間」的好囘答來：

「唔唔……。」

這既不傷店伙的好意，又可以聊慰他熱烈的期望，該是一帖妙藥。果然，從此萬籟無聲，天下太平，我在安靜中塞好瓶塞，走到街上了。

到中央公園，徑向約定的一個僻靜處所，壽山已先到，略一休息，便開手對譯小約翰。這是一本好書，然而得來却是偶然的事。大約二十年前，我在日本東京的舊書店頭買到幾十本舊的德文文學雜誌，內中有着這書的紹介和作者的評傳，因爲那時剛譯成德文。覺得有趣，便託丸善書店去買來了；想譯，沒有這力。後來也常常想到，但總爲別的事情岔開；直到去年，纔決計在暑假中將牠譯好，並且登出廣告去，而不料那一暑假過得比別的時候還艱難。今年又記得起來，翻檢一過，疑難之處很不少，還是沒有這力。問壽山可肯同譯，他答應了，于是開手；並且約定，必須在這暑假期中譯完。

晚上囘家，喫了一點飯，就坐在院子裏乘涼。田媽告訴我，今天下午，斜對門的誰家的婆婆和兒媳大吵了一通嘴。據她看來，婆婆自然有些錯，但究竟是兒媳婦太不合道理了。問我的意思，以爲何如。我先就沒有聽清吵嘴的是誰家，也不知道怎樣地兩個婆媳，更沒有聽到她們的來言去語，明白她們的舊恨新讎。現在要我加以裁判，委實有點不敢自信，況且我又向來並不是批評家。我于是只得說：這事我無從斷定。

但是這句話的結果很壞。在昏暗中，雖然看不見臉色，耳朵中却聽到：一切聲音都寂然了。靜，沈悶的靜；後來還有人站起，走開。

我也無聊地慢慢地站起，走進自己的屋子裏，點了燈，躺在牀上看晚報：看了幾行，又無聊起來了，便碰到東壁下去寫日記，就是這馬上支日記。

院子裏又漸漸地有了談笑聲，讜論聲。

今天的運氣似乎很不佳：路人寃我喝「戒烟藥水」，田媽說我……。她怎麼說，我不知道；但願從明天起，不再這樣。

馬上日記之二

魯迅

七月七日

晴。

每日的陰晴，實在寫得自己也有些不耐煩了，從此想不寫。好在北京的天氣，大概總是晴的時候多；如果是梅雨期內，那就上午晴，午後陰，下午大雨一陣，聽到泥牆倒塌聲。不寫也罷，又好在我這日記，將來決不會有氣象學家拿去做參考資料的。

上午訪素園，談談閒天，他說俄國有名的文學者畢力湼克（Boris Piliniak）上月已經到過北京，現在是走了。

我單知道他曾到日本，却不知道他也到中國來。

這兩年中，就我所聽到的而言，有名文學家來到中國的有四個。第一個自然是那最有名的泰戈爾即「竺震

旦」，可惜被戴印度帽子的震旦人弄得一榻胡塗，終於莫名其妙而去，後來病倒在意大利，還電召震旦「詩哲」前往，然而也不知道「後事如何」。現在聽說又有人要將甘地扛到中國來了，這堅苦卓絕的偉人，只在印度能生，在英國治下的印度能活的偉人，又要在震旦印下他偉大的足迹。但當他精光的脚還未踏着華土時，恐怕烏雲已在出岫了。

其次是西班牙的伊本納茲（Blanco Ibanez）中國倒也早有人紹介過；但他當歐戰時，是高唱人類愛和世界主義的，從今年全國教育聯合會的議案看來，他實在很不適宜於中國，當然誰也不理他，因爲我們的教育家要提倡民族主義了。

還有兩個都是俄國人。一個是斯吉泰烈支（Skitalegj），一個就是畢力涅克。兩個都是假名字。斯吉泰烈支是流亡在外的。畢力涅克却是蘇聯的作家，但據他自傳，從革命的第一年起，就爲着買麵包粉忙了一年多。以後，便做小說，還吸過魚油，這種生活，在中國大概便是整日叫窮的文學家也未必夢想到。

他的名字，任國楨君輯譯的蘇俄的文藝論戰裏是出現過的，作品的譯本却一點也沒有。日本有一本伊凡和馬理（Ivan dr Maria），格式很特別，單是這一點，在中國的眼睛——中庸的眼睛——裏就看不慣。文法有些歐化，有些人尚且如同眼睛裏著了玻璃粉，何況體式更奇於歐化。悄悄地自來自去，實在要算是造化的。

還有，在中國，姓名僅僅一見於蘇俄的文藝論戰裏的里培進司基(U.Libedinsky)，日本却也有他的小說譯出了，名曰一週間。他們的介紹之速而且多實在可駭。我們的武人以他們的武人爲祖師，我們的文人却毫不學他們文人的榜樣，這就可預卜中國將來一定比日本太平。

但據伊凡和馬理的譯者尾瀨敬止氏說，則作者的意思，是以爲「頻果的花，在舊院落中也開放，大地存在間，總是開放」的。那麼，他還是不免於念舊。然而他眼見，身歷了革命了，知道這裏面有破壞，有流血，有矛盾，但也並非無創造，所以他決沒有絕望之心。這正是革命時代的活着的人的心。詩人勃洛克（Alexander

Block）也如此。他們自然是蘇聯的詩人，但若用了純馬克斯流的眼光來批評，當然也還是很有可議的處所。不過我覺得託羅茲基（Trotsky）的文藝批評，倒還不至於如此森嚴。

可惜我還沒有看過他們最新的作者的作品一週間。

革命時代總要有許多文藝家萎黃，有許多文藝家向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衝進去，乃仍被吞沒，或者受傷。被吞沒的消滅了；受傷的生活着，開拓着自己的生活，唱着苦痛和愉悅之歌。待到這些逝去了，於是現出一個較新的新時代，產出更新的文藝來。

中國自民元革命以來，所謂文藝家，沒有萎黃的，也沒有受傷的，自然更沒有消滅，也沒有苦痛和愉悅之歌。這就是因爲沒有新的山崩地塌般的大波，也就是因爲沒有革命。

七月八日

上午，往伊東醫士寓去補牙，等在客廳裏，有些無聊。四壁只掛着一幅織出的畫和兩副對，一幅是江朝宗的，一幅是王芝祥的。署名之下，各有兩顆印，一顆是姓名，一顆是頭銜；江的是「迪威將軍」，王的是「佛門弟子」。

午後，密斯高來，適値毫無點心，只得將寳藏着的搽嘴角生瘡有效的柿霜糖裝在碟子裏拿出去。我時常有點心，有客來便請他喫點心；最初是「密斯」和「密斯得」一視同仁，但密斯得有時委實利害，往往喫得很澈底，一個不留，我自己倒反有「向隅」之感。如果想喫，又須出去買來。于是很有戒心了，只得改變方針，有萬不得已時，則以落花生代之。這一著很有效，總是喫得不多，既然喫不多，我便開始敦勸了，有時竟勸得怕喫落花生如織芳之流，至于因此逡巡逃走。從去年夏天發明了這一種花生政策以後，至今還在繼續厲行。但密斯們却不在此限，她們的胃似乎比他們要小五分之四，或者消化力要弱到十分之八，很小的一個點心，也大抵要留下一半，倘是一片糖，就剩下一角。拿出來陳列片時，喫去一點，於我的損失是極微的，「何必改作」？

密斯高是很少來的客人，有點難于執行花生政策。恰巧又沒有別的點心，只好獻出柿霜糖去了。這是遠道攜來的名糖，當然可以見得鄭重。

我想，這糖不大普通，應該先說明來源和功用。但是，密斯高却已經一目了然了。她說；這是出在河南汜水縣的；用柿霜做成。顏色最好是深黃；倘是淡黃，那便不是純柿霜。這很涼，如果嘴角這些地方生瘡的時候，便含着，使牠漸漸從嘴角流出，瘡就好了。

她比我耳食所得的知道得更清楚，我只好不作聲，而且這時纔記起他是河南人。請河南人喫幾片柿霜糖，正如請我喝一小杯黃酒一樣，眞可謂「其愚不可及也」。

茭白的心裏有黑點的，我們那裏稱為灰茭，雖是鄉下人也不願意喫，北京却用在大酒席上。捲心白菜在北京論斤論車地賣，一到南邊，便根上繫着繩，倒掛在水果鋪子的門前了，買時論兩，或者半株，用處是放在關氣的火鍋中，或者給魚翅墊底。但假如有誰在北京特地請我吃灰茭，或北京人到南邊時請他喫煮白菜，則卽使不至於稱為「笨伯」，也未免有些乖張罷。

但密斯高居然喫了一片，也許是聊以敷衍主人的面子的。到晚上我空口坐着，想：這應該請河南以外的別省人喫的，一面想，一面喫，不料這樣就喫完了。

凡物總是以希為貴。假如在歐美留學，畢業論文最好是講李太白，楊朱，張三；研究蕭伯訥，威爾士就不大妥當，何況但丁之類。但丁傳的作者跋式萊爾（A. J. Butler）就說關於但丁的文獻實在看不完。待到回了中國，可就可以講講蕭伯訥，威爾士，甚而至於莎士比亞了。何年何月自己曾在曼殊斐兒墓前痛哭，何月何日何時曾在何處和法蘭斯點頭，他還拍着自己的肩頭說道：你將來要有些像我的！至於四書五經之類，在本地似乎究以少談為是。雖然夾些「流言」在內，也未必便於「學理和事實」有妨。

阿Q正傳的成因

魯迅

在文學週報二五一期裏，西諦先生談起吶喊，尤其是阿Q正傳。這不覺引動我記起了一些小事情，也想藉此來說一說，一則也算是做文章，投了稿；二則還可以給要看的人去看去。

我先要抄一段西諦先生的原文——

「這篇東西值得大家如此的注意，原不是無因的。但也有幾點值得商榷的，如最後『大團圓』的一幕，我在晨報上初讀此作之時，即不以爲然，至今也還不以爲然，似乎作者對于阿Q之收局太匆促了；他不欲再往下寫了，便如此隨意的給他以一個『大團圓』。像阿Q那樣的一個人，終于要做起革命黨來，終于受到那樣大團圓的結局，似乎連作者他自己在最初寫作時也是料不到的。至少在人格上似乎是兩個。」

阿Q是否眞要做革命黨，即使眞做了革命黨，在人格上是否似乎是兩個，現在姑且勿論。單是這篇東西的成因，說起來就要很費功夫了。我常常說，我的文章不是湧出來的，是擠出來的。聽的人往往誤解爲謙遜，其實是眞情。我沒有什麼話要說，也沒有什麼文章要做，但有一種自害的脾氣，是有時不免吶喊幾聲，想給人們去添點熱鬧。譬如一匹疲牛罷，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廢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張家要我耕一弓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轉磨，也可以的；趙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帖出廣告道：敝店備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滋養牛乳。他雖然深知道自己是怎麼瘦，又是公的，並沒有乳，然而想到他們爲張羅生意起見，情有可原，只要出售的不是毒藥，也就不說什麼了。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要還自己覓草喫，要喘氣的工夫；要專指我爲某家的牛，將我關在他的牛牢內，也不行的，我有時也許還要給別家挨幾轉磨。如果連肉都要出賣，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無須細說。倘遇到上述的三不行，我就跑，或者索性躺在荒山裏。即使因此忽而從

深刻變爲淺薄，從戰士化爲畜生，嚇我以康有爲，比我以梁啓超，也都滿不在乎，還是我跑我的，我躺我的，決不出來再上當，因爲我于「世故」實在是太深了。

近幾年吶喊有這許多人看，當初是萬料不到的，而且連料也沒有料。不過是依了相識者的希望，要我寫一點東西就寫一點東西。也不很忙，因爲不很有人知道魯迅就是我。我所用的筆名也不只一個：LS，神飛，唐俟，某生者，雪之，風聲；更以前還有：自樹，索士，令飛，迅行。魯迅就是承迅行而來的，因爲那時新青年編輯者不願意有別號一般的署名。

現在是有人以爲我想做什麼狗首領了，眞可憐，偵察了百來回，竟還不明白。我就從不曾插了魯迅的旗去訪過一次人；「魯迅卽周樹人」，是別人查出來的。這些人有四類：一類是爲要研究小說，因而要知道作者的身世；一類單是好奇；一類是因爲我也做短評，所以特地揭出來，想我受點禍；一類是以爲于他有用處，想要鑽進來。

那時我住在西城邊，知道魯迅就是我的，大概只有新青年，新潮社裏的人們罷；孫伏園也是一個。他正在晨報館編副刊。不知是誰的主意，忽然要添一欄稱爲「開心話」的了，每週一次。他就來要我寫一點東西。

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確已有了好幾年，但我一向毫無寫他出來的意思。經這一提，忽然想起來了，晚上便寫了一點，就是第一章：序。因爲要切「開心話」這題目，就胡亂加上些不必有的滑稽，其實在全篇裏也是不相稱的。署名是「巴人」，取「下里巴人」，並不高雅的意思。誰料這署名又闖了禍了，但我却一向不知道，今年在現代評論上看見涵廬（卽高一涵）的閒話才知道的。那大略是——

「……我記得當阿Q正傳一段一段陸續發表的時候，有許多人都慄慄危懼，恐怕以後要罵到他的頭上。並且有一位朋友，當我面說，昨日阿Q正傳上某一段彷彿就是罵他自己。因此便猜疑阿Q正傳是某人作的，何以呢？因爲祇有某人知道他這一段私事。……從此疑神疑鬼，凡是阿Q正傳中所罵的，都以爲就是他的

陰私；凡是與登載阿Q正傳的報紙有關係的投稿人，都不免做了他所認爲阿Q正傳的作者的嫌疑犯了！等到他打聽出來阿Q正傳的作者名姓的時候，他才知道他和作者素不相識，因此，才恍然自悟，又逢人聲明說不是罵他。」（第四卷第八十九期）

我對于這位「某人」先生很抱歉，竟因我而做了許多天嫌疑犯。可惜不知是誰，「巴人」兩字很容易疑心到四川人身上去，或者是四川人罷。直到這一篇收在吶喊裏，也還有人問我：你實在是在罵誰和誰呢？我只能悲憤，自恨不能使人看得我不至于如此下劣。

第一章登出之後，便「苦」字臨頭了，每七天必須做一篇。我那時雖然並不忙，然而正在做流民，夜晚睡在做通路的屋子裏，這屋子只有一個後窗，連好好的寫字地方也沒有，那裏能夠靜坐一會，想一下。伏園雖然還沒有現在這樣胖，但已經笑嬉嬉，善于催稿了，每星期來一回，一有機會，就是：「先生，阿Q正傳……。明天要付排了。」于是只得做，心裏想着，「俗語說：『討飯怕狗咬，秀才怕歲考。』我既非秀才，又要週考，眞是爲難……。」然而終于又一章。但是，似乎漸漸認眞起來了；伏園也覺得不很「開心」，所以從第二章起，便移在「新文藝」欄裏。

這樣地一週一週挨下去，于是乎就不免發生阿Q可要做革命黨的問題了。據我的意思，中國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旣然革命，就會做的。我的阿Q的運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並不是兩個。民國元年已經過去，無可追蹤了，但此後倘再有革命，我相信還有阿Q似的革命黨出現。我也很願意如人們所說，我只寫出了現在以前的或一時期，但我還恐怕我所看見的並非現代的前身，而是其後，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後。其實這也不算辱沒了革命黨，阿Q究竟已經用竹筷盤上他的辮子了；此後十五年，長虹「走到出版界」，不也就成爲一個中國的「綏惠略夫」了麼？

阿Q正傳大約做了兩個月，我實在很想收束了，但我已經記不大清楚，似乎伏園不贊成，或者是我疑心倘

一收束，他會來抗議，所以將「大團圓」藏在心裏，而阿Q却已經漸漸向死路上走。到最末的一章，伏園倘在，也許會壓下，而要求放阿Q多活幾星期的罷。但是「會逢其適」，他回去了，代庖的是何作霖君，于阿Q素無愛憎，我便將「大團圓」送去，他便登出來。待到伏園回京，阿Q已經鎗斃了一個多月了。縱令伏園怎樣善于催稿，如何笑嬉嬉，也無法再說「先生。阿Q正傳……。」從此我總算收束了一件事，可以另幹別的去。另幹了別的什麼，現在也已經記不清，但大概還是這一類的事。

其實「大團圓」倒不是「隨意」給他的；至于初寫時可曾料到，那倒確乎也是一個疑問。我彷彿記得：沒有料到。不過這也無法，誰能開首就料到人們的「大團圓」？不但對于阿Q，連我自己將來的「大團圓」，我就料不到究竟是怎樣。終于是「學者」，或「教授」乎？還是「學匪」或「學棍」呢？「官僚」乎，還是「刀筆吏」呢？「思想界之權威」乎，抑「思想界先驅者」乎，抑又「世故的老人」乎？「藝術家」？「戰士」？抑又是見客不怕麻煩的特別「亞拉籍夫」乎？乎？乎？乎？乎？

但阿Q自然還可以有各種別樣的結果，不過這不是我所知道的事。

先前，我覺得我很有寫得「太過」的地方，近來却不這樣想了。中國現在的事，即使如實描寫，在別國的人們，或將來的好中國的人們看來，也都會覺得 grotesk。我常常假想一件事，自以爲這是想得太奇怪了；但倘遇到相類的事實，却往往更奇怪。在這事實發生以前，以我的淺見寡識，是萬萬想不到的。

大約一個多月以前，這里鎗斃一個強盜，兩個穿短衣的人各拿手鎗，一共打七鎗了。不知道是打了不死呢，還是死了仍然打，所以打得這麼多。當時我便對我的一羣少年同學們發感慨，說：這是民國初年初用鎗斃的時候的情形；現在隔了十多年，應該進步些，無須給死者這麼多的苦痛。北京就不然，犯人未到刑場，刑吏就從後腦一鎗，結果了性命，本人還來不及知道已經死了呢。所以北京究竟是「首善之區」，便是死刑，也比外省的好得遠。

但是前幾天看見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北京世界日報，又知道我的話並不的確了，那第六版上有一條新聞，題目是「杜小拴子刀鍘而死」，共分五節，現可撮錄一節在下面——

△杜小拴子刀鍘餘人槍斃　先時，衛戍司令部因爲從了毅軍各兵士的請求，決定用「梟首刑」，所以杜等不曾到場以前，刑場預備好了鍘草大刀一把了。刀是長形的，下邊是木底，中縫有厚大而銳利的刀一把，刀下頭有一孔，橫嵌木上，可以上下的活動，杜等四人入刑場之後，由招扶的兵士把杜等架下刑車，就叫他們臉冲北，對着已備好的刑桌前站着。……杜並沒有跪，有外右五區的某巡官去問杜：要人把着不要？杜就笑而不答，後來就自己跑到刀前，自己睡在刀上，仰面受刑，先時行刑兵已將刀抬起，杜枕到適宜的地方後，行刑兵就合眼猛力一鍘，杜的身首，就不在一處了。當時血出極多。在旁邊跪等槍決的宋振山等三人，也各偷眼去看，中有趙振一名，身上還發起顫來。後由某排長拿手槍站在宋等的後面，先斃宋振山，後斃李有三趙振，每人都是一槍斃命。……先時，被害程步墀的兩個兒子忠智忠信，都在場觀看，放聲大哭，到各人執刑之後，去大喊：爸！媽呀！你的仇已報了！我們怎麼辦哪？聽的人都非常難過，後來由家族引導着回家去了。

假如有一個天才，眞感着時代的心搏，在十一月二十二日發表出記敍這樣情景的小說來，我想，許多讀者一定以爲是說着包龍圖爺爺時代的事，在西歷十一世紀，和我們相差將有九百年。

這眞是怎麼好……。

至于阿Q正傳的譯本，我只看見過兩種。法文的登在八月分的歐羅巴上，還止三分之一，是有刪節的。英文的似乎譯得很懇切，但我不懂英文，不能說什麼。只是偶然看見還有可以商榷的兩處：一是「三百大錢九二串」當譯爲「三百大錢，以九十二文作爲一百」的意思；二是「柿油黨」不如譯音，因爲原是「自由黨」，鄉下人不能懂，便訛成他們能懂的「柿油黨」了。

十二月三日，在廈門寫。　（以上華蓋續集，北新版。）

狗，貓，鼠

魯迅

從去年起，彷彿聽得有人說我是仇貓的。那根據自然是在我的那一篇兔和貓；這是自畫招供，當然無話可說，——但倒也毫不介意。一到今年，我可很有點擔心了。我是常不免于弄弄筆墨的，寫了下來，印了出去，對于有些人似乎總是搔着癢處的時候少，碰着痛處的時候多。萬一不謹，甚而至于得罪了名人或名教授，或者更甚而至于得罪了「負有指導青年責任的前輩」之流，可就危險已極。爲什麼呢？因爲這些大脚色是「不好惹」的。怎地「不好惹」呢？就是怕要渾身發熱之後，做一封信登在報紙上，廣告道：「看哪！狗不是仇貓的麼？魯迅先生却自己承認是仇貓的，而他還說要打『落水狗』！」這「邏輯」的奧義，即在用我的話，來證明我倒是狗，于是而凡有言說，全都根本推翻，即使我說二二得四，三三見九，也沒有一字不錯。這些既然都錯，則紳士口頭的二二得七，三三見千等等，自然就不錯了。

我于是就間或留心着查考牠們成讎的「動機」。這也並非敢妄學現下的學者以動機來褒貶作品的那些時髦，不過想給自己預先洗刷洗刷。據我想，這在動物心理學家，是用不着費什麼力氣的，可惜我沒有這學問。後來，在覃哈特博士（Dr. O. Dahuhardt）的自然史底國民童話裏，總算發見了那原因了。據說，是這麼一回事：動物們因爲要商議要事，開了一個會議，鳥，魚，獸都齊集了，單是缺了象。大家議定，派夥計去迎接牠，拈到了當這差使的鬮的就是狗。「我怎麼找到那象呢？我沒有見過牠，也和牠不認識。」牠問。「那容易」，大衆說，「牠是駝背的」。狗去了，遇見一匹貓，立刻弓起脊梁來，牠便招待，同行，將弓着脊梁的貓介紹給大家道：「象在這里」！但是大家都嗤笑牠了。從此以後，狗和貓便成了讎家。

日耳曼人走出森林雖然還不很久，學術文藝却已經很可觀，便是書籍的裝璜，玩具的工緻，也無不令人心

愛。獨有這一篇童話却實在不漂亮；結怨也結得沒有意思。貓的弓起脊梁，並不是希圖冒充，故意擺架子的，其咎却在的狗自己沒眼力。然而原因也總可以算作一個原因。我的仇貓，是和這大大兩樣的。

其實人禽之辨，本不必這樣嚴。在動物界，雖然不如古人所幻想的那樣舒適自由，可是嚕囌做作的事總比人間少。牠們適性任情，對就對，錯就錯，不說一句分辯話。蟲蛆也許是不乾淨的，但牠們並沒有自鳴清高；鷙禽猛獸以較弱的動物爲餌，不妨說是凶殘的罷，但牠們從來就沒有豎過「公理」「正義」的旗子，使犧牲者直到被喫的時候爲止，還是一味佩服讚歎牠們。人呢，能直立了，自然是一大進步；能說話了，自然又是一大進步；能寫字作文了，自然又是一大進步。然而也就墮落，因爲那時也開始了說空話。說空話尚無不可，甚至於連自己也不知道說着違心之論，則對於只能嗥叫的動物，實在免不得「顏厚有忸怩」。假使眞有一位一視同仁的造物主，高高在上，那麽，對於人類的這些小聰明，也許倒以爲多事，正如我們在萬生園裏，看見猴子翻筋斗，母象請安，雖然往往破顏一笑，但同時也覺得不舒服，甚至於感到悲哀，以爲這些多餘的聰明，倒不如沒有的好罷。然而，既經爲人，便也只好「黨同伐異」，學着人們的說話，隨俗來談一談，——辯一辯了。

現在說起我仇貓的原因來，自己覺得是理由充足，而且光明正大的。一，牠的性情就和別的猛獸不同，凡捕食雀鼠，總不肯一口咬死，定要儘情玩弄，放走，又捉住，捉住，又放走，直待自己玩厭了，這纔喫下去，頗與人們的幸災樂禍，慢慢地折磨弱者的壞脾氣相同。二，牠不是和獅子同族的麽？可是有這麽一副媚態！但這也許是限於天分之故罷，假使牠的身材比現在大十倍，那就眞不知道牠所取的是怎麽一種態度。然而，這些口實，彷彿又是現在提起筆來的時候添出來的，雖然也像是當時湧上心來的理由。要說得可靠一點，或者倒不如說不過因爲牠們配合時候的嗥叫，手續竟有這麽繁重，鬧得別人心煩，尤其是夜間要看書，睡覺的時候。當這些時候，我便要用長竹竿去攻擊牠們。狗們在大道上配合時，常有閑漢拿了木棍痛打；我曾見大勃呂該爾(P.Bruegel d. Ä)的一張銅版畫 Allegorie der Wollust 上，也畫着這回事，可見這樣的舉動，是中外古今一致

的。自從那執拗的奧國學者弗羅特（S. Freud）提倡了精神分析說——Psychoanalysis，聽說章士釗先生是譯作「心解」的，雖然簡古，可是實在難解得很——以來，我們的名人教授也頗有隱隱約約，檢來應用的了，這些事便不免又要歸宿到性慾上去。打狗的事我不管，至於我的打貓，却只因爲牠們嚷嚷，此外並無惡意，我自信我的嫉妒心還沒有這麼博大，當現下「動輒獲咎」之秋，這是不可不預先聲明的。例如人們當配合之前，也很有些手續，新的是寫情書，少則一束，多則一綑；舊的是什麼「問名」「納采」，磕頭作揖，去年海昌蔣氏在北京舉行婚禮，拜來拜去，就十足拜了三天，還印有一本紅面子的婚禮節文，序論裏大發議論道：「平心論之，既名爲禮：當必繁重。專圖簡易，何用禮爲？……然則世之有志於禮者，可以興矣！不可退居於禮所不下之庶人矣！」然而我毫不生氣，這是因爲無須我到場；因此也可見我的仇貓，理由實在簡簡單單，只爲了牠們在我的耳朵邊儘嚷的緣故。人們的各種禮式，局外人可以不見不聞，我就滿不管，但如果當我正要看書或睡覺的時候，有人來勒令朗誦情書，奉陪作揖，那是爲自衛起見，還要用長竹竿來抵禦的。還有，平素不大交往的人，忽而寄給我一個紅帖子，上面印着「爲舍妹出閣」，「小兒完姻」，「敬請觀禮」或「闔第光臨」這些含有「陰險的暗示」的句子，使我不化錢便總覺得有些過意不去的，我也不十分高興。

但是，這都是近時的話。再一回憶，我的仇貓却遠在能夠說出這些理由之前，也許是還在十歲上下的時候了。至今還分明記得，那原因是極其簡單的：只因爲牠喫老鼠，——喫了我飼養着的可愛的小小的隱鼠。

聽說西洋是不很喜歡黑貓的，不知道可確；但 Edgar Allan Poe 的小說裏的黑貓，却實在有點駭人。日本的貓善於成精，傳說中的「貓婆」，那食人的慘酷確是更可怕。中國古時候雖然曾有「貓鬼」，近來却很少聽到貓的興妖作怪，似乎古法已經失傳，老實起來了。只是我在童年，總覺得牠有點妖氣，沒有什麼好感。那是一個我的幼時的夏夜，我躺在一株大桂樹下的小板桌上乘凉，祖母搖着芭蕉扇坐在桌旁，給我猜謎，講故事。忽然，桂樹上沙沙地有趾爪的爬搔聲，一對閃閃的眼睛在暗中隨聲而下，使我喫驚，也將祖母講着的話打斷，

另講貓的故事了——

「你知道麽？貓是老虎的先生。」她說。「小孩子怎麽會知道呢，貓是老虎的師父。老虎本來是什麽也不會的，就投到貓的門下來。貓就教給牠撲的方法，捉的方法，喫的方法，像自己的捉老鼠一樣。這些教完了；老虎想，本領都學到了，誰也比不過牠了，只有老師的貓還比自己強，要是殺掉貓，自己便是最強的脚色了。牠打定主意，就上前去撲貓。貓是早知道牠的來意的，一跳，便上了樹，老虎却只能眼睜睜地在樹下蹲着。牠還沒有將一切本領傳授完，還沒有教給牠上樹。」

這是徼幸的，我想，幸而老虎很性急，否則從桂樹上就會爬下一匹老虎來。然而究竟很怕人，我要進屋子裏睡覺去了。夜色更加黯然；桂葉瑟瑟地作響，微風也吹動了，想來草席定已微涼，躺着也不至於煩得翻來覆去了。

幾百年的老屋中的豆油燈的微光下，是老鼠跳梁的世界，飄忽地走着，吱吱地叫着，那態度往往比「名人名教授」還軒昂。貓是飼養着的，然而吃飯不管事。祖母她們雖然常恨鼠子們嚙破了箱櫃，偷吃了東西，我却以爲這也算不得什麽大罪，也和我不相干，況且這類壞事大概是大個子的老鼠做的，决不能誣陷到我所愛的小鼠身上去。這類小鼠大抵在地上走動，只有拇指那麽大，也不很畏懼人，我們那里叫牠「隱鼠」，與專住在屋上的偉大者是兩種。我的牀前就帖著兩張花紙，一是「八戒招贅」，滿紙長嘴大耳，我以爲不甚雅觀；別的一張「老鼠成親」却可愛，自新郎新婦以至儐相，賓客，執事，沒有一個不是尖腮細腿，像煞讀書人的，但穿的都是紅衫綠褲。我想，能舉辦這樣大儀式的，一定只有我所喜歡的那些隱鼠。現在是粗俗了，在路上遇見人類的迎娶儀式，也不過當作性交的廣告看，不甚留心；但那時的想看「老鼠成親」的儀式，却極其神往，即使像海昌蔣氏似的連拜三夜，怕也未必會看得心煩。正月十四的夜，是我不肯輕易便睡，等候牠們的儀仗從牀下出來的夜。然而仍然只看見幾個光着身子的隱鼠在地面游行，不像正在辦着喜事。直到我熬不住了，快快睡去，一

睜眼却已經天明，到了燈節了。也許鼠族的婚儀，不但不分請帖，來收羅賀禮，雖是眞的「觀禮」，也絕對不歡迎的罷，我想，這是牠們向來的習慣，無法抗議的。

老鼠的大敵其實並不是猫。春後，你聽到牠「咋！咋咋咋咋」地叫着，大家稱爲「老鼠數銅錢」的，便知道牠的可怕的屠伯已經光降了。這聲音是表現絕望的驚恐的，雖然遇見猫，還不至於這樣叫。猫自然也可怕，但老鼠只要竄進一個小洞去，牠也就奈何不得，逃命的機會還很多。獨有那可怕的屠伯——蛇，身體是細長的，圓徑和鼠子差不多，凡鼠子能到的地方，牠也能到，追逐的時間也格外長，而且萬難倖免，當「數錢」的時候，大概是已經沒有第二步辦法的了。

有一回，我就聽得一間空屋裏有着這種「數錢」的聲音，推門進去，一條蛇伏在橫梁上，看地上，躺着一匹隱鼠，口角流血，但兩脅還是一起一落的。取來給躺在一個紙盒子裏，大半天，竟醒過來了，漸漸地能夠飲食，行走，到第二日，似乎就復了原，但是不逃走。放在地上，也時時跑到人面前來，而且緣腿而上，一直爬到膝髁。給放在飯桌上，便檢吃些菜渣，舐舐碗沿；放在我的書桌上，則從容地游行，看見硯臺便舐吃了研著的墨汁。這使我非常驚喜了。我聽父親說過的，中國有一種墨猴，只有拇指一般大，全身的毛是漆黑而且發亮的。牠睡在筆筒裏，一聽到磨墨，便跳出來，等着，等到人寫完字，套上筆，就舐盡了硯上的餘墨，仍舊跳進筆筒裏去了。我就極願意有這樣的一個墨猴，可是得不到；問那里有，那里買的呢，誰也不知道。「慰情聊勝無」，這隱鼠總可以算是我的墨猴了罷，雖然牠舐喫墨汁，並不一定肯等到我寫完字。

現在已經記不分明，這樣地大約有一兩月；有一天，我忽然感到寂寞了，眞所謂「若有所失」。我的隱鼠，是常在眼前游行的，或桌上，或地上。而這一日却大半天沒有見，大家喫午飯了，也不見牠走出來，平時，是一定出現的。我再等着，再等牠一箇半天，然而仍然沒有見。

長媽媽，一個一向帶領着我的女工，也許是以爲我等得太苦了罷，輕輕地來告訴我一句話。這卽刻使我憤

怒而且悲哀，决心和貓們爲敵。她說：隱鼠是昨天晚上被貓喫去了！

當我失掉了所愛的，心中有着空虛時，我要充塡以報讎的惡念！

我的報讎，就從家裏飼養着的一匹花貓起手，逐漸推廣，至于凡所遇見的諸貓。最先不過是追趕，襲擊；後來却愈加巧妙了，能飛石擊中牠們的頭，或誘入空屋裏面，打得牠垂頭喪氣。這作戰繼續得頗長久，此後似乎貓都不來近我了，但對于牠們縱使怎樣戰勝，大約也算不得一個英雄；况且中國畢生和貓打仗的人也未必多，所以一切韜略，戰績，還是全都省略了罷。

但許多天之後，也許是已經經過了大半年，我竟偶然得到一個意外的消息：那隱鼠其實並非被貓所害，倒是牠緣着長媽媽的腿要爬上去，被她一脚踏死了。

這確是先前所沒有料想到的，現在我已經記不清當時是怎樣一個感想，但和貓的感情却終于沒有融和；到了北京，還因爲牠傷害了兔的兒女們，便舊隙夾新嫌，使出更辣的辣手。「仇貓」的話柄，也從此傳揚開來。然而在現在，這些早已是過去的事了，我已經改變態度，對貓頗爲客氣，倘其萬不得已，則趕走而已，决不打傷牠們，更何况殺害。這是我近幾年的進步。經驗既多，一旦大悟，知道貓的偸魚肉，拖小雞，深夜大叫，人們自然十之九是憎惡的，而這憎惡是在貓身上。假如我出而爲人們驅除這憎惡，打傷或殺害了牠，牠便立刻變爲可憐，那憎惡倒移在我身上了。所以，目下的辦法，是凡遇貓們搗亂，至于有人討厭時，我便站出去，在門口大聲叱曰：「噓！滾！」小小平靜，卽回書房，這樣，就長保着禦侮保家的資格。其實這方法，中國的官兵就常在實做的，他們總不肯掃淸土匪或撲滅敵人，因爲這麼一來，就要不被重視，甚至于因失其用處而被裁汰。我想，如果能將這方法推廣應用，我大槪也總可望成爲所謂「指導靑年」的「前輩」的罷，但現下也還未决心實踐，正在硏究而且推敲。

（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一日。）

藤野先生

魯迅

東京也無非是這樣。上野的櫻花爛熳的時節，望去確也像緋紅的輕雲，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羣結隊的「清國留學生」的速成班，頭頂上盤着大辮子，頂得學生制帽的頂上高高聳起，形成一座富士山。也有解散辮子，盤得平的，除下帽來，油光可鑑，宛如小姑娘的髮髻一般，還要將頸子扭幾扭。實在標緻極了。

中國留學生會館的門房裏有幾本書買，有時還值得去一轉；倘在上午，裏面的幾間洋房裏倒也還可以坐坐的。但到傍晚，有一間的地板便常不免要咚咚咚地響得震天，兼以滿房煙塵斗亂；問問精通時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學跳舞。」

到別的地方去看看，如何呢？

我就往仙台的醫學專門學校去。從東京出發，不久便到一處驛站，寫道：日暮里。不知怎地，我到現在還記得這名目。其次却只記得水戶了，這是明的遺民朱舜水先生客死的地方。仙台是一個市鎮，並不大；冬天冷得利害；還沒有中國的學生。

大概是物以希爲貴罷，北京的白菜運往浙江，便用紅頭繩繫住菜根，倒掛在水果店頭，尊爲「膠菜」；福建野生着的蘆薈，一到北京就請進溫室，且美其名曰「龍舌蘭」。我到仙台也頗受了這樣的優待，不但學校不收學費，幾個職員還爲我的食宿操心。我先是住在監獄旁邊一個客店裏的，初冬已經頗冷，蚊子却還多，後來用被蓋了全身，用衣服包了頭臉，只留兩個鼻孔出氣。在這呼吸不息的地方，蚊子竟無從插嘴，居然睡安穩了。飯食也不壞。但一位先生却以爲這客店也包辦囚人的飯食，我住在那里不相宜。幾次三番，幾次三番地說。我雖然覺得客店兼辦囚人的飯食和我不相干，然而好意難却，也只得別尋相宜的住處了。于是搬到別一

家，離監獄也很遠，可惜每天總要喝難以下咽的芋梗湯。

從此就看見許多陌生的先生，聽到許多新鮮的講義。解剖學是兩個教授分任的。最初是骨學。其時進來的是一個黑瘦的先生，八字鬚，戴着眼鏡，挾着一疊大大小小的書。一將書放在講台上，便用了緩慢而很有頓挫的聲調，向學生介紹自己道：——

「我就是叫作藤野嚴九郎的……。」

後面有幾個人笑起來了。他接着便講述解剖學在日本發達的歷史，那些大大小小的書，便是從最初到現今關于這一門學問的著作。起初有幾本是線裝的；還有翻刻中國譯本的。他們的翻譯和研究新的醫學，並不比中國早。

那坐在後面發笑的是上學年不及格的留級學生，在校已經一年，掌故頗爲熟悉的了。他們便給新生講演每個教授的歷史。這藤野先生，據說是穿衣服太模胡了，有時竟會忘記帶領結；冬天是一件舊外套，寒顫顫的，有一回上火車去，致使管車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車裏的客人大家小心些。

他們的話大概是眞的，我就親見他有一次上講堂沒有帶領結。

過了一星期，大約是星期六，他使助手來叫我了。到得研究室，見他坐在人骨和許多單獨的頭骨中間，——他其時正在研究着頭骨，後來有一篇論文在本校的雜誌上發表出來。

「我的講義，你能抄下來麽？」他問。

「可以抄一點。」

「拿來我看！」

我交出所抄的講義去，他收下了，第二三天便還我，並且說，此後每一星期要送給他看一回。我拿下來打開看時，很喫了一驚，同時也感到一種不安和感激，原來我的講義已經從頭到末，都用紅筆添改過了，不但增

加了許多脫漏的地方，連文法的錯誤，也都一一訂正。這樣一直繼續到教完了他所擔任的功課：骨學，血管學，神經學。

可惜我那時太不用功，有時也很任性。還記得有一回藤野先生將我叫到他的研究室去，翻出我那講義上的一個圖來，是下臂的血管，指着，向我和藹的說道：——

「你看，你將這條血管移了一點位置了。——自然，這樣一移，的確比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圖不是美術，實物是那麼樣的，我們沒法改換牠。現在我給你改好了，以後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樣的畫。」

但是我還不服氣，口頭答應着，心裏却想道：——

「圖還是我畫的不錯；至于實在的情形，我心裏自然記得的。」

學年試驗完畢之後，我便到東京玩了一夏天，秋初再回學校，成績早已發表了，同學一百餘人之中，我在中間，不過是沒有落第。這回藤野先生所擔任的功課，是解剖實習和局部解剖學。

解剖實習了大概一星期，他又叫我去了，很高興地，仍用了極有抑揚的聲調對我說道：——

「我因爲聽說中國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擔心，怕你不肯解剖屍體。現在總算放心了，沒有這回事。」

但他也偶有使我很爲難的時候。他聽說中國的女人是裹脚的，但不知道詳細，所以要問我怎麼裹法，足骨變成怎樣的畸形，還歎息道，「總要看一看纔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有一天，本級的學生會幹事到我寓裏來了，要借我的講義看。我檢出來交給他們，却只翻檢了一通，並沒有帶走。但他們一走，郵差就送到一封很厚的信，拆開看時，第一句是：——

「你改悔罷！」

這是新約上的句子罷，但經託爾斯泰新近引用過的。其時正值日俄戰爭，託老先生便寫了一封給俄國和日本的皇帝的信，開首便是這一句。日本報紙上很斥責他的不遜，愛國青年也憤然，然而暗地裏却早受了他的影

響了。其次的話，大略是說上年解剖學試驗的題目，是藤野先生講義上做了記號，我豫先知道的，所以能有這樣的成績。末尾是匿名。

我這纔囘憶到前幾天的一件事：因爲要開同級會，幹事便在黑板上寫廣告，末一句是「請全數到會勿漏爲要」，而且在「漏」字旁邊加了一個圈。我當時雖然覺到圈得可笑，但是毫不介意，這囘纔悟出那字也在譏刺我了，猶言我得了教員漏洩出來的題目。

我便將這事告知了藤野先生；有幾個和我熟識的同學也很不平，一同去詰責幹事託辭檢查的無禮，並且要求他們將檢查的結果，發表出來。終于這流言消滅了，幹事却又竭力運動，要收囘那一封匿名信去。結末是我便將這託爾斯泰式的信退還了他們。

中國是弱國，所以中國人當然是低能兒，分數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無怪他們疑惑。但我接着便有參觀鎗斃中國人的命運了。第二年添教黴菌學，細菌的形狀是全用電影來顯示的，一段落已完而還沒有到下課的時候，便影幾片時事的片子，自然都是日本戰勝俄國的情形。但偏有中國人夾在裏邊：給俄國人做偵探，被日本軍捕獲，要鎗斃了，圍着看的也是一羣中國人；在講堂裏的還有一個我。

「萬歲！」他們都拍掌歡呼起來。

這種歡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這一聲却特別聽得刺耳。此後囘到中國來，我看見那些閒看鎗斃犯人的人們，他們也何嘗不酒醉似的喝采，——嗚呼，無法可想！但在那時那地，我的意見却變化了。

到第二學年的終結，我便去尋藤野先生，告訴他我將不學醫學，並且離開這仙台。他的臉色彷彿有些悲哀，似乎想說話，但竟沒有說。

「我想去學生物學，先生教給我的學問，也還有用的。」其實我並沒有決意要學生物學，因爲看得他有些悽然，便說了一個慰安他的謊話。

「爲醫學而教的解剖學之類，怕于生物學物也沒有什麼大幫助。」他歎息說。

將走的前幾天，他叫我到他家裏去，交給我一張照相，後面寫着兩個字道：「惜別」，還說希望將我的也送他。但我這時適值沒有照相了；他便叮囑我將來照了寄給他，並且時時通信告訴他此後的狀況。

我離開仙台之後，就多年沒有照過相，又因爲狀況也無聊，說起來無非使他失望，便連信也怕敢寫了。經過的年月一多，話更無從說起，所以雖然有時想寫信，却又難以下筆，這樣的一直到現在，竟沒有寄過一封信和一張照片。從他那一面看起來，是一去之後，杳無消息了。

但不知怎地，我總還時時記起他，在我所認爲我師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一個。有時我常常想：他的對于我的熱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誨，小而言之，是爲中國，就是希望中國有新的醫學；大而言之，是爲學術，就是希望新的醫學傳到中國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裏和心裏是偉大的，雖然他的姓名並不爲許多人所知道。

他所改正的講義，我曾經訂成三厚本，收藏着的，將作爲永久的紀念。不幸七年前遷居的時候，中途毀壞了一口書箱，失去半箱書，恰巧這講義也遺失在內了。責成運送局去找尋，寂無回信。只有他的照相至今還掛在我北京寓居的東牆上，書桌對面。每當夜間疲倦，正想偸懶時，仰面在燈光中瞥見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說出抑揚頓挫的話來，便使我忽又良心發現，而且增加勇氣了，于是點上一枝煙，再繼續寫些爲「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惡痛疾的文字。

（十月十二日。）

（以上朝華夕拾，北新版。）

影的告別

魯迅

人睡到不知道時候的時候，就會有影來告別，說出那些話——

有我所不樂意的在天堂裏，我不願去；有我所不樂意的在地獄裏，我不願去；有我所不樂意的在你們將來的黃金世界裏，我不願去。

然而你就是我所不樂意的。

朋友，我不想跟隨你了，我不願住。

我不願意！

嗚乎嗚乎，我不願意，我不如彷徨于無地。

我不過一個影，要別你而沈沒在黑暗裏了。然而黑暗又會吞併我，然而光明又會使我消失。

然而我不願彷徨于明暗之間，我不如在黑暗裏沈沒。

然而我終于彷徨于明暗之間，我不知道是黃昏還是黎明。我姑且舉灰黑的手裝作喝乾一杯酒，我將在不知道時候的時候獨自遠行。

嗚乎嗚乎，倘若黃昏，黑夜自然會來沈沒我，否則我要被白天消失，如果現是黎明。

朋友，時候近了。

我將向黑暗裏徬徨于無地。

你還想我的贈品。我能獻你甚麼呢？無已，則仍是黑暗和虛空而已。但是，我願意只是黑暗，或者會消失于你的白天；我願意只是虛空，決不佔你的心地。

我願意這樣，朋友——

我獨自遠行，不但沒有你，並且再沒有別的影在黑暗裏。只有我被黑暗沉沒，那世界全屬于我自己。

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四日

復讎

魯迅

人的皮膚之厚，大概不到半分，鮮紅的熱血，就循着那後面，在比密密層層地爬在牆壁上的槐蠶更其密的血管裏奔流，散出溫熱。于是各以這溫熱互相蠱惑，煽動，牽引，拚命地希求偎倚，接吻，擁抱，以得生命的沉酣的大歡喜。

但倘若用一柄尖銳的利刃，只一擊，穿透這桃紅色的，菲薄的皮膚，將見那鮮紅的熱血激箭似的以所有溫熱直接灌溉殺戮者；其次，則給以冰冷的呼吸，示以淡白的嘴唇，使之人性茫然，得到生命的飛揚的極致的大歡喜；而其自身，則永遠沉浸於生命的飛揚的極致的大歡喜中。

這樣，所以，有他們倆裸着全身，捏着利刃，對立於廣漠的曠野之上。

他們倆將要擁抱，將要殺戮……

路人們從四面奔來，密密層層地，如槐蠶爬上牆壁，如馬蟻要扛鯗頭。衣服都漂亮，手倒空的。然而從四面奔來，而且拚命地伸長頸子，要賞鑒這擁抱或殺戮。他們已經豫覺着事後的自己的舌上的汗或血的鮮味。

然而他們倆對立着，在廣漠的曠野之上，裸着全身，捏着利刃，然而也不擁抱，也不殺戮，而且也不見有擁抱或殺戮之意。

他們倆這樣地至於永久，圓活的身體，已將乾枯，然而毫不見有擁抱或殺戮之意。

路人們於是乎無聊；覺得有無聊鑽進他們的毛孔，覺得有無聊從他們自己的心中由毛孔鑽出，爬滿曠野，又鑽進別人的毛孔中。他們於是覺得喉舌乾燥，頸子也乏了；終至於面面相覷，慢慢走散；甚而至於居然覺得乾枯到失了生趣。

於是只賸下廣漠的曠野，而他們倆在其間裸着全身，捏着利刃，乾枯地立着；以死人似的眼光，賞鑒這路人們的乾枯，無血的大戮，而永遠沈浸於生命的飛揚的極致的大歡喜中。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復讎（其二）

魯迅

因為他自以為神之子，以色列的王，所以去釘十字架。

兵丁們給他穿上紫袍，戴上荊冠，慶賀他；又拿一根葦子打他的頭，吐他，屈膝拜他；戲弄完了，就給他脫了紫袍，仍穿他自己的衣服。

看哪，他們打他的頭，吐他，拜他……

他不肯喝那用沒藥調和的酒，要分明地玩味以色列人怎樣對付他們的神之子，而且較永久地悲憫他們的前途，然而讎恨他們的現在。

四面都是敵意，可悲憫的，可咒詛的。

丁丁地響，釘尖從掌心穿透，他們要釘殺他們的神之子了，可憫的人們呵，使他痛得柔和。丁丁地響，釘尖從脚背穿透，釘碎了一塊骨，痛楚也透到心髓中，然而他們自己釘殺着他們的神之子了，可咒詛的人們呵，這使他痛得舒服。

十字架豎起來了；他懸在虛空中。

他沒有喝那用沒藥調和的酒，要分明地玩味以色列人怎樣對付他們的神之子，而且較永久地悲憫他們的前途，然而讎恨他們的現在。

路人都辱駡他，祭司長和文士也戲弄他，和他同釘的兩個強盜也譏誚他。

看哪，和他同釘的……

四面都是敵意，可悲憫的，可咒詛的。

他在手足的痛楚中，玩味着可憫的人們的釘殺神之子的悲哀和可咒詛的人們要釘殺神之子，而神之子就要被釘殺了的歡喜。突然間，碎骨的大痛楚透到心髓了，他即沈酣於大歡喜和大悲憫中。

他腹部波動了，悲憫和咒詛的痛楚的波。

遍地都黑暗了。

「以羅伊，以羅伊，拉馬撒巴各大尼！？」（繙出來，就是：我的上帝，你爲甚麼離棄我！？）

上帝離棄了他，他終於還是一個「人之子」；然而以色列人連「人之子」都釘殺了。

釘殺了「人之子」的人們的身上，比釘殺了「神之子」的尤其血汙，血腥。

希　望

魯　迅

我的心分外地寂寞。

然而我的心很平安：沒有愛憎，沒有哀樂，也沒有顏色和聲音。

我大概老了。我的頭髮已經蒼白，不是很明白的事麼？我的手顫抖着，不是很明白的事麼？那麼，我的魂靈的手一定也顫抖着，頭髮也一定蒼白了。

然而這是許多年前的事了。

這以前，我的心也曾充滿過血腥的歌聲：血和鐵，火燄和毒，恢復和報讎。而忽而這些都空虛了，但有時故意地塡以沒奈何的自欺的希望。希望，希望，用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虛中的暗夜的襲來，雖然盾後面也依然是空虛中的暗夜。然而就是如此，陸續地耗盡了我的青春。

我早先豈不知我的青春已經逝去了？但以為身外的青春固在：星，月光，僵墜的胡蝶，暗中的花，猫頭鷹的不祥之言，杜鵑的啼血，笑的渺茫，愛的翔舞……。雖然是悲涼漂渺的青春罷，然而究竟是青春。

然而現在何以如此寂寞？難道連身外的青春也都逝去，世上的青年也多衰老了麼？

我只得由我來肉薄這空虛中的暗夜了。我放下了希望之盾，我聽到 Petofi Sàndor (1823.49) 的「希望」之歌：

希望是甚麼？是娼妓：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日。

她對誰都蠱惑，將一切都獻給；
待你犧牲了極多的寶貝——
你的青春——她就棄掉你。

這偉大的抒情詩人，匈牙利的愛國者，爲了祖國而死在可薩克兵的矛尖上，已經七十五年了。悲哉死也，然而更可悲的是他的詩至今沒有死。

但是，可慘的人生！桀驁英勇如 Petöfi，也終於對了暗夜止步回顧着茫茫的東方了。他說：

絕望之爲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倘使我還得偷生在不明不暗的這「虛妄」中，我就還要尋求那逝去的悲涼漂渺的青春，但不妨在我的身外。因爲身外的青春倘一消滅，我身中的遲暮也卽凋零了。

然而現在沒有星和月光，沒有僵墜的胡蝶以至笑的渺茫，愛的翔舞。然而青年們很平安。

我只得由我來肉薄這空虛中的暗夜了，縱使尋不到身外的青春，也總得自己來一擲我身中的遲暮。但暗夜又在那里呢？現在沒有星，沒有月光以至笑的渺茫和愛的翔舞；青年們很平安，而我的面前又竟至於並且沒有眞的暗夜。

絕望之爲虛妄，正與希望相同！

一九二五年一月一日。

好的故事

魯　迅

燈火漸漸地縮小了，在豫告石油的已經不多；石油又不是老牌，早熏得燈罩很昏暗。鞭爆的繁響在四近，

烟草的烟霧在身邊：是昏沈的夜。

我閉了眼睛，向後一仰，靠在椅背上；捏着「初學記」的手擱在膝髁上。

我在朦朧中，看見一個好的故事。

這故事很美麗，幽雅，有趣。許多美的人和美的事，錯綜起來像一天雲錦，而且萬顆奔星似的飛動着，同時又展開去，以至於無窮。

我彷彿記得曾坐小船經過山陰道，兩岸邊的烏桕，新禾，野花，雞，狗，叢樹和枯樹，茅屋，塔，伽藍，農夫和村婦，村女，曬着的衣裳，和尙，簑笠，天，雲，竹，……都倒影在澄碧的小河中，隨着每一打槳，各各夾帶了閃爍的日光，并水裏的萍藻游魚，一同蕩漾。諸影諸物：無不解散，而且搖動，擴大，互相融和；剛一融和，却又退縮，復近於原形。邊緣都參差如夏雲頭，鑲着日光，發出水銀色燄。凡是我所經過的河，都是如此。

現在我所見的故事也如此。水中的青天的底子，一切事物統在上面交錯，織成一篇，永是生動，永是展開，我看不見這一篇的結束。

河邊枯柳樹下的幾枝瘦削的一丈紅，該是村女種的罷。大紅花和斑紅花，都在水裏面浮動，忽而碎散，拉長了，縷縷的胭脂水，然而沒有暈。茅屋，狗，塔，村女，雲，……也都浮動着。大紅花一朵朵全被拉長了，這時是潑剌奔迸的紅錦帶。帶織入狗中，狗織入白雲中，白雲織入村女中……。在一瞬間，他們又將退縮了。但斑紅花影也已碎散，伸長，就要織進塔，村女，狗，茅屋，雲裏去。

現在我所見的故事淸楚起來了，美麗，幽雅，有趣，而且光明。靑天上面，有無數美的人和美的故事，我一一看見，一一知道。

我就要凝視他們……。

我正要凝視他們時，驟然一驚，睜開眼，雲錦也已皺蹙，淩亂，彷彿有誰擲一塊大石下河水中，水波陡然起立，將整篇的影子撕成片片了。我無意識得趕忙捏住幾乎墜地的「初學記」，眼前還賸着幾點虹霓色的碎影。

我眞愛這一篇好的故事，趁碎影還在，我要追回他，完成他，留下他。我拋了書，欠身伸手去取筆，——何嘗有一絲碎影，只見昏暗的燈光，我不在小船裏了，

但我總記得見過這一篇好的故事，在昏沈的夜……。

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四日。

死火

魯迅

我夢見自己在冰山間奔馳。

這是高大的冰山，上接冰天，天上凍雲瀰漫，片片如魚鱗模樣。山麓有冰樹林，枝葉都如松杉。一切冰冷，一切青白。

但我忽然墜在冰谷中。

上下四旁無不冰冷，青白。而一切青白冰上，卻有紅影無數，糾結如珊瑚網。我俯看脚下，有火燄在。

這是死火。有炎炎的形，但毫不搖動，全體冰結，像珊瑚枝，尖端還有凝固的黑烟，疑這纔從火宅中出，所以枯焦。這樣，映在冰的四壁，而且互相反映，化爲無量數影，使這冰谷，成紅珊瑚色。

哈哈！

當我幼小的時候，本就愛看快艦激起的浪花，洪爐噴出的烈燄。不但愛看，還想看淸。可惜他們都息息變

幻，永無定形。雖然凝視又凝視，總不留下怎樣一定的迹象。

死的火燄，現在先得到了你了！

我拾起死火，正要細看，那冷氣已使我的指頭焦灼；但是，我還熬着，將他塞入衣袋中間。冰谷四面，登時完全青白。我一面思索着走出冰谷的法子。

我的身上噴出一縷黑煙，上升如鐵線蛇。冰谷四面，又登時滿有紅燄流動，如大火聚，將我包圍。我低頭一看，死火已經燃燒，燒穿了我的衣裳，流在冰地上了。

「唉，朋友！你用了你的温熱，將我驚醒了。」他說。

我連忙和他招呼，問他名姓。

「我原先被人遺棄在冰谷中，」他答非所問地說，「遺棄我的早已滅亡，消盡了。我也被冰凍凍得要死。倘使你不給我温熱，使我重行燒起，我不久就須滅亡。」

「你的醒來，使我歡喜。我正在想着走出冰谷的方法；我願意攜帶你去，使你永不冰結，永得燃燒。」

「唉唉！那麼，我將燒完！」

「你的燒完，使我惋惜。我便將你留下，仍在這里罷。」

「唉唉！那麼，我將凍滅了！」

「那麼，怎麼辦呢？」

「但你自己，又怎麼辦呢？」他反而問。

「我說過了：我要出這冰谷……。」

「那我就不如燒完！」

他忽而躍起，如紅彗星，并我都出冰谷口外。有大石車突然馳來，我終于碾死在車輪底下，但我還來得及

看見那車就墜入冰谷中。

「哈哈！你們是再也遇不着死火了！」我得意地笑着說，彷彿就願意這樣似的。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以上野草，北新版。）

自己的園地

周作人

在一百五十年前，法國的福祿特爾做了一本小說亢迭特（Candide），敍述人世的苦難，嘲笑「全舌博士」的樂天哲學。亢迭特與他的老師全舌博士經了許多憂患，終於在土耳其的一角裏住下，種園過活，纔能得到安住。亢迭特對於全舌博士的始終不渝的樂天說，下結論道，「這些都是很好，但我們還不如去耕種自己的園地」。這句格言現在已經是「膾炙人口」，意思也很明白，不必再等我下什麼注脚。但是我現在把他抄來，却有一點別的意義。所謂自己的園地，本來是範圍很寬，並不限定於某一種：種果蔬也罷，種藥材也罷，——種薔薇地丁也能，只要本了他個人的自覺，在他認定的不論大小的地面上，應了力量去耕種，便都是盡了他的天職了。在這平淡無奇的說話中間，我所想要特地申明的，只是在於種薔薇地丁也是耕種我們自己的園地，與種果蔬藥材，雖是種類不同而有同一的價值。

我們自己的園地是文藝，這是要在先聲明的。我並非厭薄別種活動而不屑爲，——我平常承認各種活動於生活都是必要；實在是小半由於沒有這樣的材能，大半由於缺少這樣的趣味，所以不得不在這中間定一個去就。但我對於這個選擇並不後悔，並不慚愧地面的小與出產的薄弱而且似乎無用。依了自己的心的傾向，去種薔薇地丁，這是尊重個性的正當辦法，即使如別人所說各人果眞應報社會的恩，我也相信已經報答了，因爲社會不但需要果蔬藥材，却也一樣迫切的需要薔薇與地丁，——如有蔑視這些的社會，那便是白癡的，只有形體而沒有精神生活的社會，我們沒有去顧視他的必要。倘若用了什麼名義，強迫人犧牲了個性去侍奉白癡的社

會，——美其名曰迎合社會心理，——那簡直與借了倫常之名強人忠君，借了國家之名強人戰爭一樣的不合理了。

有人說道，據你所說，那麼你所主張的文藝，一定是人生派的藝術了。泛稱人生派的藝術，我當然是沒有什麼反對，但是普通所謂人生派是主張「為人生的藝術」的，對於這個我却有一點意見。「為藝術的藝術」將藝術與人生分離，并且將人生附屬於藝術，至於如王爾德的提倡人生之藝術化，固然不很妥當；「為人生的藝術」以藝術附屬於人生，將藝術當作改造生活的工具而非終極，他何嘗不把藝術與人生分離呢？我以為藝術當然是人生的，因為他本是我們感情生活的表現，叫他怎能與人生分離？「為人生」——於人生有實利，當然也是藝術本有的一種作用，但並非唯一的職務。總之藝術是獨立的，却又原來是人性的，所以既不必使他隔離人生，又不必使他服侍人生，只任他成為渾然的人生的藝術便好了。「為藝術」派以個人為藝術的工匠，「為人生」派以藝術為人生的僕役；現在却以個人為主人，表現情思而成藝術，即為其生活之一部，初不為福利他人而作，而他人接觸這藝術，得到一種共鳴與感興，使其精神生活充實而豐富，又即以為實生活的基本；這是人生的藝術的要點，有獨立的藝術美與無形的功利。我所說的薔薇地丁的種作，便是如此：有些人種花聊以消遣，有些人種花志在賣錢，眞種花者以種花為其生活，——而花亦未嘗不美，未嘗於人無益。

詩的效用

周作人

在詩第一號裏讀到俞平伯君的詩底進化的還原論，對於他的「好的詩底效用是能深刻地感多數人向善的」這個定義，略有懷疑的地方，現在分作三項，將我的意見寫了出來。

第一，詩的效用，我以爲是難以計算的。文藝的問題固然是可以用了社會學的眼光去研究，但不能以此作爲唯一的定論。我始終承認文學是個人的，但因「他能叫出人人所要說而苦於說不出的話」，所以我又說卽是人類的。然而在他說的時候，只是主觀的叫出他自己所要說的話，並不是客觀的去體察了大衆的心情，意識的替他們做通事，這也是眞確的事實。我曾同一個朋友說過，詩的創造是一種非意識的衝動，幾乎是生理上的需要，彷彿是性慾一般；這在當時雖然只是戲語，實在也頗有道理。個人將所感受的表現出來，卽是達到了目的，有了他的效用，此外功利的批評，說他耗廢無數的金錢精力時間，得不償失，都是不相干的話。在個人戀愛生活裏，常有不惜供獻大的犧牲的人，我們不能去質問他的在社會上的效用；在文藝上也是一樣。眞的藝術家本了他的本性與外緣的總合，誠實的表現他的情思，自然的成爲有價值的文藝，便是他的效用。功利的批評也有一面的理由，但是過於重視藝術的社會的意義，忽略原來的文藝的性質，他雖聲言叫文學家做指導社會的先驅者，實際上容易驅使他們去做侍奉民衆的樂人，這是較量文學在人生上的效用的人所最應注意的地方了。

第二，「感人向善是詩底第二條件」，這善字似乎還有可商的餘地，因爲他的概念也是游移惝怳，沒有標準，正如託爾斯泰所攻擊的美一樣。將他解作現代通行的道德觀念裏的所謂善，這只是不合理的社會上的一時的習慣，決不能當做判斷藝術價值的標準，現在更不必多說也已明白了。倘若指那不分利己利人，於個體種族都是幸福的，如克魯泡特金所說的道德，當然是很對的了，但是「全而善美」的生活範圍很廣，除了眞正的不道德文學以外，一切的文藝作品差不多都在這範圍裏邊，因爲據克魯泡特金的說法，只有資本主義迷信等等幾件妨害人的生活的東西是惡，所以凡非是咏嘆這些惡的文藝便都不是惡的花。託爾斯泰所反對的波特來耳的惡之華因此也不能不說是向善的，批評家說他是想走逆路去求自己的得救，正是很確當的話。他吃印度大麻去造「人工的樂園」，在紳士們看來是一件怪僻醜陋的行爲，但他的尋求超現世的樂土的欲望，却要比紳士們的飽滿的樂天主義更爲人性的，更爲善的了。這樣看來，向善的卽是人的，不向善的卽是非人的文學：這也是一

種說法，但是字面上似乎還可修改，因爲善字的意義不定，容易誤會，以爲文學必須勸人爲善，像明聖經陰騭文一般纔行，——豈知這些講名分功過的「善書」裏，多含著不向善的吃人思想的分子，最容易使人陷到非人的生活裏去呢？

第三，託爾斯泰論藝術的價值，是以能懂的人的多少爲標準，克魯泡特金對於他的主張，加以批評道，「各種藝術都有一種特用的表現法，這便是將作者的感情感染與別人的方法，所以要想懂得他，須有相當的一番訓練。即使是最簡單的藝術品，要正當的理解他，也非經過若干習練不可。託爾斯泰把這事忽略了，似乎不很妥當，他的普徧理解的標準也不免有點牽強了。」這一節話很有道理。雖然託爾斯泰在藝術論裏引了多數的人明白聖經上的故事等等的例，來證明他們也一定能夠了解藝術的高尚作品，其實是不盡然的。聖經上的故事誠然是藝術的高尚作品，但是大多數的人是否眞能藝術的了解賞鑒，不免是個疑問。我們參照中國人讀經書的實例，推測基督教國的民衆的讀聖經，恐怕他的結果也只在文句之末，即使感受到若干印象，也爲教條的傳統所拘，仍舊貌似而神非了。譬如中國的詩經，凡是「讀書人」無不讀過一遍，自己以爲明白了，但眞是知道關雎這一篇是什麽詩的人，一千人裏還不曉得有沒有一個呢。說到民謠，流行的範圍更廣，似乎是很賞識了，其實也還是可疑。我雖然未曾詳細研究，不能斷定，總覺得中國小調的流行，是音樂的而非文學的，換一句話說即是以音調爲重而意義爲輕。十八摸是中國現代最大民謠之一，但其魅人的力似在「嗳嗳吓」的聲調而非在肉體美的贊歎，否則那種描畫應當更爲精密，——那倒又有可取了。中國人的愛好諧調眞是奇異的事實；大多數的喜聽舊戲而厭看新劇，便是一個好例，在詩文界內也全然相同。常見文理不通的人雖然古文白話一樣的不懂，却總是喜讀古文，反對白話，當初頗以爲奇，現在纔明白這個道理：念古文還有聲調可以悅耳，看白話則意義與聲調一無所得，所以興味索然。文藝作品的作用當然不只是悅耳，所以經過他們的鑒定，不能就判定他的感染的力量。即使更進一層，多數的人眞能了解意義，也不能以多數決的方法來下文藝的判決。君師的統一

思想，定於一尊，固然應該反對；民衆的統一思想，定於一尊，也是應該反對的。在不背於營求全而善美的生活之道德的範圍內，思想與行動不妨各各自由與分離。文學家雖希望民衆能了解自己的藝術，却不必強將自己的藝術去遷就民衆：因爲據我的意見，文藝本是著者感情生活的表現，感人乃其自然的效用，現在倘若捨己從人，去求大多數的了解，結果最好也只是「通俗文學」的標本，不是他眞的自己的表現了。

古文學

周作人

研究本國的古文學，不是國民的義務，乃是國民的權利。藝術上的造詣，本來要有天才做基礎，但是思想與技工的涵養也很重要，前人的經驗與積貯便是他必要的材料。我的一個朋友近來從西京寫信來說道，「……歎息前人給我們留下了無數的綾羅綢緞，祇沒有剪製成衣，此時正應該利用他，下一番裁縫工夫，莫只作那裂帛撕扇的快意事。蔑視經驗，是我們的愚陋；抹殺前人，是我們的罪過。」實在很是確當。這前人的經驗與積貯當然並不限於本國，只是在研究的便宜上，外國的文學因爲言語及資料的關係，直接的研究較爲困難，所以利用了自己國語的知識進去研究古代的文學，涵養創作力或鑒賞文藝的趣味，是最上算的事，這正是國民所享的一種權利了。

我們既然認定研究古文學爲權利而非義務，所以沒有服從傳統的必要。我們讀古代文學，最妨礙我們的享樂，使我們失了正解或者墮入魔道的，是歷來那些「業儒」的人的解說，正如玉帛鐘鼓本是正當的禮樂，他們却要另外加上一個名分的意義一般，於是在一切敍事抒情的詩文上也到處加了一層綱常名教的塗飾。關關雎鳩原是好好的一首戀愛詩，他們却說這是「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南有樛木也是結

婚歌，却說是「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也」。經了這樣的一番解說，那儒業者所崇拜的多妻主義似乎得了一重擁護，但是已經把詩的眞意完全抹殺，倘若不是我們將他訂正，這兩篇詩的眞價便不會出現了。希伯來的雅歌以前也被收入猶太教以及基督教的聖經裏，說是歌咏靈魂與神之愛的，現在早已改正，大家承認他作一卷結婚歌集了。我們若是將詩經舊說訂正，把國風當作一部古代民謠去讀，於現在的歌謠研究或新詩創作上一定很有效用，這是可以斷言的。中國歷代的詩未嘗不受詩經的影響，只因有傳統關係，仍舊囚在「美刺」的束縛裏，那正與小說的講勸懲相同，完全成了名教的奴隷了。還有些人將忠君愛國當做評詩的標準，對於古詩十九首，覺得他們與這標準有點不合，却又捨不得摒棄，於是奇想天開，將這些詩都解做「思君之作」。這自然都是假的，——並非因爲我們憎惡君主政治所以反對他們，實在因爲這解說是不合事理的。世上有君主叫臣下替他盡忠的事實，但在文學上講來，那些忠愛的詩文，（如果顯然是屬於這一類的東西，）倘若不是故意的欺人，便是非意識的自欺，不能說是眞的文藝。中國文藝上傳統的主張，正是這虛憍的「爲名教的藝術」；這個主張倘不先行打破，冒冒失失的研究古代文學，非但得不到好處，而且還要上當，走入迷途，這是不可不用心警戒的事。

古文學的研究，於現代文藝的形式上也有重大的利益。雖然現在詩文著作都用語體文，異於所謂古文了，但終是同一來源，其表現力之優劣在根本上總是一致，所以就古文學裏去查考前人的經驗，在創作的體裁上可以得到不少的幫助。譬如討論無韻詩的這個問題，我們倘若參照歷來韻文的成績，自國風以至小調——民衆文學雖然多是新作，但其傳襲的格調源流甚古，——可以知道中國言文的有韻詩的成績及其所能變化的種種形式；以後新作的東西，縱使思想有點不同，只要一用韵，格調都逃不出這個範圍。試看幾年來的有韵新詩，有的是「白話唐詩」，有的是詞曲，有的是——小調，而且那舊詩裏最不幸的「挂脚韵」與「趁韵」也常常出現了。那些不叶韵的，雖然也有種種缺點，倒還不失爲一種新體——有新生活的詩，因爲他只重在「自然的音

節」，所以能夠寫得較爲眞切。這無尾韻而有內面的諧律的詩的好例，在時調俗歌裏常能得到。我們因此可以悟出做白話詩的兩條路，一是不必押韵的新體詩，一是押韵的「白話唐詩」以至小調。這是一般的說法，至於有大才力能做有韵的新詩的人，當然是可以自由去做，但以不要像「白話唐詩」以至小調爲條件。有才力能做舊詩的人，我以爲也可以自由去做，但也仍以不要像李杜蘇黃或任何人爲條件。只有古文還未通順的人，不必去贊歎舊詩，更不配去做了。——然而現在偏是文理不通的人愈喜歡做古文做舊詩，這眞可以說是「自然的嘲弄」了。

文藝的統一

周作人

在文學旬刊第四十一期雜談上見到鄭振鐸君的一節話，很有意思。他說，

「鼓吹血和淚的文學，不是便叫一切的作家都棄了他素來的主義，齊向這方面努力；也不是以爲除了血和淚的作品以外，更沒有別的好文學，文學是情緒的作品。我們不能強歡樂的人哭泣，正如不能叫那些哭泣的人強爲歡笑。」

許華天君在學燈上創作底自由一篇文章裏，也曾有幾句話說得很好，

「我想文學的世界裏，應當絕對自由。有情感忍不住了須發洩時，就自然給他發洩出來罷了。千萬不用有人來特別製定一個樊籬，應當個個作者都須在樊籬內寫作。在我們看起來，現世是萬分悲哀的了；但也說不定有些睡在情人膝頭的人，全未覺得呢？你就不准他自由創作情愛的詩歌麼？推而極之，我們想要哭時，就自由的哭罷，有人想要笑時，就自由的笑罷。誰在文學的世界上，規定只准有哭的作品而不准有笑的作品呢？」

以上所說的話都很確當，足以表明文藝上統一的不應有與不可能，但是世間有一派評論家，憑了社會或人類之名，建立社會文學的正宗，無形中厲行一種統一。在創始的人，如居友，別林斯奇，託爾斯泰等，原也自成一家言，有相當的價値，到得後來却正如凡有的統一派一般，不免有許多流弊了。近來在平民第一百九期上見到馬慶川君的文學家底愉快與苦悶，他的論旨現在沒有關係可以不必討論，其中有一節話却很可以代表這一派的極端的論調。他說，

「……若不能感受這種普遍的苦悶，安慰普遍的精神，只在自己底抑鬱牢騷上做工夫，那就空無所有。因爲他所感受的苦悶，是自己個人底境遇；他所得到的愉快，也是自己個人底安慰，全然與人生無涉。換句話說，他所表現的不過是著者個人底榮枯，不是人類公同的感情。」

這一節裏的要點是極端的注重人類共同的感情爲輕視自己個人的感情，以爲與人生無涉。「其實人類或社會本來是個人的總體，抽去了個人便空洞無物，個人也只在社會中纔能安全的生活，離開了社會便難以存在，所以個人外的社會和社會外的個人都是不可想象的東西，」至於在各個人的生活之外去找別的整個的人生，其困難也正是一樣。文學是情緒的作品，而著者所能最切迫的感到者又只有自己的情緒，那麼文學以個人自己爲本位，正是當然的事。個人既然是人類的一分子，個人的生活卽是人生的河流的一滴，個人的感情當然沒有與人類不共同的地方。在現今以多數決爲神聖的時代，習慣上以爲個人的意見以至其苦樂是無足輕重的，必須是合唱的呼噪始有意義，這種思想現在雖然仍有勢力，却是沒有道理的。一個人的苦樂與千人的苦樂，其差別只是數的問題，不是質的問題；文學上寫千人的苦樂固可，寫一人的苦樂亦無不可，這都是著者的自由，我們不能規定至少須寫若干人的苦樂纔算合格，因爲所謂普遍的感情，乃是質的而非數的問題。個人所感到的愉快或苦悶，只要是純眞切迫的，便是普遍的感情，卽使超越羣衆的一時的感受以外，也終不損其爲普遍。反過來說，迎合社會心理，到處得到歡迎的禮拜六派的小册子，其文學價値仍然可以直等於零，因此根據爲人生的藝

術說：以社會的意義的標準來統一文學，其不應與不可能還是一樣。據我的意見，文藝是人生的，不是爲人生的，是個人的，因此也卽是人類的；文藝的生命是自由而非平等，是分離而非合併。一切主張倘若與這相背，無論憑了什麼神聖的名字，其結果便是破壞文藝的生命，造成呆板虛假的作品，卽爲本主張頹廢的始基。歐洲文學史上的陳跡，指出許多同樣的興衰，到了二十世紀纔算覺悟，不復有統一文學潮流的企畫，聽各派自由發展，日益趨於繁盛。這個情形很足供我們的借鑑，我希望大家棄捨了統一的空想，去各行其是的實地工作，做得一分是一分，這纔是充實自己的一生的道路。

謎語

周作人

民間歌謠中有一種謎語，用韻語隱射事物，兒童以及鄉民多喜互猜，以角勝負。近人著棣萼室談虎曾有說及云，「童時喜以用物爲謎，因其淺近易猜，而村嫗牧豎恆有傳述之作，互相誇炫，詞雖鄙俚，亦間有足取者。」但他也未曾將他們著錄。故人陳懋棠君爲小學教師，在八年前，曾爲我抄集越中小兒所說的謎語，共百七十餘則；近來又見常維鈞君所輯的北京謎語，有四百則以上，要算是最大的蒐集了。

謎語之中，除尋常事物謎之外，還有字謎與難問等，也是同一種類。他們在文藝上是屬於賦（敍事詩）的一類，因爲敍事咏物說理原是賦的三方面，但是原始的制作，常具有豐富的想象，新鮮的感覺，醇樸而奇妙的聯想與滑稽，所以多含詩的趣味，與後來文人的燈謎專以纖巧與雙關及暗射見長者不同：謎語是原始的詩，燈謎却只是文章工場裏的細工罷了。在兒童教育上的謎語也有其相當的價值，一九一三年我在地方雜誌上做過一篇兒歌之研究，關於謎語曾說過這幾句話：「謎語體物入微，情思奇巧，幼兒知識初啟，考索推尋，足以開發

其小思。且所述皆習見事物，象形疏狀，深切著明，在幼稚時代，不啻一部天物志疏，言其效用，殆可比於近世所提倡之自然研究歟？」

在現代各國，謎語不過作為老嫗小兒消遣之用，但在古代原始社會裏却更有重大的意義。說到謎語，大抵最先想起的，便是希臘神話裏的腫足王(Oidipos)的故事。人頭獅身的斯芬克思(Sphinx)伏在路旁，叫路過的人猜謎，猜不着者便被他弄死。他的謎是「早晨用四隻脚，中午兩隻脚，傍晚三隻脚走的是什麼？」腫足王答說這是一個人，因為幼時匍匐，老年用拐杖。斯芬克思見謎被猜着，便投身岩下把自己碰死了。舊約裏也有兩件事，參孫的謎被猜出而失敗（士師記），所羅門王能答示巴女王的問，得到贊美與厚贈（列王紀上），其次在伊思闌古書呃達裏有兩篇詩，說伐夫忒路特尼耳（Vafthrudnir）給阿廷（Odin）大神猜謎，都被猜破，因此為他所克服，又亞耳微思（Alvis）因為猜不出妥耳（Thorr）的謎，也就失敗，不能得妥耳的女兒為妻。在別一篇傳說裏，亞斯勞格(Aslaug)受王的試驗，叫她到他那里去，須是穿衣而仍是裸體，帶着同伴却仍是單身，吃了却仍是空肚；她便散髮覆體，牽着狗，嚼着一片蒜葉，到王那里，遂被賞識，立為王后：這正與上邊的兩件相反，是因為有解答難題的智慧而成功的例。

英國的民間敍事歌中間，也有許多謎歌及抗答歌（Flytings）。猜謎的武士裏的季女因為能夠解答比海更深的是什麼，所以為武士所選取。別一篇說死人重來，叫他的戀人同去，或者能做幾件難事，可以放免。他叫她去從地洞裏取火，從石頭絞出水，從沒有嬰孩的處女的胸前擠出乳汁來；她用火石開火，握冰柱使融化，又折斷蒲公英擠出白汁，總算完成了她的工作。妖精武士裏的主人公設了若干難問，却被女人提出更難的題目，反被克服，只能放她自由，獨自逃回地下去了。

中國古史上曾說齊威王之時喜隱，淳於髡說之以隱（史記），又齊無鹽女亦以隱見宣王（新序），可以算是謎語成功的記錄。小說戲劇中這類的例也常遇見，如今古奇觀裏的李謫仙醉草嚇蠻書，那是解答難題的變

相。朝鮮傳說，在新羅時代（中國唐代）中國將一隻白玉箱送去，叫他們猜箱中是什麼東西，借此試探國人的能力。崔致遠寫了一首詩作答云，「團團玉函裏，半玉半黃金；夜夜知時鳥，含精未吐音。」箱中本來是個鷄卵，中途孵化，却已經死了。（據三輪環編傳說之朝鮮。）難題已被解答，中國知道朝鮮還有人才，自然便不去想侵略朝鮮了。

以上所引故事，都足以證明在人間意識上的謎語的重要：謎語解答的能否，於個人有極大的關係，生命自由與幸福之存亡往往因此而定。這奇異的事情却並非偶然的類似，其中頗有意義可以尋討。據英國貝林戈爾特（Baring-Gould）在奇異的遺跡中的研究，在有史前的社會裏謎語大約是一種智力測量的標準，我判人的運命的指針。古人及野蠻部落都是實行擇種留良的，他們見有殘廢衰弱不適於人生戰鬥的兒童，大抵都棄捨了；這雖然是專以體質的根據，但我們推想或者也有以智力爲根據的。謎語有左右人的運命的能力，可以說卽是這件事的反影。這樣的腦力的決鬥，事實上還有正面的證明，據說十三世紀初德國曾經行過歌人的競技，其敗於猜謎答歌的人卽執行死刑，十四世紀中有華忒堡之戰（Kries von Wartburg）一詩紀其事。貝林戈爾特說，「基督教的武士與夫人們能夠（冷淡的）看著性命交關的比武，而且基督教的武士與夫人們在十四世紀對於不能解答謎語的人應當把他的頸子去受劊子手的刀的事，並不覺得什麼奇怪。這樣的思想狀態，只能認作古代的一種遺迹，纔可以講得過去，——在那時候，人要生活在同類中間，須是證明他具有智力上的以及體質上的資格。」這雖然只是假說，但頗能說明許多關於謎語的疑問，於我們涉獵或采集歌謠的人也可以作參考之用，至於各國文人的謎原是遊戲之作，當然在這個問題以外了。

論小詩

周作人

所謂小詩，是指現今流行的一行至四行的新詩。這種小詩在形式上似乎有點新奇，其實只是一種很普通的抒情詩，自古以來便已存在的。本來詩是「言志」的東西，雖然也可以用敍事或說理，但其本質以抒情爲主。情之熱烈深切者，如戀愛的苦甜，離合生死的悲喜，自然可以造成種種的長篇鉅製，但是我們日常生活裏，充滿着沒有這樣迫切而也一樣的眞實的感情；他們忽然而起，忽然而滅，不能長久持續，結成一塊文藝的精華，然而足以代表我們這剎那剎那的內生活的變遷，在或種意義上這倒是我們的眞的生活。如果我們「懷着愛惜這在忙碌的生活之中浮到心頭又復隨卽消失的剎那的感覺之心」，想將他表現出來，那麼數行的小詩便是最好的工具了。中國古代的詩，如傳說的周以前的歌謠，差不多都很簡單，不過三四句。詩經裏有許多篇用疊句式的，每章改換幾個字，重覆詠嘆，也就是小詩的一種變體。後來文學進化，詩體漸趨於複雜，到於唐代算是極盛，而小詩這種自然的要求還是存在，絕句的成立與其後詞裏的小令等的出現都可以說是這個要求的結果。別一方面從民歌裏變化出來的子夜歌懊儂歌等，也繼續發達，可以算是小詩的別一派，不過經文人採用，於是樂府這種歌詞又變成了長篇鉅製了。

由此可見小詩在中國文學裏也是「古已有之」，只因他同別的詩詞一樣，被拘束在文言與韻的兩重束縛裏，不能自由發展，所以也不免和他們一樣同受到湮沒的命運。近年新詩發生以後，詩的老樹上抽了新芽，很有復榮的希望；思想形式，逐漸改變，又覺得思想與形式之間有重大的相互關係，不能勉強牽就，我們固然不能用了輕快短促的句調寫莊重的情思，也不能將簡潔含蓄的意思拉成一篇長歌；適當的方法唯有爲內容去定外形，在這時候那抒情的小詩應了需要而興起正是當然的事情了。

中國現代的小詩的發達，很受外國的影響，是一個明瞭的事實。歐洲本有一種二行以上的小詩，起於希臘，由羅馬傳入西歐，大抵爲諷刺或說理之用，因爲羅馬詩人的這兩種才能，似乎出於抒情以上，所以他們定「詩銘」的界說道：

詩銘同蜜蜂，應具三件事，
一刺，二蜜，三是小身體。

但是詩銘在希臘，如其名字 Epigramma 所示，原是墓誌及造象之銘，其特性在短而不在有刺。希臘人自己的界說是這樣說：

詩銘必要的是一聯（Distichon）；倘若是過了三行，那麼你是詠史詩，不是做詩銘了。

所以這種小詩的特色是精煉，如西摩尼台思（Simonides 500 B. C.）的斯巴達國殤墓銘云：

客爲告拉該台蒙人們，
我們臥在這里，遵着他們的禮法。

又如柏拉圖（Platon 400 B.C.）的詠星云，

你看着星麼，我的星？
我願爲天空，得以無數的眼看你。

都可以作小詩的模範。但是中國的新詩在各方面都受歐洲的影響，獨有小詩彷彿是在例外，因爲他的來源是在東方的：這裏邊又有兩種潮流，便是印度與日本，在思想上是冥想與享樂。

印度古來的宗教哲學詩裏有一種短詩，中國稱他爲「偈」或「伽陀」，多是四行，雖然也有很長的。後來回教勢力興盛，波斯文學在那里發生影響，嗚瑪哈揚（Omma Khayam十世紀時詩人）一流的四行詩（Rubai）大約也就移植過去，加上一點飄逸與神祕的風味。這個詳細的變遷我們不很知道，但是在最近的收穫，泰谷爾

(Tagore)的詩，尤其是迷途的鳥裏，我們能夠見到印度的代表的小詩，他的在中國詩上的影響是極著明的。日本古代的歌原是長短不等，但近來流行的只是三十一音和十七音的這兩種；三十一音的名短歌，十七音的名俳句，還有一種川柳，是十七音的諷刺詩，因爲不曾介紹過，所以在中國是毫無影響的。此外有子夜歌一流的小唄，多用二十六音，是民間的文學，其流布比別的更爲廣遠。這幾種的區別，短歌大抵是長於抒情，俳句是即景寄情，小唄也以寫情爲主而更爲質樸；至於簡潔含蓄則爲一切的共同點。從這里看來，日本的歌實在可以說是理想的小詩了。在中國新詩上他也略有影響，但是與印度的不同，因爲其態度是現世的。如泰谷爾在迷途的鳥裏說，

流水唱道，「我唱我的歌，那時我得我的自由」。——用王靖君譯文

與謝野晶子的短歌之一云，

拿了兕詛的歌稿，按住了黑色的胡蝶。

在這里，大約可以看出他們的不同，因此受他們影響的中國小詩當然也可以分成兩派了。冰心女士的繁星，自己說明是受泰谷爾影響的，其中如六六及七四這兩首云，

深林裏的黃昏
是第一次麼？
又好似是幾時經歷過。

嬰兒
是偉大的詩人：
在不完全的言語中。

吐出最完全詩句。

可以算是代表的著作，其後輾轉模仿的很多，現在都無須列舉了。俞平伯君的憶游雜詩——在冬夜中——雖然序中說及日本的短詩，但實際上是別無關係的，即如其中最近似的南宋六陵一首：

牛郎花，黃滿山，

不見冬青樹，紅杜鵑兒血斑斑。

也是眞正的樂府精神，不是俳句的趣味。湖畔中汪靜之君的小詩，如其一云，

你該覺得罷——

僅僅是我自由的夢魂兒，

夜夜縈繞着你麼？

却頗有短歌的意思。這一派詩的要點在於有彈力的集中，在漢語性質上或者是不很容易的事情，所以這派詩的成功比較的爲難了。

我平常主張對於無論什麼流派，都可以受影響，雖然不可模仿：因此我於這小詩的興起，是很贊成，而且很有興趣的看着他的生長。這種小幅的描寫，在畫大堂山水的人看去，或者是覺得無聊也未可知，但是如上面說過，我們在日常生活中，隨時隨地都有感興，自然便有適於寫一地的景色，一時的情調的小詩之需要。不過在這里有一個條件，這便是須成爲一首小詩，——說明一句，可以說是眞實簡鍊的詩。本來凡詩都非眞實簡鍊不可，但在小詩尤爲緊要。所謂眞實並不單是非虛僞，還須有切迫的情思纔行，否則只是談話而非詩歌了。我們表現的欲求原是本能的，但是因了欲求的切迫與否，所表現的便成爲詩歌或是談話。譬如一顆火須燃燒至某一程度纔能發出光焰，人的情思也須燃燒至某一程度纔能變成詩料，在這程度之下不過是普通的說話，猶如盤香的火雖然維持着火的生命，却不能有大光焰了。所謂某一程度，即是平凡的特殊化，現代小說家康拉特

Joseph Conrad）所說的人生的比現實更眞切的認知：詩人見了常人所習見的事物，猶能比常人更銳敏的受到一種銘感，將他藝術地表現出來，這便是詩。「倘若是很平凡浮淺的思想，外面披上詩歌形式的衣裳，那是沒有實質的東西，別無足取。如將這兩首短歌比較起來，便可以看出高下。

樵夫踏壞的山溪的朽木的橋上，有螢火飛着。——香川景樹

心裏懷念着人，見了澤上的螢火，也疑是從自己身裏出來的夢游的魂。——和泉式部

第一首只是平凡無聊的事，第二首描寫一種特殊的情緒，就能感人：同是一首咏螢的歌，價値却大不相同了。（見日本的詩歌中。）所以小詩的第一條件是須表現實感，便是將切迫地感到的對於平凡的事物之特殊的感興，迸躍地傾吐出來，幾乎是迫於生理的衝動，在那時候這事物無論如何平凡，但已由作者分與新的生命，成爲活的詩歌了。至於簡鍊這一層，比較的更易明瞭，可以不必多說。詩的效用本來不在明說而在暗示，所以最重含蓄，在篇幅短小的詩裏自然更非講字句的經濟不可了。

對於現在發表的小詩，我們只能賞鑒，或者再將所得的印象寫出來給別人看，却不易批評，因爲我覺得自己沒有這個權威，因爲個人的賞鑒的標準多是主觀的，不免爲性情及境遇所限，未必能體會一切變化無窮的情境，這在天才的批評家或者可以，但在常人們是不可能的了。所以我們見了這些詩，覺得那幾首好，那幾首不好，可以當作個人的意見去發表，但讀者要承認這並沒有法律上的判決的力。至於附和之作大約好的很少，福祿特爾曾說，第一個將花比女子的人是天才，第二個說這話的便是獃子了。

現在對於小詩頗有懷疑的人，雖然也儘有理由，但總是未免責望太深了。正如馥泉君所說，「做詩，原是爲我自己要做詩而做的，」做詩的人只要有一種強烈的感興，覺得不能不說出來；而且有恰好的句調，可以儘量的表現這種心情，此外沒有第二樣的說法，那麼這在作者就是眞正的詩，他的生活之一片，他就可以自信的將他發表出去了。有沒有永久的價値，在當時實在沒有計較的工夫與餘地。在批評家希望得見永久價値的作

品，這原是當然的，但這種佳作是數年中難得一見的；現在想每天每月都遇到，豈不是過大的要求麼？我的意見以爲最好任各人自由去做他們自己的詩，做的好了，由個人的詩人而成爲國民的詩人，由一時的詩而成爲永久的詩，固然是最所希望的，卽使不然，讓各人發抒情思，滿足自己的要求也是很好的事情。如有賢明的批評家給他們指示正當的途徑，自然很是有益，但是我們未能自信有這賢明的見識，而且前進的路也不止一條，——除了倒退的路以外都是可以走的，困此這件事便頗有點爲難了。做詩的人要做怎樣的詩，什麼形式，什麼內容，什麼方法，只能聽他自己完全的自由，但有一個限制的條件，便是須用自己的話來寫自己的情思。

「沈淪」

周作人

我在要談到郁達夫先生所作的小說集沈淪之先，不得不對於「不道德的文學」這一個問題講幾句話，因爲現在頗有人認他是不道德的小說。

據美國莫台耳（Mordell）在文學上的色情裏所說，所謂不道德的文學共有三種，其一不必定與色情相關的，其餘兩種都是關於性的事情的。第一種的不道德的文學實在是反因襲思想的文學，也就可以說是新道德的文學。例如易卜生或託爾斯泰的著作，對於社會上各種名分的規律加以攻擊，要重新估定價值，建立更爲合理的生活，在他的本意原是道德的，然而從因襲的社會看來却覺得是「離經叛道」，所以加上一個不道德的名稱。這正是一切革命思想的共通的運命，耶穌，哥白尼，達爾文，尼采，古魯泡金都是如此；關於性的問題如惠忒曼凱本特等的思想，在當時也被斥爲不道德，但在現代看來却正是最醇淨的道德的思想了。

第二種的不道德的文學應該稱作不端方的文學，其中可以分作三類。(一)是自然的，在古代社會上的禮儀

不很整飭的時候，言語很是率眞放任，在文學裏也就留下痕跡，正如現在鄉下人的粗鄙的話在他的背景裏實在只是放誕，並沒有什麼故意的挑撥。(二)是反動的，禁慾主義或僞善的淸淨思想盛行之後，常有反動的趨勢，大抵傾向於裸露的描寫，因以反抗舊潮流的威嚴，如文藝復興期的法意各國的一派小說，英國王政復古時代的戲曲，可以算作這類的代表。(三)是非意識的，這一類文學的發生並不限於時代及境地，乃出於人性的本然，雖不是端方的而也並非不嚴肅的，雖不是勸善的而也並非誨淫的；所有自然派的小說與頹廢派的著作，大抵屬於此類。據『精神分析』的學說，人間的精神活動無不以『廣義的』性欲爲中心，即在嬰孩時代也有他的性的生活，其中主動的重要分子便是他苦（Sadistic）自苦（Masochistic）展覽（Exhibitionistic）與窺覗（Voyeuristic）的本能。這些本能得到相當的發達與滿足，便造成平常的幸福的性的生活之基礎，又因了昇華作用而成爲藝術與學問的根本；倘若因迫壓而致蘊積不發，便會變成病的性欲，即所謂色情狂了。這色情在藝術上的表現，本來也是由於迫壓，因爲這些要求在現代文明——或好或壞——底下，常難得十分滿足的機會，所以非意識的噴發出來，無論是高尙優美的抒情詩，或是不端方的（即猥褻的）小說，其動機仍是一樣；講到這裏我們不得不承認那色情狂的著作也同屬在這一類，但我們要辨明他是病的，與平常的文學不同，正如狂人與常人的不同，雖然這交界點的區畫是很難的。莫台耳說，「亞普劉思（Apuleius）彼得洛紐思（Petronius）戈諦亞(Gautiar)或左拉(Zola)等人的展覽性，不但不損傷而且有時反增加他們著作的藝術的價值。」我們可以說紅樓夢也如此，但有些中國的「淫書」却都是色情狂的了。猥褻只是端方的對面，並不妨害藝術的價值，天才的精神狀態也本是異常的，然而在變態心理的中綫以外的人與著作則不能不以狂論。但是色情狂的文學也只是狂的病的，不是不道德的，至於不端方的非即不道德，那自然是不必說了。

第三種的不道德的文學纔是眞正的不道德文學，因爲這是破壞人間的和平，爲罪惡作辯護的，如讚揚強暴誘拐的行爲，或性的人身賣買者皆是。嚴格的說，非人道的名分思想的文章也是這一類的不道德的文學。

照上邊說來，只有第三種文學是不道德的，其餘的都不是；沈淪是顯然屬於第二種的非意識的不端方的文學，雖然有猥褻的分子而並無不道德的性質。著者在自序裏說，「第一篇沉淪是描寫着一個病的青年的心理，也可以說是青年憂鬱病的解剖，裏邊也帶敍著現代人的苦悶，——便是性的要求與靈肉的衝突。……第二篇是描寫一個無爲的理想主義者的沒落。」雖然他也說明「這兩篇是一類的東西，就把他們作連續的小說看，也未始不可的，」但我想還不如綜括的說，這集內所描寫是青年的現代的苦悶，似乎更爲確實。生的意志與現實之衝突是這一切苦悶的基本；人不滿足於現實，而復不肯遁於空虛，仍就在這堅冷的現實之中，尋求其不可得的快樂與幸福。現代人的悲哀與傳奇時代的不同者即在於此。理想與實社會的衝突當然也是苦悶之一，但我相信他未必能完全獨立，所以南歸的主人公的沒落與沈淪的主人公的憂鬱病終究還是一物。著者在這個描寫上實在是很成功了。所謂靈肉的衝突原只是說情欲與迫壓的對抗，並不含有批判的意思，以爲靈優而肉劣：老實說來超凡入聖的思想倒反於我們凡夫覺得稍遠了，難得十分理解，譬如中古詩裏的「柏拉圖的愛」，我們如不將他解作性的崇拜，便不免要疑是自欺的飾詞。我們賞鑒這部小說的藝術地寫出這個衝突，並不要他指點出那一面的勝利與其寓意。他的價值在於非意識的展覽自己，藝術地寫出昇化的色情，這也就是眞摯與普遍的所在。至於所謂猥褻部分，未必損傷文學的價值：即使或者有人說不免太有東方氣，但我以爲倘在著者覺得非如此不能表現他的氣分，那麼當然沒有可以反對的地方。但在留東外史，其價值本來只足與九尾龜相比，却不能援這個例，因爲那些描寫顯然是附屬的，沒有重要的意義，而且態度也是不誠實的。留東外史終是一部「說書」，而沈淪却是一件藝術的作品。

我臨末要鄭重的聲明，沈淪是一件藝術的作品，但他是「受戒者的文學」(Literature for the initiated)而非一般人的讀物。有人批評波特來耳的詩說，「他的幻景是黑而可怖的。他的著作的大部分頗不適合於少年與蒙昧者的誦讀，但是明智的讀者却能從這詩裏得到眞正希有的力。」這幾句話正可以移用在這里。在已經受過

人生的密戒，有他的光與影的性的生活的人，自能從這些書裏得到希有的力，但是對於正需要性的教育的「兒童」們却是極不適合的。還有那些不知道人生的嚴肅的人們也沒有誦讀的資格；他們會把阿片去當飯吃的。關於這一層區別，我願讀者特別注意。

著者曾說，「不曾在日本住過的人，未必能知這書的眞價。對於文藝無眞摯的態度的人，沒有批評這書的價值。」我這些空泛的閑話當然算不得批評，不過我不願意人家憑了道德的名來批判文藝，所以略述個人的意見以供參考，至於這書的眞價，大家知道的大約很多，也不必再要我來多說了。

「魔俠傳」

周作人

我好久沒有讀古文譯本的小說了，但是這回聽說林紓陳家麟二君所譯的魔俠傳是西班牙西萬提司的原作，不禁起了好奇心，蒐求來一讀，原來眞是那部世界名著 Don Quixote （吉訶德先生）的第一分，原本五十二章，現在却分做四段了。

西萬提司（Miguel de Cervantes 1547-1616）生於西班牙的文藝復興時代，本是一個軍人，在土耳其戰爭裏左手受傷成了殘廢，歸途中又爲海賊所擄，帶往非洲做了五年苦工；後來在本國做了幾年的收稅官，但是官俸拖欠拿不到手，反因稅銀虧折，下獄追比，到了晚年，不得不靠那餘留的右手著書度日了。他的著作，各有相當的價值，但其中却以吉訶德先生爲最佳，最有意義。據俄國都蓋涅夫在吉訶德與漢列忒一篇論文裏說，這兩大名著的人物實足以包舉永久的二元的人間性，爲一切文化思想的本源：吉訶德代表信仰與理想，漢列忒（Hamlet）代表懷疑與分析；其一任了他的熱誠，勇往直前，以就所自信之眞理，雖犧牲一切而不惜；其一

則憑了他的理知，批評萬物，終於歸到只有自己，但是對於這唯一的自己也不能深信。這兩種性格雖是相反，但正因為有他們在那里互相撐拒，文化纔有進步，吉訶德先生書內便把積極這一面的分子整個的刻畫出來了。在本書裏邊吉訶德先生（譯本作當塊克蘇替）與從卒山差邦札（譯本作山差邦）又是一副絕好的對照；吉訶德是理想的化身，山差便是經驗的化身了。山差是富於常識的人，他的跟了主人出來冒險，並不想得什麼游俠的榮名，所念念不忘者只是做海島的總督罷了；當那武士力戰的時候，他每每利用機會去喝一口酒，或是把「敵人」的糧食裝到自己的口袋裏去。他也知道主人有點風顛，知道自己做了武士的從卒的命運除了被捶以外是不會有什麼好處的，但是他終於遍歷患難，一直到吉訶德回家病死為止。都蓋涅夫說，「本來民衆常為運命所導引，無意的跟著曾為他們所嘲笑，所詛咒，所迫害的人而前去，」或者可以作一種說明。至於全書的精義，著者在第二分七十二章裏說得很是明白：主僕末次回來的時候，山差望見村莊便跪下祝道，「我所懷慕的故鄉，請你張開眼睛看他回到你這里來了，——你的兒子山差邦札，他身上滿是鞭痕，倘若不是金子。請你又張了兩臂，接受你的兒子吉訶德先生，他來了，雖然被別人所敗，却是勝了自己了。據他告訴我，這是一切勝利中人們所最欲得的【大】勝利了……」這一句話不但是好極的格言，也就可以用作墓碑，紀念西班牙與其大著作家的辛苦而光榮的生活了。

吉訶德先生是一部「擬作」（Parody），諷刺當時盛行的游俠小說的，但在現今這只是文學史上的一件史實，和普通賞鑒文藝的沒有什麼關係了。全書凡一百八章，在現時的背景裏演荒唐的事迹，用輕妙的筆致寫眞實的性格，又以快活健全的滑稽貫通其間，所以有永久的生命，成為世界的名著，他在第二分的序信上（一六一六年，當明朝萬歷末年，）游戲的說道，中國皇帝有信給他，叫他把這一部小說寄去，以便作北京學校裏西班牙語教科書用。他這笑話後來成為豫言，中國居然也有了譯本，但是因為我們的期望太大，對於譯本的失望

也就更甚，——倘若原本是「白髭拜」（Guy Boothby）一流人的著作，自然沒有什麼可惜。全部原有兩分，但正如魯濱孫漂流記一樣，世間往往只取其上半部，（雖然下半部也是同樣的好，）所以這一節倒還可以諒解。林君的古文頗有能傳達滑稽味的力量，這是不易得的，但有時也大失敗，如歐文的拊掌錄的譯文，有許多竟是惡札了。在這魔俠傳裏也不免如此，第十六章（譯本第二段第二章）中：

「騾夫在客店主人的燈光下看見他的情人是怎樣的情形（案指馬理多納思被山差所打），便捨了吉訶德，跑過去幫助她，客店主人也跑過去。雖然是懷著不同的意思，因為他想去懲罰那個女人，相信她是這些和諧的唯一的原因，正如老話（案指一種兒童的複疊故事）裏所說，猫向老鼠，老鼠向繩，繩向棍子，於是騾夫打山差，山差打女人，女人打他，客店主人打她，大家打得如此活潑，中間不容一刹那的停頓。」

漢譯本上却是這幾句話：

「而肆主人方以燈至，驢夫見其情人為山差邦所毆，則舍奎沙達，奔助馬累托。奎沙達見驢夫擊其弟子。亦欲力疾相助。顧不能起。肆主人見狀。知釁由馬累托。則力蹴馬累托，而騾夫則毆山差邦，而山差邦亦助毆馬累托。四人紛糾。聲至雜亂。」

至於形容馬理多納思（即馬累托）的一節，兩本也頗有異同，今並舉於下：

「這客店裏唯一的僕役是一個亞斯都利亞地方的姑娘，有一個寬闊的臉，平扁的後顱，塌鼻子，一隻眼斜視，那一隻也不平正，雖然她的身體的柔軟可以蓋過這些缺點，因為她的身長不過七掌，（案約四尺半，）兩肩頗肥，使她不由的不常看看地面。」（以上並據斯密士1914板英譯本）

「此外尚有一老嫗。廣額而豐頤，眇其一目。然頗蹻捷。蓋自頂及踵。不及三尺。肩博而厚。似有肉疾自累其身。」（林譯本一之二）

這一類的例，舉起來還很多，但是我想這個責任，口譯者還須担負大半，因爲譯文之不信當然是口譯者之過，正如譯文之不達不雅——或太雅——是筆述者之過一樣。他們所用的原本似乎也不很好，大約是一種普通删改本。英譯本自十七世紀以來雖然種類頗多，但好的也少；十九世紀末的阿姆斯比（Ormsby）的四卷本，華支（Watts）的五卷本，和近來的斯密士（Smith）的一卷本，算是最爲可靠，只可惜不能兼有陀勒（Doro）的插畫罷了。愛西萬提司的人，會外國文的都可以去得到適當的譯本，（日本也有全譯，）不會的只得去讀這魔俠傳，却也可以略見一斑，因爲原作的趣味太豐厚了，正如華支在西萬提司評傳中所說，卽使在不堪的譯文如莫妥（Motteux）的雜譯本裏，他的好處還不曾完全失掉，所以我說魔俠傳也並非全然無用，雖然我希望中國將來會有一部不辱沒原作者的全譯出現。

本文以外，還有幾句閒話。原本三十一章（林譯本三之四）中，安特勒思叫吉訶德不要再管閒事，省得使他反多吃苦，末了說，「我願神使你老爺和生在世上的所有的俠客都倒了霉。」林君却譯作，「似此等俠客在法宜駢首而誅，不留一人以害社會，」底下還加上兩行小註道，「吾於黨人亦然。」這種譯文，這種批註，我眞覺得可驚，此外再也沒有什麼可說了。

兒童劇

周作人

我近來很感到兒童劇的必要。這個理由，不必去遠迢迢地從專門學者的書裏，引什麼演劇本能的話來作說明，只要囘想自己兒時的經驗便可明白了。

美國小女人的著者阿耳考忒（Louisa Alcott）說，「在倉間裏的演劇，是最喜歡的一種娛樂。我們大規模的排演童話。我們的巨人從楼上連走帶跌的下來，在甲克（Jack）把纏在梯子上的南瓜藤，當作那不朽的豆幹，

砍斷了的時候。灰娘兒（Cinderella）坐了一個大冬瓜馳驅而去；「支長的黑灌腸經那看不見的手拿來長在浪費了那三個願望的婆子的鼻子上。

巡禮的修士，帶了鈔袋行杖和帽上的海扇殼，在山中行路；地仙在私語的白樺林裏開他們的盛會；野亭裏的采莓的女伴受詩人和哲學家的贊美，他們以自己的機智與智慧爲食，而少女們則供應更爲實在的食物。」

我們的回憶沒有這樣優美，但也是一樣的重要，至少於自己是如此。我不記得有「童話的戲劇化」，十歲以前的事情差不多都忘却了，現在所記得的是十二歲往三味書屋讀書時候的事情。那時所讀的是「下中」和唐詩，當然不懂什麼，但在路上及塾中得到多少見聞，使幼稚的心能夠建築起空想的世界來，慰藉那憂患寂寞的童年，是很可懷念的。從家裏到塾中不過隔著十家門面，其中有一家的主人頭大身矮，家中又養着一隻不經見的山羊，（後來纔知這是養着厭禳火災的，）便覺得很有一種超自然的氣味；同學裏面有一個身子很長，雖然頭也同常人一樣的大，但是在全身比例上就似乎很小了；又有一個長輩，因爲吸鴉片煙的緣故，聳着兩肩，彷彿在大衫底下橫着一根棒似的；這幾個現實的人，在那時看了都有點異樣，於是拿來戲劇化了，在有兩株桂花的院子裏扮演這日常的童話劇。「大頭」不幸的被理想化做兇惡的巨人，帶領着山羊，佔據了岩穴，擾害別人，小頭和聳肩的兩個朋友便各使了法術去征服他：「小頭」從石窟縫裏伸進頭去窺探他的動靜，「聳肩」等他出來，只用肩一夾，便把他裝在肩窩裏捉了來了。這些思想儘管荒唐，而且很有唐突那幾位本人的地方，但在那時覺得非常愉快，用現代的話來講，演着這劇的時候實在是得到充實生活的少數瞬間之一。我們也扮演喜劇，如「打敗賀家武秀才」之類，但總太與現實接觸，不能感到十分的喜悅，所以就經驗上說，這大頭劇要算第一有趣味了。後來在北京看舊戲，精神上受了一種打擊，對於演劇幾乎從此絕緣，回想過去却有全心地生活在戲劇內的一個時期，眞是連自己都有點不能相信了。

以上因了自己的經驗，便已足以證明兒童劇的必要，一方面教育專家也在那裏主張，那更是有力的保證

了。近日讀美國斯庚那，西奇威克和諾依思諸人的「兒童劇」與日本坪內逍遙的家庭用兒童劇一二集，覺得很有趣味，甚希望中國也有一兩種這樣的書，足供家庭及學校之用。理想的兒童劇固在兒童的自編自演，但一二參考引導的書也不可少，而且借此可以給大人們一個具體的說明，使他們能夠正當的理解，尤其重要。兒童劇於幼稚教育當然很有效用，不過這應當是廣義的，決不可限於道德或教訓的意義。我想這只須消極的加以斟酌，只要沒有什麼害就好，而且即此也就可以說有好處了。所以有許多在因襲的常識眼光以爲不合的，都不妨事，如荒唐的，怪異的，虛幻的皆是。總之這裏面的條件，第一要緊是一個童話的世界，雖以現實的事物爲材而全體的情調應爲非現實的，有如霧裏看花，形色變易，纔是合作：這是我從經驗裏抽出來的理論。作者只要復活他的童心，（雖然是一件難的工作，）照着心奥的鏡裏的影子，參酌學藝的規律，描寫下來，兒童所需要的劇本便可成功，即使不能說是盡美，也就十得六七了。

我們沒有迎合社會心理，去給羣衆做應制的詩文的義務，但是迎合兒童心理供給他們文藝作品的義務，我們却是有的；正如我們應該拒絕老輩的鴉片烟的供應而不得不供給小孩的乳汁。我很希望於兒歌童話以外，有美而健全的兒童劇本出現於中國，使他們在院子裏樹陰下或唱或讀，或演扮浪漫的故事，正當地享受他們應得的悅樂。

「鏡花緣」

周作人

他的祖父的光緒初年的翰林，在二十年前已經故去了，他不曾聽到國語文學這些名稱，但是他的教育法却很特別。他當然仍教子弟學做時文，唯第一步的方法是教人自由讀書，尤其是獎勵讀小說，以爲最能使人

「通」，等到通了之後，再弄別的東西便無所不可了。他所保舉的小說，是西遊記鏡花緣儒林外史這幾種，這也就是我最初所讀的書。（以前也曾念過「四子全書」，不過那只是「念」罷了。）

我幼年時候所最喜歡的是鏡花緣。林之洋的冒險，大家都是賞識的，但是我所愛的是多九公，因爲他能識得一切的奇事和異物。對於神異故事之原始的要求，長在我們的血脈裏，所以山海經十洲記博物志之類千餘年前的著作，在現代人的心裏仍有一種新鮮的引力；九頭的鳥，一足的牛，實在是荒唐無稽的話，但又是怎樣的愉快呵。鏡花緣中飄海的一部分，就是這些分子的近代化，我想凡是能夠理解荷馬史詩阿迭綏亞的趣味的，當能賞識這荒唐的故事。

有人要說，這些荒唐的話即是誑話。我當然承認。但我要說明，以欺詐的目的而爲不實之陳述者才算是可責，單純的——爲說誑而說的誑話，至少在藝術上面，沒有是非之可言。向來大家都說小孩喜說誑話，是作賊的始基，現代的研究才知道並不如此。小孩的誑話大都是空想的表現，可以說是藝術的創造；他說我今天看見一條有角的紅蛇，決不是想因此行詐得到什麼利益，實在只是創作力的活動，用了平常的材料，組成特異的事物，以自娛樂。敍述自己想象的產物，與敍述現世的實生活是同一的眞實，因爲經驗並不限於官能的一方面。我們要小孩誠實，但這當推廣到使他並誠實於自己的空想。誑話的壞處在於欺蒙他人，單純的誑話則只是欺蒙自己，他人也可以被其欺蒙——不過被欺蒙到夢幻的美裏去，這當然不能算是什麼壞處了。

王爾德有一篇對話，名 The Decay of Lying（說誑的衰頹），很歎息於藝術的墮落。獄中記譯者的序論裏把 Lying 譯作「架空」，彷彿是忌避說誑這一個字，（日本也是如此，）其實有什麼要緊。王爾德那裏會有忌諱呢？他說文藝上所重要者是「講美的而實際上又沒有的事」，這就是說誑。但是他雖然這樣說，實行上却還不及他的同鄉丹綏尼：「這世界在歌者看來，是爲了夢想者而造的」，正是極妙的贊語。科倫 (P.Colum) 在丹綏尼的夢想者的故事的序上說：——

「他正如這樣的一個人，走到獵人的寓居裏，說道，你們看這月亮很奇怪。我將告訴你，月亮是怎樣做的，又為什麼而做的。既然告訴他們月亮的事情之後，他又接續著講在樹林那邊的奇異的都市，和在獨角獸的角裏的珍寶。倘若別人責他專講夢想與空想給人聽，他將回答說，我是在養活他們的驚異的精神，驚異在人是神聖的。

我們在他的著作裏幾乎不能發見一點社會的思想。但是，却有一個在那裏；這便是一種對於減縮人們想象力的一切事物，——對於凡俗的都市，對於商業的實利，對於從物質的組織所發生的文化之嚴厲的敵視。」

夢想是永遠不死的。在戀愛中的青年與在黃昏下的老人都有他的夢想，雖然她們的顏色不同。人之子有時或者要反叛她，但終究還回到她的懷中來。我們讀王爾德的童話，賞識他種種好處，但是幸福的王子和漁夫與其魂裏的敘述異景總要算是最美之一了。我對於鏡花緣，因此很愛他那飄洋的記述。我也愛獃子伊凡或麥加爾的夢，然而我或者更幼稚地愛希臘神話。

記得聊齋志異卷頭有一句詩道，「姑妄言之姑聽之」，這是極妙的話。西遊記封神傳以及別的荒唐的話（無聊的模擬除外），在這一點上自有特別的趣味，不過這也是對於所謂受戒者（The Initiated）而言，不是一般的說法，更非所論於那些心思已入了牛角灣的人們。他們非用紀限儀顯微鏡來測看藝術，便對著畫鍾馗供香華燈燭；在他們看來，則鏡花緣若不是可惡的妄語必是一部信史了。

「愛的創作」

周作人

愛的創作是與謝野晶子感想集的第十一冊。與謝野夫人（她本姓鳳）曾作過好些小說和新詩，但最有名的

還是她的短歌，在現代歌壇上仍佔據著第一流的位置。十一卷的感想集，是十年來所做的文化批評的工作的成績，總計不下七八百篇，論及人生各方面，範圍也很廣大，但是都有精采，充滿着她自己所主張的「博大的愛與公明的理性」，此外還有一種思想及文章上的溫雅（Okuyukashias），這三者合起來差不多可以表出她的感想文的特色。我們看日本今人的「雜感」類文章，覺得內田魯庵的議論最爲中正，與她相仿，唯其文章雖然更爲輕妙，溫雅的風度却似乎要減少一點了。

愛的創作凡七十一篇，都是近兩年內的著作。其中用作書名的一篇關係戀愛問題的論文，我覺得很有趣味，因爲在這微妙的問題上她也能顯出獨立而高尚的判斷來。普通的青年都希望一勞永逸的不變的愛，著者却以爲愛原是移動的，愛人各須不斷的創作，時時刻刻共相推移，這纔是養愛的正道。她說：

『人的心在移動是常態，不移動是病理。幼少而不移動是爲癡呆，成長而不移動則爲老衰的徵候。

在花的趣味上，在飲食的嗜好上，在衣服的選擇上，從少年少女的時代起，一生不知要變化多少回。正是因爲如此，人的生活所以精神的和物質的都有進步。……世人的俗見常以爲夫婦親子的情愛是不變動的。但是在花與穿服上會變化的心，怎麼會對於與自己更直接有關係的生活倒反不敏感地移動呢？

就我自己的經驗上說，這二十年間我們夫婦的愛情不知經過多大的變化來了。我們的愛，決不是以最初的愛一貫繼續下去，始終沒有變動的，固定的靜的夫婦關係。我們不斷的努力，將新的生命吹進兩人的愛情裏去，破壞了重又建起，鍛鍊堅固，使他加深，使他醇化。……我們每日努力重新播種，每日建築起以前所無的新的愛之生活。

我們不願把昨日的愛就此靜止了，再把他塗飾起來，種作永久不變的愛：我們並不依賴這樣的愛。我們常在祈望兩人的愛長是進化移動而無止息。

倘若不然，那戀愛只是心的化石，不能不感到困倦與苦痛了罷。

我們曾把這意見告訴生田長江君，他很表同意，答說，「理想的夫婦是每日在互換愛的新證書的。」我却想這樣的說，更適切的表出我們的實感，便是說夫婦是每日在爲愛的創作的。』

凱本德在愛與死之戲劇上引用愛倫凱的話說，「貞義決不能約束的，只可以每日重新地去贏得。」又說，「在古代所謂戀愛法庭上，武士氣質的人明白瞭解的這條眞理，到了現今還必須力說，實在是可悲的事。戀愛法庭所說明的，戀愛與結婚不能相容的理由之一，便是說妻決不能從丈夫那邊得到情人所有的那種殷勤，因爲在情人當作恩惠而承受者，丈夫便直取去視若自己的權利。』理想的結婚便是在夫婦間實行情人們每日贏得交互的恩惠之辦法。凱本德歸結的說，「要使戀愛年年保存這周圍的浪漫的圓光，以及這侍奉的深情，更是每日自由給與的恩惠，這實在是一個大藝術。這是大而且難的，但是的確值得去做的藝術。」這個愛之術到了現代已成爲切要的研究，許多學者都著手於此，所謂愛的創作就是從藝術見地的一個名稱罷了。

中國關係這方面的文章，我只見到張競生君的一篇「愛情的定則」。無論他的文句有怎樣不妥的地方，但我相信他所說的「凡要講眞正完全愛情的人不可不對於所歡的時時刻刻改善提高彼此相愛的條件。一可得了愛情上時時進化的快感，一可杜絕敵手的競爭」這一節話，總是十分確實的。但是道學家見了都著了忙，以爲愛應該是永久不變的，所以這是有害於世道人心的邪說。道學家本來多是「神經變質的」（Neurotic），他的特徵是自己覺得下劣脆弱；他們反對兩性的解放，便因爲自知如沒有傳統的迫壓他必要放縱不能自制，如戀愛上有了自由競爭他必沒有僥倖的希望。他們所希冀的是異性一時不愼上了他的鉤，於是便可憑了永久不變的戀愛的神聖之名把她佔有專利，更不怕再會逃脫。這好像是「出店不認貨」的店舖，專賣次貨，生怕買主後來看出破綻要來退還，所以立下這樣規則，強迫不愼的買主收納有破綻的次貨。眞正用愛者當如園丁，想培養出好花，先須用上相當的精力，這些道學家却只是性的漁人罷了。大抵神經變質者最怕聽於自己不利的學說，如生存競爭之說很爲中國人所反對，這便因爲自己沒有生存力的緣故，並不是中國人眞是酷愛和平；現在反對愛之

移動說也正是同樣的理由。但是事實是最大的威嚇者，他們粉紅色的夢能夠繼續到幾時呢。

愛是給與，不是酬報。中國的結婚却還是貿易，這其間眞差得太遠了。

附記

近來閱藹理斯的性的心理研究第五卷色情的象徵，第六章中引法國泰耳特（G. Tarde）的論文病的戀愛，有這幾句話：『我們在和一個女人戀愛以前，要費許多時光；我們必須等候，看出那些節目，使我們注意，喜悅，而且使我們因此掩過別的不快之點。不過在正則的戀愛上，那些節目很多而且常變。戀愛的貞義無非是一種環繞著情人的航行，一種探險的航行而永遠得著新的發見。最誠實的愛人，不會兩天接續的同樣的愛著一個女人。』他的話雖似新奇，却與愛的創作之說可以互相參證。編訂時追記。

（以上自己的園地，北新版。）

雨天的書自序一

周作人

今年冬天特別的多雨，因爲是冬天了，究竟不好意思傾盆的下，只是蜘蛛絲似的一縷縷的洒下來。雨雖然細得望去都看不見，天色却非常陰沈，使人十分氣悶。在這樣的時候，常引起一種空想，覺得如在江村小屋裏，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鉢，喝淸茶，同友人談閑話，那是頗愉快的事。不過這些空想當然沒有實現的希望，再看天色，也就愈覺得陰沈。想要做點正經的工作，心思散漫，好像是出了氣的燒酒，一點味道都沒有，只好隨便寫一兩行，並無別的意思，聊以對付這雨天的氣悶光陰罷了。

冬雨是不常有的，日後不晴也將變成雪霰了。但是在晴雪明朗的時候，人們的心裏也會有雨天，而且陰沈的期間或者更長久些，因此我這雨天的隨筆也就常有續寫的機會了。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五日，在北京。

自序二

周作人

前年冬天自己的園地出板以後，起手寫雨天的書，在半年裏只寫了六篇，隨卽中止了，但這個題目我很歡喜，現在仍舊拏了來作這本小書的名字。

這集子裏共有五十篇小文，十分之八是近兩年來的文字，初戀等五篇則是從自己的園地中選出來的。這些大都是雜感隨筆之類，不是什麼批評或論文。據說天下之人近來已看厭這種小品文了，但我不會寫長篇大文，這也是無法。我的意思本來只想說我自己要說的話，這些話沒有趣味，說又說得不好，不長，原是我自己的缺點，雖然缺點也就是一種特色。這種東西發表出去，厭看的人自然不看，沒有什麼別的麻煩，不過出板的書店要略受點損失罷了，或者，我希望，這也不至於很大吧。

我編校這本小書畢，仔細思量一回，不禁有點驚詫，因爲意外地發見了兩件事。一，我原來乃是道德家，雖然我竭力想擺脫一切的家數，如什麼文學家批評家，更不必說道學家。我平素最討厭的是道學家，（或照新式稱爲法利賽人，）豈知這正因爲自己是一個道德家的緣故；我想破壞他們的僞道德不道德的道德，其實却同時非意識地想建設起自己所信的新的道德來。我看自己一篇篇的文章，裏邊都含着道德的色彩與光芒，雖然外面是說著流氓似的土匪似的話。我很反對爲道德的文學，但自己總做不出一篇爲文章的文章，結果只編集了幾卷說教集，這是何等滑稽的矛盾。也罷，我反正不想進文苑傳，（自然也不想進儒林傳，）這些可以不必管他，還是「從吾所好」，一徑這樣走下去吧。

二，我的浙東人的氣質終于沒有脫去。我們一族住在紹興只有十四世，其先不知是那里人，雖然普通稱是

湖南道州，再上去自然是魯國了。這四百年間越中風土的影響大約很深，成就了我的不可拔除的浙東性，這就是世人所通稱的「師爺氣」。本來師爺與錢店官同是紹興出產的壞東西，民國以來已逐漸減少，但是他那法家的苛刻的態度，並不限于職業，却瀰漫及于鄉間，彷彿成為一種潮流，清朝的章實齋李越縵即是這派的代表，他們都有一種喜罵人的脾氣。我從小知道『病從口入禍從口出』的古訓，後來又想溷跡于紳士淑女之林，更努力學為周慎，無如舊性難移，燕尾之服終不能掩羊脚，檢閱舊作，滿口柴胡，殊少敦厚溫和之氣；嗚呼，我其終為『師爺派』矣乎？雖然，此亦屬沒有法子，我不必因自以為是越人而故意如此，亦不必因其為學士大夫所不喜而故意不如此：我有志為京兆人，而自然乃不容我不為浙人，則我亦隨便而已耳。

我近來作文極慕平淡自然的景地。但是看古代或外國文學纔有此種作品，自己還夢想不到能做的一天，因為這有氣質境地與年齡的關係，不可勉強，像我這樣褊急的脾氣的人，生在中國這個時代，實在難望能夠從容鎮靜地做出平和沖淡的文章來。我只希望，祈禱，我的心境不要再粗糙下去，荒蕪下去，這就是我的大願望。我查看最近三四個月的文章，多是照例罵那些道學家的，但是事既無聊，人亦無聊，文章也就無聊了，便是這樣的一本集子裏也不值得收入。我的心真是已經太荒蕪了。田園詩的境界是我以前偶然的避難所，但這個我近來也有點疏遠了。以後要怎樣纔好，還須得思索過，——只可惜現在中國連思索的餘暇都還沒有。

十四年十一月十三日，病中倚枕書。

英國十八世紀有約翰妥瑪斯密（John Thomas Smith）著有一本書，也可以譯作雨天的書（Book for a Rainy Day），但他是說雨天看的書，與我的意思不同。這本書我沒有見過，只在講詩人勃萊克（William Blake）的書裏看到一節引用的話，因為他是勃萊克的一個好朋友。

十五日又記。

鳥聲

周作人

古人有言，「以鳥鳴春」。現在已過了春分，正是鳥聲的時節了，但我覺得不大能夠聽到，雖然京城的西北隅已經近於鄉村。這所謂鳥當然是指那飛鳴自在的東西，不必說鷄鳴咿咿鴨鳴呷呷的家奴，便是熟番似的鴿子之類也算不得數，因爲他們都是忘記了四時八節的了。我所聽見的鳥鳴只有簷頭麻雀的啾啁，以及槐樹上每天早來的啄木的乾笑，——這似乎都不能報春，麻雀的太瑣碎了，而啄木又不免多一點乾枯的氣味。

英國詩人那許(Nash)有一首詩，被錄在所謂名詩選(Golden Tressury)的卷首。他說，春天來了，百花開放，姑娘們跳舞着，天氣溫和，好鳥都歌唱起來，他列舉四樣鳥聲：

CuckoO, jug-jug, pee-wee, to-witta-woo!

這九行的詩實在有趣，我却總不敢譯，因爲怕一則譯不好，二則要譯錯。現在只抄出一行來，看那四樣是什麼鳥。第一種是勃姑，書名鳲鳩，他是自呼其名的，可以無疑了。第二種是夜鶯，就是那林間的「發癡的鳥」，古希臘女詩人稱之曰「春之使者，美音的夜鶯」，他的名貴可想而知，只是我不知道他到底是什麼東西。我們鄉間的黃鶯也會「翻叫」，被捕後常因想念妻子而急死，與他西方的表兄弟相同，但他要喫小鳥，而且又不發癡地唱上一夜以至於嘔血。第四種雖似異怪乃是猫頭鷹。第三種則不大明瞭，有人說是蚊母鳥，或云是田鳧，但據斯密士的鳥的生活與故事第一章所說係小猫頭鷹。倘若是眞的，那麼四種好鳥之中猫頭鷹一家已佔其二了。斯密士說這二者都是褐色猫頭鷹，與別的怪聲怪相的不同，他的書中雖有圖像，我也認不得這是鵂是鴞還是流離之子，不過總是猫頭鷹之類罷了。兒時曾聽見他們的呼聲，有的聲如貨郎的搖鼓，有的恍若連呼「掘窪」(dzhuehuoang)，俗云不祥主有死喪。所以聞者多極懊惱，大約此風古已有之。查檢觀頽道人的小演

雅，所錄古今禽言中不見有猫頭鷹的話。然而仔細回想，覺得那些叫聲實在並不錯，比任何風聲簫聲鳥聲更爲有趣，如詩人謝勒（Shelley）所說。

現在，就北京來說，這幾樣鳴聲都沒有，所有的還只是麻雀和啄木鳥。老鴰，鄉間稱云烏老鴉，在北京是每天可以聽到的，但是一點風雅氣也沒有，而且是通年噪聒，不知道他是那一季的鳥。麻雀和啄木鳥雖然唱不出好的歌來，在那瑣碎和乾枯之中到底還含一些春氣：唉唉，聽那不討人歡喜的烏老鴉叫也已夠了，且讓我們歡迎這些鳴春的小鳥，傾聽他們的談笑罷。

「啾晰，啾晰！」

「嘎嘎！」

（十四年四月）

日記與尺牘

周作人

日記與尺牘是文學中特別有趣味的東西，因爲比別的文章更鮮明的表出作者的個性。詩文小說戲曲都是做給第三者看的，所以藝術雖然更加精鍊，也就多有一點做作的痕跡。信札只是寫給第二個人，日記則給自己看的，（寫了日記預備將來石印出書的算作例外，）自然是更眞實更天然的了。我自己作文覺得都有點做作，因此反動地喜看別人的日記尺牘，感到許多愉快。我不能寫日記，更不善寫信，自己的眞相彷彿在心中隱約覺到，但要寫他下來，即使想定是私密的文字，總不免還有做作，——這並非故意如此，實在是修養不足的緣故，然而因此也愈覺得別人的日記尺牘之佳妙，可喜亦可貴了。

中國尺牘向來好的很多，文章與風趣多能兼具，但最佳者還應能顯出主人的性格。全晉文中錄王羲之雜帖，有這兩章：

『吾頃無一日佳，衰老之弊日至，夏不得有所噉，而猶有勞務，甚劣劣。』

『不審復何似？永日多少看未，九日當採菊不？至日欲共行也，但不知當晴不耳？』

我覺得這要比『奉橘三百顆』還有意思。日本詩人芭蕉（Basho）有這樣一封向他的門人借錢的信，在寥寥數語中畫出一個飄逸的俳人來。

『欲往芳野行脚，希惠借銀五錢。此係勒借，容當奉還。唯老夫之事，亦殊難說耳。

去來君　　　　　　　　　　　　　　　　　　　　　芭蕉。』

日記又是一種考證的資料。近閱汪輝祖的病榻夢痕錄上卷，乾隆二十年（1755）項下有這幾句話：

『紹興秋收大歉。次年春夏之交，米價斗三百錢，丐殍載道。』同五十九年（1794）項下又云：

『夏間米一斗錢三百三四十文。往時米價至一百五六十文，卽有餓殍，今米常貴而人尚樂生，蓋往年專貴在米，今則魚蝦蔬果無一不貴，故小販村農俱可糊口。』

這都是經濟史的好材料，同時也可以看出他精明的性分。日本俳人一茶（Issa）的日記一部分流行于世，最新發見刊行的爲一茶旅日記，文化元年（1804）十二月中有記事云：

『二十七日陰，買鍋。

二十九日雨，買醬。』

十幾個字裏貧窮之狀表現無遺。同年五月項下云，

『七日晴，投水男女二人浮出吾妻橋下。』此外還多同類的記事，年月從略：

『九日晴，南風。妓女花井火刑。』

『二十四日晴。夜，庵前板橋被人竊去。

二十五日雨。所餘板橋被竊。』

這些不成章節的文句却含著不少的暗示的力量，我們讀了恍忽想見作者的人物及背景，其効力或過于所作的俳句。我喜歡一茶的文集俺的春天，但也愛他的日記，雖然除了吟詠以外只是一行半行的紀事，我却覺得他儘有文藝的趣味。

在外國文人的日記尺牘中有一兩節關于中國人的文章，也很有意思，抄錄于下，博讀者之一粲。倘若讀者不笑而發怒，那是介紹者的不好，我願意賠不是，只請不要見怪原作者就好了。

夏目漱石日記，明治四十二年(1909)

『七月三日

晨六時地震。夜有支那人來，站在棚門前說把這個開了。問是誰，來幹什麼，答說我你家裏的事都聽見，姑娘八位，使女三位，三塊錢。完全像個瘋子。說你走罷也仍不回去，說還不走要交給警察了，答說我是欽差，隨出去了。是個荒謬的東西。』

以上據漱石全集第十一卷譯出，後面是從英譯契訶夫書簡集中抄譯的一封信。

契訶夫與妹書

『一八九〇年六月二十九日，在木拉伏夫輪船上。

我的艙裏流星紛飛，——這是有光的甲虫，好像是電氣的火光。白晝裏野羊游泳過黑龍江。這里的蒼蠅很大。我和一個契丹人同艙，名叫宋路理，他屢次告訴我，在契丹爲了一點小事就要「頭落地」。昨夜他吸鴉片烟醉了，睡夢中只是講話，使我不能睡覺。二十七日我在契丹愛琿城近地一走。我似乎漸漸的走進一個怪異的世界裏去。輪船播動，不好寫字。

明天我將到伯力了。那契丹人現在起首吟他扇上所寫的詩了。』

（十四年三月）

故鄉的野菜

周作人

我的故鄉不止一個，凡我住過的地方都是故鄉。故鄉對於我並沒有什麼特別的情形，只因釣於斯游於斯的關係，朝夕會面，遂成相識，正如鄉村裏的鄰舍一樣，雖然不是親屬，別後有時也要相念到他。我在浙東住過十幾年，南京東京都住過六年，這都是我的故鄉；現在住在北京，於是北京就成了我的家鄉了。

日前我的妻往西單市場買菜回來，說起有薺菜在那里賣著，我便想起浙東的事來。薺菜是浙東人春天常吃的野菜，鄉間不必說，就是城裏只要有後園的人家都可以隨時采食，婦女小兒各拿一把剪刀一只「苗籃」，蹲在地上搜尋，是一種有趣味的游戲的工作。那時小孩們唱道，「薺菜馬蘭頭，姊姊嫁在後門頭。」後來馬蘭頭有鄉人拿來進城售賣了，但薺菜還是一種野菜，須得自家去采。關於薺菜向來頗有風雅的傳說，不過這似乎以吳地爲主。西湖游覽志云，「三月三日男女皆戴薺菜花。諺云，三春戴薺花，桃李羞繁華。」顧祿的清嘉錄上亦說，「薺菜花俗呼野菜花，因諺有三月三螞蟻上灶山之語，三日人家皆以野菜花置灶陘上，以厭虫蟻。侵晨村童叫賣不絕。或婦女簪髻上以祈清目，俗號眼亮花。」但浙東却不很理會這些事情，只是挑來做菜或炒年糕吃罷了。

黃花麥果稱通鼠麴草，係菊科植物，葉小，微圓互生，表面有白毛，花黃色，簇生梢頭。春天採嫩葉，搗爛去汁，和粉作糕，稱黃花麥果糕。小孩們有歌贊美之云，

「黃花麥果韌結結，
關得大門自要吃：
半塊拿弗出，一塊自要吃。」

清明前後掃墓時，有些人家——大約是保存古風的人家——用黃花麥果作供，但不作餅狀，做成小顆如指頂大，或細條如小指，以五六個作一攢，名曰繭果，不知是什麼意思，或因蠶上山時設祭，也用這種食品，故有是稱，亦未可知。自從十二三歲時外出不參與外祖家掃墓以後，不復見過繭果，近來住在北京，也不再見黃花麥果的影子了。日本稱作「御形」，與薺菜同為春天的七草之一，也採來做點心用，狀如艾餃，名曰「草餅」，春分前後多食之，在北京也有，但是吃去總是日本風味，不復是兒時的黃花麥果糕了。

掃墓時候所常吃的還有一種野菜，俗名草紫，通稱紫雲英。農人在收穫後，播種田內，用作肥料，是一種很被賤視的植物，但採取嫩莖瀹食，味頗鮮美，似豌豆苗。花紫紅色，數十畝接連不斷，一片錦綉，如舖著華美的地毯，非常好看，而且花朵狀若胡蝶，又如雞雛，尤為小孩所喜。間有白色的花，相傳可以治痢，很是珍重，但不易得。日本俳句大辭典云，「此草與蒲公英同是習見的東西，從幼年時代便已熟識，在女人裏邊，不曾採過紫雲英的人，恐未必有罷。」中國古來沒有花環，但紫雲英的花球卻是小孩常玩的東西，這一層我還替那些小人們欣幸的。浙東掃墓用鼓吹，所以少年們常隨了樂音去看「上墳船裏的姣姣」；沒有錢的人家雖沒有鼓吹，但是船頭上篷窗下總露出些紫雲英和杜鵑的花束，這也就是上墳船的確實的證據了。

（十三年二月）

喝茶

周作人

前回徐志摩先生在平民中學講「喫茶」，——並不是胡適之先生所說的「喫講茶」——我沒有工夫去聽，又可惜沒有見到他精心結構的講稿，但我推想他是在講日本的「茶道」，（英文譯作Teaism，）而且一定說的很

好，茶道的意思，用平凡的話來說，可以稱作「忙裏偸閒，苦中作樂」，在不完全的現世享樂一點美與和諧，在剎那間體會永久，是日本之「象徵的文化」裏的一種代表藝術。關于這一件事，徐先生一定已有透徹巧妙的解說，不必再來多嘴，我現在所想說的，只是我個人的很平常的喝茶罷了。

喝茶以綠茶爲正宗。紅茶已經沒有什麼意味，何況又加糖——與牛奶葛辛（George Gissing）的草堂隨筆（Private Papers of Henry Ryecroft）確是很有趣味的書，但冬之卷裏說及飲茶，以爲英國家庭裏下午的紅茶與黃油麵包是一日中最大的樂事，支那飲茶已歷千百年，未必能領略此種樂趣與實益的萬分之一，則我殊不以爲然。紅茶帶「土斯」未始不可喫，但這只是當飯，在肚飢時食之而已；我的所謂喝茶，卻是在喝清茶，在賞鑒其色與香與味，意未必在止渴，自然更不在果腹了。中國古昔曾喫過煎茶及抹茶，現在所用的都是泡茶，岡倉覺三在茶之書（Book of Tea 1919）裏很巧妙的稱之曰「自然主義的茶」，所以我們所重的即在這自然之妙味。中國人上茶館去，左一碗右一碗的喝了半天，好像是剛從沙漠裏回來的樣子，頗合于我的喝茶的意思，（聽說閩粵有所謂喫工夫茶者自然也有道理，）只可惜近來太是洋場化，失了本意，其結果成爲飯館子之流，只在鄉村間還保存一點古風，唯是屋宇器具簡陋萬分，或者但可稱爲頗有喝茶之意，而未可許爲已得喝茶之道也。

喝茶當于瓦屋紙窗之下，清泉綠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飲，得半日之閑，可抵十年的塵夢。喝茶之後，再去繼續修各人的勝業，無論爲名爲利，都無不可，但偶然的片刻優游乃正亦斷不可少。中國喝茶時多喫瓜子，我覺得不很適宜；喝茶時可喫的東西應當是輕淡的「茶食」。中國的茶食卻變了「滿漢餑餑」，其性質與「阿阿兜」相差無幾，不是喝茶時所喫的東西了。日本的點心雖是豆米的成品，但那優雅的形色，樸素的味道，很合於茶食的資格，如各色的「羊羹」（據上田恭輔氏考據，說是出於中國唐時的羊肝餅，）尤有特殊的風味。江南茶館中有一種「干絲」，用豆腐干切成細絲，加薑絲醬油，重湯燉熱，上澆麻油，出以供

客，其利益爲「堂倌」所獨有。豆腐干中本有一種「茶干」，今變而爲絲，亦頗與茶相宜。在南京時常食此品，據云有某寺方丈所製爲最，雖也曾嘗試，却已忘記，所記得者乃只是下關的江天閣而已。學生們的習慣，平常「干絲」既出，大抵不卽食，等到麻油再加，開水重換之後，始行舉筯，最爲合式，因爲一到卽罄，次碗繼至，不遑應酬，否則麻油三澆，旋卽撤去，怒形於色，未免使客不歡而散，茶意都消了。

吾鄉昌安門外有一處地方，名三脚橋，（實在並無三脚，乃是三出，因以一橋而跨三叉的河上也，）其地有豆腐店曰周德和者，製茶干最有名。尋常的豆腐干方約寸半，厚三分，值錢二文，周德和的價值相同，小而且薄，幾及一半，黝黑堅實，如紫檀片。我家距三脚橋有步行兩小時的路程，故殊不易得，但能喫到油煠者而已。每天有人挑擔設爐鑊，沿街叫賣，其詞曰，

『辣醬辣，
麻油煠，
紅醬搽，辣醬搨：
周德和格五香油煠豆腐干。』

其製法如上所述，以竹絲插其末端，每枚值三文。豆腐干大小如周德和，而甚柔軟，大約係常品，惟經過這樣烹調，雖然不是茶食之一，却也不失爲一種好豆食。——豆腐的確也是極東的佳妙的食品，可以有種種的變化，唯在西洋不會被領解，正如茶一般。

日本用茶淘飯，名曰「茶漬」，以醃菜及「澤菴」（卽福建的黃土蘿蔔，日本澤菴法師始傳此法，蓋從中國傳去，）等爲佐，很有清淡而甘香的風味。中國人未嘗不這樣喫，唯其原因，非由窮困卽爲節省，殆少有故意往清茶淡飯中尋其固有之味者，此所以爲可惜也。

（十三年十二月）

我們的敵人

周作人

我們的敵人是什麼？不是活人，乃是野獸與死鬼，附在許多活人身上的野獸與死鬼。

小孩的時候，聽了聊齋志異或夜談隨錄的故事，黑夜裏常怕狐妖殭屍的襲來；到了現在，這種恐怖是沒有了，但在白天裏常見狐妖殭屍的出現，那更可怕了。在街上走着，在路旁站着，看行人的臉色，聽他們的聲音，時常發見妖氣，這可不是「畫皮」麼？誰也不能保證。我們爲求自己安全起見，不能不對他們爲「防禦戰」。

有人說，「朋友，小心點，像這樣的神經過敏下去，怕不變成瘋子，——或者你這樣說，已經有點瘋意也未可知。」不要緊，我這樣寬解的人那里會瘋呢？看見別人便疑心他有尾巴或身上長着白毛，的確不免是瘋人行徑，在我却不然，我是要用了新式的鏡子從人羣中辨別出這些異物而驅除之。而且這法子也並不煩難，一點都沒有什麼神祕：我們只須看他，如見了人便張眼露齒，口噏唾沫，大有拏來當飯之意，則必是「那件東西」，無論他在社會上是稱作天地君親師，銀行家，拆白黨或道學家。

據達爾文他們說，我們與虎狼狐狸之類講起來本來有點遠親，而我們的祖先無一不是名登鬼籙的，所以我們與各色鬼等也不無多少世誼。這些話當然是不錯的，不過遠親也好，世誼也好，他們總不應該借了這點瓜葛出來煩擾我們。諸位遠親如要講親誼，只應在山林中相遇的時節，拉拉胡鬚，或搖搖尾巴，對我們打個招呼，不必戴了枯髏來夾在我們中間廝混；諸位世交也應恬靜的安息在草葉之陰，偶然來我們夢裏會晤一下，還算有點意思，倘若像現在這樣化作「重來」（Revenants），居然現形於化日光天之下，那眞足以駭人視聽了。他們既然如此胡爲，要來侵害我們，我們也就不能再客氣了，我們只好憑了正義人道以及和平等等之名來取防禦的

手段。

聽說昔者歐洲教會和政府爲救援異端起見，曾經用過一個很好的方法，便是將他們的肉體用一把火燒了，免得他的靈魂去落地獄。這實在是存心忠厚的辦法，只可惜我們不能采用，因爲我們的目的是相反的；我們是要從這所依附的肉體裏趕出那依附著的東西，所以應得用相反的方法。我們去拏許多桃枝柳枝，荊鞭蒲鞭，儘力的抽打面有妖氣的人的身體，務期野獸幻化的現出原形，死鬼依託的離去患者，留下借用的軀殼，以便招尋失主領回。這些趕出去的東西，我們也不想「聚而殲旃」，因爲「嗖」的一聲吸入瓶中用丹書封好重湯煎熬，這個方法現在似已失傳，至少我們是不懂得用，而且天下大矣，萬牲百鬼，汗牛充棟，實屬辦不勝辦，所以我們敬體上天好生之德，並不窮追，只要獸走於壙，鬼歸其穴，各安生業，不復相擾，也就可以罷手，隨他們去了。

至於活人，都不是我們的敵人，雖然也未必全是我們的友人。——實在，活人也已經太少了，少到連打起架來也沒有什麼趣味了。等打鬼打完了之後，（假使有這一天，）我們如有興致，喝一碗酒，捲捲袖子，再來比一比武，也好罷。（比武得勝，自然有美人垂青等等事情，未始不好，不過那是刼後英雄略的情景，現在却還是西遊記哪。）

（十三年十二月）

上下身

周作人

「戈丹的三個賢人，
坐在碗裏去漂洋去。

他們的碗倘若牢些，
我的故事也要長些。」

——英國兒歌——

人的肉體明明是一整個，（雖然拿一把刀也可以把他切開來，）背後從頭頸到尾閭一條脊椎，前面從胸口到「丹田」一張肚皮，中間並無可以卸拆之處，而吾鄉（別處的市民聽了不必多心）的賢人必強分割之爲上下身，——大約是以肚臍爲界。上下本是方向，沒有什麼不對，但他們在這里又應用了大義名分的大道理，於是上下變而爲尊卑，邪正，淨不淨之分了：上身是體面紳士，下身是「該辦的」下流社會。這種說法既合于聖道，那麼當然是不會錯的了，只是實行起來却有點爲難。不必說要想攔腰的「關老爺一大刀」分個上下，就未免斷送老命，固然斷乎不可，即使在該辦的範圍內稍加割削，最端正的道學家也決不答應的。平常沐浴時候，（幸而在賢人們這不很多，）要備兩條手巾兩只盆兩桶水，分視兩個階級，稍一疏忽不是連上便是犯下，紊了尊卑之序，深予德化有妨，又或坐在高凳上打盹，跌了一個倒栽蔥，更是本末倒置，大非佳兆了。由我們愚人看來，這實在是無事自擾，一個身子站起睡倒或是翻個筋斗，總是一個身子，並不如猪肉可以有裏脊五花肉等之分，定出貴賤不同的價值來。吾鄉賢人之所爲，雖曰合於聖道，其亦古代蠻風之遺留歟。

有些人把生活也分作片段，僅想選取其中的幾節，將不中意的梢頭棄去。這種辦法可以稱之曰抽刀斷水，揮劍斬雲。生活中大抵包含飲食，戀愛，生育，工作，老死這幾樣事情，但是聯結在一起，不是可以隨便選取一二的。有人希望長生而不死，有人主張生存而禁欲，有人專爲飲食而工作，有人又爲工作而飲食，這都有點像想齊肚臍鋸斷。釘上一塊底板，單把上半身保留起來。比較明白而過於正經的朋友則全盤承受而分別其等級，如走路是上等而睡覺是下等，吃飯是上等而飲酒喝茶是下等是也。我並不以爲人可以終日睡覺或用茶酒代飯吃，然而我覺得睡覺或飲酒喝茶不是可以輕蔑的事，因爲也是生活之一部分。百餘年前日本有一個藝術家是

精通茶道的，有一回去旅行，每到驛站必取出茶具，悠然的點起茶來自喝。有人規勸他說，行旅中何必如此，他答得好，「行旅中難道不是生活麼。」這樣想的人纔眞能尊重併享樂他的生活。沛德（W. Pater）曾說，我們生活的目的不是經驗之果而是經驗本身。正經的人們只把一件事當作正經生活，其餘的如不是不得已的壞癖氣也總是可有可無的附屬物能了；（程度雖不同，這與吾鄉賢人之單尊重上身（其實是，不必細說，正是相反，）乃正屬同一種類也。

戈丹（Gotham）地方的故事恐怕說來很長，這只是其中的一兩節而已。

（十四年二月）

生活之藝術

周作人

契訶夫（Tshekhob）書簡集中有一節道，（那時他在愛琿附近旅行，）『我請一個中國人到酒店裏喝燒酒，他在未飲之前舉杯向着我和酒店主人及夥計們，說道「請。」這是中國的禮節。他並不像我們那樣的一飲而盡，却是一口一口的啜，每啜一口，喫一點東西；隨後給我幾個中國銅錢，表示感謝之意。這是一種怪有禮的民族。……』

一口一口的啜，這的確是中國僅存的飲酒的藝術：乾杯者不能知酒味，泥醉者不能知微醺之味。中國人對於飲食還知道一點享用之術，但是一般的生活之藝術却早已失傳了。中國生活的方式現在只是兩個極端，非禁欲即是縱欲，非連酒字都不准說即是浸身在酒槽裏，二者互相反動，各益增長，而其結果則是同樣的汚穢。動物的生活本有自然的調節，中國在千年以前文化發達，一時頗有臻於靈肉一致之象，後來爲禁欲思想所戰勝，變成現在這樣的生活，無自由，無節制，一切在禮教的面具底下實行迫壓與放恣，實在所謂禮者早已消滅無

存了。

生活不是很容易的事。動物那樣的，自然地簡易地生活，是其一法；把生活當作一種藝術，微妙地美地生活，又是一法：二者之外別無道路，有之則是禽獸之下的亂調的生活了。生活之藝術只在禁欲與縱欲的調和。藹理斯對於這個問題很有精到的意見，他排斥宗教的禁欲主義，但以爲禁欲亦是人性的一面；歡樂與節制二者並存，且不相反而實相成。人有禁欲的傾向，即所以防歡樂的過量，并即以增歡樂的程度。他在聖芳濟與其他一篇論文中曾說道，「有人以此二者(即禁欲與耽溺)之一爲其生活之唯一目的者，其人將在尚未生活之前早已死了。有人先將其一（耽溺）推至極端，再轉而之他，其人纔眞能了解人生是什麼，日後將被記念爲模範的高僧。但是始終尊重這二重理想者，那纔是知生活法的明智的大師。……一切生活是一個建設與破壞，一個取進與付出，一個永遠的構成作用與分解作用的循環。要正當地生活，我們須得摸仿大自然的豪華與嚴肅。」他又說過，「生活之藝術，其方法只在於微妙地混和取與捨二者而已，」更是簡明的說出這個意思來了。

生活之藝術這個名詞，用中國固有的字來說便是所謂禮。斯諦耳博士在儀禮序上說，「禮節並不單是一套儀式，空虛無用，如後世所沿襲者。這是用以養成自制與整飭的動作之習慣，唯有能領解萬物感受一切之心的人纔有這樣安詳的容止。」從前聽說辜鴻銘先生批評英文「禮記」譯名的不妥當，以爲「禮」不是 Rite 而是 Art，當時覺得有點乖僻，其實却是對的，不過這是指本來的禮，後來的禮儀禮教都是墮落了的東西，不足當這個稱呼了。中國的禮早已喪失，只有如上文所說，還略存於茶酒之間而已。去年有西人反對上海禁娼，以爲妓院是中國文化所在的地方，這句話的確難免有點荒謬，但仔細想來也不無若干理由。我們不必拉扯唐代的官妓，希臘的「女友」(Hetaira) 的韻事來作辯護，只想起某外人的警句，「中國挾妓如西洋的求婚，中國娶妻如西洋的宿娼，」或者不能不感到愛之術 (Ars Amatoria) 眞是只存在草野之間了。我們並不同某西人那樣要保存妓院，只覺得在有些怪論裏邊，也常有眞實存在罷了。

中國現在所切要的是一種新的自由與新的節制，去建造中國的新文明，也就是復興千年前的舊文明，也就是與西方文化的基礎之希臘文明相合一了。這些話或者說的太大太高了，但據我想捨此中國別無得救之道，宋以來的道學家的禁欲主義總是無用的了，因為這只是足以助成縱欲而不能收調節之功。其實這生活的藝術在有禮節重中庸的中國本來不是什麼新奇的事物，如中庸的起頭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照我的解說即是很明白的這種主張。不過後代的人都只拿去講章旨節旨，沒有人實行罷了。我不是說半部中庸可以濟世，但以表示中國可以了解這個思想。日本雖然也很受到宋學的影響，生活上却可以說是承受平安朝的系統，還有許多唐代的流風餘韻，因此了解生活之藝術也更是容易。在許多風俗上日本的確保存這藝術的色彩，為我們中國人所不及，但由道學家看來，或者這正是他們的缺點也未可知罷。

（十三年十一月）

日本的人情美

周作人

外國人講到日本的國民性，總首先舉出忠君來，我覺得不很的當。日本現在的尊君教育確是隆盛，在對外戰爭上也表示過不少成績，但這似乎只是外來的一種影響，未必能代表日本的眞精神。閼內藤虎次郎著日本文化史研究在「什麼是日本文化」一章中見到這一節話：

「如忠孝一語，在日本民族未曾采用支那語以前係用什麼話表示，此事殆難發見。孝字用為人名時訓作Yoshi或Taka，其義只云善云高，並非對於父母的特別語；忠字訓根Tada，也只是正的意義，又訓為Maneyaka意云親切，也不是對於君的特別語。如古代在一般的善行正義之外既沒有表示家庭關係及君臣關係的特別語忠孝二字，則此思想之有無也就是一個很大的疑問。」

內藤是研究東洋史的，又特別推重中國文化，這里便說明就是忠孝之德也是從中國傳過去的。（我國的國粹黨聽了且請不要鼻子太高。）現在我借了他的這一節話並不想我田引水，不過藉以證明日本的忠君原係中國貨色，近來加上一層德國油漆，到底不是他們自己的永久不會變的國民性。我看日本文化裏邊儘有比中國好幾倍的東西，忠君却不是其中之一。照中國現在的情形看來，似乎也有非講國家主義不可之勢，但這件鐵甲即便穿上也是出於迫不得已，不能就作爲大褂子穿，而且得到機會還要隨即脫下，疊起，收好。我們在家裏坐路上走總只是穿着便服：便服裝束纔是我們的眞相。我們要覘日本，不要去端相他那兩柄雙刀的尊容，須得去看他在那里吃茶弄草花時的樣子纔能知道他的眞面目，雖然軍裝時是一副野相。辜鴻銘老先生應大東文化協會之招，大頌日本的武化，或者是怪不得的，有些文人如小泉八雲（Iafcadio Hearn）保羅路易古修（Paul Louis Couchoud）之流也多未能免俗，仿彿說忠義是日本之精華，大約是千慮之一失罷。

日本國民性的優點據我看來是在反對的方向，即是富於人情。和辻哲郎在古代日本文化中論「古事記之藝術的價值」，結論云，

「古事記中的深度的缺乏，即以此有情的人生觀作爲補償。古事記全體上牧歌的美，便是這潤澤的心情的流露。缺乏深度即使是弱點，總還沒有缺乏這個潤澤的心情那樣重大。支那集錄古神話傳說的史書在大與深的兩點上或者比古事記爲優，但當作藝術論恐不能及古事記罷。爲什麽呢？因爲牠感情不足，特別如上邊所說的潤澤的心情顯然不足。古事記雖說是小孩似的書，但在牠的美上未必劣於大人的書也。」

這種心情正是日本最大優點，使我們對於牠的文化感到親近的地方，而無限制的忠孝的提倡不但將使他們個人中間發生許多悲劇，也即是爲世人所憎惡的重要原因。在現代日本這兩種分子似乎平均存在，所以我們覺得在許多不愉快的事物中間時時發見一點光輝與美。

（十四年一月）

元旦試筆

周作人

從先我有一個遠房的叔祖，他是孝廉公而奉持太上感應篇的，每到年末常要寫一張黃紙疏，燒呈玉皇大帝，報告他年內行了多少善，以便存記起來作報捐「地仙」實缺之用。現在民國十三年已經過去了，今天是元旦，在邀來共飲「屠蘇」的幾個朋友走了之後，拏起一支狼毫來想試一試筆，回想去年的生活有什麼事值得紀錄，想來想去終於沒有什麼，只有這一點感想總算是過去的經驗的結果，可以寫下來作我的「疏頭」的材料。

古人云，「四十而不惑」，這是古人學道有得的地方，我們不能如此。就我個人說來，乃是三十而立，（這是說立起什麼主張來；）四十而惑，五十而志於學吧。以前我還以為我有著「自已的園地」，去年便覺得有點可疑，現在則明明白白的知道並沒有這一片園地了。我當初大約也只是租種人家的田地，產出一點瘦小的蘿蔔和苦的菜，麻糊敷衍過去了，然而到了「此刻現在」忽然省悟自己原來是個「游民」，肩上只抗着一把鋤頭，除了農忙時打點雜以外，實在沒有什麼工作可做。失了自已的園地不見得怎樣可惜，倘若流氓也一樣的可以舒服過活，如世間的好習慣所規定；只是未免有點無聊能，所以等我好好的想上三兩年，或者再去發憤開荒，開闢出兩畝田地來，也未可知，目下還是老實自認是一個素人，把「文學家」的招牌收藏起來。

我的思想到今年又回到民族主義上來了。我當初和錢玄同先生一樣，最早是尊王攘夷的思想，在拳民起義的那時聽說鄉間的一個「洋口子」被「破脚骨」打落銅盔帽，甚為快意，寫入日記。後來讀了新民叢報民報革命軍新廣東之類，一變而為排滿（以及復古），堅持民族主義者計有十年之久，到了民國元年這纔軟化。五四時代我正夢想着世界主義，講過許多迂遠的話，去年春間收小範圍，修改為亞洲主義，及清室廢號遷宮以後，遺老遺小以及日英帝國的浪人興風作浪，詭計陰謀至今未已，我於是又悟出自己之迂腐，覺得民國根基還未穩

固，現在須得實事求是，從民族主義做起纔好。我不相信因爲是國家所以當愛，如那些宗教的愛國家所提倡，但爲個人的生存起見主張民族主義却是正當，而且與更「高尙」的別的主義也不相衝突。不過這只是個人的傾向，並不想到靑年中去宣傳。沒有受過民族革命思想的浸潤倂經過光復和復辟時恐怖之壓迫者，對於我們這種心情大抵不能領解，或者還要以爲太舊太非紳士態度。這都沒有什麼關係。我只表明我思想之反動，無論過激過頑都好，只願人家不要再恭維我是世界主義的人就好了。

語云，「元旦書紅，萬事亨通。」論理，應該說幾句吉利話滑稽話，纔足副元旦試筆之名。但是總想不出什麼來，只好老實寫出要說的幾句話，其餘的且等後來補說吧。

（十四年一月）

山中雜信

周作人

一

伏園兄：

我已於本月初退院，搬到山裏來了。香山不很高大，彷彿只是故鄉城內的臥龍山模樣，但在北京近郊，已經要算是很好的山了。碧雲寺在山腹上，地位頗好，只是我還不曾到外邊去看過，因爲須等醫生再來診察一次之後，纔能決定可以怎樣行動，而且又是連日下雨，連院子裏都不能行走，終日只是起臥屋內罷了。大雨接連下了兩天，天氣也就頗冷了。般若堂裏住着幾個和尙們，買了許多香椿干，攤在蘆席上晾着，這兩天的雨不但使他不能乾燥，反使他更加潮濕。每從玻璃窗望去，看見廊下攤着濕漉漉的深綠的香椿干，總覺得對於這班和

尙們心裏很是抱歉似的，——雖然下雨並不是我的緣故。

般若堂裏早晚都有和尙做功課，但我覺得並不煩擾，而且於我似乎還有一種淸醒的力量。淸早和黃昏時候的淸澈的磬聲，彷彿催促我們無所信仰，無所歸依的人，揀定一條道路精進向前。我近來的思想動搖與混亂，可謂已至其極了，託爾斯泰的無我愛與尼采的超人，共產主義與善種學，耶佛孔老的教訓與科學的例證，我都一樣的喜歡尊重，却又不能調和統一起來，造成一條可以行的大路。我只將這各種思想，凌亂的堆在頭裏，眞是鄉間的雜貨一料店了。——或者世間本來沒有思想上的「國道」，也未可知，這件事我常常想到，如今聽他們做功課，更使我受了激刺，同他們比較起來，好像上海許多有國籍的西商中間，夾着一個「無領事管束」的西人。至於無領事管束，究竟是好是壞，我還想不明白。不知你以爲何如？

寺內的空氣並不比外間更爲和平。我來的前一天，般若堂裏的一個和尙，被方丈差人抓去，說他偸寺內的法物，先打了一頓，然後綑送到城內什麽衙門去了。究竟偸東西沒有，是別一個問題，但是吊打恐總非佛家所宜。大約現在佛徒的戒律，也同「儒業」的三綱五常一樣，早已成爲具文了。自己即使犯了永爲棄物的波羅夷罪，並無妨礙，只要有權力，便可以處置別人，正如護持名教的人却打他的老父，世間也一點都不以爲奇。我們廚房的間壁，住着兩個賣汽水的人，也時常抄架。掌櫃的回家去了，只賸了兩個少年的伙計，連日又下雨，不能出去擺攤，所以更容易爭鬧起來。前天晚上，他們都不願意燒飯，互相推諉，始而相罵，終於各執灶上用鐵通條，打仗兩次。我聽他們叱咤的聲音，令我想起三國志及刼後英雄略等書裏所記的英雄戰鬥或比武時的威勢，可是後來戰罷，他們兩個人一點都不受傷，更是不可思議了，從這兩件事看來，你大略可以知道這山上的戰氛罷。

因爲病在右肋，執筆不大方便，這封信也是分四次寫成的。以後再談罷。

（一九二一年六月五日）

二

近日天氣漸熱，到山裏來住的人也漸多了。對面的那三間屋，已於前日租去，大約日內就有人搬來。般若堂兩傍的廂房，本是「十方堂」，這塊大木牌還挂在我的門口。但現在都已租給人住，以後有遊方僧來，除了請到羅漢堂去打坐以外，沒有別的地方可以挂單了。

三四天前大殿裏的小菩薩，失少了兩尊，方丈說是看守大殿的和尚偷賣給遊客了，於是又將他綑起來，打了一頓，但是這回不曾送官，因爲次晨我又聽見他在後堂敲那大木魚了。（前回被捉去的和尚，已經出來，搬到別的寺裏去了。）當時我正翻閱諸經要集六度部的忍辱篇，道世大師在述意緣內說道，「……豈容微有觸惱，大生瞋恨，乃至角眼相看，惡聲厲色，遂加杖木，結恨成怨，」看了不禁苦笑。或者叢林的規矩，方丈本來可以用什麽板子打人，但我總覺得有點矛盾。而且如果眞照規矩辦起來，恐怕應該挨打的却還不是這個所謂偷賣小菩薩的和尚呢。

山中蒼蠅之多，眞是「出人意表之外」。每到下午，在窗外羣飛，嗡嗡作聲，彷彿是蜜蜂的排衙。我雖然將風門上糊了冷布，緊緊關閉，但是每一出入，總有幾個混進屋裏來。各處棹上攤着蒼蠅紙，另外又用了棕絲製的蠅拍追着打，還是不能絕滅。英國詩人勃來克有蒼蠅一詩，將蠅來與無常的人生相比；日本小林一茶的俳句道，「不要打哪！那蒼蠅搓他的手，搓他的脚呢。」我平常都很是愛念，但在實際上却不能這樣的寬大了。一茶又有一句俳句，序云，

捉到一個虱子，將他掐死固然可憐，要把他捨在門外，讓他絕食，也覺得不忍；忽然的想到我佛從前給與鬼子母東西（註一），成此。

虱子呵，放在和我味道一樣的石榴上爬着。

四分律云，「時有老比丘拾虱棄地，佛言不應，聽以器盛若綿拾著中。若虱走出，應作筒盛；若虱出筒，應作蓋塞。隨其寒暑，加以膩食將養之。」一茶是誠信的佛教徒，所以也如此做，不過用石榴餵他却更妙了。這種殊勝的思想，我也很以爲美，但我的心底裏有一種矛盾，一面承認蒼蠅是與我同具生命的衆生之一，但一面又總當他是脚上帶着許多有害的細菌，在頭上面上爬的癢癢的，一種可惡的小虫，心想除滅他。這個情與知的衝突，實在是無法調和，因爲我篤信，「賽老先生」的話，但也不想拿了他的解剖刀去破壞詩人的美的世界，所以在這一點上，大約只好甘心且做蝙蝠派罷了。

對於時事的感想，非常紛亂，眞是無從說起，倒還不如不說也罷。

（六月二十三日）

（註一）日本傳說，佛降伏鬼子母神，給與石榴實食之，以代人肉，因榴實味酸甜似人肉云。據鬼子母經說，她後來變了生育之神，這石榴大約只是多子的象徵罷了。

三

我在第一信裏，說寺內戰氛很盛，但是現在情形却又變了。賣汽水的一個戰士，已經下山去了。這個緣因。說來很長。前兩回禮拜日游客很多，汽水賣了十多塊錢一天，方丈知道了，便叫他們從形勢最好的那「水泉」旁邊撤退，讓他自己來賣。他們只准在荒涼的塔院下及門口去擺攤，生意便很清淡，掌櫃的於是實行減政，只留下了一個人做幫手，——這個伙計本是做墨盒的，掌櫃自己是泥水匠。這主從兩人雖然也有時爭論，但不至於開起仗來了。方丈似乎頗喜歡弔打他屬下的和尚，不過他的法庭離我這裏很遠，所以並未直接受到影響。此外偶然和尚們喝醉了高粱，高聲抗辯，或者爲了金錢勝負稍有糾葛，都是隨卽平靜，算不得什麼大事。因此般若堂裏的空氣，近來很是長閑逸豫，令人平矜釋躁。這個情形可以意會，不易言傳，我如今舉出一件瑣事來做個象徵，你或者可以知其大略。我們院子裏，有一羣鷄，共五六隻，其中公的也有，母的也有。這是和尚們共

同養的呢，還是一個人的私產，我都不知道。他們白天裏躲在紫藤花底下，晚間被盛入一隻小口大腹，像是裝香油用的籐簍裏面。這簍子似乎是沒有蓋的，我每天總看見他在柏樹下仰天張著口放著。夜裏酉戌之交，和尙們擂鼓既罷，各去休息，簍裏的鷄便怪氣的叫起來。於是禪房裏和尙們的「唆，唆——」之聲，相繼而作。這樣以後，簍裏與禪房裏便復寂然，直到天明，更沒有什麼驚動。問是什麼事呢？答說有黃鼠狼來咬鷄。其實這小口大腹的簍子裏，黃鼠狼是不會進去的，倘若棹了下去，他就再也逃不出來了。大約他總是未能忘情，所以常來窺探，不過聊以快意罷了。倘若簍子上加上一個蓋，——雖然如上文所說，即使無蓋，本來也很安全，——也便可以省得他的窺探。但和尙們永遠不加蓋，黃鼠狼也便永遠要來窺探，以致「三日兩頭」的引起夜中簍裏與禪房裏的驅逐。這便是我所說的長閑逸豫的所在。我希望這一節故事，或者能夠比那四個抽象的字說明的更多一點。

但是我在這里不能一樣的長閑逸豫，在一日裏總有一個陰鬱的時候，這便是下午清華園的郵差送報來後的半點鐘。我的神經衰弱，易於激動，病後更甚，對於略略重大的問題，稍加思索，便很煩躁起來，幾乎是發熱狀態，因此平常十分留心免避。但每天的報裏，總是充滿著不愉快的事情，見了不免要起煩惱。或者說，既然如此，不看豈不好麼？但我又捨不得不看，好像身上有傷的人，明知觸著是很痛的，但有時仍是不自禁的要用手去摸，感到新的劇痛，保留他受傷的意識。但苦痛究竟是苦痛，所以也就趕緊丟開，去尋求別的慰解。我此時放下報紙，努力將我的思想遣發到平常所走的舊路上去，——回想近今所看書上的大乘菩薩布施忍辱等六度難行，淨土及地獄的意義，或者去蒐求游客及和尙們（特別注意於方丈）的軼事。我也不願再說不愉快的事，下次還不如仍同你講他們的事情罷。

（六月二十九日）

四

近日因爲神經不好，夜間睡眠不足，精神很是頹唐，所以好久沒有寫信，也不曾做詩了。詩思固然不來，日前到大殿後看了御碑亭，更使我詩興大減。碑亭之北有兩塊石碑，四面都刻著乾隆御製的律詩和絕句。這些詩雖然很講究的刻在石上。壁上還有憲兵某君的題詞，贊歎他說「天命乃有移，英風殊難泯！」但我看了不知怎的聯想到那塾師給冷于冰看的草稿，將我的創作熱減退到近於零度。我以前病中忽發野心，想做兩篇小說，一篇叫平凡的人，一篇叫初戀：幸而到了現在還不曾動手。不然，豈不將使饕餮賦不但無獨而且有偶麼？

我前回答應告訴你游客的故事，但是現在也未能踐約，因爲他們都從正門出入，很少到般若堂裏來的。我看見從我窗外走過的游客，一總不過十多人。他們却有一種公共的特色，似乎都對於植物的年齡頗有趣味。他們大抵問和尙或別人道，「這藤蘿有多少年了？」答說，「這說不上來。」便又問，「這柏樹呢？」至於答案，自然仍舊是「說不上來」了。或者不問柏樹的，也要問槐樹，其餘核桃石榴等小樹，就少有人注意了。我常覺得奇異，他們既然如此熱心，寺裏的人何妨就替各顆老樹胡亂定出一個年歲，叫和尙們照樣對答，或者寫在大木板上，掛在樹下，豈不一舉兩得麼？

游客中偶然有提著鳥籠的，我看了最不喜歡。我平常有一種偏見，以爲作不必要的惡事的人，比爲生活所迫，不得已而作惡者更爲可惡；所以我憎惡蓄妾的男子，比那賣女爲妾——因貧窮而吃人肉的父母，要加幾倍。對於提鳥籠的人反感，也是出於同一的源流。如要吃肉，便吃罷了；（其實飛鳥的肉，於養生上也並非必要。）如要賞鑑，在他自由飛鳴的時候，可以儘量的看或聽：何必關在籠裏，擎著走呢？我以爲這同喜歡纏足一樣的是痛苦的賞玩，是一種變態的殘忍的心理。賢首於梵網戒疏盜戒下注云，「善見云，盜空中鳥，左翅至右翅，尾至頭，上下亦爾，俱得重罪。准此戒，縱無主，鳥身自爲主，盜皆重也。」鳥身自爲主，——這句話的精神何等博大深厚，然而又豈是那些提鳥籠的朋友所能了解的呢？

梵網經裏還有幾句話，我覺得也都很好。如云「若佛子，故食肉，——一切肉不得食。——斷大慈悲性種

子，一切衆生見而捨去。」又云，「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故六道衆生皆我父母。而殺而食者，卽殺我父母，亦殺我故身：一切地水，是我先身；一切火風，是我本體。……」我們現在雖然不能再相信六道輪廻之說，然而我對於這普親觀平等觀的思想，仍然覺得他是眞而且美。英國勃來克的詩，

「被獵的兎每一聲叫，
撕掉腦裏的一枝神經；
雲雀被傷在翅膀上，
一個天使止住了歌唱。」

這也是表示同一的思想。我們爲自己養生計，或者不得不殺生，但是大慈悲性種子也不可不保存，所以無用的殺生與快意的殺生，都應該免避的，譬如吃醉蝦，這也罷了；但是有人並不貪他的鮮味，只爲能夠將半活蝦夾住，直往嘴裏送，心裏想道「我吃你！」覺得很快活。這是在那裏嘗得勝快心的滋味，並非眞是吃食了。晨報雜感欄裏曾登過松年先生的一篇「愛」，我很以他所說的爲然。但是愛物也與仁人很有關係，倘若斷了大慈悲性種子，如那樣吃醉蝦的人，於愛人的事也恐怕不大能夠圓滿的了。

（七月十四日）

五

近日天氣很熱，屋裏下午的氣溫在九十度以上。所以一到晚間，般若堂裏在院子裏睡覺的人，總有三四人之多。他們的睡法很是奇妙，因爲蚊子白蛉要來咬，於是便用棉被沒頭沒腦的蓋住。這樣一來，固然再也不怕蚊子們的勒索，但是露天睡覺的原意也完全失掉了。要說是涼快，却蒙著棉被；要說是通氣，却將頭直鑽到被底下去。那麽同在熱而氣悶的屋裏睡覺，還有什麽區別呢？有一位方丈的徒弟，睡在籐椅上，掛了一頂洋布

的帳子，我以爲是防蚊用的了，豈知四面都是懸空，蚊子們如能飛近地面一二尺，仍舊是可以進去的，他的帳子只能擋住從上邊掉下來的蚊子罷了。這些奧妙的辦法，似乎很有一種禪味，只是我了解不來。

我的行蹤，近來已經推廣到東邊的「水泉」。這地方確是還好，我於每天清早，沒有游客的時候，去倘佯一會，賞鑑那山水之美。只可惜不大干淨，路上很多氣味，——因爲陳列著許多本草上的所謂人中黃！我想中國眞是一個奇妙的國，在那裏人們不容易得到營養料，也沒有方法處置他們的排泄物。我想像軒轅太祖初入關的時候，大約也是這樣情形。但現在已經過了四千年之久了。難道這個情形眞已支持了四千年，一點不曾改麼？

水泉四面的石階上，是天然養療院附屬的所謂洋廚房。門外生著一棵白楊樹，樹幹很粗，大約直徑有六七寸，白皮斑駁，很是好看。他的葉在沒有什麼大風的時候，也瑟瑟的響。彷彿是有魔術似的。古詩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非看見過白楊樹的人，不大能了解他的趣味。歐洲傳說云，耶穌釘死在白楊木的十字架上，所以這樹以後便永遠顫抖著。……我正對著白楊起種種的空想，有一個七八歲的小西洋人跟著寧波的老媽子走進洋廚房來。那老媽子同廚子講著話的時侯，忽然來了兩個小廣東人，各舉起一隻手來，接連的打小西洋人的嘴巴。他的兩個小頰，立刻被批的通紅了，但他却守著不抵抗主義，任憑他們打去。我的用人看不過意，把他們隔開兩囘，但那兩位攘夷的勇士又衝過去，尋著要打嘴巴。却打的人雖然忍受下去了，但他們把我剛纔的浪漫思想也批到不知去向，使我切膚的感到現實的痛。——至於這兩個小愛國者的行爲，若由我批評，不免要有過激的話，所以我也不再說了。

我每天傍晚到碑亭下去散步，順便恭讀乾隆的御製詩；碑上共有十首，我至少總要讀他兩首。讀之既久，便發生種種感想，其一是覺得語體詩發生的不得已與必要。御製詩中有這幾句，如「香山適纔游白社，越嶺便以至碧雲，」又「玉泉十丈瀑，誰識此其源，」似乎都不大高明。但這實在是舊詩的難做，怪不得皇帝。對偶

呀，平仄呀，押韻呀，拘束得非常之嚴，所以便是奉天承運的眞龍也掙扎他不過，只落得留下多少打油的痕跡在石頭上面。倘若他生在此刻，抛了七絕五律不做，去做較爲自由的新體詩，卽使做的不好，也總不至於被人認爲「哥罐聞焉嫂棒傷」的藍本罷。但我寫到這里，忽然想到大江集等幾種名著，又覺得我所說的也未必盡然。大約用文言做「哥罐」的，用白話做來仍是「哥罐」，——於是我又想起一種疑問，這便是語體詩的「萬應」的問題了。

（七月十七日）

六

好久不寫信了。這個原因，一半因爲你的出京，一半因爲我的無話可說。我的思想實在混亂極了，對於許多問題都要思索，却又一樣的沒有歸結，因此覺得要說的話雖多，但不知道怎樣說纔好。現在決心放任，並不硬去統一，姑且看書消遣，這倒也還能了。

上月裏我到香山去了兩趟，都是坐了四人轎去的。我們在家鄉的時候，知道四人轎是只有知縣坐的，現在自己却坐了兩回，也是「出於意表之外」的。我一個人叫他們四位扛着（似乎很有點抱歉，而且每人只能分到兩角多錢，在他們實在也不經濟；不知道爲什麼不減作兩人呢？那轎槓是杉木的，走起來非常顚播。大約坐這轎的總非有候補道的那樣身材，是不大合宜的。我所去的地方是甘露旅館，因爲有兩個朋友耽閣在那里，其餘各處都不曾去。什麼的一處名勝，聽說是督辦夫人住著，不能去了。我說這是什麼督辦。參戰和邊防的督辦不是都取消了麼。答說是水災督辦，我記得四五年前天津一帶確曾有過一回水災，現在當然已經干了，而且連旱災都已鬧過了（雖然不在天津）。朋友說，中國的水災是不會了的。黃河不是決口了麼。這話的確不錯，水災督辦誠然有存在的必要，而且照中國的情形看來，恐怕還非加入官制裏去不可呢。

我在甘露旅館買了一本萬松野人言善錄，這本書出了已經好幾年，在我却是初次看見。我老實說，對於英

先生的議論未能完全贊同，但因此引起我陳年的感慨，覺得要一新中國的人心，基督教實在是很適宜的。極少數的人能夠以科學藝術或社會的運動去替代他宗教的要求，但在大多數是不可能的。我想最好便以能容受科學的一神教把中國現在野蠻殘忍的多神——其實是拜物——教打倒，民智的發達纔有點希望。不過有兩大條件，要緊緊的守住：其一是這新宗教的神切不可與舊的神的觀念去同化，以致變成一個西裝的玉皇大帝；其二是切不可造成教閥，去妨害自由思想的發達。這第一第二的覆轍，在西洋歷史上實例已經很多，所以非竭力免去不可。——但是，我們昏亂的國民久伏在迷信的黑暗裏，既然受不住知慧之光的照耀，肯受這新宗教的灌頂麼？不為傳統所囚的大公無私的新宗教家，國內有幾人呢？仔細想來，我的理想或者也只是空想；將來主宰國民的心的，仍舊還是那一班的鬼神妖怪罷！

我的行蹤既然推廣到了寺外，寺內各處也都已走到，只剩那可以聽松濤的有名的塔上不曾去。但是我平常散步，總只在御詩碑的左近或是彌勒佛前面的路上。這一段泥路來回可一百步，一面走著，一面聽著階下龍嘴裏的潺湲的水聲，（這就是御製詩裏的「清波繞砌湲」，）倒也很有興趣。不過這清波有時要不「湲」，其時很是令人掃興，因為後面有人把他截住了。這是誰做主的，我都不知道，大約總是有什麼金魚池的闊人們罷。他們要放水到池裏去，便是汲水的人也只好等著，或是勞駕往水泉去，何況想聽水聲的呢！靠着這清波的一個朱門裏，大約也是闊人，因為我看見他們搬來的前兩天，有許多窮朋友頭上頂了許多大安樂椅小安樂椅進去。以前一個繪畫的西洋人住着的時候，並沒有什麼門禁，東北角的牆也坍了，我常常去到那裏望對面的山景和在溪灘積水中洗衣的女人們現在可是截然的不同了，倒牆從新築起，將眞山關出門外，却在裏面叫人堆上許多石頭，（抬這些石頭的人們，足足有三天，在我的窗前絡繹的走過，）叫做假山，一面又在彌勒佛左手的路上築起一堵泥牆，於是我眞山固然望不見，便是假山也輪不到看。那些闊人們似乎以為四周非有包牆圍著是不能住人的。我遠望香山上迤邐的圍牆，又想起秦始皇的萬里長城，覺得我所推測的話並不是全無根據的。

還有別的見聞，我曾做了兩篇西山小品，其一曰一個鄉民的死，其二曰賣汽水的人，將他記在裏面。但是那兩篇是給日本的朋友們所辦的一個雜誌作的，現在雖有原稿留下，須等我自己把他譯出方可發表。

（九月三日，在山西。）

神話的辯護

周作人

爲神話作辯護，未免有點同善社的嫌疑。但是，只要我自信是憑了理性說話，這些事都可以不管。

反對把神話作兒童讀物的人說，神話是迷信，兒童讀了要變成義和團與同善社。這個反對迷信的熱心，我十分贊同，但關於神話養成迷信這個問題我覺得不能附和。神話在兒童讀物裏的價値是空想與趣味，不是事實和知識。我在神話與傳說中曾說：

「文藝不是歷史或科學的記載，大家都是知道的；如見了化石的故事，便相信人眞能變石頭，固然是個愚人，或者又背著科學來破除迷信，斷斷地爭論化石故事之不合物理也未免成爲笨伯了。」（自己的園地第九。）又在兒童的文學中說過，

「兒童相信猫狗能說話的時候，我們便同他們請猫狗說的故事，不但要使得他們喜悅，也因爲知道這過程是跳不過的，——然而又自然地會推移過去的，所以相當的應付了，等到兒童知道猫狗是什麽東西的時候到來，我們再可以將生物學的知識供給他們。」

現在反對者的錯誤，卽在於以兒童讀物中的神話爲事實與知識，又以爲兒童聽了就要終身迷信，便是科學知識也無可挽救。其實神話只能滋養兒童的空想與趣味，不能當作事實，滿足知識的要求。這個要求，當由科

學去滿足他，但也不能因此而遂打消空想。知識上猫狗是哺乳類食肉動物，空想上却不妨仍是會說話的四足朋友；有些科學家兼做大詩人，即是證據。缺乏空想的人們以神話爲事實，沒有科學知識的便積極的信仰，有科學知識的則消極的趨於攻擊，都是錯了。迷信之所以有害者，以其被信爲眞實；倘若知是虛假，則在迷信之中也可以發見許多的美；因爲我們以爲美的不必一定要是眞實。神話原是假的，他決不能妨害科學的知識的發達，也不勞科學的攻擊，——反正這不過證明其虛假，正如笑話裏證明胡子是有胡鬚的一般，於其原來價值別無增減。我承認，用神話是教兒童讀誑話，但這決無害處，只要大家勿誤認讀神話之目的爲求知識與教訓。

有些人以爲神話是妖人所造，用以宣傳迷信，去蠱惑人的。這個說法完全是不的確。神話的發生，普通在神話學上都有說明，但我覺得德國翁特（Wundt）教授在民族心理學裏說的很得要領。我們平常把神話包括神話傳說童話三種，彷彿以爲這三者發生的順序就是如此的，其實却並不然。童話（廣義的）起的最早，在「圖騰」時代，人民相信靈魂和魔怪，便據了空想傳述他們的行事，或借以說明某種的現象；這種童話有幾樣特點，其一是沒有一定的時地和人名，其二是多有魔術，講動物的事情：大抵與後世存留的童話相同，所不同者只是那些童話在圖騰社會中爲羣衆所信罷了。其次的是翁特所說的英雄與神的時代，這纔是傳說以及神話（狹義的）發生的時候。童話的主人公多是異物，傳說的主人公是英雄，乃是人；異物都有魔力，英雄雖亦常有魔術與法寶的輔助，但仍具人類的屬性，多憑了自力成就他的事業。童話中也有人，但大率處於被動的地位，現在則有獨立的人格，公然與異物對抗，足以表見民族思想的變遷。英雄是理想的人，神即是理想的英雄；先以人與異物對立，復折衷而成爲神的觀念，於是神話就同時興起了。不過神既是不死不變的東西，便沒有什麼興衰事跡可記，所以純粹的狹義的神話幾乎是不能有的，一般所稱的神話其實多是傳說的變體，還是以英雄爲主的故事。這兩種發生的關係很是密切，指出一定的人物時地也都相同，與童話的渺茫殊異。上邊的話固然「語焉不詳」，但大約可以知道神話發生的情形，其非出於邪教之宣傳作用也可明白了。在發生的當時大

抵是爲大家所信的，到了後來，已經失却信用，於是轉移過來，歸入文藝裏供我們的賞鑒。卽使眞是含有作用的妖言，如方士騙秦漢皇帝的話，我們現在既不復信以爲眞，也正不妨拿來作故事看。我們不能容許神話作家(Mythopoios)再編造當作事實的神話，去宣傳同善社的教旨，但是編造假的神話，不但可以做而且值得稱贊的，因爲這神話作家在現代就成了詩人了。

（十三年二月）

讀京華碧血錄

周作人

京華碧血錄是我所見林琴南先生最新刊的小說。我久不讀林先生的古文譯本，他的所有「創作」却都見過。這本書序上寫的是「壬子長至」，但出板在于十二年後，我看見時又在出板後兩三個月了。書中寫邴生劉女的因緣，不脫才子佳人的舊套。梅兒是一個三從四德的木偶人，倒也算了，邴仲光文武全才，亦儒亦俠，乃是文素臣鐵公子一流人物，看了更覺得有點難過。不過我在這裏並不想來攻擊這書的缺點，因爲林先生的著作本是舊派，這些缺點可以說是當然的；現在我所要說的是此書中的好處。

碧血錄全書五十三章，我所覺得好的是第十九至第廿四這五章記述庚子拳匪在京城殺人的文章。我向來是神經衰弱的，怕聽那些凶殘的故事，但有時却又病理地想去打聽，找些戰亂的紀載來看。最初見到的是明季稗史裏的揚州十日記，其次是李小圭的思痛記，使我知道清初及洪楊時情形的一斑。寄園寄所寄中故事大抵都已忘却，唯張勳戰敗的那年秋天，伏處寓中，借知不足齋叢書消遣，見到曲洧舊聞(？)裏一條因子巷緣起的傳說，還是記得，正如安特來夫的小人物的自白裏的惡夢，使人長久不得寧貼。關於拳匪的事我也極想知道一點，可惜不易找到，只有在閑陀的在北京的聯軍兩卷中看見一部分，但中國的記載終於沒有，驢背集等書記的

大略，沒有什麼用處。專門研究庚子史實的人當然有些材料，我只是隨便看看，所以見聞如此淺陋。林先生在這寥寥十五頁裏記了好些義和拳的軼事，頗能寫出他們的愚蠢與凶殘來。外國人的所見自然偏重自己的一方面，中國人又多「家醜不可外揚」的意思，不大願意記自相殘殺的情形，林先生的思想雖然舊，在這一點上却很明白，他知道拳匪的兩樣壞處，所以他寫的雖然簡略，却能抉出這次國民運動的眞相來了。

以上是兩個月前所寫，到了現在，又找了出來，想續寫下去，時勢却已大變，再要批評拳匪似乎不免有點不穩便，因爲他們的義民的稱號不久將由國民給他恢復了，本來在現今的世界排外不能算是什麼惡德，「以直報怨」我覺得原是可以的，不過就是盜亦有道，所以排外也自有正當的方法。像凱末爾的擊破外敵改組政府的辦法卽是好例，中國人如圖自衞，提倡軍國主義，預備練成義勇的軍隊與外國抵抗，我雖不代爲鼓吹，却也還可以贊同，因爲這還不失爲一種辦法。至如拳匪那樣，想借符呪的力量滅盡洋人，一面對於本國人大加殘殺，終是匪的行爲，夠不上排外的資格。記心不好的中國人忘了他們殘民以逞的事情，只同情於「扶清滅洋」的旂號，於是把他們的名譽逐漸提高，不久恐要在太平天國之上。現在的青年正不妨「臥薪嘗胆」地修鍊武功，練習機關鎗準備對打，發明「死光」準備對照，似大可不必回首去尋大師兄的法寶。我不相信中國會起第二次的義和拳，如帝國主義的狂徒所說；但我覺得精神上的義和拳是可以有的，如沒有具體的辦法，只在紙上寫些「殺妖殺妖」或「趕走直脚鬼」等語聊以快意，卽是「口中念念有詞」的變相；又對於異己者加以許多「洋狗洋奴」的稱號，痛加駡詈，卽是搜殺二毛子的老法子，他的結果是於「夷人」並無重大的損害，只落得一場騷擾，使這奄奄一息的中國的元氣更加損傷。我不承認若何重大的賠款足以阻止國民正當的自衞抵抗心之發達，但是愚蠢與凶殘之一時的橫行乃是最酷烈的果報，其貽害於後世者比敵國的任何種懲創尤爲重大。我之反對拳匪以此，贊成六年前陳獨秀先生的反對拆毀克林德碑與林琴南先生的碧血錄裏的意見者亦以此，——現在陳林二先生的態度，不知有無變化，我則還是如此。

思比對於現代青年的還理解得多一點，這足以表明我們的思想已是所謂屬於過去的了。但是我又有時覺得現代青年們似乎比我們更多有傳統的精神，更是完全的中國人。到底不知道是怎麼一回事。上邊所說的話，我仔細看過，仿佛比他們舊，然而仿佛也比他們新，——其實這正是難怪，因爲在這一點上陳獨秀林琴南兩先生恰巧是同意也。甲子四月下旬。

雖然時常有青年說我的意見太是偏激，我自己却覺得很有頑固的傾向，似乎對於林琴南辜湯生諸先生的意

（以上雨天的書，北新版。）

談酒

周作人

這個年頭兒，喝酒倒是很有意思的。我雖是京兆人，却生長在東南的海邊，是出產酒的有名地方。我的舅父和姑父家裏時常做幾缸自用的酒，但我終於不知道酒是怎麼做法，只覺得所用的大約是糯米，因爲兒歌裏說，「老酒糯米做，吃得變Nionio」末一字是本地叫猪的俗語。做酒的方法與器具似乎都很簡單，只有煮的時候的手法極不容易，非有經驗的工人不辦，平常做酒的人家大抵聘請一個人來，俗稱「酒頭工」，以自己不能喝酒者爲最上，叫他專管鑒定煮酒的時節。有一個遠房親戚，我們叫他「七斤公公」，——他是我舅父的族叔，但是在他家裏做短工，所以舅母只叫他作「七斤老」，有時也聽見她叫「老七斤」，是這樣的酒頭工，每年去幫人家做酒；他喜吸旱烟，說玩話，打馬將，但是不大喝酒（海邊的人喝一兩碗是不算能喝，照市價計算也不值十文錢的酒），所以生意很好，時常跑一二百里路被招到諸暨嵊縣去。據他說這實在並不難，只須走到缸邊屈著身聽，聽見裏邊起泡的聲音切切察察的，好像是螃蟹吐沫（兒童稱爲蟹煮飯）的樣子，便拏來煮就得了；早一點酒還未成，遲一點酒就變酸了。但是怎麼是恰好的時期，別人仍不能知道，只有聽熟的耳朵纔能夠

斷定，正如骨董家的眼睛辨別古物一樣。

大人家飲酒多用酒鍾，以表示其斯文，實在是不對的。正當的喝法是用一種酒碗，淺而大，底有高足，可以說是古已有之的香賓杯。平常起碼總是兩碗，合一「串筒」，價值似是六文一碗。串筒略如倒寫的凸字，上下部如一與三之比，以洋鐵爲之，無蓋無嘴，可倒而不可篩，據好酒家說酒以倒爲正宗，篩出來的不大好喫。唯酒保好於量酒之前先「蕩」（置水於器內，搖蕩而洗滌之謂）串筒，蕩後往往將清水之一部分留在筒內，客嫌酒淡，常起爭執，故喝酒老手必先戒堂倌以勿蕩串筒，併監視其量好放在溫酒架上。能飲者多索竹葉青，通稱曰「本色」，「元紅」係狀元紅之略，則著色者，唯外行人喜飲之。在外省有所謂花雕者，唯本地酒店中却沒有這樣東西。相傳昔時人家生女，則釀酒貯花雕（一種有花紋的酒罈）中，至女兒出嫁時用以餉客，但此風今已不存，嫁女時偶用花雕，也只臨時買元紅充數，飲者不以爲珍品。有些喝酒的人預備家釀，却有極好的，每年做醇酒若干罈，按次第埋園中，二十年後掘取，即每歲皆得飲二十年陳的老酒了。此種陳酒例不發售，故無處可買，我只有一回在舊日業師家裏喝過這樣好酒，至今還不曾忘記。

我既是酒鄉的一個土著，又這樣的喜歡談酒，好像一定是個與「三酉」結不解緣的酒徒了。其實却大不然。我的父親是很能喝酒的，我不知道他可以喝多少，只記得他每晚用花生米水果等下酒，且喝且談天，至少要花費兩點鐘，恐怕所喝的酒一定很不少了。但我却是不肯，不，或者可以說有志未逮，因爲我很喜歡喝酒而不會喝，所以每逢酒宴我總是第一個醉與臉紅的。自從辛酉患病後，醫生叫我喝酒以代藥餌，定量是勃蘭地每回二十格蘭姆，蒲陶酒與老酒等倍之，六年以後酒量一點沒有進步，到現在只要喝下一百格蘭姆的花雕，便立刻變成關夫子了。（以前大家笑談稱作「赤化」，此刻自然應當謹慎，雖然是說笑話。）有些有不醉之量的，愈飲愈是臉白的朋友，我覺得非常可以欣羨，只可惜他們愈能喝酒便愈不肯喝酒，好像是美人之不肯顯示她的顏色，這實在是太不應該了。

黃酒比較的便宜一點，所以覺得時常可以買喝，其實別的酒也未嘗不好。白乾於我未免過凶一點，我喝了常怕口腔內要起泡，山西的汾酒與北京的蓮花白雖然可喝少許，也總覺得不很和善。日本的清酒我頗喜歡，只是仿彿新酒模樣，味道不很靜定。蒲桃酒與橙皮酒都很可口，但我以爲最好的還是勃蘭地。我覺得西洋人不很能夠了解茶的趣味，至於酒則很有工夫，決不下於中國。天天喝洋酒當然是一個大的漏卮，正如吸煙捲一般，但不必一定進國貨黨，咬定牙根要抽淨絲，隨便喝一點什麼酒其實都是無所不可的，至少是我個人這樣的想。

喝酒的趣味在什麼地方？這個我恐怕有點說不明白。有人說，酒的樂趣是在醉後的陶然的境界。但我不很了解這個境界是怎樣的，因爲我自飲酒以來似乎不大陶然過，不知怎的我的醉大抵都只是生理的，而不是精神的陶醉。所以照我說來，酒的趣味只是在飲的時候，我想悅樂大抵在做的這一剎那，倘若說是陶然那也當是杯在口的一刻罷。醉了，困倦了，或者應當休息一會兒，也是很安舒的，却未必能說酒的眞趣是在此間。昏迷，夢魘，譫語，或是忘却現世憂患之一法門；其實這也是有限的，倒還不如把宇宙性命都投在一口美酒裏的耽溺之力還要強大。我喝著酒，一面也懷著「杞天之慮」，生恐強硬的禮教反動之後將引起頹廢的風氣，結果是借醇酒婦人以避禮教的迫害，沙寧（Sanin）時代的出現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或者在中國什麼運動都未必徹底成功，青年的反撥力也未必怎麼強盛，那麼杞天終於只是杞天，仍舊能夠讓我們喝一口非耽溺的酒也未可知。倘若如此，那時喝酒又一定另外覺得很有意思了罷？

（民國十五年六月二十日，於北京。）

烏篷船

周作人

子榮君：

接到手書，知道你要到我的故鄉去，叫我給你一點什麽指導。老實說，我的故鄉，眞正覺得可懷戀的地方，並不是那里；但是因爲在那里生長，住過十多年，究竟知道一點情形，所以寫這一封信告訴你。

我所要告訴你的，並不是那里的風土人情，那是寫不盡的，但是你到那里一看也就會明白的，不必囉唆地多講。我要說的是一種很有趣的東西，這便是船。你在家鄉平常總坐人力車，電車，或是汽車，但在我的故鄉那里這些都沒有，除了在城內或山上是用轎子以外，普通代步都是用船。船有兩種，普通坐的都是「烏篷船」，白篷的大抵作航船用，坐夜航船到西陵去也有特別的風趣，但是你總不便坐，所以我也就可以不說了。烏篷船大的爲「四明瓦」（Sy-menngoa），小的爲脚划船（划讀如uoa）亦稱小船。但是最適用的還是在這中間的「三道」，亦即三明瓦。篷是半圓形的，用竹片編成，中夾竹箬，上塗黑油；在兩扇「定篷」之間放著一扇遮陽，也是半圓的，木作格子，嵌著一片片的小魚鱗，徑約一寸，頗有點透明，略似玻璃而堅韌耐用，這就稱爲明瓦。三明瓦者，謂其中艙有兩道，後艙有一道明瓦也。船尾用櫓，大抵兩支，船首有竹篙，用以定船。船頭著眉目，狀如老虎，但似在微笑，頗滑稽而不可怕，唯白篷船則無之。三道船篷之高大約可以使你直立，艙寬可以放下一頂方桌，四個人坐著打馬將，——這個恐怕你也已學會了罷？小船則眞是一葉扁舟，你坐在船底席上，篷頂離你的頭有兩三寸，你的兩手可以擱在左右的舷上，還把手都露出在外邊。在這種船裏彷彿是在水面上坐，靠近田岸去時泥土便和你的眼鼻接近，而且遇著風浪，或是坐得少不小心，就會船底朝天，發生危險，但是也頗有趣味，是水鄉的一種特色。不過你總可以不必去坐，最好還是坐那三道船罷。

你如坐船出去，可是不能像坐電車的那樣性急，立刻盼望走到。倘若出城，走三四十里路，（我們那里的里程是很短，一里纔及英哩三分之一，）來回總要預備一天。你坐在船上，應該是游山的態度，看看四周物色，隨處可見的山，岸旁的烏桕，河邊的紅蓼和白蘋，漁舍，各式各樣的橋，困倦的時候睡在艙中拏出隨筆來看，或者冲一碗清茶喝喝。偏門外的鑑湖一帶，賀家池，壺觴左近，我都是喜歡的，或者往婁公埠騎驢去游蘭

亭，（但我勸你還是步行，騎驢或者於你不很相宜，）到得暮色蒼然的時候進城上都挂著薜荔的東門來，倒是頗有趣味的事。倘若路上不平靜，你往杭州去時可於下午開船，黃昏時候的景色正最好看，只可惜這一帶地方的名字我都忘記了。夜間睡在艙中，聽水聲櫓聲，來往船隻的招呼聲，以及鄉間的犬吠雞鳴，也都很有意思。僱一隻船到鄉下去看廟戲，可以了解中國舊戲的眞趣味，而且在船上行動自如，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我覺得也可以算是理想的行樂法。只可惜講維新以來這些演劇與迎會都已禁止，中產階級的低能人別在「布業會館」等處建起「海式」的戲場來，請大家買票看上海的貓兒戲。這些地方你千萬不要去。——你到我那故鄉，恐怕沒有一個人認得，我又因爲在教書不能陪你去玩，坐夜船，談閒天，實在抱歉而且惆悵。川島君夫婦現在偁山下，本來可以給你介紹，但是你到那里的時候他們恐怕已經離開故鄉了。初寒，善自珍重，不盡。十五年一月十八日夜，于北京。

關於三月十八日的死者

周作人

一

我是極缺少熱狂的人，但同時也頗缺少冷靜，這大約因爲神經衰弱的緣故，一遇見什麼刺激，便心思紛亂，不能思索更不必說要寫東西了。三月十八日下午我往燕大上課，到了第四院時知道因外交請願停課，正想回家，就碰見許家鵬君受了傷逃回來，聽他報告執政府衛兵鎗擊民衆的情形，自此以後，每天從記載談話中聽到的悲慘事實逐日增加，堆積在心上再也擺脫不開，簡直什麼事都不能做。到了現在已是殘殺後的第五日，大

家切責段祺瑞賈德耀，期望國民軍的話都已說盡，且已覺得都是無用的了，這倒使我能夠把心思收束一下，認定這五十多個被害的人都是白死，交結涉果一定要比滬案壞得多，這在所謂國家主義流行的時代或者是當然的，所以我可以把徹底查辦這句夢話拋開，單獨關於這回遭難的死者說幾句感想到的話。——在首都大殘殺的後五日，能夠這樣平心靜氣的話了，可見我的冷靜也還有一點哩。

二

我們對於死者的感想第一件自然是哀悼。對於無論什麼死者我們都應當如此，何況是無辜被戕的青年男女，有的還是我們所教過的學生。我的哀感普通是從這三點出來，熟識與否還在其外，即一是死者之慘苦與恐怖，二是未完成的生活之破壞，三是遺族之哀痛與損失。這回的死者在這三點上都可以說是極量的，所以我們哀悼之意也特別重於平常的弔唁。第二件則是惋惜。凡青年夭折無不是可惜的，不過這回特別的可惜，因爲病死還是天行而現在的戕害乃是人功。人功的壞毀青春並不一定是最可歎惜，只要是主者自己願意拋棄，而且去用以求得更大的東西，無論是戀愛或是自由。我前幾天在茶話心中裏說，「中國人似未知生命之重，故不知如何善捨其生命，而又隨時隨地被奪其生命而無所愛惜。」這回的數十青年以有用可貴的生命不自主地被毀於無聊的請願裏，這是我所覺得太可惜的事。我常常獨自心裏這樣癡想，「倘若他們不死……」我實在幾次感到對於奇蹟的希望與要求，但是不幸在這個明亮的世界裏我們早知道奇蹟是不會出來的了。——我眞深切地感得不能相信奇蹟的不幸來了。

三

這回執政府的大殘殺，不幸女師大的學生有兩個當場被害。一位楊女士的尸首是在醫院裏，所以就搬回

了；劉和珍女士是在執政府門口往外逃走的時候被衛兵從後面用鎗打死的，所以尸首是在執政府，而執政府不知怎地把這二三十個親手打死的死體當作寶貝，輕易不肯給人拏去，女師大的職教員用了九牛二虎之力，到十九晚纔算好容易運回校裏，安放在大禮堂中。第二天上午十時棺斂，我也去一看；眞眞萬幸我沒有見到傷痕或血衣，我只見用衾包裹好了的兩個人，只餘臉上用一層薄紗蒙著，隱約可以望見面貌，似乎都很安閑而莊嚴地沈睡著。劉女士是我這大半年來從宗帽胡同時代起所教的學生，所以很是面善，楊女士我是不認識的，但我見了她們兩位並排睡着，不禁覺得十分可哀，好像是看見我的妹子，——不，我的妹子如活着已是四十歲了，好像是我的現在的兩個女兒的姊姊死了似的，雖然她們沒有眞的姊姊。當封棺的時候，在女同學出聲哭泣之中，我陡然覺得空氣非常沈重，使大家呼吸有點困難，我見職教員中有鬚髮斑白的人此時也有老淚要流下來，雖然他的下頷骨亂動地想忍他住也不可能了。……

這是我昨天在京副發表的文章中之一節，但是關於劉楊二君的事我不想再寫了，所以抄了這篇「刊文」。

四

二十五日女師大開追悼會，我胡亂做了一副輓聯送去，文曰，

死了倒也罷了，若不想到二位有老母倚閭，親朋盼信。

活著又怎麼著，無非多經幾番的槍聲驚耳，彈雨淋頭。

殉難者全體追悼會是在二十三日，我在傍晚才知道，也做了一聯：

赤化赤化，有些學界名流和新聞記者還在那裏誣陷。

白死白死，所謂革命政府與帝國主義原是一樣東西。

慚愧我總是「文字之國」的國民，只會以文字來紀念死者。民國十五年三月十八日之後五日。

碰傷

周作人

我從前曾有一種計畫，想做一身鋼甲，甲上都是尖刺，刺的長短依照猛獸最長的牙更加長二寸。穿了這甲，便可以到深山大澤裏自在游行，不怕野獸的侵害。他們如來攻擊，只消同毛栗或刺蝟般的縮著不動，他們就無可奈何，我不必動手，使他們自己都負傷而去。

佛經裏說蛇有幾種毒，最利害的是見毒，看見了他的人便被毒死。清初周安士先生註陰騭文，說孫叔敖打殺的兩頭蛇，大約卽是一種見毒的蛇，因爲孫叔敖說見了兩頭蛇所以要死了。（其實兩頭蛇或者同貓頭鷹一樣，只是凶兆的動物罷了。）但是他後來又說，現在湖南還有這種蛇，不過已經完全不毒了。

我小的時候，看唐代叢書裏的劍俠傳，覺得很是害怕。劍俠都是修煉得道的人，但脾氣很是不好，動不動便以飛劍取人頭於百步之外。還有劍仙，那更利害了，他的劍飛在空中，只如一道白光，能追趕幾十里路，必須見血方纔罷休。我當時心裏祈求不要遇見劍俠，生恐一不小心得罪他們。

近日報上說有教職員學生在新華門外碰傷，大家都稱咄咄怪事，但從我這浪漫派的人看來，一點都不足爲奇。在現今的世界上，什麼事都能有。我因此連帶的想起上邊所記的三件事，覺得碰傷實在是情理中所能有的事。對於不相信我的浪漫說的人，我別有事實的例證舉出來給他們看。

三四年前，浦口下關間渡客一隻小輪，碰在停泊江心的中國軍艦的頭上，立刻沈沒，據說旅客一個都不失少。（大約上船時曾經點名報數，有賬可查的。）過了一兩年後，一隻招商局的輪船，又在長江中碰在當時國務總理所坐的軍艦的頭上，隨卽沈沒，死了若干沒有價值的人。年月與兩方面的船名，死者的人數，我都不記

得了，只記得上海開追悼會的時候，有一副輓聯道，「未必同舟皆敵國，不圖吾輩亦淸流。」

因此可以知道，碰傷在中國實是常有的事。至於完全責任，當然由被碰的去負擔。譬如我穿着有刺鋼甲，或是見毒的蛇，或是劍仙，有人來觸，或看，或得罪了我，那時他們負了傷，豈能說是我的不好呢？又譬如火可以照暗，可以煮飲食，但有時如不吹熄，又能燒屋傷人，小孩們不知道這些方便，伸手到火邊去，燙了一下，這當然是小孩之過了。

聽說，這次碰傷的緣故由於請願。我不忍再責備被碰的諸君，但我總覺得這辦法是錯的。請願的事，只有在現今的立憲國裏，還暫時勉強應用，其餘的地方都不通用的了。例如俄國，在一千九百零幾年，曾因此而有軍警在冬宮前開砲之舉，碰的更利害了。但他們也就從此不再請願了。……我希望中國請願也從此停止，各自去努力罷。

（十年六月，在山西。）

吃烈士

周作人

這三個字并不是什麼音譯，雖然讀起來有點佶屈聱牙，其實乃是如字直說，就是說把烈士一塊塊地吃下去了，不論生熟。

中國人本來是食人族，象徵地說有吃人的禮教，遇見要證據的實驗派可以請他看歷史的事實，其中最冠冕的有南宋時一路吃着人腊去投奔江南行在的山東忠義之民。不過這只是吃了人去做義民，所吃的還是庸愚之肉，現在却輪到吃烈士，不可謂非曠古未聞的口福了。

前淸時捉到行刺的革黨，正法後其心臟大都爲官兵所炒而分吃，這在現在看去大有吃烈士的意味，但那時

候也無非當作普通逆賊看，實行國粹的寢皮食肉法，以維護綱常，並不是如妖魔之於唐僧，視爲十全大補的特品。若現今之吃烈士，則知其爲——且正因其爲烈士而吃之，此與歷來之吃法又截然不同者也。

民國以來久矣沒有什麼烈士，到了這回五卅——終於應了北京市民的杞天之慮，因爲陽歷五月中有兩個四月，正是庚子豫言中的「二四加一五」，——的時候，纔有幾位烈士出現於上海。這些烈士的遺骸當然是都埋葬了，有親眼見過出喪的人可以爲憑，但又有人很有理由地懷疑，以爲這恐怕全已被人偷吃了。據說這吃的有兩種方法，一曰大嚼，一曰小吃。大嚼是整個的吞，其功効則加官進祿，牛羊繁殖，田地開拓；有此洪福者聞不過一二武士，所呑約佔十分七八，下餘一兩個的烈士供大衆知味者之分嘗。那些小吃者多不過肘臂，少則一指一甲之微，其利益亦不厚，僅能多賣幾頂五卅紗秋，幾雙五卅弓鞋，或在牆上多標幾次字號，博得蠅頭之名利而已。嗚呼，烈士殉國，於委蛻更有何留戀，苟有利於國人，當不惜舉以遺之耳。然則國人此舉既得烈士之心，又能廢物利用，殊無可以非議之處，而且順應潮流，改良吃法，尤爲可喜，西人嘗稱中國人爲精於吃食的國民，至有道理。我自愧無能，不得染指，但聞「吃烈士」一語覺得很有趣味，故作此小文以申論之。乙丑大暑之日。

（以上澤瀉集，北新版。）

談龍集序

周作人

近幾年來所寫的小文字，已經輯集的有自己的園地等三册一百二十篇，又藝術與生活裏二十篇，但此外散亂著的還有好些，今年暑假中發心來整理他一下，預備再編一本小册子出來。等到收集好了之後一看，雖然都是些零星小品，篇數總有一百五六十，覺得不能收在一册裏頭了，只得決心叫他們『分家』，將其中略略關涉

文藝的四十四篇挑出，另編一集，叫作談龍集，其餘的一百十幾篇留下，還是稱作談虎集。

書名爲什麼叫作談虎與談龍，這有什麼意思呢？這個理由是很簡單的。我們（嚴格地說應云我）喜談文藝，實際上也只是亂談一陣，有時候對於文藝本身還不曾明瞭，正如我們著龍經，畫水墨龍，若問龍是怎樣的一種東西大家都沒有看見過，據說從前有一位葉公，很喜歡龍，弄得一屋子裏盡是雕龍畫龍，等得眞龍下降，他反嚇得面如土色，至今留下做人家的話柄。我恐怕自己也就是這樣地可笑。但是這一點我是明白的，我所談的壓根兒就是假龍，不過姑忘談之，並不想請他來下雨，或是得一塊的龍涎香。有人想知道眞龍的請去找豢龍氏去，我這里是找不到什麼東西的。我就只會講空話，現在又講到虛無飄渺的龍，那麼其空話之空自然更可想而知了。

談虎集裏所收的是關於一切人事的評論，我本不是什麼御史或監察委員，既無官守，亦無言責，何必來此多嘴，自取煩惱，我只是喜歡講話，與喜歡亂談文藝相同，對於許多不相干的事情，隨便批評或註釋幾句，結果便是這一大堆的稿子。古人云，談虎色變，遇見過老虎的人聽到談虎固然害怕，就是沒有遇見過的談到老虎也難免心驚，因爲老虎實在是可怕的東西，原來不可輕易談得的。我這些小文，大抵有點得罪人得罪社會，覺得好像是踏了老虎尾巴，私心不免惴惴，大有色變之慮，這是我所以集名談虎之由來，此外別無深意。這一類的文字總數大約在二百篇以上，但是有一部分經我刪去了，小半是過了時的，大半是涉及個人的議論；我也曾想拏來另編一集，可以表表在『文壇』上的一點戰功，但隨即打消了這個念頭。因爲我的紳士氣（我原是一個中庸主義者）到底還是頗深，覺得這樣做未免太自輕賤，所以決意模仿孔仲尼筆削的故事，而曾經廣告過的眞談虎集於是也成爲有目無書了。

談龍談虎兩集的封面畫都是借用古日本畫家光琳（Korinn）的，在光琳百圖中恰好有兩張條幅，畫着一龍一虎，便拏來應用，省得託人另畫。——眞談虎集的圖案本來早已想好，就借用後甲寅的那個木鐸裏黃毛大

點，現在計劃雖已中止，這個巧妙的移用法總覺得很想的不錯，廢棄了也未免稍可惜，只好在這里附記一下。

（民國十六年十一月八日，於北京苦雨齋。）

文藝批評雜話

周作人

一

中國現代之缺乏文藝批評，是一件無可諱言的事實。在日報月刊上儘管有許多批評似的文字，但是據我看來，都不能算是理想的文藝批評。我以爲眞的文藝批評，本身便應是一篇文藝，寫出著者對於某一作品的印象與鑒賞，決不是偏於理智的論斷。現在的批評的缺點大抵就在這一點上。

其一，批評的人以爲批評這一個字就是吹求，至少也是含著負的意思，所以文章裏必要說些非難輕蔑的話，彷彿是不如此便不成其爲批評似的。這些非難文所憑藉的無論是舊道德或新文化，但是看錯了批評的性質，當然不足取了。

其二，批評的人以爲批評是下法律的判決，正如司法官一般；這個判決一下，作品的運命便註定了。在從前主義派別支配文藝界的時代，這樣的事確是有過，如約翰孫別林斯奇等便是這一流的賢吏。但在現代這種辦法已不通行，這些賢吏的少見那更不必說了。

這兩種批評的缺點，在於相信世間有一種超絕的客觀的眞理，足爲萬世之準則，而他們自己恰正了解遵守著這個眞理，因此被賦裁判的權威，爲他們的批評的根據，這不但是講『文以載道』或主張文學須爲勞農而作

者容易如此，固守一種學院的理論的批評家也都免不了這個弊病。我們常聽見人掌了科學常識來反駁文藝上的鬼神等字樣，或者用數學方程來表示文章的結構：這些辦法或者都是不錯的，但用在文藝批評上總是太科學的了。科學的分析的文學原理，於我們想理解文學的人誠然也是必要，但決不是一切。因爲研究要分析，鑒賞却須綜合的。文學原理，有如技術家的工具，孟子說，『大匠與人以規矩，不能與人巧，』我們可以應用學理看出文藝作品的方圓，至於其巧也就不能用規矩去測定他了。科學式的批評，因爲固信永久不變的準則，容易流入偏執如上文所說，便是最好的成績，也是屬於學問範圍內的文藝研究，如文學理論考證史傳等，與文藝性質的文藝批評不同。陶淵明詩裏有兩句道，『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所謂文藝批評便是奇文共欣賞，是趣味的綜合的事，疑義相與析，正是理智的分析的工作之一部分。

眞的文藝批評應該是一篇文藝作品，裏邊所表現的與其說是對象的眞相，無寧說是自己的反應。法國的法蘭西在他的批評集序上說，

『據我的意思，批評是一種小說，同哲學與歷史一樣，給那些有高明而好奇的心的人們去看的；一切小說，正當的說來，無一非自敍傳。好的批評家便是一個記述他的心靈在傑作間之冒險的人。

『客觀的批評，同客觀的藝術一樣的並不存在。那些自騙自的相信不會把他們自己的人格混到著作裏去的人們，正是被那最謬誤的幻見所欺的受害者，事實是，我們決不能脫去我們自己。這是我們的最大不幸之一。倘若我們能夠一剎那間用了蒼蠅的多面的眼睛去觀察天地，或者用了猩猩的簡陋的頭腦去思索自然，那麼，我們當然可以做到了。但是這是絕對的不可能的。我們不能像古希臘的鐵勒西亞斯生爲男人而有做過女人的記憶。我們被關閉在自己的人格裏，正如在永久的監獄裏一般。我們最好，在我看來，是從容的承認了這可怕的境況，而且自白我們只是說着自己，每當我們不能再守沈默的時候。

『老實地，批評家應該對人們說，諸位，我現在將要說我自己，關於沙士比亞，關於拉辛，或巴斯加耳或

歌德了。至少這個機會總是儘夠好了。』

這一節話我覺得說的極好，凡是作文藝批評的人都應該注意的。我們在批評文裏很誠實的表示自己的思想感情，正與在詩文上一樣，即使我們不能把造成美妙的文藝作品，總之應當自覺不是在那里下判決或指摘缺點。

二

我們憑了人間共通的情感，可以了解一切的藝術作品，但是因了後天養成的不同的趣味，就此生出差別，以至愛憎之見來。我們應當承認這是無可奈何的事，不過同時也應知道這只是我們自己主觀的迎拒，不能影響到作品的客觀的本質上去，因爲他的絕對的眞價我們是不能估定的。許多司法派的批評家硬想依了條文下一個確定的判決，便錯在相信有永久不易的條文可以作評定文藝好壞的標準，却不知那些條文實在只是一時一地的趣味的項目，經過多數的附和，於是成爲權威罷了。這種趣味當初儘有絕大的價値，但一經固定，便如化石的美人只有冷而沈重的美，或者不如說只有冷與沈重迫壓一切強使屈服而已。現在大家都知道稱賞英國濟慈(Keats)的詩了，然而他在生前爲『批評家』所痛罵。至於有人說他是被罵死的，這或是過甚之詞，但也足以想見攻擊的猛烈了。我們看著現代的情形，想到濟慈被罵死的事件，覺得頗有不可思議的地方：爲什麽現在的任何人都能賞識濟慈的詩，那時的堂堂勃拉克烏特雜誌(Blackwood's Magazine)的記者却會如此淺陋，不特不能賞識而且還要痛罵呢，難道那時文藝批評家的見識眞是連此刻的商人還不如麽？大約不是的罷。這個緣故是，那時的趣味是十八世紀的，現在的却是濟慈以後的十九世紀的了：便於一般批評家的程度未必便很相遠，不過各自固執著同時代的趣味，表面上有點不同罷了。現代的批評家笑著勃拉克烏特記者的無識，一面却憑著文學之名，儘在那里痛罵趣味的新『濟慈』，這種事情是常有的。我們在學校社會教育各方面無形中養成一

種趣味，爲一生言行的指針，原是沒有什麼希奇，所可惜者這種趣味往往以『去年』爲截止期，不肯容受『今天』的事物，而且又不承認這是近代一時的趣味，却要當他作永久不變的正道，拏去判斷一切，於是濟慈事件在文藝史上不絕書了。所以我們在要批評文藝作品的時候，一方面想定要誠實的表白自己的印象，要努力於自己表現，一方面更要明白自己的意見只是偶然的趣味的集合，決沒有什麼能夠壓服人的權威：批評只是自己要說話，不是要裁判別人：能夠在文藝批評裏具備了誠和謙這兩件事，那麼勃拉克烏特記者那樣的失策庶幾可以免去了罷。

以上的話，不過爲我們常人自己知道平凡的人而說，至於眞是超越的批評家當然又當別論了。我們常人的趣味大多是『去年』的，至抵也是『當日』(Up to date)的罷了，然而『精神的貴族』的詩人，他的思想感情可以說是多是『明天』的，因此這兩者之間常保有若干的距離，不易接觸。我們鑒於文藝史上的事件，學了乖巧，不肯用了去年的頭腦去呵斥明天的思想，只好直抒所感的表白一番，但是到了眞是距離太遠的地方，也就不能再說什麼了，在這時候便不得不等眞的批評家的出現，給我們以幫助。他的批評的態度也總具著誠與謙這兩件唯因爲他也是『精神的貴族』，他的趣味也超越現代而遠及未來，所以能夠理解同樣深廣的精神，指示出來，造成新的趣味。有些詩人當時被人罵倒而日後能夠復活，或且成爲偶像的，便都靠有這樣的批評家把他從泥裏找尋出來。不過這是不可勉強的事，不是人人所做得到的。平凡的人想做這樣的眞批評家。容易弄巧成拙，不免有棄美玉而寳燕石的失著，只要表現自己而批評，並沒有別的意思，那便也無妨礙，而且寫得好時也可以成爲一篇美文，別有一種價值，別的創作也是如此，因爲講到底批評原來也是創作之一種。

（一九二三年二月。）

竹林的故事序

周作人

馮文炳君的小說是我所喜歡的一種。我不是批評家，不能說他是否水平線以上的文藝作品，也不知道是那一派的文學，但是我喜歡讀他，這就是表示我覺得他好。

我所喜歡的作品有好些種。文藝復興時代說猥褻話的里昂醫生，十八世紀講刻毒話的愛耳蘭神甫，近代做不道德的小說以及活剖人的心靈的法國和瑞典的狂人，……我都喜歡讀；不過我不知怎地總是有點「隱逸的」，有時候很想找一點溫和的讀，正如一個人喜歡在樹陰下閒坐，雖然曬太陽也是一件快事。我讀馮君的小說便是坐在樹陰下的時候。

馮君的小說我並不覺得是逃避現實的。他所描寫的不是什麼大悲劇大喜劇，只是平凡人的平凡生活，——這卻正是現實。特別的光明與黑暗固然也是現實之一部，但這儘可以不去寫他，倘若自己不曾感到欲寫的必要，更不必說如沒有這種經驗。文學不是實錄，乃是一個夢：夢並不是醒生活的複寫，然而離開了醒生活夢也就沒有了材料，無論所做的是反應的或是滿願的夢。馮君所寫多是鄉村的兒女翁媼的事，這便因爲他所見的人生是這一部分，——其實這一部分未始不足以代表全體：一個失戀的姑娘之沈默的受苦未必比蓬髮薰香，著小蠻靴，胸前掛鷄心寶石的女郎因爲相思而長吁短歎，尋死覓活，爲不悲哀，或沒有意思。將來著者人生的經驗逐漸進展，他的藝術也自然會有變化，我們此刻當然應以著者所願意給我們看的爲滿足，不好要求他怎樣地照我們的意思改作，雖然愛看不愛看是我們的自由。

馮君著作的獨立的精神也是我所佩服的一點。他三四年來專心創作，沿著一條路前進，發展他平淡樸訥的作風，這是很可喜的。有茀倍羅耳那樣的好先生，別林斯奇那樣的好批評家，的確值得也是應該聽從的，但在

中國那里有這些人；你要去找他們，他不是叫你拏香泥塑一尊女菩薩，便叫你去數天上的星，結果是筋疲力盡地住手，假如是聰明一點。馮君從中外文學裏涵養他的趣味，一面獨自走他的路，這雖然寂寞一點，却是最確實的走法，我希望他這樣可以走到比此刻的更是獨殊地他自己的藝術之大道上去。

這種叢書，向來都是沒有別人的序的，但在一年多前我就答應馮君，出小說集時給做一篇序，所以現在不得不寫一篇。這只代表我個人的意見，並不是什麼批評。我是認識馮君，並且喜歡他的作品的，所以說的不免有點偏，倘若當作批評去看，那就有點像「戲臺裏喝彩」式的普通評論，不是我的本意了。

（一九二五年九月三十日，於北京。）

猥褻的歌謠

周作人

民國七年本校開始徵集歌謠，簡章上規定入選歌謠的資格，其三是『征夫野老游女怨婦之辭，不涉淫褻而自然成趣者。』十一年發行歌謠週刊，改定章程，第四條寄稿人注意事項之四云，『歌謠性質並無限制；即語涉迷信或猥褻者亦有研究之價値，當一併錄寄，不必先由寄稿者加以甄擇。』在發刊詞中亦特別聲明，『我們希望投稿者……儘量的錄寄，因爲在學術上是無所謂卑猥或粗鄙的。』但是結果還是如此，這一年內我們仍舊得不到這種難得的東西。據王禮錫先生在安福歌謠的研究（歌謠週刊二二號轉錄）上說，家庭中傳說經過了一次選擇，『所以發於男女之情的，簡直沒有聽過。』這當然也是一種原因，但我想更重要的總是由於紀錄者的過於拘謹。關於這個問題現在想略加討論，希望於歌謠采集的前途或者有一點用處。

什麼是猥褻的歌謠？這個似乎簡單的疑問，却並不容易簡單地囘答。籠統地講一句，可以說『非習慣地說

及性的事實者爲猥褻』。在這範圍內，包有這四個項目，即（一）私情，（二）性交，（三）支體，（四）排泄。有些學者如德國的福克斯（Fuchs），把前三者稱爲『色情的』，而以第四專屬於『猥褻的』，以爲這正與原義密合，但平常總是不分，因爲普通對於排泄作用的觀念也大抵帶有色情的分子，並不只是汚穢。這四個項目雖然容易斷定，但既係事實，當然可以明言，在習慣上要怎樣說才算是踰越範圍，成爲違礙字樣呢：這一層覺得頗難速斷。有些話在田野是日常談話而紳士們以爲不雅馴者，有些可以供茶餘酒後的談笑，而不能形諸筆墨者，其標準殊不一律，現在只就文藝作品上略加檢查，且看向來對於這些事情寬容到什麼程度。據靄理斯說，在英國社會上，『以尾閭尾爲中心，以一尺六寸的半徑——在美國還要長一點——畫一圓圈，禁止人們說及圈內的器官，除了那打雜的胃。』在中國倘若不至於此，那就萬幸了。

私情的詩，在中國文學上本來並不十分忌諱。講一句迂闊的話，三百篇經『聖人删訂』，先儒註解，還收有許多『淫奔之詩』，儘足以堵住道學家的嘴。譬如『子不我思，豈無他人』這樣話，很有非禮教的色彩，但是不曾有人非難。在後世詩詞上，這種傾向也很明顯，李後主的菩薩蠻云，

『畫堂南畔見，一晌偎人顫。
奴爲出來難，教郎恣意憐。』

歐陽修的生查子云，

『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

都是大家傳誦的句，雖然因爲作者的人的關係也有多少議論。中國人對於情詩似有兩極端的意見：一是太不認眞，以爲『古人思君懷友，多託男女慇情，若詩人風刺邪淫，又代狡狂自述』；二是太認眞，看見詩集標題紀及紅粉麗情，便以爲是『自具枷杖供招』。其實却正相反，我們可以說美人香草實是寄託私情，然幽期密約只以抒寫晝夢，據近來的學術說來，這是無可疑的了。說得虛一點，仿佛很神祕的至情，說得實一點便似是粗鄙

的私欲，實在根柢上還是一樣，都是所謂感情的體操，並當在容許之列，所以這一類的歌詞當然不應抹殺，好在社會上除了神經變質的道學家以外原沒有什麼反對，可以說是不成問題了。

詩歌中咏及性交者本不少見，唯多用象徵的字句，如親嘴或擁抱等，措詞較爲含蓄蘊藉；此類歌詞大都可以歸到私情項下去，一時看不出什麼區別。所羅門雅歌第八章云，

『我的良人哪，求你快來，
如羚羊或小鹿在香草山上。』

碧玉歌的第四首云，

『碧玉破瓜時，相爲情顚倒，
感郎不羞郎，廻身就郎抱。』

都可以算作一例。至於直截描寫者，在金元以後詞曲中亦常有之，南宮詞紀卷四，沈青門的『美人薦寢』，梁少白的『幽會』（風情五首之一），大約可爲代表，但是源流還在西廂裏，所以要尋這類的範本不得不推那『酬簡』的一齣了。散文的敍述，在小說的裏面很是常見，唯因爲更爲明顯，多半遭禁。由此看來，社會不能寬容，可以眞正稱爲猥褻的，只有這一種描寫普通性交的文字。這雖只是根據因襲的習俗而言，卽平心的說，這種敍述，在學術上自有適當的地位，若在文藝上面，正如不必平面地描寫喫飯的狀態一樣，除藝術家特別安排之外，也並無這種必要。所以尋常刊行物裏不收這項文字，原有正當的理由，不過在非賣品或有限制的出板品上，當然又是例外。

詩歌中說及支體的名稱，應當無可非議，雖然在紳士社會中『一個人只臕了兩截頭尾』，有許多部分的身體已經失其名稱。古文學上却很是自由，如雅歌所說，

『你的兩乳好像百合花中喫草的一對小鹿，

就是母鹿雙生的。』

『你的肚臍如圓杯，

不缺調和的酒。』

又第四章十二節以後，『我妹子，我新婦，乃是關鎖的園』等數節，更是普通常見的寫法，據說莎士比亞在Venus and Adonis詩中也有類似的文章，上面所舉沈靑門詞亦有說及而更爲粗劣。大抵那類字句本無須忌諱，唯因措詞的巧拙所以分出優劣，即使專篇詠嘆，苟不直接的涉及性交，似亦無屏斥的理由，倘若必要一一計較，勢必至於如現代生理教科書删去一章而後可，那實在反足以表示性意識的變態地強烈了。

凡說及便溺等事，平常總以爲是穢，其實也屬於褻，因爲臀部也是『色情帶』，所以對於便溺多少含有色情的分子，與對於痰汗等的觀念略有不同。中古的禁欲家宣說人間的卑微，常說生於兩便之間，(Inter faeces et urinum nascimur)，很起以表示這個消息。滑稽的兒歌童話及民間傳說中多說及便溺，極少汗垢痰唾，便因猥褻可以發笑而污穢則否，蓋如德國格盧斯(Groos)所說，人聽到關於性的暗示，發生呵癢的感覺，爆裂而爲笑，使不至化爲性的興奮。更從別一方面，我們也可以看出便溺與性之相關，如上文所引雅歌中詠肚臍之句，以及英國詩人赫列克(Robert Herrick)的To Dianeme詩中句云，

"Show me that hill where smilling love doth sit,
Having a living fountain under it,"

都是好例。中國的例還未能找到，但戲花人著紅樓夢論贊中有『賈瑞贊』一篇，也就足以充數了。所以這一類的東西，性質同詠支體的差不多，不過較爲曲折，因此這個關係不很明瞭罷了。

照上面所說的看來，這四種所謂猥褻的文詞中，只有直說性交的可以說是有點『遠礙』，其餘的或因措詞粗俗覺得不很雅馴，但總沒有除滅的必要。本會蒐集的歌謠裏，或者因爲難得，或者因爲寄稿者的審慎，極缺

少這類的作品，這是很可惜的事，只有白微天先生的柳州情歌百八首，藍孕歐先生的平遠山歌二十首，劉半農的江陰船歌二十首等，算是私情歌的一點好成績。但我知道鄉間會有性交的謎語，推想一定還多有各樣的歌謠，希望大家放膽的采來，就是那一項『達礙字樣』的東西，我們雖然不想公刊，也極想收羅起來，特別編訂成書，以供專家之參考，所以更望大家供給材料，完成這件重大的難事業。

我們想「論猥褻的歌謠發生的理由，可惜沒有考證的資料，只能憑空的論斷一下，等將來再行訂正。有許多人相信詩是正面的心聲，所以要說歌謠的猥褻是民間風化敗壞之證，我並不想替風俗作辯護，但我相信這是不確的。詩歌雖是表現作者的心情，但大抵是個反映，並非眞是供狀，有一句詩道，『嘴唱著歌，只在他不能親吻的時候』，說的最有意思。猥褻的歌謠的解說所以須從別方面去找纔對。據我的臆測，可以從兩點上略加說明。其一，是生活的關係。中國社會上禁欲思想雖然不很占勢力，似乎未必會有反動，但是一般男女關係很不圓滿，那是自明的事實。我們不要以爲兩性的煩悶起於五四以後，鄉間的男婦便是現在也很愉快地過着家庭生活；這種煩悶在時地上都是普遍的，鄉間也不能獨居例外。蓄妾宿娼私通，我們對於這些事實當然要加以非難，但是我們見了中產階級的蓄妾宿娼，鄉民的私通，要知道這未必全然由於東方人的放逸，至少有一半是由於求自由的愛之動機，（註一）不過方法弄錯了罷了。猥褻的歌謠，贊美私情種種的民歌，即是有此動機而不實行的人所採用的別求滿足的方法。他們過着貧困的生活可以不希求富貴，過着莊端的生活而總不能忘情於歡樂，於是唯一的方法是意淫，那些歌謠卽是他們的夢，他們的法悅（Ekstasia）。其實一切情詩的起原都是如此，現在不過只應用在民歌上罷了。

其二，是言語的關係。猥褻的歌謠起原與一切情詩相同而比較上似乎特別猥褻，這個原因我想當在言語上面。我在江陰船歌的序上曾說，『民間的原始的道德思想本極簡單不足爲怪；中國的特別文字，尤爲造成這現象的大原因。久被蔑視的俗語，未經文藝上的運用，便缺乏了細膩曲折的表現力；簡潔高古的五七言句法，在

民衆詩人手裏又極不便當，以致變成那種幼稚的文體，而且將意思也連累了。』這還是就尋常的情歌而言，若更進一步的歌詞，便自然愈是刺目；其實論到內容，十八拍的唱本與祝枝山輩所做的細腰纖足諸詞並不見得有十分差異，但是文人酒酣耳熱，高吟豔曲，不以爲奇，而聽到鄉村的秧歌則不禁顰蹙，這個原因實在除了文學之外無從去找了。詞句的粗拙當然也是一種劣點。但在采集者與研究者明白這個事實，便能多諒解他一分，不至於憑了風雅的標準輒加擯斥，所以在這里特再鄭重說明，希望投稿諸君的注意。

這一篇小文是我應歌謠周年增刊的徵求，費了好些另另碎碎的時刻把他湊合起來的，所以全篇沒有什麼組織，只是一則筆記罷了。我的目的祇想略略說明猥褻的分子在文藝上極是常見，未必值得大驚小怪，只有描寫性交措詞拙劣者平常在被擯斥之列，——不過這也只是被擯於公刊，在研究者還是一樣的珍重的，所以我們對於猥褻的歌謠也是很想蒐求，而且因爲難得似乎又特別歡迎。我們預備把這些希貴的資料另行輯錄起來，以供學者的研究，我這篇閒談便只算作蒐集這歌謠類的一張廣告。

（註一）這當然并非辯護那些行爲，只是說明他們的一種心理。通行俗歌裏有云，『家花不及野花香』，便因野花可以自由選擇的緣故。

（一九二三年十二月，北京「大學歌謠週刊紀念增刊。」）

「香園」

周作人

一

理查白登（Sir Richard Burton 1821-90）是英國近代的大旅行家，做過幾任領事，後授勳爵，但他的大膽不羈却完全超出道學的紳士社會之外。據說有一回格蘭斯敦講演，大談東方事情，大家屏息謹聽，白登獨起來說道，『格蘭斯敦先生，我告訴你，你所說的話，都完全絕對與事實相反。』鄰坐的人便將一張紙片塞在他的手裏，上邊寫道，『勿反對格蘭斯敦先生。此爲從來所無。』但白登的名譽（在別方說也可以算是不名譽）據我們看起來却更偉大地建築在他的一千一夜全譯與箋註上，只可惜沒有錢買一部舊書來看，單是聞名罷了。亞拉伯有這一部奇書，是世界故事的大觀；波斯另有一部東西，也不愧爲奇書，這就是藹理斯在他的大著裏時常說起的香園。據美國加耳佛頓著文學上之性的表現（Calverton, Sex expression in literature, 1926）說：

『白登盡力於香園之翻譯，自己說是文學工作中的最上成績，死後却被他的妻毀掉了，她辯護這種風狂的行爲說，她希望他的名譽永遠無疵瑕地的存在。她又把白登的羅馬詩人加都路思的未完譯本，日記筆記一切稿件，都同香園燒掉，以爲這是盡她賢妻的責任。白登的妻這樣凶猛地毀滅貴重的文稿，其動機是以中產階級道德爲根據，而使白登去翻譯像香園這種淫書的動機當然是非中產階級的了。』

我在這里不禁聯想到刻素女經等書的故葉德輝先生了。這些書，自然都是道士造出來的，裏邊有許多荒謬的話，但也未必沒有好的部分，總不失爲性學的好資料，葉氏肯大膽地公表出來，也是很可佩服的，——所可怪的是，他却是本來『翼教』的，當然是遵守中產階級道德，這是一個很大的矛盾。不過這個謎或者也還不難明了，葉氏對於這些書的趣味大約只在於採補一方面，並不在於坦白地談性的現象與愛之藝術，有如現代常識的人們所見。據京津報上所載，葉氏已在湖南被槍斃了。爲什麼緣故呢，我們不知道。我希望總不會是爲了刻那些書的緣故罷？中國有最奇怪的現象，崇奉聖道的紳士，常有公妻（自然是公人家的）之行爲，平時無人敢說，遇有變亂便難免尋仇，這是很常見的，日本的機關順天時報最喜造謠，說中國某處公妻，却不知中國老百姓是最不願公妻的，決不會發生這種運動，只有紳士與大兵有時要試他一試，結果常常是可怕的反動，古語所

謂民變，前年河南紅槍會之屠殺陝軍，卽是明證，別處地方之迫害紳士也多少與這個有關。在中國的日本報專以造謠爲事，本來不値得計較，只是因葉德輝的事連帶說及，並非破工夫和他對說，要請讀者原諒。

二

我前曾說起亞拉伯的奇書香園，近日於無意中得到一本。藹理斯在性心理之研究第六册五一三葉上說：

『一經受了基督教底禁慾主義底洗禮以後，愛情便不再是，如同在古代一樣，一種急需培養的藝術，而變爲一種必須診治的病症，因此上古尊崇愛底藝術之精神之承繼者，不是耶教化的國家，而是回教化的地方了。奈夫蘇義（Nefzaoni）底馥郁的田園大概是十六世紀在特尼斯（Tunis）城的一位著作家所作的，他底卷首語就很明瞭地表示給我們，愛情並不是一種疾病：感謝神，他把男子底最大的愉快放在女人的身上，並且使女人能夠從男子底身上獲得最大的快樂』。（采用漢譯愛底藝術十三頁譯文，但文字上略有改動，卷首語查原書說的非常率直，比藹理斯所引還要直說，現在索性改得含混一點了。）

我所有的這一本書，題名怡神的香園，奈夫札威上人（Shaykh Nafzawi）原著，全書凡二十一章，這是三卷中之第一卷，僅有首三章，及序文一百十一葉。第一章論女人所珍賞的男子，第二章論男子所愛重的女人，第三章論爲女人所輕蔑的男子，各以一千一夜式的故事申明之。卷首譯者引理查白登語曰，『這不是給嬰孩看的書。』此書在歐洲出板皆須公開，唯照我們的眼光看去，其故事之描寫雖頗直率，在中國舊小說中並非希有，故亦不足驚異，但與中國淫書有一相差極遠的異點，卽其態度全然不同。中國的無聊文人做出一部淫書，無論內容怎樣姿肆，他在書的首尾一定要說些謊話，說本意在於闡發福善禍淫之旨，卽使下意識裏仍然是出於縱慾思想，表面總是勸懲，所說的也就更是支離了：奈夫札威上人的意思却在編一部戀愛的教科書。指導人應該如此而不應該如彼，他在開始說不雅馴的話之先，恭恭敬敬地要禱告一番，叫大悲大慈的神加恩於他，

這的確是明澈朴實的古典精神，很是可愛的。我又曾見到一本印度講『愛之術』（Ars Amatoria，用中國古語應譯作房中術）的書，德人須密特所譯，名爲 Das Ratirahasyam（欲樂祕旨），共十五章，首論女人的種類，末列各種藥方，與葉德輝所輯的素女經等很是相像，但與中國也有一個極大的異處，就是這位『博學詩人』殼科加君（Sri Kokkoka）並不是黃帝彭祖之徒，希望白日飛昇的，所以他說的只是家庭——至多也是草露間的事，並沒有選鼎煉丹這種荒唐思想。我們看過這些書，覺得很有意思，不僅滿足了一部好奇心，比看引用的文字更明白他的眞相，又因此感到一件事實，便是中國人在東方民族中特別是落後；在上面的兩個比較上可以看出中國人落在禮教與迷信的兩重網裏，（雖然講到底這二者都出薩滿教，其實還是一個，）永久跳不出來，如不趕緊加入科學的光與藝術的香去救治一下，極少解脫的希望。其次覺得有趣味的是，這些十五六世紀的亞拉伯印度的古怪書裏的主張很有點與現代相合。藹理斯在他的大著上早已說過，隨後經斯妥布思女士的鼓吹，在文明社會（這當作如字講，我幷不含有一點反意，）差不多都已了解，性的關係應以女性爲主，這一層在那異教徒他們提倡的似乎也是如此。文明社會如能多少做到這樣，許多家庭與戀愛的悲劇可以減少，雖然全體的女子問題還須看那普天同憤神人不容的某種社會改革能否實現纔能決定，我們此刻無須多嘴的了。

（十六年八月五日，於北京）

上海氣

周作人

我終於是一個中庸主義的人：我很歡喜閑話，但是不歡喜上海氣的閑話，因爲那多是過了度的，也就是俗惡的了。上海灘本來是一片洋人的殖民地；那裏的（姑且說）文化是買辦流氓與妓女的文化，壓根兒沒有一點

理性與風致。這個上海精神便成爲一種上海氣流布到各處去，造出許多可厭的上海氣的東西，文章也是其一。

上海氣之可厭，在關於性的問題上最明瞭地可以看出。他的毛病不在猥褻而在其嚴正。我們可以相信性的關係實占據人生活動與思想的最大部分，講些猥褻話，不但是可以容許，而且覺得也有意思，只要講得好。這有幾個條件：一有藝術的趣味，二有科學的了解，三有道德的節制。同是說一件性的事物，這人如有了根本的性知識，又會用了藝術的選擇手段，把所要說的東西安排起來，那就是很有文學趣味，不，還可以說有道德價値的文字。否則只是令人生厭的下作話。上海文化以財色爲中心，而一般社會上又充滿着飽滿頹廢的空氣，看不出什麽飢渴似的熱烈的追求。結果自然是一個滿足了慾望的犬儒之玩世的態度。所以由上海氣的人們看來，女人是娛樂的器具，而女根是醜惡不祥的東西，而性交又是男子的享樂的權利，而在女人則又成爲汚辱的供獻。關於性的迷信及其所謂道德都是傳統的，所以一切新的性知識道德以至新的女性無不是他們嘲笑之的，說到女學生更是什麽都錯，因爲她們不肯力遵『古訓』如某甲所說。上海氣的精神是『崇信聖道，維持禮教』的，無論筆下口頭說的是什麽話。他們實在是反穿皮馬褂的道學家，聖道會中人。

自新文學發生以來，有人提倡『幽默』，世間遂誤解以爲這也是上海氣之流亞，其實是不然的。幽默在現代文章上只是一種分子，其他主要的成分還是上邊所說的三項條件。我想，這大概就從藝術的趣味與道德的節制出來的，因爲幽默是不肯說得過度，也是 Sophrosune ——我想就譯爲『中庸』的表現。上海氣的閑話却無不說得過火，這是根本上不相像的了。

上海氣是一種風氣，或者是中國古已有之的，未必一定是有了上海灘以後方才發生的也未可知，因爲這上海氣的基調卽是中國固有的『惡化』，但是這總以在上海爲最濃重，與上海的空氣也最調和，所以就這樣的叫他，雖然未免少少對不起上海的朋友們。這也是復古精神之一，與老虎獅子等牌的思想是殊途同歸的，在此刻反動時代，他們的發達正是應該的吧。

（十五年二月二十七日，於北京。）

個性的文學

周作人

假的，模仿的，不自然的著作，無論他是舊是新，都是一樣的無價值；這便因爲他沒有眞實的個性。

印度那圖夫人（Sarojini Naidu）的詩集時鳥（Bird of Time, 1915）上，有一篇英國戈斯（Edmund Gosse）的序文。他說，那圖夫人留學英國的時候，曾拿一卷詩稿給他看。詩也還好，只是其中夜鶯呵，薔薇呵，多是一派英國詩歌裏的習見語，所以他老實的告訴她，叫她先將這詩稿放到廢紙簍裏，再開手去做眞的她自己的詩。其結果便是黃金的門(The Golden Threshold)以下幾部有名的詩集。這一節話，我覺得很有意味。戈斯並不是說印度人不應該做英國式的詩，不過因爲這些思想及句調實在是已經習見，不必再勞她來複述一遍，她要做詩，應該去做自己的詩纔是。但她是印度人，所以她的生命所寄的詩裏自然有一種印度的情調，爲非印度人所不能感到，然而又是大家所能理解者：這正是她的詩歌的眞價值之所在，因爲就是她的個性之所在。正確的說來，她的個性，不但當然與非印度人不同，便是與他印度人也當然不同，倘若她的詩模仿泰戈爾（R. Tagore）也講什麼『生之實現』，那又是假的，沒有價值了。或者她的確是做自己的詩，但所含的倘是崇拜撒提（Suttee）一類的人情以外的思想，在印度的『國粹派』——大約也是主張國雖亡而『經』不可不讀的一流人——看來或者很有價值，不過爲世界的『人』們所不能理解，也就不能承認他爲人的文學了。

因此我們可以得到結論：（1）創作不宜完全沒煞自己去模仿別人，（2）個性的表現是自然的，（3）個性是個人唯一的所有，而又與人類有根本上的共通點，（4）個性就是在可以保存範圍內的國粹，有個性的新文學便是這國民所有的眞的國粹的文學。

（以上談龍集，北新版。）

祖先崇拜

周作人

遠東各國都有祖先崇拜這一種風俗。現今野蠻民族多是如此，在歐洲古代也已有過。中國到了現在，還保存這部落時代的蠻風，實是奇怪。據我想，這事既於道理上不合，又於事實上有害，應該廢去纔是。

第一，祖先崇拜的原始的理由，當然是本於精靈信仰。原人思想，以爲萬物都有靈的，形體不過是暫時的住所。所以人死之後仍舊有鬼，存留於世上，飲食起居還同生前一樣。這些資料須由子孫供給，否則要觸怒死鬼，發生災禍，這是祖先崇拜的起源。現在科學昌明，早知道世上無鬼，這騙人的祭獻禮拜當然可以不做了。這宗風俗，令人廢時光，費錢財，很是有損，而且因爲接香烟吃羹飯的迷信，許多男人往往藉口於「不孝有三無後爲大」的謬說，買妾蓄婢，敗壞人倫，實在是不合人道的壞事。

第二，祖先崇拜的稍爲高上的理由，是說「報本返始」，他們說，「你試思身從何來？父母生了你，乃是昊天罔極之恩，你哪可不報答他？」我想這理由不甚充足。父母生了兒子，在兒子並沒有什麼恩，在父母反是一筆債。我不信世上有一部經典，可以千百年來當人類的教訓的，只有紀載生物的生活現象的Biologie（生物學）纔可供我們參考，定人類行爲的標準。在自然律上面，的確是祖先爲子孫而生存，並非子孫爲祖先而生存的。所以父母生了子女，便是他們（父母）的義務開始的日子，直到子女成人纔止。世俗一般稱孝順的兒子是還債的，但據我想，兒子無一不是討債的，父母倒是還債——生他的債——的人。待到債務淸了，本來已是「兩訖」；但究竟是一體的關係，有天性之愛，互相聯繫住，所以發生一種終身的親善的情誼。至於恩這一個字，實是無從說起，倘說眞是體會自然的規律，要報生我者的恩，那便應該更加努力做人，使自己比父母更

好，切實履行自己的義務，——對於子女的債務，——使子女比自己更好，纔是正當辦法。倘若一味崇拜祖先，想望做古人，自羲皇上溯盤古時代以至類人猿時代，這樣的做人法，在自然律上，明明是倒行逆施，決不可許的了。

我最厭聽許多人說，「我國開化最早」，「我祖先文明什麼樣」。開化的早，或古時有過一點文明，原是好的。但何必那樣崇拜，彷彿人的一生事業，除恭維我祖先之外，別無一事似的。譬如我們走路，目的是在前進。過去的這幾步，原是我們前進的始基，但總不必站住了，回過頭去，指點着說好，反誤了前進的正事。因爲再走幾步，還有更好的正在前頭呢！有了古時的文化，纔有現在的文化；有了祖先，纔有我們。但倘如古時文化永遠不變，祖先永遠存在，那便不能有現在的文化和我們了。所以我們所感謝的，正因爲古時文化來了又去，祖先生了又死，能夠留下現在的文化和我們——現在的文化，將來也是來了又去，我們也是生了又死，能夠留下比現時更好的文化和比我們更好的人。

我們切不可崇拜祖先，也切不可望子孫崇拜我們。

尼采說，「你們不要愛祖先的國，應該愛你們子孫的國。……你們應該將你們的子孫，來補救你們自己爲祖先的子孫的不幸。你們應該這樣救濟一切的過去。」所以我們不可不廢去祖先崇拜，改爲自己崇拜——子孫崇拜。

（八年三月）

批評的問題

周作人

近來有人因爲一部詩集，又大打其筆墨官司。這部詩集和因此發生的論戰，我都未十分留心，所以也沒有

什麼議論，只是因此使我記起一件舊事來，所以寫這幾句做一個冒頭罷了。

有一天，我和一個朋友談到批評家的職務，我說，批評家應該專紹介好著作，至於那些無價值的肉麻或惡心的作品，可以不去管他。這理由共有三層。其一，不應當敗讀者的興。讀者所要求的是好著作，現在却將無價值等等的書詳細批評，將其無價值等等處所一一列舉，豈不令看的人掃興？譬如游山的向導，不指點好風景給游人看，却對他們說路上的汚泥馬糞怎樣不潔，似乎不很適當罷。其二，現今的人還不很有承受批評的雅量。你如將他的著作，連聲讚歎，臨末結一句「洵不可不人手一編也」，這倒也罷了。倘若你指摘他幾處缺點，便容易惹出是非，相罵相打，以至訴訟，械鬥。這又何苦來？其三，古人有隱惡揚善之義。中國的事，照例是做得說不得，古訓說的妙，「聞人有過，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而聞，口不可得而言。」做了三五部次書，究竟與店家售賣次貨不同，（賣次貨是故意的騙人，做次書只是爲才力所限，）還未必能算什麼過惡，自然更應該原諒了。

朋友却不以爲然，他說，批評家的職務，固然在紹介好著作，但倘使不幸而有不好著作出現，他也應該表明攻擊。游山的向導能夠將常人所不注意的好景致指點給人看，固然是他的職務，但他若專管這事，不看途中的壞處，使游客一不留神，跌倒爛泥馬糞裏去，豈不更令人敗興麽？所以批評家一面還有一種不甚愉快的職務，但是做淸道夫，將路上的爛泥馬糞，一鏟一鏟的掘去。所以總括一句，批評家實在是文學界上的淸道夫兼引路的向導。

這朋友的話雖然只駁倒了我所說的第一層。我的主張却也因此不甚穩固了。但我總還是不肯就服，仍舊以我自己的主張爲然，現在一想，又覺得朋友所說的也不錯，批評家的確也是淸道夫，——一種很不愉快的職業。我於是對於淸道夫的批評家不能不表同情，因爲佩服他有自願去擔任這不愉快的職務的勇氣。我先前也曾有一種願望，想做批評家，只是終於沒有文章發表，現在却決心不做了。因爲我的膽未免太怯，怕得向人謝罪

和人涉訟的。

（十年五月十日，在醫院。）

美文

周作人

外國文學裏有一種所謂論文，其中大約可以分作兩類。一批評的，是學術性的。二記述的，是藝術性的，又稱作美文，這裏邊又可以分出敍事與抒情，但也很多兩者夾雜的。這種美文似乎在英語國民裏最為發達，如中國所熟知的愛迭生，蘭姆，歐文，霍桑諸人都做有很好的美文，近時高爾斯威西，吉欣，契斯透頓也是美文的好手。讀好的論文，如讀散文詩，因為他實在是詩與散文中間的橋。中國古文裏的序，記與說等，也可以說是美文的一類。但在現代的國語文學裏，還不曾見有這類文章，治新文學的人為什麼不去試試呢？我以為文章的外形與內容，的確有點關係，有許多思想，既不能作為小說，又不適于做詩，（此只就體裁上說，若論性質則美文也是小說，小說也就是詩，新青年上庫普林作的晚間的來客，可為一例，）便可以用論文式去表他。他的條件，同一切文學作品一樣，只是眞實簡明便好。我們可以看了外國的模範做去，但是須用自己的文句與思想，不可去模仿他們。晨報上的浪漫談，以前有幾篇倒有點相近，但是後來（恕我直說）落了窠臼，用上多少自然現象的字面，衰弱的感傷的口氣，不大有生命了。我希望大家捲土重來，給新文學開闢出一塊新的土地來，豈不好麼？

（十年五月）

京城的拳頭

周作人

偶然聽到一個騾車夫說，二十六年前的情形比現在還要好一點，而那時乃是庚子年。同時有些愛國家則正在呼號，大家只須愼防洋人，至于拳頭向來是京城的好，（案這個故典大約出在笑林廣記，）不妨承受些許。查所謂國家主義是現今最時髦的東西，無論充導師的是著名「糊塗透頂」的人，總之是不會錯的。但是，我疑惑，我們爲什麼要愼防洋人：豈不是因爲怕被虐待，做奴隸麼？現在我們既然受過庚子的訓練，而且到了現在回想起來還覺得比較地並不怎麼不舒服，那麼做外國的奴在京兆人未必是很可怕的事情了吧。拳頭總是一樣，我們不願承受「晚娘的拳頭」，但也不見得便歡迎親娘的。這一節愛國家如不了解，所說的都是糊塗話，——如其是無心的還可以算是低能；故意的呢，那是奴才之尤了。

（丙寅端午後三日，京兆豈明。）

頭髮名譽和程度

周作人

八月二十日世界日報載「歐陽曉瀾謂女附中未拒絕剪髮女生投考」，結果是拒絕投考云無其事而不取剪髮女生却是事實，請看這一節該女附中主任的談話：

「往時剪髮生投考者，程度均不甚佳。……至校中諸生所以未有中途剪髮者，因本校學生素愛名譽，學校既以整齊爲教，學生亦不願少數人獨異。」

原來頭髮是與名譽和程度有這樣的關係，眞開發我的見識不少。剪髮是不名譽的事，因爲憲諭煌煌，在那

里禁止，在順民看來當然是無可疑的。但是程度呢？難道這眞與頭髮有神秘的關係，烏雲覆頂則經書爛熟，青絲墜地而英算全忘乎？奇哉怪哉，亦復異哉！雖然！是殆不足異也，古已有之。舊約士師記第十六章說：

「參孫對她說，向來人沒有用剃頭刀剃我的頭，因爲自出母胎就歸上帝作拏細耳人，若剃了我的頭髮，我的力氣就離開我，我便輭弱像別人一樣。

大利拉使參孫枕着她的膝睡覺，叫了一個人來剃除他頭上的七條髮綹。于是大利拉克制他，他的力氣就離開他了。大利拉說，參孫哪，非利士人拿你來了。參孫從睡中醒來，心裏說，我要像前幾次出去活動身體，他却不知道耶和華已經離開他了。非利士人將他拏住，剜了他的眼睛，帶他下到迦薩，用銅鍊拘索他。他就在監裏推磨。」

是的，她們毛丫頭剪除了頭上的兩條髮綹，于是女兒經的信徒克制她們，她們的名譽和程度離開她們了。

阿門！

（十六年八月）

外行的按語

周作人

蔡孑民先生由歐洲歸國，已於三日到上海了。「上海四日上午十二時國聞社電」，發表蔡先生關於軍閥，政客學者，學生界，共產諸問題的談話，北京晨報除於五日報上大字揭載外，併附有記者按語至十三行之多，末五行云，「今（蔡）初入國，即發表以上之重要談話，當爲歷年潛心研究與冷眼觀察之結果，大足詔示國人，且爲知識階級所注意也。」我雖不能自信爲知識階級，原可不必一定注意，但該談話既是「詔示國人」，那麼我以國人的資格自有默誦一囘的義務；既誦矣不能無所思，既思矣不能無所言，遂寫成此數十行之小文，

我闢頭就得聲明，我是一個外行，對於許多東西，如經濟，政治，藝術，以及宗教，雖我於原始宗教思想覺得有點興趣。然而我也并不自怯，我就以一個外行人對於種種問題來講外行話。如蔡先生的那個有名的「以美育代宗教」的主張我便不大敢附和；我別的都不懂，只覺得奇怪，後來可以相代的東西爲什麼當初分離而發達，當初因了不同的要求而分離發達的東西後來何以又可相代？我並不想在這裏來反對那個主張，只是舉一個例，表示我是怎樣的喜歡以外行人來說閒話罷了。現在又是別一個例。

蔡先生那番談話，據我看來，實在是很平常的「老生常談」，未必是什麼潛心和冷眼的結果，但是晨報記者却那樣的擊節歎賞，這個緣由我們不難知道，因爲那副題明明標出兩行道，「反對政客學者依附軍閥，對學生界現象極不滿。」這兩項意見就是極平常的老生常談，我們不等蔡先生說也是知道的。雖然因電文簡略，沒有具體的說明蔡先生的意思，不知究竟和我們或晨報記者的是否相合，總之這既是老生常談，我們可以不必多論，我所覺得可以注意的，却是在不見於副題的關於共產主義的談話。國聞社電報原文如下，「對共產，贊成其主義，但主採克魯泡特金之互助手段，反對馬克思之階級爭鬥。」

我在這裏又當聲明，（這眞麻煩透了，）我並不是共產黨，但是共產思想者，即蔡先生所謂贊成其主義；我沒有見過馬克思的書皮是紅是綠，却讀過一點克魯泡特金，但也並沒有變成「安那其」。我相信現在稍有知識的人（非所謂知識階級）當無不贊成共產主義，只有下列這些人除外：軍閥，官僚，資本家（政客學者附）。教士呢，中國沒有，這不成問題。其實照我想來，凡眞正宗教家應該無一不是共產主義者。宗教的目的是在保存生命，無論這是此生的或是當來的生命；淨土，天堂，蓬萊，烏託邦，無何有之鄉，都只是這樣一個共產社會，不過在時間空間上有遠近之分罷了。共產主義者正是與他們相似的一個宗教家，只是想在地上建起天國來，比他們略略性急一點。所以我不明白基督教徒會反對共產，因爲這是矛盾到令我糊塗。總之在吸着現代空

氣的人們裏，除了憑藉武力財力佔有特權，想維持現狀的少數以外，大抵都是贊成共產主義者，蔡先生的這個聲明很可以作這些人的代白。但是主義雖同，講到手段便有種種說法。蔡先生的主張自有其獨特的理由，可以不必管他，但在我却有點別的意見。說也慚愧，我對於階級爭鬥的正確的界說還不知道，平常總只是望文生義的看過去，但互助論却約略翻過，彷彿還能記得他的大意。倘若我那望文生義的解說沒有多大錯誤，那麼這與互助似乎並無什麼衝突，因爲互助實在只是階級爭鬥的一種方法。克魯泡特金自己也承認互助是天演之一因子，並不是唯一的因子，他想證明人生並不專靠生存競爭，也靠互助，其實互助也是生存競爭，平和時是互相扶助，危險時卽是協同對敵了。主張互助的以爲虎狼不互相食，所以人類也就不可互鬥。動物以同類爲界，因爲同類大抵是同利害的，（爭食爭偶時算作例外，）但是人的同類不盡是同利害的，所以互助的範圍也就縮小由同類同族而轉到同階級去了。這原是很自然的事情。蔡先生倘若以爲異階級也可互助，且可以由這樣的互助而達到共產。我覺得這是太理想的了。世上或者會有像託爾斯泰，有島武郎這樣自動地願捐棄財產的個人，然而這是爲世希有的現象，不能期望全體仿行。日本日向地方的新村純是共產的生活，但其和平感化的主張我總覺得有點迂遠，雖然對於會員個人自由的尊重這一點是極可佩服的。我不知怎的不很相信無政府主義者的那種樂觀的性善說。階級爭鬥已是千眞萬確的事實，並不是馬克思揑造出來的，正如生存競爭之非達爾文所創始，乃是自有生物以來便已實行着的一樣：這一階級卽使不爭鬥過去，那一階級早已在爭鬥過來，這個情形隨處都可以看出，不容我們有什麼贊成或反對的餘地。總之，由我外行人說來，這階級爭鬥總是爭鬥定的了，除非是有一方面是耳口王的聖人，或是那邊「財產奉還」，（如日本主張皇室社會主義的人所說，）或是這邊願意捨身給他們吃。這自然都是不可能的，至少在我看來。那麼究竟還只是階級爭鬥。至於詳細的鬥法我因爲是外行不大知道，但互助總也是其中方法之一。蔡先生是現在中國舉世宗仰的人，我不該批評他，但我自信並非與國民黨擾亂到底的某系，而是屬於蔡先生的「某籍」的，說幾句話當無「挑剔風潮」的嫌疑，所以便大膽

地把這篇外行而老實的按語發表了。

（十五年二月九日。）

偶感

周作人

一

李守常君於四月二十八日被執行死刑了。李君以身殉主義，當然沒有什麽悔恨，但是在與他有點戚誼鄉誼世誼的人總不免感到一種哀痛，特別是關於他的遺族的困窮，如有些報紙上所述，就是不相識的人看了也要悲感。——所可異者，李君據說是要共什麽的首領，而其身後蕭條乃若此，與畢庶澄馬文龍之擁有數十百萬者有月鱉之殊，此豈非兩間之奇事與啞謎歟？

同處死刑之二十人中還有張挹蘭君一人也是我所知道的。在她被捕前半個月，曾來見我過一次，又寫一封信來過，叫我爲婦女之友做篇文章，到女師大的紀念會去演說，現在想起來眞是抱歉，因爲忙一點的緣故這兩件事我都沒有辦到。她是國民黨職員還是共產黨員，她有沒有該死的罪，這些問題現在可以不談，但這總是眞的，她是已被絞決了，拋棄了她的老母。張君還有兩個兄弟，可以侍奉老母，這似乎可以不必多慮，而且，——老母已是高年了，（恕我忍心害理地說一句老實話，）在世之日有限，這個悲痛也不會久担受，況且從洪楊以來老人經過的事情也很多了，知道在中國是什麽事都會有的，或者她已有練就的堅忍的精神足以接受這種苦難了罷？

附記，我記起兩本小說來，一篇是安特來夫的七個絞犯的故事，一篇是梭羅古勃的老屋。但是雖然記起却

並不趕緊拿來看，因爲我沒有這勇氣，有一本書也被人家借去了。

（十六年五月三日。）

二

報載王靜菴君投昆明湖死了。一個人願意不願意生活全是他的自由，我們不能加以什麼褒貶，雖然我們覺得王君這死在中國幼稚的學術界上是一件極可惜的事。

王君自殺的緣因報上也不明瞭，只說是什麼對於時局的悲觀。有人說因爲恐怕黨軍，又說因有朋友們勸他剪辮；這都未必確罷，黨軍何至於要害他，剪辮更不必以生死爭。我想，王君以頭腦淸晰的學者而去做遺老弄經學，結果是思想的衝突與精神的苦悶，這或者是自殺——至少也是悲觀的主因。王君是國學家，但他也硏究過西洋學問，知道文學哲學的意義，並不是專做古人的徒弟的，所以在二十年前我們對於他是很有尊敬與希望，不知道怎麼一來，王君以一了無關係之「徵君」資格而忽然做了遺老，隨後還就了「廢帝」的師傅之職，一面在學問上也鑽到「樸學家」的殼裏去，全然拋棄了哲學文學去治經史，這在靜菴文集與觀堂集林上可以看出變化來。（譬如文集中有論紅樓夢一文，便可以見他對於軟文學之了解，雖在硏究思索一方面或者集林的論文更爲成熟。）在王君這樣理知發達的人，不會不發見自己生活的矛盾與工作的偏頗，或者簡直這都與他的趣味傾向相反而感到一種苦悶，——是的，只要略有美感的人决不會自己願留這一支辮髮的，徒以情勢牽連莫能解脫，終至進退維谷，不能不出於破滅之一途了。一般胡塗卑鄙的遺老，大言辛亥「盜起湖北」，及「不忍見國門」云云，而仍出入京津，且進故宮叩見鹿「司令」爲太監說情，此輩全無心肝，始能恬然過其耗子蝗虫之生活，絕非常人所能模仿，而王君不愼，貿然從之，終以身殉，亦可悲矣。語云，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鉅，學者其以此爲鑑：治學術藝文者須一依自己的本性，堅持勇往，勿涉及政治的意見而改其趨向，終成爲二重的生活，身心分裂，趨於毀滅，是爲至要也。

寫此文畢，見本日順天時報，稱王君爲保皇黨，云「今夏慮清帝之安危，不堪煩悶，遂自投昆明湖，誠與屈平後先輝映，」讀之始而肉麻，繼而「髮豎」。甚矣日本人之荒謬絕倫也！日本保皇黨爲欲保持其萬世一系故。苦心於中國復辟之鼓吹，以及逆徒遺老之表彰，今以王君有辮之故而引爲同志，稱其忠藎，亦正是這個用心。雖然，我與王君只見過二三面，我所說的也只是我的想象中的王君，合於事實與否，所不敢信，須待深知王君者之論定：假如王君而信如日本人所說，則我自認錯誤，此文卽拉雜摧燒之可也。

（民國十六年六月四日，舊端陽，於北京。）

三

聽到自己所認識的青年朋友的橫死，而且大都死在所謂最正大的淸黨運動裏，這是一件很可憐的事。青年男女死於革命原是很平常的，裏邊如有相識的人，也自然覺得可悲，但這正如死在戰場一樣，實在無可怨恨，因爲不能殺敵則爲敵所殺是世上的通則。從國民黨裏被淸出而槍斃或斬決的那却是別一囘事了。燕大出身的顧陳二君，是我所知道的文字思想上都很好的學生，在閩浙一帶爲國民黨出了好許多力之後，據燕大週刊報告，已以左派的名義被殺了。北大的劉君在北京被捕一次，幸得放免，逃到南方去，近見報載上海捕「共黨」，看從英文譯出的名字恐怕是她，不知吉凶如何。普通總覺得南京與北京有點不同，青年學生跑去不知世故地行動，却終於一樣地被禍，有的還從北方逃出去投在網裏，令人不能不感到憐憫。至於那南方的殺人者是何心理狀態，我們不得而知，只覺得驚異：倘若這是軍閥的常態，那麽驚異也將消失，大家唯有復歸於沉默，於是而沉默遂統一中國南北。

（七月五日於北京。）

四

昨夜友人來談，說起一月前大公報上載吳稚暉致汪精衛函，挖苦在江浙被淸的人，說什麼毫無殺身成仁的模樣，都是叩頭乞命，畢瑟可憐云云。本來好生惡死人之常情，卽使眞是如此，也應哀矜勿喜，決不能當作嘲弄的資料，何況事實並不盡然，據友人所知道，在其友處見一馬某所寄遺書，文字均甚安詳，又從上海得知，北大女生劉尊一被殺，亦極從容，此外我們所不知道的還很多。吳君在南方不但鼓吹殺人，還要搖鼓他的毒舌，侮辱死者，此種殘忍行爲蓋與漆髑髏爲飲器無甚差異。有文化的民族，卽有仇殺，亦至死而止，若戮辱尸骨，加以後身之惡名，則非極墮落野蠻之人不願爲也。吳君是十足老中國人，我們在他身上可以看出永樂乾隆的鬼來，於此足見遺傳之可怕，而中國與文明之距離也還不知有若干萬里。

我聽了友人的話不禁有所感觸。整一個月以前，有敬仔君從河北寄一封信來，和我討論吳公問題，我寫了一張回信，本想發表，後來聽說他們已隨總司令而下野，所以也就中止了；現在又找了出來，把上半篇抄在這里：

『我們平常不通世故，輕信衆生，及見眞形，遂感幻滅，憤恚失望，繼以訶責，其實亦大可笑，無非自表其見識之幼稚而已。語云，「少所見，多所怪，見槖駝謂馬腫背，」痛哉斯言。愚前見甲寅現代，以爲此輩紳士不應如是，輒「動感情」，加以抨擊，後稍省悟，知此正是本相，而吾輩之怪訝爲不見世面也。今於吳老先生亦復如此，千年老尾旣已顯露，吾人何必更加指斥，直趨而過之可矣。……』

我很同情於友人的憤激的話，（但他並不是西什麼，替他聲明一句，）我也仍信任我信裏的冷靜的意見，但我總覺得中國這種傳統的刻薄卑劣根性是要不得的，特別尤其在這個革命時代。我最佩服克魯巴金（？）所說的俄國女革命黨的態度，她和幾個同志懷了炸彈去暗殺俄皇，後來別人的彈先發，亞力山大炸倒在地，她却仍懷了炸彈跑去救助這垂死的傷人，因爲此刻在她的眼中他已經不是敵人而是受苦的同類了。（她自己當然被捕，與同志均處死刑了）。但是，這豈是中國人所能懂的麼？

（十六年九月）

詛咒

周作人

古城週刊第二期短評裏說前此天津要處決幾個黨案的犯人，轟動了上萬的人在行刑地點等候著看熱鬧，而其主要原因則因爲其中有兩個是女犯。短評裏還引了記者在路上所聽見的一段話：

甲問，「你老不是也上上權仙去看出紅差嗎？」

乙答，「是呀，聽說還有兩個大娘們啦，看牠們光着膀子挨刀眞有意思呀。」

這實在足以表出中國民族的十足野蠻墮落的惡根性來了！我常說中國人的天性是最好淫殺，最兇殘而又卑怯的。——這個，我不願外國流氓來冷嘲明罵，我自己却願承認；我不願帝國主義者說支那因此應該給他們去分吃，但我承認中國民族是亡有餘辜。這實在是一個奴性天成的族類，兇殘而卑怯，他們所需要者是壓制與被壓制，他們只知道奉能殺人及殺人給他們看的強人爲主子。我因此覺得孫中山其實迂拙得可以，而口講三民主義或無產階級專政以爲民衆是在我這一邊的各派朋友們尤爲其愚不可及，——他們所要求於你們的，只有一件事，就是看光着膀子挨刀很有意思！

（十六年九月）

新名詞

周作人

革命家主張文學革命，把改造國語的責任分配給文人，其實他們固然能夠造成新文體，至於造出新名詞却大半還是新聞家的事，文人的力量並不很大。然而世上的新聞家大抵與教育家相像，都是有點低能的，所以成

績不很高明，有時竟惡俗得討厭。例如「模特兒」與「明星」這兩個字，本是很平常的名詞，一個是說人體描寫的模型，一個是說藝術界的名人，並不限於電影，而且因了古典文學的 Aster 的聯想，又別有一種優美的意味，但經上海的新聞家一用，全然變了意義，模特兒乃是不穿褲的姑娘，當然不限於 Atelier（美術習作室）裏，明星則是影戲的女優，且有點兒惡意了。在我們東鄰文明先進國的日本，關於這一點也不曾表示出多大的進步。十七八年前文學上的自然主義這名稱，即因道學家的反對而俗化，後來幾乎成為野合的代名詞，到近來這幾年始漸廢止。一方面英語譯音的新名詞忽然盛行，如新式婦女不稱 Atarashiki Onna 而曰 Modan Gaalu，殊屬惡劣可笑，其他如勞動節之稱 Meedee，情書之稱 Labuletta 之類，不勝枚舉，有一種流行的通俗雜誌，其名即為 Kingu，（大抵是說雜誌之「王」罷？）此種俗惡名詞在社會上的勢力可以想見了。有本國語可用而必譯音，譯又必以英語為唯一正宗，殊不可解：學會英文而思路不通，受了教育而沒有教化，日本前車之鑒大可注意。近來東大的藤村博士主張中學廢止英文，我極表贊同，雖然這不是治本的辦法，但治本須使大家理性發達，則又是一種高遠的理想，恐怕沒有實現的日子也。

（十六年五月十六日。）

薩滿教的禮教思想

周作人

四川督辦因為要維持風化，把一個犯姦的學生槍斃，以昭炯戒。

湖南省長因為求雨，半月多不回公館去，即「不同太太睡覺」，如京副上某君所說。

茀來則博士（J. G. Frazer）在所著普須該的工作（Psyche's Task）第三章迷信與兩性關係上說，「他們（野蠻人）想像，以為只須舉行或者禁戒某種性的行為，他們可以直接地促成鳥獸之繁殖與草木之生長。這

些行爲與禁戒顯然都是迷信的，全然不能得到所希求的效果。這不是宗教的，但是法術的；就是說，我們想達到目的，並不用懇求神靈的方法，却憑了一種錯誤的物理感應的思想，直接去操縱自然之力。」這便是趙恆惕求雨的心理，雖然照感應魔術的理論講來，或者該當反其道而行之纔對。

同書中又說，「在許多蠻族的心裏，無論已結婚或未結婚的人的性的過失，並不單是道德上的罪，只與直接有關的少數人相干；他們以爲這將牽涉全族，遇見危險與災難，因爲這會直接地發生一種魔術的影響，或者將間接地引起嫌惡這些行爲的神靈之怒。不但如此，他們常以爲這些行爲將損害一切禾穀瓜果，斷絕食糧供給，危及全羣的生存。凡在這種迷信盛行的地方，社會的意見和法律懲罰性的犯罪便特別地嚴酷，不比別的文明的民族，把這些過失當作私事而非公事，當作道德的罪而非法律的罪，於個人終生的幸福上或有影響，而並不會累及社會全體的一時的安全。倒過來說，凡在社會極端嚴厲地懲罰親屬姦，既婚姦，未婚姦的地方，我們可以推測這種辦法的動機是在於迷信；易言之，凡是一個部落或民族，不肯讓受害者自己來罰這些過失，却由社會特別嚴重地處罪，其理由大抵由於相信性的犯罪足以擾亂天行，危及全羣，所以全羣爲自衛起見不得不切實地抵抗，在必要時非除滅這犯罪者不可。」這便是楊森維持風化的心理。固然，捉姦的愉快也與妬忌心有關，但是極小的一部分罷了，因爲合法的賣淫與強姦社會上原是許可的，所以普通維持風化的原因多由於怕這神祕的「了不得」——彷彿可以譯多島海的「太步」。

中國據說以禮教立國，是崇奉至聖先師的儒教國，然而實際上國民的思想全是薩滿教的（Shamanistic 比稱道教的更確）。中國決不是無宗教國，雖然國民的思想裏法術的分子比宗教的要多得多。講禮教者所喜說的風化一語，我就覺得很是神祕，含有極大的超自然的意義，這顯然是薩滿教的一種術語。最講禮教的川湘督長的思想完全是野蠻的，既如上述，京城裏「君師主義」的諸位又如何呢？不必說，都是一窟隴的貉子啦。他們的思想總不出兩性的交涉，而且以爲在這一交涉裏，宇宙之存亡，日月之盈昃，家國之安危，人民之生死，

皆繫焉。只要女學生齋戒——一個月，我們姑且說，便風化可完而中國可保矣，否者七七四十九之內必將陸沈。這不是野蠻的薩滿教思想是什麼？我相信要了解中國須得研究禮教，而要了解禮教更非從薩滿教入手不可。

（十四年九月二日）

尋路的人

周作人

贈徐玉諾君

我是尋路的人。我日日走着路尋路，終於還未知道這路的方向。

現在纔知道了：在悲哀中掙扎着正是自然之路，這是與一切生物共同的路，不過我們意識着罷了。

路的終點是死，我們便掙扎着往那裏去，也便是到那裏以前不得不掙扎著。

我曾在西四牌樓看見一輛汽車載了一個強盜往天橋去處決，我心裏想，這太殘酷了，爲什麼不照例用敞車送的呢？爲什麼不使他緩緩的看沿路的景色，聽人家的談論，走過應走的路程，再到應到的地點，却一陣風的把他送走了呢？這眞是太殘酷了。

我們誰不坐在敞車上走着呢？有的以爲是往天國去，正在歌笑；有的以爲是下地獄去，正在悲哭；有的醉了，睡了。我們——只想緩緩的走着，看沿路景色，聽人家談論，儘量的享受這些應得的苦和樂；至於路線如何，或是由西四牌樓往南，或是由東單牌樓往北，那有什麼關係？

玉諾是於悲哀深有閱歷的，這一回他的村寨被土匪攻破，只有他的父親在外邊，此外人都還沒有消息。他說，他現在沒有淚了。——你也已經尋到了你的路了罷。

他的似乎微笑的臉，最令我記憶，這眞是永遠的旅人的顏色。我們應當是最大的樂天家，因爲再沒有什麼悲觀和失望了。

•

（一九二三年七月三十日。）

我學國文的經驗

周作人

我到現在做起國文教員來，這實在在我自己也覺得有點古怪的，因爲我不但不曾研究過國文，倂且也沒有好好地學過。平常做教員的總不外這兩種辦法，或是把自己的賅博的學識傾到出來，或是把經驗有得的方法傳授給學生，但是我於這兩者都有點夠不上。我于怎樣學國文的上面就壓根兒沒有經驗，我所有的經驗是如此的不規則，不足爲訓的，這種經驗在實際上是誤人不淺，不過當作故事講也有點意思，似乎略有浪漫的趣味，所以就寫他出來，給孔德月刊的編輯，聊以塞責：收稿的期限已到，只有這一天了，眞正連想另找一個題目的工夫都沒有了，下回要寫，非得早早動手不可，要緊要緊。

鄉間的規矩，小孩到了六歲要去上學，我大約也是這時候上學的。是日，上午，衣冠，提一腰鼓式的燈籠，上書「狀元及第」等字樣，挂生葱一根，意取「聰明」之兆，拜「孔夫子」而上課，先生必須是秀才以上，功課則口授鑑略起首兩句，倂對一課，曰「元」對「相」，卽放學。此乃一種儀式，至於正式讀書，則遲一二年不等。我自己是那一年起頭讀的，已經記不淸了，只記得從過的先生都是本家，最早的一個號叫花塍，是老秀才，他的吸雅片烟的，終日躺在榻上，我無論如何總記不起他的站立着的印象。第二個號子京，做的怪文章，有一句試帖詩云，「梅開泥欲死」，很是神祕，後來終以風狂自殺了。第三個名字可以不說，他是以殺盡革命黨爲職志的，言行暴厲的人，光復的那年，他在街上走，聽得人家奔走叫喊「革命黨進城了！」立刻脚

軟了，再也站不起來，經街坊抬他回去；以前應考，出榜時見自己的前一號（坐號）的人錄取了，（他自己自然是沒有取，）就大怒，回家把院子裏的一株小桂花都拔了起來。但是從這三位先生我都沒有學到什麼東西，到了十一歲時往三味書屋去附讀，那才是正式讀書的起頭。所讀的書我還淸淸楚楚地記得，是一本「上中」，卽中庸的上半本，大約從「無憂者其唯文王乎」左近讀起。書房裏的功課是上午背書上書，讀生書六十遍，寫字；下午讀書六十遍，傍晚不對課，講唐詩一首。老實說，這位先生的教法倒是很寬容的，對學生也頗有理解，我在書房三年，沒有被打過或罰跪。這樣，我到十三歲的年底，讀完了論孟詩易及書經的一部分。「經」可以算讀得也不少了，雖然也不能算多，但是我總不會寫，也看不懂書，至於禮教的精義尤其茫然，干脆一句話，以前所讀之經於我毫無益處，後來的能夠略寫文字及養成一種道德觀念，乃是從別的方面來的。因此我覺得那些主張讀經救國的人眞是無謂極了，我自己就讀過好幾經，（禮記春秋左傳是自己讀的，也大略讀過，雖然現在全忘了，）總之就是這麼一回事，毫無用處，也不見得有損，或者只耗廢若干的光陰罷了。恰好十四歲時往杭州去，不再進書房，只在祖父旁邊學做八股文試帖詩，平日除規定看綱鑑易知錄，抄詩韵以外，可以隨意看閑書，因爲祖父是不禁小孩看小說的。他是個翰林，脾氣又頗乖戾，但是對於教育却有特別的意見：他很奬勵小孩看小說，以爲這能使人思路通順，有時高興便同我講起西遊記來，孫行者怎麼調皮，猪八戒怎樣老實，——別的小說他也不非難，但最稱賞的却是這西遊記。晚年回到家裏，還是這樣，常在聚族而居的堂前坐着對人談講，尤其是喜歡找他的一位堂弟（年紀也將近六十了罷）特別反覆地講「猪八戒」，彷彿有什麼諷刺的寓意似的，以致那位聽者輕易不敢出來。要出門的時候必須先窺探一下，如沒有人在那里等他去講猪八戒，他才敢一溜烟地溜出門去。我那時便讀了不少的小說，好的壞的都有，看紙上的文字而懂得文字所表現的意思，這是從此刻纔起首的。由儒林外史，西遊記等漸至三國演義，轉到聊齋志異，這自從白話轉到文言的徑路。教我懂文言，併略知文言的趣味者，實在是這聊齋，並非什麼經書或是古文析義之流。聊齋志異之後，自

然是那些夜談隨錄等的假聊齋，一變而轉入閱微草堂筆記，這樣，舊派文言小說的兩派都已入門，便自然而然地跑到唐代叢書裏邊去了。不久而「庚子」來了。到第二年，祖父覺得我的正途功名已經絕望，照例須得去學幕或是經商，但是我都不願，所以只好「投筆從戎」，去進江南水師學堂。這本是養成海軍士官的學校，於國文一途很少緣分，但是因爲總辦方碩輔觀察是很重國粹的，所以入學試驗頗是嚴重，我還記得國文試題是「雲從龍風從虎論」，覆試是「雖百世可知也論」。入校以後，一禮拜內五天是上洋文班，包括英文科學等，一天是漢文，一日的功課是，早上打靶，上午八時至十二時爲兩堂，十時後休息十分鐘，午飯後體操或升桅，下午一時至四時又是一堂，下課後兵操。在上漢文班時也是如此，不過不坐在洋式的而在中國式的講堂罷了，功課是上午作論一篇，餘下來的工夫便讓你自由看書，程度較低的則作論外還要讀左傳或古文辭類纂。在這個狀況之下，就是並非預言家也可以知道國文是不會有進益的了。不過時運眞好，我們正苦枯寂，沒有小說消遣的時候，翻譯界正逐漸與旺起來，嚴幾道的天演論，林琴南的茶花女，梁任公的十五小豪傑，可以說是三派的代表。我那時的國文時間實際上便都用在看這些東西上面，而三者之中尤其是以林譯小說爲最喜看，從茶花女起，至黑太子南征錄止，這其間所出的小說幾乎沒有一册不買來讀過。這一方面引我到西洋文學裏去，一方面又使我漸漸覺到文言的趣味，雖林琴南的禮教氣與反動的態度終是很可嫌惡，他的擬古的文章也時時成爲惡札，容易教壞青年。我在南京的五年，簡直除了讀新小說以外別無什麼可以說是國文的修養。一九〇六年南京的督練公所派我與吳周二君往日本改習建築，與國文更是疏遠了，雖然曾經忽發奇想地到民報社去聽章太炎講過兩年「小學」。總結起來，我的國文的經驗便只是這一點，從這裏邊也找不出什麼學習的方法與過程，可以供別人的參考，除了這一個事實，便是我的國文都是從看小說來的，倘若看幾本普通的文言書，寫一點平易的文章，也可以說是有了運用國文的能力。現在輪到我教學生去理解國文，這可使我有點爲難，因爲我沒有被教過這是怎樣地理解的，怎麼能去教人。如非教不可，那麼我只好對他們說，請多看書。小說，曲，詩詞，文，

各種；新的，古的，文言，白話，本國，外國，各種：還有一層，好的，壞的，各種：都不可以不看，不然便不能知道文學與人生的全體，不能磨鍊出一種精純的趣味來。自然，這不要成爲亂讀，須得有人給他做指導顧問，其次要別方面的學問知識比例地增進，逐漸養成一個健全的人生觀。

寫了之後重看一遍，覺得上面所說的話平庸極了，眞是「老生常談」，好像是笑話裏所說，賣必效的臭虫藥的，一重一重的用紙封好，最後的一重裏放着一張紙片，上面只有兩字曰「勤捉」。但是除滅臭虫本來除了勤捉之外別無好法子，所以我這個方法或者倒眞是理解文章的趣味之必效法也未可知哩。

（一九二六年，九月三十日，於北京。）

日本與中國

周作人

中國在他獨殊的地位上特別有了解日本的必要與可能，但事實上却並不然，大家都輕蔑日本文化，以爲古代是模仿中國，現代是模仿西洋的，不值得一看。日本古今的文化誠然是取材於中國與西洋，却經過一番調劑，成爲他自己的東西，正如羅馬文明之出於希臘而自成一家，（或者日本的成功還過於羅馬，）所以我們儘可以說日本自有他的文明，在藝術與生活方面更爲顯著，雖然沒有什麼哲學思想。我們中國除了把他當作一種民族文明去公平地研究之外，還當特別注意，因爲他有許多地方足以供我們研究本國古今文化之參攷。從實利這一點說來，日本文化也是中國人現今所不可忽略的一種研究。

日本與中國交通最早，有許多中國的古文化——五代以前的文化的遺跡留存在那里，是我們最好的參考。明瞭的例如日本漢字的音讀裏可以考見中國漢唐南北古音的變遷，很有益於文字學之研究，在朝鮮語裏也有同

樣用處，不過尙少有人注意。據前年田邊尙雄氏介紹，唐代樂器尙存在正倉院，所傳音樂雖經過日本化大抵足以考見唐樂的概略。中國戲劇源流尙未查明，王國維氏雖著有宋元戲曲史，只是歷史的考據，沒有具體的敍述，所以元代及以前的演劇情形終於不能瞭然。日本戲曲發達過程大旨與中國不甚相遠，唯現行舊劇自歌舞伎演化而來，其出自「雜劇」的本流則因特別的政治及宗教關係，至某一時期而中止變化，至今垂五百年仍保守其當時的技藝；這種「能樂」在日本是一種特殊的藝術，在中國看來更是有意味的東西，因爲我們不妨推測這是元曲以前的演劇，在中國久已消滅，却還保存在海外。雖然因爲當時盛行的佛教思想以及固有的藝術性的緣故多少使牠成爲國民的文學，但這日本近古的「能」與「狂言」（悲劇與喜劇）總可以說是中國古代戲劇的兄弟，我們能夠從這裏邊看出許多相同的面影，正如今人憑了羅馬作品得以想見希臘散佚的喜劇的情形，是極可感謝的事。以上是從舊的方面講，再來看新的，如日本新文學，也足以供我們不少的幫助。日本舊文化的背景前半是唐代式的，後半是宋代式的，到了現代又受到歐洲的影響，這個情形正與現代中國相似，所以他的新文學發達的歷史也和中國彷彿，所以不同者只是動手得早，進步得快。因此，我們翻看明治文學史，不禁恍然若失，如見一幅幅的推背圖，豫示中國將來三十年的文壇的運勢。白話文，譯書體文，新詩，文藝思想的流派，小說與通俗小說，新舊劇的混合與劃分，種種過去的史蹟，都是在我們眼前滾來滾去的火熱的問題，不過，新舊名流紳士捧着一隻甲寅跳着玩那政治的文藝復古運動，却是沒有，這乃是我們漢族特有的好把戲。我想我們如能把日本過去四十年的文學變遷的大略翻閱一遍，于我們了解許多問題上定有許多好處；我並不是說中國新文學的發達要看日本的樣，我只是照事實說，在近二十五年所走的路差不多與日本一樣，到了現今剛纔走到明治三十年（1897）左右的樣子，雖然我們自己以爲中華民國的新文學已經是到了黃金時代了。日本替我們保存好些古代的文化，又替我們去試驗新興的文化，都足以資我們的利用，但是我們對於自己的關茸墮落也就應該更深深的感到了。

中國與日本並不是什麼同種同文，但是因爲文化交通的緣故，思想到底容易了解些，文字也容易學些，（雖然我又覺得日本文中夾着漢字是使中國人不能深徹地了解日本的一個障害，）所以我們要研究日本便比西洋人便利得多。西洋人看東洋總是有點浪漫的，他們的詆毀與贊歎都不甚可靠，這彷彿是對於一種熱帶植物的失望與滿意，沒有什麼淸白的理解，有名如小泉八雲也還不免有點如此。中國人論理應當要好一點，但事實上還沒有證明：這未必是中國人無此能力，我想大抵是還有別的原因。中國人原有一種自大心，不很適宜于研究外國的文化，少數的人能夠把牠抑制住，略爲平心靜氣的觀察，但是到了自尊心受了傷的時候，也就不能再冷靜了。自大固然不好，自尊却是對的，別人也應當諒解牠，但是日本對於中國這一點便很不經意。我並不以爲別國侮蔑我，我便不研究他的文化以爲報，我覺得在人情上講來，一國民的侮蔑態度於別國人理解他的文化上面總是一個極大障害，雖然超絕感情純粹爲研究而研究的人或者也不是絕無。

中日間外交關係我們姑且不說，在別的方面他給我們不愉快的印像也已太多了。日本人來到中國的多是浪人與支那通。他們全不了解中國，只皮相的觀察一點舊社會的情形，學會吟詩步韵，打恭作揖，又麻雀打茶圍等技藝，便以爲完全知道中國了，其實他不過傳染了些中國惡習，平空添了個壞中國人罷了。別一種人把中國看作日本的領土，他是到殖民地來做主人翁，來對土人發揮祖傳的武士道的，于是把在本國社會裏不能施展的野性儘量發露，在北京的日本商民中儘多這樣亂暴的人物，別處可想而知。兩三年前木村莊八君來游中國時，曾對我說，日本殖民於遼東及各地，結果是搬運許多內地人來到中國，養成他們爲肆無忌憚的，無道德無信義的東西，不復更適宜於本國社會，如不是自己被淘汰，便是把社會毀壞；所以日本努力移植，實乃每年犧牲許多人民，爲日本計是極有害的事，至於放這許多壞人在中國，其爲害於中國更不待言了。這一番話我覺得很有意思。還有一件，損人而未必利己的是在中國各處設立妖言惑衆漢字新聞，如北京的順天時報等。凡關於日本的事件他要宣傳辯解，或者還是情有可原，但就是中國的事他也要顛倒黑白，如溥儀出宮事件，章士釗事件，

順天時報也發表許多暴論，——雖然中國的士流也發表同樣的議論，而且更有利用此等報紙者，尤爲喪心病狂。總之日本的漢字新聞的主張無一不與我輩正相反，我們覺得於中國有利的事他們無不反對，而有害于中國者則鼓吹不遺餘力，據普通的看法，日本是中國的世仇，他們的這種主張是當然的也未可知，（所奇者是中國當局與士流多與他們有同一的意見，）我們不怪他這樣的想，只是在我們眼前拏漢文來寫給我們看，那是我們所不可忍的，日本如眞是對於中國有萬分一的好意，我覺得像順天時報那樣的報紙便應第一著自動地廢止。我並不想提倡中日國民親善及同樣的好聽話，我以爲這是不可能的，但爲彼此能夠略相理解，特別希望中國能夠注意於日本文化的緣故，我覺得中日兩方面均非有一種覺悟與改悔不可。照現在這樣下去，國內周游着支那通與浪人，眼前飄颭着順天時報，我怕爲東方學術計是不大好的，因爲那時大家對于日本只有兩種態度：不是親日的奴廝便是排日的走卒，這其間更沒有容許第三的取研究態度的獨立派存在的餘地。

（民國十四年十月三日。）

夏夜夢

周作人

序言

鄉間以季候定夢的價値，俗語云春夢如狗屁，言其毫無價値也。冬天的夢較爲確實，但以「冬夜」（冬至的前夜）的爲最可靠，夏秋夢的價値，大約只在有若無之間罷了。佛書裏說，「夢有四種，一四大不和夢，二先見夢，三天人夢，四想夢。」後兩種眞實，前兩種虛而不實。我現在所記的，既然不是天人示現的天人夢或

豫告福德罪障的想夢，却又並非「或晝日見夜則夢見」的先見夢，當然只是四大不和夢的一種，俗語所謂「亂夢顛倒。」大凡一切顛倒的事，都足以引人注意，有紀錄的價值，譬如中國現在報紙上所記的政治或社會的要聞，那一件不是顛倒而又顛倒的麼？所以我也援例，將夏夜的亂夢隨便記了下來。但既然是顛倒了，虛而不實了，其中自然不會含着什麼奥義，不勞再請「太人」去占；反正是占不出什麼來的。——其實要占呢，也總胡亂的可以做出一種解說，不過這占出來的休咎如何，我是不負責任的罷了。

一　統一局

彷彿是地安門外模樣。西邊牆上貼着一張告示，擁擠着許多人，都仰着頭在那裏細心的看，有幾個還各自高聲念着。我心裏迷惑，這些人都是車夫麼？其中夾着老人和女子，當然不是車夫了；但大家一樣的在衣服上罩着一件背心，正中綴了一個圓圖，寫着中西兩種的號碼。正納悶間，聽得旁邊一個人喃喃的念道，

「……目下收入充足，人民軍等應該加餐，自出示之日起，不問女男幼老，應每日領米二斤，麥二斤，豬羊肉各一斤，馬鈴薯三斤，油鹽准此，不得折減，違者依例治罪。

飲食統一局長三九二七鞠躬」

這個辦法，寫的很是清楚，但既不是平糶，又不是賑饑，心理覺得非常胡塗。只聽得一個女人對着一個老頭子說道，

「三六八（彷彿是這樣的一個數目）叔，你老人家胃口倒還好麼？」

「六八二——不，六八八二妹，那裏還行呢！以前已經很勉強了，現今又添了兩斤肉，和些什麼，實在再也吃不下，只好拚出治罪罷了。」

「是呵，我怕的是吃土豆，每天吃這個，心裏很膩的，但是又怎麼好不吃呢。」

「有一回，還是只發一斤米的時候，定規凡六十歲以上的人應該安坐，無故不得直立，以示優待。我坐得不耐煩了，暫時立起，恰巧被稽查看見了，拉到平等廳去判了三天的禁錮。」

「那麼，你今天怎麼能夠走出來的呢？」

「我有執照在這裏呢。這是從行坐統一局裏領來的，許可一日間不必遵照安坐條律辦理。」

我聽了這些莫名其妙的話，心想上前去打聽一個仔細，那老人却已經看見了我，慌忙走來，向我的背上一看，叫道，

「愛克司兄，你爲什麼還沒有註册呢？」

我不知道什麼要註册，剛待反問的時候，突然有人在耳邊叫道，

「幹麼不註册！」一個大漢手中拿着一張名片，上面寫道「姓名統一局長一二三」，正立在我的面前。我大吃一驚，回過身來撒腿便跑，不到一刻便跑的很遠了。

二　長毛

我站在故鄉老屋的小院子裏。院子的地是用長方的石板鋪成的；坐北朝南是兩間「藍門」的屋，子京叔公常常在這里抄子史輯要，——也在這里發瘋；西首一間側屋，屋後是楊家的園，長着許多淡竹和一棵棕櫚。這是「長毛時候」。大家都已逃走了，但我却並不逃，只是立在藍門前面的小院子裏，腰間彷彿挂着一把很長的長劍。當初以爲只有自己一個人，隨後却見在院子裏還有一個別人，便是在我們家裏做過長年的得法，——或者叫做得壽也未可知。他同平常夏天一樣，赤着身子，只穿了一條短袴，那猪八戒似的臉微微向下。我不曾問他，他也不說什麼，只是憂鬱的却很從容自在的站着。

大約是下午六七點鐘的光景。他並不抬起頭來，只喃喃的說道，

「來了。」

我也覺得似乎來了，便見一個長毛走進來了。所謂長毛是怎樣的人我並不看見，不過直覺他是個長毛，大約是一個穿短衣的而拿一把板刀的人。這時候，我不自覺的已經在側屋裏邊了；從花牆後望出去，却見得法（或得壽）已經恭恭敬敬的跪在地上，反背着手，專等着長毛去殺他了。以後的景致有點模胡了，彷彿是影戲的中斷了一下，推想起來似乎是我趕出去，把長毛殺了。得法聽得噗通的一顆頭落地的聲音，慢慢的抬起頭來一看，纔知道殺掉的不是自己，却是那個長毛，於是從容的立起，從容的走出去了。在他的遲鈍的眼睛裏並不表示感謝，也沒有什麼驚詫，但是因了我的多事，使他多要麻煩，這一種煩厭的神情却很明顯的可以看出來了。

三　詩人

我覺得自己是一個詩人，（當然是在夢中，）在街上走着搜尋詩料。

我在護國寺街向東走去，看見從對面來了一口棺材。這是一口白皮的空棺，裝在人力車上面，一個人拉着，慢慢的走。車的右邊跟着一個女人，手裏抱着一個一歲以內的孩子。她穿着重孝，但是身上的白衣和頭上的白布都是很舊而且髒，似乎已經穿了一個多月了。她一面走，一面和車夫說着話，一點都看不出悲哀的樣子。——她的悲哀大約被苦辛所凍住，所遮蓋了罷。我想像死者是什麼人，生者是什麼人，以及死者和生者的過去，正抽出鉛筆想寫下來，他們却已經完全不見了。

這回是在西四北大街的馬路上了。夜裏驟雨初過，大路洗的很是清潔，石子都一顆顆的突出，兩邊的泥路却爛的像泥塘一般。東邊路旁有三四個人立着呆看，我也近前一望，原來是一匹死馬躺在那里。大車早已走了，撇下這馬，頭朝着南脚向着東的攤在路旁。這大約也只是一匹平常的馬，但躺在那里，看去似乎很是瘦小，從泥路中間拖開的時候又翻了轉面，所以他上邊的面孔肚子和前後腿都是濕而且黑的沾着一面的汚泥。他

那胸腹已經不再掀動了，但是喉間還是咻咻的一聲聲的作響，不過這已經不是活物的聲音，只是如風過破紙窗似的一種無生的音響而已。我忽然想到俄國息契特林的講馬的一生的故事柯虐伽，拿出筆來在筆記簿上剛寫下去，一切又都不見了。

有了詩料，却做不成詩，覺得非常懊惱，但也徼倖因此便從夢中驚醒過來了。

四　狒狒之出籠

在著名的雜誌宇宙之心上，發現了一篇驚人的議論。篇名叫做狒狒之出籠。大意說在毛人的時代，人類依恃了暴力，捕捉了許多同族的狒狒猩猩和大小猿猴，鎖上鐵鍊，關在鐵籠裏，強迫去作苦工。這些狒狒們當初也曾反抗過，但是終抵不過皮鞭和饑餓的力量，歸結只得聽從，做了毛人的奴隸。過了不知多少千年，彼此的毛都已脫去，看不出什麼分別，鐵鍊與籠也不用了，但是奴隸根性已經養成，便永遠的成了一種精神的奴族。其實在血統上早已混合，不能分出階級來了，不過他們心裏有一種運命的階級觀，譬如見了人己的不平等，便安慰自己道，「他一定是毛人。我當然是一個狒狒，那是應該安分一點的。」因為這個緣故，彼此相安無事，據他們評論，道德之高足為世界的模範。……但是不幸據專門學者的考察，這個理想的制度已經漸就破壞，狒狒將要扭開習慣的鎖索，出籠來了。出籠來的結果怎樣，那學者不曾說明，他不過對於大家先給一個警告罷了。

這個警告出來以後，社會上頓時大起恐慌。大家——凡自以為不是狒狒的人們，——兩個一堆，三個一攢的在那里討論，想找出一個萬全的對付策。他們的意見大約可以分作這三大派。

一，是反動派。他們主張恢復毛人時代的制度，命令各工廠「漏夜趕造」鐵鍊鐵籠，把所有的狒狒階級拘禁起來，其正在趕造鐵鍊等者准與最後拘禁。

二，是開明派。他們主張教育狒狒階級，幫助他們去求解放，即使不幸而至於決裂，他們既然有了教育，也可以不會有什麼大恐怖出現了。

三，是經驗派。他們以爲反動派與開明派都是庸人自擾，狒狒是不會出籠的。加在身上的鎖索，一經拿去，人便可得自由；加在心上的無形的鎖索的拘繫，至少是終身的了，其解放之難與加上的時間之久爲正比例。他們以經驗爲本，所以得這個名稱，若從反動派的觀點看去可以說是樂觀派，在開明派這邊又是悲觀派了。

以上三派的意見，各有信徒，在新聞雜誌上大加鼓吹，將來結果如何，還不能知道。反動派的主張固然太是橫暴，而且在實際上也來不及；開明派的意見原要高明得多，但是在這一點上，也是一樣的來不及了。因爲那些自承爲狒狒階級的人雖沒有階級爭鬬的意思，却很有一種階級意識；他們自認是一個狒狒，覺得是卑賤的，却同時彷彿又頗尊貴。所以他們不能忍受別人說話，提起他們的不幸和委屈，即使是十分同情的說，他們也必然暴怒，對於說話的人漫罵或匿名的揭帖，以爲這人是侵犯了他們的威嚴了。而且他們又不大懂得說話的意思，尤其是諷刺的話，他們認眞的相信，得到相反的結果，氣轟轟的爭鬧。從這些地方看來，那開明派的想借文字言語企圖心的革命的運動，一時也就沒有把握了。

狒狒倘若眞是出籠，這兩種計畫都是來不及的。——那麼經驗派的不出籠說是唯一的正確的意見麼？我不能知道，須等去問「時間」先生纔能分解。

這是那一國的事情，我醒來已經忘了，不過總不是出在我們震旦，特地聲明一句。

五 湯餅會

是大戶人家的廳堂裏，正在開湯餅會哩。

廳堂兩旁，男左女右的坐滿盛裝的賓客。中間彷彿是公堂模樣，放着一頂公案桌，正面坐着少年夫妻，正是小兒的雙親。案旁有十六個人分作兩班相對站着，衣冠整肅，狀貌威嚴，胸前各挂一條黃綢，上寫兩個大字道，「證人」。左邊上首的一個人從桌上拏起一張文憑似的金邊的白紙，高聲念道，

「維一四天下，南瞻部洲，禮義之邦，摩訶弗維利達國，大道德主某家降生男子某者，本屬游魂，分爲異物。披羅帶荔，足禦風寒；飲露餐霞，無須烟火。友蟪蛄而長嘯，賞心無異於聞歌；附螢火以夜游，行樂豈殊於秉燭。幽冥幸福，亦云至矣。爾乃罔知滿足，肆意貪求，却夜臺之幽靜而慕塵世之紛紜，舍金剛之永生而就石火之暫寄。卽此顚愚，已足憐憫；况復緣茲一念，禍及無辜，累爾雙親，鑄成大錯，豈不更堪歎恨哉。原夫大道德主某者，華年月貌，羣稱神仙中人，而古井秋霜，實受聖賢之戒：以故雙飛蛺蝶，旣未足喻其和諧，一片冰心，亦未能比其高潔也。乃緣某刻意受生，妄肆蠱惑，以致淸芬猶在，白蓮已失其花光，綠葉已繁，紅杏倏成爲母樹。十月之危懼，三年之苦辛；一身瀕於死亡，百樂悉以捐棄。所犧牲者旣大，所耗費者尤多：就傅取妻，飲食衣被，初無儲積，而擅自取攜；猥云人子，實唯馬蛭，言念及此，能不慨然。嗚呼，使生汝而爲父母之意志，則爾應感罔極之恩；使生汝而非父母之意志，則爾應負彌天之罪矣。今爾知恩乎，爾知罪乎？爾知罪矣，則當自覺悟，勉圖報稱，冀能懺除無盡之罪於萬一。爾應自知，自爾受生以至復歸夜台，盡此一生，爾實爲父母之所有，以爾爲父母之罪人，卽爲父母之俘囚，此爾應得之罪也。爾其謹守下方之律令，勉爲孝子，余等實有厚望焉。

計開

一，承認子女降生純係個人意志，應由自己負完全責任，與父母無涉。

二，承認子女對於父母應負完全責任，并賠償損失。

三，准第二條，承認子女爲父母之所有物。

四，承認父母對於子女可以自由處置：

甲，隨意處刑。

乙，隨時變賣或贈與。

丙，製造成謬種及低能者。

五，承認本人之妻子等附屬物間接爲父母的所有物。

六，以感謝與滿足承認上列律令。」

那人將這篇桐選合璧的文章念了，接着便是年月和那「游魂」——現在已經投胎爲小兒了——的名字，於是右邊上首的人恭恭敬敬的走下去，捉住抱在乳母懷裏的小兒的兩手，將他的大拇指捺在印色盒裏，再把他們按在紙上署名的下面。以後是那十六個証人各着花押，有一兩個寫的是「一片中心」和「一本萬利」的符咒似的文字，其餘大半只押一個十字，也有畫圓圈的，却畫得很圓，並沒有什麽規角。末一人畫圈纔了，院子裏便驚天動地的放起大小砲竹來，在這聲響中間，聽得有人大聲叫道，「禮——畢！」於是這禮就畢了。

這天晚上，我正看着英國巴特勒的小說虛無鄉遊記，或者因此引起我這個妖夢，也未可知。

六 初戀

那時我十四歲，她大約是十三歲罷。我跟着祖父的妾宋姨太太寄寓在杭州的花牌樓，間壁住着一家姚姓，她便是那家的女兒。伊本姓楊，住在清波門頭，大約因爲行三，人家都稱她作三姑娘。姚家老夫婦沒有子女，便認她做乾女兒，一個月裏有二十多天住在他們家裏，宋姨太太和遠鄰的羊肉店石家的媳婦雖然很說得來，與姚宅的老婦却感情很壞，彼此都不交口，但是三姑娘並不管這些事，仍舊推進門來游嬉。她大抵先到樓上去，同宋姨太太搭赸一回，隨後走下樓來，站在我同僕人阮升公用的一張板棹旁邊，抱着名叫「三花」的一

隻大貓，看我映寫陸潤庠的木刻的字帖。

我不曾和她談過一句話，也不曾仔細的看過她的面貌與姿態。大約我在那時已經很是近視，但是還有一層緣故，雖然非意識的對於她很是感到親近，一面却似乎爲她的光輝所掩，開不起眼來去端詳她了。在此刻回想起來，彷彿是一個尖面龐，烏眼睛，瘦小身材，而且有尖小的脚的少女，並沒有什麽殊勝的地方，但在我的性的生活裏總是第一個人，使我於自己以外感到對於別人的愛着，引起我沒有明瞭的性的概念的對於異性的戀慕的第一個人了。

我在那時候當然是「醜小鴨」，自己也是知道的，但是終不以此而減滅我的熱情。每逢她抱着貓來看我寫字，我便不自覺的振作起來，用了平常所無的努力去映寫，感着一種無所希求的迷濛的喜樂。並不問她是否愛我，或者也還不知道自己是愛着她，總之對於她的存在感到親近喜悅，並且願爲她有所盡力，這是當時實在的心情，也是她所給我的賜物了。在她是怎樣不能知道，自己的情緒大約只是淡淡的一種戀慕，始終沒有想到男女夫婦的問題。有一天晚上，宋姨太太忽然又發表對於姚姓的憎恨，末了說道，

「阿三那小東西，也不是好東西，將來總要流落到拱辰橋去做婊子的。」

我不很明白做婊子這些是什麽事情，但當時聽了心裏想道，

「她如果眞是流落做了婊子，我必定去救她出來。」

大半年的光陰這樣的消費過去了。到了七八月裏因爲母親生病，我便離開杭州回家去了。一個月以後，阮升告假回去，順便到我家裏，說起花牌樓的事情，說道，

「楊家的三姑娘患霍亂死了。」

我那時也很覺得不快，想像她的悲慘的死相，但同時却又似乎很是安靜，彷彿心裏有一塊大石頭已經放下了。

（十年九月）

燕知草跋

周作人

小時候讀書不知有序，每部書總從目錄後面第一頁看起。後來年紀稍長，讀外國書知道索引之必要與導言之有益，對於中國的序跋也感到興趣。桐城派的文章固然無聊，只要他說得出道理來，那也就值得看，譬如吳摯甫的天演論序與林琴南的「哈氏叢書」諸序，雖然有好些謬語，却是頗有意思。因爲我喜歡讀序，所以也就有點喜歡寫序；不過，序實在不好做，於是改而寫跋。

做序是批評的工作，他須得切要地抓住了這書和人的特點，在不過分的誇揚裏明顯地表現出來，這纔算是成功，跋則只是整個讀過之後隨感地寫出一點印象，所以較爲容易了。但是話雖如此，我却恐怕連這個也弄不好。平伯的這些文章，我都是一篇篇地讀過的，大部分還是原稿，只有三兩篇是從印本上看來，可是現在回想整個的印象，實在有點兒迷糊了。我覺得裏邊的文字都是寫杭州的，這個證以佩弦的序言可以知道是不錯。可惜我與杭州沒有很深的情分，十四五歲曾經住過兩個年頭，雖然因了幼稚的心的感動，提起塔兒頭與淸波門都還感到一種親近，本來很是嫌惛的杭州話也並不覺得怎麼討厭，但那時環境總是太暗淡了，後來想起時常是從花牌樓到杭州府的一條路，發見自己在這中間，一個身服父親的重喪的小孫隔日去探望在監的祖父。我每想到杭州，常不免感些憂鬱。但是，我總還是頗有鄉曲之見的人，對於浙江的事物很有點好奇心，特別是杭州——我所不願多想的杭州的我所不知道的事情，却很願意聽，有如聽人家說失却的情人的行蹤與近狀，能夠得到一種寂寞的悅樂。燕知草對於我理應有此一種給予，然而平伯所寫的杭州還是平伯多而杭州少。所以就是由我看來也仍充滿着溫暖的色彩與空氣。

我平常稱平伯爲近來的一派新散文的代表，是最有文學意味的一種，這類文章在燕知草中特別地多。我也

看見有些純粹口語體的文章，在受過新式中學教育的學生手裏寫得很是細膩流麗，覺得有造成新文體的可能，使小說戲劇有一種新發展，但是在論文——不，或者不如說小品文，不專說理敍事而以抒情分子爲主的，有人稱他爲「絮語」過的那種散文上，我想必須有澀味與簡單味，這纔耐讀，所以他的文詞還得變化一點。以口語爲基本，再加上歐化語，古文，方言等分子，雜揉調和，適宜地或吝嗇地安排起來，有知識與趣味的兩重的統制，纔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語文來。我說雅，這只是說自然，大方的風度，並不要禁忌什麼字句，或者裝出鄉紳的架子。平伯的文章便多有這些雅致，這又就是他近於明朝人的地方。不過我們要知道，明朝的名士的文藝誠然是多有隱遁的色彩，但根本却是反抗的，有些人終於做了忠臣，如王謔菴到覆馬士英的時候便有「會稽乃報仇雪恥之鄉，非藏垢納汚之地」的話，大多數的眞正文人的反禮教的態度也很顯然，這個統系我相信到了李笠翁袁子才還沒有全絕，雖然他們已都變成了清客了。中國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與英國的小品文兩者所合成，而現在中國情形又似乎正是明季的樣子，手拏不動竹竿的文人只好避難到藝術世界裏去，這原是無足怪的。我常想，文學卽是不革命，能革命就不必需要文學及其他種種藝術或宗教，因爲他已有了他的世界了；接着吻的嘴不再要唱歌，這理由正是一致。但是，假如征服了政治的世界，而在別的方面還有不滿，那麼當然還有要到藝術世界裏去的時候，拿破侖在軍營中帶着維特的煩惱可以算作一例。文學所以雖是不革命，却很有他的存在的權利與必要。——從燕知草說到明朝，又從明朝說到革命，這個野馬跑得太遠了，實在我只想說明，文學是不革命，然而原來是反抗的：這在明朝小品文是如此，在現代的新散文亦是如此。平伯這部小集是現今散文一派的代表，可以與張宗子的文粃（刻本改名瑯嬛文集）相比，各佔一個時代的地位，所不同者只是平伯年紀尙靑，燕知草的分量也較少耳。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於北平市。）

大黑狼的故事序

周作人

這還是民國十四年的秋天，谷萬川君初次和我談起大黑狼的故事，我記得還有一篇消息登在第五十二期的語絲上。在那時候，大約萬川是「少不更事」，我却有點老朽了，所以在「這個年頭兒」還是很高興地談那些不革命的大黑狼，他記錄出來寄給我看這一類民間故事現在已經忘記有若干篇，總之在我書桌的抽屜內是有了一大叠。有一回，總是奉魯軍祝賀攻下南口的時分罷，萬川從望都寄來二十個新鮮雞蛋，雖然放在木屑裏包裝得很好，到得從郵局取來的時候，幾乎都磕破了，賸下一兩個完全的也已經變壞了。這件事我至今還很清楚地記得，可是這其間隔了兩年的光陰，有許多許多的事情都已變了樣子了。

不久萬川到南方去革命，好久沒有信息，不知道他革出什麼來了沒有，後來得知他回到上海，看他幾次的來信，似乎他對于革命已沒有多大興致，可是對於他那老朋友大黑狼也未必還有趣味去奉訪牠了。這原是很不錯的。文學本來是不革命，便是民間文學也是如此，我們如要替他辯護，文學至少也總要不就是革命。革命假如是雅片，文學好比是「亞支奶」罷？正如有錢有勢的人大胆地抽大烟一樣，有血氣的青年對于現代感到不滿，也就挺身而起，冒危險，拚性命，去實行革命，決不坐在家裏歎息詛咒，聊以出他胸頭的一口悶氣。只有那些骨瘦如柴，手無縛雞之力的乏漢，癱瘓似地坐在書桌前面，把他滿腔的烏氣吐在格子紙上，免得日後成鼓脹病，有如上癮的窮朋友只能每頓呑點亞支奶，這雖是不像樣，却也是沒有法的。有人說得好，凡是匿名揭帖，或登廣告，發傳單，說某人怎樣欺侮他的，大抵是吃了虧，沒有力量反抗或報復，雖不甘心却終於只好忍受的人，他的這種揭帖等便是表明他的無能爲的態度，表明他是將忍受了，只要讓他嚷這一回。要咬的狗是不則聲的，叫着的却是自己在害怕。在現代亂世青年只有兩條出路，強的衝上前去，做個人類進化的「見證」

（Martyr），弱的退下來，歎息詛咒，以終天年，兼以傳種，——此外，自然還有做官發財之一法，不過這一路的人已經很多，不必再來引導，省得將來更要僧多粥薄。現在雖然聽說有很巧的方法，即是以文學代革命，猶如從前隨營的朱墨文案也可以算作「軍功」得保舉，但我覺得總未免太取巧一點兒，似乎不大好。英國的擺倫（Byron），匈加利的裴德飛（Petőfi），那確實不愧為革命詩人，很有砭頑起懦的力量，可是擺倫終於卒於密所隆吉軍次，裴德飛死在綏該思伐耳的戰場上，他們畢究還是革命英雄，他們的文學乃只是戰壕內的即興，和文士們的搖瘦拳頭是不很相同的。——

不知怎的話又說遠了，現在再來談萬川的事罷。他去革了一陣子的命，現在不再幹這個玩意兒了，因為革命已經成了功，而同時他對於文學似乎又變了冷淡了。我說這是不錯的，因為吃得起大土的人那裏要什麼亞支奶，然而等到這烟燈烟槍都收了攤，而還不肯屈尊來吞服一點代替品，那麼這是有點危險性的，正如癮發時之要涕淚橫流的。本來能革命的自然最好還是革命，無如現今革命已經截止，而且我又是不革命的人，不能自己浸在溫泉裏却用傳聲筒發命令，叫大衆快步走，衝鋒！所以對於萬川還只好照着自己的例勸他回轉來弄那不革命的文學。我這樣說，列位切莫誤會以為我自己自認是在弄文學，這個我早已不敢弄了，我現在只是不革命罷了，——我至今還想整理中國猥褻的歌謠，這個我恐怕簡直還有點反革命的嫌疑？恰好，萬川雖已沒有打聽大黑狼的新消息的熱心，但似乎終於未能忘情，從我這里把牠要回去，預備刊印成書，我便趁了這個機會寫幾句話給他，告訴我的意思。我並不勸他回到記錄大黑狼的那時代來，因為那是不可能的，有如現在有些人想叫大家回到古代去，但我又覺得不革命又不不革命之非計，所以想借了大黑狼去誘引他一下，請他老實不客氣地決定來幹這不革命的文學或其他學問。我的老朽却還是仍舊，不減少也希望下大增加，所以對於大黑狼們的感情仍是頗好的，日後這本故事集印成之後我還想細細地重讀一遍，——這兩年來人事改變眞不少了，大黑狼和萬川都還健在，這眞是極可喜的事了。

（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於北平市。）

關於失戀

周作人

王品青君是陰歷八月三十日在河南死去的，到現在差不多就要百日了，春蕾社諸君要替他出一個特刊，叫我也來寫幾句。我與品青雖是熟識，在孔德學校上課時常看見，暇時又常同小峯來苦雨齋閑談，夜深回去沒有車僱，往往徒步走到北河沿，但是他沒有對我談過他的身世，所以關於這一面我不很知道，只聽說他在北京有戀愛關係而已。他的死據我推想是由於他的肺病，在夏天又有過一回神經錯亂，從病院的樓上投下來，有些人說這是他的失戀的結果，或者是眞的也未可知，至於是不是直接的死因我可不能斷定了，品青是我們朋友中頗有文學的天分的人，這樣很年青地死去，是很可惜也很可哀的，這與他的失不失戀本無關係，但是我現在却就想離開了追悼問題而談談他的失戀。

品青平日大約因爲看我是有鬍類的人，所以不免有點歧視，不大當面講他自己的事情，但是寫信的時候也有時略略提及。我在信堆裏找出品青今年給我的信，一共只有八封，第一封是用「隋高子玉造象碑格」箋所寫，文曰：

「這幾日我悲哀極了，急於想尋個躲避悲哀的地方，曾記有一天在苦雨齋同桌而食的有一個朋友是京師第一監獄的管理員，先生可以託他設法開個特例把我當作犯人一樣收進去度一度那淸素的無情的生活麼？不然，我就要被柔情纏死了呵！品青，一月二十八日夜十二時。」

我看了這封信有點摸不着頭腦，不知所說的是凶是吉，當時就寫了一點回復他，此刻也記不起是怎麼說了。不久品青就患盲腸炎，進醫院去，接著又是肺病，到四月初纔出來寄住在東皇城根友人的家裏。他給我的第二封信便是出醫院後所寫，日期是四月五日，共三張，第二張云：

「這幾日我竟能起來走動了，眞是我的意料所不及。然到底像小孩學步，不甚自然。得閒肯來寓一看，亦趣事也。

在牀上，我的世界只有牀帳以內，以及與牀帳相對的一間窗戶。頭一次下地，纔明白了我的牀的位置，對於我的書箱書架，書架上的幾本普通的破書，都彷彿很生疏，還得從新認識一下。第二回到院裏晒太陽，明白了我的房的位置，依舊是西廂，這院落從前我沒有到過，自然又得認識認識。就這種情形看來，其生命之主不再太給我過不去，則於桃花落時總該能去重新認識鳳皐磚和滿帶雨氣的苦雨齋小橫幅了吧？那時在孔德教員室重新共吃瓦塊魚自然不成問題。」

這時候他很是樂觀，雖然末尾有這樣一節話，文曰：

「這信剛寫完，接到四月一日的語絲，讀第十六節的閑話拾遺，頗覺暢快。再談。」

所謂閑話拾遺十六是我譯的一首希臘小詩，是無名氏所作，戲題曰戀愛偈，譯文如下：

不戀愛爲難，
戀愛亦復難，
一切中最難，
是爲能失戀。

四月二十日左右我去看他一回，覺得沒有什麼，精神興致都還好，二十二日給我信說，託交民衛生試驗所去驗痰，云有結核菌，所以「又有點悲哀」，然而似乎不很利害。信中說：

「肺病本是富貴人家的病，却害到我這又貧又不貴的人的身上。肺病又是才子的病，而我却又不像口口諸君常要把牠寫出來。眞是病也倒楣，我也倒楣。

今天無意中把上頭這一片話說給口口，她深深刺了我一下，說我的脾氣我的行爲簡直是一個公子，何必取

笑才子們呢？我接着說，公子如今落魄了，聽說不久就要去作和尙去哩。再談。」

四月三十日給我的第六封信還是很平靜的，還講到維持語絲的辦法，可是五月初的三封信（五日兩封，八日一封）忽然變了樣，疑心友人們（並非女友）對他不好，大發脾氣。五日信的起首批註道，「到底我是小孩子，別人對我只是表面，我全不曾理會。」八日信末云，「人格學問，由他們駡去吧，品青現在恭恭敬敬地等着承受。」這時候大約神經已有點錯亂，以後不久就聽說他發狂了，這封信也就成爲我所見的絕筆。那時我在世界日報附刊上發表一篇小文，論曼殊與百助女史的關係，品青見了說我在駡他，百助就是指他，我怕他更要引起誤會，所以一直沒有去看他過。

品青的死的原因我說是肺病，至于發狂的原因呢，我不能知道。據他的信裏看來，他的失戀似乎是有的罷。倘若他眞爲失戀而發了狂，那麼我們只能對他表示同情，此外沒有什麼說法。有人要說這全是別人的不好，本來也無所不可，但我以爲這一半是品青的性格的悲劇，實在是無可如何的。我很同意於某女士的批評，友人「某君」也常是這樣說，品青是一個公子的性格，在戲曲小說上公子固然常是先落難而後成功，但是事實上却是總要失敗的。公子的缺點可以用聖人的一句話包括起來，就是「旣不能令，又不受命。」在舊式的婚姻制度裏這原不成什麼問題，然而現代中國所講的戀愛雖還幼稚到底帶有幾分自由性的，於是便不免有點不妥：我想戀愛好像是大風，要當得她住只有學那橡樹（並不如伊索所說就會折斷）或是蘆葦，此外沒有法子。譬如有一對情人，一個是希望正式地成立家庭，一個却只想浪漫地維持他們的關係，如不在適當期間有一方面改變思想，還就那一方面，我想這戀愛的前途便有障礙，難免不發生變化了。品青的優柔寡斷使他在朋友中覺得和善可親，但在戀愛上恐怕是失敗之原，我們朋友中之口口大抵情形與品青相似，他却有決斷，所以他的問題就安然解決了。本來得戀失戀都是極平常的事，在本人當然覺得這是可喜或是可悲，因失戀的悲劇而入於頹廢或轉成超脫也都是可以的，但這與旁人可以說是無關，與社會自然更是無涉，別無大驚小怪之必要；不過這種悲劇如

發生在我們的朋友中間，而且終以發狂與死，我們自不禁要談論歎息，提起他失戀的事來，却非爲他聲冤，也不是加以非難，只是對於死者表示同情與悼惜罷了。至於這事件的詳細以及曲直我不想討論，第一是我不很知道內情，第二因爲戀愛是私人的事情，我們不必干涉，舊社會那種薩滿教的風化的迷信我是極反對的；我所要說的只在關於品青的失戀略述我的感想，充作紀念他的一篇文字而已。——但是，照我上邊的主張看來，或者我寫這篇小文也是不應當的；是的，這個錯我也應該承認。

（民國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於北京。）

閉戶讀書論

周作人

自唯物論興而人心大變。昔者世有所謂靈魂等物，大智固亦以輪迴爲苦，然在凡夫則未始不是一種慰安，風流士女可以續未了之緣，壯烈英雄則曰，「二十年後又是一條好漢。」但是現在知道人的性命只有一條，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頭已百年身，只有上聯而無下聯，豈不悲哉！固然，知道人生之不再，宗教的希求可以轉變爲社會運動，不求未來的永生，但求現世的善生，勇猛地衝上前去，造成惡活不如好死之精神，那也是可能的。然而在大多數凡夫却有點不同，他的結果不但不能砭頑起懦，恐怕反要使得懦夫有卧志了罷。

「此刻現在」，無論在相信唯物或是有鬼論者都是一個危險時期。除非你是在做官，你對於現時的中國一定會有好些不滿或是不平。這些不滿和不平積在你的心裏，正如噎膈患者肚裏的「痞塊」一樣，你如沒有法子把他除掉，總有一天會斷送你的性命。那麼，有什麼法子可以除掉這個痞塊呢？我可以答說，沒有好法子。假如激烈一點的人，且不要說動，單是亂叫亂嚷起來，想出出一口鳥氣，那就容易有共黨朋友的嫌疑，說不定會

同逃兵之流一起去正了法。有鬼論者還不過白折了二十年光陰，只有一副性命的就大上其當了。忍耐着不說呢，恐怕也要變成憂鬱病，倘若生在上海，遲早總跳進黃浦江裏去，也不管公安局釘立的木牌說什麼死得死不得。結局是一樣，醫好了煩悶就丟掉了性命，正如門板夾直了駝背。那麼怎麼辦好呢？我看，苟全性命於亂世是第一要緊，所以最好是從頭就不煩悶。不過這如不是聖賢，只有做官的纔能夠，如上文所述，所以平常下級人民是不能仿效的。其次是有了煩悶去用方法消遣。抽大烟，討姨太太，賭錢，住溫泉場等，都是一種消遣法，但是有些很要用錢，有些很要用力，寒士沒有力量去做。我想了一天纔算想到了一個方法，這就是「閉戶讀書」。

記得在沒有多少年前曾經有過一句很行時的口號，叫做「讀書不忘救國」。其實這是很不容易的。西儒有言，二鳥在林不如一鳥在手，追兩兔者並失之。幸而近來「青運」已經停止，救國事業有人担當，昔日轆轤體的口號今成截上的小題，專門讀書，此其時矣，閉戶云者，聊以形容，言其專壹耳，非眞關孔則不把卷，二者有必然之因果也。

但是，敢問讀什麼呢？經，自然，這是聖人之典，非讀不可的，而且聽說三民主義之源蓋出於四書，不特維禮教卽爲應考試計，亦在所必讀之列，這是無可疑的了。但我所覺得重要的還是在於乙部，卽是四庫之史部。老實說，我雖不大有什麼歷史癖，却是很有點歷史迷的。我始終相信二十四史是一部好書，他很誠懇地告訴我們過去曾如此，現在是如此，將來要如此。歷史所告訴我們的在表面的確只是過去，但現在與將來也就在這裏面了：正史好似人家祖先的神像，畫得特別莊嚴點，從這上面却總還看得出子孫的面影，至於野史等更有意思，那是行樂圖小照之流，更充足地保存眞相，往往令觀者拍案叫絕，歎遺傳之神妙。正如獐頭鼠目再生於十世之後，一樣，歷史的人物亦常重現於當世的舞台，恍如奪舍重來，懾人心目，此可怖的悅樂爲不知歷史者所不能得者也。通歷史的人如太乙眞人目能見鬼，無論自稱爲什麼，他都能知道這是誰的化身，在古卷上找得他

的元形，自盤庚時代以降一一具在，其一再降凡之跡若示諸掌焉。淺學者流妄生分別，或以二十世紀，或以北伐成功，或以農軍起事劃分時期，以爲從此是另一世界，將大有改變，與以前絕對不同，彷彿是舊人霎時死絕，新人自天落下，自地湧出，或從空桑中跳出來，完全是兩種生物的樣子：此正是不學之過也。宜趁現在不甚適宜於說話做事的時候，關起門來努力讀書，翻開故紙，與活人對照，死書就變成活書，可以得道，可以養生，豈不懿歟？——喔，我這些話眞說得太抽象而不得要領了。但是，具體的又如何說呢？我又還缺少學問，論理還應少說閑話，多讀經史纔對，現在趕緊打住罷。

(中華民國十七年十一月吉日)

(以上永日集，北新版。)

看雲集自序

周作人

把過去兩年的文章蒐集起來，編成一册書，題曰看雲集。光陰荏苒大半年了，書也沒有印出來，序也沒有做得。書上面一定要有序的麼？這似乎可以不必，但又覺得似乎也是要的，假如是可以有，雖然不一定是非有不可。我向來總是自己作序的，我不曾請人家去做過，除非是他們寫了序文來給我，那我自然也是領情的，因爲我知道序是怎樣的不好做，而且也總不能說的對或不錯，即使用盡了九牛二虎之力去寫一篇小小的小序。自己寫呢，第一層麻煩着自己比較不要緊，第二層則寫了不好不能怪別人，什麼事都可簡單的了結。嘮叨的講了一大套，其實我只想說明序雖做不出而還是要做的理由罷了。

做序之一法是從書名去生發，這就是賦得五言六韻法。看雲的典故出於王右丞的詩，「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照規矩做起來，當然變成一首試帖詩，這個我想似乎不大合式。其次是來發揮書裏邊——或書外邊的意思。書裏邊的意思已經在書裏邊了，我覺得不必再來重複的說。書外邊的或者還有點意思罷。可是說也奇

怪，近來老是寫不出文章，也並不想寫，而其原因則都在於沒有什麼意思要說。今年所作的集外文攏總只有五六篇，十分之九還是序文，其中的確有一篇我是想拏來利用的，就是先給莫須有先生當序之後再拏來放在看雲集上，不過這種一石投雙鳥的辦法有朋友說是太取巧了，所以我又決意停止了。此外有一篇知堂說，只有一百十二個字，錄在後面，還不費事。其詞曰：

孔子曰。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荀子曰，言而當，知也；默而當，亦知也。此言其妙，以名吾堂。昔楊伯起不受暮夜贈金，有四知之語，後人欽其高節，以爲堂名，由來舊矣。吾堂後起，或當作新四知堂耳。雖然，孔荀二君生於周季，不新矣，且知亦不必以四限之，因截取其半，名曰知堂云爾。

這是今年三月二十六日所寫的，可以表示我最近的一點意見，或者就拏過來算作這里的序文也罷。雖然這如用作知堂文集的序較爲適當，但是這里先湊合用了也行，知堂文集序到要用時再說可也。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於北平。）

草木虫魚小引

周作人

明李日華著紫桃軒雜綴卷一云，白石生辟穀嘿坐，人問之不答，固問之，乃云「世間無一可食，亦無一可言」。這是仙人的話，在我們凡人看來不免有點過激，但大概卻是不錯的，尤其是關於那第二點。在寫文章的時候，我常感到兩種困難，其一是說什麼，其二是怎麼說。據胡適之先生的意思這似乎容易解決，因爲只要「要說什麼就說什麼」和「話怎麼說就怎麼說」便好了，可是在我這就是大難事。有些事情固然我本不要說，然而也有些是想說的，而現在實在無從說起。不必說到政治大事上去，卽使偶然談談兒童或婦女身上的事情，也

難保不被看出反動的痕跡，其次是落伍的證據來，得到古人所謂筆禍。這個內容問題已經夠煩難了，而表現問題也並不比牠更為簡易。我平常很懷疑心裏的「情」是否可以用了「言」全表了出來，更不相信隨便地就表得出來。什麼嗟歎啦，永歌啦，手舞足蹈啦的把戲，多少可以發表自己的情意，但是到了成為藝術再給人家去看的時候，恐怕就要發生了好些的變動與間隔，所留存的也就是很微末了。死生之悲哀，愛戀之喜悅，人生最深切的悲歡甘苦，絕對地不能以言語形容，更無論文字，至少在我是這樣感想，世間或有天才自然也可以有例外，那麼我們凡人所可以文字表現者只是某一種情意，固然不很粗淺但也不很深切的部分，換句話來說，實在是可有可無不關緊急的東西，表現出來聊以自寬慰消遣罷了。從前在上海某月刊上見過一條消息，說某人要提倡文學無用論了，後來不曾留心不知道這主張發表了沒有，有無什麼影響，但是我個人卻的確是相信文學無用論的。我覺得文學好像是一個香爐，他的兩旁邊還有一對蠟燭臺，左派和右派。無論那一邊是左是右，都沒有什麼關係，這總之有兩位，即是禪宗與密宗，假如容我借用佛教的兩個名稱。文學無用，而這左右兩位是有用有能力的。禪宗的作法的人不立文字，知道牠的無用，卻尋別的途徑。辟歷似的大喝一聲，或一棍打去，或一句乾矢橛，直截地使人家豁然開悟，這在對方固然也需要相當的感受性，不能輕易發生効力，但這辦法的精義實在是極對的，差不多可以說是最高理想的藝術，不過在事實上藝術還著實有志未逮，或者只是音樂有點這樣的意味，纏縛在文字語言裏的文學雖然拏出什麼象徵等物事來在那里掙扎，也總還追隨不上。密宗派的人單是結印念咒，揭諦揭諦波羅揭諦幾句話，看去毫無意義，實在含有極大力量，老太婆高唱阿彌陀佛，便可安心立命，覺得西方有分，紳士平日對於廚子呼來喝去，有朝一日自己做了光祿寺小官，卻是顧盼自雄，原來都是這一類的事。即如古今來多少殺人如麻的欽案，問其罪名，只是大不敬或大逆不道等幾個字兒，全是空空洞洞的，當年卻有許多活人死人因此處了各種極刑，想起來很是冤枉，不過在當時，大約除本人外沒有不以為都是應該的罷。名號——文字的威力到如此，實在是可敬而且可畏了。文學呢，牠是既不能令又不受命，牠不能

那麼解脫，用了獨一無二的表現法直截地發出來，卻也不會這麼剛勇，憑空抓了一個啼字塞住了人家的喉管，再囘不過氣來，結果是東說西說，寫成了四萬八千卷的書册，只供閑人的翻閱罷了。我對於文學如此不敬，曾稱之曰不革命，今又說牠無用，眞是太不應當了，不過我的批評全是好意的，我想文學的要素是誠與達，然而誠有障害，達不容易，那麼留下來的，試問還有些什麼？老實說，禪的文學做不出，咒的文學不想做，普通的文學克復不下文字的糾纏的可做可不做，總結起來與「無一可言」這句話豈不很有同意麼？話雖如此，文章還是可以寫，想寫，關鍵只在這一點，卽知道了世間無一可言，自己更無做出眞文學來之可能，隨後隨便找來一個題目。認眞去寫一篇文章，卻也未始不可，到那時候或者簡直說世間無一不可言，也很可以罷，只怕此事亦大難，還須得試試來看，不是一步就走得到的。我在此刻還覺得有許多事不想說，或是不好說，祇可挑選一下再說，現在便姑且擇定了草木蟲魚，爲什麼呢？第一，這是我所喜歡，第二，他們也是生物，與我們很有關係，但又到底是異類，由得我們說話。萬一講草木蟲魚還有不行的時候，那麼這也不是沒有辦法，我們可以講講天氣罷。

（十九年舊中秋。）

冰雪小品選序

周作人

啟无編選明淸時代的小品文爲一集，叫我寫一篇序或跋，我答應了他，已將有半年了。我們預約在暑假中繳卷，那時我想，離暑假還遠，再者到了暑假也還有七十天閒暇，不愁沒有工夫，末了是反正不管序跋，隨意亂說幾句卽得，不必問切不切題：因此便貿貿然地答應下來了。到了現在鼻加答兒好了之後，仔細一算已過了九月十九，聽因百說啟无已經囘到天津，而平伯的跋也在「草」上登了出來，乃不禁大着其忙，急急地來構思

作文。本來頗想從平伯的跋裏去發見一點提示，可以拏來發揮一番，較爲省力，可是讀後只覺得有許多很好的話都被平伯說了去。很有點兒怨平伯之先說，也恨自己之爲什麼不先做序，不把這些話早截留了，實是可惜之至。不過，這還有什麼辦法呢？只好硬了頭皮自己來想罷，然而機會還是不肯放棄，我在平伯的跋裏找到了這一句話，「小品文的不幸無異是中國文壇上的一種不幸，」做了根據，預備說幾句，雖然這些當然是我個人負責。

我要說的話乾脆就是，啟无的這個工作是很有意思的，但難得受人家的理解和報酬。爲什麼呢？因爲小品文是文藝的少子，年紀頂幼小的老頭兒子。文藝的發生次序大抵是先韻文，次散文，韻文之中又是先敍事抒情，次說理，散文則是先敍事，次說理，最後纔是抒情。借了希臘文學來做例，一方面是史詩和戲劇，抒情詩，格言詩，一方面是歷史和小說，哲學，——小品文，這在希臘文學盛時實在還沒有發達，雖然那些哲人（Sophistai）似乎有這一點氣味，不過他們還是思想家，有如中國的諸子，只是勉強去仰攀一個淵源，直到基督紀元後希羅文學時代纔可以說眞是起頭了，正如中國要在晉文裏才能看出小品文的色彩來一樣。我鹵莽地說一句，小品文是文學發達的極致，牠的興盛必須在王綱解紐的時代。未來的事情，因爲我到底不是問星處，不能知道，至於過去的史蹟卻還有點可以查考。我想古今文藝的變遷曾有兩個大時期，一是集團的，一是個人的，在文學史上所記大都是後期的事，但有些上代的遺留如歌謠等，也還能推想前期的文藝的百一。在美術上便比較地看得明白，繪畫完全個人化了，彫塑也稍有變動，至於建築，音樂，美術工藝如磁器等，卻都保存原始的蹟象，還是民族的集團的而非個人的藝術，所尋求表示的也是傳統的而非獨創的美。在未脫離集團的精神之時代，硬想打破牠的傳統，又不能建立個性，其結果往往青黃不接，呈出醜態，固然不好，如以現今的磁器之製作繪畫與古時相較，即可明瞭，但如顚倒過來叫個人的藝術復歸於集團的，也不是很對的事。對不對是別一件事，與有沒有是不相干的，所以這兩種情形直到現在還是並存，不，或者是對峙着。集團的美術之根據最

初在於民族性的嗜好，隨後變爲師門的傳授，遂由硬化而生停滯，其價值幾乎只存在技術一點上了，文學則更爲不幸，授業的師傅讓位於護法的君師，於是集團的「文以載道」與個人的「詩言志」兩種口號成了敵對，在文學進了後期以後，這新舊勢力還永遠相搏，釀了過去的許多五花八門的文學運動。在朝廷強盛，政教統一的時代，載道主義一定佔勢力，文學大盛，統是平伯所謂「大的高的正的」，可是又就「差不多總是一堆垃圾，讀之昏昏欲睡」的東西，一到了頹廢時代，皇帝祖師等等要人沒有多大力量了，處士橫議，百家爭鳴，正統家大歎其人心不古，可是我們覺得有許多新思想好文章都在這個時代發生，這自然因爲我們是詩言志派的。小品文則在個人的文學之尖端，是言志的散文，牠集合敍事說理抒情的分子，都浸在自己的性情裏，用了適宜的手法調理起來，所以是近代文學的一個潮頭，牠站在前頭，假如碰了壁時自然也首先碰壁。因爲這個緣故，啟无選集前代的小品文，給學子當作明燈，可以照見來源去路，不但是在自己很有趣味，也是對於別人很有利益的事情，不過在載道派看來這實在是左道旁門，殊堪痛恨，啟无的這本文選其能免於覆瓿之厄乎，未可知也。但總之也沒有什麼關係。是爲序。

（中華民國十九年九月二十一日，於北平煅藥盧。）

（以上看雲集，北新版。）

往事

冰心

——生命歷史中的幾頁圖畫——

在別人只是模糊記着的事情，
然而在心靈脆弱者，
已經反覆而深深地
鏤刻在迴憶的心版上了！

索性憑着深刻的印象，
將這些往事
移在白紙上罷——
再回憶時
不向心版上搜索了！

一

將我短小的生命的樹，一節一節的斬斷了，圓片般堆在童年的草地上。我要一片一片的拾起來看：含淚的看，微笑的看，口裏吹着短歌的看。

難爲他裝點得一節一節，這般豐滿而清麗！

我有一個朋友，常常說，『來生！來生！』——但我却如此說：『假如生命是乏味的，我怕有來生。假如生命是有趣的，今生已是滿足的了！』

第一個厚的圓片是大海；海的西邊，山的東邊，我的生命樹在那裏萌芽生長，吸收着山風海濤。每一根小草，每一粒沙礫，都是我最初的戀慕，最初擁護我的安琪兒。

這圓片裏重疊着無數快樂的圖畫，憨嬉的圖畫，寂寞的圖畫，愚拙的圖畫，和泛泛無着的圖畫。

放下罷，不堪迴憶！

第二個厚的圓片是綠陰；這一片裏許多生命表現的幽花，都是這綠陰烘托出來的。有濃紅的，有淡白的，有不可名色的……

晚晴的綠陰，潮霧的綠陰，繁星下指點着的綠陰，月夜花棚秋千架下的綠陰！

感謝這曲曲屏山！他圈住了我許多思想。

第三個厚的圓片，不是大海，不是綠陰，是什麼？我不知道！

假如生命是無味的，我不要來生。假如生命是有趣的，今生已是滿足的了。

五

場廳裏四隅都黑暗了，只整齊的椅子，一行行的在陰沉沉的影兒裏平列着。

我坐在盡頭上近門的那一邊，撫着錦衣，撫着繡帶和纓冠凝想——心情複雜得很。

晚霞在窗外的天邊，一刹濃紅，一刹深紫，迴光到屋頂上——台上琴聲作了。一圈的燈影裏，從台側的小門，走出十幾個白衣綵飾，散着頭髮的安琪兒，慢慢的相隨進來，無聲地在台上練習着第一場裏的跳舞。

我凝然的看着，瀟洒極了，溫柔極了，上下的輕紗的衣袖，和着鏦錚的琴聲，合拍的和着我心絃跳動，怎樣的感人呵！

燈滅了，她們又都下去了，台上台下只我一人了。

原是叫我出來疎散休息着的，我却那里能休息？我想……一會兒這場裏便充滿了燈彩，充滿了人聲和笑語，怎知道劇前只爲我一人的思考室呢？

在宇宙之始，也只有一個造物者，萬有都整齊平列着。他凭在高欄，看那些光明使者，歌頌——跳舞。到了宇宙之中，人類都來了，悲劇也好，喜劇也好，伴悲詭笑的演了幾場。劇完了，人散了，燈滅了，……一時沉黑，只有無盡無窮的寂寞！

一會兒要到台上，要說許多的話：憨穉的話，激昂的話，戀別的話……何嘗是我要說的？但我既這樣的上了台，就必須這樣的說。我千辛萬苦，冒進了陰慘的夜宮，經過了光明的天國，結果在劇中還是做了一場大夢。

印證到眞的——比較的眞的——生命道上，或者只是時間上久暫的分別罷了；但在無限之生裏，眞的生命的幾十年，又何異於台上之一瞬？

我思路沉沉，我覺悟而又惆悵，場裏更黑了。

台側的門開了，射出一道燈光來——我也須下去了，上帝！這也是「爲一大事出世！」

我走着台上幾小時的生命的道路……

又乏倦的倚着台後的琴站着——幕外的人聲，漸漸的遠了，人們都來過了；悲劇也罷，喜劇也罷，我的事完了；從宇宙之始，到宇宙之終，也是如此，生命的道路走盡了！

看她們洗去鉛華，卸去妝飾，無聲的忙亂着。

滿地的衣裳狼藉，金戈和珠冠雜置着。台上的仇敵，現在也拉着手說話；台上的親愛的人，却東一個西一個的各忙自己的事。

我只看着——終竟是弱者呵！我愛這幾小時如夢的生命！我撫着頭髮，撫着錦衣，……『生命只這般的虛幻麽？』

七

父親的朋友送給我們兩缸蓮花，一缸是紅的，一缸是白的，都擺在院子裏。

八年之久，我沒有在院子裏看蓮花了——但故鄉的園院裏，却有許多：不但有並蒂的，還有三蒂的，四蒂的，都是紅蓮。

九年前的一個月夜，祖父和我在園裏乘涼。祖父笑着和我說，『我們園裏最初開三蒂蓮的時候，正好我們大家庭中添了你們三個姊妹。大家都歡喜，說是應了花瑞。』

半夜裏聽見繁雜的雨聲，早起是濃陰的天，我覺得有些煩悶。從窗內往外看時，那一朵白蓮已經謝了，白瓣兒小船般散飄在水面。梗上只留個小小的蓮蓬，和幾根淡黃色的花鬚，那一朵紅蓮，昨夜還是菡萏的，今晨

却開滿了，亭亭地在綠葉中間立着。

仍是不適意！——徘徊了一會子，窗外雷聲作了，大雨接着就來，愈下愈大。那朵紅蓮，被那緊密的雨點，打得左右欹斜。在無遮蔽的天空之下，我不敢下階去，也無法可想。

對屋裏母親喚着，我連忙走過去，坐在母親旁邊——一回頭忽然看見紅蓮旁邊的一個大荷葉，慢慢的傾側了來，正覆蓋在紅蓮上面……我不寧的心緒散盡了！

雨勢并不減退，紅蓮却不搖動了。雨點不住的打着，只能在勇敢慈憐的荷花上面，聚了些流轉無力的水珠。

我心中深深的受了感動——

母親呵！你是荷葉，我是紅蓮。心中的雨點來了，除了你，誰是我在無遮攔天空下的蔭蔽？

二

悶極，是出遊都可散懷。——便和她們出遊了半日。

回來了——一路只泛泛的。

震盪的車裏，我只向後攀着小圓窗看着。彎曲的道兒，跟着車走來，愈引愈長。樹木，村舍，和田隴，都向後退曳了去，只有西山峯上的晚霞不動。

車裏；她們捉對兒談話，我和晚霞談話。——『晚霞！我不配和你談心，但你總可容我瞻仰。』

車進到城門裏，我偶然想起那園來，她們都說去走一走，我本無聊；只微笑隨着她們，車又退出去了。

悄悄地進入園裏，天色漸暗了——憶起去年此時，正是出園的時候那時心緒又如何？

幽涼裏，走過小橋，走過層階，她們又四散了。我一路低首行來，猛擡頭見了烈塚。碑下獨坐，四望青青

晚霞更紅了！

正在神思飛越，忠從後面來了。我們下了台去，在从徑中走着。我說，『我願意在此過這悠長的夏日，避避塵囂。』她說，『佳時難再，此遊也是紀念。』我無言點首。

鳥兒都休息了，不住的啁啾着——暮色裏，匆匆的又走了出來。車進了城了，我仍是向後望着。涼風吹着衣袖和頭髮——莊嚴蒼古的城樓，浮在晚霞上，竟留了個最濃郁的回憶！

（七，七，一九二〇。）

一四

每次拿起筆來，頭一件事憶起的就是海。我嫌太單調了，常常因此擱筆。

每次和朋友談話。談到風景，海波又侵進談話岸線裏，我嫌太單調了，常常因此默然，終於無語。

一夜和弟弟們在院子裏乘涼，仰望天河，又談到海，我想索性今夜徹底的談一談海，看詞鋒到何時為止，聯想至何處為極。

我們說着海潮，海風，海舟……最後便談到海的女神。

涵說，『假如有位海的女神，她一定是「豔如桃李，冷若冰霜」的。』我不覺笑問，『這話怎講？』

涵也笑道，『你看雲霞的海上，何等明媚；風雨的海上，又是何等的陰沉！』

杰兩手抱膝凝聽着，這時便運用他最豐富的想像力，指點着說：『她……她住在燈塔的島上，海霞是她的扇旗，海鳥是她的侍從；夜裏她曳着白衣藍裳，頭上插着新月的梳子，腦前掛着明星的瓔珞；翩翩地飛於海波之上……』

楫忙問，『大風的時候呢？』杰道：『她駕着風車，狂飇疾轉的在怒濤上驅走；她的長袖拂沒了許多帆舟。下雨的時候，便是她憂愁了，落淚了，大海上一切都低頭靜默着。黃昏的時候，霞光燦然，便是她迴波電

笑，雲髮飄揚，丰神輕柔而瀟洒……』

這一番話，帶着畫意，又是詩情，使我神往，使我微笑。

楫只在小椅子上，挨着我坐着，我撫着他，問，『你的話必是更好了，說出來讓我們聽聽！』他本靜靜的聽着，至此便抱着我的臂兒，笑道，『海太大了，我太小了，我不會說。』

我肅然——涵用摺扇輕輕的擊他的手，笑說，『好一個小哲學家！』

涵道：『姊姊，該你說一說了。』我道，『好的都讓你們說盡了——我只希望我們都像海！』

杰笑道，『我們不配做女神，也不要「豔如桃李，冷若冰霜」的。』

他們都笑了——我也笑說，『不是說做女神，我希望我們都做個「海化」的青年。像涵說的，海是溫柔而沉靜。杰說的，海是超絕而威嚴。楫說的更好了，海是神祕而有容，也是虛懷，也是廣博……』

我的話太乏味了，楫的頭漸漸的從我臂上垂下去，我扶住了，回身輕輕地將他放在竹榻上。

涵忽然說：『也許是我看的書太少了，中國的詩裏，詠海的眞是不多；可惜這麼一個古國，上下數千年，竟沒有一個「海化」的詩人！

從詩人上，他們的談鋒便轉移到別處去了——我只默默的守着楫坐着，剛纔的那些話，只在我心中，反覆的尋味——思想。

一五

黃昏時下雨，睡得極早，破曉聽見鐘聲續續的敲着。

這鐘聲不知是那個寺裏的，起的稍早，便能聽見——尤其是冬日——但我從來未曾數過，到底敲了多少下。

徐徐的披衣整髮，還是四無人聲，只聞啼鳥。開門出去，立在欄外，潤溼的曉風吹來，覺得春寒還重。地下都潮潤了，花草更是清新，在濛濛的曉烟裏籠蓋着，秋千的索子，也被朝露壓得沉沉下垂。忽然理會得枝頭漸綠，牆內外的桃花，一番雨過，都零落了——

憶起斷句『落盡桃花澹大地』，臨風獨立，不覺悠然！

二〇

精神上的朋友宛因，和我的通訊裏，曾一度提到死後，她說：『我只要一個白石的墳墓，四面矮矮的石欄，墓上一個十字架，再有一個仰天沉思的石像。……這墓要在山間幽靜處，叢樹陰中，有溪水徐流，你一日在世，有什麼新開的花朵，替我放上一兩束，其餘的人，就不必到那裏去。』

我看完這一段，立時覺得眼前湧現了一幅清幽的圖畫。但是我想來想去……宛因呵，你還未免太「人間化」了！

何如脚兒赤着，髮兒鬆鬆的挽着，軀殼用縞白的輕綃裹着，放在一個空明瑩澈的水晶棺裏，用紗燈和細樂，一葉扁舟，月白風清之夜，將這棺兒送到海上，在一片挽歌聲中，輕輕的繫下，葬在海波深處。

想像弔者白衣如雪，幾隻大舟，首尾相接，耀以紅燈，繞以清樂，一簇的停在波心。何等淒清，何等蒼涼，又是何等的豪邁！

以萬頃滄波作墓田，又豈是人跡可到？卽使專誠要來瞻禮，也只能下俯清波，遙遙憑弔。

更何必以人間暫時的花朵，來娛悅海中永久的靈魂！看天上的亂星孤月，水面的晚烟朝霞，聽海風夜奔，海波夜嘯。比新開的花，徐流的水，其壯美的程度相去又如何？

從此穆然，超然，在神靈上下，魚龍競逐，珊瑚玉樹交枝迴繞的淵底，垂目長眠：那眞是數千萬年來人類

所未享過的奇福！

至此擱筆神志灑然，忽然憶起少作走韻的「集龔」中有：『少年哀樂過於人，消息都防父老驚，一事避君君匿笑，欲求縹渺反幽深。』——不覺一笑！

（七，三一，一九二〇）

閒情

冰心

弟弟從我頭上，拔下髮針來，很小心的挑開了一本新寄來的月刊。看完了目錄，便反捲起來，握在手裏笑說，『瑩哥，你眞是太沉默了，一年無有消息。』

我凝思地，微微答以一笑。

是的，太沉默了！然而我不能，也不肯忙中偷閒，不自然地，造作地，以應酬爲目的地，寫些東西。病的神慈悲我，竟賜予我以最清閒最幽靜的七天。

除了一天幾次吃藥的時間，是苦的以外，我覺得沒有一時，不沉浸在輕微的愉快之中。——庭院無聲。枕簟生涼。溫暖的陽光，穿過葦簾，照在淡黃色的壁上。濃密的樹影，在微風中徐徐動搖。窗外不時有好鳥飛鳴。這時世上一切，都已拋棄隔絕，一室便是宇宙，花影樹聲，都含妙理。是一年來最難得的光陰呵，可惜只有七天！

黃昏時，弟弟歸來，音樂聲起，靜境便砉然破了。一塊暗綠色的綢子，蒙在燈上，屋裏一切都是幽涼的，好似悲劇的一幕。鏡中照見自己玲瓏的白衣，竟悄然的覺得空靈神祕。當屋隅的四絃琴，顫動的，生澀的，徐徐奏起。兩個歌喉，由不同的調子，漸漸合一。由悠揚，而宛轉；由高抗，而沈緩的時候，怔忡的我，竟感到

了無限的悵惘與不寧。

小孩子們眞可愛，在我睡夢中，偷偷的來了，放下幾束花，又走了。小弟弟拿來插在瓶裏，也在我睡夢中，偷偷的放在牀邊几上。——開眼瞥見了，黃的和白的，不知名的小花，襯着淡綠的短瓶。……原是不很香的，而每朵花裏，都包含着天眞的友情。

終日休息着，睡和醒的時間界限，便分得不清。有時在中夜，覺得精神很圓滿。——聽得疾雷雜以疎雨，每次電光穿入，將窗台上的金鐘花，輕淡淸切的映在窗簾上，又急速的隱抹了去。而餘影極分明的，印在我的腦膜上。我看見『自然』的淡墨畫，這是第一次。

得了許可，黃昏時便出來疎散。輕涼襲人。遲緩的步履之間，自覺很弱，而弱中隱含着一種不可言說的愉快。這情景恰如小時在海舟上，——我完全不記得了，是母親告訴我的，——衆人都暈臥，我獨不理會，顚頓的自己走上艙面，去看海。凝注之頃，不時的覺得身子一轉，已跌坐在甲板上，以爲很新鮮，很有趣。每坐下一次，便喜笑個不住，笑完再起來，希望再跌倒。忽忽又是十餘年了，不想以弱點爲愉樂的心情，至今不改。

一個朋友寫信來慰問我，說：

『東坡云「因病得閒殊不惡」，我亦生平善病者，故知能閑眞是大工夫，大學問。……如能於養神之外，偶閱維摩經尤妙，以天女能道盡衆生之病，斷無不能自已其病也！恐擾淸神，餘不敢及。』

因病得閒，是第一慊心事，但佛經却沒有看。

（六，十二，一九二二）

往事（其二）

冰心

她是翩翩的乳燕，
　橫海飄遊，
月明風緊，
　不敢停留——
在她頻頻回顧的飛翔裏
　總帶着鄉愁！

一

那天大雪，鬱鬱黃昏之中，送一個朋友出山而去。絨絨的雪上，極整齊分明的鐫着我們偕行的足印。獨自歸來的路上，偶然低首，看見潔白勻整的雪花，只這一瞬間，已又輕輕的掩蓋了我們去時的蹤跡。——白茫茫的大地上，還有誰知道這一片雪下，一刹那前，有個同行，有個送別？

我的心因覺悟而沉沉的浸入悲哀！蘇東坡的：

『人生到處知何似？
　應似飛鴻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
鴻飛那復計東西！
…………』

那幾句還未曾說到盡頭處，豈但鴻飛不復計東西？連雪泥上的指爪都是不得而留的……於是人生到處都是渺茫了！

生命何其實在？又何其飄忽？他如迎面吹來的朔風，撲到臉上時，明明覺得砭骨勁寒；他又匆匆吹過，颯颯的散到樹林子裏，到天空中，渺無來因去果，縱騎着快馬，也無處追尋。

原也是無聊，而薄紙存留的時候，或者比時晴的快雪長久些——今日不樂。松濤細響之中，四面風來的山亭上，又提筆來寫「往事」。生命的歷史一頁一頁的翻下去，漸漸翻近中葉；頁頁佳妙，圖畫的色采也加倍的鮮明，動搖了我的心靈與眼目。這幾幅是造物者的手跡。他輕描淡寫了，又展開在我眼前：我瞻仰之下，加上一兩筆點綴。

點綴完了，自己看着，似乎起了感慨，人生經得起追寫幾次的往事？生命刻刻消磨於把筆之頃……

這時青山的春雨已灑到松梢了！

（三，七，一九二四，青山。）

三

今夜林中月下的青山，無可比擬！彷彿萬一，只能說是似娟娟的靜女，雖是照人的明豔，却不飛揚妖冶；是低眉垂袖，璎珞矜嚴。

流動的光輝之中，一切都失了正色：松林是一片濃黑的，天空是瑩白的，無邊的雪地，竟是淺藍色的了。這三色襯成的宇宙，充滿了凝靜，超逸，與莊嚴：中間流溢着滿空幽哀的神意，一切言詞文字都喪失了，幾乎不容凝視，不容把握！

今夜的林中，决不宜於將軍夜獵——那從騎雜沓，傳叫風生，會踏毀了這平整勻纖的雪地；朵朵的火燎，和生寒的鐵甲，會繚亂了靜冷的月光。

今夜的林中，也不宜於燃枝野餐——火光中的喧嘩歡笑，杯盤狼藉，會驚起樹上隱棲的禽鳥；踏月歸去，數里相和的歌聲，會叫破了這如怨如慕的詩的世界。

今夜的林中，也不宜於愛友話別，叮嚀細語——淒意已足，語音已微：而抑鬱纏綿，作繭自縛的情緒，總是太「人間的」了，對不上這晶瑩的雪月，空闊的山林。

今夜的林中，也不宜於高士徘徊，美人掩映——縱使林中月下，有佳句可尋，有佳音可賞，而一片光霧淒迷之中，只容意念迴旋，不容人物點綴，

我倚枕百般迴腸凝想，忽然一念回轉，黯然神傷……

今夜的青山只宜於這些女孩子，這些病中倚枕看月的女孩子！

假如我能飛身月中下視：依山上下曲折的長廊，雪色侵閨闌外，月光浸着雪淨的衾稠，逼着玲瓏的眉宇。這一帶長廊之中：萬籟俱絕，有如水的客愁，有絲的鄉夢，有幽感，有澈悟，有祈禱，有懺悔，有萬千種話：山中的千百日，山光松影重疊到千百回，世事從頭減去，感悟逐漸侵來，已濾就了水晶般清澈的襟懷。這時縱是頑石鈍根，也要思量萬事，何況這些思深善懷的女子？

往者如觀流水——月下的鄉魂旅思：或在羅馬故宮，頹垣廢柱之旁；或在萬里長城，缺堞斷階之上；或在約但河邊，或在麥加城裏？或超渡萊因河，或飛越落璣山：有多少魂銷目斷，是耶非耶？只她知道！

來者如仰高山，——久久的徘徊在困弱道途之上，也許明日，也許今年，就揭卸病的細網，輕輕的試叩死的鐵門！

天國泥犂，任她幻擬：是泛入七寶蓮池？是參謁白玉帝座？是歡悅？是驚怯？有天上的重逢，有人間的留戀，有未成而可成的事功，有將實而仍虛的願望；豈但爲我？牽及衆生，大哉生命！

這一切，融合着無限之生一刹那頃，此時此地的，宇宙中流動的光輝：是幽憂，是澈悟，都已宛宛氤氳，超凡入聖——

萬能的上帝，我誠何福？我又何辜？……

（二，三〇夜，一九一四，沙穰。）

六

從來未曾感到的，這三夜來感到了，尤其是今夜！——與其說「感」不如說「刺」——今夜感到的，我懇顫的希望這一生再也不感到！

陰歷八月十四夜，晚餐後同一位朋友上樓來，從塔窗中，她忽然讚賞地喚我看月。撩開幔子，我看見一輪明月，高懸在遠遠的塔尖。地上是水銀瀉地般的月光。他心上如同着了一鞭，但感覺還散漫模糊，只惘然地也讚美了一句，便回到屋裏，放下兩重簾子來睡了。

早起一邊理髮，忽又惘惘地憶起昨夜的印象。我想起『……看月多歸思，曉起開籠放白鸝』這兩句來，如有白鸝可放，我昨夜一定開籠了，然而她縱有雙飛翼，也怎生飛渡這浩浩萬里的太平洋？我連替白鸝設想的希望都絕了的時候，我覺得到了最無可奈何的境界！

中秋日，居然晴明，我已是心慵，儀又歡笑的告訴我，今夜定在湖上泛舟，我尤其黯然！但這是沿例，舊同學年年此夜請新同學盪舟賞月，我如何敢言語？

黃昏良來召喚我時，天竟陰了，我一邊和她走着，說不出心裏的感謝。

我們七八，坐了三隻小舟，一篙兒點開，緩緩從橋下穿過，已到湖上。

四顧廓然，湖光滿眼。環湖的山黯青着，湖水也翠得很淒然。水底看見黑雲浮動，湖岸上的秋葉，一叢叢的紅意迎人，幾座樓台在遠處，旋轉的次第入望。

我們盪到湖心，又轉入水枝低亞處，錯落的談着，不時的仰望雲翳的天空。雲彩只嚴遮着，月意杳然。——『千金也買不了她這一刻的隱藏！』我說不出的心裏的感謝。

雲影只嚴遮着，月意杳然，夜色漸漸逼人，湖光漸隱。幾片黑雲，又橫曳過湖東的叢樹上，大家都悵惘，說，『無望了！我們囘去罷！』

歸棹中我看着舟尾的秋。她在槳聲裏，似吟似歎的說，『月呵！怎麼不做美呵！』她很輕巧的又笑了，我也報她一笑。——這是「釋然」，她那兒知道我的心緒？

到岸後，還在隄邊留連仰望了片晌。——我想，『眞可憐——中秋夜居然逃過了！』八人悵惘的歸途中，我有說不盡的心裏的感謝。

十六夜便不防備，心中很坦然，似乎忘却了。

不知如何，偶然敲了樓東一個朋友的室門，她正滅了燈在窗前坐着。月光滿室！我一驚，要縮囘也來不及了，只能聽她起身拉着我的手，到窗前來。

沒有一點缺憾！月兒圓滿光明到十三分。我默然，我咬起唇兒，我幾乎要迸出一兩句詛咒的話！

假如她知道我這時心中的感傷，是到了如何程度，她也必不忍這般的用雙臂圍住我，逼我站在窗前。我慘默無聲，我已拚着鼓勇去領略。正如立近萬丈的懸崖，下臨無際的酸水的海。與其徘徊着驚悸亡魂，不如索性縱身一躍。死心的去感覺那沒頂切膚的辛酸的感覺。

我神搖目奪的凝望着；近如方院，遠如天文台，以及周圍的高高下下的樹，都逼射得看出了紅，藍，黃的顏色。三個綠半球針竿高指的圓頂下，不斷的白圓穹門，一圈一圈的在地的月影，如墨線畫的一般的清晰。十字道四角的青草，青得四片綠絨似的，光天化日之下，也沒有這樣的分明呵，何況這一切都浸透在這萬里迷濛的光影裏……

我開始詛咒了！

鄉愁麻痺到全身，我掠着頭髮，髮上掠到了鄉愁；我捏着指尖，指上捏着了鄉愁。是實實在在的軀殼上感

着的苦痛，不是靈魂上浮泛流動的悲哀！

我一翻身匆匆的辭了她，回到屋裏來。桌上匆匆的用手絹蒙起了嵌着父親和母親相片的銀框。匆匆的拿起一本很厚的書來，扶着頭苦讀——茫然的翻了幾十頁，我實在沒有氣力再敷衍了，推開書，退到床上，萬念俱灰的起了嗚咽。

我病了——

那夜的驚和感，如夏空的急電，奔騰閃掣到了最高尖。過後回思，使我撫然歎異，而且不自信！如今反覆的感着鄉愁的心，已不能再飈起。無數的月夜都過去了，有時竟是整夜的看着，情感方面，却至多也不過「惘然。」

痛定思痛，我覺悟了明月爲何千萬年來，傷了無數的客心！靜夜的無限光明之中，將四圍襯映得清晰浮動。使他澈底的知道，一身不是夢，是明明白白的去國客遊。一切離愁別恨，都不是淡蕩的，猶疑的；是分明的，眞切的，急如束溼的。

對於這事，我守了半年的緘默；只在今春與友人通訊之間，引了古人月夜的名句之後，我寫：『嗚呼！賞鑒好文學，領略人生，竟須付偌大代價耶？』

至於代價如何，「嗚呼」兩字之後，藏有若干的傷感，我竟沒有提，我的朋友因而也不曾問起。

（九，二六夜，一九二三。閉壁樓。）

八

是除夜的酒後，在父親的書室裏。父親看書，我也坐近書几，已是久久的沉默——

我站起，雙手支頤，半倚在几上，我喚，『爹爹！』父親擡起頭來，『我想看守燈塔去。』

父親笑了一笑，說，『也好，整年整月的守着海——只是太冷寂一些。』說完仍看他的書。

我又說，『我不怕冷寂，眞的，爹爹！』

父親放下書說，『眞的便怎樣？』

這時我反無從說起了！我聳一聳肩，我說，『看燈塔是一種最偉大，最高尙，而又最有詩意的生活……』

父親點頭說，『這個自然！』他往後靠着椅背，是預備長談的姿勢。這時我們都感着興味了。

我仍舊站着，我說，『只要是一樣的爲人羣服務，不是獨善其身；我們固然不必避世，而因着性之相近，我們也不必避「避世！」』

父親笑着點首。

我接着，『避世而出家，是我所不屑做的，奈何以青年有爲之身，受十分供養？』

父親只笑着。

我勇敢的說：『燈臺守的別名，便是「光明的使者」。他抛離田里，犧牲了家人骨肉的團聚，一切種種世上耳目紛華的娛樂，來整年整月的對着渺茫無際的海天。除却海上的飛鷗片帆，天上的雲涌風起，不能有新的接觸。除了駘蕩的海風，和島上厓旁轉靑的小草，他不知春至。他抛卻「樂羣，」只知「敬業」……』

父親說，『和人羣大陸隔絕，是怎樣的一種犧牲，這情緒，我們航海人眞是透澈中邊的了！』言次，他微歎。

我連忙說，『否，這在我並不是犧牲！我晚上舉着火炬，登上天梯，我覺得有無上的倨傲與光榮。幾多好男子，輕侮別離，弄潮破浪，狎習了海上的腥風，驅使着如意的桅帆，自以爲不可一世。而在狂飆濃霧，海上

山立之頃，他們卻蹙眉低首，捧盤屏息，凝注着這一點高懸閃爍的光明！這一點是警覺，是慰安，是導引，然而這一點是由我燃着！』

父親沉靜的眼光中，似乎忽忽的起了回憶。

『晴明之日，海不揚波，我抱膝沙上，悠然看潮落星生。風雨之日，我倚窗觀濤，聽浪花怒撼崖石。我閉門讀書，以海洋爲師，以星月爲友，這一切都是不變與永久。

「三五日一來的小艇上，我不斷的得着世外的消息，和家人朋友的書函；似暫離又似永別的景況，使我們永駐在「的的如水」的情誼之中。我可讀一切的新書籍，我可寫作，在文化上，我並不曾與世界隔絕。』

父親笑說，『燈塔生活，固然極其超脫，而你的幻像，也未免過於美麗。倘若病起來，海水拍天之間，你可怎麼辦？』

我也笑道，『這個容易——一時慮不到這些！』

父親道，『病只關你一身，誤了燃燈，卻是關於衆生的光明……』

我連忙說，『所以我說這生活是偉大的！』

父親看我一笑，笑我詞支，說，『我知道你會登梯燃燈；但倘若有大風濃霧，觸石沉舟的事，你須鳴槍，你須放艇……』

我珍重的說，『這一切，尤其是我所深愛的。爲着自己，爲着衆生，我都願學！』

父親無言，久久，笑道，『你若是男兒，是我的好兒子！』

我走近一步，說，『假如我要得這種位置，東南沿海一帶。爸爹總可爲力？』

父親看着我說，『或者……但你爲何說得這般的珍重？』

我肅然道，『我處心積慮已經三年了！』

父親斂容，沉思地撫着書角，半天，說，『我無有不贊成，我無有不爲力。爲着去國離家，吸受海上腥風的航海者，我忍心捨遣我唯一的弱女，到島山上點起光明。但是，唯一的條件，燈臺守不要女孩子！』

我木然勉強一笑，退坐了下去。

又是久久的沉默——

父親站起來，慰安我似的，『淸靜偉大，照射光明的生活，原不止燈臺守，人生寬廣的很！』

我不言語。坐了一會，便掀開簾子出去。

弟弟們站在院子的四隅，燃着了小爆竹。彼此抛擲，歡呼聲中，偶然有一兩支擲到我身上來，我只笑避——實在沒有同他們追逐的心緒。

回到臥室，黑沉沉的歪在牀上。除夕的夢縱使不靈驗，萬一能夢見，也是慰情聊勝無。我一念至誠的要入夢，幻想中畫出環境，暗灰色的波濤，巋然的白塔……

一夜寂然——奈何連個夢都不能做！

這是兩年前的事了，我自此後，禁絕思慮，又十年不見燈塔，我心不亂。

這半個月來，海上瞥見了六七次，過眼時只悄然微歎。失望的心情，不願他再興起。而今夜濃霧中的獨立，我竟極奮迅的起了悲哀！

絲雨濛濛裏，我走上最高層，倚着船闌，忽然看見天幕下，四塞的霧點之中，夾岸兩嶂淡墨畫成似的島山上，各有一點星光閃爍——

船身微微的左右欹斜，這兩點星光，也徐徐的在兩旁隱約起伏。光線穿過霧層，瑩然，燦然，直射到我的心上來，如招呼，如接引，我無言，久——久，悲哀的心絃，開始的策策而動！

有多少無情有恨之淚，趁今夜都向這兩點星光揮灑！憑吟嘯的海風，帶這兩年前已死的密願，直到塔前的光下——

從茲了結！拈得起，放得下，願不再為燈塔動心，也永不作燈塔的夢，無希望的永古不失望，不希冀那不可希冀的，永古無悲哀！

願上帝祝福這兩個塔中的燃燈者！——願上帝祝福有海水處，無數塔中的燃燈者！願海水向他長綠，願海山向他長青！願他們知道自己是這一隅島國上無冠的帝王，只對他們，我願致無上的頌揚與羡慕！

（八，二八，一九二三。太平洋舟中。）

九

只這般昏昏地，匆匆地別去，既不纏綿，又不悲壯，白擔了這許多日子的心了！

頭一天午時，我就沒有上桌喫飯，弟弟們喚我，我躺在牀上裝睡。聽見母親在外間說，『罷了，不要惹她。』

傷了一會子的心——下午弟弟們的幾個小友朋來了，玩得鬧烘烘的。大家環着院子裏一個大蓮花缸跑，彼此潑水為戲，連我也弄溼了衣襟。母親半天不在家，到西院舅母那邊去了，卻吩咐廚房裏替我煮了一碗麵。

黃昏時又靜了下來，我開了琴旁的燈彈琴，好幾年不學琴了，指法都錯亂，我只心不在焉的反覆的按着。最後不知何時已停了彈，只倚在琴臺上，看起琴譜來。

父親走到琴邊，說，『今晚請你的幾個朋友來談談也好，就請她們來晚餐。』我答應着，想了一想，許多朋友假期中都走了，星雖遠些，還在西城。我就起到電話匣旁，摘下耳機來，找到她，請她多帶幾個弟妹，今夜是越人多越好。她說晚了，如來不及，不必等着晚餐也罷。那時已入夜，平常是星從我家歸去的時候了。

舅母走過來，潛也從家裏來了。我們都很歡喜，今夜最怕是只有家人相對！潛說着海舟上的故事，和留學生的笑話，我們聽得很熱鬧。

廚丁在兩個院子之間，不住的走來走去，又自言自語的說，『九點了！』我從簾子裏聽見，便笑對母親說，『簡直叫他們開飯罷，廚師父在院子裏急得轉磨呢！——星一時未必來得了。』母親說，『你既請了她，何妨再等一會？』和我說着，眼卻看着父親，父親說，『開來也好，就請舅母和潛在這里喫罷。我們家裏按時慣了，偶然一兩次晚些，就這樣的雞犬不甯！』

我知道父親和母親只怕的是我今夜又不喫飯，如今有舅母和潛在這里，和星來一樣，於是大家都說好——紛紜語笑之中，我好好喫了一頓晚飯。

飯後好一會，星纔來到，還同着憲和宜，我同楫迎了出去，就進入客室。話別最好在行前八九天，臨時是「話」不出來的。不是輕重顚倒，就是無語可說。所以我們只是東拉西扯，比平時的更淡漠，更無頭緒，我一句也記不得了。

只記得一句，還不是我們說的。

我和星宜在內間，楫陪着憲在外間，只隔一層窗紗，小孩子談得更熱鬧。

星忽然搖手，聽了一會，笑對我說，『你聽你小弟弟和憲說的是什麼？』我問，『是什麼？』她笑道，『他說，「我姊姊走了，我們家裏，如同丟了一顆明珠一般！」』她說着又笑了，宜也笑了我不覺臉紅起來。

——我們姊弟平日互相封贈的徽號多極了！什麼劍客，詩人，哲學家，女神等等，彼此混謚着。那里是好意？三分親愛，七分嘲笑，有時竟等於怨謗，一點經緯都沒有的！比如說父親或母親偶然吩咐傳遞一件東西，我們爭着答應，自然有一個捷足先得，偶然得了誇奬，其餘三個怎肯干休？便大家站在遠處，點頭讚歎的說，『孝子！眞孝順！「二十四孝」加上你，二十五孝了！』結果又引起一番爭論。

這些事只好在家裏通行，而童子無知，每每在大庭廣衆之間，也弄假成眞的說着，總使我不好意思——我也只好一笑，遮掩開去。

舅母和潛都走了，我們便移到中堂來。時已夜午，我覺得心中煩熱，竟剖開了一隻大西瓜。弟弟們零零落落的都進去了，再也不出來。憲沒有人陪，也有了倦意。星說，『走罷，遠得很呢，明天車站上送你！』說着有些淒然。——豈知明天車站上並沒有送着，反是半個月後送到海舟上來，這已是我大夢中的事了！

送走了她們，走入中間，弟弟們都睡了。進了內室，只父親一人在燈下，我問媽媽呢，父親說睡下了。然而我聽見母親在牀上轉側，又輕輕的咳嗽，我知道她不願意和我說話，也就不去揭帳。

默然片晌，——父親先說些閒話，以後慢慢的說，『我十七歲離家的時候，祖父囑咐我說，「出外只守着三個：字勤，愼，……」』

沒有說完，我低頭按着胸口——父親皺眉看着我，問，『怎麼了？』我說，『沒有什麼，有一點心痛……』父親嘆了一口氣，站起身來，說，『不早了，你睡去罷，已是一點鐘了。』

囘到屋裏，撫着枕頭也起了戀戀，然而一夜睡得很好。

早飯是獨自喫的，告訴過母親到佟府和女青年會幾個朋友那里辭行，便出門去了。又似匆匆，又似挨延的，近午纔囘來。

入門已覺得淒切！在院子裏，弟弟們攔住我，替我攝了幾張快影，照完我逕入己室，扶着書架，淚如雨下。

舅母抱着小因來了，說，『小因來請姑姑了，到我們那邊喫餃子去！』我連忙強笑着出來，接過小因，假着她。就她的肩上，印我的淚眼——便跟着舅母過來。

也沒有喫得好；我心中的酸辛，千萬倍於蘸餃子的薑醋。父親踱了過來，一面逗小因說笑，卻注意我喫了多少，我更支持不住，淚落在碗裏，便放下筷子。舅母和嫂嫂含着淚只管讓我，我不顧地站了起來……囘家去，中堂裏正撤着午餐。母親坐在中間屋裏，看見我，眼淚便滾了下來，我那時方寸已亂！一會兒恐怕有人來送我，與其左右是禁制不住，有在人前哭的，不如現在哭。我叫了一聲『媽媽』，挨坐了下去。我們冰涼顫動的手，緊緊的互握着臂腕，嗚咽不成聲！——半年來的自欺自慰，相欺相慰，無數的忍淚吞聲，都積攢了來，有今日盡情的一慟！

鴉雀無聲，沒有一個人來勸，恐怕是要勸的人也禁制不住了！

我釋了手，臥在牀上，淚已流盡，閉目躺了半晌，心中倒覺得廓然。外面人報潛來了，母親便走了出去。小朋友們也陸續的來了，我起來洗了臉，也出去和他們從容的談起話來。

外面門環響，說，『馬車來了』，小朋友們都手忙脚亂的先推出自行車去，潛拿着帽子，站在堂門邊。我竟微笑了！我說，「走了！」向空發言似的，這語聲又似是從空中來，入耳使我驚懾。我不看着任一個人，便掀開簾子出去。

極迅疾的！我只一轉身，看見涵站在窗前。只在我這一轉身之頃，他極酸惻的瞥了我一眼，便囘過頭去！可憐的孩子！他從昨日起未曾和我說話，他今天連出大門來送我的勇氣都沒有！這一瞥眼中有送行，有抱歉，有慰藉，有無限的別話，我都領會了！別離造成了今日異樣懂事的一個他！今天還是他的生日呢，你無情的姊姊連壽麵都不喫，就走了！……

走到門外，只覺得車前人山人海，似乎家中大小上下都出來了。我却不曾看見母親。不知是我不敢看她，或是她隱在人後，或是她沒有出來。我看見舅母，嫂嫂，都含着淚。連站在後面的白和張說了一聲『一路平安！』聲音都哽咽着，眼圈兒也紅了。

坐車，騎車的小孩子，都啓行了。我帶着兩個弟弟，兩個妹妹，上了車，車門砰的一聲關上了。馬一揚鬣，車輪已經轉動。只幾個轉動，街角的牆影，便將我親愛的人們和我的，相互的視線隔斷了……——

我又微笑着向後一倚。自此入夢！此後的都是夢境了！

只這般昏昏地匆匆地一別，既不纏綿，又不悲壯，白擔了這許多日子的心了！然而只這昏昏地匆匆地一別，便把我別到如雲的夢中來！九個月來懸在雲霧裏，眼前飛掠的只是夢幻泡影，一切色、聲、香、味、觸、法，都很異樣，很麻木，很飄浮。我掙扎把握，也撮不到一點眞實！

這種感覺不是全然於我無益的，九個月來，不免有時遇到支持不住的事，到了悲哀宛轉，無可奈何的時節，我就茫然四顧的說，『不管他罷，這一切原都在夢中呢！』就是此刻的突起的鄉愁，也這樣迷迷糊糊地讓他過去了！

（八，三，一九二三。北京。）

寄小讀者

冰心

通訊三

親愛的小朋友：

昨天下午離開了家，我如同入夢一般。車轉過街角的時候，我回頭凝望着——除非是再看見這綠滿豆葉的棚下的一切親愛的人，我這夢是不能醒的了！

送我的盡是小孩子——從家裏出來，同車的也是小孩子，車前車後也是小孩子。我深深覺得悽惻中的光榮。冰心何福，得這些小孩子天眞純潔的愛，消受這甚深而不牽累的離情。

火車還沒有開行，小弟弟冰季別到臨頭，纔知道難過。不住的牽着冰叔的衣袖，說『哥哥，我們囘去罷。』我酸淚盈眸，遠遠的站着。我叫過他來，捧住了他的臉。我又無力的放下手來，他們便走了。——我們至終沒有一句話。

慢慢的火車出了站，一邊城牆，一邊楊柳，從我眼前飛過。我心沉沉如死，倒覺得廓然；便拿起國語文學史來看，剛翻到『卿雲爛兮』一段，忽然看見書頁上的空白寫着幾個大字：「別忘了小小。」我的心忽然一酸，連忙抛了書，走到對面的椅子上坐下——這是冰季的筆跡呵！小弟弟，如何還困弄我於別離之後？

夜中只是睡不穩。幾次坐起，開起窗來，只有糢糊的半圓的月，照着深黑無際的田野。——車只風馳電掣的，輪聲軋軋裏，奔向着無限的前途。明月和我，一步一步的離家遠了！

今早過濟南，我五時便起來，對窗整髮。外望遠山連綿不斷，都沒在朝靄裏，淡到欲無。只淺藍色的山峯一線橫亙天空。山坳裏人家的炊烟，濛濛的屯在谷中，如同雲起。朝陽極光明的照臨在無邊的整齊青綠的田畦上。我梳洗畢凭窗站了半點鐘，在這莊嚴偉大的環境中，我只能默然低頭，讚美萬能智慧的造物者。

過泰安府以後，朝露還零。各站台都在濃陰之中，最有古趣，最清幽。到此我纔下車稍稍散步，遠望泰山，悠然神往。默誦「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心嚮往之」四句，反覆了好幾遍。

自此以後，站台上時聞皮靴拖踏聲，刀槍相觸聲，又見黃衣灰衣的兵丁，成隊的來往梭巡。我忽然憶起臨城刼車的事，知道快到抱犢岡了，我切願一見，我這時心中只憧憬着梁山泊好漢的生活，武松林冲魯智深的生活。我不是羨慕什麼分金閣，剝皮亭，我羨慕那種激越豪放，大刀闊斧的胸襟！

因此我出去，問那站在兩車掛接處荷槍帶彈的兵丁。他說快到臨城了，抱犢岡遠在幾十里外，車上是看不

見的。他和我說話極温和，說的是純正的山東話。我如同遠客聽到鄉音一般，起了無名的喜悅。——山東是我靈魂上的故鄉，我只喜歡忠懇的山東人，聽那生怯的山東話。

一站一站的近江南了，我旅行的快樂，已經開始。這次我特意定的自己一間房子，爲的要自由一些。安靜一些，好寫些通訊。我靠在長枕上，近窗坐着。向陽那邊的窗簾，都嚴嚴的掩上。對面一邊，爲要看風景，便開了一半。涼風徐來，這房裏寂靜幽陰已極。除了單調的輪聲以外，與我家中的書室無異。窗內雖然沒有滿架的書，而窗外却旋轉著偉大的自然。筆在手裏，句在心裏，只要我不按鈴，便沒有人進來攪我，襲定菴有句云：『……都道西湖淸怨極，誰分這般濃福？……』今早這樣恬靜喜悅的心境，是我所夢想不到的，書此不但自慰，並以慰弟弟們和記念我的小朋友。

冰心　（八，四，一九二三，津浦道中。）

通訊四

小朋友：

好容易到了臨城站，我走出車外。只看見一大隊兵，打着紅旗，上面寫着「……第二營……」又放炮仗，又吹喇叭。此外站外只是遠山田隴，更沒有什麼。我很失望，我竟不曾看見一個穿夜行衣服，帶鏢背劍，來去如飛的人。

自此以南，浮雲蔽日。軌道旁時有小湫。也有小孩子，在水裏洗澡遊戲。更有小女兒，戴着大紅花，坐在水邊樹底作活計。那低頭穿線的情景，煞是温柔可愛。

過南宿州至蚌埠。軌道兩旁，雨水成湖。湖上有時小舟來往。無際的微波，映着落日，那景物美到不可描畫。——自此人民的口音，漸漸的改了，我也漸漸的覺得心怯。也不知道爲什麼。

過金陵正是夜間，上下車之頃，只見隔江燈火燦然。我只想像著城內的秦淮莫愁，而我所能看見的，只是

長橋下微擊船舷的黃波浪。

五日絕早過蘇州。兩夜失眠，煩困已極，而窗外風景，浸入我倦乏的心中，使我悠然如醉。江水伸入田隴。遠遠幾架水車。一簇一簇的茅亭農舍，樹圍水繞，自成一村。水漾輕波，樹枝低亞。當村兒農婦挑着擔兒，荷着鋤兒，從那邊走過之時，眞不知是詩是畫！

有時遠見大江，江帆點點，在曉日之下，清極秀極。我素喜北方風物，至此也不得不傾倒於江南之雅澹溫柔。

晨七時半到了上海，又有小孩子來接，一聲「姑姑」，予我以無限的歡喜——到此已經四五天了，休息之後，俗事又忙個不了。今夜夜涼如水，燈下只有我自己。在此靜夜極難得，許多姊妹兄弟，知道我來，多在夜間來找我乘涼閒話。我三次拿起筆來。都因門環響中止。憑欄下視，又是哥哥姊姊來看望我的。我慰悅而又惆悵，因爲三次延擱了我所樂意寫的通訊。

這只是沿途的經歷，感想還多，不願在忙中寫過，以後再說。夜深了，容我說晚安罷！

冰心

（八，九，一九二三，上海。）

通訊十三

親愛的母親：

這封信母親看到時，不知是何情緒。——曾記得母親有一個女兒，在母親身畔二十年。曾招母親歡笑，也曾惹母親煩惱。六個月前，她竟橫海去了，她又病了，在沙穰休息着，這封信便是她寫的。

如今她自己寂然的在燈下，聽見樓下悠揚凄婉的音樂，和欄旁許多女孩子的笑聲，她只不出去。她剛覆了幾封國內朋友的信，她忽然心緒潮湧。是她到沙穰以來，第一次的驚心。人家問她功課如何，聖誕節曾到華盛

頓紐約否，她不知所答。光陰從她眼前飛過，她一事無成，自己病着玩。

她如結的心，不知交給誰慰安好。——她倦弱的腕，在碎紙上縱橫寫了無數的「算未抵人間離別！」直到寫了滿紙，她自己才猛然驚覺，也不知這句從何而來！

母親呵！我不應如此說。我生命中只有「花」，和「光」，和「愛」；我生命中只有祝福，沒有咒詛——但些時的悵惘，也該覺着罷！些時的悲哀而平靜的思潮，永在祝福中度生活的我，已支持不住。看！小舟在怒濤中顛簸，失措的舟子，抱着檣竿，哀喚着「天妃」的慈號。我的心舟在起落萬丈的思潮中震盪時，母親！縱使你在萬里外，寫到「母親」兩個字在紙上時，我無主的心，已有了着落，（一月十夜）——

昨夜寫到此處，看護進來催我去睡。當時雖有無限的哀怨，而一面未嘗不深幸有她來阻止我，否則儘着我往下寫，不寧的思潮之中，不知要創造出怎樣感傷的話來！

母親！今日沙穰大風雨，天地爲白，草木低頭。晨五時我已覺得早霞不是一種明媚的顏色，慘綠怪紅，凄厲得可怖！只有八時光景，風雨漫天而來！大家從廊上紛紛走進自己屋裏，拚命的推着門關上窗。白茫茫裏，羣山都看不見了。急雨打進窗紗，直擊着玻璃，從窗隙中濺了進來。狂風循着屋脊流下，將水洞中積雨，吹得噴泉一般的飛灑。我的煩悶，都被這驚人的風雨，吹打散了。單調的生活之中，原應有個大破壞。——我又忽然想到此時如在約克遜舟上，太平洋裏定有奇景可觀。

我們的生活是太單調了，只天天隨着鐘聲起臥休息。白日的生涯，還不如夢中熱鬧。松樹的綠意總不改，四圍山景就沒有變遷了。我忽然恨松柏爲何要冬青，否則到底也有個紅白綠黃的更換點綴。

爲着止水般無聊的生活，我更想弟弟們了！這裏的女孩子，只低頭刺繡。靜極的時候，連針穿過布帛的聲音，都可以聽見，我有時也繡着玩，但不以此爲日課；我看點書，寫點字，或是倚欄看村裏的小孩子，在遠處林外溜冰，或推小雪車。有一天靜極忽發奇想，想買幾掛大爆仗來放放，震一震這寂寂的深山，叫他發空前的

回響。——這裏，做夢也看不見爆仗。我總想得個發響的東西玩玩。我每每幻想有一管小手槍在手裏，安上子彈，抬起槍來，一扳，砰的一聲，從鐵窗紗內穿將出去！要不然小汽槍也好，……但這至終都是潛伏在我心中的幻夢。世界不是我一個人的，我不能任意的破壞沙穰一角的柔靜與和平。

母親！我童心已完全來復了。在這裏最適意的，就是靜悄悄的過個性的生活。人們不能隨便來看，一定的時間和風雪的長途都限制了他們。於是我連一天兩小時的無謂的周旋，有時都不必作。自己在門窗洞開，陽光滿照的屋子裏，或一角迴廊上，三歲的孩子似的，一邊忙忙的玩，一邊嗚嗚的唱。有時對自己說些極癡騃的話。休息時間內，偶然睡不着，就自己輕輕的爲自己唱催眠的歌。——一切都完全了，只沒有母親在我旁邊！

一切思想，也都照着極小的孩子的徑路奔放發展：每天臥在床上，看護把我從屋裏推出廊外的時候，我仰視着她，心裏就當她是我的乳母，這床是我的搖籃。我凝望天空，有三顆最明亮的星星。輕淡的雲，隱起一切的星辰的時候，只有這三顆依然吐着光芒。其中的一顆距那兩顆稍遠，我當他是我的大弟弟，因爲他稍大些，能彀獨立了。那兩顆緊挨着，是我的二弟弟和小弟弟。他兩個還小一點，雖然自己奔走游玩，却時時注意到其他的一個。總不敢遠遠跑開，他們知道自己的弱小，常常是守望相助。

這三顆星總是第一班從暮色中出來，使我最先看見；也是末一班在晨曦中隱去。在衆星之後，和我道聲「暫別」。因此引起了我愛憐繫戀，便白天也能憶起他們來。起先我有意在星辰的書上，尋求出他們的名字，時至今日，我不想尋求了。我已替他們起了名字。他們的總名是「兄弟星」；他們各顆的名字，就是我的三個弟弟的名字。

小弟弟呵，

我靈魂裏三顆光明喜樂的星。

溫柔的，

　無可言說的，

　靈魂深處的孩子呵！

　　　　——繁星四

如今重憶起來，不知是說弟弟，還是說星星！——自此推想下去，靜美的月亮，自然是母親了。我半夜醒來，開眼看見她，高高的在天上，如同俯着看我。我就欣慰，我又安穩的在她的愛光中睡去。早晨勇敢的燦爛的太陽，自然是父親了。他從對山的樹梢，雍容爾雅的上來，他又溫和又嚴肅的對我說『又是一天了！』我就歡歡喜喜的坐起來，披衣從廊上走到屋裏去。

此外滿天的星宿，那是我的一切親愛的人。這樣便同時愛了星星，也愛了許多姊妹朋友。——只有小孩子的思想是智慧的，我願永遠如此想；我也願永遠如此信！

窗外仍是狂風雨，我偶然憶起一首詩：題目是小神祕家，是 Louis Untermeyer 做的，我錄譯於下；不知當年母親和我坐守風雨的時候，我也曾說過這樣如癡如慧的話沒有？

The Young Mystic

We sat together close and warm, My little tired boy and I—

　Watching across the evening sky

The coming of the storm,

No rumblings rose, no thunders crashed

　The west-wind scarcely sang loud;

　But from a huge and solid cloud

The summer lightning flashed,
And then he whispered "Father, watch;
　I think God's going to light His moon——
　"And when, my boy—Oh very soon:
I saw Him strike a match!"

大意是：

我的困倦的兒子和我，
　很暖和的相挨的坐着，
　凝望着薄暮天空，
風雨正要來到。

沒有隆隆的雷響，
　西風也不着意的吹；
　只在屯積的濃雲中，
有電光閃爍。

這時他低聲對我說，『父親，看着；

我想上帝要點上他的月亮了——』

『孩子，什麼時候呢……』『呀，快了。

我看見他劃了取燈兒！』

風雨仍不止。山上的雪，雨打風吹，完全融化了。下午我還要寫點別的文字，我在此停住了。母親，這封信我想也轉給小友們看一看。我每憶起他們，就覺得欠他們的債。途中通訊的碎稿，都在閉璧樓的空屋裏鎖着呢。她們正百計防止我寫字，我不敢去向她們要。我素不輕許願，無端破了一回例，遺我以日夜耿耿的心；然而爲着小孩子，對於這次的許願，我不曾有半星兒的追悔。只恨先忙後病的我對不起他們。——無限的鄉心，與此信一齊收束起，母親，眞個不寫了，海外山上養病的女兒，祝你萬萬福！

（一，十一，一九二四，青山沙穰。）

通訊十六

二弟冰叔：

接到你兩封冗長而懇摯的信，使我受了無限的安慰。是的！『從松樹隙間穿過的陽光，就是你弟弟問安的使者；晚上清涼的風，就是骨肉手足的慰語！』好弟弟！我喜愛而又感激你的滿含着詩意的慰安的話！

出乎意外的又收到你贈我的歷代名人詞選，我喜歡到不可言說。父親說恐怕我已有了，我原有一部古今詞選，放在閉璧樓的書架上了。可恨我一寫信要中國書，她們便有百般的阻攔推托。好像凡是中國書都是充滿着艱深的哲理，一看就費人無限的腦力似的。

不忍十分的違反她們的好意，我終於反覆的只看些從病院中帶來的短詩了。我昨夜收到詞選，珍重的一頁

一頁的看着，一面想難得我有個知心的小弟弟。

這部詞，選得似乎稍偏於纖巧方面，錯字也時時發現。但大體說起來，總算很好。

你問我去國前後，環境中詩意那處更足！我無疑地要說，『自然是去國後！』在北京城裏，不能晨夕與湖山相對，這是第一條件。再一事，就是客中的心情，似乎更容易融會詩句。

離開黃浦江岸，在太平洋舟中青天碧海，獨往獨來之間，我常常憶起『海水直下萬里深，誰人不言此離苦』兩句，因為我無意中看到同舟衆人，當倚欄俯視着船頭飛濺的浪花的時候，眉宇間似乎都含着輕微的悽惻的意緒。

到了威爾斯利，慰冰湖更是我的唯一的良友。或是水邊，或是水上，沒有一天不到的。母親壽辰的前一日，又到湖上去了，臨水起了鄉思，忽然憶起左輔的「浪淘沙」詞：

『水軟艣聲柔，草綠芳洲，碧桃幾樹隱紅樓；者是春山魂一片，招入孤舟。鄉夢不曾休，惹甚閒愁？忠州過了又涪州：擲與巴江流到海，切莫回頭！』

覺得情景悉合，隨手拾起一片湖石，用小刀刻上，『鄉夢不曾休，惹甚閒愁？』兩句，遠遠地拋入湖心裏。自己便頭也不回的走轉來。這片小石，自那日起，我信他永在湖心，直到天地的盡頭。只要湖水不枯，湖石不爛，我的一片寄託此中的鄉心，也永古不能磨滅的！

美國人家，除城市外，往往依山傍水，小巧精緻。窗外籬旁，雜種着花草。真合『是處人家，綠深門戶』詞意。只是沒有圍牆，空闊有餘，深邃不足。路上行人，隔窗可望見翠袖紅粧，可聽見琴聲笑語，詞中之『斜陽却照深深院』『庭院深深深幾許，』『不卷珠簾，人在深深處，』『牆內秋千牆外道，』『銀漢是紅牆，一帶遙相隔，』等句，在此都用不着了！

田野間林深樹密。道路也依着山地的高下，曲折蜿蜒的修來，天趣盎然。想春來野花遍地之時，必是更幽

美的。只是逾山越嶺的遊行，再也看不見一帶城牆僧寺。『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花宮仙梵遠微微，月隱高城鐘漏稀』，『一片孤城萬仞山』，『飲將悶酒城頭睡』，『長煙落日孤城閉』，『簾捲疎星庭戶悄，隱隱嚴城鐘鼓，』等句，在此又都用不着了。

總之，在此處處是「新大陸」的意味，遍地看出鴻濛初闢的痕跡。國內一片蒼古莊嚴，雖然有的只是頹廢剝落的城垣宮殿，却都令人起一種『仰首欲攀低首拜』之思，可愛可敬的五千年的故國呵！

廻憶去夏南下，晨過蘇州。火車與城牆並行數里。城內溼烟濛濛。護城河裏繫着小舟。層塔露出城頭。竟是一幅圖畫。那時我已想到出了國門，此景便不能再見了！

說到山中的生活，除了看書遊山，與女伴談笑之外，竟沒有別的日課。我家靈運公的詩，如『寢瘵謝人徒，絕跡入雲峯，巖壑寓耳目，歡愛隔音容；』以及『昔余遊京華，未嘗廢丘壑，矧乃歸山川，心跡雙寂寞……臥疾豐暇豫，翰墨時間作，懷抱觀古今，寢食展戲謔……萬事難幷歡，達生幸可託』等句，竟將我的生活描寫盡了，我自己更不須多說！

又猛憶起杜甫的『思家步月淸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和蘇東坡的『因病得閑殊不惡，安心是藥更無方，』對我此時生活而言，直是一字不可移易！青山滿山是松，滿地是雪，月下景物淸幽到不可描畫，晚餐後往往至樓前小立，寒光中自不免小起鄉愁。又每日午後三時至五時是休息時間，白天裏如何睡得着？自然只臥看天上雲起，尤往往在此時覆看家書，聯帶的憶到諸弟。——冰仲怕我病中不能多寫通訊，豈知我病中較閑，心境亦較淸，寫的到比平時多。又我自病後，未曾用一點藥餌，眞是『安心是藥更無方』了。

多看古人句子，令自己少寫好些。一面欣與古人契合，一面又有『恨不踴身千載上，趁古人未說吾先說！』之歎。——說的已多了，都是你一部詞選，引我掉了半天書袋，是誰之過呢？一笑！

青山眞有美極的時候。二月七日，正是五天風雪之後，萬株樹上，都結上一層冰殼。早起極光明的朝陽從

東方捧出，照得這些冰樹瓊枝，寒光激射。下樓微步雪林中曲折行來，偶然回顧，一身自冰玉叢中穿過。小樓一角，隱隱看見我的簾幕。雖然一般的高處不勝寒，而此瓊樓玉宇，竟在人間，而非天上。

九日晨同女伴乘雪橇出遊。雙馬飛馳，繞遍青山上下。一路林深處，冰枝拂衣，脆折有聲。白雪壓地，不見寸土，竟是潔無纖塵的世界。最美的是冰珠串結在野櫻桃枝上，紅白相間，晶瑩向日，覺得人間珍寶，無此璀璨！

途中女伴遙指一髮青山，在天末起伏。我忽然想眞個離家遠了，連青山一髮，也不是中原了。此時忽覺悠然意遠。——弟弟！我平日總想以「眞」爲寫作的惟一條件，然而算起來不但是去國以前的文字不「眞」，就是去國以後的文字，也沒有盡眞的能事。

我深確的信不論是人情，是物景，到了「盡頭」處，是萬萬說不出來，寫不出來的。縱然幾番提筆，幾番欲說，而語言文字之間，只是搜尋不出配得上形容這些情緒景物的字眼，結果只是擱筆，只是無言。十分不甘泯沒了這些情景時，只能隨意描摹幾個字，稍留些印象。甚至於不妨如古人之結繩記事一般，胡亂畫幾條墨線在紙上。只要他日再看到這些墨跡時，能在糢糊縹緲的意境之中，重現了一番往事，已經是滿足有餘的了。

去國以前，文字多於情緒。去國以後，情緒多於文字。環境雖常是淸麗可寫，而我往往寫不出。辛又安的一支「羅敷媚」說：

『少年不識愁滋味，愛上層樓，愛上層樓，爲賦新詞強說愁。而今識得愁滋味，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却道天涼好個秋。』

眞看得我寂然心死，他雖只說「愁」字，然已蓋盡了其他種種一切！——眞不知文字情緒不能互相表現的苦處，受者只有我一個人，或是人人都如此？

北京諺語說，『八月十五雲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燈。』去年中秋，此地不曾有月。陰歷十四夜，月光燦

然。我正想東方諺語，不能適用於西方天象，誰知元宵夜果然雨雪霏霏。十八夜以後，夜夜夢醒見月。只覺空明的枕上，夢與月相續。最好是近兩夜，醒時將近黎明，天色碧藍，一弦金色的月，不遠對着弦月凹處，懸着一顆大星。萬里無雲的天上，只有一星一月，光景眞是奇麗。

元夜如何？——聽說辭司命夜，家宴席上，母親想我難過。你們幾個兄弟到會一人一句的笑語慰藉，眞是燈草也成了拄杖了！喜笑之餘，並此感謝。

紙已盡，不多談。——此信我以爲不妨轉小朋友一閱。

冰心

（三，一，九二四，青山沙穰。）

通訊十八

小朋友：

久違了，我親愛的小朋友！記得許多日子不曾和你們通訊，這並不是我的本心。只因寄回的郵件，偶有遲滯遺失的時候。我覺得病中的我，雖能必寫，而萬里外的你們，不能必看。醫生又勸我盡量休息，我索性就歇了下去。

自和你們通信，我的生涯中非病卽忙。如今不得不趁病已去，忙未來之先，寫一封長信給你們，補說從前許多的事。

願意我從去年說起麼？我知道小朋友是不厭聽舊事的。但我不能說得十分詳細，只能就糢糊記憶所及，說個大概。無非要接上這條斷鍊。否則我忽然從神戶飛到威爾斯利來，小朋友一定覺得太突兀了？

一九二三年八月二十日　神戶

二十早晨就同許多人上岸去。遠遠地看見錨山上那個青草栽成的大錨，壓在半山，青得非常的好看。

神戶街市和中國的差不多。兩旁的店舖，却比較的矮小。窗戶間陳列的玩具和兒童的書，五光十色，極其奪目。許多小朋友圍着看。日本小孩子的衣服，比我們的華燦，比較的引人注意。他們的圓白的小臉，烏黑的眼珠，濃厚的黑髮，襯映着十分可愛。

幾個山下的人家，十分幽雅。木牆竹窗，繁花露出牆頭。牆外有小橋流水。——我們本想上山去看雌雄兩谷，——是兩處瀑布。往上走的時候，遇見奔走下山的船上的同伴，說時候已近了。我們恐怕船開，只得回到船上來。

上岸時大家紛紛到郵局買郵票寄信。神戶郵局被中國學生塞滿了。牽不斷的離情！去國剛三日，便有這許多話要同家人朋友說麼？

回來有人戲笑着說，『白話有什麼好處！我們同日本人言語不通，說英文有的人又不懂。寫字罷，問他們「那裏最熱鬧？」他們瞠目莫知所答。問他們「何處最繁華」却都恍然大悟，便指點我們以熱鬧的去處，你看！』我不覺笑了。

二十一日　橫濱

黃昏時已近橫濱。落日被白雲上下遮住，竟是朱紅的顏色，如同一盞日本的紅紙燈籠，——這原是聯想的關係。

不斷的山，倚欄看着也很美。此時我曾用幾個盛快鏡膠片的錫筒，裝了幾張小紙條，封了口，投下海去，任他飄浮。紙上我寫着：

『不論是那個漁人撿着，都祝你幸運。我以東方人的至誠，祈神祝福你東方水上的漁人！』以及：

『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等等的話。

到了橫濱，只算是一個過站，因為我們一直便坐電車到東京去。我們先到中國青年會，以後到一個日本飯店吃日本飯。那店名彷彿是「天香館」；也記不清了。脫鞋進門，我最不慣，大家都笑個不住。侍女們都赤足，和她們說話又不懂，只能相視一笑。席地而坐，仰視牆壁窗戶，都是木板的，光滑如拭。窗外蔭沉，潔淨幽雅得很。我們只吃白米飯，牛肉，乾粉，小菜，很簡單的，飯菜都很硬，我只吃一點就放下了。

飯後就下了很大的雨，但我們的遊覽，并不因此中止。却也不能從容，只汽車從雨中飛馳，如日比谷公園，靖國神社，博物館等處，匆匆一過。只覺得游了六七個地方，都是上樓下樓，入門出門，一點印象也留不下。走馬看花，霧裏看花，都是看不清的，何况是雨中馳車，更不必說了。我又有點發熱，冒雨更不可支，沒有心力去流覽，只有兩處，我記得很眞切。

一是二重橋皇宮。隆然的小橋，白石的欄杆，一帶河流之後，立着宮牆。忙中的腦筋，忽覺清醒。我走出車來拍照，遠遠看見警察走來，知要干涉，便連忙按一按機，又走上車去。——可惜是雨中照的，洗不出風景來。但我還將這膠片留下。聽說地震後皇宮也頹壞了，我竟得於災前一瞥眼，可憐焦土！

還有是遊就館中的中日戰勝紀念品和壁上的戰爭的圖畫，周視之下，我心中軍人之血，如泉怒沸。小朋友，我是個弱者，從不會抑制我自己感情之波動，我是沒有主義的人，更顯然的不是國家主義者，我雖那時竟血沸頭昏，不由自主的坐了下去。但在同伴紛紛歎恨之中，我仍沒有說一句話。

我十分歉仄，因為我對你們述說這一件事。我心中雖豐富的帶着軍人之血，而我常是喜愛日本人。我從來不存着什麼屈辱與仇視。只是為着「正義」，我對於以人類欺壓人類的事，似乎不能忍受！

我自然愛我的弟弟，我們原是同氣連枝的。假如我有吃不了的一塊糖餅，他和我索要時，我一定含笑的遞給他。但他若逞強，不由分說的和我爭奪；為着「正義」，為着要引導他走「公理」的道路，我就要奮然的。懷着滿腔的熱愛來抵禦，並碎此餅而不惜！

請你們饒恕我，對你們說這些神經興奮的話！讓這話在你們心中旋轉一周罷。說與別人我擔着驚怕，說與你們，我却千放心萬放心，因爲你們自有最天眞最聖潔的斷定。

五點鐘的電車，我們又囘到橫濱舟上。

二十三日　舟中

發燒中又冒雨，今天覺得不舒服。同船的人大半都上岸去，我自己坐着守船。甲板上獨坐，無頭緒的想起昨天車站上的繁雜的木屐聲，和前天船上禮拜，他們唱的『上帝保佑我母親』之曲，心緒很雜亂不寧。日光又熱。下看碼頭上各種小小的貿易，人聲嘈雜，覺得頭暈。

同伴們都囘來了，下午船又啓行，從此漸漸的不見東方的陸地了，再到海的盡頭，再見陸地時，人情風土都不同了，爲之悵然。

曾在此時，匆匆的寫了一封信，要寄與你們，寫完匆匆的拿着走出艙來，船已徐徐離岸。『此誤又是十餘日了！』我黯然的將此信投在海裏。

那夜夢見母親來，摸我的前額，說，『熱得很，——吃幾口藥罷。』她手裏端着藥杯叫我喝。我看那藥是黃色的水，一口氣的喝完了，夢中覺得是橘汁的味兒。醒來只聽得圓窗外海風如吼，翻身又睡着了。第二天熱便退盡。

二十四日以後——舟中

四圍是海的舟島生活，很迷糊恍惚的，不能按日記事了，只略略說些罷。

同行二等三等艙中，有許多自俄赴美的難民，男女老幼約有一百多人。俄國人是天然的音樂家，每天夜

裏，在最高層上，靜聽着他們在底下彈着琴兒。在海波聲中，那琴調更是凄清錯雜，如泣如訴。同是離家去國的人呵，縱使我們不同文字，不同言語，不同思想，在這凄美的快感裏，戀別的情緒，已深深的交流了！

那夜月明，又聽着這琴聲，我遲遲不忍下艙去。披着氈子在肩上，聊禦那泱泱的海風，船兒只管乘風破浪的一直的走，走向那素不相識的他鄉。琴聲中的哀怨，已問着我們，這般辛苦的載着萬斛離愁同去同逝，爲名？爲利？爲着何來？『問君何事輕離別，一年能幾團圝月？』我自問已無話可答了！若不是人聲笑語從最高層上下來，攪碎了我的情緒，恐怕那夜我要獨立到天明！

同伴中有人發起聚斂食物果品，贈給那些難民的孩子。我們從中國學生及別的乘客之中，收聚了好些送下二等艙去。他們中間小孩子很多，女伴們有時抱幾個小的上來玩，極其可愛。但有一次，因此我又感到哀戚與不平。

有一個孩子，還不到兩歲光景，最爲嬌小乖覺。他原不肯叫我抱，好容易用糖和餅，和發響的玩具，慢慢的哄了過來。他和我熟識了，放下來在地下走。他從軟椅中間，慢慢走去，又回來撲到我的膝上。我們正在嬉笑，一抬頭他父親站在廣廳的門邊。想他不能過五十歲，而他的白髮和臉上的皺紋，歷歷的寫出了他生命的顛頓與不幸，看去似乎不止六十歲了。他注視着他的兒子，那雙慈憐的眼光中，竟若含着眼淚。小朋友，從至情中流出的眼淚，是世界上最神聖的東西。晶瑩的含淚的眼，是最莊嚴尊貴的畫圖！每次看見處女或兒童，悲哀或義憤的淚眼，婦人或老人，慈祥和憐憫的淚眼，兩顆瑩瑩欲墜的淚珠之後，竟要射出凜然的神聖的光！小朋友，我最敬畏這個，見此時往往使我不敢抬頭！

這一次也不是例外，我只低頭扶着這小孩子走。頭等艙中的女看護——是看護暈船的人們的——忽然也在門邊發見了。她冷酷的目光，看着那俄國人。說『是誰讓你到頭等艙裏來的，走，走，快下去！』

這可憐的老人踟躕了。無主倉皇的臉，勉強含笑，從我手中接過小孩子來。以屈辱抱歉的目光，看一看那

看護，便抱着孩子疲緩的從扶梯下去。

是誰讓他來的？任一個慈愛的父親，都不肯將愛子交付一個陌生人，他是上來照看他的兒子的。我抱上這孩子來，却不能護庇他的父親！我心中忽然非常的抑塞不平。只注視着那個胖大的看護，我臉上定不是一種怡悅的表情，而她却服罪的看我一笑。我四顧這廳中還有許多人，都像不在意似的。我下艙去。晚餐桌上，我終席未曾說一句話！

中國學生開了兩次的遊藝會，都曾向船主商量要請這些俄國人上來和我們同樂。都被船主拒絕了。可敬的中國青年，不願以金錢爲享受快樂的界限，動機是神聖的。結果雖毫不似預想，而大同的世界，原是從無數的嘗試和奮鬥中來的！

約克遜船中的侍者，完全是中國廣東人，這次船中頭等乘客十分之九是中國青年，足予他們以很大的喜悅。最可敬的是他們很關心於船上美國人對於中國學生的輿論。船抵西雅圖之前一兩天，他們曾用全體名義，寫一篇勉勵中國學生爲國家爭氣的話，揭帖在甲板上。文字不十分通順，而詞意眞摯異常，我只記得一句，是什麼：『飄洋過海廣東佬』，是訴說他們自己的飄流，和西人的輕視。中國青年自然也很懇摯的囘了他們一封信。

海上看不見什麼，看落日其實也彀有趣的了，不過這很難描寫。我看見飛魚，背上兩隻蝗蟲似的翅膀。我看見兩隻大鯨魚，看不見魚身，只遠遠看見他們噴水。

此外還有什麼可說的呢，船上生活，只像聚什麼冬令會，夏令會一般，許多同伴在一起。走來走去，總走不出船的範圍。除了幾個遊藝會演說會之外，談談話，看看海，寫寫信，一天一天的漸漸過盡了。

橫渡太平洋之間，平空多出一日，就是有兩個八月二十八日。自此以後，我們所度的白日，和故國的不同了！鄉夢中的鄉魂，飛囘故國的時候，我們的家人骨肉，正在光天化日之下，忙忙碌碌。別離的人！連魂來魂

往，都不能相遇麼？

九月一日之後

早晨抵維多利亞（Victoria），又看見陸地了。感想紛起！那日早晨的海上日出，美到極處。沙鷗羣飛，自小島邊，綠波之上，輕輕的蕩出小舟來。一夜不曾睡好，海風一吹，覺得微微悵惘。船上已來了攝影的人，逼我們在烈日下坐了許久，又是國旗，又是國歌的鬧了半日。到了大陸上，就又有這許多世事！

船徐徐泛入西雅圖（Seattle）。碼頭上許多金髮的人，來回奔走，和登舟之日，眞是不同了！大家匆匆的下得船來，到扶橋邊，回頭一望，約克遜號郵船凝默的泊在岸旁，我無端黯然！從此一百六十幾個青年男女，都成了飄泊的風萍。也是一番小小的酒闌人散！

西雅圖是三山兩湖圍繞點綴的城市。連街衢的首尾，都起伏不平，而景物極清幽。這城五十年前還是荒野，如今竟修整得美好異常，可覘國民元氣之充足。

匆匆的遊覽了湖山，赴了幾個歡迎會，三號的夜車，便向芝加哥進發。

這串車是專爲中國學生預備的，車上沒有一個外人，只聽得處處鄉音。

九月三日以後

最有意思的是火車經過落基山，走了一日。四面高聳的亂山，火車如同一條長蛇，在山半徐徐蜿蜒。這時車後掛着一輛敞車，供我們坐眺。看着巍然的四圍青鬱的崖石，使人感到自己的渺小。我總覺得看山比看水滯澀些，情緒很抑鬱的。

途中無可記，一站一站風馳電掣的過去，更留不下印象。只是過米西西比（Mississippi）河橋時，微月下

覺得很玲瓏偉大。

七日早到芝加哥（Chicago），從車站上就乘車出遊。那天陰雨，只覺得滿街汽油的氣味。街市繁盛處多見黑人。經過幾個公園和花屋。是較淸雅之處；綠意迎人。我終覺得芝加哥不如西雅圖。而芝加哥的空曠處，比北京還多些靑草！

夜住女青年會幹事舍。夜中微雨，落葉打窗，令我憮然。寄家一片，我說：『幾片落葉，報告我以芝加哥城裏的秋風！今夜曾到電影場去，燈光驟明時，大家紛紛立起。我也想回家去。猛覺一身萬里，家還在東流的太平洋水之外呢！』

八日晨又匆匆登車，往波司頓進發。這時才感到離羣。這輛車上除了我們三個中國女學生外，都是美國人了。

仍是一站一站匆匆的過去，不過此時窗外多平原，有時看見山畔的流泉，穿過山石野樹之間，其聲潺潺。

九日近午，到了春野（Spring field）時，連那兩個女伴也握手下車去。小朋友，從太平洋西岸，繞到大西洋西岸的路程之末。女伴中只剩我一人了！

九月九日以後

九日午到了所謂美國文化中心的波司頓（Boston）。半個多月的旅行，才略告休息。

在威爾斯利大學（Wellesley College）開學以前，我還旅行了三天，到了綠野（Green field）春野等處，參觀了幾個男女大學。如俟立歐女子大學（Holyoke College）斯密司女子大學（Smith College）依默和司德大學（Amherst College）等，假期中看不見什麽，只看了幾座偉大的學校建築。

途中我讚美了美國繁密的樹林，和平坦的道路。

麻撤出色省（Massachusetts）多湖，我尤喜在湖畔馳車。樹影中湖光掩映，極其明媚。又有一天到了大西洋岸，看見了沙灘上遊戲的孩子和海鷗，囘來做了一夜的童年的夢。的確底，上海登舟，不見沙岸，神戶橫濱停泊，不見沙岸；西雅圖終止，也不見沙岸。這次的海上，對我終是陌生的。反不如大西洋岸旁之一瞬，層層捲蕩的海波，予我以最深的囘憶與傷神！

九月十七日以後——威爾斯利

從此過起了異鄉的學校生活。雖只過了兩個多月，而慰冰湖及新的環境和我靜中常起的鄉愁；將我兩個多月的生涯，裝點得十分浪漫。

說也湊巧，我住在閉壁樓（Beebe Hall），閉壁樓和海竟有因緣！這座樓是閉壁約翰船主（Captain John Beebe）捐款所築。因此廳中，及招待室，甬道等處，都懸掛的是海的圖畫。初到時久不得家書，上下樓之傾，往往呆立在平時堆積信件的桌旁，望了無風起浪的畫中的海波，聊以慰安自己。

學校如同一座花園，一個個學生便是花朵。美國女生的打扮，確比中國的美麗。衣服顏色異常的鮮豔，在我這是很新穎的，她們的性情也活潑好交，不過交情更浮泛一些，這些天然是『西方的！』

功課的事，對你們說很無味。其餘的以前都說過了。

小朋友，忽忽又已將周年，光陰過得何等的飛速？明知追寫這些事時，要引起我的惆悵，但爲着小朋友，我是十分情願。而且不久要離此，在重受功課的束縛以前，我想到別處山陬海角，過一過漫遊流轉的生涯，以慰我半年閉居的悶損。趁此寧靜的山中，只憑囘憶，理清了欠你們的信債。敍事也許不眞不詳，望你們體諒我是初愈時的心思和精神，沒有輕描淡寫的力量。

此外曾寄「山中雜記」十則，與我的弟弟。想他們不久就轉給你們。再見了，故國故鄉的小朋友！再給你

們寫信的時候，我想已不在青山了。

願你們平安。

冰心　（六，二十八，一九二四，沙穰。）

通訊二十三

冰季小弟：

這是清晨絕早的時候。朝日未出，朝露猶零，早餐後便又須離此而去。我以黯然的眼光望着白嶺，却又不能不偷這匆匆言別的一早晨，寫幾個字給你。

只因昨夜在迢迢銀河之側，看見了織女星。猛憶起今天是故國的七月七夕，無數最甜柔的故事，最淒然輕婉的詩歌，以及應景的賞心樂事，都隨此佳節而生。我遠客他鄉，把這些都睽違了，……這且不必管他！

我所要寫的，是我們大家太缺少娛樂了，無精打采的娛樂，絕不能使人生潤澤，事業進步。娛樂至少與工作有同等的價値，或者說娛樂是工作之一部分！

娛樂不是「消遣」。「消遣」兩字的背後，隱隱的站着「無聊」。百無聊賴的時候，才有消遣；侘傺疾病的時候，才有消遣！對於國事，對於人生，灰心喪志的時候，才有消遣！試看如今一班人所謂的娛樂，是如何的昏亂，如何的無精打采？我決不以這等的娛樂爲娛樂！眞正的娛樂是應着眞正的工作的要求而發生的，換言之，打起精神做眞正的工作的人，才熱烈的想望，或預備眞正的娛樂！

當然的，中國人要有中國人的娛樂。我們有四千多年的故事，傳說和歷史。我們娛樂的時地和依據，至少比人家多出一倍。從新年說起罷：新年之後，有元宵。這千千萬萬的繁燈，作樹下廊前的點綴，何等燦爛？舞龍燈更是小孩子最熱狂活潑的遊戲。三月三日是古人修禊節，也是我們絕好的野餐時期。流觴曲水，不但仿古人餘韻，而且有趣。清明掃墓，雖不焚化紙錢，也可訓練小孩子一種恭肅靜默的對先人的敬禮；假如清明植

樹能名實相符，每人每年祖墓旁邊，種一棵小樹，不到十年，我們中國也到處有了葱蔚的山林。五月五是特別爲小孩子的節期。花花綠綠的香囊，五色絲，大家打扮小孩子。一年中只是這幾天，覺得街頭巷尾的小孩子，加倍喜歡！這天又是龍舟節，出去泛舟，或是兩個學校間的競渡，也是極好的日子。七月七，是女兒節，只這名字已有無限的溫柔！涼夜風靜，秋星燦然。庭中陳設着小几瓜果，遍延女伴，輕悄談笑，仰看雙星緩緩渡橋。小孩子滿握着煮熟蠶豆，大家互贈，小手相握，謂之「結緣」。這兩字又何其美妙？我每以爲「緣」之意想，十分精微，「緣」之一字，十分難譯。有天意，有人情，有死生流轉，有地久天長。蘇子瞻贈他的弟弟子由詩，有『與君世世爲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小弟弟，我今天以這兩話從萬里外遙贈你了！

八月十五中秋節，滿月的銀光之下，說着蟾蜍玉兔的故事，何其清切？九月九重陽節，古人登高的日子，我們正好有遠足旅行，游覽名勝。國慶日不必說，尤須慶祝一下子，只因我覺得除却政治機關及商店懸旗外，家庭中紀念這節期的，似乎沒有！

往下不再細說了。翻開古書看一看，如帝京景物志之類，還可找出許多有意思可紀念的娛樂的日子來。我覺得中國的節期，都比人家的清雅。每一節期都附以溫柔高潔的故事，驚才絕豔的詩歌，甚至於集會時的食品用器，如五月五日的龍舟，糉子，七月七日的蠶豆，八月十五的月餅，以及各節期的說不盡的等等一切……我們是一點不必創造。招集小孩子，故事現成，食品現成，玩具現成。要編製歌曲，供小孩的戲唱，也有數不盡的古詩，古文，古詞爲藍本。古人供給我們這許多美好的材料，叫我們有最高的娛樂，如我們仍不知領略享受。眞是太對不起了！

破除迷信，是件極好的事。最可惜的是迷信破除了以後，這些美好的節期，也隨着被大家冷淡了下去！我當然不是提倡迷信，偶像崇拜和小孩子扮演神仙故事，截然的是兩件事！

不能多寫了。朝日已出，廚娘已忙着預備早餐。在今晚日落之前，我便可在一個小海島之上，你可猜想我

是如何的喜歡！我看詩經，最愛的是：『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迴從之，宛在水中央。』我最喜在「水中央」三字，覺得有說不出的飄蕩與縈迴！——自我開始旅行，除了日記及紙筆之外，半本書也沒有帶，引用各詩，也許錯誤，請你找找看。

預算在海上住到月圓時節。「海上生明月」的光景，我已預備下全付心情，供他動盪。那時如寫得出，再寫些信寄你。

你的姊姊　（八，七，一九二四，白嶺。）

通訊二十九

最親愛的小讀者：

我回家了！這「回家」二字中我迸出了感謝與歡欣之淚！三年在外的光陰，回想起來，曾不如流波之一瞥。我寫這信的時候，小弟冰季守在旁邊。窗外，紅的是夾竹桃，綠的是楊柳枝，襯以北京的蔚藍透澈的天，故鄉的景物，一一回到眼前來了！

小朋友！你若是不曾離開中國北方，不曾離開三年之久，你不會讚歎欣賞北方蔚藍的天！清晨起來，揭簾外望，這一片海波似的青空，有一兩堆潔白的雲，疎疎的來往着，柳葉兒在曉風中搖曳，整個的送給你一絲絲涼意。你覺得這一種「冷處濃」的幽幽的鄉情，是異國他鄉所萬嘗不到的！假如你是一個情感較重的人，你會與起一種似歡喜非歡喜，似悵惘非悵惘的情緒。站着凝望了一會子，你也許會流下無主皈依之淚！

在異國，我只遇見了兩次這種的雲影天光；一次是前年夏日在新漢壽（New Hampshire）白嶺之巔我午睡乍醒，得了英倫朋友的一封書。是一封充滿了友情別意，並描寫牛津景物寫到引人入夢的書。我心中雜揉着悵惘與歡悅。帶着這信走上山巔去。猛然見了那異國的藍海似的天！四圍山色之中，這油然一碧的天空，充滿了一切。漫天匝地的斜陽，釀出西邊天際一兩抹的絳紅深紫。這顏色須臾萬變，而銀灰，而魚肚白，倏然間

又轉成燦然的黃金。萬山沉寂，因着這奇麗的天末的變幻，似乎太空有聲！如波湧，如鳥鳴，如風嘯，我似乎聽到了那夕陽下落的聲音。這時我驟然間覺得弱小的心靈，被這偉大的印象，昇舉到高空，又倏然間被壓落在海底！我覺出了造化的莊嚴，一身之幼稚，病後的我，在這四周豔射的景象中，竟伏於纖草之上，嗚咽不止！

還有一次是今年春天，在華京（Washington D. C.）之一晚。我從枯冷的紐約城南行，在華京把「春」尋到！在和風中我坐近窗戶，那時已是傍晚，這國家婦女會（National Women's Party）舍，正對着國會的白樓。半日倦旅的眼睛，被這樓後的青天喚醒！海外的小朋友！請你們饒恕我，在我倏忽的驚歎了國會的白樓之前，兩年半美國之寄居，我不曾覺出她是一個莊嚴的國度！

這白樓在半天矗立着，如同一座玲瓏洞開的仙閣。被樓旁的強力燈逼射着，更顯得出那樓後的青空。兩旁也是偉大的白石樓舍。樓前是極寬闊的白石街道。雪白的球燈，整齊的映照着。路上行人，都在那偉大的景物中，寂然無聲。這種天國似的靜默，是我到美國以來第一次尋到的，我尋到了華京與北京相同之點了！

我突起的鄉思，如同一個波瀾怒翻的海！把椅子推開，走下這一座萬靜的高樓，直向國會圖書館走去。路上我覺得有說不出的愉快與自由。楊柳新綠，搖曳着初春的晚風。熟客似的，我走入了大閱書室，在那裏寫着日記。寫着忽然憶起陸放翁的『喚作主人原是客，知非吾土強登樓，』的兩句詩來。細細咀嚼這『喚』字和『強』字的意思，我的意興漸漸的蕭索了起來！

我合上書，又洋洋的走了出去。出門來一天星斗。我長吁一口氣。——看見路旁一輛手推的篷車，一個黑人在叫賣炒花生栗子。我從病後是不吃零食的，那時忽然走上前去，買了兩包。那燈下黝黑的臉，向我很和氣的一笑，又把我強尋的鄉夢攪斷！我何嘗要吃花生栗子？無非要強以華京作北京而已！

寫到此我腕弱了，小朋友，我覺得不好意思告訴你們。我囘來後又一病逾旬，今晨是第一次寫長信。我行程中本已憔悴困頓。到家後心裏一鬆，病魔便乘機而起。我原不算是十分多病的人，不知爲何，自和你們通

訊，我生涯中便病忙相雜，這是怎麼說的呢！

故國的新秋來了。新愈的我，覺得有喜悅的蕭瑟！還有許多話，留着以後說罷，好在如今我離着你們近了！

你熱情忠實的朋友，在此祝你們的喜樂！

冰心

（八，三十一，一九二六，圓恩寺。）

山中雜記

冰心

——遙寄小朋友——

大夫說是養病，我自己說是休息。只覺得在拘管而又浪漫的禁令下，過了半年多。這半年中有許多在童心中可驚可笑的事，不足爲大人道。只盼他們看到這幾篇的時候，唇角下垂，鄙夷的一笑，隨手的扔下。而有兩三個孩子，拾起這一張紙，漸漸的感起興味，看完又彼此嘻笑，講說，傳遞；我就已經有說不出的喜歡！本來我這兩天有無限的無聊。天下許多事都沒有道理。比如今天早起那樣的烈日，我出去散步的時候，熱得頭昏。此時近午，却又陰雲密布，大風狂起。廊上獨坐，除了胡寫，還有什麼事可作呢？

（六，二十三，一九二四，沙穰。）

（十）鳥獸不可與同羣

女伴都笑蒳玲是個傻子。而她並沒有傻子的頭腦，她的話有的我很喜歡。她說，『和人談話眞拘束，不如

同小鳥小貓去談。他們不擾亂你，而且溫柔的靜默的聽你說。』

我常常看見她坐在櫻花下，對着小鳥，自說自笑。有時坐在廊上，撫着小貓，半天不動。這種行逕，我並不覺得討厭。也許就是因此，女伴才贈她以儍子的徽號，也未可知。

和人談話未必眞拘束，但如同生人，大人先生等等，正襟危坐的談起來，却眞不能說是樂事。十年來正襟危坐談話的時候，一天比一天的多。我雖也做慣了，但偶有機會，我仍想釋放我自己；這半年我就也常常做儍子了！

第一樂事，就是拔草喂馬。看着這龐然大物，溫馴的磨動他的鬆軟的大口，和齊整的大牙，在你手中喫嚼靑草的時候，你覺得他有說不盡的嫵媚。

每日山後牛棚，拉着滿車的牛乳罐的那匹斑白大馬，我每日喂他。乳車停住了，駕車人往廚房裏搬運牛乳。我便慢慢的過去。在我跪伏在櫻花底下，拔那十樣錦的葉子的時候，他便側轉那狹長而良善的臉來看我，表示他的歡迎與等待。我們漸漸熟識了。遠遠的看見我，他便抬起頭來。我相信我離開之後，他雖不會說話，他必每日的懷念我。

還有就是小狗了。那隻樓色的，在和我生分的時候，曾經嚇過我。那一天雪中遊山，出其不意在山頂遇見他。他追着我狂吠不止，我嚇得走不動。他看我嚇怔了，才住了吠，得了勝利似的，垂尾下山而去。我看他走了，一口氣跑了回來。三夜沒有睡好，心脈每分鐘跳到一百十五下。

女伴告訴我，他是最可愛的狗，從來不咬人的。以後再遇見他，我先呼喚他的名字，他竟搖尾走了過來。自後每次我遊山，他總是前前後後的跟着走。山林中雪深的時候，光景很冷靜。他總算助了我不少的膽子。

此外還有一隻小黑狗，尤其跳盪可愛。一隻小白狗，也很馴良。

我從來不十分愛貓。因爲小貓很帶狡猾的樣子，又喜歡抓人。醫院中有一隻小黑貓；在我進院的第二天早

起剛開了門，她已從門隙塞進來，一躍到我床上，悄悄的便伏在我的懷前。眼睛慢慢的閉上，很安穩的便要睡着。我最怕小貓睡時呼吸的聲音！我想推她，又怕她抓我。那幾天我心裏又難過，因此愈加焦燥。幸而看護婦不久便進來！我皺眉叫她抱出這小貓去。

以後我漸漸的也愛她了。她並不抓人。當她仰臥草地上，用前面兩隻小爪，撥弄着玫瑰花葉，自驚自跳的時候，我覺得她充滿了活潑和歡悅。

小鳥是怎樣的玲瓏嬌小呵！在北京城裏，我只看見老鴉和麻雀。有時也看見啄木鳥。在此却是雪未化盡，鳥兒已成羣的來了。最先的便是青鳥。西方人以青鳥爲快樂的象徵，我看最恰當不過。因爲青鳥的鳴聲中，婉轉的報着春的消息。

知更雀的紅胸，在雪地上，草地上站着，都極其鮮明。小蜂雀更小到無可苗條。從花梢飛過的時候，竟要比花還小。我在山亭中有時抬頭瞥見，只屏息靜立，連眼珠都不敢動。我似乎恐怕將這弱不禁風的小仙子驚走了。

此外還有許多毛羽鮮麗的小鳥，我因找不出他們的中國名字，只得闕疑。早起朝日未出，已滿山滿谷的起了輕美的歌聲。在朦朧的曉風之中，欹枕傾聽，使人心魂俱靜。春是鳥的世界，『以鳥鳴春』，和『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這兩句話，我如今澈底的領略過了！

我們幕天席地的生涯之中，和小鳥最相親愛。玫瑰和丁香叢中更有青鳥和知更雀的巢。那巢都是築得極低，一申手便可觸到。我常常去探望小鳥的家庭，而我却從不做偸卵捉雛等等，破壞他們家庭幸福的事。我想到我自己不過是暫時離家，我的母親和父親已這樣的牽掛。假如我被人捉去，關在籠裏，永遠不得囘來呢，我的父親母親豈不心碎？我愛自己，也愛雛鳥，我愛我的雙親，我也愛雛鳥的雙親！

而且是怎樣有趣的事，你看小鳥破殼出來，很黃的小口，毛羽也很稀疏，覺得很醜。他們又極其貪吃，終

日張口在巢裏啾啾的叫，累得他母親飛去飛囘的忙碌。漸漸的長大了，他母親領他們飛到地上。他們的毛羽很蓬鬆，兩隻小腿蹣跚的走，看去比他們的母親還肥大。他們很傻的樣子，茫然的只跟着母親亂跳。母親偶然啄得了一條小蟲，他們便紛然的過去，啾啾的爭着吃。早起母親教給他們歌唱，母親的聲音極婉轉，他們的聲音，却很憨澀。這幾天來，他們已完全的會飛了，會唱了，也知道自己覓食，不再累他們的母親了。前天我去探望他們時，這些雛鳥已不在巢裏，他們已築起新的巢了，在離他們的父母的巢不遠的枝上。她們常常來看他們的父母的。

還有蟲兒也是可愛的。藕合色的小蝴蝶；背着圓殼的蝸牛；嗡嗡的蜜蜂；甚至於水裏每夜亂唱的青蛙；在花叢中閃爍的螢蟲；都是極溫柔，極其孩氣的。你若愛他，他也愛你們。因爲他們喜愛小孩子。大人們太忙，沒有工夫和他們玩。

（以上冰心散文集，北新版。）

全集自序

冰心

我從來沒有刊行全集的意思。因爲我覺得：一，如果一個作家有了特殊的作風，使讀者看了他一部分的作品之後，願意能讀他作品的全部，他可以因着讀者的要求，而刊行全集。在這一點上，我向來不敢有這樣的自信。二，或是一個作家，到了中年，或老年，他的作品，在量和質上，都很可觀，他自己願意整理了，作一段結束，這樣也可以刊行全集。我呢，現在還未到中年；作品的質量，也未有可觀，更沒有出全集的必要。

前年的春天，有一個小朋友，笑嘻嘻的來和我說：「你又有新創作了，怎麼不送我一本？」我問是那一本，他說是「冰心女士第一集」。我愕然，覺得很奇怪！以後聽說二三集陸續的也出來了。從朋友處借幾本來

看，內容倒都是我自己的創作。而選集之蕪雜，序言之顚倒，題目之變換，封面之醜俗，使我看了很不痛快。上面印着上海新文學社，或是北平合成書社印行。我知道北平上海沒有這些書局，這定是北平坊間的印本！

過不多時，幾個印行我的作品的書局，如北新開明等，來和我商量，要我控訴禁止。雖然我覺得我們的法律，對於著作權出版權，向來就沒有保障，控訴也不見得有效力，我却也寫了委託的信，請他們去全權辦理。已是兩年多了，而每次到各書店書攤上去，仍能看見紅紅綠綠的冰心女士種種的集子，由種種書店印行的，我覺很奇怪。

去年春天，我又到東安市場去。在一個書攤上一個年輕的夥計，陪笑的遞過一本「冰心女士全集續編」來，說：「您買這麼一本看看，倒有意思，這是一個女人寫的。」我笑了，我說，「我都已看見過了」。他說：「這一本是新出的，您翻翻！」我接過來一翻目錄，却有幾段如「我不知爲你灑了多少眼淚」，「安慰」，「瘋了的父親」，「給哥哥的一封信」等，忽然引起我的注意。站在攤旁匆匆的看了一過，我不由得生起氣來！這幾篇不知是誰寫的。文字不是我的，思想更不是我的，讓我掠美了！我生平不敢掠美，也更不願意人家隨便借用我的名字！

北新書局的主人說：禁止的呈文上去了，而禁者自禁，出者自出，唯一的糾正辦法，就是由我自己把作品整理整理，出一部眞的全集。我想這倒也是個辦法。眞的假的，倒是小事，回頭再出一兩本三續編四續編來，也許就出更大的笑話！我就下了決心，來編一部我向來所不敢出的全集。

感謝熊秉三先生，承他老人家將香山雙清別墅在桃花盛開，春光漫爛的時候，借給我們，使我能將去秋欠下的序文，從容清付。

雄偉突兀的松幹，撐着一片蒼綠，簇擁在欄前。柔媚的桃花，含笑的掩映在松隙裏。如同天眞的小孫女，在祖父懷裏撒嬌。左右山嶂，夾着遠遠的平原，在清晨的陽光下，擁托着一天春氣。石桌上，我翻閱了十年

來的創作；十年前，二十年前的往事，都奔湊到眼前來。我覺得不妨將我的從未道出的，許多創作的背景，呈訴給讀我「全集」的人。

我從小是個孤寂的孩子，住在芝罘東山的海邊上。三四歲剛懂事的時候，整年整月所看見的：只是青鬱的山，無邊的海，藍衣的水兵，灰白的軍艦。所聽見的，只是山風，海濤，嘹亮的口號，清晨深夜的喇叭。生活的單調，使我的思想的發展，不和常態的小女孩，同其徑路。我終日在海隅山陬奔遊，和水兵們做朋友，雖然從四歲起，便跟着母親認字片，對於文字，我却不發生興趣。還記得有一次，母親關我在屋裏，叫我認字，我却掙扎着要出去。父親便在外面，用馬鞭子重重的敲着堂屋的桌子，嚇唬我。可是從未打到過我頭上的馬鞭子，也從未把我愛跑的癖氣嚇唬囘去！

颳風下雨，我不出去的時候，便纏着母親或娘娘，請她們說故事。把「老虎姨」「蛇郎」「牛郎織女」「梁山伯祝英台」等都聽完之後，我又不肯安分了。那時我已認得二三百個字，我的大弟弟已經出世，我的老師，已不是母親，而是我的舅舅——楊子敬先生——了。舅舅知道我愛聽故事，便應許在我每天功課做完，晚餐之後，給我講故事。頭一部書講的，便是「三國志」。三國的故事比「牛郎織女」痛快得多。我聽得晚上捨不得睡覺，每夜總是奶娘哄着，脫鞋解衣，哭着上床。而白日是功課，却做得加倍勤奮。舅舅是有職務的人，公務一忙，講書便常常中止。有時竟然間斷了五六天。我便急得熱鍋上的螞蟻一般，天天晚上，在舅舅的書桌邊徘徊。然而舅舅並不接受我的暗示！至終我只得自己拿起「三國志」來看，那時我才七歲。

我囫圇吞棗，一知半解的，直看下去。許多字形，因着重復呈現的關係，居然字義被我猜着。我越看越了解，越感着興趣，一口氣看完「三國志」，又拿起「水滸傳」和「聊齋志異」。

那時，父親的朋友，都知道我會看「三國志」。覺得一個七歲的孩子，會講「董太師大鬧鳳儀亭」，是件

好玩有趣的事情。每次父親帶我到兵船上去，他們總是把我抱坐在圓桌子當中，叫我講「三國」。講書的報酬，便是他們在海天無際的航行中，唯一消遣品的小說。我所得的大半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林譯說部。如「孝女耐兒傳」，「滑稽外史」，「塊肉餘生述」之類。從船上回來，我歡喜的前面跳躍着；後面白衣的水兵，抱着一大包小說，笑着，跟着我走。

這時我自己偷偷的也寫小說。第一部是白話的「落草山英雄傳」，是介乎「三國志」，「水滸傳」中間的一種東西。寫到第三回，便停止了。因爲『金鼓齊鳴，刀鎗并舉，』重複到幾十次，便寫得沒勁了。我又換了聊齋志異的體裁，用文言寫了一部「夢草齋志異」。「某顯者，多行不道，」重複的寫了十幾次，又覺得沒勁，也不寫了。

此後便又儘量的看書。從「孝女耐兒傳」等書後面的「說部叢書」目錄裏，挑出價洋一角兩角的小說，每早送信的馬夫下山的時候，便託他到芝罘市唯一的新書店明善書局(?)去買。——那時我正學造句，做短文。做得好時，先生便批上「賞小洋一角」。我爲要買小說，便努力作文——這時我看書看迷了，眞是手不釋卷。海邊也不去了，頭也不梳，臉也不洗；看完書，自己喜笑，自己流淚，母親在旁邊看着，覺得憂慮；竭力的勸我出去玩，我也不聽。有一次母親急了，將我手裏的「聊齋志異」卷一，奪了過去，撕成兩段。我趦趄的走過去，拾起地上半段的「聊齋」來又看，逗的母親反笑了。

舅舅是老同盟會會員。常常有朋友從南邊，或日本，在肉鬆或茶葉罐裏，寄了禁書來。如「天討」之類。我也學着他們，在夜裏無人時偷看。漸漸的對於國事，也關心了。那時我們看的報，是上海「神州日報」，「民呼報」。於是舊小說，新小說和報紙，同時并進。到了十一歲我已看完了全部「說部叢書」，以及「西遊記」，「水滸傳」，「天雨花」，「再生緣」，「兒女英雄傳」，「說岳」，「東周列國志」等等。其中我最不喜歡的是「封神演義」。最覺得無味的是「紅樓夢」。

十歲的時候，我的表舅父王夅逢先生，從南方來。舅舅便把老師的職分讓給了他。第一次他拉着我的手，談了幾句話，便對父親誇我「吐屬風流」。——我自從愛看書，一切的字形，我都注意。人家堂屋的對聯；天后宮，龍王廟的匾額，碑碣；包裹果餌的招牌紙；香烟畫片後面，格言式的短句子；我都記得爛熟。這些都能助我的談鋒。——但是上了幾天課，多談幾次以後，表舅發現了我的「三教九流」式的學問；便委婉的勸誡我，說讀書當精而不濫。於是我的讀本，除了國文教科書以外，又添了「論語」，「左傳」，和「唐詩」。（還有種種新舊的散文，舊的如「班昭女誡」，新的如「飲冰室自由書」。）直至那時，我才開始和經詩接觸。

夅逢表舅是我有生以來，第一個好先生！因着他的善誘，我發瘋似的愛了詩。同時對於小說的熱情，稍微的淡了下去。我學對對子，看詩韻。父親和朋友們，開詩社的時候，也許我旁聽。我要求表舅教給我做詩，他總是不肯，只許我做論文，直到我在課外，自己做了一兩首七絕，呈給他看，他才略替我改削改削。這時我對於課內書的興味，最爲濃厚。又因小說差不多的已都看過，便把小說無形中丟開了。

辛亥革命起，我們正在全家回南的道上。到了福州祖父書房裏，滿屋滿架的書，引得我整天黏在他老人家身邊，成了個最得寵的孫兒。但是小孩子終是小孩子。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和姊妹們接觸。（我們大家庭裏，連中表，有十來個姊妹。）這調脂弄粉，添香焚麝的生活，也曾使我驚異沈迷。新年，元夜，端午，中秋的燭光燈影，使我覺得走入古人的詩中！玩的時候多，看書的時候便少。此外因爲我又進了幾個月的學校，——福州女師——開始接觸了種種的淺近的科學，我的注意範圍，無形中又加廣了。

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全家又跟着父親到北京來。這一年中沒有正式讀書。我的生活，是，弟弟們上課的時候，我自己看雜誌。如母親定閱的「婦女雜誌」；「小說月報」之類。從雜誌後面的「文苑欄」，我才開始知道「詞」，於是又開始看各種的詞。等到弟弟們放了學，我就給他們說故事。不是根據着書，却也不是

完全杜撰。只是將我看過的新舊譯著幾百種的小說，人物佈局，差來錯去的胡湊，也自成片段，也能使小孩子們，聚精凝神，笑啼間作。

一年中，講過三百多段信口開河的故事。寫過幾篇從無結局的文言長篇小說——其中我記得有一篇「女偵探」，一篇「自由花」，是一個女革命家的故事——以後，一九一四年的秋天，我便進了北京貝滿女中。教會學校的課程，向來是嚴緊的，我的科學根底又淺；同時開始在團體中，發現了競爭心，便一天到晚的，儘做功課。

中學四年之中，沒有顯著的看什麼課外的新小說。（這時我愛看筆記小說，以及短篇的舊小說，如「虞初志」之類）我所得的只是英文知識，同時因着基督教義的影響，潛隱的形成了我自己的「愛」的哲學。

我開始寫作，是一九一九年，五四運動以後。——那時我在協和女大，後來併入燕京大學。稱爲燕大女校。——五四運動起時，我正陪着二弟，住在德國醫院養病，被女校的學生會，叫回來當文書。同時又選上女學界聯合會的宣傳股。聯合會還叫我們將宣傳的文字，除了會刊外，再找報紙去發表。我找到「晨報副刊」，因爲我的表兄劉放園先生，是「晨報」的編輯。那時我才正式用白話試作，用的是我的學名謝婉瑩，發表的是職務內應作的宣傳的文字。

放園表兄，覺得我還能寫，便不斷的寄「新潮」「新青年」「改造」等，十幾種新出的雜誌給我看。這時我看課外書的興味，又突然濃厚起來，我從書報上，知道了杜威，和羅素；也知道了托爾斯泰，和太戈爾。這時我才懂得小說裏是有哲學的。我的愛小說的心情，又顯著的浮現了。我蘊釀了些時，寫了一篇小說「兩個家庭」，很羞怯的交給放園表兄，用冰心爲筆名。一來是因爲冰心兩字，筆畫簡單好寫，而且是瑩字的含義。二來是我太膽小，怕人家笑話批評；冰心這兩個字，是新的，人家看到的時候，不會想到這兩字和謝婉瑩有什

麼關係。

稿子寄去後，我連問他們要不要的勇氣都沒有！三天之後，居然登出了。在報紙上看到自己的創作，覺得有說不出的高興。放園表兄又竭力的鼓勵我再作。我一口氣又做了下去，那時幾乎每星期有出品，而且多半是問題小說，如「斯人獨憔悴」，「去國」，「莊鴻的姊姊」之類。

這時做功課，簡直是敷衍！下了學，便把書本丟開，一心只想做小說。眼前的問題做完了，搜索枯腸的時候，一切回憶中的事物，都活躍了起來。快樂的童年，大海，荷鎗的兵士，供給了我許多的單調的材料。回憶中又滲入了一知半解，膚淺零碎的哲理。第二期——一九二〇——一九二一——的作品，小說便是「國旗」，「魚兒」，「一個不重要的兵丁」等等，散文便是「無限之生的界綫」，「問答詞」，等等。

談到零碎的思想，要聯帶着說一說「繁星」和「春水」。這兩本「零碎的思想」，使我受了無限的寃枉！我吞咽了十年的話，我要傾吐出來了。「繁星」，「春水」不是詩。至少是那時的我，不在立意做詩。我對於新詩，還不了解，很懷疑，也不敢嘗試。我以爲詩的重心，在內容而不在形式。同時無韻而冗長的詩，若是不分行來寫，又容易與「詩的散文」相混。我寫「繁星」，正如跋言中所說，因着看太戈爾的「飛鳥集」，而仿用他的形式，來收集我零碎的思想。（所以「繁星」第一天在「晨副」登出的時候，是在「新文藝」欄內。）登出的前一夜，放園從電話內問我，「這是什麼？」我很不好意思的，說：「這是小雜感一類的東西……」

我立意做詩，還是受了「晨報副刊」記者的鼓勵。一九二一年六月廿三日，我在西山寫了一段「可愛的」，寄到「晨副」去，以後是這樣的登出了，下邊還有記者的一段按語：

可愛的

除了宇宙，
最可愛的只有孩子。
和他說話不必思索，
態度不必矜持。
抬起頭來說笑，
低下頭去弄水。
任你深思也好，
微謳也好；
驢背上，
山門下，
偶一回頭望時，
總是活潑潑地，
笑嘻嘻地。

「這篇小文，很饒詩趣，把他一行行的分寫了，放在詩欄裏，也沒有不可。（分寫連寫，本來無甚關係，是詩不是詩，須看文字的內容。）好在我們分欄，只是分個大概，幷不限定某欄必當登載怎樣怎樣一類的文字。雜感欄也曾登過些極饒詩趣的東西，那麼，本欄與詩欄，不是今天才打通的。記者」

於是畏怯的我，膽子漸漸大的了，我也想打開我心中的文欄與詩欄。幾個月之後，我分行寫了幾首「病的詩人」。第二首是有韻的。因爲我終覺得詩的形式，無論如何自由，而音韻在可能的範圍內，總是應該有的。

此後陸續的又做了些，但沒有一首，自己覺得滿意的。

那年，文學研究會同人，主持「小說月報」。我的稿子，也常在那上面發表。那時的作品，仍是小說居多，如「笑」「超人」「寂寞」等，思想和從前差不了多少。在字句上，我自己似乎覺得，比從前凝煉一些。

一九二三年秋天，我到美國去。這時我的注意力，不在小說，而在通訊。因爲我覺得用通訊體裁來寫文字，有個對象，情感比較容易着實。同時通訊也最自由，可以在一段文字中，說天眞話的，不想越寫越不像！這是個不能避免的失敗。但是我三年中的國外的經歷，和病中的感想，却因此能很自由的速記了下來，我覺得歡喜。

這時期中的作品，除通訊外，還有小說，如「悟」，「劇後」等。詩則很少，只有「赴敵」「讚美所見」等。還有「往事」的後十則，——前二十則，是在國內寫的。——那就是放大的「繁星」，和「春水」，不知道讀者覺得不覺得？——在美的末一年，大半的光陰，用在漢詩英譯裏。創作的機會就更少了。

一九二六年，回國以後直至一九二九年，簡直沒有寫出一個字。若有之，恐怕只是一兩首詩如「我愛歸來罷我愛」，「往事集自序」等。緣故是因爲那時我忙於課務，家又遠在上海，假期和空下來的時間，差不多都用在南下北上之中，以及和海外的藻通信裏。如今那些信件，還堆在藻的箱底。現在檢點數量，覺得那三年之中，我並不是沒有創作！

一九二九年六月，我們結婚以後，正是兩家多事之秋。我的母親和藻的父親相繼逝世。我們的光陰，完全

用在病苦奔波之中。這時期內我只寫了兩篇小說，「三年」，和「第一次宴會」。

此後算是休息了一年。一九三一年二月，我的孩子宗生便出世了。這一年中只寫了一篇「分」，譯了一本「先知」(The Prophet)，寫了一篇「南歸」，是紀念我的母親的。

以往的創作，原不止這些，只將在思想和創作的時期上，有關係的種種作品，按着體裁，按着發表的次序，分爲三部：一，小說之部，共有「兩個家庭」等二十篇。二，詩之部，有「迎神曲」等三十四首，附「繁星」和「春水」。三，散文之部，有「遙寄印度哲人太戈爾」，「夢」，「到青龍橋去」，「南歸」等十一篇，附「往事」三十則，「寄小讀者」的信二十九封，「山中記事」十則。開始寫作以後的作品，値得道及的，盡於此了！

從頭看看十年來自己的創作，和十年來國內的文壇，我微微的起了感慨。我覺得我如同一個賣花的老者，挑着早春的淡弱的花朵，歇擔在中途。在我喘息揮汗之頃，我看見許多少年精壯的園丁，滿挑着鮮豔的花，葱綠的草，和紅熟的果兒，從我面前如飛的過去。我看着只有驚訝，只有豔羨，只有悲哀。然而我仍想努力！我知道我的弱點，也知道我的長處。我不是一個有學問的人，也沒有噴溢的情感，然而我有堅定的信仰和深厚的同情。在平凡的小小事物上，我仍寶貴着自己的一方園地。我要栽下平凡的花，給平凡的小小人看！

我敬謹致謝於我親愛的讀者之前！十年來，我曾得到許多褒和貶的批評。我慚愧我不配受過分的讚揚。至於對我作品缺點的指摘。雖然我不曾申說過半句話，只要是批評中沒有誤會，在沉默裏，我總是滿懷着樂意在接受。

我也要感謝許多小讀者！年來接到你們許多信函，天眞沉摯的言詞，往往使我看了，受極大的感動。我知

道我的筆力，宜散文而不宜詩。又知道我認識孩子爛漫的天眞，過於大人複雜的心理。將來的創作，仍要多在描寫孩子上努力。

重温這些舊作，我又是如何的，追想當年戴起眼鏡，含笑看稿的母親！我雖然十年來諱莫如深，怕在人前承認，怕人看見我的未發表的稿子。而我每次做完一篇文字，總是先捧到母親面前。她是我的最忠實最熱誠的批評者，常常指出了我文字中許多的牽強與錯誤。假若這次她也在這裏，花香鳥語之中，廊前倚坐，聽泉看山，同時守着她唯一愛女的我，低首疾書，整理着十年來的亂稿，不知她要如何的適意，喜歡！上海虹橋的墳園之中，數月來母親温靜的慈魂，也許被不斷的砲聲驚碎！今天又是清明節，二弟在北平城裏，陪着父親；大弟在漢口；三弟還不知在大海的那一片水上；一家子飄萍似的分散着！不知上海兵燹之餘，可曾有人在你的墳頭，供上花朵？……安眠罷，我的慈母！上帝永遠慰護你温靜的靈魂！

最後我要謝謝紀和江，兩個陪我上山，宛宛嬰嬰的女孩子。我寫序時，她們忙忙的抄稿。我寫倦了的時候，她們陪我遊山。花裏，泉邊，她們嬌脆的笑聲，喚回我十年前活潑的心情，予我以無邊的快感。我一生只要孩子們追隨着我，我要生活在孩子的羣中！

（清明節，一九三二，香山，雙清別墅。）

——錄自「全集」。

翦拂集序

林語堂

據說出文集是文人的韻事。在作者死後，朋友們替他搜集遺著以表示其愛好珍惜者且勿論，在作者生時刊行的，至少也應有悲歡交集的一種感慨，然而在于我却是如枯木似的，一點的蓬勃的氣象也沒有。我惟感慨一些我既往的熱烈及少不更事的勇氣，顯然與眼前的沉寂與由兩年來所長進見識得來的冲淡的心境相反襯，益發看見我自己目前的麻木與頑硬。這自然有種種的原因。一是自己年齡的不是，只能怪時間與自己。一是環境使然，在這北伐業已完成，訓政將要開始，天下確已太平之時，難免要使人感覺太平人的寂寞與悲哀。

在這太平的寂寞中，回想到兩年前『革命政府』時代的北京，真使我們追憶往日青年勇氣的壯毅及與政府演出慘劇的熱鬧。天安門前的大會，五光十色旗幟的飄揚，眉宇揚揚的男女學生的面目，西長安街揭竿抛瓦的巷戰，哈達門大街赤足冒雨的遊行，這是何等的悲壯！國務院前嗶剝的鎗聲，東四牌樓沿途的血跡，各醫院的奔走舁屍，北大第三院的追悼大會，這是何等的激昂！其實，拿三一八屠殺而論，通共不過殺了四十八個青年，這在長了兩年見識的我們，還值得大驚小怪嗎？然而在當日，却老老實實不知墮了多少青年的眼淚，激動了多少青年的熱血，使青年開過幾次的追悼會，做過幾對的輓聯，及擬過多少紀念碑的計劃。到如今，紀念碑一個沒有成立，（除去燕大魏女士以外；劉和珍是沒有的）不但往日的熱血與悲哀，憤慨與眼淚只剩些冷冰冰的紙上空文，甚至欲再觀一個青年烈士追悼會而不可得。這種活潑有生氣的青年團結大概是再看不到了。我們朋友當中做無名英雄的固然不少，而往日的學者與教授，正在效忠黨國的也自頗不乏人。時代既無所用于激烈

思想，激烈思想亦將隨而消滅。這也是太平人所以感覺沉寂的原因。

有人以爲這種沉寂的態度是青年的拓落，這話我不承認。我以爲這只是青年人增進一點自衞的聰明。頭顱一人只有一個，犯上作亂心志薄弱目無法紀等等罪名雖然無大關係，死無葬身之地的禍是大可以不必招的。至少我想如果必須一死，來爲國犧牲，至少也想得一班親友替我揮幾點眼淚，但是這一點就不容易辦到，在這個年頭。所以從前那種勇氣，反對名流的『讀書救國』論，『莫談國事』論，現在實在良心上不敢再有同樣的主張。如果學生寄宿舍沒有電燈，派代表去請校長裝設，這些代表們必要遭校長的指爲共產黨徒，甚至開除，致于無書可讀，則寄宿舍代表愚見亦大可以不必做，還是做年輕的順民爲是。校事尙如此，國事更可知了。這一點的見解是于『莘莘學子』實在有益的。

所以這書中的種種論調，只是一些不合時宜的隔日黃花，讀者也儘可以隔日黃花視之，好在作者並無立說立言藏諸名山傳諸其人的夢想。激烈理論是不便于任何政府的，在段祺瑞的『革命政府』提倡激烈理論是好的，但是這革命已經成功的時代，熱心於革命事業的元老已不乏人，若再提倡激烈理論，豈不是又與另一個『革命政府』以不便？這是革命前後時代理論上應有的不同。

然而我也頗感覺隔日黃花時代越遠越有保存之必要，有時夾在書中，正是引起往日郊遊感興的好紀念品。愈在齷齪的城市中過活的人，愈會想念留戀野外春光明媚的風味。太平百姓越寂寞，越要追思往昔戰亂時代的鎗聲。勇氣是沒有了，但是留戀還有半分。遠客異地的人反要做起翦紙招魂無謂的舉動；南下兩年來，反使我感覺北京一切事物及或生或死的舊友的可愛。魂固然未必招得來，但在自己可得到相當的慰安，往日的悲哀與血淚，在今日看來都帶一點渺遠可愛的意味。所以我只把這些零亂粗糙的文字，當做往日涉足北京文壇撮來的軟片。攝照的工藝實在粗糙的很，又未經照相專家照例應有的修改。不過所照的當日正人君子學者名流的影子實在多，而因爲是偶爾隨興所暗攝的，正人君子又不曾刮臉修髮正襟危坐來向我排八字脚，事後又未加以點綴

修飾，所以正人君子的面孔看來仍舊逼肖而特別親切。在當日是無何等意義的，時移境遷看來也就別有隽趣。雖然還是粗拙的很，却也索性粗拙爲妙。這就是我所以收集保存他的理由。或者因爲所照的學者名流，當日雖是布衣，現在都居榮官顯職，將來一定還要飛黃騰越，因而間接增加這些他們布衣時代的遺影的價值，也是意中事吧？吾文集之無聊，於此已可想見。

（十七，九，十三。）

祝土匪

林語堂

莽原社諸朋友來要稿，論理莽原社諸先生既非正人君子又不是當代名流，當然有與我合作之可能，所以也就慨然允了他們。寫幾字凑數，補白。

然而又實在沒有工夫，文士們（假如我們也可冒充文士）欠稿債，就同窮教員欠房租一樣，期一到就焦急。所以沒工夫也得擠，所要者擠出來的是我們自己的東西，不是挪用，借光，販賣的貨物，便不至於成文妖。

於短短的時間，要做長長的文章，在文思遲滯的我是不行的。無已，姑就我要說的話有條理的或無條理的說出來。

近來我對於言論界的職任及性質漸漸清楚。也許我一時所見是錯誤的，然而我實在還未老，不必裝起老成的架子，將來升官或入研究系時再來更正我的主張不遲。

言論界，依中國今日此刻此地情形，非有些土匪傻子來說話不可。這也是祝莽原恭維莽原的話，因爲莽原即非太平世界，莽原之主稿諸位先生當然很願意揭竿作亂，以土匪自居。至少總不願意以『紳士』『學者』

自居，因為學者所記得的是他的臉孔，而我們似乎沒有時間顧到這一層。

現在的學者最要緊的就是他們的臉孔，倘是他們自三層樓滾到樓底下，翻起來時，頭一樣想到是拿起手鏡照一照看他的假鬍鬚還在乎？金牙齒沒掉麼？雪花膏未塗汚乎？至於骨頭折斷與否，似在其次。

學者只知道尊嚴，因為要尊嚴，所以有時骨頭不能不折斷，而不自知，且自告人曰，我固完膚也，嗚呼學者！嗚呼所謂學者！

因為眞理有時要與學者的臉孔衝突，不敢為眞理而忘記其臉孔者則終必為臉孔而忘記眞理，於是乎學者之骨頭折斷矣。骨頭既斷，無以自立，於是『架子』，木脚，木腿來了。就是一副銀腿銀脚也要覺得討厭，何况還是木頭做的呢？

托爾斯泰曾經說過極好的話，論眞理與上帝孰重。他說以上帝為重於眞理者，繼必以教會為重於上帝，其結果必以其特別教門為重於教會，而終必以自身為重於其特別教門。

就是學者斤斤於其所謂學者態度，所以失其所謂學者，而去眞理一萬八千里之遙。說不定將來學者反得讓我們土匪做。

學者雖講道德，士風，而每每說到自己臉孔上去；所以道德，士風將來也非由土匪來講不可。

一人不敢說我們要說的話，不敢維持我們良心上要維持的主張，這邊告訴人家我是學者，那邊告訴人家我是學者，自己無貫徹強毅主張，倚門賣笑，雙方討好，不必說眞理招呼不來，眞理有知，亦早已因一見學者臉孔而退避三舍矣。

惟有土匪，既沒有臉孔可講，所以比較可以少作揖讓，少對大人物叩頭。他們既沒有金牙齒，又沒有假鬍鬚，所以自三層樓上滾下來，比較少顧慮，完膚或者未必完膚，但是骨頭可以不折，而且手足嘴臉，就使受傷，好起來時，還是眞皮眞肉。

眞理是妒忌的女神，歸奉她的人就不能不守獨身主義，學者却家裏還有許多老婆，姨太太，上坑老媽，通房丫頭。然而眞理並非靠學者供養的，雖然是妒忌，却不肯說話，所以學者所眞怕的還是家裏老婆，不是眞理。

惟其有許多要說的話學者不敢說，惟其有許多良心上應維持的主張學者不敢維持，所以今日的言論界還得有土匪傻子來說話。土匪傻子是顧不到臉孔的，並且也不想將眞理販賣給大人物。

土匪傻子可以自慰的地方就是有史以來大思想家都被當代學者稱爲『土匪』『傻子』過。並且他們的仇敵也都是當代的學者，紳士，君子，士大夫……。自有史以來，學者，紳士，君子，士夫大都是中和穩健；他們的家裏老婆不一，但是他們的一副面團團的尊容，則無古今中外東西南北皆同。

然而土匪有時也想做學者，等到當生者夭滅殤亡之時。到那時候，却要請眞理出來登極。但是我們沒有這種狂想，這個時候還遠着呢，我們生于草莽，死于草莽，遙遙在野外莽原，爲眞理喝彩，祝眞理萬歲，於願足矣。

只不要投降！

（一九二五，十二，二十八。）

塚國絮語解題

林語堂

我小的時候就不喜歡談鬼，一走過墳坑便要毛髮悚然。近來却略略不同了。因爲每天走過的墳坑眞有可觀，而且門前一舉目就是整千整百成行成列的土堆及碑石，倒覺得鬼之虛無渺茫，不易看到。上海靈學會諸公，如肯留住公塚一兩個月，大概也就不再想靈學下去。

我住在鎮北關大約已有兩月，總算可以處之泰然，連一個鬼夢也沒做。不過有時覺得在塚國裏做生人也是無聊，有時候反覺得既在荒塚上，一切的人類既死了，我們尙活着，根本就不應該。若不是眞正沒鬼，總必爲鬼所討厭。所以有幾位朋友勸我寫一點東西，也就慨然答應：一來，是盡一點義務；二來，也可以減少墳上的寂寞。

自然絮語是應該在花間柳下講的，而且是侯門閨秀的事。但是如果一個人遇着沒有花間柳下可以坐談，而且恰恰坐在墳中碑石上，也不便叫那個人就沉默下去以待斃。

這一點却須聲明，塚國上所講的大概不是好話，不會使讀者十分舒服，或者要使一部分十分不舒服。也許有人專門喜歡聽閨淑在王府園中，或瓊華殿裏的閑談；或是專門喜歡讀歌頌太平的文章，但是喜歡讀歌頌太平的人根本就可以不管到墳上的人們——不管是活的，還是死的，還是半生不死的及半死不生的。

不過也不一定。在塚國裏歌頌太平或者還不至于，但是也不必痛哭流涕，看慣了哭墳的人，大概自己沒有眼淚。而且我似乎生下來眼淚就不一定十分敷用。

聽慣了半夜裏海洋的呻吟，和海風的孤嘯的人，大概再用不着于白晝裏長嘆息。這塚國裏連海洋也是常患失眠症的。有時候她失眠吁氣的聲音反可做大人們的催眠歌。

世上的人不分老少都是一樣，都喜歡聽歌，所以可以誤認失眠者的吁嘆爲催眠歌。而且一聽了就磕睡下去。

世上長大的小孩實在不少。非躺在搖籃裏就不肯睡覺。這也是歌頌太平文章之所以特別多的理由。但是身在塚國之中的人要略不同。如果不想睡覺，與左右及墳裏的人一樣，只好拒絕 lullaby 的聲音，而多聞聞阿摩尼阿。他們以爲文章越酸辣是越好的。

這都不必勉強。有人以爲海洋山川蟲虺魚鱉都會唱 To Deum 歌頌上帝的功德，有人却要于夜靜星稀的時

候，在鬼蜮國裏，荒塚場中，在海洋的浩嘆及草虫悲鳴中，聽出宇宙的一大篇酸辣文章。喜歡磕睡的人儘管磕睡下去；不喜歡磕睡而願意多延長一點半生不死的苦痛的人，也就在塚國裏談談笑笑。

（一九二六，十二，十九夜作於廈門鎮北關）

談理想教育

林語堂

凡世界上做事最無聊最難受的就是遇着一種不進不退半生不死的情境。如做生意發財也痛快，破產也痛快，最可怕的是不得利又不盡至于破產，使一人將半世的精神在一種無聊的小生意上消磨淨盡。如生病，爽爽快快的死也好，痊愈也好，只不要遇着延長十年將死未死的老病。凡遇着此種境地，外國人叫做 bored，中國人就叫做『無聊』。今日教育就是陷入此種沉寂無聊，半生不死的狀況。我們在睡餘夢足或在孤窗聽雨時候，捫心自問，難免感覺到一種精神上的不安——好像天天做着事，又好像到底中國無一事可做，好像天天忙，又好像是忙無結果。倘是教育果陷入完全停滯之境，我們心裏倒可覺得痛快些。因為至少可不至于到處被人家稱為『教授』『教育家』——這是多麼難為情的境地。教育永遠不陷入停滯狀況，我們與人交遊或通信上永遠免不了要聽人家口口聲聲的稱呼『○教授』『○○大學教授』。稍有良心的教授聽這種稱呼將難免覺得一條冷氣從脊骨中冷顫的由上而下的侵下去。我不是說一個人受了四年的大學教育尚可以懂得學問，尚可以懂得人情事理是絕對不可能的事。我不過說：倘是一個人受過四年中學，二年預科，四年大學教育之後，尚可以懂得人情事理，甚至于懂得學問，那真是千幸萬幸的事了。

這並不是我說笑話，今日教育之實情是如此。『人情事理』根本不存在于我們的教育範圍裏，倘是有這種方針，那是我沒看見過。我們的目的是教書而不是教人，我們是教人念書，不是教人做人，倘是一個學生于念

書之餘尚記得做人的道理，那完全用不着我們的代他負責。我們聽見過某某學生因為心理學五十九分或是邏輯四十八分而不能畢業（雖然如何斷定一個人的邏輯是四十八分我未明白），然而我們的確未嘗聽見過有某學堂要使學生畢業先考一考『人情事理你懂嗎？』所以如郁達夫先生曾經做文章，勸一位青年別想去進大學，因為恐怕他白費了幾年的光陰及一二千塊錢變出一個當兵無勇氣，做苦力沒禮貌，做鼠竊沒膽量，除去教書外，一技無能轉化了的寒酸窮士，若是出於愛護那位的本心，便是極好的議論，若是要以此責當代之大學教育，那怕就罵的不對勁兒。因為今日的大學教育根本以書為主體，非以人為主體，責之以不能養出社會上活潑有為的人格，豈非等于問和尚借木梳，問尼姑借篦櫛一樣無理的要求嗎？無論如何把一個正經長大的青年送進學堂裏頭去十幾年，使他完全與外邊的社會隔開，與天然的人羣生活分離，既沒有師長的切磋，又沒有父兄的訓導，只瞎着眼早念書，午念書，晚上又念書，是使此青年不懂人羣生活的絕頂妙法的。結果是滿肚子的什麼主義，什麼派哲學，而做事的經驗閱歷等於零，知道恩斯坦的相對論而不知道母鷄不要公鷄是否可以生鷄子兒。

雖然，不但我們的方針不對，就我們所用的教育方式也很可懷疑。倘是『學問』是我們大學教育的方針，就所以達此方針的教育方式也不可不考量。我們現此之所謂學問有趣極了。不但是有體質的，並且有重量是可以拿稱稱量的。今日談大學教育者之心理，以為若設一種『非八十單位不能畢業』的條例，嚴格的執行，嚴格的考試，絕不通融，絕不寬鬆，這樣一來，四年級八十單位，每年級二十單位，倘是一學生三學年只得五十八個單位，那末第四年請他補習兩單位，湊成二十二單位，八十單位補足，那他必定逃不了做有學問的人，出去必定是大學的榮耀了。原來掩耳盜鈴的本領并不限於軍閥與官僚。倘是我們的邏輯不錯，有八十二立方寸學問的人，若願意借兩立方塊學問給他一位只有七十八立方塊學問的同學，我們當然沒有什麼理由可以阻當這兩人一同畢業。（但對這一點，尚不免懷疑，很願意得各學堂註冊部的聲明，是不是可以借的？），不但此也，如以上所謂每立方塊的學問每塊裏頭的頁數也有一定的；比方近代歷史一立方寸即丁先生講義二百七十五頁，

二百七十五頁讀完便是近代歷史的學問一立方寸；文字學學問一立方寸是徐先生講義一百五十三頁（限定一學年讀完，不許早，不要遲，若是徐先生特許八頁免試，便是實數一百四十五頁，一學年分兩學期。每學期十八個星期，通共三十六星期，四三一百二，四六二十四，通共一百四十六，每星期限定念四頁正好，不許多，不許少）。如此積頁數而得幾許立方寸，積立方寸而得一張文憑，雖曰未學，註册部亦必謂之學矣。原來此種以數頁數及數單位而衡量學問的方法，的確是純由西方發明，於吾國書院制度未之前聞也。記得杜威曾經說過，現代的教育好像農夫要趕鵝到城裏去賣，必先飽喂之以穀類，使頸下胸前的食囊高高的凸出來，然後稱稱其輕重，鵝愈重即其價格愈高。其實杜威先生說錯了話，他忘記在本問題上稱者與被稱者原來是同類的動物。

二

以上既談到現此教育之根本乖謬，此地可略談我們所謂理想教育。這教育理想當然于現此無實現之可能。然實現與不實現都不相干，我們在此沉寂無聊的教育生活中所能求的慰安是一種畫餅充飢望梅止渴之辦法而已。且既不希望其立刻實現，我們可不爲環境之逼迫，來限制我們理想的計畫，又可不必派代表奔走于一些無信義的官僚之門，以求得一涓滴之賜，豈非快事？我們可以儘量的發揮我們理想大學的計畫，基金等等問題盡可不顧。我們可以儘量夢想如何一個理想大學可以給我們的子弟理想上最完備的教育，怎麼一個理想大學可爲學者優遊永日，寢食不離，終身寄託之所，怎麼一個山水幽麗水木清華，氣候佳宜，人也理想，地也理想，環境也理想的大學，可以當做教育界的普陀山。我們可以夢見如何一個設備完善的大學可以使我們忘記現此教育界之沉寂無聊。

我們的理想大學最重要条件，就是學堂應該貫滿一種講學談學的空氣。此空氣製造之成功與否，是大學教育成功與否的氣緣，講學空氣之由來最重要的即在於學堂之房屋外觀，學堂外觀之最重要部分就是一座頹圮古

樸苔痕半壁匾額字跡潦倒不可復認的大門，其餘一切學堂的房屋樹木場所周圍亦必有一種森嚴古樸的氣象，使人一跨進大門如置身別一天地，忘記我們一切的俗慮俗宂，好像在此周圍內惟一要緊的事件是學問是思想。因爲我們都明白物質的環境與吾人思想生活密切的關係，在上海南京路念經念一百年也不能成佛。佛家最明白這條情理，教育家若不懂，只須遊東海之普陀與西山之檀柘便可不待我的斷斷多辯。大凡世界的宗教家都明白這條道理，西方羅馬天主教的教堂便是很好的例。我們一進那高聳巍立深邃黝黑的禮堂，看見那一線黯淡和平的陽光從極高的染色玻璃窗上射到那簡樸的森嚴的座位上，聞見那滿屋的香味，又聽見那雄壯淸瞭的琴聲，雖素不相信天主教的人也可以幾分領略信天主教的好處，他給我們精神上的慰安。宗教如此，學問何獨不然？一人的學問非從書上得來，乃從一種講學好學的空氣中得來，使一靑年寖染于此種空氣中三年之久，天天受此環境之薰陶，必可天然的順序的快樂的於不覺中傳染着好學的習氣，就使未必卽得如何鴻博的學力，也至少得一副鴻博的臉孔，至少跟他談學問時不至於他每每來問你要講義。最怕的是一個像淸華學校這樣嶄新白亮的一個大門。除去一個蒼茵滿布，字跡模糊，將傾未傾的大門及圍牆，使人自遠望之若一片空谷荒野或宮園故墟外，牆圍內應該這裏有一座三百年的古閣，那裏有一片五百年的頹垣，甚至于無一屋頂，無一柵欄，無一樹幹，無一爬牆虎的葉尖不帶着一種老大古樸的氣象。有一種的學堂有這種的空氣環境，然後可以講學。像我們北大第一院工廠似的所謂沙灘兒大樓，無論如何講學是講不下去。

物質的環境而外，我們可以說師生在課外自然的接觸乃理想大學最重要的特色。最重要的教育乃註册部無法子記分數的教育，眞正的學問乃註册部無法升級留級的學問。在理想大學中，上課的手續乃一種形式上的程序而已（且通常絕無考試，與德國大學例同）教育學生不上課則可，（非強迫的）在課外無相當接觸則絕對不可。因爲倘是我們的推測不錯，教育二字應解做一種人與人的關係，不應當解做一種人與書的關係。一個沒學問的人因爲得與有學問的人天天的接觸，耳濡目染，受了他的切磋砥礪，傳染着他好學的興味，學習他治學的

方法，明白地對事理的見解——這是我所謂教育。偉爾遜說的好，看書不一定使人成為有思想的人，但是與思想者交遊普通可以使人成為有思想的人。課堂中的學問常是死的，機械式的，在課堂外閑談時論到的學問才是活的，生動的，與人生有關係的。課堂內的學問大都是專門的學問，課堂外的學問，出之偶語私談之間乃是『自由的』學問 liberal education 。古人有楹聯曰『常思先輩尋常語，願讀人間未見書』之『尋常語』三字即同此義。讀王陽明的傳習錄（雖是他尋常語之一部）無論如何不及親聆王陽明教誨之為愈。以今日視課堂為教育中心的教育方式，師生上課相見，下課相忘，學生孳孳以講義頁數為生命，不用說沒有賢者可為學生的師資，就是有賢者，學生也決沒有機會聽到他們的『尋常語』。理想大學中的生活，必使師生在課外有充量的交遊與談學機會，使學生這裏可與一位生物學家談樹葉的歷史，那裏可以同一位心理學家談夢的心理分析，在第三處可以聽一位音樂專家講 Hoffmann 的笑史——使學生無處不感覺得學問的生動有趣。

所以理想大學應該是一大班瑰異不凡人格的吃飯所，是國中賢才薈萃之區，思想家科學家麕集之處，使學生日日與這些思想家科學家的交遊接觸，朝夕談笑，起坐之間，能自然的受他們的誘化陶養引導鼓勵。理想大學應該不但是這裏有一座三百年的古閣，那裏有一片五百年的頹垣，並且是這裏可以碰見一位牛頓，那裏可以碰見一位佛羅特，東屋住了一位羅素，西屋住了一位拉思基，前院是惠定宇的書房，後院是戴東原的住所。這些人物固不必盡是為教書而來，直以學堂為其永遠住所而已。故以上所謂『吃飯所』非比方的話而已，乃真正指吃飯而言。他們除了吃飯之外，對學堂絕無何等的義務，在學堂方面即所以借這些人以造成一種濃厚的講學的空氣。因為一個學堂，沒有這些人的存在，而徒靠三數十個教員決不足以掩蔽幾百個喁喁待學青年的烏烟瘴氣，故一面必力限定學生的人數（多則不能個個人得與師長親密的接觸）一面必增加鴻博師儒之數額。此則略近於英國大學 fellows 的制度，在本篇中可暫譯以『學侶』二字。如這回由庚子賠款委員被撤退之羅素與狄根生 G. Lowes Dickinson 就是劍橋大學單吃飯不教書學侶之一。他們除去有終身永遠在學校之居住權利及每年

得薪俸二百五十金磅爲雜費及旅費外，對於學堂絕無規定義務，且出入旅行有充分的自由。英國大學之有這種設備，一方面是替國家保護天才之意，使他們得永遠脫離物質外境的壓力，專心致志於學問思想生活上面。可以從從容容的增進他的學業，培養他們德性。一方面是使大學成爲一個很有趣味的社會團體，大學裏頭的社會生活是一種優異可愛的生活。

所以理想大學不但是一些青年學者讀書之處，乃一些老成學者讀書之處。大學裏頭不但有繳學費才許念書的小學生，並且有一些送薪俸請他念書的大學生。繳學費念書的學生雖常有很可造就的天才，送薪俸請他念書的學生才能夠對於學術思想有重大的貢獻。

最後關於學生畢業問題，即今日教育界所公認爲最重要問題，我也不能不說幾句。我說這是教育界所公認爲最重要問題，因爲我們公認讀書的目的是要畢業。理想教育所最怕談的是『畢業』二字，不必說學業之於學者本沒有告畢之時，命名之根本不通，就說要想出一種稱量學生的學問程度的好法子也絕想不出來。理想的教育并不是不願意想找出一法，把某甲與某乙的學問比較一下，變成亞拉伯字碼可以寫出來的準確的，精密的，不誤的分數，但是理想教育始終不承認自有史以來有這種法子已經被人發明。就實際方面着想，畢業二字也不過是說一人的學問已經達到『比較可以』程度而已。此所謂『比較可以』的感慨只有與該學生是相近的教員或導師能夠感覺得。所以依理想教育計畫我們應該實行『導師制』 tutorial system ，每個學生可以自由請一位教員做他個人的導師，一切關於學問上進行方針及看書之指導專托於此一人之手，此導師取之教授也可，取之於學侶院中人也可，只須得他們的同意。導師應知道該學生學問之興趣與缺點隨時加之指導，且時與以相與談學之機會。倘是一學生的程度可以使他的導師覺得已達到『可以』程度，於必要時就請他的導師給個憑據也可以，認此學生爲該導師之門人。故畢業之事全與學校無關，而爲導師個人的私事。同一學院畢業，或爲梁任公的門人，或爲章炳麟的門人，梁任公或章炳麟之所認爲什麼是『可以』程度，則全由梁任公章炳麟以私人資格

而定。各導師的門人的程度，或高或低，本不相干，因爲這可由各導師自己負責。至於此文憑之程式，也由各人自定，印的也成，寫的也就，寫在連史紙上也成，寫在毛廁裏用的粗紙或信封上面也成。因爲這文憑是最不緊要的事。我們理想教育完全實行時候，應該完全用不着文憑，應該一看那學生的臉孔，便已明白他是某某大學畢業生。倘由一學生的臉孔及談話之間看不出那人的大學教育，那個大學教育也就値不得給什麼文憑了。

（以上翦拂集，開明版。）

新的文評序言

林語堂

近十數年間美國文學界有新舊兩派理論上劇烈的爭論，一方面見於對現代文學潮流的批評，如 Stuart P. Sherman 所著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一書，一方面集中於關於文評的性質，職務，範圍的討論，如關於批評有無固定標準，批評是否創造，等等爭辯。這些理論上的討論，可以說是以現譯的 Spingarn『新的批評』一文（一九一〇）爲嚆矢。由這種的討論，我們也可以看出最近美國思想的一點生氣，雖然比不上法國文學界的富於創作的理論見解，至少難免有些微的影響於美國思想界，引起一點波瀾，來戳破那其平如鏡的沈靜的美國人的腦海。舊派中如 Paul Elmer More ——據說也是一位閒暇階級—— Sherman, Irving Babbitt ——這些是大學教授——當然也有相當的毅力與見解，尤其是赫赫盛名的 Bhbbitt 教授。Babbitt 先生的影響於中國『文壇』，這是大家已經知道的——如梅光迪，吳宓，梁實秋諸先生……有些是我個人的朋友，不過良心信仰，是個人的自由。他的學問，誰都佩服，論鋒的尖利，也頗似法國 Brunetiére 先生，理論的根據，也同 Brunetiére 一樣，最後還是歸結到古典派的人生觀；總而言之，統而言之，就是藝術標準與人生正鵠的重要——所以 Brunetiére 晚年轉入天主教——而 Babbitt 稍爲聰明一點，以爲宗教最高尚當然是最高尚，不過並

非常人所能涖臻之境，所以轉而入於 Humanism，唯人論（Babbitt 先生此字用法與通常所謂 Humanism, 文藝復興時代的新文化運動不同，他的 Humanism是一方與宗教相對，一方與自然主義相對，頗似宋朝的性理哲學）。所以 Babbitt 極佩服我們未知生焉知死的老師孔丘，而孔丘門徒也極佩服 Babbitt 先生。我並非專在此地作諢，對於美國老師敢表不敬之意，故意將他與孔子相提並論，因爲至少 Babbitt 先生的人格是我所佩服。他並不曾周遊七十二國，碰碰官運（自然這只是爲了要『行道』，目的非在做官！），遊說於當日吳佩孚段琪瑞之門，以求一逞，也不曾幹那種『時其亡也，而往拜之』的玩意（當日的陽貨即一年前奉系中之楊宇霆，『孫馨帥』幕中之丁文江，怎樣可以稍事疏忽）。——至於新派中，在理論上自以 Spingarn 爲巨擘，不然這位教授也不至於被哥倫比亞大學辭退。Spingarn 是意大利美學家，思想家 Benodetto Croce 的信徒；十數年前 Croce 到美國演講，當然也加增新派思想以勢力不少。本篇原是 Spingarn 在哥倫比亞大學一九一〇年，三月，九日的演講，一九一一年由哥倫比亞大學出板部刊行，後來收入原著者的『創作的批評』一書，Creative Criticism: Essays on the Unity of Genius and Taste（Henry Holt），1917。對於這文，Babbitt 曾在一九一八年，二月七日的 "Nation" 上作一答辯，題爲"Genius and Taste"。

Spingarn 所代表的是表現主義的批評，就文論文，不加以任何外來的標準紀律，也不拿他與性質宗旨作者目的及發生時地皆不同的他種藝術作品作評衡的比較。這是根本承認各作品有活的個性，只問他對於自身所要表現的目的達否，其餘盡與藝術之了解無關。藝術只是在某時某地某作家具某種藝術宗旨的一種心境的表現——不但文章如此，圖畫，雕刻，音樂，甚至於一句談話，一回接吻，一聲『呸』！，一瞬轉眼，一彎鎖眉，都是一種表現。這種隨時隨地隨人不同的，活的，有個性的表現，叫我們如何拿什麼規矩準繩來給他衡量？倘使有美學教授硬要把 Lilian Gish 之美與 Greta Garbo 之美拿幾何學的角度來給他衡量，比較高下，甚至於要將 Greta Garbo 之美與我們個人情人之美互相比較，我們只好當一塊頑石視之。這種事唯有研究『拜眉主義』

的老學究肯做。——只好在研究室算算『足二五七次』『腰三八九次』『齒二〇五次』『眉——唉！——眉倒有四八三次』的玩意。因爲 Greta Garbo, Lilian Gish, 我們個人情人的美，各有不同的個性，各人的美就是這各人個性的表現，不但除就個性自身細求理會以外，絕難作任何比較批評，就是普通的美醜，推乎萬世而不惑，應乎四時而無憾的抽象美醜，也無從成立，最多不過拿來充做講義內容，騙騙『心志不定』的青年學子。——文章之美，也不過如此，一經道破，眞是一文不値。正鵠云乎哉！標準云乎哉！

以上是我去年八月譯 Spingarn『新的批評』一文時，拉雜寫上的幾句意見，現因爲感覺 Spingarn 此文近於標新立異，競奇取巧——實則 Spingarn 對於西歐文評史的工夫，雖 Irving Babbitt 先生，也無異詞，可見並非專以競奇取巧，危辭聳聽爲號召而已——所以想再多下一點工夫，將 Spingarn 少校及 Croce 的表現學說，更充分的介紹出來，使有心研究這問題的讀者，更能窺到這派的原理上的根據，及其影響於文學見解深長的意義。聽說新月書店將出板梁實秋先生所編吳宓諸友人所譯白壁德教授的論文（書名叫做『白壁德與人文主義』），那末，中國讀者，更容易看到雙方派別立論的懸殊，及旨趣之迥別了；雖然所譯的不一定是互相詰辯的幾篇文字，但是兩位作家總算工力悉敵，旗鼓相當了。可憐一百五十年前已死的浪漫主義的始祖盧梭，既遭白壁德教授由棺材裏拖出來在哈佛講堂上鞭屍示衆，指爲現代文學思想頹喪的罪魁，不久又要來到遠東，受第三次的刑戮了。

白壁德教授曾經說過，Spingarn 與 Croce 等所持『才與識合一』之說（即創造與批評本質相同說，故名爲『創造的批評』Creative Criticism），並不新奇，早有 A. W. Schlegel（於一八〇三年）言之在先。實則兩派的爭執，都是『古已有之』，Spingarn 也說這句話（見新的批評第一段）。因爲主張格律翦裁，典型義法，與主張任情率性，打破桎梏的理論，不限古今中外都有。在中國，自從歸有光以五色圈點史記以下，以

至方苞，姚鼐，曾國藩，林紓，都願以文學作家的啓蒙塾師自居，替他們指導文章的義法準繩，或如茅坤所爲，替他們做乖戾不通『不得要領』的古文評選。——這也恰與美國許多『大學作文』課本的編輯，識見相同。在另一方面，中國也有視文學爲非規矩方圓起承轉合所能了事的人，在古代如王充，劉勰，在近代如袁枚，章學誠諸人——我們可以就叫他們做浪漫派或準浪漫派的文評家。章學誠說的最好，他說：

『詩之有音節，文之有法度，君子以爲可不學而能，如啼笑之有收縱，歌哭之有抑揚，必揭以示人，人反拘而不得歌哭啼笑之至情矣。』（文史通義，文理篇）

這正如西人所謂蜈蚣百足行路，遇着螳螂問其行路法則，倒底何足爲先，何足爲次，第二天早晨，連蜈蚣自己走路都走不來。

法國出了一個 Malherbe ，專替人家作雕章琢句的批評，中國也出了一個沈休文，搬弄他的平頭上尾，蜂腰鶴膝的玩意，且自信爲入神之作，獨得千載失傳之祕。意大利出了一個 Scaliger 替戲劇家制定狗屁不通的科律，中國也出了一些以時文論古文的桐城派批評家， 想做左丘明司馬遷的功臣，替他們闡揚『作文』的義法，也出了替人家算用幾個『而』字幾個『之』字，嚷着這是一起，那是一伏的金聖嘆。西人有新古典派釐定文學的分類 Genres ，中國也有一個姚鼐想要替文學分十三體類，而專在箴銘贊頌奏議序跋鑽營，却忘記最富於個性的書札，及一切想像的文學（小說戲曲等）。西人發現什麼懲善勸惡 Poetic Justice 的學說，中國更不少認詩爲只好宣揚王化諷諫時君的，相信四始六藝的詩評家。

反對這種『井底天文』的文學見解，而稍近表現派或廣義的浪漫派的學說的，在中國也有幾人。『表現』二字之所以能超過一切主觀見解，而成爲純粹美學的理論，就是因爲表現派能擺住文學創造的神祕，認爲一種純屬美學上的程序，且就文論文，就作家論作家，以作者的境地命意及表現的成功爲唯一美惡的標準，除表現本性之成功，無所謂美，除表現之失敗，無所謂惡；且認任何作品，爲單獨的藝術的創造動作，不但與道德功

用無關，且與前後古今同體裁的作品無涉。袁子才說得好『詩者，各人之性情耳，與唐宋無與也，若拘拘專持唐宋相敵，是己之胸中，有已亡之國，而無自得之性情，於詩之本旨失矣』（答施蘭分書）。若是袁子才再進一步說，任憑文人怎樣刻意摹倣，所做出來的作品，仍是你一人獨身的表現，成功也是你一人的妙文，失敗也是你一人的拙藝，與唐宋無與，便是一篇純粹的 Croce 表現派的見解了。

表現派所以能打破一切桎梏，推翻一切典型，因為表現派認為文章（及一切美術作品）不能脫離個性，只是個性自然不可抑制的表現，個性既然不能強同，千古不易的抽象典型，也就無從成立。以崐曲標準評秦腔，固然一無是處，拿 Beethoven 的合奏曲與非洲野人的舞樂相提並論，也是低能。我們看章學誠論作者觀感，頗能了悟藝術只是個性在某時某地的返照，與表現派所言美學上的程序說相符。他說：

『比如懷人見月而思月，豈必主遠懷久客？聽雨而悲雨，豈必有愁況？然而月下之懷，雨中之感，豈非天地至文？而欲以此感此懷，藏為祕密，或欲嘉惠後學，以謂凡對明月與聽霖雨，必須用此悲感，方可領略， 則適當良友乍逢新婚宴爾之人， 必不信矣。是以學文之事，可授受者，規矩方圓，不可授受者，心營意造……』（文理篇）

所以章學誠論文的標準是『夫傳人者，文如其人，述事者，文如其事，足矣』這是拒絕一切外來的標準，與表現派議論相同。王充也說『飾貌以強類者失形，調辭以務似者失情，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類而生，不必相似，各有所稟，自為佳好』（自紀篇）。我們能揣摩這『各有所稟，自為佳好』的話，而悟文章及一切藝術的所由來，並將他擴充來做一切批評的標準，掃除一切批評界上的積穢，就是成了表現主義的信徒。

我們須明白一切的作品，是由個性表現出來的，少了個性千變萬化的衝動，是不會有美術的，這千變萬化的個性的衝動，是無從納入什麼正宗軌範， 及無從在美學上（非實際上）分門別類的 。我們知道自古文人無行，我們也應知道文人的言行與文人的詞章，只是同一個性的表現。顏之推文章篇曾舉出『自古文人，多陷鄙

薄，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過，宋玉禮貌容冶，見過俳優，東方曼倩滑稽不雅，司馬長卿竊貲無操』，以至於曹植『悖慢犯法』孔融『誕傲致殞』，阮籍『無禮敗俗』，謝靈運『空疏亂紀』……我們却也應理會屈原若不『露才揚己，顯暴君過』，是不會做出那沈鬱跌蕩的離騷經，宋玉若不『禮貌容冶，見過俳優』，是不會做出那神態入微的神女賦，東方曼倩若不『滑稽不雅』不足成其爲縱橫議論詼諧大家，司馬長卿若不『竊貲無操』挑引寡婦，也就少了他神化飄渺一代詞宗的氣魄。曹植『悖慢犯法』所以成爲第一流跌宕的詩才，孔融『誕傲致殞』，所以發爲瀟洒滑稽的詩歌，阮籍『無禮敗俗』逃入昏迷，一醉幾月，所以能入蒼勁逸深的詩境，謝靈運『空疏亂紀』怠曠職務，登臨遊覽，經旬不歸，所以在敍述景物的山水詩能別開蹊徑。變屈原爲當代名相，就離騷亡，變宋玉爲謹愿塾師，就神女賦滅，東方朔板起道學先生面孔來，就不成其爲東方朔，司馬相如，不敢有戀愛寡婦做禮教罪人的胆量，大概也不會有做子虛上林賦的才略。項羽倘能做詩，劉邦只會做皇帝，都在這性靈的藝術衝動有無而已。

我們要明白文學是沒有一定體裁，有多少作品，就有多少體裁。文評家將文分爲多少體類，再替各類定下某種體裁，都是自欺欺人的玩意。戲劇固然以動作爲主，倘是 Bernard Shaw 專以會話爲命脈，又如 Maeterlinck專以無動作的心境爲主題，只要表現成功，又何嘗不可呢？像姚鼐把古文分爲十三類，昭明太子把文選分爲三十七類，並不是文章眞有十三類或三十七類，有文必類，類外無文，乃實用上的一種方便而已，與圖書必有分類索引相同。不得以爲此種分類，出之天經地義，更不得挾這些體類的章法，以範圍作家。有人批評文選分類不通，如賦先於詩，辭又別於賦，實則昭明未必有文章正統觀念，要替天下後世定出全備無遺的文體，只是純採方便標準略略歸納而已。這種以經驗爲主『英國式』的分類，實較便隨機應變，所以易與事實相符。依這種經驗主義，七發七啓七命同有一個『七』字而分一七類固然可以，就要將九章九辯九歌合爲一九類也未嘗不可；難蜀父老文一篇既可獨立一難類，解嘲另立一嘲，答賓戲另立一戲也未嘗不可，何況還有連『難』帶

『嘲』的文章，又應立一『難而嘲』類，且『銘』必有『箴』，『誄』必含『哀』，『行狀』常包括於『墓誌』，『墓誌』又何嘗不是『碑文』，——總而言之，統而言之，爲方便起見，儘可分門別類，爲權宜之計，若論藝術作品本性，有幾篇文章，就有幾樣體裁，多少藝術作家，就有多少作風。體裁格律之論，不但實際上毫無用處，理論上也不能成立。我們唯一的理由，就是因爲每樣藝術創作，就是一特別作家特別時境的產物，前無古人，後無來者，雖使本人輪迴復生，也決不能再做同一個性的文章。文人稿集，偶或散佚遺亡，所以銜酷茹恨，痛於喪子，就是因爲這個原因。否則儘可如法泡製，又有何難？

我們要明白修辭不是文學，修辭學不是文評。古文筆法是最無用的勾當，文理法度，只能產出場屋舉業的文章。起承轉合之法，是循文思自然的波瀾湧現而成，其千變萬化，猶如危崖幽谷，深潭淺澗，毫無匠心的經營，而因緣際會，自成其曲折嶄岩之美，不是明堂太廟營造法尺所足以談到的東西。用這種章法的眼光，去讀紅樓水滸，正如瞎子摸象鼻，永遠摸不着頭腦，最多不過像金聖嘆的滿口『妙甚』『妙甚』嘆其神化莫測。記得從前看金聖嘆批水滸，到林冲將遇害一段，明明白白是作者故意造作牽強失實 Melodramatic 之處，金聖嘆只記得在那裏稱嘆佈置之奇妙，轉折承伏之得法。試問轉折承伏，一抑二抑，一結二結的手段學好，就能做出一部水滸紅樓嗎？劉勰說過『淳言以比澆辭，文質顯乎千載，率志以方竭情，勞逸差於萬里，古人所以餘裕，後進所以莫遑也』（養氣篇）。既然知道這個道理，今人做文章，若能率志，而不竭情，淳言以代澆辭，豈不是也能同樣收到古人餘裕的效果嗎？章學誠說的更透澈：『夫文章千化，侔於鬼神，斗然而來，戛然而止，何嘗無此景物，何嘗不爲奇特，但如山之岩峭，水之波瀾，氣積勢成，發於自然，必欲作而致之，無是理矣。』（古文十弊）

自然中國只有評文美惡的意見，而沒有美學，只有批評，而沒有關於批評的理論，所以許多美學的問題，是談不到的（劉勰知音篇稍稍談及，但是仍未能提出批評本身的問題）。所謂中國有些文評家與表現派理論相

近，只是相近而已，並不是學人家看見走馬燈，遂詑爲活動電影早爲中國所發明的妙論。主張性靈的袁子才，仍不免好做詩法叢話無聊的勾當。章實齋『戰國之文皆出於六藝』『又多於詩教』的學說，簡直是與表現派理論背道而馳。然而表現學說的是非，正在此種體貼入微的精要處，研究文評理論的人，不可以不辨。

（十八，十，四，夜作）

（錄自新的文評）

漸

豐子愷

使人生圓滑進行的微妙的要素，莫如「漸」；造物主騙人的手段，也莫如「漸」。在不知不覺之中，天眞爛漫的孩子「漸漸」變成野心勃勃的青年；慷慨豪俠的青年「漸漸」變成冷酷的成人；血氣旺盛的成人「漸漸」變成頑固的老頭子。因爲其變更是漸進的，一年一年地，一月一月地，一日一日地，一時一時地，一分一分地，一秒一秒地漸進，猶如從斜度極緩的長遠的山陂上走下來，使人不察其遞降的痕跡，不見其各階段的境界，而似乎覺得常在同樣的地位，恆久不變，又無時不有生的意趣與價值，於是人生就被確實肯定，而圓滑進行了。假使人生的進行不像山陂而像風琴的鍵板，由do忽然移到re，即如昨夜的孩子今朝忽然變成青年；或者像旋律的「接離進行」地由do忽然跳到mi，即如朝爲青年而暮忽成老人；人一定要驚訝，感慨，悲傷，或痛感人生的無常，而不樂爲人了。故可知人生是由「漸」維持的。這在女人恐怕尤爲必要：歌劇中，舞臺上的如花的少女，就是將來火爐旁邊的老婆子，這句話驟聽使人不能相信，少女也不肯承認，實則現在的老婆子都是由如花的少女「漸漸」變成的。

人之能堪受境遇的變衰，也全靠這「漸」的助力。巨富的紈袴子弟因屢次破產而「漸漸」蕩盡其家產，變爲貧者；貧者只得做傭工，傭工往往變爲奴隸，奴隸容易變爲無賴，無賴與乞丐相去甚近，乞丐不妨做偸兒……這樣的例，在小說中，在實際上，均多得很。因爲其變衰是延長爲十年二十年而一步一步地「漸漸」地達到的，在本人不感到甚麼強烈的刺激。故雖到了飢寒病苦刑笞交迫的地步，仍是熙熙然貪戀着目前的生的歡

喜。假如一位千金之子忽然變了乞丐或偷兒，這人一定憤不欲生了。

這眞是大自然的神祕的原則，造物主的微妙的工夫！陰陽潛移，春秋代序，以及物類的衰榮生殺。無不暗合於這法則。由萌芽的春「漸漸」變成綠陰的夏，由凋零的秋「漸漸」變成枯寂的冬。我們雖已經歷數十寒暑，但在圍爐擁衾的冬夜仍是難於想像飲冰揮扇的夏日的心情；反之亦然。然而由冬一天一天地，一時一時地，一分一分地，一秒一秒地移向夏，由夏一天一天地，一時一時地，一分一分地，一秒一秒地移向冬，其間實在沒有顯著的痕跡可尋。晝夜也是如此：傍晚坐在牕下看書，page上「漸漸」地黑起來，倘不斷地看下去，(目力能因了光的漸弱而漸漸加強，)幾乎永遠可以認識page上的字跡，卽不覺晝之已變爲夜。黎明憑牕，不瞬目地注視東天，也不辨自夜向晝的推移的痕跡。兒女漸漸長大起來，在朝夕相見的父母全不覺得，難得見面的遠親就相見不相識了。往年除夕，我們曾在紅蠟燭底下守候水仙花的開放，眞是癡態！倘水仙花果眞當面開放給我們看，便是大自然的原則的破壞，宇宙的根本的搖動，世界人類的末日臨到了！

「漸」的作用，就是用每步相差極微緩的方法來隱蔽時間的過去與事物的變遷的痕跡，使人誤認其爲恆久不變。這眞是造物主騙人的一大詭計！這有一件比喻的故事：某農夫每天朝晨抱了犢而跳過一溝，到田裏去工作，夕暮又抱了牠跳過溝回家。每日如此，未嘗間斷。過了一年，犢已漸大，漸重，差不多變成大牛，但農夫全不覺得，仍是抱了牠跳溝。有一天他因事停止工作，次日再就不能抱了這牛而跳溝了。造物的騙人，使人留連於其每日每時的生的歡喜而不覺其變遷與辛苦，就是用這個方法的。人們每日在抱了日重一日的牛而跳溝，不准停止。自己誤以爲是不變的，其實每日在增加其苦勞！

我覺得時辰鐘是人生的最好的象徵了。時辰鐘的針，平常一看總覺得是「不動」的，其實人造物中最常動的無過於時辰鐘的針了。日常生活中的人生也如此，刻刻覺得我是我，似乎這「我」永遠不變，實則與時辰鐘的針一樣地無常！一息尙存，總覺得我仍是我，我沒有變，還是留連着我的生，可憐受盡「漸」的欺騙！

「漸」的本質是「時間」。時間我覺得比空間更爲不可思議，猶之時間藝術的音樂比空間藝術的繪畫更爲神祕。因爲空間姑且不追究牠如何廣大或無限，我們總可以把握其一端，認定其一點。時間則全然無從把握，不可挽留，只有過去與未來在渺茫之中不絕地相追逐而已。性質上既已渺茫不可思議，分量上在人生也似乎太多。因爲一般人對於時間的悟性，似乎只夠支配搭船，乘車的短時間；對於百年的長期間的壽命，他們不能勝任，往往迷於局部而不能顧及全體。試看乘火車的旅客中，常有明達的人，有的寧犧牲暫時的安樂而讓其坐位於弱者，以求心的太平（或博暫時的美譽）；有的見衆人爭先下車，而退在後面，或高呼「勿要軋，總有得下去的！」「大家都要下去的！」然而在乘「社會」或「世界」的大火車的「人生」的長期的旅客中，就少有這樣的明達之人。所以我覺得百年的壽命，定得太長。像現在的世界上的人，倘定他們搭船乘車的期間的壽命，也許在人類社會上可減少許多兇險殘慘的爭鬥。而與火車中一樣地謙讓，和平，也未可知。

然人類中也有幾個能勝任百年的或千古的壽命的人。那是「大人格」，「大人生」。他們能不爲「漸」所迷，不爲造物所欺，而收縮無限的時間並空間於方寸的心中。試聽 Blake 的歌：

一粒沙裏看出世界，
一朵野花裏見天國，
在你掌裏盛住無限，
一時間裏便是永刼。　（周作人先生譯）

秋

豐子愷

我的年歲上冠用了「三十」二字，至今已兩年了。不解達觀的我，從這兩個字上受到了不少的暗示與影響。雖然明明覺得自己的體格與精力比二十九歲時全然沒有甚麼差異，但「三十」這一個觀念籠在頭上，猶之張了一頂陽傘，使我的全身蒙了一個暗淡色的陰影，又彷彿在日曆上撕過了立秋的一頁以後，雖然太陽的炎威依然沒有減卻，寒暑表上的熱度依然沒有降低，然而只當得餘威與殘暑，或者霜降木落的先驅，大地的節候已從今移交於秋了。

實際，我兩年來的心情與秋最容易調和而融合。這情形與從前不同。在往年，我只慕春天。我最歡喜楊柳與燕子。尤其歡喜初染鵝黃的嫩柳。我曾經名自己的寓居爲「小楊柳屋」，曾經畫了許多楊柳燕子的畫，又曾經摘取秀長的柳葉，在厚紙上裱成各種風調的眉，想像這等眉的所有者的顏貌，而在其下面添描出眼鼻與口。那時候我每逢早春時節，正月二月之交，看見楊柳枝的綫條上掛了細珠，帶了隱隱的青色而「遙看近卻無」的時候，我心中便充滿了一種狂喜，這狂喜又立刻變成焦慮，似乎常常在說：「春來了！不要放過！趕快設法招待牠，享樂牠，永遠留住牠。」我讀了「良辰美景奈何天」等句，曾經眞心地感動。所爲古人都太息一春的虛度，前車可鑒！到我手裏決不放牠空過了。最是逢到了古人惋惜最深的寒食淸明，我心中的焦灼便更甚。那一天我總想有一種足以充分酬償這佳節的舉行。我準擬作詩，作畫，或痛飲，漫遊。雖然大多不被實行；或實行而全無效果，反而中了酒，鬧了事，換得了不快的回憶；但我總不灰心，總覺得春的可戀。我心中似乎只有知道春，別的三季在我都當作春的預備，或待春的休息時間，全然不曾注意到牠們的存在與意義。而對於秋，尤無感覺：因爲夏連續在春的後面，在我可當作春的過剩；冬先行在春的前面，在我可當作春的準備；獨有與

春全無關聯的秋，在我心中一向沒有牠的位置。

自從我的年齡告了立秋以後，兩年來的心境完全轉了一個方向，也變成秋天了。然而情形與前不同：並不是秋日感到像昔日的狂喜與焦灼。我只覺得一到秋天，自己的心境便十分調和。非但沒有那種狂喜與焦灼，且常常被秋風秋雨秋色秋光所吸引而融化在秋中，暫時失卻了自己的所在。而對於春，又並非像昔日對於秋的無感覺。我現在對於春非常厭惡。每當萬象囘春的時候，看到羣花的鬥豔，蜂蝶的擾攘，以及草木昆蟲等到處爭先恐後地滋生蕃殖的狀態，我覺得天地間的凡庸，貪婪，無恥，與愚癡，無過於此了！尤其是在青春的時候，看到柳條上掛了隱隱的綠珠，桃枝上着了點點的紅斑，最使我覺得可笑又可憐。我想喚醒一個花蕊來對牠說：「啊！你也來反復這老調了！我眼看見你的無數的祖先，個個同你一樣地出世，個個努力發展，爭榮競秀；不久沒有一個不憔悴而化泥塵。你何苦也來反復這老調呢？如今你已長了這孽根，將來看你弄嬌弄豔，裝笑裝顰，招致了蹂躪，摧殘，攀折之苦，而步你的祖先們的後塵！」

實際，迎送了三十幾次的春來春去的人，對於花事早已看得厭倦，感覺已經麻木，熱情已經冷卻，決不會再像初見世面的青年少女地爲花的幻姿所誘惑而讚之，嘆之，憐之，惜之了。況且天地萬物，沒有一件逃得出榮枯，盛衰，生滅，有無之理。過去的歷史昭然地證明着這一點，無須我們再說。古來無數的詩人千遍一律地爲傷春惜花費詞，這種效顰也覺得可厭。假如要我對於世間的生榮死滅費一點詞，我覺得生榮不足道，而寧願歡喜讚嘆一切的死滅。對於前者的貪婪，愚昧，與怯弱，後者的態度何等謙遜，悟達，而偉大！我對於春與秋的捨取，也是爲了這一點。

夏目漱石三十歲的時候，曾經這樣說：「人生二十而知有生的利益；二十五而知有明之處必有暗；至於三十的今日，更知明多之處暗亦多，歡濃之時愁亦重。」我現在對於這話也深抱同感；同時又覺得三十的特徵不止這一端，其更特殊的對於死的體感。青年們戀愛不遂的時候慣說生生死死，然而這不過是知有「死」的一囘

事而已，不是體感。猶之在飲冰揮扇的夏日，不能體感到圍爐擁衾的冬夜的滋味。就是我們閱歷了三十幾度寒暑的人，在前幾天的炎陽之下也無論如何感不到浴日的滋味。圍爐，擁衾，浴日等事，在夏天的人的心中只是一種空虛的知識，不過曉得將來須有些事而已，但是不能體感牠們的滋味。須得入了秋天，炎陽逞盡了威勢而漸漸退卻，汗水浸胖了的肌膚漸漸收縮，身穿單衣似乎要打寒噤，而手觸法郎絨覺得快適的時候，於是圍爐，擁衾，浴日等知識方能漸漸融入體驗界中而化為體感。我的年齡告了立秋以後，心境中所起的最特殊的狀態便是這對於「死」的體感，以前我的思慮眞疎淺！以為春可以常在人間，人可以永在青年，竟完全沒有想到死。又以為人生的意義只在於生，而我的一生最有意義，似乎我是不會死的。直到現在，仗了秋的慈光的鑑照，死的靈氣鍾育，才知道生的甘苦悲歡，是天地間返復過億萬次的老調，又何足珍惜？我但求此生的平安的度送與脫出而已。猶之罹了瘋狂的人，病中的顛倒迷離何足計較？但求其去病而已。

我正要擱筆，忽然西牕外黑雲彌漫，天際閃出一道電光，發出隱隱的雷聲，驟然灑下一陣夾着冰雹的秋雨。啊！原來立秋過得不多天，秋心稚嫩而未曾老練，不免還有這種不調和的現象，可怕哉！

（以上緣緣堂隨筆，開明版。）

給我的孩子們

豐子愷

我的孩子們！我憧憬於你們的生活，每天不止一次！我想委曲地說出來，使你們自己曉得。可惜到你們懂得我的話的意思的時候，你們將不復是可以使我憧憬的人了。這是何等可悲哀的事啊！

瞻瞻！你尤其可佩服。你是身心全部公開的眞人。你甚麼事體都像拚命地用全副精力去對付。小小的失意，像花生米翻落地了自己嚼了舌頭了，小貓不肯吃糕了，你都要哭得嘴唇翻白，昏去一兩分鐘。外婆普陀去

燒香買囘來給你的泥人，你何等鞠躬盡瘁地抱他，餵他；有一天你自己失手把他打破了，你的號哭的悲哀，比大人們的破產，失戀，broken heart，喪考妣，全軍覆沒的悲哀都要眞切。兩把芭蕉扇做的脚踏車，麻雀牌堆成的火車，汽車，你何等認眞地看待，挺直了喉子叫「汪——，」「咕咕咕……，」來代替汽笛。寶姊姊講故事給你聽，說到「月亮姊姊掛下一隻籃來，寶姊姊坐在籃裏吊了上去，瞻瞻在下面看」的時候，你何等激昂地同她爭，說「瞻瞻要上去，寶姊姊在下面看！」甚至哭到漫姑面前去求審判。我每次剃了頭，你眞心地疑我變了和尙，好幾時不要我抱。最是今年夏天，你坐在我膝上發見了我腋下的長毛，當作黃鼠狼的時候，你何等傷心，你立刻從我身上爬下去，起初眼瞪瞪地對我端相，繼而大失所望地號哭，看看，哭哭，如同對被判定了死罪的親友一樣。你要我抱你到車站裏去，多多益善地要買香蕉，滿滿地擒了兩手囘來，囘到門口時你已經熟睡在我的肩上，手裏的香蕉不知落在那裏去了。這是何等可佩服的眞率，自然，與熱情！大人間的所謂「沈默」，「含蓄」，「深刻」的美德，比起你來，全是不自然的，病的，僞的！

你們每天做火車，做汽車，辦酒，請菩薩，堆六面畫，唱歌，全是自動的，創造創作的生活。大人們的呼號「歸自然！」「生活的藝術化！」「勞働的藝術化！」在你們面前眞是出醜得很了！依樣畫幾筆畫，寫幾篇文的人稱爲藝術家，創作家，對你們更要愧死！

你們的創作力，比大人眞是強盛得多哩：瞻瞻！你的身體不及椅子的一半，却常常要搬動牠，與牠一同翻倒在地上：你又要把一杯茶橫轉來藏在抽斗裏，要皮球停在壁上，要拉住火車的尾巴，要月亮出來，要天停止下雨。在這等小小的事件中，明明表示着你們的小弱的體力與智力不足以應付強盛的創作慾，表現慾的驅使，因而遭逢失敗。然而你們是不受大自然的支配，不受人類社會的束縛的創造者，所以你的遭逢失敗，例如火車尾巴拉不住，月亮呼不出來的時候，你們決不承認是事實的不可能，總以爲是爹爹媽媽不肯幫你們辦到，同不許你們弄自鳴鐘同例，所以憤憤地哭了，你們的世界何等廣大！

你們一定想：終天無聊地伏在案上弄筆的爸爸，終天悶悶地坐在牕下弄引線的媽媽，是何等氣性的奇怪的動物！你們所視爲奇怪動物的我與你們的母親，有時確實難爲了你們，摧殘了你們，囘想起來，眞是不安心得很：

阿寶！有一晚你拿軟軟的新鞋子，和自己脚上脫下來的鞋子，給櫈子的脚穿了，剗襪立在地上，得意地叫「阿寶兩隻脚，櫈子四隻脚」的時候，你母親喊着「齷齪了襪子！」立刻擒你到籐榻上，動手毀壞你的創作。當你蹲在榻上注視你母親動手毀壞的時候，你的小心裏一定感到「母親這種人，何等殺風景而野蠻」罷！

瞻瞻！有一天開明書店送了幾册新出版的毛邊的音樂入門來。我用小刀把書頁一張一張地裁開來，你側着頭，站在桌邊默默地看。後來我從學校囘來，你已經在我的書架上拿了一本連史紙印的中國裝的楚辭，把牠裁破了十幾頁，得意地對我說：「爸爸！瞻瞻也會裁了！」瞻瞻！這在你原是何等成功的歡喜，何等得意的作品！却被我一個驚駭的「哼！」字喊得你哭了。那時候你也一定抱怨「爸爸何等不明」罷！

軟軟！你常常要弄我的長鋒羊毫，我看見了總是無情地奪脫你。現在你一定輕視我，想道：「你終於要我畫你的畫集的封面」！

最不安心的，是有時我還要拉一個你們所最怕的陸露沙醫生來，教他用他的大手來摸你們的肚子，甚至用刀來在你們臂上割幾下，還要教媽媽和漫姑擒住了你們的手脚，揑住了你們的鼻子，把很苦的水灌到你們的嘴裏去。這在你們一定認爲太無人道的野蠻舉動罷！

孩子們！你們眞果抱怨我，我倒歡喜；到你們的抱怨變爲感謝的時候，我的悲哀來了！

我在世間，永沒有逢到像你們樣出肺肝相示的人。世間的人羣結合，永沒有像你們樣的徹底地眞實而純潔。最是我到上海去幹了無聊的所謂「事」囘來，或者去同不相干的人們做了叫做「上課」的一種把戲囘來，你們在門口或車站旁等我的時候，我心中何等慚愧又歡喜！慚愧我爲甚麼去做這等無聊的事，歡喜我又得暫

時放懷一切地加入你們的眞生活的團體。

但是，你們的黃金時代有限，現實終於要暴露的。這是我經驗過來的情形，也是大人們誰也經驗過的情形。我眼看見兒時的伴侶中的英雄，好漢，一個個退縮，順從，妥協，屈服起來，到像綿羊的地步。我自己也是如此。「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你們不久也要走這條路呢！

我的孩子們！憧憬於你們的生活的我，癡心要爲你們永遠挽留這黃金時代在這册子裏。然這眞不過像「蜘蛛網落花」略微保留一點春的痕跡而已。且到你們懂得我這片心情的時候，你們早已不是這樣的人，我的畫在世間已無可印證了！這是何等可悲哀的事啊！

（子愷畫集代序，一九二六年耶誕節作。）

夢痕

豐子愷

我的左額上有一條同眉毛一般長短的疤。這是我兒時游戲中在門檻上跌破了頭顱而結成的。相面先生說這是破相，這是缺陷。但我自己美其名曰「夢痕」。因爲這是我的夢一般的兒童時代所遺留下來的唯一的痕跡。由這痕跡可以探尋我的兒童時代的美麗的夢。

我四五歲時，有一天，我家爲了「打送」（吾鄉風俗，親戚家的孩子第一次上門來作客，辭去時，主人家必做幾盤包子送他，名曰「打送」）某家的小客人，母親，姑母，嬸母，和諸姊們都在做米粉包子。廳屋的中間放一隻大匾，匾的中央放一隻大盤，盤內盛着一大堆黏土一般的米粉，和一大碗做餡用的甜甜的豆沙。母親們大家圍坐在大匾的四周。各人捲起衣袖，向盤內摘取一塊米粉來，捏做一隻碗的形狀；挾取一筷豆沙來藏在這碗內；然後把碗口收攏來，做成一個糰子。再用手法把糰子捏成三角形，扭出三條絞絲花紋的脊梁來；最後在脊梁湊合的中心點上打一個紅色的「壽」字印子，包子便做成。一圈一圈地陳列在大匾內，樣子很是好

看。大家一邊做，一邊與高采烈地說笑。有時說誰的做得大小，誰的做得太大；有時盛稱姑母的做得太玲瓏，有時笑指母親的做得像個餲餅。笑語之聲，充滿一堂。這是年中難得全家歡笑的日子。而在我，做孩子們的，在這種日子更有無上的歡樂；在準備做包子時，我得先吃一碗甜甜的豆沙。做的時候，我只要噪鬧一下子，母親們會另做一隻小包子來給我當場就吃。新鮮的米粉和新鮮的豆沙，熱熱地做出來就吃，味道是好不過的。我往往吃一隻不夠，再噪鬧一下子就得吃第二隻。倘然吃第二隻還不夠，我可嚷着要替她們打壽字印子。這印子是不容易打的：蘸的水太多了，打出來一榻糊塗，看不出壽字；蘸的水太少了，打出來又不淸楚；況且位置要擺得正，歪了就難看；打壞了又不能揩抹塗改。所以我嚷着要打印子，是母親們所最怕的事。她們便會和我情商，把做糰子收口時摘下來的一小粒米粉給我，叫我「自己做來自己吃」。這正是我所盼望的主目的！開了這個例之後，各人做糰子收口時摘下來的米粉，就都得照例歸我所有。再不夠者還得要求向大盤中扭一把米粉來，自由揑造各種黏土手工：揑一個人，團攏了，改揑一個狗；再團攏了，再改揑一隻水煙管……揑到手上的齷齪都混入其中，而雪白的米粉變成了灰色的時候，我再向她們要一朵豆沙來，裹成各種三不像的東西，吃下肚子裏去。這一天因爲我噪得特別厲害些，姑母做了兩隻小玲瓏的包子給我吃，母親又外加摘一團米粉給我玩。爲求自由，我不在那場上吃弄，拿了到店堂裏，和五哥哥一同玩弄。五哥哥者，後來我知道是我們店裏的學徒，但在當時我只知道他是我兒時的最親愛的伴侶。他的年紀比我長，智力比我高，膽量比我大，他常做出種種我所意想不到的玩意兒來，使得我驚奇。這一天我把包子和米粉拿出去同他共玩，他就尋出幾個印泥菩薩的小形的紅泥印子來，教我印米粉菩薩。

後來我們爭執起來，他拿了他的米粉菩薩逃。我就拿了我的米粉菩薩追。追到排門旁邊，我跼了一交，額骨磕在排門檻上，磕了眼睛大小的一個洞，便暈迷不省。等到知覺的時候，我已被抱在母親手裏，外科郎中蔡德本先生，正在用布條向我的頭上重重疊疊地包裹。

自從我跌傷以後，五哥哥每天乘店裏空閑的時候到樓上來省問我。來時必然偷偷地從衣袖裏摸出些我所愛玩的東西來——例如關在自來火匣子裏的幾隻叩頭蟲，洋皮紙人頭，老菱殼做成的小脚，順治銅鈿磨成的小刀等——送給我玩，直到我額上結成這個疤。

講起我額上的疤的來由，我的回想中印象最清楚的人物，莫如五哥哥。而五哥哥的種種可驚可喜的行狀，與我的兒童時代的歡樂，也便跟了這回想而歷歷地浮出到眼前來。

他的行爲的頑皮，我現在想起了還覺吃驚。但這種行爲對於當時的我，有莫大的吸引力。使我時時刻刻追隨他，自願做他的從者。他用手捉住一條大蜈蚣，摘去了牠的有毒的鉤爪，而藏在衣袖裏，走到各處，隨時拿出來嚇人。我跟了他走，欣賞他的把戲。他有時偷偷地把這條蜈蚣放在別人的瓜皮帽子上，讓牠沿着那人的額骨爬下去，嚇得那人直跳起來。有時懷着這條蜈蚣去登坑，等候隣席的登坑者正在拉糞的時候，把蜈蚣丟在他的褲子上，使得那人扭着褲子亂跳，累了滿身的糞。又有時當衆人面前他偷把這條蜈蚣放在自己的額上，假裝被咬的樣子而號淘大哭起來，使得滿座的人驚惶失措，七手八脚地爲他營救。正在危急存亡的時候，他伸起手來收拾了這條蜈蚣，忽然破涕爲笑，一縷煙逃走了。後來這套戲法漸漸做穿，有的人警告他說，若是再拿出蜈蚣來，要打頭頸拳了。於是他換出別種花頭來：他躱在門口，等候警告打頭頸拳的人將走出門，突然大叫一聲，倒身在門檻邊的地上，亂滾亂撞，哭着嚷着，說是踐踏了一條臂膀粗的大蛇，但蛇是已經攢進榻底下去了。走出門來的人被他這一嚇，實在魂飛魄散；但見他的受難比他更深，也無可奈何他，只怪自己的運氣不好。他看見一羣人蹲在岸邊釣魚，便參加進去，和蹲着的人閒談。同時偷偷地把其中相接近的兩人的辮子梢頭結住了，自己就走開，躱到遠處去作壁上觀。被結住的兩人中若有一人起身欲就去，滑稽劇就演出來給他看了。諸如此類的惡戲，不勝枚舉。

現在回想他這種玩耍。實在近於爲虐的戲謔。但當時他熱心地創作，而熱心地欣賞的孩子，也不止我一

倆。世間的嚴正的教育者！請稍稍原諒他的頑皮！我們的兒時，在私塾裏偷偷地玩了一個摺紙手工，是要遭先生用銅筆套管在額骨上猛釘幾下，外加在至聖先師孔子之神位面前跪一支香的！

況且我們的五哥哥也曾用他的智力和技術來發明種種富有趣味的玩意，我現在想起了還可以神往。暮春的時候，他領我到田野去偷新蠶豆。把嫩的生吃了，而用老的來做「蠶豆水龍」。其做法，用煤頭紙火把老蠶豆筴熏得半熟，剪去其下端，用手一捏，筴裏的兩粒豆就從下端滑出，再將筴的頂端稍稍剪去一點，使成一個小孔。然後把豆筴放在水裏，待牠裝滿了水，以一手的指捏住其下端而取出來，再以另一手的指用力壓搾豆筴，一條細長的水帶便從豆筴的頂端的小孔內射出。製法精巧的，射水可達一二丈之遠。他又教我「豆梗笛」的做法：摘取豌豆的嫩梗長約寸許，以一端塞入口中輕輕咬嚼，吹時便發啫啫之音。再摘取蠶豆梗的下段，長約四五寸，用指爪在梗上均勻地開幾個洞，作成豆的樣子。然後把豌豆梗插入這笛的一端，用兩手的指隨意啓閉各洞而吹奏起來，其音宛如無腔之短笛。他又教我用洋蠟燭的油作種種的澆造和塑造，用芋艿或番薯鐫刻種種的印版，大類現今的木版畫。……諸如此類的玩意，亦復不勝枚舉。

現在我對這些兒時的樂事久已緣遠了。但在說起我額上的疤的來由時，還能熱烈地回憶神情活躍的五哥哥和這種興致蓬勃的玩意兒。誰言我左額上的疤痕是缺陷？這是我的兒時歡樂的左證，我的黃金時代的遺跡。過去的事，一切都同夢幻一般地消滅，沒有痕迹留存了。只有這個疤，好像是「脊杖二十，刺配軍州」時打在臉上的金印，永久地明顯地錄着過去的事實，一說起就可使我歷歷地回憶前塵。彷彿我是在兒童世界的本貫地方犯了罪，被刺配到這成人社會的「遠惡軍州」來的。這無期的流刑雖然使我永無還鄉之望，但憑這臉上的金印，還可回溯往昔，追尋故鄉的美麗的夢啊！

（一九三四年六月七日。）

新年

豐子愷

從無始到無終，時間浩蕩地移行着，本無所謂快慢。但在人的感覺上，時間劃分了段落似覺過得快些，同時感到爽快；混沌地移行似覺過得慢些，同時感到沉悶。這好比音樂：許多音漫無分別地連續奏下去，冗長而令聽者感覺厭倦。若分了樂章，樂段，樂句，劃了小節，便有變化，而令人感覺快適了。

自然的時間劃分，是寒暑與晝夜。一寒一暑爲一年，一晝一夜爲一日。但由寒到暑，由暑到寒，微微地逐漸推移，渾無痕跡。人類嫌牠冗長，散漫，便加以人工的劃分。把一年劃分爲四季，十二個月，以求變化。陰曆的月雖以月亮的一圓一缺爲標準，但月亮的圓缺在實際上畢竟沒有什樣重大的影響，初一的白晝與十五的白晝並無分別。陽曆的月就不管月亮的圓缺了，故十二月只能說是人工的劃分。一個月有三十次晝夜，人類又嫌其冗長，散漫。再加以更細的劃分，以七天爲一星期。這樣一來，日子過起來爽快得多，轉瞬又是星期日。來了四個星期日，便是一月。假使沒有星期的劃分，一個月中同樣的晝夜返復三十次，豈不厭倦；所以家居的人時常感到沈悶，度學校生活的人便覺得星期飛也似地的過去。在地理書上看到一年中有數個月的長晝與長夜的兩極地方的情形，誰也同情於他們的生活的苦悶。

但在晝夜一日一來復的溫帶上的生活中，一晝夜之間沒有劃分，仍嫌其冗長。便把牠平分爲十二時，或二十四小時。又把一小時分作六十分，一分分作六十秒。本來渾成一氣的時間，現在就被切得粉碎，而部署爲許多節段了。這樣一來，人的度日就有了變化，而不覺其長。像學校的生活，一個上午劃分作四個時間，一個時間內又劃出五十分鐘授課，十分鐘休息。上課復休息，休息復上課，不知不覺之間，一上午過去，午膳的鐘聲已經響出了。小學校近來改用一刻鐘或半小時爲一課，劃分尤爲瑣碎。兒童生活興味旺盛，不能忍耐長時間的

連續。給他們把時間這樣細碎地劃分了，他們便覺變化繁多，而不嫌其長；因而讀書也有興味了，古昔生活悠閒的詩人，春晝無事，靜觀默坐，便謂「日長如小年」。患失眠症的人覺得長夜漫漫，坐牢監的人度日如年。但生活緊快的人只覺「光陰如箭」，「日月如梭」。這雖是嘆惜時間度送太忙的話，但當其度送之時，翻着日歷寫信，看着手錶吃飯，抱着鬧鐘睡覺，只覺時間的經過變化百出，應接不暇，因而發生興味，不覺沈悶之苦。這好比聽賞節奏複雜而拍子急速的音樂，因其變化豐富，聽者就不嫌樂曲之長。

可知時間劃分愈細，感覺上過去愈快，生活上興味愈多。故「快」就是「樂」，快樂稱爲「快活」。人生一方面求壽命之長，一方面又求生活過去之快，兩者看似矛盾，而其實無妨。因爲這是在實際上求壽命之長，而在感覺上求生活過去之快。人工的時間劃分，便是在感覺上求生活過去之快的一法。

新年也是在混沌的寒暑推移中用人工劃分出來的時間的段落。雖然根據太陽繞日的週期而定，然並不完全正確。陰歷尤多參差。且在實際上，大晦日與元旦同是冬令的一天，並無什麼差別可以看出。所以也只能說是人工的劃分。有了這劃分，年的界限便判然，人的生活便覺爽快。有了這劃分，人就可在元旦這一天的早上，興致勃然地叫道：「新年開始了！」「恭賀新禧！」「發財發財！」好像從這一日起，天上換了一個新的太陽。

新年是一年中最快樂的時間，應該說些快樂的話。但想來想去，也只是由時間劃分而來的這一點，此外沒有別的快樂可說，在這國難民窮的時候。

（以上隨筆二十篇，天馬版。）

西湖的雪景

鍾敬文

——獻給許多不能與我共幽賞的朋友。

從來談論西湖之勝景的，大抵注目於春夏兩季；而各地遊客，也多於此時翩然來臨。——秋季遊人已暫少，入冬後，則更形疏落了。這當中自然有以致其然的道理。春夏之間，氣溫和暖，湖上風物，應時佳勝，或「雜花生樹，羣鶯亂飛」，或「浴晴鷗鷺爭飛，拂袂荷風薦爽」，都是要教人眷眷不易忘情的。於此時節，往來湖上，沉醉於柔媚芳馨的情味中，誰說不應該呢？但是春花固可愛，秋月不是也要使人銷魂麼？四時的煙景不同，而眞賞者各能得其佳趣；不過，這未易以論於一般人吧了。高深父先生曾告訴過我們；「若能高朗其懷，曠達其意，超塵脫俗，別具天眼，攬景會心，便得眞趣。」我們雖不成材，但對於先賢這種深於體驗的話，也忍只當做全無關係的耳邊風麼？

自宋朝以來，平章西湖風景的，有所謂「西湖十景」，「錢塘十景」之說，雖裏面也曾列入「斷橋殘雪」，「孤山霽雪」兩個名目，但實際上，眞的會去賞玩這種清寒不很近情的景致的，怕沒有多少人吧。四時幽賞錄的著者，在「冬時幽賞」門中，言及雪景的，幾占十分的七八，其名目有「雪霽策蹇尋梅，三茅山頂望江天雪霽」，「西溪道中玩雪」，「掃雪烹茶玩畫」，「雪夜煨芋談禪」，「山窗聽雪敲竹」，「雪後鎭海樓觀晚炊」等。其中大半所述景色，讀了不禁移人神思，固不徒文字粹美而已呢。但他是一位瀟洒出塵的名士，所以能夠有此獨具心眼的幽賞；我們一方面自然佩服他心情的深湛，另方面却也可以證出能領略此中奧味者之所以

稀少的必然了。

西湖的雪景，我共玩了兩次。第一次是在此間初下雪的第三天。我於午前十句鐘時才出去。一個人從校門乘黃包車到湖濱，下車，徒步走出錢塘門，經白堤，旋轉入孤山路，沿孤山西行，到西泠橋，折由大道囘來。此次雪本不大，加以出去時間太遲，山野上蓋着的，大都已消去，所以沒有什麽動人之處。現在我要細述的，是第二次的重游呢。

那天是一月念四日。因爲在床上感到意外冰冷之故，淸晨初醒來時，我便預知昨宵是下了雪。果然，當我打開房門一看時，對面房屋的瓦上全變成白色了，天井中一株木樨花的枝葉上，也黏綴着一小堆一小堆的白粉。詳細的看去，覺得比日前兩三囘所下的都來得大些，因爲以前的，雖然也鋪蓋了屋頂，但有些瓦溝上却仍然是黑色，這天却一色地白着，絕少鋪不勻的地方了。並且都厚厚的，約莫有一兩寸高的程度。日前的雪，雖然鋪滿了屋頂，但於木樨花樹，却好像全無關係似的，此囘它可不免受影響了，這也是雪落得比較大些的明證。

老李照例是起得很遲的，有時我上了兩課下來，才看見他在房裏穿衣服，預備上辦公廳去。這天，我起來跑到他的房裏，把他叫醒之後，他猶帶着幾分睡意的問我道：「老鍾，今天外面有沒有下雪？」我囘答他說：「不但有呢，並且頗大。」他起初懷疑着，直待我把窗內的白布幔拉開，讓他望見了屋頂才肯相信。「老鍾，我們今天到靈隱去耍子吧？」他很高興的說。我「哼」的應了一聲，便囘到自己的房裏來了。

我們在校門上車時，大約已九句鐘左右了。時小雨霏霏，冷風拂人如潑水。從車簾兩旁缺處望出去，路旁高起之地，和所有一切高低不平的屋頂，都撒着白麵粉似的，又如鋪陳着新打好的棉被一般。街上的已大半變成雪泥，車子在上面碾過，不絕的發出唧唧的聲音，與車輪轉動時磨擦着中間橫木的音響相雜。

我們到了湖濱，便換登汽車。往時這條路線的搭客是頗熱鬧的，現在却很零落了。同車的不到十個人，爲遨游而來的客人還怕沒有一半。當車駛過白堤時，我們向車外眺望內外湖風景，但見一片迷濛的水氣瀰漫着，對面的山峯，只有一個幾於辨不清楚的薄影。葛嶺，寶石山這邊，因爲距離比較密邇的緣故，山上的積雪和樹木。大略可以看得出來；但地位較高的保俶搭，便陷於朦朧中了。到西泠橋前近時，再回望湖中，見湖心亭四圍枯禿的樹幹，好似怯寒般的在那裏呆立着，我不禁聯想起陶庵夢憶中一段情詞俱幽絕的文字來：

崇禎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鳥聲俱絕，是日更定矣，余拏一小舟，擁毳衣爐火，獨往湖心亭，天與雲與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惟長堤一痕，湖心亭一點，與余舟一芥，舟中人兩三粒而已。到亭上有兩人鋪氈對坐，一童子燒酒，爐正沸，見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飮，余強飮三大白而別。問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說相公癡，更有癡似相公者！」（湖心亭看雪）

不知這時的湖心亭上，尙有此種癡人否？心裏不覺漠然了一會。車過西泠橋以後，車暫駛行於兩邊山嶺林木連接着的野道中。所有的山上，都堆積着很厚的雪塊，雖然不能如瓦屋上那樣鋪塡得均勻普遍，那一片片清白的光彩，却儘夠使我感到宇宙的清寒，壯曠與純潔！常綠樹的枝葉後所堆着的雪，和枯樹上的，很有差別。前者因爲有葉子襯托着之故，雪上特別堆積得大塊點，遠遠望去，如開滿了白的山茶花，或吾鄉的水錦花。後者，則只有一小小塊的雪片能夠在上面黏着不墮落下去，與剛著花的梅李樹絕地相似。實在，我初頭幾乎把那些近在路旁的幾株錯誤了。野上半黃或全赤了的枯草，多壓在兩三寸厚的雪褥下面；有些枝條軟弱的樹，也被壓抑得欹欹倒倒的。路上行人很稀少。道旁野人的屋里，時見有衣飾破舊而笨重的老人童子，在圍着火爐取暖。看了那種古樸清貧的情況，彷彿令我忘懷了我們所處時代的紛擾，繁遽了。

到了靈隱山門，我們便下車了。一走進去，空氣怪清冷的，不但沒有遊客，往時那些買念珠，古錢，天竺

筷子的小販子也不見了。石道上鋪積着頗深的雪泥。飛來峯疏疏落落的着了許多雪塊，清冷亭及其它建築物的頂面，一例的密蓋着純白色的氈毯。一個拍照的，當我們剛進門時，便緊緊的跟在後面，因爲老李的高興，我們便在清泠亭旁照了兩個影。

好奇心打動着我，使我感覺到眼前所看到的之不滿足，而更向處境較幽深的韜光庵去。我幽悄地儘移着步向前走，老李也不聲張的跟着我。從靈隱寺到韜光庵的這條山徑，實際上雖不見怎樣的長；但頗深曲而饒於風致。這里的雪，要比城中和湖上各處都大些，在徑上的雪塊，大約有半尺來厚，兩旁樹上的積雪，也比來路上所見的濃重。曾來游玩過的人，該不會忘記的吧，這條路上兩旁是怎樣的繁植着高高的綠竹。這時，竹枝和竹葉上，大都着滿了雪，向下低低地垂着。四時幽賞錄山窗聽雪敲竹條云：「飛雪有聲，惟在竹間最雅。山窗寒夜：時聽雪灑竹林，淅瀝蕭蕭，連翩瑟瑟，聲韻悠然，逸我清聽。忽爾迴風交急，折竹一聲，使我寒氈增冷。」這種風味，可惜我沒有福分消受呢。

在冬天，本來是游客冷落的時候，何况這樣雨雪清冷的日子呢？所以當我們跑到庵里時，別的游人一個都沒有，——這在我們上山時看山徑上的足跡便可以曉得的——而僧人的眼色里，並且也有一種覺得怪異的表示。我們一直跑上最後的觀海亭。那里石階上下都厚厚地堆滿了水沫似的雪，亭前的樹上，雪着得很重，在雪的下層並結了冰塊。旁邊有幾株山茶花，正在豔開着粉紅色的花朵。那花朵有些墮下來的，半掩在雪花里，紅白相映，色彩燦然，使我們感到華而不俗，清而不寒；因而聯憶起那「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的美人兒呢。

登上這亭，在平日是可以近瞰西湖，遠望浙江，甚而至於縹緲的滄海的，可是此刻却不能了。雛庵不遠的山嶺，僧房，竹樹，尙勉強可見，稍外則封鎖在茫漠的煙霧里了。

> 空齋蹋壁臥，忽夢溪山好。朝騎禿尾驢，來尋雪中道。石壁引孤松，長空沒飛鳥。不見遠山橫，寒煙起林杪。（雪中登黃山）

我倚着亭柱，默默地在咀嚼着漁洋這首五言詩的清妙；尤其是結尾兩句，更道破了雪景的三昧。但說不定許多沒有經驗的人，要妄笑它是無味的詩句呢。文藝的眞賞鑑，本來是件不容易的事，這又何必咄咄見怪？自己解說了一番，心里也就釋然了。

本來擬在僧房裏吃素麵的，不知爲什麼，竟跑到山門前的酒樓喝酒了。老李不能多喝，我一個人也就無多興致乾杯了。在那里，我把在山徑上帶下來的一團冷雪，放進在酒杯里混着喝。堂倌看了說：「這是頂上的冰其淋呢。」

半因爲等不到汽車，半因爲想多玩一點雪景，我們決意步行到岳墳才叫划子去游湖。一路上，雖然走的是來時汽車經過的故道，但在徒步觀賞中，不免覺得更有情味了。我們的革履，踏着一兩寸厚的雪泥前進，頻頻地發出一種清脆的聲音。有時路旁樹枝上的雪塊，忽然丢了下來，着在我們的外套上，正前人所謂「玉墮冰柯，沾衣生濕」的情景。我遲囘着我的步履，曠展着我的視域，油然有一脈濃重而靈祕的詩情，浮上我的心頭來，使我幽然意遠，漠然神凝。鄭綮答人家自己的詩思，在灞橋雪中，驢背上，眞是怪懂得趣兒的說法呢！

當我們在岳王廟前登舟時，雪又紛紛的下起來了。湖里除了我們的一隻小划子以外，再看不到別的舟楫。平湖漠漠，一切都沉默無嘩。舟穿過西泠橋，緩泛裏西湖中，孤山和對面諸山及上下的樓亭房屋，都白了頭，在風雪中兀立着。山徑上，望不見一個人影；湖面連水鳥都沒有踪跡，只有亂飄的雪花墮下時，微起些漣漪而已。柳宗元詩云：「千山飛鳥絕，萬徑人蹤滅，孤舟簑笠翁，獨釣寒江雪。」我想這時如果有一個漁翁在垂釣，它很可以借來說明眼前的景物呢。

舟將駛近斷橋的時候，雪花飛飄得更其凌亂，我們向北一面的外套，差不多大半白而且濕了。風也似乎吹得格外緊勁些，我的臉不能向它吹來的方面望去。因爲革履滲進了雪水的緣故，雙足尤冰凍得難忍。這時，從來不多開過口的舟子，忽然問我們道：「你們覺得此處比較寒冷麽？」我們問他什麼緣故，據說是寶石山一帶

的雪山風吹過來的原因。我於是默默的興想到智識的範圍和它的獲得等重大的問題上去了。

我們到湖濱登岸時，已是下午三句餘鐘了。公園中各處都堆滿了雪，有些已變成泥濘。除了極少數在待生意的舟子和別的苦力之外，平日朝夕在此間舒舒地來往着的少男少女，老爺太太，此時大都密藏在「銷金帳中，低斟淺酌，飲羊羔美酒，」——最少也靠在騰着血燄的火爐旁，陪伴家人或摯友，無憂慮地在大談其閒天。——以享樂着他們幸福的時光，再不願來風狂雪亂的水涯，消受貧窮人所應受的寒冷了！

這次的薄遊，雖然也給了我些牢騷和別的苦味，但我要用良心做擔保的說，它所給予我的心靈深處的歡悅，是無窮地深遠的！可惜我的詩筆是鈍禿了，否則，我將如何超越了一切古詩人的狂熱地歌詠着它呢！好吧，容我在這兒誠心瀝情地說一聲，謝謝雪的西湖，謝謝西湖的雪！

（一八年一月末日寫成。）

花的故事

鍾敬文

我近來因爲談談鳥的故事，竟連想到花的故事，索性也來扯談一回罷。

花的故事，似乎比起鳥來少得多。這大概因爲鳥是活動的東西，而且有便利於附會的種種叫聲，所以能殼產生出許多有趣的故事，花既沒有那些適於誕育故事的資料，自不期然而然的減少了。

花的故事，在現在民間口頭上流傳的，我一時尙找不到，——這自然不是一點都沒有，不過，我想卽使有，總太稀少了——我們且談談古時的花吧。

說也奇異，在古代的載籍中：關於花的故事，比較上有趣點的，實在也並不多。最著的，要算秋海棠花的一個了：

昔有女子，懷人不至，淚洒地，遂生此花。色如婦面，甚媚，名斷腸花。——見「採蘭雜誌」。

這和我們嶺南人關於紅豆的傳說很相似：

相傳有女子望其夫於樹下，淚落滿樹，結爲子，遂以名樹云。——見「廣東新語」。

西洋也有和這個類似的傳說，不過，牠是屬於迦南馨的：

迦南馨爲西方名葩之一，有色有香，與山茶等。其色赤者，相傳爲聖母馬利亞眼淚所化。當基督爲猶太人所執，往加佛來時，聖母慘然從之，途次，見乃子血痕斑斑，悲極淚下，淚與血幷，後遂挺生此花云。——見「紫蘭芽」。

悲劇的主人翁——尤其是女性——的眼淚和鮮血，能化成一種名花或樹實，這是民衆傳說中很流行的一個方式吧。——我們古代的傳說中，像湘妃的淚，能染成斑竹；鮫人的淚，能滴作珠子；萇弘的血，能化成碧玉；都是和這些相類的故事。但既不屬於本篇範圍內，也就不必多說了。

其他如關於素馨花的：

昔劉鋹有侍女名素馨——冢上生此花，因以得名。——見「龜山志」。

這實在太質樸了，沒有什麼情致，我們不願意去多談牠。寇準詩云：

杜鵑啼處血成花。

這雖然頗有意思，但只是詩人的想像語，不能當作民間傳說看。其實，詩人的思致，却有很多富於傳說的意味的，憶得前人有一首詠玉簪花的絕句，說得很像是一個民間的傳說。惜我現在不能全舉其詞，姑把席振起的「玉簪賦中」很相似的話引了出來吧：

素蛾夜舞水晶域，惺忪釵朵瓊瑤刻，一枝墮地作名花，洗盡人間脂粉色。

王安石詩中，也有跟這極像的語句：

瑤池仙子宴流霞，醉裏遺簪幻作花。

這不知是由於輾轉模仿而然？還是爲的這種題材，易於使人作同一之思路所致？但無論怎樣，牠是很類似的傳說的，幷不容我們就把牠當作傳說看待。

吾國詩歌中，最喜歡用以象徵愛情的花，莫如夜合，並蒂蓮之類。但對於牠的起源，却不聞有如何幻詭妙麗的傳說，那麼，別的花之缺少帶着極有趣的故事，更屬當然的了。

零零碎碎地說了一些不關痛癢的話，結局是辜負了這個華美的標題——「花的故事」。

——錄自荔枝小品。

黃葉小談

鍾敬文

小雨霏霏，輕寒淒惻，雖說遠趕不上北國的彤雪密佈，凍雲紛飛，但住慣或生長在嶺表的人，總會感覺得這是一種「歲云暮矣」的情調了。記得從前有一首五言律詩云：

梅動芳春近，雲低遠樹微。
雨兼殘葉下，風帶暗沙飛。
坐看三冬盡，回思百事非。
濁醪連日醉，未足破愁圍。

前四句，說的便是這個時節的景象呢。

一月來，我的心情的悽惶紛亂，是有生以來所不曾經驗過的，刧後餘生，欲去不能，欲住不得，這種難挨的情味，惟有過來人，能夠領悟，否則雖儘管說的很逼眞，可是終不能希冀其味識於十一，又何况我的筆端正笨拙得像永不轉調的泉聲呢？帶住！這樣輕輕提過就算了。在此當兒，不能做用心的事，自然在意料中。堆積着的文債何時才讓我竣工畢事呢？思之黯然！

眞是一個意外了的事！昨天無意中在朋友處翻看了「貢獻」第二期伏園先生題名「紅葉」的一篇文章，却引起了我一時的興味，教我在這酒餘慵困的今天，伸紙來抒寫這篇小文，自己驚怪之餘，不能不謝謝孫先生文章鼓舞我的魔力了。

「黃葉」與「紅葉」，雖然是兩種很相似的東西，但在我們的觀感上，頗各饒着不同的情調，如容我做點譬喻，那嗎黃葉象淸高的隱士，紅葉，她卻是豔妝的美人了。古人句云：「停車愛看霜林晚，楓葉紅於二月花。」這便是紅葉的氣味有些近於女性的春花的證明。對於黃葉，則只有令人感到孤冷清寒，或零落衰颯不會再有什麼綺思芳意了。

我自己不知甚麼緣故，對於漁洋老人的詩會有如此嗜好的怪癖，如果在中國過去詩人中，我願去自找什麼老師，那嗎，他老，當是首先屈指的一個。他流覽景物的詩，幾乎沒有一首不是我所愛讀的。他詩裏常常喜歡用紅樹紅葉，黃葉等名詞，如：「好是日斜風定後，半江紅樹賣鱸魚。」「淸溪曲逐楓林轉，紅葉無風落滿船。」「路入江州愛晚晴，青山紅樹眼中明。」（先生「蜀道驛程記」云：第七日抵晡江津縣，距縣二里許，小山多桐子樹，葉如渥丹，與夕霞相映）「晚趁寒潮渡江去，滿林黃葉雁聲多。」「青山初日上，黃葉半江飛。」「數聽清磬不知處，山鳥晚啼黃葉中。」諸如此類，都是很佳麗的語句，和東坡的「扁舟一櫂歸何處，家在江南黃葉村，」同爲詩中的畫。先生嘗呼崔不雕爲崔黃葉，他所最激賞的關於他的佳句，便是：「丹楓江

冷人初去，黃葉聲多酒不辭。」可見他老對於黃葉的愛好了。

我憶起舊事來了，當我初進中學校讀書時，頗喜歡胡謅些歪詩，我們的校長周六平先生見了，竟大大地謬加賞讚。一囘，他把一幅山水畫囑我題句，我勉強給他寫上了下面二十八個字：

霜重溪橋落晚楓，寒烟消盡露晴空。

幽人領得秋風味，家在青山黃葉中。

他和詩，以崔不雕相擬，至謂「比似桐花論衣鉢，座中惟有阿龍超，」則更以漁洋的賞識江東阿龍樂府者自況，令我眞感愧無地了！「風流我愧秦淮海，竟於蘇門奪席來，」這是我當日報呈他老夫子的詩之末韻。一別將十年，他黃葉飄零也似的生命，不知還遺留在這秋風冷落的人間麼？我呢，一事沒有成就，只剩着這樣一副殘病的身軀和悽惶的心情，在這世上東飄西泊地過活，辜負了他老人家深深的期望了。唉！這何消說，更何忍說呢！「前此空揮憂國淚，斯行差慰樹人情，」這兩句當我離開故鄉來廣州時留別他的詩。一度追吟着，便一度感傷到絕地了！

上面一大段的話，似乎有些過於跑野馬，緊囘到我的黃葉吧。

紅葉不是到處皆有的——自然是指的大規模的楓柏柿葉等，不是零片的任何林木的葉子——黃葉則普通極了，只要到了相當的時候。嶺表氣溫和暖，冬季的景象，只相當於北方的秋天。在這分兒，自然可以看到枝間及地上，滿綴着黃金的葉子了。日來偶縱步東郊北園一帶，看到它們那樣稀疏地淸寒地掙扎於蕭索的氣運中，不免一股哀戚之情爲之掀然鼓動起來。

囘想數年前，我因爲亂事，合家人由市鎮遷入山村中的故居。那時的生活眞是淸雋可味。一個人竹笠赤足，漫步於水湄林際，金黃的葉子，或飛舞於身邊，或繚繞於足下，冷風吹過，沙沙地作響，我的思想，也和頭頂靑空一般的甯謐而淸曠。偶而拾起一片，投在迴曲的山溪中，它急遽地或迂徐地逐淸碧的流水往下飄，我

的神思也好像隨之而俱去。在這樣的環境中，眞不知人間何世了！現在，不但這浮浪的身，未易插翼飛回故鄉，就是去得，在那毒烟流彈之下，幽秀的山光，美麗的黃葉都摧燬焚刼以盡了！哦！時間的黑潮呵！你將永恆不會帶囘我那已逝的清福了麽？

我竟會這樣的動起感情來了，爲了區區的黃葉，黃葉的囘憶！算了，我願意過去了的永成爲過去！無力的我，只合對當前和未來的一切，去低吟那賞味之歌，——雖然這也怕只一句近於「祝福」的空話。

（十七年，正月，二日，於廣州新遷寓次。）

今天偶翻「漁洋感舊小傳」，見崔華（卽崔不雕）條後面「按語」云：「歷城王進士苹字秋史，自稱七十二泉主人。能詩，嘗有句云，「亂泉聲裏才通屐，黃葉林間自著書。」又「黃葉下時牛背晚，青山缺處酒人行。」「漁洋目之爲王黃葉。」此亦關於黃葉之一段佳話也。「漁洋詩話」中，似有和這相近的一條，屬文時，頗思引用，因記憶不淸遺之。現在竟在無意中碰見它，特爲補記於此。

——錄自一般。

太湖游記

鍾敬文

在蘇州盤桓兩天，踏遍了虎邱貞娘墓上的芳草，天平山下藍碧如澱液的吳中第一泉，也是欣然嘗到了。於是，我和同行的李君奮着餘勇，轉赴無錫觀賞汪洋萬頃的太湖去。——這原是預定了的游程，並非偶起的意念，或游興的殘餘。

我們是乘着滬寧路的夜車到無錫的。抵目的地時，已九句鐘了。那剛到時的印象，我永遠不能忘記，是森黑的夜晚，羣燈燦爛着，我們冒着霏微的春雨，迷然投沒在她的懷中。

雖然是在不安定的旅途中，但是因爲身體過於疲累，而且客舍中睡具的陳設並不十分惡劣之故，我終於舒適地酣眠了一個春宵。醒來時，已是七句餘鐘的早晨了。天雖然是陰陰的，可是牛毛雨却沒有了，我們私心不禁欣慰呢。

各帶着一本從旅館賬房處措油來的無錫游覽大全，坐上黃包車，我們是向着往太湖的路上進發了。

這是一般游客所要同樣經驗到的吧，當你坐着車子或轎子，將往名勝境地游玩的時候，（自然說你是個生客）你總免不了要高興地嘮絮着向車夫或轎夫打探那些，打探這些。或者他不待你的詢問，自己儘先把他胸裏所曉得的，詳盡地向你縷述。（他自然有他的目的，並非無私地想盡些義務教師之責。）我們這時，便輪到這樣的情形了。儘着惟恐遺漏地發問的，是同行的李君，我呢，除了一二重要非問不可的以外，是不願過於煩屑的。在他們不絕地問答着時，我只默默地翻閱着我手上的游覽大全。那些記載是充滿着宣傳性質的，看了自然要叫人多少有些神往；尤其是附錄的那些名人的詩，在素有韻文癖的我，諷誦着，却不免暫時陷於一種「沒入」的狀態中了。

我們終於到了「湖山第一」的惠山了。剛進山門，兩旁有許多食物店和玩具店，我們見了它，好像得到了一個這山是怎樣「不斷人迹」的報告。車夫導我們進惠山寺，在那裏買了十來張風景片，登起雲樓，樓雖不很高，但上下布置頗佳，不但可以縱目遠眺，小坐其中，左右顧盼，也很使人感到幽逸的情致呢。昔人題此樓詩，有「秋老空山悲客心，山樓靜坐散幽襟。一川紅樹迎霜老，數曲淸罄遠寺深」之句。現在正是「四照花開」的春，（樓上楹聯落句云：「據一山之勝，四照花開，」眞是佳句！）而非「紅樹迎霜」的秋暮。所以這山樓儘容我「靜坐散幽襟」，而無須作「空山悲客心」之嘆息了。

天下第二泉，這是一個多末會聳動人聽聞的名詞！我們現在雖沒有「獨攜天上小圓月」，也總算「來試人間第二泉」了！泉旁環以石，上有覆亭。近亭壁上有「天下第二泉」署額。另外有乾隆御製詩碑一方，矗立泉

邊。我不禁想起這位好武而且能文的滿洲皇帝，他巡游江南，到處題詩製額，平添了許多古蹟名勝，給予後代好事的游客以賞玩憑吊之資，也是怪有趣味的事情呢！我又想到皮日休「時借僧廬拾寒葉，自來松下袞潺湲」的詩句，覺得那種時代是離去我們太遙遠了，不免自然的又激揚起一些悽傷之感於心底。

因爲時間太匆促了，不但對於惠山有和文徵明「空瞻紫翠負躋攀」一例的抱恨，便是環山的許多園臺祠院，都未能略涉其藩籬呢。最使我歉然的，是沒有踏過五里街！朋友，你試聽：

惠山街，五里長。
踏花歸，蹊底香。

你再聽：

一枝楊柳隔枝桃，
紅綠相映五里遙。

在這些民衆的詩作裏，把那五里街是說得多麼有吸引人的魅力呵！正是柳絲初碧，夭桃吐花的豔陽天，而我却居然「失之交臂」，人間事的使人拂意的，卽此亦足見其一端了！——我也知道眞的「踏花歸」時，未必不使我失望，或趣味淡然，但這聊以自慰的理由，就足以熨平我缺然不滿足之感了麼？那未免太把感情凡物化了。

爲了路徑的順便，我們又逛了一下錫山。山頂有龍光寺，寺後有塔，但我們因怕趕不及時刻回蘇州，却沒有走到山的頂點便折回了。這樣的匆匆，不知山靈笑我們否？辯解雖用不着，或者竟不可能，但它也許能原諒我們這無可奈何的過客之心呢。

梅園，是無錫一個有力的名勝，這是我們從朋友的談述和游覽大全的記載可以覺得的。當我們剛到園門時，我們的心是不期然地充滿着希望與喜悅了。循名責實，我們可以曉得這個園裏應該有着大規模的梅樹的

吧。可惜來得太遲了，「萬八千株芳不孤」的繁華，已變成了「綠葉成陰子滿枝！」然而又何須斤斤然徒興動其失時之感嘆呢？園裏的桃梨及其它未識名的花卉，正紛繁地開展着紅，白，藍，紫諸色的花朵，在繼續着梅花裝點春光的工作呵。我們走上招鶴亭，腦裏卽刻聯想到孤山的放鶴亭。李君說，在西湖放了鶴，到這裏招了囘來。我立時感到「幽默」的一笑。在亭上憑欄眺望，可以見到明波晃樣的太湖，和左右兀立的山嶺。我至此，緊張煩擾的心，益發豁然開朗了。口裏非意識地念着昔年讀過的「放鶴亭中一杯酒，楚山鬰鬰水鱗鱗」的詩句，與其說是淸醒了悟，還不如說是沉醉忘形，更來得恰當些吧。

出了梅園，又逛了一個羣花如火的桃園；更經歷了兩三里碧草幽林的田野及山徑，管社山南麓的萬頃堂是暫時絆住我們的足步了。堂在湖濱，憑欄南望，湖波渺茫，諸山突立，水上明舠片片，往來出沒其間，是臨湖很好的眺望地。堂旁有項王廟，這位夭亡的英雄，大概是給司馬遷美妙的筆尖醇化了的緣故吧，我自幼就是那樣的喜愛他，同情他，爲他寫過了翻案的文章，又爲他寫過了頌揚的詩歌。文章雖然是一語都記不起來了，詩歌却還存在舊稿本裏，年來雖然再不抱着那樣好奇喜偏的童稚心情了，可是對他的觀念，至少却不見比對於他的敵人（那位幸運的亭長）來得壞。我的走進了他那簡陋的廟宇，在心理上的根據並不全是漠然的，在我的腦裏，以爲他的神像，至少是應該和平常所見的古武士的造像一樣，是神勇赫然，有動人心魄的大力的。那知事實上所見的，竟是「白面，黑鬚，袞冕，有儒者氣象，」不似拔山蓋世之壯士呢！我想三吳的人民，是太把英雄的氣態剷去，而予以不必要的腐儒化了。

不久，我們離去管社山麓，乘着小汽船渡登黿頭渚了。渚在充山麓，以地形像黿頭得名的。上面除建築莊嚴的花神廟外，尙有樓亭數座。這時，桃花方盛開，遠近數百步，紅麗如舖霞綴錦，春意中人欲醉。廟邊松林甚盛，葱綠若碧海，風過時，樹聲洶湧如怒濤澎湃。渚上多奇石，突兀俯偃，形態千般。我們在那裏徘徊顧望，四面湖波，遠與天隣，太陽注射水面，銀光朗映，如萬頃玻璃，又如一郊晴雪。湖中有香客大船數隻，風

帆飽力，疾馳如飛。有山峯幾點，若獨世獨立不屈的奇士，湖上得此，益以顯出它的深宏壯觀了。

我默然深思，憶起故鄉中汕埠一帶的海岸，正與此相似。昔年在彼間教書，每當風的清朝，月的良夜，往往個人徒步海涯，聽着脚下波浪的呼嘯，凝神遙睇，意興茫然，又復肅然！直等到遠峯雲濤幾變，或月影已漸漸傾斜，才離別了那兒，囘到人聲擾攘的校舍去。事情是幾年前的了，但印象却還是這樣強烈地保留着。如果把生活去喻作圖畫的話，那末，這總不能不算是很有意味的幾幅呢。

聽朋友們說，在太湖上，最好的景致是看落日。是的，在這樣萬頃柔波之上，遠見血紅的太陽，徐徐從天際落下，那雄奇詭麗的光彩是值得贊美的。惜我是迫不及待了！

我想湖上，不但日落時姿態迷人，月景更當可愛。記得舒立人月夜出西太湖詩云：「瑤娥明鏡澹磨空，龍女煙綃熨貼工。倒卷銀潢東注海，廣寒宮對水晶宮。」這樣透澈玲瓏的世界，怪不得他要作「如此烟波如此夜，居然著我一扁舟」的感嘆，及「不知偷載西施去，可有今宵月子無」的疑問了。

接着，在廟裏品了一囘清茗，興致雖仍然纏綿着，但時間却不容假借了。當我們從管社山麓坐上車子，將與湖光作別的時候，我的離懷是怎樣比湖上的波瀾還要泛濫呵。

——錄自語絲。

鶯哥兒

川　島

是一株槐樹吧，枝頭還綴着殘餘的花咧。幾乎有半個荷花池已經被這樹蔭籠罩了，池畔有白的黃的野花開着，當清晨太陽將要來到人間時，就是此地的微風也是香的。盛在荷葉中的露珠，經微風的震動本來已經在那裏蕩漾，有時槐花落在荷葉上，當中的露珠就加勁的跳躍起來。鶯哥兒的家就在這樹上，但來這里的還有別的姊兒哥兒，所以鶯哥兒從沒感到過孤寂——本來就和他姊兒同居的。

棲在這裏已經有多少日子，他們自己也記不清了。起初他們以月的圓缺來計時間，但是月的圓缺在他們看來總是太快，所以後來他們也就沒有心緒再記。

『仁慈的上帝！你是萬能的，你既肯保佑人間，一定也肯呵護我們，我想。姊兒已經病的好久了，仁慈的上帝呀！你是萬能的，我祈求你，趕快讓伊恢復了健康吧，上帝——阿曼！』

月光在樹上彷彿蓋了一張銀灰色的紗，鶯哥兒站在一枝向北的枝上，拍着他那金色的翅膀，粉紅色的小嘴時開時闔的這樣說。他又側着頭看了一會兒的天，要往南飛去。但一振翅就又囘到原處，仍拍着他的翅膀，粉紅色的小嘴又時開時闔的說：

『再祈求仁慈的上帝：人間的暴力和其他的災殃，永遠不要臨到我們的身上，上帝保佑我們！上帝保佑我們——阿曼！』

鶯哥兒歛了翅膀，又側着頭看天，有時還用他帶毛的小脚，在頸間彈動，圓的小眼兒也不時的開闔。這樣

的站了一息，他又拍起他的金色翅膀；在翅膀底下可以隱隱約約的看見一個紅色的『愛』字。他又繼續的禱告了——

『仁慈的上帝！請再容我禱告一次吧！你保佑我們：在明天紫薇星將要下山的時節，姊兒和我就能同平日一樣的歌唱而且跳舞——人間還等着看咧！並且，上帝保佑我們：紫薇星在蔚藍的天空放光時，姊兒和我都有甜蜜的夢，我祈求我的禱告立時應驗——阿曼！』

鶯哥兒的禱告和他正在拍着的翅膀同時停止，又注着眼看了一會園在他四週的綠葉。忽然吹過一陣微風，槐花落在荷葉上，發出『許，許，』的聲音，於是他就飛下去到了池畔。

穿紅衫的夜姣姣在池畔立着，當微風來時伊就離了枝頭等鶯哥兒來銜，好去貼在姊兒的胸前。鶯哥兒來了，先唱了一曲歌給伊聽，於是就湊近嘴去銜住了伊的細腰飛囘家去。

×　　×　　×　　×

守在家裏的鶯哥兒的姊兒，頭伸出在門外，兩隻翅膀垂着，淡綠色的衫子上顯出許多不整齊的皺紋，已經可以看出病臥多時來了。伊望見了鶯哥兒，就『哥兒！哥兒！』不住的叫，隨着就伸出伊的小爪接過銜在鶯哥兒嘴中的夜姣姣放在眼前。鶯哥兒也『姊兒！姊兒！』的叫着，把身子湊近，用他有愛字的那個翅膀覆在姊兒的身上，兩個小嘴緊緊的對着。姊兒的翅膀底下也有一個紅色的愛字，但是在右邊，鶯哥兒的是在左面的。

『方纔燕妹妹送來一條銀魚，現在就在這裏，我要等你囘來一同吃的。今天我還出門咧，並且遠遠的看見你在那裏發獃，因爲來一陣風，一朵槐花敲在我的背上，我就囘來了。你看；這不就是鼓在我背上的那一朵花嗎？眞個——我明天還想到鴛鴦姊姊那裏去，倘若你不放心，就陪我去，只要你不怕伊聳着肩來打趣，我們已經好久沒有見面了，有時還看見伊似乎在伊的園裏遠遠地望我。哥兒呀！我已經好了，你不要爲我操心吧，反叫我心疼。』

伊說了這話以後，就看著那朵夜姣姣。

『是的，姊兒！你曾出門了嗎？寧使小心點。姊兒！上帝已經允許我們，當明天紫薇星要下落時，你我就可同平時一樣的歌唱而且跳舞。魚爲什麼要等我回來才吃呢？姊兒！上帝還要在今晚給我們一個甜蜜的夢咧！等着吧！』

他們的頭是並着的，有時也和人間般的接吻，但只不過嘴和嘴對一對。

『上帝是不中用的，燕妹妹知道，人間有一種傳教士，只在他們的口中，上帝才是萬能。你不要去抱佛脚，叫燕妹妹知道，伊會笑你急不暇擇呵。但是我已經好了，哥兒！只要你把那紅的愛字對住了我的心腔，緊緊的摟着我，不要離開，那就很好，還要什麼上帝！哥兒！你明天陪我到鴛鴦姊姊那裏去，我的哥兒！』

『姊兒……………………』

×　　×　　×　　×　　×

太陽在午後纔出現，荷葉上都盛着龍眼般大的水珠，姊兒和鶯哥兒站在池中一塊小小的磯上，上面有一張荷葉，好像是他們的遮日傘。姊兒展開伊的右翅，右脚也伸着，許是在那裏洗澡；鶯哥兒用他的小嘴替伊在翅膀間刷洗。但是姊兒立時把伸展的翅膀縮回去，笑著『哥兒！哥兒！』的叫，當他是來呵癢的；也許姊兒是眞的癢了。鴛鴦正在那裏替他們撥開跟前的浮萍和水藻，聽見『哥兒！哥兒！』的叫聲，回轉頭來聳肩笑了一笑，姊兒就很快的把頭轉到背後，鶯哥兒是朝着伊看。

他們快要回去了，鴛鴦從荷葉底下走過來，把銜在嘴裏的兩片荷瓣安放在他們站的磯上，並且說：

『這是我們園裏的土產。尤其是這個，是我珍藏了多少日子的了。送給你們倆當作搖籃吧！並且祝你們因此而常常得到比從前更甜蜜的夢。將來還有哩；其實你們只需一片就夠，可惜小一點，但是將來還有哩。

『我們已經都有愛的翅膀的覆蓋了，因這個搖籃或者將要給我們更甜蜜的夢吧。謝謝你，我們願意由此而

得到更甜蜜的夢。但是你呀！眞像人間的哲學家，只是聳着肩來取笑別人。』

姊兒這樣的說，後來他們各銜着荷瓣飛囘去了。

× × × × ×

繡眼姑娘，燕妹妹，八哥兒，還有麻雀先生和年邁的鴉叔叔，都在鶯哥兒的門口等著。麻雀先生已經等的有點發急，繞着鶯哥兒的住宅儘跳。哥兒和姊兒都囘來了。他們就說：

『你們知道我們來時，見你們沒有在這裏，是怎樣的欣慰，但是又怎樣的記掛呀！』

麻雀先生沒有作聲，正在那裏吃他來送姊兒的那一個小虫。姊兒和哥兒把荷瓣放下，說：

『我們看鴛鴦姊姊去咧，順便又洗了一個澡。』

『是的！我們以爲你們出去旅行了，然也想到：不久總會囘來的。夜鶯姊姊昨天告訴我們，今夜或者伊要來。』

燕妹妹說：『昨天的小魚好嗎？今天我又找到一條拿來了。』

『謝謝你！很好！我們今早纔吃的。』姊兒帶着笑說。

繡眼姑娘的禮物是一簇粉紅色和淡黃色的絨，已經放在荷瓣中。

『我今天又學會一曲新的歌，倘若繡眼姑娘肯舞，我就唱給你們聽。』八哥兒說。

麻雀先生就慫恿繡眼姑娘來舞，於是八哥兒也就唱起他的新曲來了。

年邁的鴉叔叔，也沒有禮物，也不會歌舞，只是穿了黑色的大禮服在一邊端端正正的站着，但在看了聽了以後，也如一般捧角家似的『好！好！』的喊，他的能力也只盡於此。至於麻雀先生，在同夥中他們向來是當他道學先生看待的，因爲今天他已經吃了自己所送來的那一個小虫，所以還不會拱着背唧咕唧咕的來教訓他們——可也就快了。

鶯哥兒和他姊兒也同着他們跳舞而且歌唱。因爲燕妹妹怕姊兒疲乏，就宣言停止，並且照例在這時節要再歌舞下去，一般散學回去的小人，一定要給他們以不寧，於是他們就都散去。麻雀先生臨走時，還轉過頭來朝着那條銀魚釘了一眼。

從四周的炊煙看來，知道人間快要晚餐了。

×　×　×　×　×

山頂上紅色的霞已經變成褐色，半圓的月也已經在槐樹上了。姊兒和哥兒在他家中並肩甸着，姊兒用右翅蓋了哥兒的身體，哥兒的眼睛細的好像一條線，姊兒注視着他，嘴裏還『哥兒！哥兒！』的叫，不過嗓音比平時低一點。有時姊兒看了哥兒的神情，那眼也笑的只剩下一道縫了。哥兒還『姊兒！姊兒！』的叫。這差不多他們是一遞一聲的叫的。

姊兒把燕妹妹送來的一條銀魚含着去喂哥兒，哥兒的嘴慢慢的就湊到姊兒的嘴邊，吃了一半，那一半由哥兒的嘴裏送到姊兒的嘴裏去了。他們還是並肩一遞一聲的叫着。

『……倘若我們能在葉底擁抱，也不會受鴛鴦的嘲笑……』忽然從池畔斷斷續續的送來這陣聲音。

『是的………但是………愛………』

姊兒和哥兒俯着頭從這聲音發來的地方去看，知道有一對男女在他們的底下。似乎他們也被下面的人看見，因爲他們聽到——

『你瞧！鶯哥兒們…………………』

這兩個人並肩走到池邊的太湖石上坐下。但是他們是沒有愛字的翅膀的，接着雖聽到些『唧唧噥噥』的聲音，却也聽不淸是在說什麼。後來又見他們從太湖石上站起來走了。但是姊兒的身上還蓋著哥兒的翅膀，彼此一遞一聲的叫着。

人間所讚揚的『卿卿我我』，在他們是看不起的。

× × × × ×

『怎麼這時候夜鶯姊兒還不來呢？』哥兒說。

『不來也好，橫豎伊那幾個曲兒，我也聽得煩了，就如那些詩人似的總扯着那一套濫調。你呢？喜歡伊來嗎？』

『眞的，不來也好，姊兒！這話眞的。』哥兒的眼睛又細的好像是一條綫了。

（錄自月夜，北新版。）

鄉　愁

羅黑芷

寫了「死草的光輝」已經回到十四年前去的這個主人，固然走入了淡淡的哀愁，但是想再回去到一個什麼樣的時候，終尋不出一個落脚的地方。這並非是十四年以前的時間的海洋裏，竟看不見一點飄蕩的青藻足以繫住他的縈思，其實望見的只是茫茫的白水，須得像海鳥般在波間低徊，待到落下倦飛的雙翼，如浮鷗似的貼身在一個淸波上面，然後那彷彿正歌詠着什麼在這暫時有了着落的心中的歎息，才知道這個小小的周圍是很值得眷戀的。誰說，你但向前途尋喜悅，莫在囘憶裏動哀愁呢？

呵！哀愁也好，且囘轉去罷，去到那不必計算的一個時候。那時候是傍晚的光景；我不知被誰，大約是一個嬷嬷吧？抱在臂裏，從後廳正屋出到前廳迴廊。給放下在右手闌干邊一個茶几上站住。才從母親床上歡喜地睜開來的一雙迷矇矇的小眼睛，在那兒看見一個穿藍色竹布衣衫的女人，是在我小小的心中覺得一見面便張手要伊擁抱的女人。這是誰呢？你猜一猜看。伊凭倚着闌干，微笑着，望着那被黃昏的光充塞了的庭院，空中無數點點的飛蟲穿來穿去，牠們的薄翅振動彷彿習習有聲。

『孩子！這是螢火蟲呀！這是——』

我立刻被伊的唇吻着了，我在伊的那從有史以來便凝聚着愛情的黑晶晶的睫下了。我從旁邊不知又是誰的手裏喝了一口苦味的濃茶，舌頭上新得了一種蘇生的刺戟，我立刻在這小小的模糊的心中感覺了：這是我家的七月的黃昏。

回轉去罷，房屋依然是那所古舊的房屋，在那條有一個木匠人家管守入口的短巷左邊；落雨的時節，那木匠飼養的三隻斑鳩便在簷下籠中咕咕地叫喚，時候却彷彿是五月。祖母在伊靜悄悄的房中午睡；父親的窗子裏似乎有說話的聲音；我的一個伴侶——一個比我大兩歲的哥哥，叔母生的——不知到那裏去了：母親也不見；我獨自在後院天井裏蹬着。那從牆邊和磚縫裏挺生出來的野草，有圓葉的，有方葉的，密密的，疏疏的，不知叫作什麼，襯着滿階遍地的青苔，似乎滿院裏都是綠色的光的世界。

『哥兒！哪！這兒一點東西送給你。』挑水的老王，從他擔進院來而尚未息肩的一頭水桶裏，取出一枝折斷了的柳梢，尖尖的長葉滴下了的水珠在他的手背上。呵！城外是一個什麼世界呢？他又在他肚腰帶裏挖摸着，一個黑殼亮翅的蟲兒嘶鳴着隨着他的手出來了：

『這叫做蟬子。』

『呵！老王！』

我飛跳過去了。於是那蟬和柳枝便齊裝在一個小方竹籠內掛在後院的壁上。我在這東西旁邊盤旋玩耍，直到『赫兒，赫兒』地呼喚着的卽在今日還能引我潸然下淚的母親的聲音，可愛地送到我的小耳朵裏。

回轉去罷，回轉去罷，這回彷彿是在一個暮春的夜裏。母親坐在有燈光的桌前和鄰家的姆姆安閑地談着話。一個姑娘——我為你祝福，姑娘，我記不起你的名字了——背靠着那窗下坐着。伊是我的姐姐，這是母親教我這樣稱呼的；當伊站立起來的時候，伊彷彿比我高半個身軀，聽說是要說人家了，因為是十五歲的女孩兒呢！正是，我來到母親房裏瞧看伊，原是我的先生的吩咐。我記得進來的時候，彷彿那先生已經到了後廳的屏門外，將他的一隻耳朵和一隻眼睛交換貼在門縫邊向內打聽。十分對不住您，先生，我現在應該這樣向您道歉，因為姐姐抱我坐在伊的膝上，伊用面龐親熱地偎傍我，偏起頭看我，搖我的肩膊，撫我的頭髮，喊我做

『赫弟！赫弟！』我癡癡地瞧着伊的那笑迷迷但是而今我記不淸楚了的尖尖的臉。先生，伊或許已經替你生了幾個好兒子吧？可是我所能有的，只是那一根燈草頭上吐出來的靜靜的一朶黃色燈燄，這也卽是兒時母親房裏的春夜的光輝呵！雖然伊的身影很糢糊，我細細吟味，如掣電般我便又站立在伊的面前了。

隔着彭蠡的水，隔着匡廬的雲，自五歲別後，這一生認爲是親愛的人所曾聚集過的故鄉的家，便在夢裏也在那兒喚我回轉去。回轉去罷，我而今眞的回來了：你無恙麼？我家的門首的石獅，我記得我曾在你身上騎過；你還是被人家喚做禿頭麼？賣水果的老蔣，我記得你的擔子上的桃子是香脆的；你還是在巷中袒出赤膊滑滑地和你師父同鋸木頭麼？可憐的癩子徒弟，那些斑鳩又在叫喚你餧食給牠們呢！這眞是了不得，我還握着四文小錢在手中，聽見門外叫賣糯米團子的熟習聲音來了，我便奔向大門去：

『糯米團子，一個混糖的，一個有白糖餡的！』

很甜，很甜，媽媽，您吃不吃呢？

甲子年終之夜

羅黑芷

前七八天不知何許的一個處女死在湘水下游三十里的地方。她的死體是被一個往來江上的漁人偶然一網撈出了水面拋棄在岸旁汚泥中的。聽說那江村邊的幾個舟子將她裝在一口薄薄的棺內，就在附近的荒野，爲她草草築了一個小小的墳墓。聽說她的棉衣，綢裙和襪履，不知被什麼人剝了去，只留下一層褻服裹住這昔日曾是處女的尊嚴的身體而今只是浮腫並且塗滿了濁泥的靑黑色的死尸。

我耳邊聽到的彷彿是她的凄然的悲歎，眼前却又瞧見一個行路蹣跚的少婦，在昏濛的夜雨中，脅間挾着一

包衣物之類的東西，正在前頭緩緩走到一處兩旁是爛泥土堆而中間却是行人和車輛往來匆匆的街中。三輛人力車一線兒直衝將來把她逼得躲到側邊深沒踝骨的泥濘中搖搖地站立不穩；頭一個衝來的車夫曾在剛才刹那間喝她讓路的，此時一面拉着車兒跑過去，一面扭轉那野獸般的面目，也斜着一隻眼睛，用汚穢的話去侮辱她，而她只勉強地囘轉頭來低聲說：

『你們這些人呵！』

我料不到那個死的處女，和這個生的少婦，却在今夜風雨敲窗而又是萬家舉杯相祝的時候，做了我的兩個不相識的朋友。

歎生之可悲麼？而她死了，惡死之爲卑怯麼？而她饒恕了人間了！

獨這徬徨岐路之人呵而將焉歸!?

（以上牽牛花。）

寄醒者

朱大枏

你離別了我們那夜，天上一顆大星掉了。我們吵着說，今晚有人要醒去。進屋裏來便見你的影子更顯得黯淡了，我就取筆在你的影子周圍描出一個輪廓，你的影子漸漸的糢糢糊糊地，朦朦朧朧地化為縷縷的青灰的霧痕裊移着，我凝目望那烟子直扯着一根線穿出了窗欞以後，才覺到有些什麼失掉了。我惘然對着你遺留下的黑曲線的輪廓掉下一滴淚來。

在你醒前，一顆大星的掉落預示你的將醒；在你醒後，一滴淸淚的掉落哀悼你的醒去。然而你飛去了，從窗欞之隙飛去。我從窗欞之隙癡癡的窺望着，看見一朵紫色的小花在顫慄，我想那該是你的魂靈罷。

我這樣想，那朵紫色的小花悄然落了，飄飄的降落於窗欞以下。這時我的心也隨着在沉沉的墜落。在地心有個幽碧的水潭，將來我的心就沈掉在那裏面，如像冷月的孤影般在水裏發光。我的朋友，你在別一世界見着他的時候，不要滴下淚來，因為淚掉水裏，使水面皺起漣漪時，我的心碎了。

我的心沈沈的在墜落着，我怔怔的對着你遺留下的輪廓想——

這空空的啊！

少女的讚頌

朱大枬

對着那冷豔的臉，那臉上髣髴敷着一層潔光泛濫的晴雪，我恍惚漫游在雪後的荒山中，遺忘掉枯寂的心情，領悟到凄寥的靜趣。這潛靜的心，也恰好比喻做積雪的原野，不論受什麼情緒和意念的踐踏，只一度踐踏過去，便留下深深的印跡。

愛慕跨上了心頭，羞怯跟在他的後面。愛慕迂緩的爬着而羞怯飛似的奔馳。一會兒，羞怯追越過愛慕的脚蹤，仍自單人獨騎的在我心裏馳驟，愛慕便悄悄的遁去了。

後邊還有一行列，影影向我心頭進行。仔細辨認得出：是希望的馬駕着苦惱的車，猜疑飄飄的搖動着走，決斷顯露出鐵青的臉色，妬忌擕着怨恨，忿怒直衝上前，忍耐則病懨懨的掙扎着。

於是他們都蜂擁上心頭，遍心深深的刻着縱橫的轍跡，蜂窩似的穴孔。再偷看那冷豔的臉，臉上還舖着坦蕩蕩的雪層，沒經過絲毫的凌踐似的。我可不知道她內心的情狀，我極想知道的，她的心是和她的面孔一樣光鮮呢，是像我的心一樣凌亂呢？也許竟是一包泥漿了，啊，那可難說！你瞧，那臉上堆積的雪層夠多厚，我眼光又沒有太陽般的熱力，怎能夠探索她心裏的祕蘊。

但是你仔細看去，她的嘴唇邊不還有一點融化的痕跡？那不是曾經過情愛的嘴唇的烙壓？看罷，她滿臉的冰雪就要從這一點熱情的烙印化起！那烙印像從綻破的石榴裏擠出來的一顆鮮紅的米粒。

但是我抽身走了。

愛慕悄悄的遁去，羞怯飛越過愛慕的前面，便也緩了下去，却還在脚爬手搔的亂動；希望脫掉韁繩跑去，剩下苦惱停在心裏；妬忌慫慂起怨恨咆哮，忿怒更在一旁吶喊着助威：忍耐跌倒地上；決斷毅然趕走了猜疑，

而冷淡趁這擾亂之間便瑟瑟的跨上心頭。

於是濘泥的雪野漸漸變作坎坷的冰地。雖然我沒有回頭窺望，但是我猜想，我也希望，那冷豔的面孔將要漸漸晴霽了，滿臉絢爛的紅旭比那寒冽的潔光更美，那完全綻破了的石榴啊！

血的嘴唇的歌

朱大枬

在陰黯沈霾的屋角，我看見一個枯澀的嘴唇在顫，赭灰的血在上面凝結了。空氣也要凍凝成晶體，我看不分明對面的物象隔絕在濛濛的細霧和凜凜的晶稜間。我聽見一聲最後的蟬鳴，我的心正隨着那搖曳無盡的蟬鳴在悠迴着的時候，那鳴聲陡忽戛然的中斷，空氣已經結成晶體了。

蔚藍的天海裏還浮着白雲的冰塊，我僅聽到天邊漸漸的流響漸漸細微而至於絕滅。望過氣圍的晶罩，恍惚有一塊鉛灰色的天板壓着，唉，冰凍到天的海底了。

我的心開始凝縮着，終於結成一塊硬冷的冰。我將要忘掉一切，從此，我可能免掉迴蕩激流的苦痛。

忽然一線燦金的陽光射上那顫着的嘴唇。鮮明的紅血在上面微漾着，天上的死白的雲的塊也在嗤嗤地碎裂，同時又聽見澌澌的流響了，晶體的氣圍也漸漸在融解，大地上漸至朗澈，我又見着鮮明的蔚藍的雲天。

我的心也就融化了，現在的物象和過去的夢影又映射到上面。鳴蟬接續着唱他未完的歌曲，我的心也接續着隨蟬歌而悠迴。那嘴唇不住發狂的鼓動着，鮮紅的血直噴，噴出來一朵朵鮮豔的玫瑰，一朵朵美麗的火燄。在心裏濺跳着顆顆的明潤的浪珠，泛漾着洶洶的深碧的波濤，從我的眼眶裏掉下一滴淚來。

（以上斑爛。）

浮生

葉永蓁

有人說：『浮生若夢！』

自然，能說出這句話的人，那對於世味，他總已深深地嘗到了吧？所以，不必說，我現在也在做夢。但其難處，在於自己不知道這夢究竟要多少時候才能做了；而且，過去曾做了的，佔了這夢的多少時候；而後來的，却還要多少時候？

近來有時候屢和幾個同自己的年紀不相上下的朋友談着，彷彿彼此都有幾分覺得不想將這夢再繼續做了下去。而在這之中的我，更加有此意味。

好幾次自己曾仔細自問着：『目前自己是否感到正在做夢呢？而這夢，於自己的生，是否有什麽興趣？也是否有興趣地在做？做了之後，也是否有益於人世？』

自己是實在解答不出來了。

不但解答不出來啊，還往往感覺着：這世界之所以存在，其實是夢與夢在繼續着而已。——前人的夢做好了的，或沒有做好了而被人逼着算爲做好了的，加於後人的夢境中讓後人接了下來做；而後人呢：又以這同一的傳授的方法，加諸更以後的人來做。這樣的互相遞送下去，於是就成爲人類繁榮的史蹟，一直到那不可知悉的時期，永久將這許多支離破碎的夢蟬聯下去，蟬聯下去，成爲一個大夢。而這大夢以後怎樣結束，誰也又是解答不出來的，無論你，我，是不是？

這麼在想着，心境的難受，也是必然的。

自己雖還沒有家室之累，但於有幾個朋友，看着他們的身體固仍強健，而他們的精神却已呈現出一種倔傻了的樣子，便不覺間也有若干憐惜他們的情意，由自己的言語中或舉動中流露出來。因此，一回想到自己，就起了一種『何苦來呢』的心，自己知道，於『做人』這一門事業呢，也有些動搖起來了，好像有幾分『吃不下去』的神情，倒不如『路濕早脫鞋』罷，乾脆點早些日子將這夢完成了，免得弄出不大好看的花樣，使後人於他們自己的生命，也少了一點打悔的心；且使他們於自己的夢，也可留下一點更多的幻想，以這種種幻想的花開遍於他們所要去的路徑上，這也未始不是給他們的一種鼓勵的幫助！

可是這麼在想時，自己又難於甘心。

前人都能夠把他們的夢做了完成，後人也將，而且一定的，把他們的夢做了完成；難道只有我就不能，或躊躇着，把自己的夢做完成了嗎？

生命自己有幾分倔強起來了！

那麼怎麼辦呢？——這成爲我自己當前的問題。

屢屢想着，到底怎麼辦好？

又覺得什麼也不好，什麼也不好辦。

整天拖着這一具靈魂與軀殼已經隔離了的身體在徘徊着，宛如自己像大海裏飄浮着的浮萍似的，得不到一個能寄託自己的處所。茫然四顧，四處又都是幻滅的憧憬。空虛，空虛得自己將成爲天地間一個孤立的人。而甚至于連這孤立的存在，也都懷疑着，——在我的心裏。

勉強地將手伸向四圍摸索一下，摸索不到一絲絲充實的東西。將足趾在地面上着實地踏了一下，地也都浮動，天地在我的意識間在旋轉，這旋轉將無已時。

和朋友談着許多做爲消遣時光的話，但談了之後，依然是和未曾談了的時候一樣的。自己不會感覺出這其間的分別，不會辨別出人世間所謂親疏的滋味，不會體會出時間之消逝，於我自己的生命，含有怎樣重大和深奧的意義。

『呵呀！這人生啊！這人生啊！』

只能夢寐中有時這樣在叫着。說不出這人生之於我，究竟是痛苦的，抑是甜蜜的？

白晝與夜的繼續，難得使我認識出來；生與死，尤其是毋庸說了。

在白晝裏摸索着，在黑夜裏也是摸索着。

等待生命再得倔強起來，只好。然而生命的倔強，也不過猶如彈簧那麼地偶而彈了一下子的。繼續使牠倔強起來。須繼續給牠一種生命的力。

什麼才是生命的力呢？

我苦惱着了！

的確像看見苦惱從我脚背爬了上來。牠扳住我的褲管，扳住我的衣襟，慢慢地爬到我的膝蓋上面。牠就安然地坐在我膝蓋上，睜着獰惡的面目在看我，怪模怪樣地。而且，而且，還以侮辱我的姿態，向我儘在笑。

算爲自己的退讓，我將視線避了去。

牠却在扳住我的頭。

我閉下自己的眼睛。

牠把我的眼睛動着，一面還用牠的頭頂在我的懷裏。

一切都無可挽救了，我連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掙扎嗎？屈服嗎？』

這兩種意識在我的思想裏在開戰。

『苦惱着啊，苦惱着啊！』

但我又聽見我的心這麼叫着。

徬徨着也是一樣，恐懼着也是一樣。

我在想，我得掙扎起來才是眞的。

將自已跑在街心裏走着，跑在太陽底下走着，我的心徐徐的感到一點點活動的情意。我跑過了許多人擠人的街道；我跑過了許多墳與墳排列着的山丘；我跑過了許多草和草蔓生着的田野。

一片白茫茫的水展開在我的面前。

我向東面望去，東面的水透到那無限遠的天際；我向西面望去，西面的水也透到那無限遠的天際。——蔚藍的天就是這麼地和水混合着，到了目力所不能望見的地方，那裏連天與水也不能認眞地分別出來了。

一陣極度的愉快在我心裏盪漾開，我就漫步於這水邊的沿岸。我向自已的生命低徊地在吟味，我並且更加歡樂地來讚頌着。——大聲地，狂野地在喊。

這一片白茫茫的水就川流不息地滾過我的面前。

成爲怒濤，成爲狂瀾，儘牠們生命的力活躍着。

我對牠們狠狠地凝視一下子，一種奔放的情感由我的心裏衝出來了。一個穿着白衣的女神踏着一顆浪頭在跳舞，她用她那如柔荑的手來和我打了一回招呼。

慢慢地我看她跳了近來，我不自覺地在笑着。映入於我的眼簾裏她是怎樣的綽約多姿，她那面龐兒就像含笑着的花那麼地格外逗人憐愛。

不否認說，我被迷惑住了，惹得我的心怦然的動。

我揉一揉眼睛，放下手的時候却看見每個浪頭上都有一個同樣的女神出現。也是那麼地穿了白的衣裙，也是那麼地明眸皓齒，也是那麼地婆娑的舞着，——越過了許多在捲的浪頭，越過了許多在駛的船隻，她們都望着我跳了近來。

我按不住自己的情感，輕輕地在問我自己的生命：

『怎麼呢，只有兩條路了，你揀那一條路走？』

『那兩條路啊？你告訴我！』生命頹唐地說。

『一條路是，將我們的夢今天結束了；另一條路是，還將我們的夢接下去做。』我在解釋着。

生命默然不響，我知道牠也是悲苦的。

『那得怎麼？』我看見那許多女神又在向我招手。

生命還沒有話，彷彿對於這人世，牠仍感到留戀似的。

『你得說啊，用不着如何躊躇的，你想還有旁的路嗎？』

——我在催着說，依然那麼低聲，而且在聲音中，自己也覺得有幾許顫抖。

『我怎麼說呢？如果將我們的夢今天結束呢，那末這夢，就再沒有回來的時候；如果還接下去做，那末我們又多麼費力！』生命竟是這麼在哭泣着，漸漸地成爲哀號的模樣。

我又難受起來了！

深深地想着生命所說的這幾句話，覺得，實在的，即使『浮生若夢』，而我們人，也只有一回的機會在做這夢的啊！我們怎忍輕易的將這夢結束了呢？

在夢之中建立夢的幻境罷！

要使這夢突兀的，雄偉的在那大夢裏面估了一個位置，這才不辜負自己獲得這一回做夢的機會。——我轉

而有些如這樣悟着的樣子似的。倘不然，至少，自己也須留下一點夢的痕跡，那自己的生命便在結束了之後成爲一個流蕩的孤魂，也能使牠得到一個棲息的所在。

我在這片水的沿岸徘徊着，凝視一下天空，凝視一下大地。

天空是灰色的，連太陽都躲在雲後面去了；大地也是灰色的，彷彿到了臨死的年紀全無生動地在躺着。沒有一株樹，沒有一根草，敢於歡笑；僅大家都低下頭，相互偷偷地在嘆息。

水的浪捲到岸旁的堤上，成爲浪花直濺上我的衣襟。我的脚濕着，但並不冷，反而有幾許溫暖的情意。水面的女神手招得更厲害，裝做種種迷人的笑，團團地舞着。

生命不但哀號，而且也稍許在顫着了！

我也凝視牠一下，不禁感到了一種啼笑皆非的情景。

『怎麼啊！』我在問我的心，乘生命不覺得的剎那間。

『我也決定不了呀！』

生命却覺得了，替代我的心在回答。

我羞怯起來，怨恨自己在這最後的一剎那竟還做了一齣悲劇中懦弱的主角。我惱怒地拖住了生命搖惑着，帶了一種懇求的口吻向牠在叫喊：

『怎麼呵？你不用太使我出醜了罷，你得給我一種勇氣，告訴我到底還是生，還是死？還是生，還是死？』

我盡自己的力量叫了出來。

『還是生，還是死；還是生，還是死，我怎能說呢？』

生命仍舊猶豫着，生命的累贅簡直成爲蛇那樣的糾纏住我。

『那你得給我一種勇氣啊，給我一種勇氣啊！』
我抓住了自己的頭髮狠狠地跑。
『我只需要一種勇氣啊，我只需要一種勇氣啊！』
一邊繼續在奔馳，一邊我更響亮地這樣在喊着。
天地也為我震怒了，馬上給我一種同樣響亮的囘音。
生命因此倒喜悅起來。接着說：
『這就是你的勇氣啊，勇氣怎麼單是我能給你的呢？』
然而我，我竟以爲這是生命的嘲笑。
『你怎麼說啊，你，你？』
我厲聲地問：
『這就是你的勇氣啊，這就是你的勇氣啊，勇氣怎麼單是我能給你的呢？』生命嚴肅而且高興地在囘答。
我還以爲生命對我嘲笑着，憤怒地在地面上拾起一塊巨大的石頭，望向牠那地方擲了過去，盡自己手臂所有的力，狠狠地瞄準牠在擲着。
這石頭從生命的頭頂飛到水裏去了，生命像在一種災難之下，驚慌了一下子。
水裏同時發出一種『咚』的聲音，我眼見這石頭很快地沉了下去。水面上一切的女神都逃避了，只有一個小小的罅隙被浪頭激成爲一個小小的漩渦很急地在旋轉着。
隨後過了一些時，這漩渦也就隱沒了。
我站在那地方看了這情形呆呆地不動，生命做出一種澈悟了的姿態走近我的身邊來。
『你現在懂了嗎？』

牠湊着我的耳際溫和地問。

我在點點頭。

『呵呵，懂了啊！懂了好，懂了好！』生命笑着接下去說，『其實，所謂「浮生」，並不只若夢而已，而且頗有點似水的樣子。說到水，你說牠沒有的嗎？明明一片白茫茫的擺在你面前，給你肉眼所看見；海上的沙鷗，江中的野鴨，河裏的小魚，都給牠浮着，或在牠裏面生着。人類更造成龐大無比的船隻，或以木頭紮成的一排排的木筏，也都給牠載着，牠自己並能興波作浪，像山那樣地聳立起來，一疊疊地打了過去。誰看見牠這種種的景象，誰會說牠是沒有的呢？但你如果一定說牠是有的嗎？你走到這水邊，能否將牠拿得起一點點遞給我的手裏看：你剛才擲下去的石頭，怎麼又被沉下去呢？水面仍是那麼無恙，沒有一個洞給你看得見說是你剛才那石頭擲下的去處？那海上的沙鷗，江中的野鴨，河裏的小魚，現在雖在牠上面浮着，或在牠裏面生着，但也總有一天，會被牠捲到沙堆上去：龐大無比的船隻，木頭紮成的木筏，現在雖給牠載着，但倘長此下去，也總有一天，給牠沉沒了的，而牠自己仍然無恙。所以說，誰看見牠這種種的景象，誰又敢說牠是一定有的呢？你敢說嗎？哈哈，我想你也不敢說的。這樣，這也不好比一個人的生嗎？你說生之於人，是沒有這一回事的，不過「浮生若夢」而已，像一個夢那麼的做了過去就算；那末，你現在是站在這水邊，你難道說自己沒有感覺着嗎？你還要整天為你的生，這樣那樣的在忙碌着，那你總知道這不僅只是像夢那麼的吧？但你倘若說，生之於人，是確有這一回事的，牠並不像夢，而是眞實地給你自己把握到，那末你，你得拿出一點生的證據給我看，你又拿不出這證據來，縱或說也許我們對於生未曾了結，我們是不淸淸楚楚地知道，可是就那些生已經了結的人們說呢，他們有什麼證據可足證明自己確是眞眞實實的生過？而使我們也感到他們確是眞眞實實的生過的？』

我第二回在點點頭。

『所以說，浮生是頗有點似流水一樣啊！』生命不住地嘆息着，『而且，再說，這水，當牠平靜的時候，牠是多麽的平靜！當牠成爲波濤洶湧的時候，又是多麽的在活躍着，人的生，也何嘗不然呢？那海上的沙鷗，江中的野鴨，河裏的小魚，以及龐大無比的船隻，木頭紮成的木筏，當牠們給水浮着，載着，牠們自己需要一種力，水也需要一種力。若遇到這之間有一種力消失掉，則這些東西被水所沉沒，水沉沒了這些東西，也是必然的。而這種力，當然不是旁人所能給與的。在這裏，所謂人生是依照曲線生存着，是給命運擺佈着，也大可作如是觀的，你得說，是不是呢？』

生命說到這裏的時候，牠眼看着我乾笑起來。

我第三回在點點頭。

『旣這樣，你還可以想見：』生命拍拍我的肩膀，愈說愈發生自己的興味，『這水，牠之能成爲溝瀆，能成爲江河，能成爲海洋，牠都從地底下流了過來；種種黑暗的勢力隔斷了牠，牠並沒有懼怕這黑暗的勢力啊；種種阻礙堵住了牠，但牠也並沒有懼怕這種堵住牠的阻礙啊；牠永久這樣摸索而奮勇地流着，終于成爲溝瀆，成爲江河，成爲海洋，能浮着載着自己所能浮得起載得起的東西。所以，人生，也應該在黑暗中摸索着，在苦難中鍛鍊着，在疲乏中還須勇往前進。這自然，是費力的啊！但也應該費力！不必有種種幻想存在着，這水，有什麽幻想呢？只管自流着好了，只管自生着好了，猶豫嗎？這是無用的，悲苦嗎？也是無用的。人生是隨着苦難而俱來，正猶如水必須在地底下潛流着一樣的，你豈得說，連這點也不懂得？』

我慢慢地抬起頭來，生命正在喘息着。

『我懂得了！我懂得了！』我急急地抱住生命在狂吻。

『那末好罷，你說我們應該怎樣呢？』

生命對我閃着一種徵求的眼光。

『要生，要生！』

我不住地又盡力叫喊起來。這叫喊，馬上震動了四圍的天地，天地更給我一聲比我的叫喊更有力的回音。天空間的浮雲都散了去，太陽在我的頭上照着。

生命笑嘻嘻地跳進我的軀殼裏來了！

我感到了一種充實的情緒，急急地回過身來跑過了許多草和草蔓生着的田野，跑過了許多墳與墳排列着的山丘，跑過了許多人擠人的街道。

我在人擠人的街道中走着，隨着人跋涉着。一位和我年紀不相上下的朋友在這跋涉的途徑碰到了我，他問我：『你說「浮生若夢」嗎？』

我回答說：『是的！』

『你說「浮生」眞的「若夢」嗎？』

我回答說：『不是的！』

我那位朋友笑着，他牽住我的手。

『走上前去啊，擠上前去啊，在人堆裏，在地底下！』

我的心永久這麼地在叫。

這就成爲我的生命的力，我確實覺得自己還是生着。

我的四圍都是密密層層的人，成爲一條無窮長的線。

我們都聽到自己走上前去，擠上前去的足音。

雜沓的，紛擾的。

（以上浮生集）

槳聲燈影裏的秦淮河

朱自清

一九二三年八月的一晚，我和平伯同游秦淮河；平伯是初泛，我是重來了。我們雇了一隻「七板子」，在夕陽已去，皎月方來的時候，便下了船。於是槳聲汩——汩，我們開始領略那晃蕩着薔薇色的歷史的秦淮河的滋味了。

秦淮河裏的船，比北京萬生園，頤和園的船好，比西湖的船好，比揚州瘦西湖的船也好。這幾處的船不是覺着笨，就是覺着簡陋，局促；都不能引起乘客們的情韻，如秦淮河的船一樣。秦淮河的船約略可分為兩種：一是大船；一是小船，就是所謂「七板子」。大船艙口闊大，可容二三十人。裏面陳設着字畫和光潔的紅木傢具，桌上一律嵌着冰涼的大理石面。窗格雕鏤頗細，使人起柔膩之感。窗格裏映着紅色藍色的玻璃；玻璃上有精緻的花紋，也頗悅人目。「七板子」規模雖不及大船，但那淡藍色的欄干，空敞的艙，也足繫人情思。而最出色處卻在牠的艙前。艙前是甲板上的一部，上面有弧形的頂，兩邊用疏疏的欄干支着。裏面通常放着兩張籐的躺椅。躺下，可以談天，可以望遠，可以顧盼兩岸的河房。大船上也有這箇，但在小船上更覺清雋罷了。艙前的頂下，一律懸着燈彩；燈的多少，明暗，彩蘇的精細，豔晦，是不一的，但好歹總還你一箇燈彩。這燈彩實在是最能鈎人的東西。夜幕垂垂地下來時，大小船上都點起燈火。從兩重玻璃裏映出那輻射着的黃黃的散光，反暈出一片朦朧的烟靄；透過這煙靄，在黯黯的水波裏，又逗起縷縷的明漪。在這薄靄和微漪裏，聽着那悠然的間歇的槳聲，誰能不被引入他的美夢去呢？只愁夢太多了，這些大小船兒如何載得起呀？我們這時模模糊糊的

談着明末的秦淮河的豔跡，如桃花扇及板橋雜記裏所載的。我們眞神往了。我們彷彿親見那時華燈映水，畫舫凌波的光景了。於是我們的船便成了歷史的重載了。我們終於恍然秦淮河的船所以雅麗過於他處，而又有奇異的吸引力的，實在是許多歷史的影象使然了。

秦淮河的水是碧陰陰的；看起來厚而不膩，或者是六朝金粉所凝麼？我們初上船的時候，天色還未斷黑，那漾漾的柔波是這樣的恬靜，委婉，使我們一面有水闊天空之想，一面又憧憬着紙醉金迷之境了。等到燈火明時，陰陰的變爲沈沈了：黯淡的水光，像夢一般；那偶然閃爍着的光芒，就是夢的眼睛了。我們坐在艙前，因了那隆起的頂棚，彷彿總是昂着首向前走着似的；於是飄飄然如御風而行的我們，看着那些自在的灣泊着的船，船裏走馬燈般的人物，便像是下界一般，迢迢的遠了，又像在霧裏看花，儘朦朦朧朧的。這時我們已過了利涉橋，望見東關頭了。沿路聽見斷續的歌聲：有從沿河的妓樓飄來的，有從河上船裏度來的。我們明知那些歌聲，只是些因襲的言詞，從生澀的歌喉裏機械的發出來的；但牠們經了夏夜的微風的吹漾和水波的搖拂，裊娜着到我們耳邊的時候，已經不單是她們的歌聲，而混着微風和河水的密語了。於是我們不得不被牽惹着，震撼着，相與浮沈於這歌聲裏了。從東關頭轉灣，不久就到大中橋。大中橋共有三箇橋拱，都很闊大，儼然是三座門兒；使我們覺得我們的船和船裏的我們，在橋下過去時，眞是太無顏色了。橋磚是深褐色，表明牠的歷史的長久；但都完好無缺，令人太息於古昔工程的堅美。橋上兩旁都是木壁的房子，中間應該有街路？這些房子都破舊了，多年烟薰的跡，遮沒了當年的美麗。我想像秦淮河的極盛時，在這樣宏闊的橋上，特地蓋了房子，必然是髹漆得富富麗麗的；晚間必然是燈火通明的。現在却只賸下一片黑沈沈！但是橋上造着房子，畢竟使我們多少可以想見往日的繁華；這也慰情聊勝無了。過了大中橋，便到了燈月交輝，笙歌徹夜的秦淮河；這才是秦淮河的眞面目哩。

大中橋外，頓然空闊，和橋內兩岸排着密密的人家的景象大異了。一眼望去，疏疏的林，淡淡的月，襯着

藍蔚的天，頗像荒江野渡光景；那邊呢，鬱叢叢的，陰森森的，又似乎藏着無邊的黑暗：令人幾乎不信那是繁華的秦淮河了。但是河中眩暈着的燈光，縱橫着的畫舫，悠揚着的笛韻，夾着那吱吱的胡琴聲，終於使我們認識綠如茵陳酒的秦淮水了。此地天裸露着的多些，故覺夜來的獨遲些；從清清的水影裏，我們感到的只是薄薄的夜——這正是秦淮河的夜。大中橋外，本來還有一座復成橋，是船夫口中的我們的遊蹤盡處，或也是秦淮河繁華的盡處了。我的腳曾踏過復成橋的脊，在十三四歲的時候。但是兩次遊秦淮河，却都不曾見着復成橋的面；明知總在前途的，卻常覺得有些虛無縹渺似的。我想，不見倒也好。這時正是盛夏。我們下船後，藉着新生的晚涼和河上的微風，暑氣已漸漸銷散；到了此地，豁然開朗，身子頓然輕了——習習的清風荏苒在面上，手上，衣上，這便又感到了一縷新涼了。南京的日光，大概沒有杭州猛烈；西湖的夏夜老是熱蓬蓬的，水像沸着一般，秦淮河的水卻儘是這樣冷冷地綠着。任你人影的憧憧，歌聲的擾擾，總像隔着一層薄薄的綠紗面冪似的；牠儘是這樣靜靜的，冷冷的綠着。我們出了大中橋，走不上半里路，船夫便將船撐到一旁，停了槳由牠宕着。他以為那裏正是繁華的極點，再過去就是荒涼了；所以讓我們多多賞鑑一會兒。他自己卻靜靜的蹲着。他是看慣這光景的了，大約只是一箇無可無不可。這無可無不可，無論是升的沉的，總之，都比我們高了。

那時河裏鬧熱極了；船大半泊着，小半在水上穿梭似的來往。停泊着的都在近市的那一邊，我們的船自然也夾在其中。因為這邊略略的擠，便覺得那邊十分的疏了。在每一隻船從那邊過去時，我們能畫出牠的輕輕的影和曲曲的波，在我們的心上；這顯着是空，且顯着是靜了。那是處處都是歌聲和悽厲的胡琴聲，圓潤的喉嚨，確乎是很少的。但那生澀的，尖脆的調子能使人有少年的，粗率不拘的感覺，也正可快我們的意。況且多少隔開些兒聽着，因為想像與渴慕的做美，總覺更有滋味；而競發的喧囂，仰揚的不齊，遠近的雜踏，和樂器的嘈嘈切切，合成另一意味的諧音，也使我們無所適從，如隨着大風而走。這實在因為我們的心枯澀久了，變為脆弱；故偶然潤澤一下，便瘋狂似的不能自主了。但秦淮河確也膩人。即如船裏的人面，無論是和我們一堆

兒泊着的，無論是從我們眼前過去的，總是模模糊糊的，甚至渺渺茫茫的；任你張圓了眼睛，揩淨了眥垢，也是枉然。這眞夠人想呢。在我們停泊的地方，燈光原是紛然的；不過這些燈光都是黃而有暈的。黃已經不能明了，再加上了暈，便更不成了。燈愈多，暈就愈甚；在繁星般的黃的交錯裏，秦淮河彷彿籠上了一團光霧。光芒與霧氣騰騰的暈着，什麼都祇賸了輪廓了；所以人面的詳細的曲線，便消失於我們的眼底了。但燈光究竟奪不了那邊的月色；燈光是渾的，月色是清的。在渾沌的燈光裏，滲入一派清輝，却眞是奇跡！那晚月兒已瘦削了兩三分。她晚粧才罷，盈盈的上了柳梢頭。天是藍得可愛，彷彿一汪水似的；月兒便更出落得精神了。岸上原有三株兩株的垂楊樹，淡淡的影子，在水裏搖曳着。牠們那柔細的枝條浴着月光，就像一支支美人的臂膊，交互的纏着，挽着；又像是月兒披着的髮。而月兒偶然也從牠們的交叉處偸偸窺看我們，大有小姑娘怕羞的樣子。岸上另有幾株不知名的老樹，光光的立着；在月光裏照起來，却又儼然是精神矍鑠的老人。遠處——快到天際線了，才有一兩片白雲，亮得現出異彩，像美麗的貝殼一般。白雲下便是黑黑的一帶輪廓；是一條隨意畫的不規則的曲線。這一段光景，和河中的風味大異了。但燈與月竟能并存着，交融着，使月成了纏綿的月，燈射着渺渺的靈輝；這正是天之所以厚秦淮河，也正是天之所以厚我們了。

這時却遇着了難解的糾紛。秦淮河上原有一種歌妓，是以歌爲業的。從前都在茶舫上，唱些大曲之類。每日午後一時起；什麼時候止，却忘記了。晚上照樣也有一回，也在黃暈的燈光裏。我從前過南京時，曾隨着朋友去聽過兩次。因爲茶舫裏的人臉太多了，覺得不大適意，終於聽不出所以然，前年聽說歌妓被取締了，不知怎的，頗涉想了幾次——却想不出什麼。這次到南京，先到茶舫上去看看，覺得頗是寂寥，令我無端的悵悵了。不料她們却仍在秦淮河裏掙扎着，不料她們竟會糾纏到我們，我於是很張皇了。她們也乘着「七板子」，她們總是坐在艙前的。艙前點着石油汽燈，光亮眩人眼目：坐在下面的，自然是纖毫畢見了——引誘客人們的力量，也便在此了。艙裏躲着樂工等人，映着汽燈的餘輝蠕動着；他們是永遠不被注意的。每船的歌妓大約都

是二人；天色一黑，她們的船就在大中橋外往來不息的兜生意。無論行着的船，泊着的船，都要來兜攬的。這都是我後來推想出來的。那晚不知怎樣，忽然輪着我們的船了。我們的船好好的停着，一隻歌舫划向我們來了；漸漸和我們的船並着了。爍爍的燈光逼得我們皺起了眉頭；我們的風塵色全給牠托出來了，這使我踧踖不安了。那時一個夥計跨過船來，拿着攤開的歌摺，就近塞向我的手裏，說，「點幾齣吧！」他跨過來的時候，我們船上似乎有許多眼光跟着。同時相近的別的船上也似乎有許多眼睛炯炯的向我們船上看着。我眞窘了！我也裝出大方的樣子，向歌妓們瞥了一眼，但究竟是不成的！我勉強將那歌摺翻了一翻，卻不曾看清了幾箇字；便趕緊遞還那夥計，一面不好意思地說，「不要。我們……不要。」他便塞給平伯。平伯掉轉頭去，搖手說，「不要！」那人還膩着不走。平伯又回過頭來，搖着頭道，「不要！」於是那人重到我處。我窘着再拒絕了他。他這才有所不屑似的走了。我的心立刻放下，如釋了重負一般。我們就開始自白了。

我說我受了道德律的壓迫，拒絕了她們；心裏似乎很抱歉的。這所謂抱歉，一面對於她們，一面對於我自己。她們於我們雖然沒有很奢的希望；但總有些希望的。我們拒絕了她們，無論理由如何充足，卻使她們的希望受了傷；這總有幾分不做美了。這是我覺得很悵悵的。至於我自己。更有一種不足之感。我這時被四面的歌聲誘惑了，降服了；但是遠遠的，遠遠的歌聲總彷彿隔着重衣搔癢似的，越搔越搔不着癢處。我於是憧憬着貼耳的妙音了。在歌舫划來時，我的憧憬，變爲盼望；我固執的盼望着，有如飢渴。雖然從淺薄的經驗裏，也能夠推知，那貼耳的歌聲，將剝去了一切的美妙；但一個平常的人像我的，誰願憑了理性之力去醜化未來呢？我寧願自己騙着了。不過我的社會感性是很敏銳的；我的思力能拆穿道德律的西洋鏡，而我的感情卻終於被牠壓服着。我於是有所顧忌了，尤其是在衆目昭彰的時候。道德律的力，本來是民衆賦予的；在民衆的面前，自然更顯出牠的威嚴了。我這時一面盼望，一面卻感到了兩重的禁制：一，在通俗的意義上，接近妓者總算一種不正當的行爲；二，妓是一種不健全的職業，我們對於她們，應有哀矜勿喜之心，不應賞玩的去聽她們的歌。在

衆目睽睽之下，這兩種思想在我心裏最爲旺盛。她們暫時壓倒了我的聽歌的盼望，這便成就了我的灰色的拒絕。那時的心實在異常狀態中，覺得頗是昏亂。歌舫去了，暫時寧靖之後，我的思緒又如潮湧了。兩個相反的意思在我心頭往復：賣歌和賣淫不同，聽歌和狎妓不同，又干道德甚事？——但是，但是，她們既被逼的以歌爲業，她們的歌必無藝術味的；況她們的身世，我們究竟該同情的。所以拒絕倒也是正辦。但這些意思終於不曾撇開我的聽歌的盼望。牠力量異常堅強；牠總想將別的思緒踏在脚下。從這重重的爭鬭裏，我感到了濃厚的不足之感。這不足之感使我的心盤旋不安，起坐都不安寧了。唉！我承認我是一個自私的人！平伯呢，卻與我不同。他引周啓明先生的詩，「因爲我有妻子，所以我愛一切的女人，因爲我有子女，所以我愛一切的孩子。』(一)他的意思可以見了。他因爲推及的同情，愛着那些歌妓，並且尊重着她們，所以拒絕了她們。在這種情形下，他自然以爲聽是對於她們的一種侮辱。但他也是想聽歌的，雖然不和我一樣。所以在他的心中，當然也有一番小小的爭鬭；爭鬭的結果，是同情勝了。至於道德律，在他是沒有什麼的；因爲他很有蔑視一切的傾向，民衆的力量在他是不大覺着的。這時他的心意的活動比較簡單，又比較鬆弱，故事後還怡然自若；我卻不能了。這裏平伯又比我高了。

在我們談話中間，又來了兩隻歌舫。夥計照前一樣的請我們點戲，我們照前一樣的拒絕了。我受了三次窘，心裏的不安更甚了。清豔的夜景也爲之減色。船夫大約因爲要趕第二趟生意，催着我們回去；我們無可無不可的答應了。我們漸漸和那些暈黃的燈光遠了，只有些月色冷清清的隨着我們的歸舟。我們的船竟沒個伴兒，秦淮河的夜正長哩！到大中橋近處，才遇着一隻來船。這是一隻載妓的板船，黑漆漆的沒有一點光。船頭上坐着一箇妓女；暗裏看出，白地小花的衫子，黑的下衣。她手裏拉着胡琴，口裏唱着青衫的調子。她唱得響亮而圓轉；當她的船箭一般駛過去時，餘音還嫋嫋的在我們耳際，使我們傾聽而向往。想不到在弩末的遊蹤裏，還能領略到這樣的清歌！這時船過大中橋了，森森的水影，如黑暗張着巨口，要將我們的船吞了下去。我

們回顧那渺渺的黃光，不勝依戀之情；我們感到了寂寞了！這一段地方夜色甚濃，又有兩頭的燈火招邀着；橋外的燈火不用說了，過了橋另有東關頭疏疏的燈火。我們忽然仰頭看見依人的素月，不覺深悔歸來之早了！走過東關頭，有一兩隻大船灣泊着，又有幾隻船向我們來着。囂囂的一陣歌聲人語，彷彿笑我們無伴的孤舟哩。東關頭轉灣，河上的夜色更濃了；臨水的妓樓上，時時從簾縫裏射出一線一線的燈光；彷彿黑暗從酣睡裏眨了一眨眼。我們默然的對着，靜聽那汩——汩的槳聲，幾乎要入睡了；朦朧裏卻溫尋着適纔的繁華的餘味。我那不安的心在靜裏愈顯活躍了！這時我們都有了不足之感。而我的更其濃厚。我們卻又不願回去，於是祇能由懊悔而悵惘了。船裏便滿載着悵惘了。直到利涉橋下，微微嘈雜的人聲，才使我豁然一驚；那光景卻又不同。右岸的河房裏，都大開了窗戶，裏面亮着晃晃的電燈，電燈的光射到水上，蜿蜒曲折，閃閃不息，正如跳舞着的仙女的臂膊。我們的船已在她的臂膊裏了；如睡在搖籃裏一樣，倦了的我們便又入夢了。那電燈下的人物，只覺像螞蟻一般，更不去縈念。這是最後的夢；可惜是最短的夢！黑暗重復落在我們面前，我們看見傍岸的空船上一星兩星的，枯燥無力又搖搖不定的燈光。我們的夢醒了，我們知道就要上岸了；我們心裏充滿了幻滅的情思。

（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一日作，於溫州。）

（一）原詩是，「我為了自己的兒女才愛小孩子，為了自己的妻才愛女人」，見雪朝四八頁。

溫州的踪跡

朱自清

（一）「月朦朧，鳥朦朧，簾捲海棠紅」（一）

這是一張尺多寬的小小的橫幅，馬孟容君畫的。上方的左角，斜着一卷綠色的簾子，稀疏而長；當紙的直處三分之一，橫處三分之二。簾子中央，着一黃色的，茶壺嘴似的鉤兒——就是所謂軟金鉤麼？「鉤彎」垂着

雙穗，石青色；絲縷微亂，若小曳於輕風中。紙右一圓月。淡淡的青光遍滿紙上；月的純淨，柔軟與平和，如一張睡美人的臉。從簾的上端向右斜伸而下，是一枝交纏的海棠花。花葉扶疏，上下錯落着，共有五叢；或散或密，都玲瓏有致。葉嫩綠色，彷彿掐得出水似的；在月光中掩映着，微微有淺深之別。花正盛開，紅豔欲流；黃色的雄蕊歷歷的，閃閃的。襯托在叢綠之間，格外覺着嬌嬈了。枝欹斜而騰挪，如少女的一隻臂膊。枝上歇着一對黑色的八哥，背着月光，向着簾裏。一隻歇得高些，小小的眼兒半睜半閉的，似乎在入夢之前，還有所留戀似的。那低些的一隻別過臉來對着這一隻，已縮着頸兒睡了。簾下是空空的，不着一些痕跡。

試想在圓月朦朧之夜，海棠是這樣的嫵媚而嫣潤；枝頭的好鳥為什麼卻雙棲而各夢呢？在這夜深人靜的當兒，那高踞着的一隻八哥兒，又為何儘撐着眼皮兒不肯睡去呢？他到底等什麼來着？捨不得那淡淡的月兒麼？捨不得那疏疏的簾兒麼？不，不，不，您得到簾下去找，您得向簾中去找——您該找着那捲簾人了？他的情韻風懷，原是這樣這樣的喲！朦朧的豈獨月呢；豈獨鳥呢？但是，咫尺天涯，教我如何耐得？我拚着千呼萬喚；你能夠出來麼？

這頁畫布局那樣經濟，設色那樣柔活，故精彩足以動人。雖是區區尺幅，而情韻之厚，已足淪肌浹髓而有餘。我看了這畫，瞿然而驚；留戀之懷，不能自已。故將所感受的印象細細寫出，以誌這一段因緣。但我于中西的畫都是門外漢，所說的話不免為內行所笑。——那也只好由他了。

(二四，二，一，溫州作)

(一)畫題，係舊句。

(二) 綠

我第二次到仙岩(一)的時候，我驚詫於梅雨潭的綠了。

梅雨潭是一個瀑布潭。仙岩有三個瀑布，梅雨瀑最低。走到山邊，便聽見花花花花的聲音；擡起頭，鑲在兩條溼溼的黑邊兒裏的，一帶白而發亮的水便呈現於眼前了。我們先到梅雨亭。梅雨亭正對着那條瀑布；坐在

亭邊，不必仰頭，便可見牠的全體了。亭下深深的便是梅雨潭。這個亭踞在突出的一角的岩石上，上下都空空兒的；彷彿一隻蒼鷹展着翼翅浮在天宇中一般。三面都是山，像半個環兒擁着；人如在井底了。這是一個秋季的薄陰的天氣。微微的雲在我們頂上流着；岩面與草叢都從潤溼中透出幾分油油的綠意。而瀑布也似乎分外的響了。那瀑布從上面冲下，彷彿已被扯成大小的幾綹；不復是一幅整齊而平滑的布。岩上有許多稜角；瀑流經過時，作急劇的撞擊，便飛花碎玉般亂濺着了。那濺着的水花，晶瑩而多芒；遠望去，像一朵朵小小的白梅，微雨似的紛紛落着。據說，這就是梅雨潭之所以得名了。但我覺得像楊花，格外確切些。輕風起來時，點點隨風飄散，那更是楊花了。——這時偶然有幾點送入我們溫暖的懷裏，便倏的鑽了進去，再也尋牠不着。

梅雨潭閃閃的綠色招引着我們；我們開始追捉她那離合的神光了。揪着草，攀着亂石，小心探身下去，又鞠躬過了一個石穹門，便到了汪汪一碧的潭邊了。瀑布在襟袖之間；但我的心中已沒有瀑布了。我的心隨潭水的綠而搖蕩。那醉人的綠呀！彷彿一張極大極大的荷葉鋪着，滿是奇異的綠呀。我想張開兩臂抱住她；但這是怎樣一個妄想呀。——站在水邊，望到那面，居然覺着有些遠呢！這平鋪着，厚積着的綠，着實可愛。她鬆鬆的皺纈着，像少婦拖着的裙幅；她輕輕的擺弄着，像跳動的初戀的處女的心；她滑滑的明亮着，像塗了「明油」一般，有雞蛋清那樣軟，那樣嫩，令人想着所曾觸過的最嫩的皮膚；她又不雜些兒塵滓，宛然一塊溫潤的碧玉，只清清的一色——但你却看不透她！我曾見過北京十剎海拂地的綠楊，脫不了鵝黃的底子，似乎太淡了。我又曾見過杭州虎跑寺近旁高峻而深密的「綠壁」，叢疊着無窮的碧草與綠葉的，那又似乎太濃了。其餘呢，西湖的波太明了，秦淮河的也太暗了。可愛的，我將什麼來比擬你呢？我怎麼比擬得出呢？大約潭是很深的，故能蘊蓄着這樣奇異的綠；彷彿蔚藍的天融了一塊在裏面似的，這才這般的鮮潤呀。——那醉人的綠呀！我若能裁你以爲帶，我將贈給那輕盈的舞女；她必能臨風飄舉了。我若能挹你以爲眼，我將贈給那善歌的盲妹；她必明眸善睞了。我捨不得你；我怎捨得你呢？我用手拍着你，撫摩着你，如同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姑娘。

我又掬你入口，便是吻着她了。我送你一個名字，我從此叫你「女兒綠」，好麼？

我第二次到仙岩的時候，我不禁驚詫於梅雨潭的綠了。

（二，八，溫州作）

（以上踪跡，亞東版。）

（一）山名，瑞安的勝蹟。

背影序

朱自清

胡適之先生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寫了一篇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篇末論到白話文學的成績，第三項說：

白話散文很進步了。長篇議論文的進步，那是顯而易見的，可以不論。這幾年來，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發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這一類的小品，用平淡的談話，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時很像笨拙，其實却是滑稽。這一類作品的成功，就可徹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話」的迷信了。

胡先生共舉了四項。第一項白話詩，他說「可以算是上了成功的路了」；第二項短篇小說，他說「也漸漸的成立了」；第四項戲劇與長篇小說，他說「成績最壞」。他沒有說那一種成績最好；但從語氣上看，小品散文的至少不比白話詩和短篇小說的壞。現在是六年以後了，情形已是不同：白話詩雖也有多少的進展，如採用西洋詩的格律，但是太遲緩了；文壇上對於牠，已迥非先前的熱鬧可比。胡先生那時預言，「十年之內的中國詩界，定有大放光明的一個時期；」現在看看，似乎絲毫沒有把握。短篇小說的情形，比前爲好，長篇差不多和從前一樣。戲劇的演作兩面，却已有可注意的成績，這分人高興。最發達的，要算是小品散文。三四年來風起雲湧的種種刊物，都有意或無意地發表了許多散文，近一年這種刊物更多。各書店出的散文集也不少。東方雜誌從二十二卷（一九二五）起，增闢「新語林」一欄，也載有許多小品散文。夏丏尊劉薰宇兩先生編的文章作

法，於記事文，敍事文，說明文，議論文而外，有小品文的專章。去年小說月報的「創作號」（七號），也特闢小品一欄。小品散文，於是乎極一時之盛。東亞病夫在今年三月「復胡適的信」（眞美善一卷十二號）裏，論這幾年文學的成績說：「第一是小品文字，含諷刺的，析心理的，寫自然的，往往着墨不多，而餘味曲包。第二是短篇小說。……第三是詩。……」這個觀察大致不錯。

但有舉出「懶惰」與「欲速」，說是小品文和短篇小說發達的原因，那卻是不夠的。現在姑且丟開短篇小說而論小品文：所謂「懶惰」與「欲速」，只是牠的本質的原因之一面；牠的歷史的原因，其實更來得重要些。我們知道，中國文學向來大抵以散文學爲正宗；散文的發達，正是順勢。而小品散文的體製，舊來的散文學裏也儘有；只精神面目，頗不相同罷了。試以姚鼐的十三類爲準，如序跋，書牘，贈序，傳狀，碑誌，雜記，哀祭七類中，都有許多小品文字；陳天定選的古今小品，甚至還將詔令，箴銘列入，那就未免太廣泛了。我說歷史的原因，只是歷史的背景之意，並非指出現代散文的源頭所在。胡先生說，周先生等提倡的小品散文，『可以打破「美文不能用白話」的迷信』。他說的那種「迷信」的正面，自然是「美文只能用文言了」；這也就是說，美文古已有之，只周先生等才提倡用白話去做罷了。周先生自己在雜拌兒序裏說：

> ……明代的文藝美術比較地稍有活氣，文學上頗有革新的氣象，公安派的人能夠無視古文的正統，以抒情的態度作一切的文章，雖然後代批評家貶斥牠爲淺率空疏，實際卻是眞實的個性的表現，其價值在竟陵派之上。以前的文人對於著作的態度，可以說是二元的，而他們則是一元的，在這一點上與現代寫文章的人正是一致，……以前的人以爲文是「以載道」的東西，但此外另有一種文章卻是可以寫了來消遣的；現在則又把牠統一了，去寫或讀可以說是本於消遣，但同時也就傳了道了，或是聞了道。……這也可以說是與明代的新文學家的意思相差不遠的。在這個情形之下，現代的文學——現在只就散文說——與明代的有些相像，正是不足怪的，雖然並沒有去模仿，或者也還很少有人去讀明文，又因時代的關係在文字上

很有歐化的地方，思想上也自然要比四百年前有了明顯的改變。

這一節話論現代散文的歷史背景，頗爲扼要，且極明通。明朝那些名士派的文章，在舊來的散文學裏，確是最與現代散文相近的。但我們得知道，現代散文所受的直接的影響，還是外國的影響：這一層周先生不曾明說。我們看，周先生自己的書，如澤瀉集等，裏面的文章，無論從思想說，從表現說，豈是那些名士派的文章裏找得出的？——至多「情趣」有一些相似罷了。我寧可說，他所受的「外國的影響」比中國的多。而其餘的作家，外國的影響有時還要多些，像魯迅先生，徐志摩先生。歷史的背景只指給我們一個趨勢，詳細節目，原要由各人自定；所以說了外國的影響，歷史的背景並不因此抹殺的。但你要問，散文既有那樣歷史的優勢，爲什麼新文學的初期，倒是詩，短篇小說和戲劇盛行呢？我想那也許是一種反動。這反動原是好的，但歷史的力量究竟太大了，你看，牠們支持了幾年，終於懈弛下來，讓散文恢復了原有的位置。這種現象却又是不健全的；要明白此層，就要說到本質的原因了。

讀如散——文學與純文學相對，較普通所謂散文，意義廣些——駢文也包括在內。

分別文學的體製，而論其價值的高下，例如亞里士多德在詩學裏所做的，那是一件批評的大業，包孕着種種議論和衝突；淺學的我，不敢贊一辭。我只覺得體製的分別有時雖然很難確定，但從一般見地說，各體實在有着個別的特性；這種特性有着不同的價值。抒情的散文和純文學的詩，小說，戲劇相比，便可見出這種分別。我們可以說，前者是自由些，後者是謹嚴些：詩的字句，音節，小說的描寫，結構，戲劇的剪裁與對話，都有種種規律（廣義的，不限於古典派的），必須精心結撰，方能有成。散文就不同了，選材與表現，比較可隨便些；所謂「閒話」，在一種意義裏，便是牠的很好的詮釋。牠不能算作純藝術品，與詩，小說，戲劇，有高下之別。但對於「懶惰」與「欲速」的人，牠確是一種較爲相宜的體製。這便是牠的發達的另一原因了。我以爲眞正的文學發展，還當從純文學下手，單有散文學是不夠的；所以說，現在的現象是不健全的。——希望

這只是暫時的過渡期，不久純文學便會重新發展起來，至少和散文學一樣！但就散文論散文，這三四年的發展，確是絢爛極了：有種種的樣式，種種的流派，表現着，批評着，解釋着人生的各面，遷流曼衍，日新月異：有中國名士風，有外國紳士風，有隱士，有叛徒，在思想上是如此。或描寫，或諷刺，或委曲，或縝密，或勁健，或綺麗，或洗煉，或流動，或含蓄，在表現上是如此。

我是大時代中一名小卒，是個平凡不過的人。才力的單薄是不用說的，所以一向寫不出什麼好東西。我寫過詩，寫過小說，寫過散文。二十五歲以前，喜歡寫詩；近幾年詩情枯竭，擱筆已久。前年一個朋友看了我偶然寫下的戰爭，說我不能做抒情詩，只能做史詩；這其實就是說我不能做詩。我自己也有些覺得如此，便越發嬾怠起來。短篇小說是寫過兩篇。現在翻出來看，笑的歷史只是庸俗主義的東西，材料的擁擠，像一個大肚皮的掌櫃；別的用字造句。那樣扭扭捏捏的，像半身不遂的病人，讀着眞怪不好受的。我覺得小說非常地難寫；不用說長篇，就是短篇，那種經濟的，嚴密的結構，我一輩子也學不來！我不知道怎樣處置我的材料，使牠們各得其所。至於戲劇，我更是始終不敢染指。我所寫的大抵還是散文多。既不能運用純文學的那些規律，而又不免有話要說。便只好隨便一點說着；憑你說「懶惰」也罷，「欲速」也罷，我是自然而然採用了這種體製。這本小書裏，便是四年來所寫的散文。其中有兩篇，也許有些像小說；但你最好只當作散文看，那是彼此有益的。至於分作兩輯，是因爲兩輯的文字，風格有些不同；怎樣不同，我想看了便會知道。關於這兩類文章，我的朋友們有相反的意見。郢看過旅行雜記，來信說，他不大喜歡我做這種文章，因爲是在模倣着什麼人；而模倣是要不得的。這其實有些冤枉，我實在沒有一點意思要模倣什麼人。他後來看了飄零，又來信說，這與背影是我的另一面，他是喜歡的。但火就不如此。他看完蹤跡，說只喜歡航船中的文明一篇；那正是旅行雜記一類的東西。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對照。我自己是沒有什麼定見的，只當時覺着要怎樣寫，便怎樣寫了。我意在表現自己，盡了自己的力便行；仁智之見，是在讀者。

（一九二八年，七月卅一日。）

背影

朱自清

我與父親不相見已二年餘了，我最不能忘記的是他的背影。那年冬天，祖母死了，父親的差使也交卸了，正是禍不單行的日子，我從北京到徐州，打算跟着父親奔喪囘家。到徐州見着父親，看見滿院狼籍的東西，又想起祖母，不禁簌簌地流下眼淚。父親說，「事已如此，不必難過，好在天無絕人之路！」

囘家變賣典質，父親還了虧空；又借錢辦了喪事。這些日子，家中光景很是慘澹，一半爲了喪事，一半爲了父親賦閒。喪事完畢，父親要到南京謀事，我也要囘北京念書，我們便同行。

到南京時，有朋友約去游逛，勾留了一日；第二日上午便須渡江到浦口，下午上車北去。父親因爲事忙，本已說定不送我，叫旅館裏一個熟識的茶房陪我同去。他再三囑付茶房，甚是仔細。但他終於不放心，怕茶房不妥帖；頗躊躇了一會。其實我那年已二十歲，北京已來往過兩三次，是沒有甚麼要緊的了。他躊躇了一會，終於決定還是自己送我去。我兩三囘勸他不必去：他只說，「不要緊，他們去不好！」

我們過了江，進了車站。我買票，他忙着照看行李。行李太多了，得向脚夫行些小費，才可過去。他便又忙着和他們講價錢。我那時眞是聰明過分，總覺他說話不大漂亮，非自己插嘴不可。但他終於講定了價錢；就送我上車。他給我揀定了靠車門的一張椅子；我將他給我做的紫毛大衣鋪好坐位。他囑我路上小心，夜裏要警醒些，不要受涼。又囑託茶房好好照應我。我心裏暗笑他的迂；他們只認得錢，託他們眞是白託！而且我這樣大年紀的人，難道還不能料理自己麽？唉，我現在想想，那時眞是太聰明了！

我說道，「爸爸，你走吧。」他望車外看了看，說，「我買幾個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動。」我看那邊月臺的柵欄外有幾個賣東西的等着顧客。走到那邊月臺，須穿過鐵道，須跳下去又爬上去。父親是一個胖子，走過去自然要費事些。我本來要去的，他不肯，只好讓他去。我看見他戴着黑布小帽，穿着黑布大馬褂，深青布棉袍，蹣跚地走到鐵道邊，慢慢探身下去，尙不大難。可是他穿過鐵道，要爬上那邊月臺，就不容易了。他用兩手攀着上面，兩脚再向上縮；他肥胖的身子向左微傾，顯出努力的樣子。這時我看見他的背影，我的淚很快地流下來了。我趕緊拭乾了淚，怕他看見，也怕別人看見。我再向外看時，他已抱了朱紅的橘子望囘走了。過鐵道時，他先將橘子散放在地上，自己慢慢爬下，再抱起橘子走。到這邊時，我趕緊去攙他。他和我走到車上，將橘子一股腦兒放在我的皮大衣上。於是撲撲衣上的泥土，心裏很輕鬆似的，過一會說，「我走了；到那邊來信！」我望着他走出去。他走了幾步，囘過頭看見我，說，「進去吧，裏邊沒人，」等他的背影混入來來往往的人裏，再找不着了，我便進來坐下，我的眼淚又來了。

近幾年來，父親和我都是東奔西走，家中光景是一日不如一日。他少年出外謀生，獨力支持，做了許多大事。那知老境却如此頹唐！他觸目傷懷，自然情不能自已。情鬱於中，自然要發之於外；家庭瑣屑便往往觸他之怒。他待我漸漸不同往日。但最近兩年的不見，他終於忘却我的不好，只是惦記着我，惦記着我的兒子。我北來後，他寫了一信給我，信中說道，「我身體平安，惟膀子疼痛利害，舉箸提筆，諸多不便，大約大去之期不遠矣。」我讀到此處，在晶瑩的淚光中，又看見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馬褂的背影。唉！我不知何時再能與他相見！

（十月在北京。）

荷塘月色

朱自清

這幾天心裏頗不寧靜。今晚在院子裏坐着乘涼，忽然想起日日走過的荷塘，在這滿月的光裏，總該另有一番樣子吧。月亮漸漸地升高了，牆外馬路上孩子們的歡笑，已經聽不見了；妻在屋裏拍着閏兒，迷迷糊糊地哼着眠歌。我悄悄地披了大衫，帶上門出去。

沿着荷塘，是一條曲折的小煤屑路。這是一條幽僻的路；白天也少人走，夜晚更加寂寞。荷塘四面，長着許多樹，蓊蓊鬱鬱的。路的一旁，是些楊柳，和一些不知道名字的樹。沒有月光的晚上，這路上陰森森的，有些怕人。今晚卻很好，雖然月光也還是淡淡的。

路上只我一個人，背着手踱着。這一片天地好像是我的；我也像超出了平常的自己，到了另一世界裏。我愛熱鬧，也愛冷靜；愛羣居，也愛獨處。像今晚上，一個人在這蒼茫的月下，什麼都可以想，什麼都可以不想，便覺是個自由的人。白天裏一定要做的事，一定要說的話，現在都可不理。這是獨處的妙處；我且受用這無邊的荷香月色好了。

曲曲折折的荷塘上面，彌望的是田田的葉子。葉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層層的葉子中間，零星地點綴着些白花，有嫋娜地開着的，有羞澀地打着朵兒的；正如一粒粒的明珠，又如碧天裏的星星，又如剛出浴的美人。微風過處，送來縷縷清香，彷彿遠處高樓上渺茫的歌聲似的。這時候葉子與花也有一絲的顫動，像閃電般，霎時傳過荷塘的那邊去了。葉子本是肩並肩密密地挨着，這便宛然有了一道凝碧的波痕。葉子底下是脈脈的流水，遮住了，不能見一些顏色；而葉子卻更見風致了。

月光如流水一般，靜靜地瀉在這一片葉子和花上。薄薄的青霧浮起在荷塘裏。葉子和花彷彿在牛乳中洗過

一樣；又像籠着輕紗的夢。雖然是滿月，天上卻有一層淡淡的雲，所以不能朗照；但我以爲這恰是到了好處——酣眠固不可少，小睡也別有風味的。月光是隔了樹照過來的，高處叢生的灌木，落下參差的斑駁的黑影，峭楞楞如鬼一般；彎彎的楊柳的稀疏的倩影，卻又像是畫在荷葉上。塘中的月色並不均勻；但光與影有着和諧的旋律，如梵婀玲上奏着的名曲。

荷塘的四面，遠遠近近，高高低低都是樹，而楊柳最多。這些樹將一片荷塘重重圍住；只在小路一旁，漏着幾段空隙，像是特爲月光留下的。樹色一例是陰陰的，乍看像一團烟霧；但楊柳的丰姿，便在烟霧裏也辨得出。樹梢上隱隱約約的是一帶遠山，只有些大意罷了。樹縫裏也漏着一兩點路燈光，沒精打彩的，是渴睡人的眼。這時候最熱鬧的，要數樹上的蟬聲與水裏的蛙聲；但熱鬧是牠們的，我什麽也沒有。

忽然想起采蓮的事情來了。采蓮是江南的舊俗，似乎很早就有，而六朝時爲盛；從詩歌裏可以約略知道。采蓮的是少年的女子，她們是蕩着小船，唱着艷歌去的。采蓮人不用說很多，還有看采蓮的人。那是一個熱鬧的季節，也是一個風流的季節。梁元帝采蓮賦裏說得好：

> 於是妖童媛女，蕩舟心許；鷁首徐迴，兼傳羽杯；櫂將移而藻挂，船欲動而萍開。爾其纖腰束素，遷延顧步；夏始春餘，葉嫩花初，恐沾裳而淺笑，畏傾船而斂裾。

可見當時嬉游的光景了。這眞是有趣的事，可惜我們現在早已無福消受了。

於是又記起西洲曲裏的句子：

> 采蓮南塘秋，蓮花過人頭；低頭弄蓮子，蓮子淸如水。

今晚若有采蓮人，這兒的蓮花也算得「過人頭」了；只不見一些流水的影子，是不行的。這令我到底惦着江南了。——這樣想着，猛一擡頭，不覺已是自己的門前；輕輕地推門進去，什麽聲息也沒有，妻已睡熟好久了。

（一九二七年，七月，北京淸華園。）

一封信

朱自清

在北京住了兩年多了。一切平平常常地過去。要說福氣，這也是福氣了。因爲平平常常，正像「糊塗」一樣「難得」，特別是在「這年頭」。但不知怎的，總不時想着在那兒過了五六年轉徙無常的生活的南方。轉徙無常，誠然算不得好日子；但要說到人生味，怕倒比平平常常時候容易深切地感着。現在終日看見一樣的臉板板的天，灰蓬蓬的地；大柳高槐，只是大柳高槐而已。於是木木然，心上什麼也沒有；有的只是自己，自己的家。我想着我的渺小，有些戰慄起來；淸福究竟也不容易享的。

這幾天似乎有些異樣。像一葉扁舟在無邊的大海上，像一個獵人在無盡的森林裏。走路，說話，都要費很大的力氣；還不能如意。心裏是一團亂麻，也可說是一團火。似乎在掙扎着，要明白些什麼，但似乎什麼也沒有明白。「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正可借來作近日的我的注脚。昨天忽然有人提起我的南方的詩。這是兩年前初到北京，在一個村店裏，喝了兩盃「蓮花白」以後，信筆塗出來的。於今想起那情景，似乎有些渺茫；至於詩中所說的，那更是遙遙乎遠哉了，但是事情是這樣湊巧：今天喫了午飯，偶然抽一本舊雜誌來消遣，却翻着了三年前給S的一封信。信裏說着台州，在上海，杭州，寧波之南的台州。這眞是「我的南方」了。我正苦於想不出，這却指引我一條路，雖然只是「一條」路而已。

我不忘記台州的山水，台州的紫籐花，台州的春日，我也不能忘記S。他從前歡喜喝酒，歡喜罵人；但他是個有天眞的人。他待朋友眞不錯。L從湖南到寧波去找他，不名一文；他陪他喝了半年酒才分手。他去年結了婚。爲結婚的事煩惱了幾個整年的他，這算是葉落歸根了；但他也與我一樣，已快上那「中年」的線了吧。結婚後我們見過一次，匆匆的一次。我想，他也和一切人一樣，結了婚終於是結了婚的樣子了吧。但我老只是

記着他那喝醉了酒，很嫵媚的罵人的意態；這在他或已懊悔着了。

南方這一年的變動，是人的意想所趕不上的。我起初還知道他的蹤跡；這半年是什麼也不知道了。他到底是怎樣地過着這狂風似的日子呢？我所沈吟的正在此。我說過大海，他正是大海上的一個小浪；我說過森林，他正是森林裏的一隻小鳥。恕我，恕我，我向那裏去找你？

這封信曾印在台州師範學校的綠絲上。我現在重印在這裏：這是我眼前一個很好的自慰的法子。

九月二十七日記

S兄：

……………………………………

我對於台州，永遠不能忘記！我第一日到六師校時，係由埠頭坐了轎子去的。轎子走的都是僻路；使我詫異，為什麼堂堂一個府城，竟會這樣冷靜！那時正是春天，而因天氣的薄陰和道路的幽寂，使我宛然如入了秋之國土。約莫到了賣花橋邊，我看見那清綠的北固山，下面點綴着幾帶樸實的洋房子，心胸頓然開朗，彷彿微微的風拂過我的面孔似的。到了校裏，登樓一望，見遠山之上，都冪着白雲。四面全無人聲，也無人影；天上的鳥也無一隻。只背後山上謖謖的松風略略可聽而已。那時我真脫卻人間烟火氣而飄飄欲仙了！後來我雖然發見了那座樓實在太壞了：柱子如雞骨，地板如雞皮！但自然的寬大使我忘記了那房屋的狹窄。我於是曾好幾次爬到北固山的頂上，去領略那颼颼的高風，看那低低的，小小的，綠綠的田畝。這是我最高興的。

來信說起紫藤花，我真愛那紫藤花！在那樣樸陋——現在大概不那樣樸陋了吧——的房子裏，庭院中，竟有那樣雄偉，那樣繁華的紫藤花，真令我十二分驚詫！她的雄偉與繁華遮住了那樸陋，使人一對照，反覺樸陋倒是不可少似的，使人幻想「美好的昔日」！我也曾幾度在花下徘徊：那時學生都上課去了，只賸我一人。暖和的晴日，鮮豔的花色，嗡嗡的蜜蜂，醞釀着一庭的春意。我自己如浮在茫茫的春之海裏，不知怎麼是好！那

花眞好看：蒼老虬勁的枝幹，這麼粗這麼粗的枝幹，宛轉騰挪而上；誰知她的纖指會那樣嫩，那樣豔麗呢？那花眞好看：一縷縷垂垂的細絲，將她們懸在那皺裂的臂上，臨風婀娜，眞像嘻嘻哈哈的小姑娘，眞像凝妝的少婦，像兩頰又像雙臂，像胭脂又像粉……我在他們下課的時候，又曾幾度在樓頭眺望：那丰姿更是撩人：雲喲，霞喲，仙女喲！我離開台州以後，永遠沒見過那樣好的紫藤花，我眞惦記她，我眞妒羨你們！

此外，南山殿望江樓上看浮橋（現在早已沒有了），看憧憧的人在長長的橋上往來着；東湖水閣上，九折橋上看柳色和水光，看釣魚的人；府後山沿路看田野，看天；南門外看梨花——再回到北固山，冬天在醫院前看山上的雪；都是我喜歡的。說來可笑，我還記得我從前住過的舊倉頭楊姓的房子裏一張畫桌；那是一張紅漆的，一丈光景長而狹的畫桌，我放牠在我樓上的窗前，在上面讀書，和人談話，過了我半年的生活。現在想已擱起來無人用了吧？唉！

台州一般的人眞是和自然一樣樸實；我一年裏只見過三個上海裝束的流氓！學生中我頗有記得的。前些時有位P君寫信給我，我雖未有工夫作覆，但心中很感謝！乘此機會請你為我轉告一句。

我寫的已多了；這些胡亂的話，不知可附載在綠絲的末尾，使牠和我的舊友見見面麼？

弟自清。

海行雜記

朱自清

這回從北京南歸，在天津搭了通州輪船，便是去年曾被盜刦的。盜刦的事，似乎已很渺茫；所怕者船上的骯髒，實在令人不堪耳。這是英國公司的船；這樣的骯髒似乎儘夠玷污了英國國旗的顏色。但英國人說：這有什麼呢？船原是給中國人乘的，骯髒是中國人的自由，英國人管得着！英國人要乘船，會去坐在大菜間裏，那

邊看看是什麼樣子？那邊，官艙以下的中國客人是不許上去的，所以就好了。是的，這不怪同船的幾個朋友要罵這隻船是「帝國主義」的船了。「帝國主義的船」！我們到底受了些什麼「壓迫」呢？有的，有的！

我現在且說茶房吧。

我若有常常恨着的人，那一定是寧波的茶房了。他們的地盤，一是輪船，二是旅館。他們的團結，是宗法社會而兼梁山泊式的；所以未可輕侮，正和別的「寧波幫」一樣。他們的職務本是照料旅客；但事實正好相反，旅客從他們得着的只是侮辱，恫嚇，與欺騙罷了。中國原有「行路難」之嘆，那是因交通不便的緣故；但在現在便利的交通之下，即老於行旅的人，也還時時發出這種嘆聲，這又爲什麼呢？茶房與碼頭工人之艱於應付，我想比僅僅的交通不便，有時更顯其「難」吧！所以從前的「行路難」是唯物的；現在的卻是唯心的。這固然與社會的一般秩序及道德觀念有多少關係，不能全由當事人負責任；但當事人的「性格惡」實也佔着一個重要的地位的。

我是乘船既多，受侮不少，所以姑說輪船裏的茶房。你去定艙位的時候，若遇着乘客不多，茶房也許會冷臉相迎；若乘客擁擠，你可就倒楣了。他們或者別轉臉，不來理你；或者用一兩句比刀子還尖的話，打發你走路——譬如說：「等下趟吧。」他說得如此輕鬆，憑你急死了也不管。大約行旅的人總有些異常，臉上總有一付着急的神氣。他們是以逸待勞的，樂得和你開開頑笑，所以一切反應總是懶懶的，冷冷的；你愈急，他們便愈樂了。他們於你也並無仇恨，只想玩弄玩弄，尋尋開心罷了，正和太太們玩弄叭兒狗一樣。所以你記着：上船定艙位的時候，千萬別先高聲呼喚茶房。你不是急於要找他們說話麼？但是他們先得訓你一頓，雖然只是低低的自言自語：「啥事體啦？哇啦哇啦的！」接着才響聲說，「噢，來哉，啥事體啦？」你還得記着：你的話說得愈慢愈好，愈低愈好；不要太客氣，也不要太不客氣，這樣你便是門檻裏的人，便是內行；他們固然不見得歡迎你，但也不會玩弄你了。——只冷臉和你簡單說話；要知道這已算承蒙青眼，應該受寵若驚的了。

定好了艙位，你下船是愈遲愈好；自然，不能過了開船的時候。最好開船前兩小時或一小時到船上，那便顯得你是一個有「涵養工夫」的，非急莘莘的「阿木林」可比了。而且茶房也得上岸去辦他自己的事，去早了倒絆住了他；他雖然可託同伴代爲招呼，但總之麻煩了。爲了客人而麻煩，在他們是不值得，在客人是不必要；所以客人便只好受「阿木林」的待遇了。有時船於明早十時開行，你今晚十點上去，以爲晚上總該合式了；但也不然。晚上他們要打牌，你去了足以擾亂他們的淸興；他們必也恨恨不平的。這其間有一種「分」，一種默喩的「規矩」，一種「門檻經」，你得先做若干次「阿木林」，才能應付得「恰到好處」呢。

開船以後，你以爲茶房閒了，不妨多呼喚幾囘。你若眞這樣做時，又該受教訓了。茶房日裏要談天，料理私貨；晚上要抽大烟，打牌，那有閒工夫來伺候你！他們早上給你舀一盆臉水，日裏給你開飯，飯後給你擰手巾；還有上船時給你攤開鋪蓋，下船時給你打起鋪蓋：好了，這已經多了，這已經夠了。此外若有特別的事要他們做時，那只算是額外效勞。你得自己走出艙門，慢慢地叫着茶房，慢慢地和他說，他也會照你所說的做，而不加損害於你。最好是預先打聽了兩個茶房的名字，到這時候悠然叫着，那是更其有效的。但要叫得大方，彷彿很熟悉的樣子，不可有一點訥訥。叫名字所以更其有效者，被叫者覺得你有意和他親近（結果酒資不會少給），而別的茶房或竟以爲你與這被叫者本是熟悉的，因而有了相當的敬意；所以你第二次第三次叫時，別人往往會幫着你叫的。但你也只能偶爾叫他們；若常常麻煩，他們將發見。你到底是「阿木林」而冒充內行，他們將立刻改變對你的態度了。至於有些人會在鋪上高聲朗誦的叫着「茶房」的，那確似乎搭足了架子；在茶房眼中。其爲「阿」字號無疑了。他們於是忿然的答應：「啥事體啦？哇啦啦！」但走來倒也會走來的。你若再多叫兩聲，他們又會說：「啥事體啦？茶房當山歌唱！」除非你眞麻木，或眞生了氣，你大概總不願再叫他們了吧。

「子入太廟，每事問，」至今傳爲美談。但你入輪船，最好每事不必問，茶房之怕麻煩，之嬾惰，是他們

的特徵；你問他們，他們或說不曉得，或故意和你開開玩笑，好在他們對客人們，除行李外，一切是不負責任的。大概客人們最普遍的問題，「明天可以到吧？」「下午可以到吧？」一類。他們或隨便答覆，或說，「慢慢來好囉，總會到的。」或簡單的說，「早呢！」總是不得要領的居多。他們的話常常變化，使你不能確信；不確信自然不問了。他們所要的正是耳根清淨呀。

茶房在輪船裏，總是盤踞在所謂「大菜間」的喫飯間裏。他們常常圍着桌子閒談，客人也可插進一兩個去。但客人若是坐滿了，使他們無處可坐，他們便恨恨了；若在晚上，他們老實不客氣將電燈滅了，讓你們暗中摸索去吧。所以這喫飯間裏的桌子竟像他們專利的。當他們圍桌而坐，有幾個固然有話可談；有幾個卻連話也沒有，只默默坐着，或者在打牌。我似乎為他們覺着無聊，但他們也就這樣過去了。他們的臉上充滿了倦怠，嘲諷，麻木的氣分，彷彿下工夫練就了似的。最可怕的就是這滿臉：所謂「訑訑然拒人於千里之外」者，便是這種臉了。晚上映着電燈光，多少遮過了那灰滯的顏色；他們也開始有了些生氣。他們搭了鋪抽大煙，或者拖開桌子打牌。他們抽了大煙，漸有笑語；他們打牌，往往通宵達旦——牌聲，爭論聲充滿那小小的「大菜間」裏。客人們，尤其是抱了病，可睡不着了；但於他們有甚麼相干呢？活該你們洗耳恭聽呀！他們也有不抽大煙，不打牌的，便搬出香烟畫片來一張張細細賞玩；這卻是「雅人深致」了。

我說過茶房的團結是宗法社會而兼梁山泊式的，但他們中間仍不免時有戰氛。濃郁的戰氛在船裏是見不着的；船裏所見，只是輕微淡遠的罷了。「唯口出好興戎」，茶房的口，似乎很值得注意。他們的口，一例是練得極其尖刻的；一面自然也是地方性使然。他們大約是「寧可輸在腿上，不肯輸在嘴上」。所以即使是同伴之間，往往因為一句有意的或無意的，不相干的話，動了真氣，揜眉豎目的恨恨半天而不已。這時臉上全失了平時冷靜的顏色，而換上熱烈的猙獰了。但也終於只是口頭「恨恨」而已，真個拔拳來打，舉脚來踢的，倒也似乎沒有。語云，「君子動口，小人動手」；茶房們雖有所爭執，殆仍不失為君子之道也。有人說，「這正是南

方人之所以爲南方人」，我想，這話也有理。茶房之於客人，雖也「不肯輸在嘴上」，但全是玩弄的態度，動眞氣的似乎很少；而且你愈動眞氣，他倒愈可以玩弄你。這大約因爲對於客人，是以他們的團體爲靠山的；客人總是孤單的多，他們「倚衆欺」起來，不怕你不就範圍的：所以用不着動眞氣。而且萬一喫了客人的虧，那也必是許多同伴陪着他同喫的，不是一個人失了面子；又何必動眞氣呢？老實說來，客人要他們動眞氣，還不夠資格哪！至於他們同伴間的爭執，那才是切身的利害，而且單鎗匹馬做去，毫無可恃的現成的力量？所以便是小題，也不得不大做了。

茶房若有向客人微笑的時候，那必是收酒資的幾分鐘了。酒資的數目照理雖無一定，但卻有不成文的譜。你按着譜斟酌給與，雖也不能得着一聲「謝謝」，但言語的壓迫是不會來的了。你若給得太少，離譜太遠，他們會始而嘲你，繼而罵你，你還得加錢給他們；其實既受了罵，大可以不加的了，但事實上大多數受罵的客人，懾於他們的威勢，總是加給他們的。加了以後，還得聽許多嘮叨才能。有一回，和我同船的一個學生，本該給一元錢的酒資的，他只給了小洋四角。茶房狠狠力爭。終不得要領，於是說：「你好帶回去做車錢吧！」將錢向鋪上一擲，忿然而去。那學生後來終於添了一些錢重交給他；他這才默然拿走，面孔仍是板板的，若有所不屑然。——付了酒資，便該打鋪蓋了；這時仍是要慢慢來的，一急還是要受教訓，雖然你已給過酒資了。鋪蓋打好以後，茶房的壓迫才算是完了，你再預備受碼頭工人和旅館茶房的壓迫吧。

我原是聲明了敍述通州輪船中事的，但卻做了一首「詛茶房文」；在這裏，我似乎有些自己矛盾。不，「天下老鴉一般黑」，我們若狠謹愼將這句話只用在各輪船裏的甯波茶房身上，我想是不會悖謬的。所以我雖就一般立說，通州輪船的茶房卻已包括在內；特別指明與否，是無關重要的。

（一九二六年，七月，白馬湖。）

（以上背影，開明版。）

陰雨的夏日之晨

王統照

在昨夜的大雨後的清晨，淡灰色的密雲罩住了這無邊的穹海。雖沒有一點兒風絲，却使得人身上輕爽，疏嬾，而微有冷意。我披了單衫，跣足走向前庭。一架濃密的葡萄架上的如綠珠般的垂實，攢集着尙凝有夜來細雨的餘點。兩個花池中的鳳仙花，燈籠花，金雀，夜來香的花萼，以及條形的，尖形的，圓如小茶盃的翠綠的葉子，都欣然含有生意。地上已鋪滿了一層粘土的苔蘚；踏在脚下柔軟地平靜地另有一種趣味。我覺得這時我的心上的琴弦已經十二分地諧和，如聽幽林涼月下的古琴聲，沒有緊張的，繁殺的，急促的，激越的音聲，只不過似從風穿樹籟的微鳴中，時而彈出那樣幽沈，和平，與在幽靜中時而添加的一點悠悠的細響。

少年人的思想行爲固然是要反抗的，衝擊的，如上戰場的武士，如履危尋幽的探險者，如森林中初生的雛鹿，如在天表翱翔的鷹鸇。但是偶然得到一時的安靜，偶然可以有個往尋舊夢的機會，那末：一顆萋萋的綠草，一杯釅釅的香茗，一聲啼鳥，一簾花影，都能使得他從縛緊的，密粘的，耗消精力與戕毀身體的網羅中逃走。暫時不爲了爭鬥犧牲，名譽，戀愛，悲憤而燃起生命的火焰；下了雙手內的武器，閉歇了雙目中的欲光，將一切的一切，全行收斂，全行平息，全個兒熨貼在片刻的心頭，朦朧也罷，淡漠也能，也像這微陰的夏日清晨，霹靂歇了牠們的震聲，雹女們暫時沈眠而洒雨的龍女尙沒曾來到，只有淡灰色的密雲，罩住了這無邊的穹海，一切消沉，一切安靜。

前途麼？只是橫亘着不可數計的黑線，上面帶着時明時滅的斑點，沒有明麗的火炬，也沒有暴烈的颶風。

後顧麼？過去的道途全爲赤色的熱塵蓋住，一個一個的從來的足印深深地陷入，留下不可消滅的印痕。只有在空中，這神祕的無邊穹海裏，Phaeton 在駕着日車，向昏迷的人間撒布焦灼焚燒的毒熱。Melpomene 在雲間揮劍高歌，驚醒了歡樂的喜夢。鼇背上這小靈球兒徒生抖顫，只是甘心任受，低首屈服，在這無邊穹海的威力的壓迫，牠同牠的子孫，那能有自由揮發，與自由解脫的能力與意志，牠也同太空中個個的小靈球，忽然如此在午夜中一閃微光，便從牠們的姊妹行中失掉。

水是淹溺我們的，火是燃燒我們的，風是播散我們的骨頭的支節與靈魂的渣滓的，地呵是覆滅我們的，……只有毀壞，破裂，死亡，一切的「無」，一切的「化」，一切的「到頭都盡」。這其中偶然迸裂出一星兩星的「生」的火星，偶然低鳴出一聲兩聲的「愛」的曲調；偶然引導着迷惑的我們左右趦趄；偶然使得我們的心頭震顫。無力的我們，便如小孩子得了帶酸味的一片糖果，歡呼，跳躍，舞蹈，高歌。及至糖果尚沒曾咀嚼得滋味，便與唾沫同時消盡，不曾飽滿了饑餓的胃，不曾充足了雷鳴的腸腔……末後，只剩下求之不得的號泣，只剩下了過後的依戀悵惘。

勃來克說：

> 長矛與利劍的戰爭，
> 全爲露淚兒融解。

果然麼？朝露能洗滌人間的罪惡時，我願同我的親愛的伴侶永遠生存，遊戲於露淚的糢糊的網中，托爾斯泰說：

> 小鳥兒們在陰影中鼓着翅兒，唱着歡樂的空想的勝利的曲兒，高高在上的樹葉兒充滿了樹汁，在快樂地細語，同時生動的樹枝慢慢地而且莊嚴地在他們的人兒——消滅而死的人兒——上面搖拂。（見Three Deaths）

果然麼？生與死能夠這樣的調諧，「死」，切斷一切而不感寂寞。倘有鳥兒的嬌喉，倘有樹枝的舞蹈，能以使這爲飢餓，爲不充足，爲怨情，爲淚，爲念而死的靈魂，覺得慰安，「則死」，與「生」，正是一串的珍珠，應該攙合着穿在一起而掛於美麗的女郎 Hero 的頭上，與火炬的明焰與深碧的海濤相合。而藉此一二個珠兒的光輝，映照着淡灰色的無邊穹海的平淡。

但是露淚兒終被毒灼的日光晒乾。死去的靈魂，會不會眞能聽到野鳥的嬌歌與樹枝兒的細語？

宇宙終古是被淡灰色的密雲罩住，晴朗，明麗是瞬間的閃光；歡樂，狂喜，是突然的情焰的燃燒。就是這樣淡漠而平靜的，沈沈的如行在灰沙鋪滿的長途中，爭與奪，愛與欲，氣憤與犧牲，都是有曲稜的尖刀，不但要切割我們的肢體，且要多流我們的熱血。他們是獵人，我們是被逐的動物；他們是深坑，我們是被陷入的土塊瓦礫。但……

我們的血潮，終不能靜止在我們的心淵；我們的欲念，終不能如芥子之納於須彌；我們的自由的反抗的種子，終不能使之不萌芽，滋生。一時的朦朧，一時的淡漠，更不能上尋「帝鄉」，永遠地逃却人間的網罟。待至震雷作響時，打破了灰色的雲幕，灑落下急迅猛烈的雨點，於是萬馬千軍的咆哮，金鐵擊觸的互鳴，我們的心火又隨着電火引燒，向無邊的穹海中作衝撞的搏戰。於是我們便重行轉入縛緊的密粘的網中去，爲一切的一切而吹起戰角揮動軍旂，而燃起周身毛髮的火燄。

露淚兒果能融解？

死亡果能以平靜？

人們的思想原是在循環圈中：有時歡喜吃淡味的麵餅，有時喜歡吃辛辣的食物。但平靜是一時的慰安，奮動是人生的永趣。我在這夏日的淸晨的淡灰色的雲幕下，雖然喜慰我這心琴的調諧，但我也何嘗忘却霹靂，電

光的衝擊。我由一杯香茗，一簾花影的沈靜生活中，覺得可以遺忘一切，神遊於冥渺之境：但激動的奮越的生命之火燄却在隱祕中時時燃着。

我們爲消失長矛與利劍的戰爭，而不惜向更深更遠崎嶇的山道中冒險去乞得露珠，雖然也未必眞能消除人間的戰爭。

我們爲死亡的平靜，不能不先找到「生」之充實。

我們爲由希望中求得麗日，求得皎月，求得燦爛的穹蒼，我們不能不想衝破這樣的淡灰色的雲幕，——固然我們也想在這片刻中滯留在朦朧淡漠的夢境裏。

坐在石廊上的竹椅上，縱橫複亂地做思想之夢，似乎那些小花兒都與我點頭笑語。但忽然在無盡的灰色雲幕中，明光一閃，傾盆的急雨從平靜的天空落下，同時我覺到身上除了輕爽，疏嬾，而微有冷意的感覺之外，有一股灼熱的思潮從我心頭衝上。……

——錄自文學旬刊。

烈風雷雨

王統照

突喊，哭躍，悲哀極度的舞蹈，「血脈憤興」的狂歌，揮動着，旋轉着那些表現熱情燦爛的千萬個旗幟；震吼着，嘶啞着那爲苦悶窒破了的喉嚨；鼓盪起，冲發起，吹噓起平地的狂飆橫瀾。……呵！呵！這不是在那萬頭攢動中的精誠！呵！呵！這不是在那幽闇地獄中的火光明燿！這如醉如狂的舉動與聲音，正像在刀斧手下脫逃出來的無數囚徒，赤手光膊與猙獰的「伍伯」作最後的爭鬥，激發的，熱化的火燄已燒透了我們的心腑，

我們不能再正襟叉手在良時中閑磕牙，我們也不能安安靜靜地在隴上輟耕唱着「月兒光光」的歌曲。

大空中射來了一支毒箭，使得人們都中了「狂疾」。朋友們！人生的活劇便是在「狂疾」中的揮發與掙扎！只是優游而不去呼喚；只是逍遙而不能憤怒；只閑揮涕淚而不去一試刀劍的銳鋒，這是多末卑屈柔荏的生活！……但因此便發生了這不可平息的「狂疾」，然後可以創造出開闢出足容得我們盤桓的快樂的花園，然後可以有雍容安暇的時光夠我們去消遣。而「狂疾」一日不好，你便須一日與狂魔相激鬥！……這纔是人生活劇的眞趣味；眞表現，眞精神！

黯陰的空中只有層疊與馳逐的灰雲；那深墨的，那如鉛筆畫幅上烘染的，如打輸了交手戰的武士的面色的，如晶亮的薄刃上着了一層血銹的部分，如美人失眠後的眼角的青暈，低沈下多少慘惻的哀意，都由那灰色層雲中瀰滿了我們的心頭！

捲地的狂飆，爽利的冰雹，傾落的驟雨，震驚的疾雷，呵呵！千萬鐵甲中的金鼓的鳴聲，無量數的健兒吶喊，看呵！葱綠的樹木也不在慢舞纖腰了；坦平的道路也不能任人家自由踏踐了，只有淋漓下的悲壯的高調曲音，從地獄的中心隨了飛來的霹靂喝磕，喊動；——喊動這已死的地球上安睡着的嬰孩！

不要安靜的！不需安靜的！我們要實現吐火的夢境，我們要撞碎血鑄的洪鐘，我們要用這金蛇般的電光遍射出紅色的光亮，要用震破大地的雷霆來擊散陰霾。這樣情熱的當中，豈容得躊躇，恐怖！這疾風暴雨的日子裏，正是狂歌起舞的時間！爲要求精如日星的生活，爲要求燦如朝花的將來，我們便情願狂醉，情願在水火中相搏戰，情願將此混沌的世界來重行踏反，重行鎔化，重行陶鑄。

好劇烈的一場烈風雷雨！……

好快活的人生的活劇！……

好一曲悲壯的歌聲，那餘音哀厲是永遠長存在人人的心中！

——錄自文學旬刊。

春底林野

許地山

春光在萬山環抱裏，更是洩漏得遲。那裏底桃花還是開着；漫游底薄雲從這峯飛過那峯，有時稍停一會，爲底是擋住太陽，教地面底花草在他底蔭下避避光餤底威嚇。

岩下底蔭處和山谿底旁邊滿長了薇蕨和其他鳳尾草。紅，黃，藍，紫的小草花點綴在綠茵上頭。

天中底雲雀，林中底金鶯，都鼓起他們底舌簧。輕風把他們底聲音擠成一片，分送給山中各樣有耳無耳底生物。桃花聽得入神，禁不住落了幾點粉淚，一片一片凝在地上。小草花聽得大醉，也和着聲音底節拍一會倒，一會起，沒有鎮定底時候。

林下一班孩子正在那裏檢桃花底落瓣哪。他們檢着，清兒忽嚷起來，道：『嘎，邕邕來了！』衆孩子住了手，都向桃林底盡頭盼望。果然邕邕也在那裏摘草花。

清兒道：『我們今天可要試試阿桐底本領了。若是他能辦得到，我們都把花瓣穿成一串瓔珞圍在他身上，封他爲大哥如何？』

衆人都答應了。

阿桐走到邕邕面前，道，『我們正等着你來呢。』

阿桐底左手盤在邕邕底脖上，一面走一面說，『今天他們要替你辦嫁妝，教你做我底妻子。你能做我底妻子麽？』

邕邕狠視了阿桐一下，回頭用手推開他，不許他底手再搭在自己脖上。孩子們都笑得支持不住了。

衆孩子嚷道：『我們見過邕邕用手推人了！阿桐贏了！』

邕邕從來不會拒絕人，阿桐怎能知道一說那話，就能使牠動手呢？是春光底蕩漾，把他這種心思泛出來呢？或者，天地之心就是這樣呢？

你且看：漫游底薄雲還是從這峯飛過那峯。

你且聽：雲雀和金鶯底歌聲還佈滿了空中和林中。在這萬山環抱底桃林中，除那班愛鬧的孩子以外，萬物把春光領略得心眼都迷矇了。

酴蘼

許地山

我常得着男子送給我底東西，總沒有當他們做寶貝看。我底朋友師松却不如此，因爲她從不曾受過男子底贈與。

自鳴鐘敲過四下以後，山上禮拜寺底聚會就完了。男男女女像出圈底羊，爭要下到山坡覓食一般，那邊有一個男學生跟着我們走，他底正名字我忘記了，我只記得人家都叫他做「宗之」。他手裏拿着一枝酴蘼，且行且嗅。酴蘼本不是香花，他嗅着，不過是一種無聊舉動便了。

「松姑娘。這枝酴蘼送給你。」他在我們後面嚷着。松姑娘回頭看見他滿臉堆着笑容遞着那花，就速速伸手去接。她接着說：「很多謝，很多謝。」宗之只笑着點點頭，隨即從西邊底山徑轉回家去。

「他給我這個，是什麼意思？」

「你想他有什麼意思，他就有什麼意思。」我這樣回答她。走不多遠，我們也分途各自家去了。

她自下午到晚上不歇把弄那枝蘼䕷。那花像有極大的魔力，不讓他撒手一樣。她要放下時，每覺得花兒對她說，「爲什麼離奪我？我不是從宗之手裏遞給你，交你照管底嗎？」

呀，宗之底眼、鼻、口、齒、手、足、動作，沒有一件不在花心跳躍着，沒有一件不在她眼前底花枝顯現出來！她心裏說，「你這美男子，爲甚緣故送給我這花兒？」她又想起那天經壇上底講章，就自己回答說，「因爲他顧念他使女底卑微，從今而後，萬代要稱我爲有福。」

這是她愛蘼䕷花，還是宗之愛他呢？我也說不淸，只記得有一天我和宗之正在坐在榕根談話底時候，他家底人跑來對他說，「松姑娘喫了一朶什麼花，說是你給她底，現在病了，她家底人要找你去問話咧。」

他嚇了一跳，也摸不着頭腦，只說，「我那時節給她東西喫？這眞是……！」

我說：「你細想一想。」他怎麼也想不起來。我才提醒他說，「你前個月在斜道上不是給了她一朶蘼䕷嗎？」

「對呀，可不是給了她一朶蘼䕷！可是我那裏教他喫了呢？」

「爲什麼你單給她，不給別人？」我這樣問他。

他很直截地說：「我並沒有什麼意思，不過隨手摘下，隨手送給別人就是了。我平素送了許多東西給人，也沒有什麼事；怎麼一朶小小的蘼䕷就可使她着了魔？」

他還坐在那裏沈吟，我便促他說，「你還能在這裏坐着麼？不管她是誤會，你是有意，你既然給了她，現在就得去看她一看才是。」

「我那有什麼意思？」

我說：「你且去看看罷。蚌蛤何嘗立志要生珠子呢？也不過是外間的沙粒偶然滲入他底殼裏，他就不得不

用盡工夫分泌些黏液把那小沙裹起來罷了。你雖無心，可是你底花一到她手裏，管保她不因花而愛起你來嗎？你敢保她不把那花當做你所賜給愛底標識，就納入她底懷中，用心裏無限的情思把他圍繞得非常嚴密嗎？也許她本無心，但因你那美意底沙無意中掉在她愛底貝殼裏，使她不得不如此。不用躊躇了，且去看看罷。」

宗之這才站起來，縐一縐他那副冷靜的臉龐，跟着來人從林菁底深處走出去了。

補破衣的老婦人

許地山

她坐在簷前，微微的雨絲飄搖下來，多半聚在她臉龐底皺紋上頭。她一點也不理會，儘管收拾她底筐子。在她底筐子裏有很美麗的零翦綢緞；也有很粗陋的麻頭，布尾。她從沒有理會雨絲在她頭、面、身體之上亂撲；只提防着筐裏那些好看的材料沾濕了。

那邊來了兩個小弟兄。也許他們是從學校回來。小弟弟却叫她做「衣服底外科醫生」；現在見她坐在簷前，就叫了一聲。

她抬起頭來，望着這兩個孩子笑了一笑。那臉上底皺紋雖皺得更厲害，然而生底痛苦可以從那裏擠出許多，更能表明她是一個享樂天年底老婆子。

小弟弟說：「醫生，你只用筐裏底材料在別人底衣服上，怎麼自己底衣服却不管了？你看你肩脖補底那一塊又該掉下來了。」

老婆子摩一摩自己底肩脖，果然隨手取下一塊小方布來。她笑着對小弟弟說，「你底眼睛實在精明！我這塊原沒有用線縫住。因為早晨忙着要出來，只用漿子暫時糊着，盼望晚上回去彌補；不提防雨絲替我揭起來了！……這揭得也不錯。我，既如你所說，是一個衣服底外科醫生，那麼，我是不怕自己底衣服害病底。」

她仍是整理筐裏底零翦綢緞，沒理會雨絲零落在她身上。

哥哥說：「我看爸爸手册裏夾着許多的零翦文件；他也是像你一樣：不時地翻來翻去。他……」

弟弟插嘴說：「他也是另一樣的外科醫生。」

老婆子把眼光射在他們身上，說，「哥兒們，你們說得對了。你們底爸爸愛惜小册裏底零碎文件，也和我愛惜筐裏底零翦綢緞一般。他湊合多少地方底好意思，等用得着時，就把他們編連起來，成爲一種新的理解。所不同底，就是他用底頭腦；我用底只是指頭便了。你們叫他做……」

說到這裏，父親從裏面出來，問起事由，便點頭說，「老婆子，你底話很中肯要。我們所爲，原就和你一樣，東搜西羅，無非是些綢頭，布尾，只配用來補補破衲襖罷了。」

父親說完，就下了石階，要在微雨中到葡萄園裏，看看他底葡萄長芽了沒有。這裏孩子們還和老婆子爭論着要號他們底爸爸做什麼樣醫生。

落花生

許地山

我們屋後有半畝隙地，母親說：「讓他荒蕪着怪可惜，既然你們那麼愛吃花生，就闢來做花生園罷。」我們幾姊弟和幾個小丫頭都很喜歡——買種底買種，動土底動土，灌園底灌園；過不了幾個月，居然收穫了！

媽媽說：「今晚我們可以做一個收穫節，也請你們爹爹來嘗嘗我們底新花生，如何？」我們都答應了，母親把花生做成好幾樣底食品，還吩咐這節期要在園裏底茅亭舉行。

那晚上底天色不大好，可是爹爹也到來，實在很難得！爹爹說：「你們愛吃花生麼？」

我們都爭着答應，「愛！」

「誰能把花生底好處說出來？」

姊姊說：「花生底氣味很美。」

哥哥說：「花生可以製油。」

我說：「無論何等人都可以用賤價買他來吃；都喜歡吃他，這就是他底好處。」

爹爹說：「花生底用處固然很多；但有一樣是很可貴的。這小小的豆不像那好看的蘋菓，桃子，石榴，把他們底菓實懸在枝上，鮮紅嫩綠的顏色，令人一望而發生羨慕底心。他只把菓子埋在地底，等到成熟，才容人把他挖出來，你們偶然看見一棵花生瑟縮地長在地上，不能立刻辨出他有沒有菓實，非得等到你接觸他才能知道。」

我們都說：「是的。」母親也點點頭，爹爹接下去說：「所以你們要像花生，因爲他是有用的，不是偉大，好看的東西。」我說：「那麼，人要做有用的人，不要做偉大，體面的人了。」爹爹說：「這是我對於你們底希望。」

我們談到夜闌才散，所有花生食品雖然沒有了，然而父親底話現在還印在我心版上。

債

許地山

他一向就住在妻子家裏，因爲他除妻子以外，沒有別的親戚。妻家底人愛他底聰明，也憐他底伶仃，所以萬事都尊重他。

他底妻子早已去世，膝下又沒有子女。他底生活就是念書，寫字，有時還彈彈七絃：他決不是一個書獃

子，因爲他常要在書內求理解，不像書獃子只求多念。

妻子底家裏有很大的花園供他游玩；有許多奴僕聽他使令。但他從沒有特意到園裏游玩；也沒有呼喚過一個僕人。

在一個陰鬱的天氣裏，人無論在什麼地方都不舒服底。岳母叫他到屋裏閒談，不曉得爲什麼緣故就勸起他來。岳母說：「我覺得自從儷兒去世以後，你就比前格外客氣，我勸你毋須如此，因爲外人不知道都要怪我。看你穿成這樣，還不如家裏底僕人，若有生人來到，叫我怎樣過得去？儻或有人欺負你，說你這長那短，儘可以告訴我，我責罰他給你看。」

「我那里懂得客氣？不過我只覺得我欠底債太多，不好意思多要什麼。」

「什麼債？有人問你算帳麼？唉，你太過見外了！我看你和自己底子姪一樣，你短了什麼，儘管問管家底要去；若有人敢說閒話；我定不饒他。」

「我所欠底一切的債，我看見許多貧乏人，愁苦人，就如該了他們無量數的債一般，我有好的衣食，總想先償還他們。世間若有一個人喫不飽足，穿不煖和，住不舒服，我也不敢公然獨享這具足的生活。」

「你說得太玄了！」她說過這話，停了半晌才接着點頭說，「很好，這才是讀書人『先天下之憂而憂』底精神。……然而你要什麼時候才還得淸呢？你有淸還底計畫沒有？」

「唔……唔……」他心裏從來沒有想到這個，所以不能回答。

「好孩子，這樣的債，自來就沒有人能還得淸，你何必自尋苦惱？我想，你還是做一個小小的債主罷。說到具足生活，也是沒有涯岸底；我們今日所謂具足，焉知不是明日底缺陷？你多念一點書就知道生命即是缺陷底苗圃，是煩惱底秧田！若要補修缺陷，拔除煩惱，除棄絕生命外，沒有別條道路。然而，我們那能辦得到？個個人都那麼怕死！你不要作這種非非想，還是順着境遇做人去罷。」

「時間，……計畫，……做人……」這幾個字從岳母口裏發出，他底耳鼓就如受了極猛烈的椎擊。他想來想去，已想昏了。他爲解決這事，好幾天沒有出來。

那天早晨，女傭端粥到他房裏，沒見他，心中非常疑惑，因爲早晨，他沒有什麼地方可去：海邊呢？他是不輕易到底。花園呢？他更不願意在早晨去。因爲丫頭們都在那個時候到園裏爭摘好花去獻給她們幾位姑娘。他最怕見底是人家毀壞現成的東西。

女傭四圍一望，驀地看見一封信被留針刺在門上。她忙取下來，給別人一看，原來是給老夫人底。她把信拆開，遞給老夫人。上面寫着：

「親愛的岳母：

你問我底話，教我實在想不出好回答。而且，因你這一問，使我越發覺得我所負底債更重。我想做人若不能還債，就得避債，決不能教債主把他揪住，使他受苦。若論還債，依我底力量，才能，是不濟事底。我得出去找幾個幫忙底人。如果不能找着，再想法子。現在我去了，多謝你栽培我這麼些年。我底前途，望你記念；我底往事，願你忘卻。我也要時時祝你平安。

壻容融留字」

老夫人念完這信，就非常愁悶，以後，每想起她底女壻，便好幾天不高興。但不高興儘管不高興，女壻至終沒有回來。

（以上空山靈雨，商務版。）

蝴蝶的文學

鄭振鐸

一

春送了綠衣給田野，給樹林，給花園；甚至於小小的牆隅屋角，小小的庭前階下，也點綴着新綠。就是油碧色的湖水，被春風瀟瀟的吹動，山間的溪流也開始淙淙汨汨的流動了；於是黃的，白的，紅的，紫的，藍的，以及不能名色的花開了，於是黃的，白的，紅的，黑的，以及不能名色的蝴蝶們，從蛹中蘇醒了，舒展着美的耀人的雙翼，栩栩的在花間，在園中飛了；便是小小的牆隅屋角，小小的庭前階下，祇要有新綠的花木在着的，祇要有什麼花舒放着的，蝴蝶們也都栩栩的來臨了。

蝴蝶來了，偕來的是花的春天。

當我們在和暖宜人的陽光底下，走到一望無際的開放着金黃色的花的菜田間，或雜生着不可數的無名的野花的草地上時，大的小的蝴蝶們總在那里飛翔着。一刻飛向這朵花，一刻飛向那朵花，便是停下了，雙翼也還在不息不住的扇動着。一羣兒童們嬉笑着追逐在他們之後，見他們停下了，便悄悄的躡足近走，等到他們走近時，蝴蝶却又態度閑暇的舒翼飛開了。

呵，蝴蝶！牠便被追，也並不現出匆急的神氣。

——日本的俳句我樂作

在這個時候，我們似乎感得全個宇宙都耀着微笑，都泛溢着快樂，每個生命都在生長，在向前或向上發展。

二

在東方，蝴蝶是我們最喜歡的東西之一，畫家很高興畫蝶。甚至於在我們古式的帳眉上，常常是繪飾着很工細的百蝶圖，——我家以前便有二幅帳眉是這樣的。在文學裏，蝴蝶也是他們所很喜歡取用的題材之一。歌詠蝴蝶的詩歌或賦，繼續的產生了不少。梁時劉孝綽有詠素蝶一詩：

隨蜂遶綠蕙，避雀隱青薇。映日忽爭起，因風乍共歸。出沒花中見，參差葉際飛。芳華幸勿謝，嘉樹欲相依。

同時如簡文帝（蕭綱）諸人也作有同題的詩。於是明時有一個錢文薦的做了一篇蝶賦，便託言梁簡文與劉孝綽同遊後園，「見從風蝴蝶，雙飛花上，」孝綽就作此賦以獻簡文。此後，李商隱鄭谷蘇軾諸詩人並有詠蝶之作，而謝逸一人作了蝶詩三百首，最爲著名，人稱之爲「謝蝴蝶」。

葉葉復翻翻，斜橋對側門。蘆花惟有白，柳絮可能溫？西子尋遺殿，昭君覓故村。年年方物盡，來別敗蘭蓀。

——李商隱作

尋豔復尋香，似閑還似忙。暖煙深蕙徑，微雨宿花房。書幌輕隨夢，歌樓誤採粧。王孫深屬意，繡入舞衣裳。

——鄭谷作

雙眉卷鐵絲，兩翅暈金碧。初來花爭妍，忽去鬼無迹。

——蘇軾作

何處輕黃雙小蝶，翩翩與我共徘徊。綠陰芳草佳風月，不是花時也解來。

——陸遊作

桃紅李白一番新，對舞花前亦可人。才過東來又西去，片時遊遍滿園春。江南日暖午風細，頻逐賣花人過橋。……

——謝逸作

像這一類的詩，如要集在一處，至少可以成一大册呢。然而好的實在是沒有多少。

在日本的俳句裏，蝴蝶也成了他們所喜詠的東西，小泉八雲曾著有蝴蝶一文，中舉詠蝶的日本俳句不少，現在轉譯十餘首於下。

就在睡中吧，牠還是夢着在遊戲——呵，草的蝴蝶。

——護物作

醒來！醒來！——我要與你做朋友，你睡着的蝴蝶。

——芭蕉作

呀，那隻籠鳥眼裏的憂鬱的表示呀；——牠妒羨着蝴蝶！

——作者不明

當我看見落花又回到枝上時，——呵！牠不過是一隻蝴蝶！

——守武作

蝴蝶怎樣的與落花爭輕呀！

——春海作

看那隻蝴蝶飛在那個女人的身旁，——在她前後飛翔着。

——素園作

哈！蝴蝶！——牠跟隨在偸花者之後呢！

——丁濤作

可憐的秋蝶呀！牠現在沒有一個朋友，却只跟在人的後邊呀！

——可都里作

至於蝴蝶們呢，他們都只有十七八歲的姿態。

——三津人作

蝴蝶那樣的遊戲着，——一若在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國敵人似的。

——作者未明

呀，蝴蝶！——牠遊戲着，似乎在現在的生活裏，沒有一點別的希求。

——一茶作

在紅花上的是一隻白的蝴蝶：我不知是誰的魂。

——子規作

我若能常有追捉蝴蝶的心腸呀！

——杉長作

三

我們一講起蝴蝶，第一便會聯想到關於莊周的一段故事。莊子齊物論道：「昔者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蝴

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蝴蝶與？蝴蝶之夢爲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爲物化。」這一段簡短的話，又合上了「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至樂篇）的一段話，後來便演變成了一個故事。這故事的大略是如此：莊周爲李耳的弟子，嘗晝寢夢爲蝴蝶，「栩栩然於園林花草之間，其意甚適。醒來時，尙覺臂膊如兩翅飛動，心甚異之。以後不時有此夢。」他便將此夢訴之於師。李耳對他指出夙世因緣。原來那莊生是混沌初分時一個白蝴蝶，因偸採蟠桃花蕊，爲王母位下守花的青鸞啄死。其神不散，托生於世做了莊周。他被師點破前生，便把世情看做行雲流水，一絲不掛。他娶妻田氏，二人共隱於南華山。一日，莊周出遊山下，見一新墳封土未乾，一少婦坐於塚旁，用扇向塚連扇不已，便問其故。少婦說，他丈夫與她相愛，死時遺言，如欲再嫁，須待墳土乾了方可。因此舉扇煽之。莊子便問她要過扇來，替她一扇，墳土立刻乾了。少婦起身致謝，以扇酬他而去。莊子回來，嘅嘆不已。田氏聞知其事，大罵那少婦不已。莊子道：「生前個個說恩深，死後人人欲扇墳。」田氏大怒，向他立誓說，如他死了，她決不再嫁。不多幾日，莊子得病而死。死後七日，有楚王孫來尋莊子，知他死了，便住於莊子家中，替他守喪百日。田氏見他生得美貌，對他很有情意。後來，二人竟戀愛了，結婚時，王孫突然的心疼欲絕。王孫之僕說，欲得人的腦髓吞之才會好。田氏便去拿斧劈棺，欲取莊子之腦髓。不料棺蓋劈裂時，莊子却嘆了一口氣從棺內坐起。田氏嚇得心頭亂跳，不得已將莊子從棺內扶出。這時，尋王孫時，他主僕二人早已不見了。莊子說她道：「甫得蓋棺遭斧劈，如何等待扇乾墳！」又用手向外指道：「我教你看兩個人。」田氏回頭一看，只見楚王孫及其僕踱了進來。她吃了一驚，轉身時，不見了莊生，再回頭時，連王孫主僕也不見了。「原來此皆莊生分身隱形之法。」田氏自覺羞辱不堪，便懸樑自縊而死。莊子將她屍身放入劈破棺木時，敲着瓦盆，依棺而歌。

這個故事，久已成了我們的民間傳說之一。最初將莊子的兩段話演爲故事的在什麽時代，我們已不能知

道，然在宋金院本中，已有莊周夢的名目（見輟耕錄。）其後元明人的雜劇中，更有幾種關於這個故事的：

鼓盆歌莊子嘆骷髏　一本（李壽卿作）

老莊周一枕蝴蝶夢　一本（史九敬先作）

莊周半世蝴蝶夢　一本（明無名氏作）

這些劇本現在都已散逸，所可見到的只有今古奇觀第二十回莊子休鼓盆成大道一篇東西。然諸院本雜劇所敍的故事，似可信其與今古奇觀中所敍者無大區別。可知此故事的起源，必在南宋的時候，或更在其前。

四

韓憑妻的故事較莊周妻的故事更爲嚴肅而悲慘。宋大夫韓憑，娶了一個妻子，生得十分美貌。宋康王強將憑妻奪來。憑悲憤自殺。憑妻悄悄的把她的衣服弄腐爛了。康王同她登高台遠眺。牠投身於台下而死。侍臣們急握其衣，卻着手化爲蝴蝶（見搜神記）

由這個故事更演變出一個略相類的故事。羅浮舊志說：「羅浮山有蝴蝶洞在雲峯巖下，古木叢生，四時出采蝶，世傳葛仙遺衣所化。」

我少時住在永嘉，每見彩色斑爛的大鳳蝶，雙雙的飛過牆頭時，同伴的兒童們都指着他們而唱道：「飛，飛！梁山伯，祝英台！」山堂肆考說：「俗傳大蝶出必成雙，乃梁山伯祝英台之魂，又韓憑夫婦之魂，皆不可曉。」梁祝的故事。與韓憑夫妻事是絕不相類的，是關於蝴蝶的最悽慘而又帶有詩趣的一個戀愛的故事。這個

故事的來源不可考，至現在則已成了最流傳的民間傳說。也許有人以爲牠是由韓憑夫妻的故事蛻化而出，然據我猜想，這個故事似與韓憑夫妻的故事沒有什麼關係。大約是也許有的地方流傳着韓憑夫妻的故事，便以那飛的雙鳳蝶爲韓憑夫妻。有的地方流傳着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便以那雙飛的鳳蝶爲梁山伯祝英台。

梁山伯是梁員外的獨生子，他父親早死了。十八歲時，別了母親到杭州去讀書。在路上遇見祝英台；祝英台是一個女子，假裝爲男子，也要到杭州去讀書。二人結拜爲兄弟，同到杭州一家書塾裏攻學。同居了三年，山伯始終沒有看出祝英台是女子。後來，英台告辭先生回家去了；臨別時，悄悄的對師母說，她原是一個女子，並將她戀着山伯的情懷訴述出。山伯送英台走了一程；她屢以言挑探山伯，欲表明自己是女子，而山伯俱不悟。於是，她說道，她家中有一個妹妹，面貌與她一樣，性情也與她一樣，尙未定婚，叫他去求親。二人就此相別。英台到了家中，時時戀念着山伯，怪他爲什麼好久不來求婚。後來，有一個馬翰林來替他的兒子文才向英台父母求婚，他們竟答應了他。英台得知這個消息，心中鬱鬱不樂。這時，山伯在杭州也時時戀念着英台；——是朋友的戀念。一天，師母見他憂鬱不想讀書的神情，知他是在想念着英台，便告訴他英台臨別時所說的話，並述及英台之戀愛他。山伯大喜欲狂，立刻束裝辭師，到英台住的地方來。不幸他來得太晚了，太晚了！英台已許與馬家了！二人相見述及此事，俱十分的悲鬱，山伯一回家便生了病，病中還一心戀念着英台。他母親不得已，只得差人請英台來安慰他。英台來了，他的病覺得略好些。後來，英台回家了，他的病竟日益沈重而至於死。英台聞知他的死耗，心中悲抑恨不欲生。然她的喜期也到了。他要求須先將喜轎至山伯墓上，然後至馬家，他們只得允許了她這個要求。她到了墳上，哭得十分傷心，欲把頭撞死在墳石上，虧得丫環把她扯住了。然山伯的魂靈終於被她感動了，墳蓋突然的裂開了。英台一見，急忙攢入墳中。他們來扯時，墳石又已合縫，只見她的裙兒飄在外面而不見人。後來他們去墳掘。墳掘開了，不惟山伯的屍體不見，便連英台的屍體也沒有了，只見兩個大鳳蝶由墳的破處飛到外面，飛上天去。他們知道二人是化蝶飛去了。

這個故事感動了不少民間的少年男女。看牠的結束甚似華山畿的故事。古今樂錄說：『華山畿者，宋少帝時懊惱一曲，亦變曲也。少帝時南徐一士子，從華山畿往雲陽，見客舍有女子，年十八九。悅之無因，遂感心疾。母問其故，具以啓母，母爲至華山尋訪，見女，具說，女聞感之，因脫蔽膝；令母密置其席下，臥之當已。少日果瘥。忽舉席見蔽膝而抱持，遂吞食而死。氣欲絕，謂母曰；「葬時，車載從華山度，」母從其意。比至女門，牛不肯前，打拍不動。女曰：「且待須臾。」裝點沐浴既而出，歌曰：「華山畿，君既爲儂死，獨活爲誰施！歡若見憐時，棺木爲儂開。」棺應聲開。女遂入棺。家人扣打，無如之何，乃合葬，呼曰神女塚。』也許便是從華山畿的故事裏演變而成爲這個故事的。

五

梁山伯祝英台以及韓憑夫妻，在人間不能成就他們的終久的戀愛，到了死後，卻化爲蝶而雙雙的栩栩的飛在天空，終日的相伴着。同時又有一個故事，卻是蝶化爲女子而來與人相戀的。六朝錄言，劉子卿住在廬山，有五綵雙蝶，來遊花上，其大如燕。夜間，有兩個女子來見他，說，「感君愛花間之物，故來相諧，君子其有意乎？」子卿笑，「願伸繾綣」。於是這二個女子便每日到子卿住處來一次，至於數年之久。

蝶之化爲女子，其故事僅見於上面的一則，然蝶卻被我東方人視爲較近於女性的東西。所以女子的名字用「蝶」字的不少，在日本尤其多。（不過男子也有以蝶爲名）現在的舞女尚多用蝶花蝶吉蝶之助等名。私人的名字，如「谷超」（Kocho），或「超」（Cho），其意義卽爲蝴蝶。陸奥的地方，尚存稱家中最幼之女爲太郭娜（Tokona）之古俗，太郭娜卽陸奥土語之蝴蝶。在古時，太郭娜這個字又爲一個美麗的婦人的別名。

然在中國蝶卻又爲人所視爲輕薄無信的男子的象徵。粉蝶栩栩的在花間飛來飛去，一時停在這朵花上，隔一瞬，又停在那一朵花上，正如情愛不專一的男子一樣。又在我們中國最通俗的小說如彭公案之類的書，常見

有花蝴蝶之名；這個名字是給與那些喜愛任何女子的色情狂的盜賊的。他們如蝴蝶之聞花的香氣即飛去尋找一樣，一見有什麼好女子，便追蹤於他們之後，而欲一逞。

在這個地方，所指的蝴蝶便與上文所舉的不同，已變爲一種慕逐女子的男性並非上文所舉的女性的象徵了。所以，蝴蝶在我們東方的文學裏，原是具有異常複雜的意義的。

六

蝶在我們東方，又常被視爲人的鬼魂的顯化。梁祝及韓憑的二故事，似也有些受這個通俗的觀念的感發。這種鬼魂顯化的蝶，有時是男子顯化的，有時是女子顯化的。春渚紀聞說，「建安章國老之室宜興潘氏，既歸國老，不數歲而卒。其終之日，室中飛蝶散滿，不知其數。聞其始生，亦復如此。即設靈席，每展遺像，則一蝶停立久之而去。後遇避諱之日，與曝像之次，必有一蝶隨至，不論冬夏也。其家疑其爲花月之神。」這個故事還未說蝶就是亡去少婦的魂。癸辛雜識所記的二事，仍直捷的以蝶爲人的魂化。「楊昊字明之娶江氏少女，連歲得子。明之客死之明日，有蝴蝶大如掌，徊翔於江氏旁，竟日乃去。及聞訃，聚族而哭，其蝶復來，繞江氏，飲食起居不置也。蓋明之未能割戀於少妻稚子，故化蝶以歸爾。……楊大芳娶謝氏，亡未殮。有蝶大如扇，其色紫褐，翩翩自帳中徘徊飛集牕戶間，終日乃去。」

日本的故事中，也有一則關於魂化爲蝶的傳說。東京郊外的某寺墳地之後。有一間孤零零立着的茅舍，是一個老人名爲高濱（Takahama）的所住的房子。他很爲隣居所愛，然同時人又多目之爲狂。他並不結婚，所以只有一個人。人家也沒有看見他與什麼女子有關係。他如此孤獨的住着，不覺已有五十年了。某一年夏天，他得了一病，自知不起，便去叫了弟媳及她的一個三十歲的兒子來伴他。某一個晴明的下午，弟媳與她的兒子在牀前看視他，他沈沈的睡着了。這時有一隻白色大蝶飛進屋，停在病人的枕上。老人的姪用扇去逐牠，但逐

了又來。後來牠飛出到花園中，姪也追出去，追到墳地上。她只在他面前飛，引他深入墳地。他見這蝶飛到一個婦人墳上，突然的不見了。他見墳石上刻着這婦人名明子（Akiko）死於十八歲。這墳顯然已很久了，綠苔已長滿了墳石上。然這墳收拾得干淨，鮮花也放在墳前，可見還時時有人在看顧她。這少年囘到屋內時，老人已於睡夢中死了，臉上現出笑容。這少年告訴母親在墳地上所見的事，他母親道：「明子！唉！唉！」少年問道：「母親，誰是明子？」母親答道：「當你伯父少年時，他曾與一個可愛的女郎名明子的定婚。在結婚前不久，她患肺病而死。他十分的悲切。她葬後，他便宣言此後永不娶妻，且築了這座小屋在墳地旁，以便時時可以看望她的墳。這已是五十年前的事了。這五十年中，你伯父不問寒暑，天天到她墳上禱哭，且以物祭之。但你伯父對人並不提起這事。所以，現在，明子知他將死，便來接他：那大白蝶就是她的魂呀。」

在日本又有一篇名為飛的蝶簪的通俗戲本，其故事似亦是從鬼魂化蝶的這個概念裏演變出。蝴蝶是一個美麗的女子，因被誣犯罪及受虐待而自殺。欲為她報仇的人怎麼設法也尋不出那個害她的人。但後來，這個死去婦人的髮簪，化成了一隻蝴蝶，飛翔於那個惡漢藏身的所在之上面，指導他們去捉他，因此得報了仇。

七

蝴蝶夢一劇是中國古代很流行的劇本之一，宋金院本中有蝴蝶夢的一個名目，元劇中有關漢卿的一本包待制三勘蝴蝶夢，又有蕭德祥的一本同名的劇本。現在，關漢卿的一本尚存在於元曲選中。

這個戲劇的故事，也是關於蝴蝶的，與上面所舉的幾則却俱不同。大略是如此：王老生了三個兒子，都喜歡讀書。一天，他上街替兒子們買些紙筆，走得乏了，在街上坐着歇息，不料因衝着馬頭，却被騎馬的一個勢豪名葛彪的打死了。三個兒子聽見父親為葛彪打死，便去尋他報仇，也把他打死了。他們都被捉進監獄。審判官恰是稱為中國的蘇羅門的包拯。當他大審此案之前，曾夢自己走進一座百花爛熳的花園，見一個亭子上結下

個蛛網。花間飛來一個蝴蝶，正打在網中，卻又來了一個大蝴蝶，把他救出。後來，又來第二個蝴蝶打在網中，也被大蝴蝶救了。最後來了一個小蝴蝶，打在網上，卻沒有人救，那大蝴蝶兩次三番只在花叢上飛，卻不去救。包拯便動了惻隱之心，把這小蝴蝶放走了。醒來時，卻正要審問王大王二王三打死葛彪的案子。他們三個人都承認葛彪是自己打死的，不干兄或弟的事。包拯說，只要一個人抵命，其他二人可以釋出。便問他們的母親，要那一個去抵命。她說，要小的去。包拯道：「爲什麼？小的不是你養的麼？」母親悲哽的說道：「不是的，那兩個，我是他們的繼母，這一個是我的親兒。」包拯爲這個賢母的舉動所感動，便想道「夢見大蝴蝶救了兩個小蝶，卻不去救第三個，倒是我去救了他。難道便應在這一件事上麼？」於時他假判道，「王三留此償命，」同時却悄悄的設法，把王三也放走了。

八

還有兩則放蝶的故事，也可以在最後敍一下。

唐開元的末年，明皇每至春時，即旦暮宴於宮中，叫妃嬪們爭插豔花。他自己去捉了粉蝶來，又放了去。看蝶飛止在那個嬪妃的上面，他便也去止宿於她的地方。後來因楊貴妃專寵，便不復爲此戲。（見開元天寶遺事）

這一則故事，沒有什麼很深的意味，不過表現出一個淫佚的君王的佚事的一幕而已。底下的一則，事雖略覺滑稽，卻很帶着人道主義的精神。

「長山王進士𡺸生爲令時，每聽訟，按律之輕重，罰令納蝶自贖。堂上千百齊放，如風飄碎錦：王乃拍案大笑。一夜，夢一女子衣裳華好，從容而入曰：「遭君虐政，姊妹多物故，當使君先受風流之小譴耳。」言已，化爲蝶，迴翔而去。明日，方獨酌署中，忽報直指使至，皇遽而去。閨中戲以素花簪冠上，忘除之。直指見之，以爲不恭，大受斥罵而返。由是罰蝶令遂止。」（見聊齋志異卷十五）

離別

鄭振鐸

一

別了，我愛的中國，我全心愛著的中國，當我倚在高高的船欄上，見著船漸漸的離岸了，船與岸間的水面漸漸的闊了，見著許多親友揮著白巾，揮著帽子，揮著手，說著 Adieu Adieu！聽著鞭砲劈劈拍拍的響著，水兵們高呼著向岸上的同伴告別時，我的眼眶是潤溼了，我自知我的淚點已經滴在眼鏡面了，鏡面是模糊了，我有一種說不出的感動！

船慢慢的向前駛著，沿途見了停著的好幾隻灰色的白色的軍艦。不，那不是懸著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的，他們的旗幟是「紅日」，是「藍白紅」，是紅藍條交叉著的聯合旗，是有星點紅條的旗！

兩岸是黃土和青草，再過去是兩條的青痕，再過去是地平上的幾座小島山，海水滿盈盈的照在夕陽之下，浪濤如頑皮的小童似的跳躍不定。水面上現出一片的金光。

別了，我愛的中國，我全心愛著的中國！

我不忍離了中國而去，更不忍在這大時代中放棄每人應做的工作而去，拋棄了許多親愛的勇士們在後面，他們是正用他們的血建造著新的中國，正在以純摯的熱誠，爭鬬著，奮擊著。我這樣不負責任的離開了中國，我眞是一個罪人！

然而我終將在這大時代中工作著的，我終將爲中國而努力，而是獻了我的身，我的心；我別了中國，爲的是求更好的經驗，求更好的奮鬬的工具。暫別了，暫別了，在各方面爭鬬著的勇士們，我不久卽將以更勇猛的

力量加入你們當中了。

當我歸來時，我希望這些懸著「紅日」的，「藍白紅」的，「有星點紅條」的，「紅藍條交叉著」的一切旗幟的白色灰色的軍艦都已不見了，代替他們的是我們的可喜愛的懸著我們的旗幟的偉大艦隊。

如果他們那時還沒有退去中國海，沒有為我們所消滅，那末，來，勇士們，我將加入你們的隊中，以更勇猛的力量，去壓迫他們，去毀滅他們！

這是我的誓言！

別了，我愛的中國，我全心愛著的中國！

二

別了，我最愛的祖母，母親，妹妹以及一切親友們！我沒有想到我動身得那末匆促。我決定動身，是在行期前的七天；跑去告訴祖母和許多親友們，是在行期前的五天。我想我們的別離至多不過是兩年，三年，然而我心裏總有一種離愁堆積著。兩三年的時光，在上海住著是如燕子疾飛似的匆匆滑過去了，然而在孤身棲止於海外的遊子看來，是如何漫長的一個時間呀！在倚閭而望遊子歸來的祖母母親們和數年來終日聚首的愛友們看來，又是如何漫長的一個時期呀！祖母在半年來，身體又漸漸的回復康健了，精神也很好，所以我敢於安心遠遊。要在半年前，我真的不忍與她相別呢！然而當她聽見我要遠別的消息時，她口裏不說什麼，還很高興的鼓勵著我，要我保重自己的身體；在外不像在家，沒有人細心照應了，飲食要小心，被服要蓋得好些，落在床下是不會有人來拾起了；又再三叮囑著我，能夠早回，便早些回來。她這些話是安舒的慈愛的說著的，然而在她緩慢的語聲中，在她微蹙的眉尖上，我已看出她是滿孕著難告的苦悶與別意。不忍與她的孩子離別，而又不忍阻擋他的前進，這其間是如何的躊躇苦惱，不安！人非鐵石，誰不覺此！第二天，第三天，她的筋痛的舊病，

便又微微的發作了。這是誰的罪過：行期前一天的晚上，我去向她告別；勉強裝出高興的樣子，要逗引開她的憂懷別緒；她也勉強裝著並不難過的樣子，這還不是她也怕我傷心麼？在強裝的笑容間，我看出萬難遮蓋的傷別的陰影。她強忍著呢！以全力忍著呢！母親也是如此。假定她們是哭，我一定要棄了我離國的決心！一定的！這夜臨別時，我告訴她們說，第二天還要來一次，但是，不，第二天，我決不敢再去向她們告別了。我真怕搖動了我的離國的決心！我寧願負一次說謊的罪，我寧願負一次不去拜別的罪！

岳父是眞希望我有所成就的，他對於我的離國，用全力來贊助。他老人家僕僕的在路上跑，爲了我的事，不知有幾次了！托人，找人幫忙，換錢，……都是他在忙著。我不知將如何說感謝的話好！然而臨別時，他也不免有感意。我看他扶著箴，在太陽光中，忙亂的碼頭上站著，揮著手，我眞的感動得說不出話來。

許多朋友，親戚……他們都給我以在我預想以上之幫忙與親切的感覺，這使我更不忍於離別了！

果然如此的輕於言離別，而又在外遊蕩著，一無所成，將如何的傷了祖母，母親，岳父以及一切親友的心呢！

別了，我最愛的祖母以及一切親友們！

三

當我與岳父同車到商務去時，我首先告訴他我將於二十一日動身了。歸家時，我將這話第二次告訴給箴，她還以爲我是與她開開玩笑的。

『那裏的話！眞的要這末快動身麼？』

『那一個騙你，自然是眞的，因爲有同伴。』

她還不信，搖搖頭道：『等爸爸囘來問他看。你的話不能信。』

岳父回家，她眞的去問了。

『那裏會假的；振鐸一定要動身了，只有六七天工夫。快去預備行裝！』他微笑的說著。

箴有些愕然了，『爸爸也騙我！』

『並沒有騙你，是一點不假的事。』他正經的說道。

她不響了，顯然的心上罩了一層殷濃的苦悶。

『鐸，你爲什麼這樣快動身？再等幾時，八月間再走不好麼？』箴的話聲有些生澀，不如剛纔的輕快了。

一天天的過去，我們倆除同出去置辦行裝外，相聚的時候很少。我每天還去辦公，因爲有許多事要結束。每個黃昏，每個淸晨，她都以同一的淒聲向我說道：『鐸不要走了吧！』

『等到八月間再走不好麼？』

我躊躇著，我不能下一個決心，我眞的時時刻刻想不走。去年我們倆一天的相離，已經不可忍受了，何況如今是兩三年的相別呢？

我眞的不想走！

「淚眼相見，覺無語幽咽，」在別前的三四天已經是如此了。每天的早餐，我都咽不下去，心上似有千百重的鉛塊壓著，說不出的難過。當護照沒有簽好字時，箴暗暗的希望著英法領事拒絕簽字，於是我可以不走了。我也竟是如此的暗暗的希望著。

當許多朋友請我們餞別宴上，我曾笑對他們說道：『假定我不走呢，吃了這一頓飯要不要奉還？』這不是一句笑話，我是眞的這樣想呢。卽在整理行裝時，我還時時的這樣暗念著：『姑且整理整理，也許去不成。』

然而護照終於簽了字，終於要於第二天動身了。

只有動身的那一天早晨，我們倆是始終的聚首著。我們同倚在沙發上。有千萬語要說，却一句也都說不

出，只是默默的相對。

箴嗚咽的哭了，我眼眶中也裝滿了熱淚。誰能吃得下午飯呢！

碼頭上，握了手後，我便上船了，船上催送客者回去的鈴聲已經丁丁的搖著了。我倚在船欄上，她站在岳父身邊，暗暗的在拭淚。中間隔的是幾丈的空間，竟不能再一握手，再一談話。此情此景，將何以堪！最後，岳父怕她太傷心了，便領了她先走。那臨別的一瞬，她已經不能再有所表示了，連手也不能揮送，只慢慢的走出碼頭，我的手握著白巾，在眼眶邊不停的拭著。我看著她的黃色衣服，她的背影，漸漸的遠了，消失在過道中了！

「黯然魂消者惟別而已矣！」

Adieu! Adieu!

希望幾個月之後——不敢望幾天或幾十天，在國外再有一次「不速之客」的經歷。

「別離」那眞不是容易說的！

（以上海燕，新中國版。）

藕與蓴菜

葉紹鈞

與朋友喝酒，嚼着薄片的雪藕，忽而懷念起故鄉來了。若在故鄉，每當新秋的早晨，門前經過許多的鄉人：男的紫赤的臂膊和小腿肌肉突起，軀幹高大且挺直，使人起康健的感覺；女的往往裹着白地青花的頭布，雖然赤脚，卻穿着短的夏布裙，軀幹固然不及男的這樣高，但是別有一種康健的美的風致，他們各挑着一副擔子，盛着鮮嫩玉色的長節的藕。在藕的家鄉的池塘裏，在城外曲曲彎彎的小河邊，他們把這些藕一濯再濯，所以這樣潔白了。彷彿他們以為這是供人體味的高品的東西，這是淸的圖畫裏的重要題材，假使滿塗汚泥，便把人家欣賞的渾凝之感打破了；這是一件罪過的事情，他們不願意擔在身上，故而先把牠們濯得這樣潔白了，才挑進城裏來。他們想要休息的時候，就把竹扁擔橫在地上自己坐在上面，隨便揀擇擔裏的過嫩的「藕槍」或是較老的「藕朴」，大口的嚼着解渴。走過的人便站住了，紅衫的小姑娘揀一節，白髮的老公公買兩支。淸淡而甘美的滋味是普遍於家家且人人了。這種情形，差不多是平常的日課，直要到葉落秋深的時候。

在這裏，藕這東西幾乎是珍品了。大概也是從我們的故鄉運來的，但是數量不多，自有那些伺候豪華公子碩腹鉅賈的幫閒茶房們把大部分搶去了；其餘的便要供在大一點的水菓舖子裏，位置在金山蘋菓，呂宋香芒之間，專待善價而沽。至於挑着擔子在街上賣的，也並不是沒有，但不是瘦得像乞丐的臂腿，便澀得像未熟的柿子，實在無從欣羨。因此，除了僅有的一囘，我們今年竟不曾吃過藕。

這僅有的一囘不是買來吃的，是鄰舍送給我們吃的。他們也不是買的，是從故鄉來的親戚帶來的。這藕離

開牠的家鄉大約有好些時候了，所以不復呈玉樣的顏色，卻滿被着許多鏽斑。削去皮的時候，刀鋒過處很不順爽，切成了片，送入口裏嚼着，頗有點甘味，但沒有一種鮮嫩的感覺，而且似乎含了滿口的渣，第二片就不想吃了，只有孩子很高興，他把這許多嚼完，居然有半點鐘工夫不再作別種的要求。

因為想起藕，又聯想到蓴菜。在故鄉的春天，幾乎天天吃蓴菜，牠本來沒有味道，味道全在於好的湯。但這樣嫩綠的顏色與豐富的詩意，無味之味真足令人心醉呢。在每條街旁的小河裏，石埠頭總歇着一兩條沒蓬船，滿艙盛着蓴菜，是從太湖裏去撈來的。像這樣的取求很便，當然能得日餐一盤了。

而在這裏又不然；非上館子，就難吃到這東西。我們當然不上館子，偶然有一兩回去擾朋友的酒席，恰又不是蓴菜上市的時候，所以今年竟不曾吃過，直到最近，伯祥的杭州親戚來了，送他幾瓶裝瓶的西湖蓴菜，他送我一瓶，我才算也嘗了新了。

向來不戀故鄉的我，想到這裏，覺得故鄉可愛極了。我自己也不明白，為什麼會起這麼深濃的情緒？再一思索，實在很淺顯的：因為故鄉有所戀，而所戀又惟在故鄉有，便縈着繫着，不能離捨了。譬如親密的家人在那裏，知心的朋友在那裏，怎得不戀戀？怎得不懷念？但是僅僅為了愛故鄉麼，不是的，不過在故鄉的幾個人把我牽着罷了。若無所牽，更何所戀？像我現在，偶然被藕與蓴菜所牽，所以便懷念起故鄉來了。

所戀在那裏，那裏就是我們的故鄉了。

——錄自劍鞘。

「雙雙的腳步」

葉紹鈞

小孩子看見好玩的東西總是要；他不懂得成人的「欲不可縱」那些條例，「見可欲」就老實不客氣要拿到

手，否則就得哭，就得鬧。父母們為愛惜幾個銅子幾毛錢起見，常常有一手牽着孩子，只作沒看見地走過玩具鋪子的事情；在意思裏還盼望有一位魔法師暗地裏張起一把無形的傘，把孩子的眼光擋住了。魔法師既沒有，無形的傘尤其渺茫，於是泥馬紙虎以及小喇叭小桌椅等等終於到孩子的手裏了。

論理，到了手裏的後文總該是暢暢快快地玩一下子了；玩得把爸爸媽媽都忘了，玩得連自己是什麼，自己在什麼地方都忘了，這是可以料想而知的。但是事實上殊不盡然。父母說，「你當心着，你不要把這些好玩的東西一下子就毀了。最乖的孩子總把他的玩意兒珍重地藏起來。現在給你指定一個抽屜，你玩了一歇也夠了，趕緊收藏起來罷。」祖母說得更其鄭重了，「快點藏了起來罷，藏了起來後日再好玩。只顧一刻工夫的快樂，忘了後日的，這是最沒出息的孩子。我小時候，就把小木椀鄭重地收藏起來的，直到生了你的父親，還取出來給他玩。你不要只顧玩了，也得想想留給你將來的孩子。」這樣在旁邊一陣一陣地促迫着，孩子的全心傾注如入化境的玩戲美夢是做不成了。他一方面有點兒生氣，一方面又不免有點怕父母祖母們的威嚴，於是頹然地與玩具分了手。這當兒比沒有買到手還要難過；明明是得到的了，卻要擱在一旁如同沒有得到一樣，這只有省克工夫有名的大人們才做得來，在孩子確是擔當不住的。

隔天泥馬紙虎等等又被請出來了，父母祖母們還是那一套，輕易地把孩子的美夢打破了。這樣，孩子買了一份玩具，倒彷彿買了一個缺陷。

這似乎是無關重要的事情，孩子依然會長大起來，依然會擔負人間的業務，撐住這個社會。但當他回憶起幼年的情況，覺得生活不很充實，如同洩了氣的氣球，而這又幾乎是沒法填補的（那有一個成年人擎起一個紙老虎而玩得一切都忘了的呢？我們讀過梭羅古勃那篇小說「鐵圈」，講起一個老苦的工人獨個在林中玩一個拾來的鐵圈，他覺得回轉到童年了，滿心的快樂，一切都很幸福。這也不過是耽於空想的小說家的小說罷了，）這時候憾惜就網絡住他的心了。

世間的事情類乎孩子這樣的遭遇的很多，而且往往自己就是父母祖母。譬如儲蓄錢財，理由是備不時之需。但當用錢財的時候到了，考慮一下之後，卻說「這還不是當用的時候，且待後日別的需要再用罷。」屢屢地如是想，儲蓄的理由其實已改變了，變而爲增加儲蓄簿上的數目。在這位富翁的生活裏，何嘗稱心恰當地用過一回錢呢？

學生在學校裏念書做功課，理由是預備將來做人，將來做事，這是成千成萬的先生父母們如是想的，也是成千成萬的學生們信守着的。換一句說，學生過的並不是生活，只是預備生活。所以一切云爲，一切思慮，都遙遙地望着前面的將來，卻抹殺了當前的現在。因此，自初級小學校以至高等大學校裏的這麼一個個的生物只能算「學生」而不能算「人」，他們只學了些「科目」而沒有作「事」。

念書，念得通透了，走去教學生。學生照樣地念着，念得與先生一樣地通透了，便也走去教學生。順次教下去，可以至無窮。試問，「你們自己的發見呢？」「沒有」。「你們自己享用到多少呢？」「不曾想到」。這就是一部教育史了。聰明的大學生發見了這種情形，作了一篇叫做「循環教育」的文字，若在歡喜談談文學的人說起來，這簡直是寫實派。然而大學教授們不舒服了，一定要把作者查出來嚴辦，於是鬧成天大的風潮，讓報紙的教育新聞欄有機會誇示材料的豐富。大學教授們大概作如是想：「循環難道不好麼？」

上對於父母，我得作孝子。自身體髮膚以至立功揚名，無非爲的孝親。下對於兒女，我得作慈父。自喂粥灌湯以至作牛作馬，無非爲的贍後。這的確是人情，卽使不揭出「東方文化」「先哲之教」等金字招牌，也不會有誰走來加以否認，一定要說對父母不當孝，對子女不當慈的。可是，對自己呢？沒有，什麼也沒有。祖宗是這樣，子孫是照印老版子，一串的人們個個成爲拋荒了自己的，我想由他們打成的歷史的基礎總不見得結實吧。

將來的固然重要，因爲有跨到那里的一天；但現在的至少與將來的一樣地重要，因爲已經踏在脚底下了

本與末固然重要，因爲牠們同正幹是分不開的；但正幹至少與本末一樣地重要，沒有正幹，本末又有什麼意義呢？不懂得前一義的人無異教徒之流，以現世爲不足道，乃心向天堂佛土；其實只是一種極貧儉極枯燥的生活而已。不懂得後一義的人，猶如喫甘蔗只取本根與末梢，卻把中段丟在垃圾桶裏；這豈不是無比的傻子？過日子要當心現在，喫甘蔗不要丟了中段，這固然並非勝義，但至少是正當而合理的生活法。

朱佩弦的詩道：

「從此我不再仰眼看青天，
不再低頭看白水，
只謹愼着我雙雙的脚步，
我要一步步踏在土泥上，
打上深深的脚印。」

（一九二五年三月一九日作）

「怎麼能……」

葉紹鈞

「這樣的東西，怎麼能喫的！」

「這樣的材料，這樣的裁翦，這樣的料理，怎麼能穿的！」

「這樣的地方，既……，又……，怎麼住得來！」

聽這類話，立刻會想起這人是懂得衞生的法子的，非惟懂得，而且能夠「躬行」。衞生當然是好事，誰都該表示贊同。何況他不滿意的祇是東西，材料，裁翦，料理，地方等等，並沒有牽動誰的一根毫毛，似乎人總

不應對他起反感。

反省是一面瑩澈的鏡子，牠可以照見心情上的玷汚，即使這玷汚祇有蒼蠅脚那麼細。說這類話的人且莫問別人會不會起反感，先自反省一下吧。

當這類話脫口而出的時候，未必懷着平和的心情吧。心情不平和，可以想見發出的是怎麼一種聲調。而且，目光，口腔，鼻子，從鼻孔畫到口角的條紋，也必改了平時的模樣。這心情，這聲調，這模樣，便配合成十足傲慢的氣概。

傲慢必有所對。這難道對於東西等等而傲慢麼？如果是的，東西等等原無所知，倒也沒有什麼，雖然傲慢總教人不大愉快。

但是，這實在不是對東西等等而傲慢。所謂「怎麼能……」者，不是不論什麼人「怎麼能……，」乃是「我怎麼能……」也。須要注意，這里省略了一個「我」字。「我怎麼能……」的反面，不用說了，自然是「他們能……，他們配……，他們活該……。」那末，到底是對誰？不是對「我」以外的人而傲慢麼？

對人傲慢的看自己必特別貴重。就是這極短的幾句話裏，已經表現出說話的是個絲毫不肯遷就的古怪的寶貝。他不想他所說「怎麼能……」的，別人正在那里喫，正在那里穿，正在那里住，人總是個人，爲什麼人家能而他偏「怎麼能……？」難道就因爲他已經懂得衞生的法子麼？他更不想他所說「怎麼能……」的，還有人求之而不得，正在想「怎麼能得到這個」呢。

對人慢傲的又一定遺棄別人。別人怎樣他都不在意，但他自己非滿足意欲不可的。「自私」爲什麼算是不好，要澈底講，恐怕很難。姑且馬虎一點說，那末，人間是人的集合，「自私」會把這集合分散，所以在人情上覺得牠不好。不幸得很，不顧別人而自己非滿足意欲不可的就是極端的自私者。

這樣一想，這裏頭罅漏實在不少，雖然說話時並不預備有這些罅漏。可是，懂得衞生法子這一點總是好

的，因爲知道了生活的方法如何是更好。

不過生活是普遍於人間的。知道了生活方法如何是更好，在不很帶自私氣味的人就會想「得把這更好的普遍於人間才是」於是來了種種的謀畫，種種的努力。至於他自己，更不用擔以外的心。更好的果眞普遍了，會單把他一個除外麼？

所以，知道更好的生活方法，吐出「怎麼能……」一類的惡劣語，表示意欲非滿足不可，滿足了便沾沾自喜，露出暴發戶似的亮光光的臉，這樣的人雖然生活得很好，決不是可以感服的。在滿面菜色的羣衆裏喫養料充富的食品，在衣衫襤褸的羣衆裏穿適合身體的衣服，羞恥也就屬於這個人了；羣衆是泰然毫無愧怍的，雖然他們不免貧窮或愚蠢。

人間如眞有所謂英雄，眞有所謂偉大的人物，那必定是隨時攷查人間的生活，隨時堅強地喊「人間怎麼能……」而且隨時在謀劃在努力的。

（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作）

兩法師

葉紹鈞

在到功德林去會見弘一法師的路上，懷着似乎從來不曾有過的潔淨的心情；也可以說帶着渴望，不過與希冀看一齣著名的電影劇等的渴望並不一樣。

弘一法師就是李叔同先生，我最初知道他在民國初年；那時上海有一種太平洋報，其藝術副刊由李先生主編，我對於所載他的書畫篆刻都中意。以後數年，聽人說李先生已出了家，在西湖某寺。游西湖時，在西泠印社石壁上見李先生的「印藏」。去年子愷先生刊印子愷漫畫，丏尊先生給牠作序文，說起李先生的生活，我纔

知道得詳明一點；就從這時起知道李先生現稱弘一了。

於是，不免向子愷先生詢問關於弘一法師的種種。承他詳細見告。十分感興趣之餘，自然來了見一見的願望，便向子愷先生說起了。「好的，待有機緣，我同你去見他。」子愷先生的聲調永遠是這樣樸素而真摯的。以後遇見子愷先生，就常常告訴我弘一法師的近況：記得有一次給我看弘一法師的來信，中間有「葉居士」云云，我看了很覺慚愧，雖然「居士」不是什麼特別的尊稱。

前此一星期，飯後去上工，劈面來三輛人力車。最先是個和尚，我並不措意。第二是子愷先生，他驚喜似地向我顛頭。我也顛頭，心裏便閃電般想起「後面一定是他」。人力車夫跑得很快，第三輛車一霎往後時，我見坐着的果然是個和尚，清癯的臉，頷下有稀疏的長髯。我的感情有點激動，「他來了！」這樣想着，屢屢回頭望那越去越遠的車篷的後影。

明天，便接到子愷先生的信，約我星期日到功德林去會見。

是深深嘗了世間味，探了藝術之宮的，卻回過來過那種通常以為枯寂的持律念佛的生活，他的態度應是怎樣，他的言論應是怎樣，實在難以懸揣。因此，在帶着渴望的似乎從來不曾有過的潔淨的心情裏，更攙着一些惝怳的分子。

走上功德林的扶梯，被侍者導引進那房間時，近十位先到的恬靜地起立相迎。靠窗的左角，正是光線最明亮的地方，站着那位弘一法師，帶笑的容顏，細小的眼裏眸子放出晶瑩的光。丏尊先生給我介紹之後，教我坐在弘一法師的側邊。弘一法師坐下來之後，便悠然地數着手裏的念珠。我想一顆念珠一聲阿彌陀佛吧。本來沒有什麼話要同他談，見這樣更沈入近乎催眠狀態的凝思，言語是全不需要了。可怪的是在座一些人，或是他的舊友，或是他的學生，在這難得的會晤頃，似應有好些抒情的話同他談，然而不然，大家也只默然不多開口。未必因僧俗殊途，塵淨異致，而有所矜持吧。或者，他們以為這樣默對一二小時，已勝於十年的晤談了。

晴秋的午前的時光在恬然的靜默中經過，覺得有難言的美。

隨後又來了幾位客，向弘一法師問幾時來的，到什麼地方去那些話。他的囘答總是一句短語；可是殷勤極了，有如傾訴整個的心願。

因爲弘一法師是過午不食的，十一點鐘就開始聚餐。我看他那曾經揮灑書畫彈奏音樂的手鄭重地夾起一莢豇豆來，歡喜滿足地送入口裏去咀嚼的那種神情，眞慚愧自己平時的亂吞胡咽。

「這碟子是醬油吧？」

以爲他要醬油，某君想把醬油碟子移到他面前。

「不，是這位日本的居士要。」

果然，這位日本人道謝了，弘一法師於無形中體會到他的願欲。

石岑先生愛談人生問題，著有人生哲學，席間他請弘一法師談一點關於人生的意見。

「慚愧，」弘一法師虔敬地囘答，「沒有研究，不能說什麼。」

以學佛的人對於人生問題沒有研究，依通常的見解，至少是一句笑話。那末，他有研究而不肯說麼？只看他那般勤眞摯的神情，見得這樣想時就是罪過。他的確沒有研究。研究云者，自己站在這東西的外面，而去爬剔，分析，檢察這東西的意思。像弘一法師，他一心持律，一心念佛，再沒有站到外面去的餘裕。那里能有研究呢？

我想，問他像他這樣的生活，覺得達到了怎樣的一種境界，或者比較落實一點。然而健康的人不自覺健康，哀樂的當時也不能描狀哀樂；境界又豈是說得出的。我就把這意思遣開；從側面看弘一法師的長髯以及眼邊細密的皺紋，出神久之。

飯後，他說約定了去見印光法師，誰願意去可同去。印光法師這名字知道得很久了，並且見過他的文鈔，

是現代淨土宗的大師，自然也想見一見。同去者計七八人。

決定不坐人力車，弘一法師拔脚便走，我開始驚異他步履的輕捷。他的脚是赤了的，穿一雙布縷纏成的行脚鞋。這是獨特健康的象徵啊，同行的一羣人，那里有第二雙這樣的脚！

慚愧，我這年輕人，常常落在他的背後。我在他背後這樣想：——

他的行止笑語，眞所謂純任自然的，使人永不能忘。然而在這背後卻是極嚴謹的戒律。丏尊先生告我，他嘗歎息中國的律宗有待振起，可見他是持律極嚴的。他念佛，他過午不食，都爲的持律。但持律而到非由「外鑠」的程度，人便只覺他一切純任自然了。

似乎他的心非常之安，躁忿全消，到處自得：似乎他以爲這世間十分平和，十分寧靜，自己處身其間，甚而至於會把牠淡忘。這因爲他把所謂萬象萬事劃開了一部分，而生活在留着的一部分內之故。這也是一種生活法，宗教家藝術家大概采用。並不劃開了一部分而生活的人，除庸衆外，不是貪狠專制的野心家，便是社會革命家。

他與我們差不多處在不同的兩個世界。就如我，沒有他的宗教的感情與信念，要過他那樣的生活是不可能的。然而我自以爲有點了解他，而且眞誠地敬服他那種純任自然的風度。那一種生活法好呢？這是愚笨的無意義的問題。只有自己的生活法好，別的都不行，誇妄的人卻常常這麼想。友人某君曾說他不曾遇見一個人他願意把自己的生活與這個人對調的，這是躊躇滿志的話。人本來應當如此，否則浮漂浪蕩，豈不像沒舵之舟。然而某君又說尤緊要的是同時得承認別人也未必願意與我對調。這就與誇妄的人不同了；有這麼一承認，非但不菲薄別人，且能致相當的尊敬。彼此因觀感而化移的事是有的。雖說各有其生活法，究竟不是不可破的堅壁；所謂聖賢者轉移了什麼什麼人就是這麼一回事。但是板着面孔專事菲薄別人的人決不能轉移了誰。——

到新聞太平寺，有人家借這里治喪事，樂工以爲弔客來了，預備吹打起來。及見我們中間有一個和尙，而

且問起的也是和尙，纔知道誤會，說道，「他們都是佛教裏的。」

寺役去通報時，弘一法師從包袱裏取出一件大袖的僧衣來（他平時穿的，袖子同我們的長衫袖一樣，）恭而敬之地穿上身，眉宇間異樣地靜穆。我是歡喜四處看望的，見寺役走進去的沿街的那房間裏，有個軀體碩大的和尙剛洗了臉，背部略微傴着，我想這一定就是。果然，弘一法師頭一個跨進去時，便對這和尙屈膝拜伏，動作嚴謹且安詳。我心裏肅然。有些人以爲弘一法師當是和尙裏的浪漫派，看這樣可知完全不對。

印光法師的皮膚呈褐色，肌理頗粗，表示他是北方人；頭頂幾乎全禿，發着亮光；腦額很闊；濃眉底下一雙眼睛這時雖不戴眼鏡，卻同戴了眼鏡從眼鏡上面射出眼光來的樣子看人；嘴唇略微皺癟：大概六十左右了。弘一法師與印光法師並肩而坐，正是絕好的對比，一個是水樣的秀美，飄逸，而一個是山樣的渾樸，凝重。

弘一法師合掌懇請了，「幾位居士都歡喜佛法，有曾經看了禪宗的語錄的，今來見法師，請有所開示，慈悲，慈悲。」

對於這「慈悲，慈悲，」感到深長的趣味。

「嗯，看了語錄。看了什麼語錄？」印光法師的聲音帶有神祕味。我想這話裏或者就藏著機鋒吧。沒有人答應。弘一法師便指石岑先生，說這位居士看了語錄的。

石岑先生因說也不專看那幾種語錄，只曾從某先生研究過法相宗的義理。

這就開了印光法師的話源。他說學佛須要得實益，徒然嘴裏說說，作幾篇文字，沒有道理：他說人眼前最緊要的事情是了生死，生死不了，非常危險：他說某先生只說自己纔對，別人念佛就是迷信，眞不應該。他說來聲色有點嚴厲，間以呵喝。我想這觸動他舊有的忿念了。雖然不很清楚佛家所謂「我執」「法執」的函蘊是怎樣，恐怕這樣就有點近似。這使我未能滿意。

弘一法師再作第二次的懇請，希望於儒說佛法會通之點給我們開示。

印光法師說二者本一致，無非教人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等。不過儒家說這是人的天職，人若不守天職就沒有辦法。佛家用因果來說，那就深奧得多。行善便有福，行惡便喫苦：人誰願意喫苦呢？——他的話語很多，有零星的插話，有應驗的故事，從其間可以窺見他的信仰與歡喜。他顯然以傳道者自任，故遇有機緣，不憚盡力宣傳；宣傳家必有所執持又有所排抵，他自也不免。弘一法師可不同，他似乎春原上一株小樹，毫不愧怍地欣欣向榮，卻沒有凌駕旁的卉木而上之的氣概。

在佛徒中間，這位老人的地位崇高極了，從他的文鈔裏，見有許多的信徒懇求他指示，彷彿他就是往生淨土的導引者。這想來由於他有很深的造詣，不過我們不清楚。但或者還有一個原因。一般信徒覺得那個「佛」太渺遠了，雖然一心皈依，總未免感得空虛；而印光法師是眼睛看得見的，認他就是現世的「佛」虔敬崇奉，親接謦欬，這纔覺得著實，滿足了信仰的欲望。故可以說，印光法師乃是一般信徒用意想裝塑成功的偶像。

弘一法師第三次「慈悲，慈悲」地請求時，是說這里有言經義的書，可讓居士們「請」幾部回去。這「請」字又有特別的味道。

房間的右角裏，裝釘作似的，線裝和裝的書堆著不少，不禁想起外間紛紛飛散的那些宣傳品。由另一位和尚分派，我分到黃智海演述的阿彌陀經白話解釋，大圓居士說的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口義，李榮祥編的印光法師嘉言錄三種。中間阿彌陀經白話解釋最好，詳明之至。

於是弘一法師又屈膝拜伏，辭別。印光法師顛著頭，從不大敏捷的動作上顯露他的老態。待我們都辭別了走出房間時，弘一法師伸兩手，鄭重而輕捷地把兩扇門拉上了。隨即脫下那件大袖的僧衣，就人家停放在寺門內的包車上，方正平帖地把牠摺好包起來。

弘一法師就要回到江灣子愷先生的家裏，石岑先生予同先生和我便向他告別。這位帶有通常所謂仙氣的和

尙，將使我永遠懷念了。

我們三個在電車站等車，滑稽地使用著「讀後感」三個字，互訴對於這兩位法師的感念。就是這一點，已足證我們不能爲宗敎家了，我想。

（一九二七一〇月八日作）

據說，佛家敎規，受戒者對於白衣是不答禮的，對於皈依弟子也不答禮；弘一法師是印光法師的皈依弟子，故一方敬禮甚恭，一方頷頭受之。一九三一年六月一七日記。

過去隨談

葉紹鈞

一

在中學校畢業是辛亥那一年。並不曾作升學的想頭；理由很簡單，因爲家裏沒有供我升學的錢。那時的中學畢業生當然也有「出路問題」；不過像現在的社會評論家雜誌編輯者那時還不多，所以沒有現在這樣鬧嚷嚷地。偶然的機緣，我就當了初等小學的教員，與二年級的小學生作伴。鑽營請託的況味沒有嘗過；依通常說，這是幸運。在以後的朋友中間有這麼一個，因在學校畢了業，將與所謂社會者對面，路途太多，何去何從，引起了甚深的悵惘：有一回偶遊園林，看見澄清如鏡的池蕩，忽然心酸起來，強烈地萌生着就此跳下去完事的欲望。這樣生帖孟脫的青年心情我卻沒有，小學教員是值得當的，我何妨當當；依實際說，這又是幸運。

小學教員一連當了十年，換過兩次學校，在後面的兩個學校裏，都當高等班的級任；但也兼過半年幼稚班的課——幼稚班者，還彀不上初等一年級，而又不像幼稚園兒童那樣地被訓練着，是學校裏一個馬馬虎虎的

班次。職業的興趣是越到後來越好；這因爲後來的幾年中聽到一些外來的教育理論同方法，自家也零星悟到一點，就拿來施行，而同事又是幾個熟朋友的緣故。當時對於一般不知振作的同業頗有點看不起，以爲他們德性上有着汚點，倘若大家能去掉汚點，教育界一定會大放光彩的。

民國十年暑假後開始教中學生。那被邀請的理由是很滑稽的。我曾寫一些短篇小說刊載在雜誌上。人家以爲能作小說就是善於作文，善於作文當然也能教文，於是，我彷彿是頗適宜的國文教師了。這情形到現在仍舊不衰，作過一些小說之類的往往被聘爲國文教師，兩者之間的距離似乎還不曾經人切實注意過。至於我舍小學而就中學的緣故，那是不言而喩的。

直到今年，曾在五處中學三處大學作教，教的都是國文；這大半是兼務，正業是書局編輯，連續七年有餘了。大學教員我是不敢當的；我知道自己怎樣沒有學問，我知道大學教員應該怎樣教他的科目，兩相比並，不敢是眞情。人家卻說了：「現在的大學！名而已，你何必拘拘？」我想這固然不錯；但從「盡其在我」的意義着想，不能因大學不像大學，我就不妨去當不像大學教員的大學教員。所惜守志不嚴，牽於友情，竟爾破戒。今年在某大學教「歷代文選」，勞動節的明天，接到用紅鉛筆署名L的警告信，大約說我教那些古舊的文篇，徒然助長反動勢力，於學者全無益處，請卽自動辭職，免討沒趣云云。我看了頗憤憤；若說我沒有學問，我承認；卻說我助長反動勢力，我恨反動勢力恐怕比這位L先生更眞切些呢；或者以爲教古舊的文篇便是助長反動勢力的實證，更不用問對於文篇的態度如何，那末他該叫學校當局變更課程，不該怪到我。後來知道這是學校波瀾的一個弧痕，同系的教員都接到L先生的警告信，措辭比給我的信更嚴重，我才像看到丑角的醜臉那樣笑了。從此辭去不教；願以後謹守所志，「直到永遠」。

自知就所有的一些常識以及好嬉肯動的少年心情，當當小學或初中的教員大概還適宜的。這自然是不往根柢裏想去的說法；如往根柢裏想去，教育對於社會的眞實意義（不是世俗所認的那些意義）是什麼，與教育相

關的基本科學內容是怎樣，從事教育技術上的訓練該有那些項目，關於這些，我就同大多數的教員一樣，知道得太微少了。

二

作小說的興趣可說由中學校時代讀華盛頓歐文的見聞錄引起的。那種詩味的描寫，諧趣的風格，似乎不曾在讀過的一些中國文學裏接觸過；因而這樣想，作文要如此才佳妙呢。開頭作小說記得是民國三年；投寄給小說周刊禮拜六，被登載了，便繼續作了好多篇。到後來，禮拜六派是文學界中一個卑汚的名稱，無異海派黑幕派鴛鴦蝴蝶派等等。我當時的小說多寫平凡的人生故事，同後來的相彷彿，淺薄誠有之，如何惡劣卻未必，雖然所用的工具是文言，也不免貪懶用一些成語古典。作了一年多便停筆了，直到民國九年才又動手，是頡剛君提示的，他說在北京的朋友將辦一種雜誌，作一篇小說付去吧。從此每年寫成幾篇，一直不曾間斷：只今年是例外，眼前是十月將盡了，還不曾寫過一篇呢。

豫先布局，成後修飾，這一類ABC裏所詔示的項目，總算盡可能的力實做的。可是不行：作小說的基本要項在乎有一雙透入的觀世的眼，而我的眼㲉不上：所以人家問我那一篇最愜心時，我簡直不能回答。爲要作小說而訓練自己的眼固可不必：但眼的訓練實是生活的補劑，因此我願意對這上邊致力。如果致力而有進益，由這進益而能寫出些比較可觀的文字，自是我的歡喜。

爲什麽近來漸漸少作，到今年連一篇也沒有作呢？有一個淺近的比喻，想來倒很確切的。一個人新買一具照相器，不離手的對光，扳機，捲乾片，一會兒一打乾片完了，便裝進一打，重又對光，扳機，捲乾片。那時候什麽對象都是很好的攝影題材；小妹妹靠在窗沿憨笑，這有天眞之趣，攝他一張；老母親捧着水煙袋抽吸，這有古樸之致，攝他一張；出外遊覽，遇到高樹，流水，農夫，牧童，頗濃的感興立刻湧起，當然不肯放過，

也就逐一攝他一張。洗出來時果能成一張像樣的照相與否似乎不很關緊要，最熱心的是「搭」的一扳：面前是一個對象，對着他「搭」的扳了，這就很滿足了。但是，到後來卻有相度了一會終於收起鏡箱來的時候。愛惜乾片麼？他可以說是，然而不是。只因希求於照相的條件比以前多了，意味要深長，構圖要適宜，明暗要美妙，更有其他等等，相度下來如果不能應合這些條件，寧可收起鏡箱了事；這時候，徒然一扳是被視為無意義的了。我從前多寫只是熱心於一扳，現在卻到了動輒收起鏡箱的境界，是自然的歷程。

三

中學生主幹曾囑我說一些自己修習的經歷，如何讀書之類。我很慚愧，自計到今為止，沒有像模像樣讀過書，只因機緣與嗜好，隨時取一些書來看罷了。書既沒有系統，自家又並無分析的綜合的識力，不能從書的方面多得到什麼是顯然的。外國文字呢？日文曾讀過葛祖蘭氏的自修讀本兩册，但是像劣等的學生一樣，現在都還給教師了，至於英文，中學時代不算讀得淺，讀本是文學名著，文法讀到納司非爾的第四册呢；然而結果是半通不通，到今看電影字幕還未能完全明白。（我覺得讀英文而結果如此的實在太多了。多少的精神時間，終於不能完全看明白電影字幕！正在教英文讀英文的可以反省一下了。）不去澈底修習，弄一個全通真通，當然是自家的不是；可是學校對於學生修習的各項科目都應定一個畢業最低限度，一味胡教而不問學生果否達到了最低限度，這不能不怪到學校了。外國文字這項工具不能使用，要接觸一些外國的東西只好看看譯品，這就與專待餵飼的嬰孩同樣的可憐，人家不翻譯，你就沒法想。講到譯品，等類頗多。有些是譯者實力不充而硬欲翻譯的，弄來滿盤都錯，使人懷疑何以外國人的思想話語會這樣的奇怪不依規矩。有些據說為欲忠實，不肯稍事變更原文文法上的排列，就成為中國文字寫的外國文。這類譯品若請專讀線裝書的先生們去看，一定回答「字是個個識得的，但不懂得這些字湊合在一起講些什麼。」我總算能夠硬看下去，而且大概有點懂，這不能不歸功

到讀過兩種讀如未讀的外國文。最近看到東華君譯的文學之社會學的批評，淸楚流暢，義無隱晦，以爲譯品像這個樣子，庶幾便於讀者。聲明一句，我不是說這本書就是翻譯的模範作；我沒有這樣狂妄，會自認有判定譯品高下的能力。

說起讀書，十年來頗看到一些人，開口閉口總是讀書，「我只想好好兒念一點書」，「某地方一個圖書館都沒有，我簡直過不下去」，「什麼事都不管，只要有書讀，我滿足了」，這一類話時時送到我的耳邊；我起初肅然生敬，旣而卻未免生厭。那種爲讀書而讀書的虛矯，那種認別的什麼都不屑一做的傲慢，簡直自封爲人間的特殊階級，同時給與旁人一種壓迫，彷彿唯有他們是人間的智慧的葆愛者。讀書只是至平常的事而已，猶如喫飯睡覺，何必作爲一種口號，惟恐不遑地到處宣傳，況且所以要讀書，自全憑觀念的玄學以至眞憑實據的動植礦，就廣義說，無非要改進人間的生活。單只是「讀」決非終極的目的。而那些「讀書」「讀書」的先生們似乎以爲單只是「讀」很了不起的，生活云云不在範圍以內：這也引起我的反感。我頗想標榜「讀書非究竟義諦主義」——當然只是想想罷了，宣言之類是不會做的。或者有懂得心理分析的人能夠說明我之所以有這種反感，由於自家的頭腦太儉了，對於書太疎闊了，因此引起了嫉妬，而怎樣怎樣的理由是非意識地文飾那嫉妬的醜臉的。如果被判定如此，我也不想辯解，總之我確然曾有了這樣的反感。至於那些將讀書作口號的先生們果否眞個讀書，我不得而知；只有一層，從其中若干人的現況上看，我的直覺的評判成爲客觀的眞實了。他們果然相信自己是人間智慧的寶庫，無所不知，無所不能，得便時拋開了爲讀書而讀書的招牌，就不妨包辦一切；他們儼然承認自己是人間的特殊階級，雖在極微細的一談笑之頃，總要等示外國人題出來的「高等華人」的態度。讀書的口號，包辦一切，「高等華人」，這其間彷彿有互相糾纏的關係；若請希聖君來解釋，一定能頭頭是道的。

四

我與妻結婚是由人家作媒的，結婚以前沒有會過面，也不曾通過信。結婚以後兩情頗投合，那時大家當教員，分開在兩地，一來一往的信在半途中碰頭，寫信等信成爲盤踞心窩的兩件大事，到現在十四年了，依然很愛好，對方怎樣的好是彼此都說不出的，只覺得適合，更適合的情形不能想像，如是而已。

這樣打彩票式的結婚當然很危險的，我與妻能夠愛好也只是偶然；迷信一點說全憑西湖白雲菴那月下老人。但是我得到一種便宜，不曾爲求偶而眠思夢想，神魂顚倒，不曾沈溺於戀愛裏頭，備嘗甜酸苦辣各種味道。圖得這種便宜而去冒打彩票的結婚的險，値得不値得固難斷言；至少，青年期的許多心力和時間是挪移了過來，可以去應付別的事情了。

現在一般人不願冒打彩票式的結婚的險是顯然的，先戀愛後結婚成爲普通的信念。我不非薄這一種信念，它的流行也有所謂「必然」。我只想說那些戀愛至上主義者，他們得意時談心，寫信，作詩，看電影，游名勝，失意時傷心，流淚，作詩（充滿了驚嘆號），說人間至不幸的止有他們，甚至想投黃浦江：像這樣把整個生命交給戀愛，未免可議。這種戀愛衹配資本家的公子「名門」的小姐去玩的。他們享用的是他們的父親祖先剝削得來的錢，他們在社會上的地位在未入母腹時早就排定，他們看看世界非常太平，一點沒有問題：閒暇到這樣子卻也有點難受，他們於是去做戀愛的題目，弄出一些悲歡哀樂來，總算在他們空白的生活錄寫上了幾行。如果是並不閒暇到這樣子的青年，而也想學步，那惟有障礙自己的進路，減損自己的力量而已。

人類不滅，戀愛也永存。但戀愛有各色各樣。像公子小姐們玩的戀愛，讓它「沒落」吧！

（以上脚步集，新中國版。）

叩門

茅盾

答，答，答！

我從夢中跳醒來。

——有誰在叩我的門？我迷惘地這麼想。我側耳靜聽。聲音是沒有了。頭上的電燈洒一些淡黃的光在我的惺忪的臉上。紙窗和幛子依然是那麼沉靜。

我翻了個身，朦朧地又將入夢，突然那聲音又將我喚醒。在答，答的小響外，這次我又聽得了呼——呼——的巨聲。是北風的怒吼罷？抑是「人」的覺醒？我不能決定。但是我的血沸騰，我似乎已經飛出了房間，跨在北風的頸上，凄然驅馳於長空！

然而巨聲卻又模糊了，低微了，消失了；蛻化下來的只是一段寂寞的虛空。

——只因爲是虛空，所以纔有那樣的巨聲呢！我啞然失笑，明白我是受了哄。

我睜大了眼，緊裹在沉思中許多面孔，錯落地在我眼前跳舞；許多人聲，嘈雜地在我耳邊爭訟。驀地一切都寂滅了，依然是那答，答，答，的小聲從窗邊傳來，像有人在叩門。

「是誰呢？有什麼事？」

我不耐煩地呼喊了。但是沒有回音。

我捻滅了電燈。窗外是青色的天空閃耀着幾點寒星。這樣的夜半，該不會有什麼人來叩門，我想；而且果

眞是有什麼人呀，那也一定是妄人；這樣喚醒了人，卻沒有回音。

但是打斷了我的感想，現在門外是殷殷然有些像雷鳴。自然不是蚊雷 。蚊子的確還有，可是都躲在暗角裏，早失卻了成雷的氣勢。我也明知道不是眞雷，那在目前也還是太早。我在被窩內翻了個身，把左耳朵貼在枕頭上，心裏疑惑這殷殷然的聲音只是我的耳朵的自鳴。然而忽地，又是——

答，答，答！

這第三次的叩聲，在冷空氣中擴散開來，格外的響，頗帶些淒厲的氣分。我無論如何再耐不住了，我跳起身來，拉開了門往外望。

什麼也沒有。鐮刀形的月亮在門前池中送出冷冷的微光，池畔的一排櫻樹，裸露在凝凍了的空氣中，輕輕地顫着。

什麼也沒有，只一條黑狗爬在門口，側着頭，像是在那里偷聽什麼，現在是很害羞似的垂了頭，慢慢地挨到簷前的地板下，把嘴巴藏在毛茸茸的頸間，縮做了一堆。

我暫時可憐這灰色的畜生，雖然一個忿忿的怒斥掠過我的腦膜：

是你這工於吠聲吠形的東西，醜人作怪似的驚醒了人，却只給人們一個空虛！

——錄自小說月報。

霧

茅盾

霧遮沒了正對着後窗的一帶山峯。

我還不知這些山峯叫什麼名兒。我來此的第一夜就看見那最高的一座山的頂巔像鑽石裝成的寶冕似的燈火。那時我的房裏沒有電燈，每晚上在暗中默坐，凝望這半空的一片光明，使我記起了兒時所讀的童話。實在的呢，這排列得很整齊的依稀分爲三層的火球，襯着黑魆魆的山峯的背景，無論如何，是會引起非人間的縹渺的思想的。

但在白天看來，卻就平凡得很，並排的五六個山峯，差不多高低，就只最西的一峯戴着一簇房子，其餘的僅只有樹；中間最大的一峯竟還有濯濯地一大塊，像是癩子頭上的瘡疤。

現在那照例的晨霧把什麼都遮沒了；就是稍遠的電線桿也躲得毫無影踪。漸漸地太陽光從濃霧中鑽出來了。那也是可憐的太陽呢！光是那樣的淡弱。隨後牠也躲開，讓白茫茫的濃霧吞噬了一切，包圍了大地。

我詛咒這抹煞一切的霧！

我自然也討厭寒風和冰雪。但和霧比較起來，我是寧願後者啊！寒風和冰雪的天氣能夠殺人，但也刺激人們活動起來奮鬥。霧，霧呀，只使你苦悶，使你頽唐闌珊，像陷在爛泥淖中，滿心想掙扎，可是無從着力呢！

旁午的時候，霧變成了牛毛雨，像簾子似的老是掛在窗前。兩三丈以外，便只見一片烟雲——依然遮抹一切，只不是霧樣的罷了。沒有風。門前池中的殘荷梗時時忽然急劇地動搖起來，接着便有如鯉魚的活潑潑地跳躍劃破了死一樣平靜的水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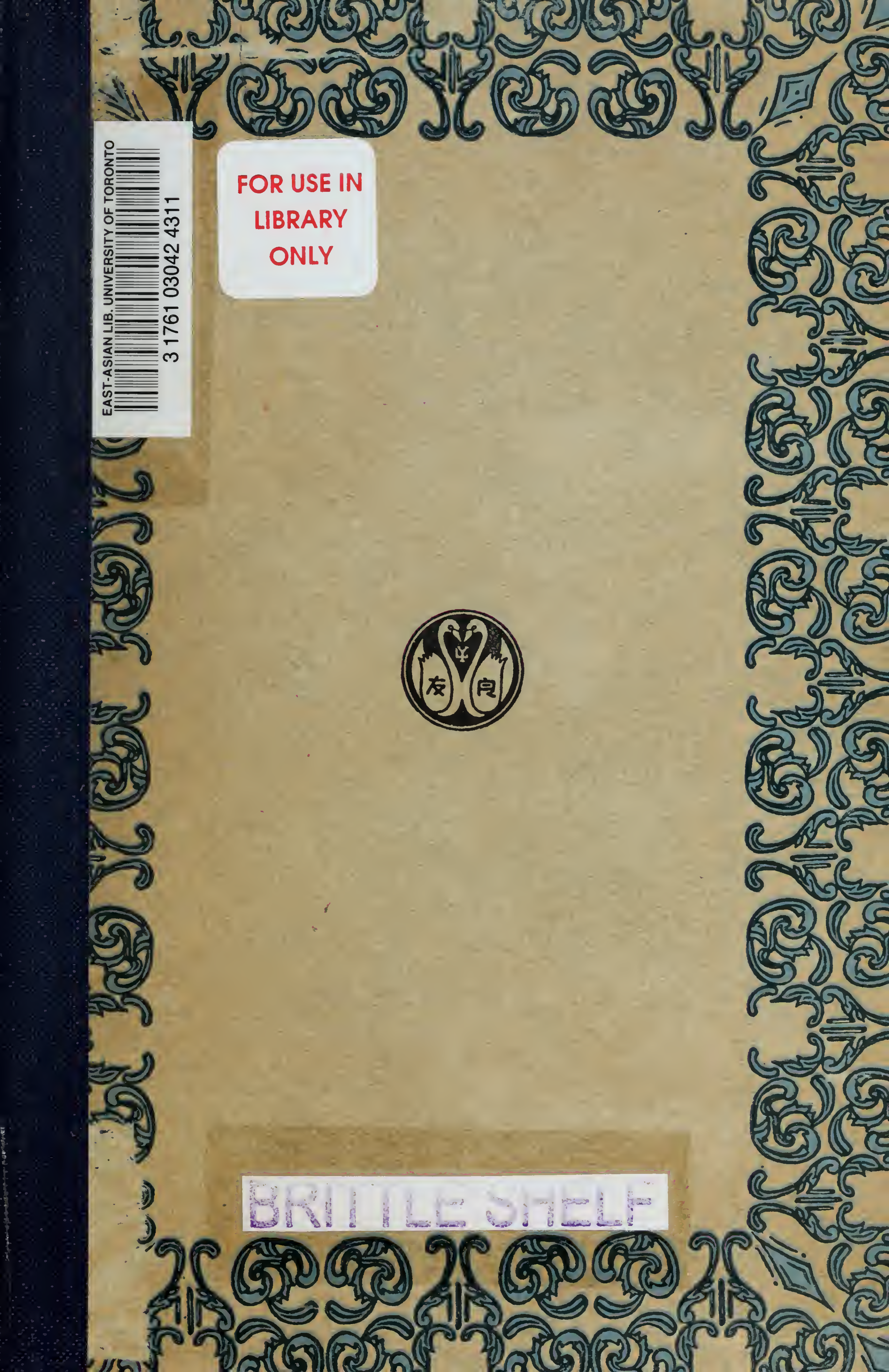
我不知道如鯉魚的軌外行動是不是爲了不堪沉悶的壓迫？在我呢，旣然沒有杲杲的太陽，便寧願有疾風大雨；很不耐這愁霧的後身牛毛雨老是像簾子一樣掛在窗前。

——錄自小說月報。








友
良